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肆册目錄

字林經策萃華八卷 〔清〕墨莊氏撰 一
說文字原集註十六卷表說一卷表一卷 〔清〕蔣和撰 一八九
經義圖說八卷 〔清〕吳寶謨撰 三六七

四庫未收書輯刊

〔清〕墨莊氏撰

字林經策萃華八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藝林山房刻本

墨莊氏撰

彬雅

蓺林山房梓

凡例

一經策久推十三經策橥然古今水道固未詳及而音韻訓詁十三經古今字異同句讀辨譌概未之及於小學似有缺洛茲集博探旁搜凡箋傳注說文各書之互異有裨於經文策問者悉爲採入其他本已見者不贅

一史學舊有策學纂要廿一史策案等書而禮器名物未詳攷古者不無遺憾茲於歷代鐘鼎彝器冕服印璽農器碑帖尺制鳥獸草木名同義異者不惜煩贅詳明庶補策學之未備

一書首重分類然實字易虛字頗難因遵字典之例以各字偏旁分部以便檢閱

一是書共分八卷其分卷悉以偏旁字畫多寡爲次如一畫俱歸卷一二畫俱歸卷二之類

一是書本爲自課自知譾陋未敢問世同人謬爲許可殃及棗梨博雅君子敎以不逮幸甚

經策之學浩如淵海雖皓首未易窮其蘊也僕自戊戌歲讀禮家居服闋後旋丁內艱每於明窗之下檢閱經史偶有新得筆之於書積成一帙原自課也同人謬為許可慫恿付梓顏之曰字林經策萃華非敢炫博亦以就正於大疋云尒道光丙午孟春月罍莊氏識於翠竹山房

總目

卷一
一部
丿部
乙部
亅部
卷二
二部
亠部
人部
冂部
刀部
勹部
力部
匕部
匸部
卜部
卩部
厂部
入部

卷三
口部
土部
子部
大部
宀部
寸部
尸部
山部
丰部

巾部
广部
廾部
弓部
彡部
彳部
卷四
女部
心部
戈部
支部
斗部
方部
日部
曰部
月部
止部
殳部
氏部
木部

水部
火部
牙部
牛部
卷五
田部
玉部
瓦部
皿部
口部

石部
示部
禾部
卷六
竹部
艸部
从部
米部
缶部
絲部

羊部
□
耳部
肉部
至部
舟部
虎部
虫部
衣部
卷七

車部
角部
言部
豆部
豕部
貝部
辵部
邑部
酉部
卷八

金部
門部
阜部
隶部
隹部
雨部
□
馬部
革部
音部

頁部
食部
□
韋部
□
魚部
烏部
鹿部

八卷終

字林經策萃華卷一

一部

一
數之始也亦作壹六書故云今惟出納之簿書用之以防姦僞正字通秦法數目字文單者易以茂密字一作壹二作貳
按秦諸碑惟一二三改易徐氏始收捌字今並改非秦舊
也

七
說文陽之正也　不變之卦云八不云七者蓍圓而神七也卦方以智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蓍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四爻之數神知來知藏往知來爲蓍之未成藏往爲卦之已成春秋內外傳無筮得卦之七者七乃筮數未成數也　禮禮器大路繁纓七就郊特牲次路五就王肅詩傳七當爲五吉五郊七因誤爲七
詞家以七名篇始枚乘七發後傳毅七激崔駰七依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凡十餘家

上
書舜典正月上日孔氏日朔日葉氏上旬日曾氏日上戊上辛上丁之類

下

韻補叶五後切音戶詩召南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與女叶吳
棫曰毛詩下字十七陸德明皆此讀陳第古音攷與吳同

丈

易師卦師貞丈人吉康成注丈之言長以法度為人之長王
弼曰丈人嚴莊之稱易緯乾鑿度引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
不及丈人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得之

二

周書序三監及淮夷叛孔氏謂管蔡商地志邶鄘衛邶封武
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惟鄭以書傳言祿父及三監叛
則祿父外更有三監據蔡仲之命則管蔡霍為三監矣　書

立政三亳阪尹孔云亳人歸文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
舊都之民服文者分為三邑長居險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
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按今河南府偃西縣有亳城湯居西亳盤庚遷殷即此

左莊十八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馬三匹　按古無三
馬三當為王古四字脫一畫文侯之命曰馬四匹小雅采菽
曰路車乘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
四是也禮自上以下隆殺以兩故侯之賜不與公同昭六年
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
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是其
例也

王

左隱九宋公不王杜云不共王職莊二十三曹劌曰諸侯有
王杜云從王事也　按王之言往也往見天子也不王猶不
朝有王猶言有朝故魯語引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
相朝也商頌莫敢不來王鄭箋世見曰王周禮小行人凡諸
侯入王鄭衆注朝於王也引左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　又
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毛氏正
讀曰孟子無此句　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內篇七外篇四
今外篇亡秦漢引孟子者今皆無之鄭所引或外篇毛說未
是

正

書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正政也奪農功為割剝之政
據此則正下似無夏字下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
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而
割正是其證矣正義曰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已誤衍
夏字蓋以下夏氏有罪及率割夏邑之文相涉耳　隱十年
無正以無其月之事也穀梁謂隱不自正繫矣趙氏曰宣成
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　又定無正左氏註公
即位在六月公羊云正月者正即位也無正者昭在外得人

與否未可知也谷梁云昭非正終定非正始其說不一說者謂定無正月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得之　又夏小正多古文漢經師以隸讀之故䨓爲麋君爲丹內馬爲白馬央爲西民爲卵此皆古文至雒爲句某爲枚𢽾爲韋職爲識隤爲陊䮕爲匽殺爲荍𩆈爲辰皆古文假借也

不

韻會正韻𢾊逋沒切補入聲又音缶通否說文鳥飛上翔不下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　又音浮夫不鵻也余疋釋鳥鵻其鳺䳲邢疏陸璣云小鳩也　又姓晉書汲郡人不準正字通不姓之不轉注古音音彪　又通柎詩小雅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鄂也不當作柎鄭樵曰不象蕚蔕形同夷陸璣詩疏柎作跗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成十六有韎韋之跗注注云韎韋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注於腳當是古人有此與耳　成二年晉郤克戰於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不音跗讀如詩鄂不之不謂花蔕也言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也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非也左成二年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癸酉師陳於鞌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女自有次第鞌在華不注西而靡笄山又

在其西可知　又同丕詩周頌不顯不承毛鄭詩攷正曰古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甚明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顯書大誥爾丕克遠省馬融作不

丕

大也　又不也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於天鄭注丕不也愛子孫曰子史記以丕作負索隱引鄭注曰丕讀曰負誤也白虎通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子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屬負茲索隱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則負子即不茲負丕音近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氏爲長孔訓丕爲大於義未安

世

何劭注公羊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爲所傳聞之世顧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說未允　公羊隱三年傳云其稱尹氏何貶易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义卿得世云今春秋公羊谷梁說云卿大夫世位則權並一姓妨塞賢路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是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有賢才則升父位故傳曰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　按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父故祿也尚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今本作弇俗作掩　爾善論語云繼絕世世謂卿大夫詩云不顯亦世孟子云仕者世祿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爻其父何在　又文十三年經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廟也周公稱太廟伯禽稱世室羣公稱宮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指爲室上重屋明堂位之復廟重檐洛誥之大室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何公之廟而經曰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周公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若不宜專指伯禽　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衞大叔儀作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古世與大同是世室猶大室也

且

未定之辭　又通阻儀禮大射儀且阻還注古文且爲阻

按古鐘鼎文祖皆作且如祖乙卣盉和鐘文王命𤼷鼎師𣪊敨皆佮尚書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徐廣曰祖始也孟康曰古文言阻古文祖作且且阻同字故儀禮尚書皆作阻

百

左僖二十八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陸氏經義釋文百音陌

按百陌古字通陌橫越而前也廣韻趏莫百切趏越也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励正　謂每跳皆勉力竝失之

甫

詩小雅東有甫草箋鄭有甫田圃田鄭藪也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　按宣王封第友於鄭在畿內鄭林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宣王之時未有鄭地而雅忞得繫於鄭乎佘疋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也

豎

音鋀禮器轉注古音石經毛詩酌以大豎今作斗非周禮作豆蓋此字之譌

夏

禮玉藻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禮樂師大馭文同大戴作行以采茨趨以肆夏　又云步中采茨趨以肆夏鄭注玉藻周禮誤　按采茨堂上之歌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步武而趨當依大戴改正

ノ部

千

詩大雅歲取十千謂萬畝也周頌十千維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无公田故爲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竝私田計之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法故有公田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

久

說文久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引周禮久諸牆以觀其橈 按今攷工記作灸諸牆以眡其橈注灸猶柱也釋文音救儀禮士喪禮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既夕曰大衍久之注同周禮久諸牆今攷工作灸諸牆當是後鄭所易

生

禮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正義曰喪祭所以敦勸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存念非也 按喪祭非以事生則禮廢亦不得言忘生生當爲先字之誤大戴禮禮察篇亦作生蓋後人據小戴記誤字改之喪禮廢則民倍死祭禮廢則民忘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顏師古曰先先

人也論衡薄葬篇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倍死忘先二書皆引用經解文也

失

左昭三十二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釋文從子用反失字无音 按失讀爲佚乞與勤反言魯君世縱其佚季氏世修其勤也古多以失爲佚

受

左宣十五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猶曰受之云爾何注言宣公於此言受過變寤明年伏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无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 按

受當爲更字之誤更本作㪅隸或作叏受本作𠬪隸或作受叏受字形近故經傳更字多訛作受周官中車亖時更續注故書更爲受杜子春云受當爲更燕禮更爵洗特牲饋食禮主人更爵酌醋古文更皆爲受更改也幸之者猶曰庶幾改之云爾故下文曰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變亦更也變者改過之謂非變寤之謂幸之者亦幸其改過非幸其受過也

年

書无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作百年漢杜欽傳高宗遭雊雉之戒正己修身享壽

身

音隱戴氏六書故殷身也詩召南殷其靁言靁尻轉身地也
周禮攷工記殷畝而馳謂衡轢隴畝之上也皆借作殷通定
殷本隱加殳轉平爲殷唐韻集韻並音殷爲依但經傳並存
文平以殷作依者惟古方言有依聲齊魯人呼殷如依禮中
庸壹戎衣讀爲殷聲之譌也

之

孟子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趙岐注以寵之屬上作絕句蓋宋
見古文也　周伯琦曰古人因物制字如之本芝之本字蕭
本茲後人借爲助辭其用既多義反爲所奪故作之以芝等
字別之

舞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故
書舞爲无杜子春云无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古无武同音武又
通舞藏器周坐无詔侑武方注武當爲无聲之誤也爲號曰
射有五善五曰興武同舞

乙訴

乙

京房易傳乙屈也讀書以筆志其處曰乙　唐試士或塗幾
字乙幾字牀去譌字曰塗有遺脫增其男曰乙　前漢藝文
志有天乙三篇注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乃假託也　易帝
乙歸妹子夏傳指湯荀爽亦言湯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
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乾鑿度引孔子曰自成湯
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易帝乙即湯殷尚質生日爲名
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書之帝乙六世同名

九

公羊傳九年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宋趙鵬飛
曰會葵丘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此言九者猶
漢紀言叛者九起也

也

易比彖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語類曰上也字當衍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按比吉也也字因與下文比輔也相涉而衍其比吉二字
當在下文原筮上凡彖傳先釋卦名後及卦辭若比吉在此
輔也上則先列卦辭後釋卦名六十四卦无此例也傳釋卦
辭必列卦於上若蒙彖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需彖傳曰需

有孚光亨貞吉厥類甚多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无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矣九五以剛處中故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又原筮元永貞上必當有比吉二字祭統曰身比焉順也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是比與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釋比輔也比字義非釋吉字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也

乾

易卦名程頤曰以形體謂之天以性情謂之乾本義乾健也釋名乾進也行不息也易說卦離爲乾卦鄭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釋文本作幹乾幹同音

亂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困學紀聞云按開成時石經尚書泰誓春秋傳及論語初刻均无臣字其改添皆北宋淺人爲之或云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刻原父以邑姜易文母亦臆說田說不必改

丿部

予

音與詩小雅何錫予之周禮春官內史七曰予通作與揚疋注漢明帝永平二年八月改大樂爲大予樂 又同余我也郭忠恕佩觿集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顏師古刊謬正俗曲禮予一人鄭注余予古今字學者因鄭說遂讀余亦作予語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與予但義訓我非同字也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各有意義本非古今字別也歷觀詩賦予無余音吳棫韻補予當讀與詩或敢侮予將伯助予皆无余音

求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 按救當作救古文求說文引虞書云旁救孱功蔡邕石經般庚云器非救舊皆以救爲求

承

詩周頌不顯不承毛鄭詩攷正曰古丕通作不詩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蓋同一丕顯以後承前曰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敬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无斁厥惡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按不顯不承即不顯丕承其說最允但以丕承爲以後承前說

猶未當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丕顯丕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
丕顯非劍意丕承獨爲紹承斯不類矣承當讀武王烝哉之
烝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明師古曰承音烝釋文引韓詩曰
烝美也魯頌烝烝皇皇毛傳烝烝厚也墨子引周頌曰若山
之承不折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
曰以觀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
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此與君奭惟
文王德丕丕承無疆之恤亦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纘失之

寫字須要處處留心校字方不篇篇改筆
錯落太多依校補好以免刻後移易不動主東扯皮利筋

字林經策萃華卷二

二部

二

書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雨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諸者皆
以占用二作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
衍忒鄭元注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圜蒙克也二衍忒謂貞悔
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忒則
非占也尚書省夫之字合以占用爲句二衍忒爲句則義理
明矣

于

詩鄘風作于楚宮作于楚室　按于當讀爲吉聲于與爲通
聘禮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張載注魏都賦引詩定之
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李善注劉　和伏武昌
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與張同是張李所見本于皆作爲正
義亦曰室屋皆正四方視之以作爲楚邱之宮度之以日影
以作爲楚邱之室

五

詩召南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噣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
章云維參與昴故不止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五即非昴則

三亦非參三旣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按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據此則漢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言猶三耳昴畢觜與參相距不遠故得但見東方者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參昴著其名其實一也古人名星多少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攷工曰熊旂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攷工曰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

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陽星此古少於今也、

井

釋名井淸也世本伯益作井汲冢周書黃帝作井玉篇市井者穿地取水伯益造之顏師古曰因井成市曰市井 井田義有五見於公羊宣十五年稅畝注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遂人則曰十夫有溝此猶兼溝洫言至遂人百畝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洫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不同、如此說者謂畿內采地用井田鄕遂公邑用溝洫未有定論故周人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溝洫之制無內外異義遂人井田以夫言以紀授田實地匠人以地言以制溝洫涂路故地不得不寬匠人之地倍於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井一成包一洫言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意同成與同地之廣者洫與澮溝之大者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大略云爾又攷遂人以長言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故止一同、又通邢左傳井伯卽邢伯、

亞

六書正譌同惡又同惡史記盧綰傳綰孫他人封惡谷侯漢

書作惡谷語林宋人有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曰漢條侯印古堊惡通用 又通滹淲沱禮禮器作惡池秦詛楚文作亞駝、

元

尒疋釋詁元始也公羊隱元年元者何始年也左注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而言元羅泌路史元者史氏之本辭元年之稱古史皆然書大甲元年維元祀虞夏有元祀之文非春秋始爲法也、又音弦詩周南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元鄭箋元爲始春之時草芽孳者將生必元、按虺隤疊韻字元黃雙聲

字皆訓病貌傳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以草病興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嘆其乾矣之意箋亦失之余疋曰瘏𤸷元黃病也

𠆢部

立

儀禮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按立讀爲位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是立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盄和鐘立字釋者皆訓位葢宋薛尚功許叔重皆云列中廷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訓爲本字非也。

京

公羊文十一年同盟於京城北疏穀梁同左氏作亳城北服氏經亦作京城北　按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攷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

交

趙岐注孟子曹交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宋人入曹左傳云滅曹執曹伯以歸是戰國時已無曹矣或謂交以國爲氏。按曹者今山東兗州陶邱之北地名漢地理志濟陰定陶縣故曹國濟自陶邱之北。又東至於荷　又東北會於汶曹在汶南濟東交果曹君弟孟子往來齊魯何不一至是其時已無曹矣。又按春秋注邾本曹姓顓頊後趙氏題辭邾至孟子時改爲鄒則鄒卽邾矣西河毛氏云曹交或姓曹而

文名郯君同姓故得見而假館容或然也 又亥子許楷注
鈔注

哀

書康誥兄亦不念鞠子哀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白虎通義依隱也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鞠子之可哀蔡沈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 按釋言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此經曰鞠子哀不曰可哀傳與蔡說俱失之

竝

書立政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武王循惟謀從

容德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基業 按丕丕之基非臣所有安得曰竝受古聲竝普近竝之言普也徧也武徧有天下故曰竝受井九三竝受其福詩小雅竝受其福皆訓作普受其福左文元年鄭出竝興六年竝建聖哲襄二十七年民竝用之昭六年民竝有爭心七年竝走羣望二十六年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十四年乃竝徵合二十六年竝建母弟皆當訓徧

旁

易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說文旁溥也廣正揮動也言六爻發動溥通天地萬物之情也陸績曰六爻變動旁通於坤以成六十四卦迂矣 繫辭旁行而不流旁古通方淮南子方行而不流旁亦溥也旁行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亦非旁溥徧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月令曰旁磔聘義曰旁通皆徧也

率

書多士予惟率肆矜爾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正義曰此故解經中肆字 按率語辭率律台同聲文選江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書凡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率籲衆戚率籲人有指遼土率惟茲有陳率惟敉功率惟謀從容德率乂於民率義皆語辭肆緩也左莊二十二肆大

眚杜注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也又注襄九年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也予惟率肆矜爾言我惟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不復僇在王庭也肆矜二字連讀傳說失之

章

困學紀聞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注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然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虞舜視古人之象畫日月山龍華蟲於衣[illegible]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歷代皆[illegible]登三辰於旂旗[illegible]九章此又據左氏三辰

旂旗之文然左氏亦何嘗云衣無三辰耶况又有云上公九章王亦九章何周公制禮無別乎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謂祭禮自周止九章豈十二耶

雍

書無逸其惟不言言乃雍正義引鄭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臣和諧坊記引作讙魯世家載無逸篇與坊記同裴駰載鄭注云讙喜悅也 按坊記所載者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也鄭氏與正義異者當在書大傳中後所注乃賈氏所傳古文尚書熊朋來經說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說命之書不知為無逸之文因稱為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作釋文正義者遂非傳說誤矣熊氏不攷尚書古今文之異亦失之

亳

湯所都契封商湯始居亳皇甫謐曰梁國有三亳南亳在穀熟即湯都北亳在蒙即景亳湯受命地偃師爲西亳既盤庚所徙遂疋宋州穀熟縣即歸德之考城縣今有亳城湯居南亳即歸德府餘詳一部三字註

襄

周禮地官保氏五射注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釋文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 按讓亦音襄古字通大戴記投壺篇云史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是讓有亦音

人部

人

釋名人仁也仁生物也春秋莊十三北杏之會四國稱人胡氏以桓非受命之伯而此始主盟會故稱人以正王法則齊侯亦當稱人惟以始平宋亂稱人爲衆與之義得之　周禮兩環人一夏官一秋官俞樾合爲一非

仁

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人班史作仁張平子東京賦云守位以仁風俗通易稱守位以位祭中郎云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陸德明兩王肅下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

什

朱子曰詩雅頌無諸國之别故什篇爲卷五經通義國風多寡不等不稱什雅頌十篇爲聯惟魚藻蕩及閔予小子雖無過乎什亦稱什舉成數也其不及者如駉頌四篇那頌五篇皆不稱什

仇

詩小雅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毛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亦入於次遂又射以耦賓鄭箋仇讀曰𣂪音具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者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按此詩首言射禮之飲次言祭禮之飲宜從鄭說箋訓仇讀具音以韻攷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對耦曰仇特牲饋食禮賓三獻三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耦仇故曰仇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以佐食爲加爵士禮止有賓長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於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介

易困卦介於石釋文作砎鄭云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語類云介於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　按此則當作砎讀戛

仞

正字通古以周尺八尺爲仞中人身長八尺兩臂尋之亦八尺兩足步之亦八尺小尒疋四尺曰仞王肅從之包咸鄭元謂七尺曰仞書爲山九仞釋文仞七尺應劭漢書注五尺六寸曰仞顔師古非之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顔與孔說同顔主八尺是也說文以仞爲申臂一尋非一尋止六尺耳或云古尺短周尺八寸以今度之一寸又減二分劭說據漢尺也

佚

書君奭遏佚前人光王莽傳引作遏失　按古佚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秦詛楚文淫失湛亂董逌訓失爲佚春

秋經曰肆大眚穀梁云肆失也失猶逸同佚言逸囚也公羊
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釋文佚一本作失

任

正韻誠篤也詩邶風仲氏任只鄭箋以恩相信曰任　又薛
姓左隱十一不敢與諸任齒王義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
皆任姓

伯

說文長也　又第三等爵曰伯書西伯戡黎金履祥曰商自
武乙徙都河北今衛州之朝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
今地三百餘里則黎商畿內侯國西伯戡黎武王也古史逕

以文伐耆爲戡黎於是傳注皆以爲文失之矣文率殷叛國
事紂則戡黎之役文豈遽稱兵王畿內乎然則文王伐崇伐
密須獨難於黎自文獻洛西之地得專征伐則西諸侯文得
專討崇密率西諸侯也關河以東非文得討況畿內乎若戡
黎爲文則觀兵王疆已有無商之心何稱至德昔文王歎醢
鄂侯紂囚之況畿內稱兵祖伊告恐以紂之悍而不忌乎故
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諸儒皆曰武王則戡黎武王也昔紂
爲黎之蒐黎乃紂濟惡之國武觀政於商戡之以警紂耳觀
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命喪則是時殷已危亡無日故
吳氏謂戡黎在伐紂時蓋以辭氣觀之可知非文王也然則

五何以云西伯殷制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帝乙
時王季九命作伯則周爲西伯舊矣文因之受專征之命耳
武未伐商襲爵猶故故傳記武之伐紂曰西伯軍至洧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焉之然則武稱西伯有至來矣

伾

書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傳曰山再成曰伾至大伾而北
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爾雅之釋山再成英一成
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再成曰伾與爾雅異蓋
所見殊也鄭注沇出伾際在河南修武武德界濟沇水與滎
播水自此入張揖云成皋縣山漢書音義有臣瓚者謂修武

武德無此山成皋縣山又不二成今黎陽縣山臨河即大伾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
洛水內渭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
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嚮即華陰以記折東
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極東者記之參揣
其敘黎陽實爲恆當而成皋則爲太早水經注河水自孟津
縣北又東經鞏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其北岸則溫縣
濟水入　又東合汜水　又東逕滎陽縣北汳水入焉　又
東北至滑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
此河水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所經也括地志大伾今名黎陽

東山又名曰青墩山上有青墩漢光武平王郎築之祭告天地也濬縣新志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峯巒扳若倚屏嶂

依

詩大雅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鄭箋文依其依居京地之衆以侵阮　按鄭訓依爲依居依其居京甚爲不辭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依茂木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貌鄭箋訓依爲愛云婦人餽饟於農遊而媚愛之失之矣

佻

詩小雅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傳佻佻獨行貌釋文韓詩作嬥嬥往來貌　按佻佻當從韓詩訓直好貌非獨行亦非往來詩言糾糾葛屨貌則嬥嬥是公子貌猶摻摻女手是女手貌非縫裳貌也說文嬥直好貌廣疋嬥嬥好也猶言若若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若若公子大東釋文曰嬥嬥本或作窕窕方言美狀爲窕亦好貌也毛詩因行彼周行訓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訓往來皆緣詞生訓也

來

易蒙受童蒙求我高誘引作來來釋文一本有來字呂氏春秋勸學篇注亦有來字王弼注同蔡邕處士圜叔則碑童蒙

來士是漢魏已有來字　詩周頌貽我來牟毛傳麥也漢書引劉向傳作釐麰說文作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之形天所生也故爲來　又按一束二縫廣疋引理蒼作一麥二稃疑亦有誤一稃二米后稷之嘉穀一稃二麥后稷之瑞麥三苗同穗成王之嘉禾旁出上合漢時之奇木說文當作一麥一稃乃合稃縫音之譌也　書呂刑惟貨惟來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來請賕也漢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爲司寇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按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惟貨下又有聽請之條即惟來孔氏以爲舊相往來迂矣

令

月令見於周書呂氏春秋淮南子並取其文　按魯恭上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時所變惟正朔衣裳儀牲徽號器械蔡邕說本此月令所言季秋爲來歲受朔日者四裔俱稟正朔去王畿或萬里非先期不能達不得云秦王建亥於此月頒朔也至迎氣車服應四時方色止一日服之以應氣非終一季也鄭云殷制泥矣史記集解司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與禮月令文又不同後人從之以爲秦時作然蔡說亦非無據　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異同正義云不入禮記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攷漢藝文志有名堂

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外此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據為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靈雨歲將饑終之類蓋即鄭所云今月令也

俔

說文譬諭也詩大雅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韓詩作磬釋文磬也一曰閒見也　按俔從人見則見義長

保

左襄八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　按郊保與城郭對保小城也與城同類故曰焚成十三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令隧正

納郊保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保縣邑小城曰令四鄙入保鄭韋注竝曰小城曰保杜訓守非

怭

詩小雅威儀怭怭說文作佖佖　按怭怭註訓媟嫚謂醉無儀也說文引訓威儀與詩義反諸書仍之非

俎

集韻祭器禮明堂位有虞氏以梡俎注斷木為四足不文飾唐太宗曰禹雕其俎則始於虞雕於夏周以房俎注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閒有似乎房羣書攷索房以玉飾明堂位說周

公之禮三薦用俎豆竝以玉飾明俎亦玉飾長四尺二寸廣尺二寸高一尺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俎也

俘

說文軍所獲也左莊六齊人來歸衛俘三傳作衛寶杜注俘因疑經誤一說俘取也與書俘厥寶玉同義經以所取言傳以物言非經誤也

命

禮樂記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　按作齊是也楚

辭九歌注齊同也此上文樂者為同一又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樂為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大齊亦云大同也鄭注中和之紀曰紀總要之名紀與齊皆統同義故上文又曰樂統同汗簡曰命篆作侖齊篆作亝二形相似故譌

條

禮樂記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動人條暢之善氣而失其所　按條暢當讀滌蕩逆氣也上文姦而不莊謂姦聲故下文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相反平和順德也故下文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姦正各以類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攷史記樂書及

能施於萬物者作滂蕩之氣若鄭訓條暢之善氣則善氣與
義字相應非其　矣

偪

公羊襄十年遂滅偪陽疏左氏經作偪音夫目反一音逼釋
文音福古今人表作福陽

倚

易繫辭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元注周禮引作奇古變倚本音
奇荀子倚物怪變楊倞讀爲奇史記曰倚奇也奇耦之參兩故
云音

億

韻會十萬曰億詩魏風胡取禾三百億兮毛傳萬萬曰億鄭
箋十萬曰億賈逵唐固注國語與毛同徐氏曰黃帝爲法數
有十等其用有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
上中下也下數十十變之如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中數萬萬
變之如萬萬曰億萬億曰兆上數則萬萬曰億億億曰兆毛
傳指中數鄭指下數也　小雅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萬
萬曰億鄭箋十萬曰億　按億或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
意滿也方言臆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言好惡積滿於
中也意意臆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
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與左襄二十五不可億逞

訓同杜訓億爲同逞爲盡不可度盡殊爲不辭

傳

正韻音椽左莊九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注傳乘言乘他小車
又音篆說文驛遽曰傳禮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馹傳車馬
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役故稱如此又古以車駕馬乘
詣京師曰傳車後又置驛騎用單馬乘之如今之遞馬凡四
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
馬爲軺傳

僞

說文詐也　又同訛周禮下官馮相氏注中下變秩南僞而

漢王莽傳以勸南僞注韋昭讀正字通書堯典本作南訛周
禮注及漢書誤從僞轉注古音謂吪借作僞泥

僕

說文給事者　又司僕官名五代史百官志唐龍朔中改太
保曰司馭　又改爲司僕齊職儀衆僕之長曰太僕掌輿馬
明制有太僕寺

儇

詩齊風揖我謂我儇兮毛傳儇利也韓詩作婘好貌　按韓
詩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婘亦好也陳風
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或又作婘是其證也

麥

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亦足釋草爾雅許金部鉸

注

门部

內

前漢晁錯傳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注二房也韻會房室曰內天子宮禁曰內漢制天子內中曰行內猶禁中也唐有三內皇城在長安西北偶曰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南詩唐風子有廷內弗灑弗埽正義曰廷室之內非也一章之衣裳二章之廷內鐘古皆二字平列字名爲義廷謂中庭內謂堂與室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亦有專謂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此專指室言廷內者謂廷與堂室非謂廷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灑埽尤重堂室豈有言廷不及堂室者大雅抑篇灑掃廷內義與此同

四

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內又多四字字似而誤也春秋傳子華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再

大戴禮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王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注釋再爲義王曰陽穀與召陵也　按再當爲爯古稱字王當爲王皆字之誤言天下皆稱桓爲義王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王是其證矣　文三官人篇敵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以恭俟釋之曲矣敬當爲丞再當爲爯皆字之誤丞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其明證矣

胄

書堯典教胄子說文引作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育子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胄子史記五帝紀作穉子　按育子穉子也邶風以育恐育鞠鄭箋育稚也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豳風鬻子之閔斯毛傳鬻稚也稚子成王也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堯典育子即豳風鬻子亦即康誥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無遺鞠子羞也王制注引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凡未冠皆謂穉子即育子也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育胄古聲近大司樂釋文育者胄邶風既生既育與惟讎售韻覆毒爲韻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大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馬注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訓胄爲長始於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以教胄連讀而訓爲教長非以胄子連讀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子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胄子連讀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某氏傳曰胄長句子史記正義引孔云胄長句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詩歌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按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教長天下之子弟也此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連讀訓爲長子也且舜典言則非獨長子矣孔穎達誤以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故以胄爲長而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詩歌教此適長國子自是以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某氏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穉子更莫能迪其義矣

帥

儀禮士昏禮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作隆帥隆訓盛亦通鄭注儀禮作勗當由避殤帝諱也如毛詩隆衝爲臨衝類

冕

世本黃帝臣胡曹作冕蓋始於黃帝加飾於周虞也三禮圖叔孫通制禮多依周法古今之冕俱廣八寸長尺六寸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元上前垂四寸後三寸繫白玉珠於其端爲十二旒組纓如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旁垂黈纊加耳郊祀則冠之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晉過江章服多闕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顧和奏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可用白璇珠北齊採陳制旒王用五采以組爲纓色如其綬四時祭祀封禪服袞冕後周設司服之官掌十有二冕祀

天則蒼冕五帝各隨其方之色朝日用青夕月用素地示用黃神州社稷用元享先王加元服紳象冕享先帝食三老五更以袞冕祀於大射等以山冕覜朝適則以鷩冕皆十有二旒隋採北齊之法袞冕垂白珠十二旒組爲纓色如其綬充耳玉笄裴正奏色並用元

[illegible]

麥注燕麥也　又音極詩小雅爰采麥矣沬之北矣楊慎謂麥有昧音引范文正公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謂今之燕麥淮南謂麥爲昧故史從音爲文不知燕麥即野稷升庵失攷乃引范文正事當之蓋烏昧實蕨也

刀部

刀

二儀實錄黃帝作刀蚩尤作陌刀刀制有四陣之刀起自黃帝蚩尤　又陣障刀行從障衛用之　又有長刀　又儀刀武臣佩之自東晉多虞以木爲之飾金銀以備威儀今儀刀也　又錢名初學記黃帝採首山銅始鑄爲錢　史記平準書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刀錢也以形如刀

刑

說文刭也書舜典象以典刑皋陶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曰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衣犯髕者

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雇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漢文帝詔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也亦然是皆謂別異衣服以示辱而不用刑也然禹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苟不殺不辜非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豈不用刑哉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下后肉辟三千是以肉辟始下直謂堯舜之刑无刀鋸斧鉞矣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知所起然劓刵椓黥苗民已有之舜斥其虐特以其淫用豈待下后氏始有肉刑哉然則象刑乃模寫用刑物象如鑄鼎象物使民知避也　周禮秋官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

肉刑疏所赦者墨劓刖其宮刑至隋乃赦尚書正義漢除肉刑除墨劓刖耳宮刑猶在隋開皇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　按漢書晁錯對策曰除去淫刑張晏曰宮刑則漢文已除之入後仍伏之　又豐刑班氏漢書宋劉歆三統術以爲律術志有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孔穎達正義其引此文策字下有書字云作策書豐刑東晉古文畢之然襲此篇之辭但未審豐刑何謂孟康注漢也乃逸書然則畢命豐刑爲二篇未可臆定　按鄭氏注畢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事不與書序相應是鄭見其文實爲冊命霍侯三統術所引畢命豐刑未可遂以當此畢命也

制

說文裁也廣韻禁制也　又成法曰制禮王制六德明據盧植云是漢時博士作書植本史記封禪書也　按漢時別有王制見於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至禮記王制孔子後大賢所記先王事不得與漢王制混也

剌

說文剌直傷也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注刺訊決也顏師古漢武帝初置刺史掌奉詔察州成帝更名牧哀帝伏爲刺史

剄

音剄尒疋釋詁疏徵云入角切說文草大也韓詩剄彼甫田　按詩小雅本作倬韓改爲剄篇海謂與倬同則又非倬義矣

劍

釋名檢也以防檢非常也管子地數篇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制爲劍鎧　周禮桃氏爲劍臘廣二尺有半一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桃能辟邪故工爲桃氏臘謂兩刃兩而各有刀也手所握曰莖長五寸謂劍身長倍於莖一鋝重六兩半有零九鋝重六十兩也

勹部

勺

說文挹取也象形中有實周禮冬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注勺尊升也儀禮士冠禮勺觶角柶注勺以㪺酒也　又周公樂名儀禮燕禮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武大成之樂歌漢禮樂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又通作酌漢禮樂志郊祀歌勺椒漿師古曰勺續酌

勿

說文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　通作物周禮春官司常九旗雜帛爲物通志勿州里之旗而爲勿不之勿借同音不同義　又禮祭義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註猶勉勉也六書正譌事物之物本勿芽後人加牛以別之　又顏氏家訓書翰稱勿勿或言匆匆之殘缺今致說文乃知忽遽者稱勿勿今俗加點作忽彌失眞矣

包

說文包象人懷孕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位於巳爲夫婦懷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年男始寅女始申也　又庖通作包易姤卦包有魚　又音浮地名春秋公及莒人盟於包來左氏作孚通疋古呼包如孚聲脬與枹莩與苞之類同原相因故互通

力部

力

禮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力當作加晉語庶人食力官宰食加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敞云無國征不征於國也

加

儀禮士冠禮初加緇布冠次皮弁次二故曰三加彌尊朱子古儀禮攷公冠四加元冕祭王肅曰公冠四加元冕祭服鄭注大戴禮曰四當爲三元當爲袞字之誤孔疏諸侯尚四加天子宜五加袞冕也　今按本文但云元端皮弁元冕不言爵弁則三加鄭說爲是

勞

禮坊記微諫不倦勞而不怨　按勞憂也見淮南情神篇高誘注凡詩言勞心勞人皆謂憂也勞而不怨即承上微諫不倦言諫而不入但心憂而不怨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亦謂憂也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爲證　按撻之非勞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已以勞辱之言則與上幾諫无涉胥失之矣孟子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對亦云憂而不怨也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矣禮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一證也

動

易坤卦坤至柔而動也剛九家易曰坤六爻動生陽故動也剛宋俗曇瑩云動者爻之變坤動則陽爻見六爻初動爲伏二爲師三爲既自具以往門剛也

匕部

北

書舜典分北三苗注分其頑梗使背離也北讀昔或謂北爲別古文北字從二八作从別字從八八作兆二字相似因誤北說文於从八八者訓別從二人者曰古北　蔣氏學於賈逵逵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尚書曰北古別字又訓爲北言北猶別也　按北似別非古別字　又北與別異不得云北猶別也鄭皆失之

比

易比彖曰比輔也鄭氏尚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注敷土既畢廣輔五服之制而成之面方各五千里四方相距爲方萬里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地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五百里故有銖畢之界萬國之封比輔也輔成五服此建萬國之象比比也有孚盈缶此親諸侯之象所謂先王者其夏后氏乎

鬯

說文以秬釀一草芬芳以降神也易震卦不喪匕鬯宋范諤昌謂彖辭脫此四字程子取之

匸部

說文盥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匜謁也古匜字借爲助辭助辭之用多正義爲所奪又加匸以別之

匪

說文匪如篋玉篇竹器方曰匡今從竹爲篚詩小雅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箋匪非也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左襄八子駟引詩云工柱注匪彼也行邁謀亡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无適從也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荀子勸學篇引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　按廣疋曰匪彼也訓益本於三家小雅如匪行邁謀如彼築室于道謀語義正同匪訓彼也故廣疋彼杜注皆訓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檜風匪直也人言彼正直之人也檜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說者皆訓匪爲非其義不可通矣

又音分周禮天官大宰匪頒之式注分賜也地官廩人以待國之匪頒賜注匪讀爲分

卣

尒疋釋器疏卣中尊也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
云不大不小在罍彝之間　又作脩周禮春官鬯人廟中脩
注鄭曰脩讀為卣尒疋疏在罍彝之間者卽周禮犧象壺著
山等六尊也㘝古　持刀祖乙卣蓋與器銘十四字執戈
父癸卣銘六字言卣銘六字御繇廌尊不能巧世母在卣銘
五字卦象卣銘二字立戈卣銘作立戈形通体兩面狀饕餮
間以雷紋田卣銘一字飾以云雷夔龍兕卣銘一字提梁兩
端象兕首通作饕餮狀執爵父丁卣兩耳闕蓋有提梁銘

三字寶卣二皆兩耳一銘四字一銘八字祖丁卣銘十二字
兄癸卣銘十五字冊卣銘二字以綯紐為提梁足蓋皆若飛
鳳蓋旁又作由形間以蟬紋純緣外飾以夔龍左右互之父
約卣銘十二字父巳卣銘三字父辛卣銘八字执七父丁卣
銘六字持竿父癸卣婦庚卣銘七字父舉卣銘三字史卣銘
字狀饕餮環以連珠持戈父[illegible]卣銘十四字母乙卣銘二
十二字冀父辛卣銘十四字祖庚卣銘三字夔龍卣皆兩耳
無銘以上商卣　淮父卣銘八十二字單癸卣銘五十八字樂
司徒卣銘二十二字比他卣伏有鼻著地無足當是旅卣伯
寶卣三銘十一字前一器蓋與腹腹於雷紋處隱起夔形蓋

帝伏著一夔足飾黃目提梁為綯紐耳作兩象首後二器腹
皆純素惟蓋器之純緣與足作夔狀間以雷紋與前以器稍
異父乙卣銘四字蓋與足上各為八蟠夔周以連珠雷紋周
之州卣銘十二字蓋器飾四鳳孫卣銘一字刻人形大中卣
兩耳闕銘六字尹卣蓋銘六十四字兩面狀饕餮作四觚棱
如山純緣上飾八爬雷紋間之夔龍卣無銘純緣兩足皆飾
四夔龍間以雷紋蟠夔卣三皆作蟠夔前一器純緣與蓋紋
以八夔提梁又夔夔首次一器蓋與前類但蓋頂為一黿置
其上後一器腹足純緣間皆夔狀與雷紋間錯此前二器加
華惟闕其蓋饕餮卣無銘飾以饕餮垂花卣無銘提梁作綯

紐狀蓋上設一爵住柱下環以蟠螭蛔外飾垂花純緣環足
周以連珠間以雷紋下兩面各作饕餮與作雖□中藏□古
雷紋卣無銘蓋器皆作方斜雷紋環以連珠提梁作綯紐狀
土花碧暈加藍田玉色方紋卣無銘頂上設脚柱柱下作方
紋周以連珠純緣下亦以方紋為飾兩面名設獸首兩耳作
圜環與提梁相似腹與足皆純素魚紋方卣無銘腹蓋四旁
皆作魚形紋四足卣二無銘形模若一而足皆四蓋兩端為
獸首旁附以蟠雖斂而有展意後一器小異而蛟眉特隆感
頂柱稍銳以上周卣　四足卣無銘下著黿魚腹與蓋相合為
獸形紋鏤奇巧宛若刻琢　以上漢卣

卦

說文筮也徐曰筮而畫之三變而成畫六畫而成卦諸卦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无之大有六爻亦無惟小象有之易有七卦九卦十三卦三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七卦者中孚向人小過謙解大有此擬言擬動之事九卦者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此反身修德處憂患之事十三卦者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此制器尚象之事三十六卦者六十四卦反對五十六卦綜兩爲一實止二十八卦不反對者八卦合爲三十六卦邵子三十宮都是春指此四千九十六卦者以六十四因六十四焦氏易林也此引伸觸類之義

卩部

巵

說文圜器也一名觛所以而飲良玉觴酒漿器受四升應劭曰巵飲酒器古以角作受四升博古圖建光巵兩耳銘大字形如杯閣以金塗之　又蟬紋巵云有巵蝎首巵一爲圈足兩耳有蓋無銘一無銘無足而平

印

說文執政所持信也前漢百官公卿表二千石皆銀印二百石以上皆銅印注師古曰刻文曰某官之印　續事始用縣印始於春秋時商鞅書曰法令之長印以封務則有司賜印已見於秦孝公時　漢舊儀秦以前人臣皆得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所好秦以來天子用璽獨以玉不通臣下用　唐車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皆以金寶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省降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　春秋退朝錄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立各有宮名長春長樂長信之類宜以宮爲文至尊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漢武據土數五故五字爲印文不足以之字足之魏武設官令諸官印各以官名如漢法　隋書陳制金章或龜紐或獸紐銀章或龜紐羔紐鹿紐銀印或珪紐兔紐銅紐

李璲紐　杜佑通典曰北齊有督攝萬機之印一紐以木爲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紐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四字係印關防始此山堂四攷唐宗室李說請監軍使王定遠別鑄印益匠有印自此始　書墁錄唐印文如絲髮宋文加飾開封府三司印文龍蜷猶且顯易見事之絜簡也　七修類藁漢唐宋印文多小篆明外任皆疊篆　總兵印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玉箸篆疊篆必九摺取乾元用九之說唯歷日印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御史印文八疊取唐　儀八司義也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下用銅御史用鐵　正字通明制內外諸司印文俱明疊篆以九摺書而止字川成變不足者足以之字其形方大小有差餘雜職用長曰條記

卿

說文章也徐曰章善明理也又嚮也言爲人所歸嚮也禮王制大國三卿小國二卿儀禮疏諸侯兼官但有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春官司空兼秋官玉篇漢置正卿九太常光祿太僕衛尉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晉書百官志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周以後始有三公九卿之號

厂部

反

易說卦其於稼也爲反生虞本作阪訓陵也陸續云阪當作反　按反古阪字漢地理志蒲阪作反劉寬碑同此當仍從經文作反讀爲阪　禮月令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呂覽反作乃下同　按穆天子傳云天子遂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　禮祭義忿言不反於身鄭注忿怒之言當由其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曰定本反作及　按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曾子大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又鹽鐵論毀學篇曰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身字皆作及則以作及爲是此謂人之忿言非己之忿言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

底

說文致也書旅獒西旅底貢厥獒禹貢震澤底定皆訓致又定也書皋陶謨朕言惠可底行左相十七日官居卿以□曰杜注底定也漢書律志引傳文蘇志注曰底致也　按蘇說是也周官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攷工記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　又或作耆詩周頌耆定爾功注致也音指同底

原

尒疋釋言原再也易比卦原筮元永貞朱傳必再卜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體文王世子命膳宰曰末有原注末勿也所食之餘勿進也　周禮春官太卜原兆注原原田也周易比卦云原筮元永貞于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春秋傳曰原田每每說文每草盛上出也高卬之田坼如龜文故曰原田兆之□有似高卬之田故曰原兆賈疏以原與原田字同則憒憒矣　詩大雅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孔晁曰近岐周之地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於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鄭訓善非也正義及蘇氏皆誤為程邑

厲

易乾卦夕惕若厲无咎淮南子以厲為絕句漢人亦皆以厲連上讀如張衡班固張衡文之類則自何以來已然朱子以厲屬下於義良協

八部

八

說文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攷古則六書本義八皆背分異也少陽數木數也　周禮秋官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決事比則八成謂邦　邦職以下八事賈疏以為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為率故先鄭引以為證

分

谷梁莊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分子　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為祖注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為王子曰別子者別於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為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周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兄谷梁以為分子者蓋長庶與

公

詩大雅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以

蠶織爲事鄭箋今婦休其蠶織之事而與朝廷之事　按如
毛鄭所云則婦有公事而休之矣殆非經意公事即功事功
公古字通小雅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肇敏戎公後漢
書宋宏傳作功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故月令曰分繭稱絲
效功周官文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絲枲成功之事管子
曰閭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義同列女傳毋儀
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蠶織爲公事休之
非禮也說菉本韓詩較毛鄭爲長

共

左僖三十一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新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　按共
字義不可曉先字隸作失形似共則共當先字之誤言晉必
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後則無及故下曰不速行將無及也
魯語載重館人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
亦必親先者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不注陸亦無音
若是共字則不得無音釋矣唐石經始誤作共

夤

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或於惕下增人夤
字謂說文引易曰夕惕若夤　按經文夕與終日對惕若與
乾乾對增人夤字則贅故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言惕
不言夤也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之說皆不解夤字則
諸家本皆無夤字也若謂虞翻以乾有夤敬義故注易以乾
爲敬今按說文曰惕敬也乾有夕惕若之文故虞以乾爲敬
敬謂惕非謂夤也且翻注文言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注繫
辭傳其辭危曰危謂乾九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則翻本無
夤字也謂說文有夤字今按說文夤敬惕也從夕寅聲易曰
夕惕若夤此夤字本作厲其引夕惕若厲者以證夤字從夕
之義非以其有夤字而引之今作夤者因正文夤字而誤也
說文[illegible]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足證夤字之誤則許氏
所見本亦無夤也　又按陸元朗釋文每列說文引經異字

而不言說文厲從夤則唐初說文本　作夕惕若厲漢書王
莽傳風俗通義並引作夕惕若厲乾元序制記曰三聖首乾
德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諐今是兩漢傳
本皆無夤字也

巽

易說卦巽爲木爲風故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
益曰木道乃行中孚乘木舟虛渙乘木有功巽在天象風在
地象木　巽錯震綜兌互揆初六變小畜九二變漸九三變
渙六四變姤九五變蠱上九變井初爻二爻變家人三爻變
益四爻變无妄五爻變噬嗑

禮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選賢與能也點西凶舉十六相之類是大戴禮作舉能舉與古字通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與即舉字

口部

口

書禹貢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孔疏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則壺口西至梁梁西至岐從東而西也曾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東之壺口南之梁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其餘功又及岐山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

河之上下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化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又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孔疏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阪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近上黨禹導此三山則河汾之治瞭如矣

史

說文記事者也世本黃帝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　天官敘官太宰府六人史十二疏周禮府史大例皆府少史多惟天府府多於史以所藏物重也　按天官掌次府四史二

春官鬱人府二史一司尊彝府四史二司几筵府二史一司服府二史一磬師府四史二典庸器府四史二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惟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意掌次等官府四史二府二史一皆上下互譌唐史經已然矣　又腊人下士四府二史二徒二十　按太宰府六史十二疏曰腊人倉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史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古

詩小雅古公亶父古公故公也說文古故也穀梁云踰年不即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　春秋古字載於說文者一如僞即鄦朗即隧衛即帥并即逆舊即許汲即急瓜即蠶戦即畢逪即遺匊即州嫥即尋是也　大雅烝民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訓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說文引詁化詁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異語也訓謂字有意義也郭氏尒疋有釋詁釋訓樊孫等尒疋皆爲釋故釋訓蓺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顏曰故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遺典謬矣

告

禮文王世子告於甸人注告當爲鞫讀書用法曰鞫正義謂書讀囚人所犯罪狀之書用法以法律平斷其罪　按秋官小司寇讀書用法先鄭云如今讀鞫已乃論之賈公彥曰鞫謂劾囚之要辭讀已乃行刑　書序化爲告史記告化語尚書大傳般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　書微子今爾無指告予顛隮　按告字當爲上爲絕句說文隮字注引書曰予顛隮是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隮裴駰亦以告字絕句無語辭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媺庚曰其惟致告是也周頌耆定爾功毛傳耆致也耆亦與指同予顛隮者予謂殷也猶下言我乃顛隮也

吉

易動悔有悔吉行也陸氏行而獲吉吉屬上讀田氏曰行也一字乃是解征吉義　詩小雅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　按釋文吉毛讀如字鄭讀姞其吉反又其一反皆可

名

說文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又大也書武成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疏山川大乃

有名名大互言之也　又名號儀禮士昏禮請問名疏問名
問姓氏也名有二一名字之名一名號之名孔安國注尙書
以舜爲名鄭君目錄以曾子爲姓名皆是名號爲名者今以
姓氏爲名亦名號之類

吝

易坤初六以往吝說文引作遴云行難也　按史書遴本吝
字此易古文漢書王莽傳性實遴嗇廣疋遴㐆也音良鎭反
小顏云遴讀與吝同六書正譌僯行難也從粦聲又謹選也
別作遴非

尙

鄭康成書贊曰孔子删書尊而命之曰尙書尙上也孔頴達
爲僞孔氏作正義以爲伏生傳書加尙字非

可

禮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鄭注諸母衆
妾也可者傅御之屬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
諸母謂傅姆之屬　按鄭蓋讀可爲阿廣疋阿近也傅姆之
屬與孺子親近故曰阿列女傳曰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
及阿者是其證也

周

左襄十八及秦周杜謂魯大夫呂覽愼大篇齊達子帥餘卒

軍於秦周注齊地杜以秦子秦堇父附會爲人非　東西周
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一以二公封邑之殊武王西都
鎬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
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
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
至幽皆都鎬幽嬖於申生宜臼又嬖褒似生伯服欲廢宜臼
申侯以鄫及犬戎入寇弒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
爲平王王畏犬戎去鎬遷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
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
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納之

入王城入之次月猛終匄及踰年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下
都居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
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之
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官職
是爲周桓公此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
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
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東故班之兄仍
襲父爵居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西故此後西
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猶爲一也顯王二年趙
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周分東西自此始

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立愼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西周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立赧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𢐗狐之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爲西周對洛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必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約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一王都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對鎬則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相望也遼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王城在西其東西相距也近一王城也俗稱東周後稱西周次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竝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知東有公不知西亦有公也知王在西不知赧以前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者東周次西周豈無意乎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愼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

咥

首欲說文大笑也　又音致止也易訟卦咥惕中吉馬融讀　按今本易訟有孚窒惕中吉作窒　又音姪玉篇齧也易履封履虎尾不咥人亨集韻或作噎齸獻

吾

爾疋釋詁吾我也左桓六年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楚辭九章注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　又金吾官名前漢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注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以名官　又棒名古今注金吾亦榴棒也漢官執金吾吾止也執金革禦非常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

咊

禮檀弓瓦不成咊鄭注咊當作沬沬靧也說文沬洒面也漢書律制引顧命曰王乃洮沬水今本沬作頮馬融曰頮類面也內則面垢燂潘請靧字竝與沬同沬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與涎沫之沫異沫從本末之末音亡曷反　按沬從午未之未與咊聲近故曰咊當作沬沬與靧同故曰沬靧也釋文音亡曷反失之

咽

音燕正韻音淵集韻本作嚥引詩鼗鼓嚥嚥或作咽　按今本商頌作淵　又音駰詩魯頌鼓咽咽或作鼝六書故淵淵咽咽聲不同淵淵聲多而遲咽咽近而疊咊其聲可知其義

哉

音栽又音㦸讀哉成哉生明釋文徐音載大雅陳錫哉周傳哉載也疏文王而陳大利以賜子孫又載行周道以有天下哉識古字通　按左宣十五左昭十引詩哉作載又鄭箋哉始也與毛傳異

咥

音瓞說文大笑也讀如瓜瓞緜緜之緜　按大雅今本作咥咥毛傳多貫也說文止訓大笑無多貫一義多貫似從緜說文所引當是古本

喤

音黃說文小兒聲詩小雅其泣喤喤　按釋文音橫華彭反又呼彭反不云音黃故廣韻亦闕此音然叶韻自當讀黃又音橫義同詩周頌中鼓喤喤傳和也　按釋文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皆可讀　又喤喤厥聲釋文華盲反又音橫音皇皆可讀

唐

晝五子之歌惟彼陶唐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　按孔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又詩唐風疏唐者成王母弟叔虞所封其地在禹貢冀州之域漢曰太原郡　又漢縣名前漢地理志中山國唐縣注故堯國唐本在西詩唐風疏皇甫謐曰堯始封唐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　又晉地左引二公及我盟於唐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又戰國策左濟右天唐注謂高唐前漢地理志平原郡高唐注桑欽言漯水所出　又後漢光武紀進屠唐子鄉注唐子鄉有唐水山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廣韻唐州楚地戰國屬韓後入於韓秦爲南陽郡後魏立淮州隋爲顯州貞觀改爲唐州因唐城山爲名　又詩陳風中唐有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疏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

中唐有甓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與陳廟庭之異名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　又草名詩鄘風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商

禮月令其音商注商聲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前漢律歷志商之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商強也周禮大司樂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周以木德王不用商者避金克木也　又刻也詩齊風東方未明疏尚書緯謂刻爲商儀禮士昏禮注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賈疏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炎星曜

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孔氏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
商疏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云三商據成數也
又國名詩商頌譜商者契所封疏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
代號也服虔王肅則否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
之服虔云相土契之孫居商邱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亦
云然契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言商者單
謂之商無稱商邱又相土之於殷家非王亦所因何當取所
居以爲代號也

單

詩小雅其軍三單漢儒說不一朱子曰未詳　攷周制天子

六軍賦萬乘大國三軍賦千乘周禮地官司徒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式之
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
征役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三遂式之合都邑之師爲千
乘皆皆三郊三遂是也意公劉始居豳土地未闢生息未蕃
即三郊之衆制軍賦三遂之衆尙未造制無三遂之式故曰
三單可見公劉有利民之實心無夸大之浮氣亦云篤矣單
義有三對複言之曰單盡不留餘曰單無式副曰單則康成
丁夫適滿三軍之說旣有戾於先王經政而孔氏謂羨卒爲
家之副下更於王造剩謬又何疑朱子之不詳與　小雅卑

俾爾單厚傳單信也或曰厚也箋單盡也　按王符潛夫論引此
本作亶故傳訓信鄭本作單故爲盡亶單古今字周頌單
厥心國語引作亶

嗣

書舜典舜讓於德弗嗣索隱曰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怡
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作不台台猶怡也漢書音義古文台
作嗣　按嗣怡音義迥別毛詩子甯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
怡詒字皆省作台古嗣字皆省作司同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
記作王嗣呂大臨攷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
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司台字似而亂也

喦

音聶說文多也左僖九年齊師宋師次於聶北三傳俱作聶說
文作喦或山通也　按左哀十三鄭取宋師於喦無釋文十
二年左傳釋文喦五咸反並不音入聲然集韻喦亦必有所
據字彙云喦與喦字音巖不同正韻引古文尙書用嚴異於
民喦孔氏書作喦音巖泥喦非

嗔

音田說文引詩振旅嗔嗔　按今詩作闐

巖

周禮小司寇注巖子爲坐釋文嚴劉音莊左作莊避漢明帝

諱也　詩商頌下民有嚴朱子叶剝剛反古嚴莊本同音故避明帝諱爲莊似不必增叶音也

嚚

經傳釋文多音銀惟小雅車攻詩選徒嚚嚚五羔反左昭三叔嚚嚚壁釋文兼敖𨝕二音

土部

地

春秋書地有三見者有二見者成十六年之鄢陵杜注鄭地文七年之鄢陵杜又云莒地襄二十五年之重邱屬齊襄十七年之重邱屬曹成二年之邱輿則云齊地四年之邱輿則云鄭地　又有兩地同名者齊有谷齊亦有谷左以莊十一年城小谷爲管仲則誤爲齊谷矣稱有莘衛亦有莘孟子疏以耕莘爲神降之莘則誤以衛爲虢一地二名者如夾谷即祝其虎牢即制祈即曰羽厥憖即屈銀三傳異同或借或誤也　又輿地漢輿地圖序輿地有圖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

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圖書始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之差武帝將立三子爲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乃聞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　升菴總録世言輿地圖始於光武不知前漢淮南王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

圭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深正日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朱子曰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

不識土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景尺長一尺五寸以玉
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景長短以玉圭量之如表景恰長一
尺五寸此即地之中今地中與古已不同漢以陽城為中宋
以岳台為中已自差誤許多

均

易說卦坤為均莊子寓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
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禮樂記樂所以立均尚書疏
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後漢律曆志冬夏
至陳八音聽五均注均長七尺繫以絲以節樂音

坫

集傳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本鄭康成明
堂位注或謂據郊特牲以反坫與台門相聯汲冢周書以反
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殆為宮室
僭侈之事此不然蓋坫義除反爵之制外又有三一堂隅之
坫尒疋釋宮垝謂之坫注堂角也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南
西坫堂西南隅坫也賈公彥曰坫有二若明堂位崇坫論語
反坫皆在廟中以亢圭反爵此所言據堂上角為名是也一
外向室亦名坫沈括筆談引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
反坫注反坫外向室是反者外向之名反主坫言非明堂位
反坫之反主爵言也至許叔重以為屏牆則又是一坫所謂

如今行在所之與驗院牛羊司及凡營壘多於台門內立土
牆之類是也三說與反爵之制絕不相蒙　按通疋几與土
錢成台而□物者皆曰坫而□物坫亦有三一皮傳明堂位
之反坫出尊論語之坫也一□圭明堂位又云崇坫康圭鄭
氏謂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陸氏謂坫崇或嫌不安故曰
康方氏曰反坫爵坫也崇坫圭坫也凡器仰為正覆為反反
坫以覆爵故爵坫曰反崇坫以薦圭故圭坫曰崇一□食內
則云士於□一注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作坫以□食是
□食土之制而□閣反圭天子諸侯之制故孔子以管仲為
不知禮或以禮經論語為宮室之僭不知郊特牲台門而旅

樹反坫鄭引管氏樹塞門注旅樹以反坫為反爵之坫而孔
疏即引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語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注
亦曰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則又皆以論語解禮文者
又按鄉飲酒禮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燕禮尊於東楹
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皆當面尊故尊
在兩楹間而反爵之坫在尊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
尊鄭注本明孔坫之制唐孔氏於郊特牲明堂位皆曰築土
在兩楹間近南尊在北阮逸禮圖畫木為之高八寸聶崇義
禮圖謂坫隨豐似豆而卑高八寸足二寸按豐以承爵不中
者之爵觶與坫異且豐從豆坫從土而堂角東西之坫室中

□食之坫楹閒康圭之坫俱土爲之斷如孔疏無疑但賈注
坫上必藉以藻華而非竟著於上則土坫上或別有木以承
爵週謂之坫未可知也又五禮精義開元禮儀但言坫以俎
廣二尺高三尺豈反爵之坫高三尺故禮別言崇坫康圭而
彼即誤以三尺者爲反爵之坫歟

城

釋名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古今注盛也盛受國都也淮
南子夏鯀作三仞之城一曰黃帝立城以居路史史記言黃
帝爲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汜聖之書記黃農之
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不能守也是炎黃已有城

池石城之制既自神農則土城之作不自伏羲乎博物志禹
作城彊者攻弱者守敵者戰此城郭之始也　公羊注天子
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　與
地提綱城制三堵曰雉長高皆一丈也城上垣曰堞樓曰麗
譙下門曰譙門無覆瓦曰榰城外河曰池無水曰隍城小者
曰堡或曰鄔曰壘有軍屯曰壁　釋名方城上垣謂之睥睨
言於孔□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助城之高也

塔

高僧傳孫權使人求舍利子得之權造塔藏之此中國造塔
始也無舍利子者名支提

堂

明堂之制始於周大戴記云在近郊三十里鄭云在國三里
之外郊禘宗祀朝覲耕□皆於明堂行禮而罪則位虛孝經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祭天而□以文王禁以明堂
爲文大廟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皆虛設矣有發之詩云鎬京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以大學爲明堂蓋本此不知天子
大學在王宮東師氏保氏掌之在虎門左右王子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凡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
絃誦其中則郊外明堂非大學明矣又以爲路寢者以月令
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室之制而推言也古天子諸侯日視朝

退適路寢路大也明堂齋宿之地大於寢宮故亦曰路寢說
苑云始受命王者之寢曰承明承明者承明堂之後也此足
破路寢爲明堂之妄鄭以太廟路寢明堂爲異實同制蓋天
子月朔聽政於明堂而歸居路寢此可知路寢與明堂同制
也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核之以明堂皋門庫門雉門應門
此可知大學與明堂同制也至四堂十二室近儒以爲祭制
天子南面聽天下無四面雜坐之禮明堂位所陳蓋屬設詞
攷工記戶制亦漢儒以意說也一作雍靈臺與廟學明堂與
處漢爲合而爲一鄭謂靈臺辟雍在西郊周須一衆西雖卽
辟雍孔穎達曰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雍同處甚與明堂大

廟異地明也

塗

書梓材惟其塗丹雘正義云二文皆云斁即古塗字夏竦古文四聲韻塗字下引籀韻作斁東晉枚賾傳讀塗皆包改斁爲塗遂失其舊　按斁當如字說文終也書言塗言斁其事也貢昌期釋經音辨斁塗也音徒引書斁塈茨集韻類篇引書斁丹雘又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釋文懌音亦又作斁　按說文無懌字凡作懌皆俗字也據此知尚書古文塗與懌皆作斁皆當訓終至和懌句之懌當訓悅作僞傳者竝下句用懌之懌亦訓悅失之

墨

物原邢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　廣博物志墨始造於黃帝一云田父造墨　洞天清錄上古竹挺點漆而書中古衍墨石可磨汁而書至魏晉始有墨丸　西京雜記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而三墨魏晉間以黍燒烟和松煤爲之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宋熙寧間張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麝謂之龍劑

壎

樂器燒土爲之上銳底平形似錘白虎通壎之言熏也陽氣於黃泉之下熏烝而萌也詩小雅仙田吹熏　世本暴辛公坐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中　雲有壎篪肖矣幽王時暴子公善壎蘇成公善篪記者固以爲作謬矣　按世本之謬字如周言然云蘇暴公所善子之

璽

說文王者印也蓋曰天付爾二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文易從玉取天付爾此寶以爲天下君也三代上璽文無攷蔡邕獨斷曰璽印也天子以王古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氏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大夫印稱璽也自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　太平御覽傳國璽始皇所制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命孫壽刻之　晉書六璽秦制也文曰黃帝之璽黃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之不改有傳國璽及八寶皆玉爲之神璽以鎭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敬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四夷若大朝合則符璽郎乃進神璽受命璽行璽則合八寶爲□璽函封從之於黃鉞之內魏文帝得秦璽隸刻□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元帝永嘉初有白玉麒麟寶隋未蕭后與太子正道竝傳國璽入於突厥唐太宗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

觀四年蕭后與太子奉璽歸唐武后始改諸璽皆爲寶中宗復爲璽開元六年復爲寶天寶初改璽書爲寶書五代石晉令孜盜傳國璽入蜀理於庭承平二年歐陽柔治地穿得以獻周廣順中詔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宋太祖受命傳其二寶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元符元年蔡京奏曰皇帝受昌者晉寶也受命于天魏寶也有德者昌唐寶也惟德永昌石晉寶也則旣受永昌爲秦璽可知矣

子部

子

夏書五子之歌孔疏啟之五子太康弟並子非樂篇於武觀曰啟子武五古通武觀即五觀五觀即五子以封於觀曰五觀即大康弟五君號也證之周書紀年左傳國語五觀爲五子確不可易而漢書古今人表以五觀列下中則五子之歌史臣所作非五子作也一古文逸篇無五子之歌東晉古文王肅輩僞造故此篇舛謬尤多　書微子哉舊云刻子王子出論衡引作孩子

孟

詩桑中篇孟弋孟庸毛以弋庸爲姓　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弋與姒同之證　又按古書庸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是也庸閻聲近古通用或謂鄘古作庸本庸姓國即孟庸所自出不知古無以姓名國者說殊無據

李

穀梁隱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南氏姓也季字也白虎通南宋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作聃史記作冉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

學

周學制說不一陳氏禮書據祭義以爲周設四代之學辟㕞

居中門成均東序在左門東膠瞽宗在右門西學皆大學一
序在國之西郊門上庠此小學也陸氏禮象據大戴以為周
大學有五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辟雍居
中四門四塾延於四學又有二小學在郊東膠虞庠是也許
氏延攷則謂周人內建四學北虞庠東夏序西商校當代之
辟雍居中亦名為膠其在外者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
序凡二皆立商校三說不一總之天子外小學而內大學諸
侯內小學而外大學也

大部

奪

□取也又狄路禮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　按左□二十三
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之注且于莒邑隧狄
路鄭元引之証經云隧奪聲近又云或作兌據此則奪非地
名祓古奪字兌即娧字省文陳澔誤音兌訓地名非

奭

書君奭說文奭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　按奭與奭相似
說文[illegible]古文以為醜字皆從皕故史篇以為召公名

皋

周禮春官樂師詔來瞽皋舞注司農云皋當為告鄭元謂皋
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說文曰禮祝曰皋登謌曰奏故皋
奏皆從本周禮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先鄭讀告者戰國策
曰商君告歸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
罷厭事少嗜欲號歸即告歸皋讀為告告讀為號皋告同音
故太祝注皋讀為嗥呼之嗥漢書記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
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為嗥則皋告嗥三字同物
同音故二鄭亦無兩義

安

㫗堯典欽明文思安安或作晏晏或作文塞晏晏　按晏安古通春秋傳齊景公子安孺子史記漢書並作晏孺子

宗

白虎通宗者何宗有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邢昺曰宗本也廟號不遷最尊者祖次曰宗通稱曰宗廟　禮喪服小記別子爲祖諸侯世子繼統爲君世子昆弟同所出者爲適子與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別子別子者不得禰其先君也是故我出者以是爲始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

適長君命其族宗之故繼別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繼禰者爲小宗宗之言尊上繼祖禰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此百世不遷之宗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曾高此五世則遷者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迁者也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主於恩愛又因其遠近辨其等差以爲義修其節文以爲禮自斬衰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而袒免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迁故有百世不迁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爲重有適無庶則有大宗無小宗有庶無適則有小宗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宗正之道也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齊衰服重大功服輕然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故降殺其服所以致祭于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于宗子明正体之重也庶子不祭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

彬雅卷三　宀

加者非所獻不敢入之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有廟矣而矣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某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混適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曰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坛宗子卽沒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緦之爲服之窮也祖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疎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疎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

散宗散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安也　書舜典禋于六宗伏生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馬融主此說高誘注呂氏春秋引此以釋天宗說與此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似與馬異而義則相合蓋六者之閒謂上下四方卽天地四時陰陽變化卽天地覆載云云也所以曰者實有主宰其間故曰實一而名六據此則六宗卽明堂六帝周禮所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諸儒說六宗者如劉歆以為乾坤六子賈逵以日月星為天宗河海岱為地宗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司馬彪曰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皆不得實康成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范甯所推至王肅以禮記祭法泰昭坎坛等六者為六宗是僞造孔傳以陰為之援又僞造家語孔叢子二書且以託諸孔子之言不可不辨

官

六官之號見于唐虞堯育重黎之後羲和氏之子使掌舊職其時官名蓋曰稷曰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分命仲叔使掌四時之官春秩宗下司馬秋士冬共工共工冬官也合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　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作館　按官本古館字穆天子傳官人陳牲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鄭云管猶館古文管作官　春秋書官有發見者宣四年箴尹克黃襄十五年公子追舒為箴尹昭四年有箴尹宜咎定四年有箴尹固而昭二年公孫黑請以印為褚師二十年衛有褚師圃褚師聲子褚師比皆不可不辨　禮曲禮天子之五官注殷制也史記周本紀古公乃貶戎狄之俗作五官有司故鄭據為說

宜

書有若散宜生孔氏曰散氏宜生名　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是當以散宜為氏又按攷古圖載周散季敦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也據此則孔說必有據

詩鄭風宜言飲酒鄭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閑暇無事宜與客燕與上宜肴別　按此承上宜之宜亦當訓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肴則此句宜字亦為肴可知尒疋宜肴也李巡注宜飲酒之肴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為肴矣蓋毛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室

禮家言宮室制度當北中央為室室東西有左右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鄭賈以為天子諸侯得有左右房大夫直有東房西室陳祥道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書顧命

孔疏謂房與夾室實同名異房即室也　按大射儀及鄉飲禮記言左房注疏以為即東房聘禮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右房即西房賈疏謂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敖君善則謂卿館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家亦有左右房明矣証佐最明至夾室則在東西房序右之兩旁夾室前堂即內則之左達右達書孔疏謂房即夾室非　左昭元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言室非也晉侯以近女生疾不言近女而言女室於義轉迂室當為生字之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女蠱為韻下文食志祜為韻蓋傳凡言是謂者多用韻如是謂鳳皇于飛數句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者以近女室為句則失韻矣又按下文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本無室字之證上文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

穹

周禮攷工記韗人為皋陶穹者三之一司農云穹讀為志無空邪之空　按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作空故讀從之古穹與穹同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今詩作空谷

宮

周禮有六宮九室內宰職后有六宮而喪大記君夫人亦有路寢攷工記匠人職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鄭以為分居后之六宮而以九室為九嬪治事之室　按王六寢之北有后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正寢亦曰路寢六宮後有九室九嬪所居有事則當在后六宮共治鄭注失之

賓

書舜典賓于四門康成曰賓讀為儐舜為上儐以迎諸侯　按賓為古儐見一本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賓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儐相史記荊秦傳必長賓之義作賓孔安國以為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讀為賓客之

宭

寑

周禮有六寢五寢宮人掌王六寢之修鄭注路寢一小寢五隸僕職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廟之寢　按天子七廟無五寢之禮五寢即小寢五也

寘

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范甯引云繼用徽纆示於叢棘云古疑獄三年始斷劉表亦作示言衆議於九棘之下示寘古通詩小雅示我周行鄭一云當作寘寘置也蓋三家或有作寘者故箋從之又卷耳有寘彼周行鄭注中唐示讀如寘

孚

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保古寶字漢尚方鑑云壽比金石之固 按左莊六齊人來歸衛俘傳作寶正義云按說文保從人孚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似□故誤

寡

易說卦巽為寡髮 文云又作宣虞翻曰爲白故宜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 按攷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康成曰髮落曰宣易巽爲宣髮鄭易注曰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 禮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釋文寡音顧 按寡當音鼓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徐仙民云顧音鼓而詩華顧既代古今人表作華鼓顧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云聲之誤

寸部

寺

說文廷也有法度者也 唐書百官表漢以大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後魏以來名雖仍舊而所涖之局曰寺因名九寺漢書注凡府廷所在皆曰寺蓋變而尊之比於曹署此其源也 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蓋以侍釋寺正論合爲一非

射

漢官儀僕射注僕主也古重武事每官有主射督課之名□師古曰射本如字讀今音夜蓋關中語轉爲此音也宋子□禮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周官大僕之職僕射之名始此漢獻帝始分置左右僕射唐政左右匡政又政左右相

封

易繫辭不封不樹虞曰穿土稱封古窆字聚土爲樹 按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曰封春秋曰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塴葬下土也春秋曰朝而塴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爲葬下土之名非穿土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鄭注曰鄭大夫讀毛曰穿杜子春讀毛爲毛謂葬穿壙也今南陽人以穿壙爲竁說文毛穿地也引周禮大喪甫毛是穿土名毛不名窆春官冢人戒及竁以度爲邱隧共

喪之窆器注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為竁下棺為窆虞
氏以穿土稱窆與古經不合且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
不封不樹鄭注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士卑不得引紼下棺
封謂聚土為墳是縣封之封為古窆字不封之封則聚土為
墳若如虞說不封解不窆則與上縣窆複既曰縣窆又曰不
窆不自相矛盾耶聚土為樹尤無依據柸弓反壞樹之哉謂
封壞而種樹以標之也白虎通曰封樹者所以為識柸弓曰
古者墓而不墳又曰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
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
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以封為墳樹為植木漢世說易

如此故曰虎通本之十尺可類推　晉書曰泰始九年荀勖
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勖乃
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　世說有田父於
野地中得周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以校已所治八音皆
短校一米□漢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
曰漢官尺以校荀尺荀尺短四分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勖
新尺得一寸四分七釐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
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釐即荀所云今尺長四分半也
元帝後江東所用尺七荀尺一尺六分二釐趙劉曜光初四
年鑄渾儀八年鑄二圭其尺比荀尺一尺五分荀新尺惟以

調音律八聞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畧相
依準　稗史類編類代尺一周尺漢劉歆同斛尺後漢建武
同尺荀所造晉前尺祖冲之同尺並同二田父王尺梁法尺
實比周尺一尺七釐三毫梁表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分二釐
一毫有奇隋時始用木尺定律員大業中更詔用梁表律調
八音之器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得古同尺實比周尺一尺
三分七釐荀既定晉前尺阮咸說其声高則悲非興國之音
必古今尺有長短故也後始平掘地得古同尺不知出自何
代果長荀尺四分五魏尺實比周尺一尺四分七釐杜夔所
用者六晉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晉氏江東所

用者七後魏前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七釐八中尺實比周
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九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一
釐即隋開皇官尺及後周市尺十東後魏尺實比周尺一尺
三分八毫十一恭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
五分八釐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同實比
周尺一尺六分四釐後周時達奚等奏議今勘周漢古錢大
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古黃金方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
尺為近司馬備刻木尺後周尺又云大常寺樂律尺少府監
祭器景圭渾儀尺皆同實比同尺一尺五分十三隋方宝長
汞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十四雜尺實比周尺一

尺五分趙劉權渾天儀土圭所用者十五梁朝俗間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分有奇十六宋朝和峴景表尺比周尺一尺六分有奇十七阮逸胡瑗皇祐樂器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開元九年制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唐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　宋韓忠獻公丁文簡公校阮胡尺爺尺匠石素等再累黍制尺二寸比周尺一尺三分五釐宋司馬備刻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宋禮部頒祭祀儀式造禮器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一分　演繁露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　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周旁尝怪之蓋見唐制　由來舊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則

尺橫度及百黍即爲一尺此其一代之法不須較古今同異也然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又著爲令曰鍾律冠冕之類則用秬尺內外官司悉用大尺則一尺之制明爲二体併古同度量之義乘矣唐帛四丈爲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爲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四丈也宋事多本唐豈今省尺即周唐秬尺爲定耶不然何官府通用省尺而繪尺特用淮尺也

尾

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說文字者言孳乳而侵多戩

國策有尾生高高誘以爲即微生高莊子或作尾或作微說文尾微也汗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孳是孳爲古文之字也釋文字音孳

履

逸足履拘也以拘足也周禮屨人掌王后之服屨爲赤舃青句素屨葛屨以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赤繶黃繶以赤黃絲爲下緣也青句以青絲飾屨頭鼻素屨有凶去飾也下用葛散屨大祥服也內則屨著綦注綦屨頭飾即絇也著猶施也朱子曰綦鞋口帶邢疏絇屨頭飾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絇正注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文鼻在屨頭是

也

山部

岐

六書故一今鳳翔府岐山縣禹貢嶓及岐是也山海經岐山狐岐之山在今汾州介休县勝不出焉東北会西汾禹貢治梁及岐是也　按禹貢治梁及岐孔疏乎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向西言也曾氏曰呂不韋而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東之乎口南之梁西之岐皆墊於水禹於乎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乎口于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于梁山余功又及岐山盖乎曰梁岐一役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也水患莫大于河孟門龍門河之上下也山石当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乎口事不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華阴所謂决川距海也治梁之余因而及岐孟决渭下流入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岷

孔疏岷嶓人墊岷在梁州與嶓皆南條山吳氏曰蜀以西近江源者皆岷山連峰接岫諸山環繞皆岷胡氏曰岷山北起溢衆跨古雍州境南訖靑城綿地千余里而大江所出則必在氐道西徼外者也　漢志長沙郡湘南县岷山在東南以至巫山乃不出三峽並灭水以来且南逾沣水沅水至行山盖禹導此事為江水觀導江文東别為沱又不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

岍

書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馬注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孔傳三山皆雍州涇渭梁山龍門西渭孔疏地里志吳岳在扶風汧縣古文以為汧山岐在美陽縣西北荆在馮翊懷德縣南胡氏曰岍岐荆並在河西渭北禹貢導此三山而逾河以抵壺口雷首所先治者規畫早定陳氏曰岍岐之列河濟所注西傾之列伊淮洛渭所注嶓冢之列漢水所注岷山之列江水所注

崙

禹貢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馬注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注衣皮之民居此三山之埜者皆西戎也別有崑崙山非河所出者也樂氏曰三國皆䍜織皮古語有顚倒文當在厥篚惟球琳琅玕下浮於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胡氏曰西戎不止三國三國乃西戎大者皆來入貢則余可知故曰即叙　按崑崙即周書王會解正西崑崙等九國孔晁注九國西戎別名析支今吐番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渠搜西域傳撥汗國都葱嶺之西是也

峐

尒疋无草木峐疏峐當作屺毛傳同乃傳寫之譌王肅許愼
俱從尒疋

幽

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翻曰訟時二在夕以忠故稱幽人荀
子曰公侯失禮則幽如衛成公寘諸深室禮說訓高士非

岳

書堯典四岳鄭曰四時之官並掌方岳曰四伯羲和是也後
子允分置八伯　按大傳舜巡四岳太霍華宏四山各有二
伯陽伯儀伯下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文闕益四子分

職二伯總其成此可知八伯亦不在舜格文祖年矣鄭又云
八伯惟共工驩兜鯀殛者太牽堯時四岳不一人始命羲和
等後又命驩兜等見于經者止驩兜四人鄭故槩言之耳至
周語太子晉以爲姜姓賈逵韋昭以爲炎帝後乃佐禹治水
之四岳不足拟然此四岳盖總容八伯亦不必覈定四人言
之自當指驩兜等不必覈定又和四子及二伯也

嵎

書堯典宅嵎夷或作禺鐵今按堯本紀居郁夷正文郁音嵎
下本紀嵎夷旣略索隱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鉏薛
云今登州也箋云今朝鮮地　按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
夷後漢書以爲朝鮮地與孔合薛說非

嶽

說文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巡狩所至白虎通尒
之言桷也桷攷功德定黜陟也詩詁唐虞四嶽周始有五周
疋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郭注衡山在
嶽又霍山爲南嶽卽天柱山潛水所出霍衡俱爲南嶽也注
字通按地理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故曰江南衡若天柱在
廬江灊縣則江北矣亦曰南嶽者漢武以衡山遼曠移祠於
天柱亦名爲霍衡霍實一山衡名霍猶泰山一名岱也　書
舜典柴岱宗因柴而次及南嶽西嶽北嶽太史公封禪書始

言嵩高中岳以爲岱宗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
攷毛傳及康成注周礼五岳亦云何休公羊解詁引尚書有
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此其徵也尚書大傳言四岳則以爲岱
泰山大交霍山邠穀華山幽都宏山注宏山恒山也以霍爲
南岳蓋古今文之異尒疋曰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
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嵩高爲中岳漢章帝詔諸儒白虎觀從
尒疋及大傳而南岳衡山亦兼取焉或據尒疋河西岳職方
雍州山鎭曰岳山遂以吳岳爲西岳非古義也

才部

扡

詩小雅伐木杙矣析薪扡矣說文引詩漢五經本作扡今文毛詩陸德明所定作扡字異而義同也

折

書呂刑哀矜折獄干定国作哀鰥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哲民箋古折哲恝通漢書知人則哲亦引作悊

扱

音鈒周禮地官共其接盛疏讀接為扱、又手至地下也儀禮士昏禮婦拜扱地注猶稽首也 又通揷詩周南薄言襭

之傳扱衽曰襭謂扱衣上衽於帶也 又音吸曲禮以箕自鄉而扱之疏讀吸者以穢物少吸則盡也

押

唐百官志中書省舍人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通典云中書舍人謂之六押歐陽修曰俗以草書名為押字

披

儀禮既夕云設披今文作藩 按披與藩同通藩故今文披作藩聲之誤也

拾

說文斂也又射韝也著於左臂以遂弦詩決拾既佽傳決鉤弦也拾遂也儀禮鄉射禮袒決遂注遂射韝也以韋為之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又音及更也禮投壺左右告矢具請拾投疏賓主更遞而投也儀禮鄉射禮取弓矢拾疏遞又弓矢 又音涉禮曲禮拾級聚足注拾當為涉聲之誤也

挻

禮月令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馬薤也顏氏家訓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疋馬薤荔也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

春秋云荔草挺出也 按如高說則是荔草挺然而出也據顏氏引易通卦驗則以荔挺為草西漢已然鄭氏始相承說挺之言莛說文莛莖也荔草抽莖作華因云荔挺神農本草曰蠡實名醫別錄曰荔實大平御覽引吳普本草曰劇荔華而月令曰荔挺或曰實曰華曰莛義有專屬名則通也

抌

儀禮有司徹云二手執挑匕以挹湆注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抌抌抒臼也 按今毛詩或抌作或揄傳揄抒臼也周禮地官女舂抌二人注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董氏引韓詩揄作

一抗鄭先通韓詩故覇從之說文云舀抒臼也詩云或簸或舀
或作抗或作㧑按詩釋文云揄說文作舀訓又與揄同簸當
作舂姚令威謂後人改舀爲蹂則宋時說文已誤舂爲簸矣

握

陸佃云持五指也在外曰持內曰握漢律歷志算法用竹徑
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儀禮鄉射禮
箭籌八尺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
本以作膚張稷若節解曰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
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扃上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
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即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

使白也　易萃卦一握爲笑康成讀作夫三爲屋之屋坤爲
爲衆三爻一屋之象三人亦爲衆本義訓握爲衆是也

揫

音揫禮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讀爲揫斂也說文引詩
百祿是揫今作遒正韻引鄉飲酒義或作愁　按愁有揫音
非與愁通也

掣

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說文引作觢云一角仰也鄭作犎
云牛角皆踊曰犎子夏作契荀爽作觭虞翻曰一角一低一
仰故稱觭㸷亦牛屈角一俯一仰觭字林音邱戲反云一角
低一角仰樊光云頓角曰觭尒疋火云皆踊觢郭璞云今豎
角牛釋文云字亦作犎字林音之女反欲虞說當衣荀作觭
從鄭說當依尒疋作㸷後古經云觢或從角㸷皆別作掣非㸷
從角㸷故子夏傳作契觭角一低一仰故荀作觭諸家無作
掣者王弼以爲其牛掣者滯隔所在不獲進是讀爲牽掣之
字失

摝

音鹿周禮大司馬三鼓摝鐸注摝掩上振之爲摝止行息氣也
或作抹　又音弄周禮摝鐸注司農云摝讀如弄六書故摝
爲撈鹵之義亦音鹵别作擄

摻

音參大中記云吳淑校理古樂府有摻多改爲操魏晉避曹
操諱改作摻或謂鄭風摻執子之袪本作操傳訓擥不誤箋
注音所覽所斬二切謬也

巾部

巾

說文佩巾也正韻云曰衣也玉篇佩巾本以拭物後人著之於頭 釋名巾謹也按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漢書謂卑賤所服是也後世上下通用謂之幘巾 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加巾幘包之後人乃作小冠冠上施幘上上又總施中皆效元帝也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將帥皆著縑巾 晉有接䍦白葛巾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裴頭宜裹巾子桐木為之內外皆漆詔明二無則天賜羣臣絲葛巾子呼武氏高巾子勒以迴文皆無法度中宗又賜百官踣樣巾帝在藩時冠也後以紫黑絁為巾賜供奉官諸司長官則有羅巾圓頂巾子後遂不改宋時士子皆頂鹿皮冠無頭巾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于背以別庶人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逍遙巾明洪武三年命製四方平定巾庶人所戴黑漆巾乃楊維禎入見太祖時所戴上問名曰四方平定巾遂頒式后見秀才服同於胥吏乃更製儒巾藍衫以頒天下一

帖

文獻通攷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為通

褚伯秀云李後主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汲帖入石名昇元帖比帖之祖也唐宋之亂畢陵為溫韜所發魏晉以來墨蹟流於人間太宗購募所得集為十卷以賜羣臣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蹟於淳化年中命侍臣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旨勒石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手摸不汚無銀錠文 曹士冕法帖譜系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首尾與淳化閣本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字畫精神極可觀近來碑工每作蟬翅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為銀錠痕以惑人非伏鐫時適劉丞相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鐫板伏仿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與長沙本絕似而少異又長沙本扁鑰不可得碑匠家另刻以應求者而字体形模少小不同格古要論淳化帖頒行蒲州模刻一本與絳帖雁行宋慶歷長沙僧希白重摹亦佳紹興中重摹第三次者失其真矣法帖譜系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中數十帖尤妙者別自刻石世稱潘駙馬帖又曰絳帖凡二十卷雖次序卷帙與淳化不同實則祖之在淳化帖之次石比淳化帖高二字後絳州得其一補刻餘石名東庫本逐卷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鼠驗上東封書爲別又有新絳本首尾規模字

彤雅卷三　巾

號幷同東庫本字畫少促又有武岡本碑阜稍長而日月等
字號間於行間蓋出於新絳也又有資州本以新絳前十卷
刻石　泉帖以淳化帖翻刻於泉州郡庠者明仁宗取入秘
府人不可得　汝帖摭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有汝州印
後會稽重摹之曰蘭亭帖　元祐秘閣續帖哲宗命以御府
眞蹟除淳化外刻續法帖　太清樓帖徽宗大觀中奉旨刻
石字行稍高先後多寡與淳化小異標題皆蔡京書又名大
觀帖　淳熙秘閣續帖孝宗命模入禁中亞於淳化兩續帖
亦名太清樓續閣帖後重摹於紹興府者亦名續蘭亭　戲
魚堂帖元祐中劉次莊以淳化帖除去篆題年月增入釋文

摹於臨江著亦曰臨江帖慶元中泗州總領以此帖並釋文
重刻於盱眙官舍字畫比臨江帖稍大　星鳳樓帖宋趙彥
約刻於南康曹士冕重模於南宋　寶晉齋帖紹興中曹之
格刻於無爲州多米芾所臨　百一帖宋王旻慶刻　翰林
志云絳帖已少惟潭帖爲勝以錢白希所臨也臨江帖失眞
遂失淳化大觀二帖當時以邑皆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
者刻之悉出上聖觀摹故風骨皆存　蘭亭帖自唐後分二
派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臨本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
本自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歐陽詢自搨之本奪眞勒
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惟禁中石

本不可得石獨完善宋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其後子負官
緡時宋景文公守定武以公帑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是爲
定武本熙寧薛師正出牧定武刊別本於外以應求者於是
眞僞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原刻暗於古刻
湍流帶左右五字各損一二筆爲記世因稱五字損本大觀
中詔取此石於薛其子嗣昌納入御府徽廟龕置宣和殿靖
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石獨留宗汝霖爲留
守時馳取以進高宗後倉卒渡江伏失之宋理宗內府一百
一十七種蘭亭直希世之寶王秘蘭亭趙松雪倣褚河南歐
陽率更縮本方四五寸蝇頭小楷冀聖予云褉序有大業石

本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則在智永所藏之前此帖亦當入御
府　宋時傳三脉蘭亭出於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第一
杜名寶晉其有寶晉印者不獨米老也　二王府帖山谷謂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
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
耀有餘而不甚黑又多木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別也近世所
云二王府帖者乃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隋煬帝聚
魏以來古蹟於殿後起妙楷臺藏之六朝人尚字書摹臨特
盛有廓塡影書之名唐太宗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一丈
二尺爲一軸又得獻之張芝等書命褚遂良楷書小字影之

開元五年元宗又書開元字爲印

帛

虞書三帛馬融云三孤所執王肅云元纁黃也附庸與諸侯嫡子公之孤執皮帛或曰孤執元諸侯嫡子執纁附庸執黃僞孔同唐虞既備五等安得獨無附庸且他贄皆同周禮則執皮帛亦當同周禮馬王較長

帝

天帝一也鄭衆孔安國諸儒竝無六天之說康成分爲六天加星象名之王肅諸儒引經排之又用家語以五人爲五帝說者謂家語王肅私定亦不足據今按周禮天稱上帝大神

稱昊天上帝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不言五帝統於天也五常亦禋祀也故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天者天神也禮地與四方者地示也五方之帝即五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可知康成六天五帝之說僅據尚書帝命驗之五府及春秋緯大微五帝之名言之周禮月令皆無此說故即康成所據以實緯書者辨之

帶

帶之垂者曰紳　合璧事類紳大帶以搢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繪采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飾末處士錦帶竝紐約用組廣三寸長齊于帶麻者不紳古之制也今按深衣用大帶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于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墨繒飾其紳代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所謂紳者所以自紳約也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禮書云天子至士帶皆以帛飾或朱綠或元黃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爲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積者少朱正陽之色綠少陽之雜元與緇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兼乎下故朱綠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

而不兼乎上故飾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二尺五寸也　秦二世作腰帶纁帶漢因而像鳥犀帶魏不賜宮人今隱起師子銙腰帶隋侯王貴臣多服九鐶惟天子十二鐶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中華古今注腰帶自三代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貴賤皆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已上用銀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貞觀二年自三品以上金庶人鐵上元中敕文武官三品上賜金玉帶四品五品竝金帶六品七品竝銀帶八品九品竝鍮石帶庶人銅鐵

帶玄武竝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九月百官具新服上宴於麟德殿太和六年敕一二品服色許服羣王及班犀宋制乘輿東宮竝玉帶親王勳舊間賜玉帶六天金帶次則犀帶角帶大宗以犀近角玉近石惟金乃眞寶因作笏頭帶賜輔臣亦名方團毬路帶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三品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銙金塗七品以上竝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此令八九品以黑銀工商士庶以鐵角二白玉金龜袍銙非三品以上不服

帽

徐鉉曰古無帽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人因之或裁纚爲之自乘輿燕居至庶人皆服之江左朝野人已著帽入士亦往往而見但無頂圍後乃高其屋云　隋禮儀志自天子至庶人通冠之以白紂者名高頂帽又有繒皁雜紗爲之唐車服志烏紗帽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

幘

輿服志古有冠無幘秦以爲武將首飾爲絳帕以表貴賤三文帝崇其屋人皆服之　隋禮儀注帽始於秦然吳越春秋云公孫聖勸吳王遷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帽肉袒稽首以謝句踐則春秋時已有帽矣隋時文者長耳曰介幘武短耳曰平上幘唐車服志平上幘者武官衛官公事服也黑介幘者赤見服也介幘者三品以下登歌工人服也祿幘者供騁奉解之服也凡齋用紺耕用青

幞

音襆二儀實錄古以皂羅三尺裹頭號頭巾三代皆冠列品黔首以皂絹裹髮周武帝依古三尺裁爲幞頭然止以軟紗垂脚隋始以桐木爲之唐始以羅代繒惟帝服則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漸變平直宋制君臣通服平脚其初以藤織草巾子爲裏紗爲表而塗以漆後惟以漆爲堅去其藤裹前爲一折平施兩脚以鐵爲之

幡

說文書兒拭觚布也徐鉉曰觚八稜木於上學書已以布拭之俗呼幡杳則之吩帆是也　一曰幟雀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信幡

幣

周禮天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注幣帛以贈賓客者　又財也橫渠理窟幣者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四曰幣貢注玉馬皮帛也管子國蓄篇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漢武帝詔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竝之塗故改幣以約之

幦

音覓禮玉藻君羔幦虎犆注幦覆笭也犆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又通幭周禮春官木車蒲蔽犬幭注犬幭以犬皮爲覆笭

幧

音鍫說文斂髮也楊子方言幧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閒曰幧頭或謂之帑或謂之㡐或謂之𧝄帶或謂之髮帶　又或作幓儀禮喪服注以麻自項中前交於額上郤繞紒如著幓頭焉　又作綃釋名綃頭綃紗也鈔髮使上從也或曰陌頭齊人謂之㡐

幨

音襜帷也以帷幛車旁如裳爲容飾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幨周禮春官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注容爲幨車山東曰裳幃或曰潼容　又作襜儀禮士昏禮婦車有襜注帷裳也

帢

音恰晉輿服志漢儀立秋日貙服緗幘哀帝改用素白帢按魏武帝裁縑帛爲帢本施軍容非國容也徐爰曰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枝成岐因而爲岐又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輿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往者士人燕居皆著帢矣

庂

音側赤庂漢錢名前漢食貨志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其後二歲赤仄錢不便又廢注應劭曰卽了赭錢也

底

說文下也又文書稿曰底春明退朝錄宋文書稿中書曰草樞密院曰底三司曰檢秘府有梁朝宣二卷卽貞明中崇政院書也

庚

說文庚位西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　易巽卦九五先庚

三日後庚三日虞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本義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變之後　又長庚星名詩小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曰日出明星爲啟明日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詩緝夾際鄭氏曰啟明金星長庚辰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府

前漢食貨志太公立九府圜法顏注指周官九府皇三天紀述尒疋之九府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重輕以銖通九府之貨則不從顏注矣史記列傳稱管子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有無索隱謂論錢幣之輕重鹽鐵論曰管仲設九府或以仲修太公之法不應制同王官遂以尒疋寶之然太公自是爲周立法仲之僭不可攷尒疋九府列於釋地非必理財官也

庛

音制耒下歧木周禮冬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司農云庛耒下歧康成謂耒下前曲接耜疏庛者耒之面如今曲杴柄也面長尺有一寸古法耒下惟一金不歧頭先鄭云耒下歧據漢法也康成謂耒下前曲接耜者耜謂耒金故曰下前曲接耜者

廛

周禮地官廛人注故書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文云市中空地　按管子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廛宅是古廛皆作壇

廟

尒疋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疏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曰廟　六書故宮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前殿士大夫之廳事是也　七廟始於晚周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周公制禮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五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禮器並云七廟皆晚周之書荀卿穀梁之徒故主七廟而劉歆又創三宗不毀之議王肅又徙之以駁鄭於是僞造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皆不足據

廱

詩大雅於樂辟廱白虎通辟廱四面如璧壅在南方七里內立明堂於中月令論曰取宗廟之淸則曰淸廟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堂則曰明堂取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水周圜如璧則曰辟廱

廾部

弁

白虎通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髮也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曰爵弁以鹿皮爲之曰皮弁　輿服志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製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毋追殷章甫也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　羣書考索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儀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聘禮賓皮弁聘詩小雅會弁如星禮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郊特牲王皮弁以聽祭報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諸侯以聽朔以巡牲卿大夫以聘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士大夫之朔月皆皮弁服　書顧命四人綦弁注綦文鹿子　三禮圖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王及諸侯兵服也　輿服志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上似爵頭所謂夏收殷冔也祀天帝五郊明堂樂人服之　蔡邕獨斷爵弁以三十升漆花爲殼周書二人雀弁執惠注韋弁也白虎通曰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　羣書考索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或曰周禮有韋無爵儀禮冠禮禮記有爵無韋士服止於爵弁而荀子曰士韋弁則爵弁即韋弁也

鼻

公羊襄二十有三邾婁鼻我來奔釋文云二傳作畀我古鼻畀同音

弓部

公羊定四年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古禮無文　按荀卿子大畧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嬰弓無攷釋文云見司馬法盧弓即黑弓春秋傳謂之旅弓詩行葦曰敦弓旣堅敦音彫毛傳云天子敦弓孟本荀子正義引何休注以爲事不經見未之攷也　釋名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末曰簫又謂之弭以骨爲之中曰弣人所撫持也簫弣之間曰淵言宛曲也端弦所居曰弭　周禮考工記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香謂之弊弓注天子之弓玉弓弧弓也其體不曲諸侯大弓唐弓也體稍曲大夫夾弓庾弓也體愈曲士斗弓體極曲

弭

詩小雅象弭魚服毛云以象骨飾弓弰　按左傳云左執鞭弭弭弓之别名以象牙爲之如今西方

彬雅卷四

女部

姓

楊慎曰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illegible]民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與爵故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其後居諸侯國土者民以諸侯姓爲姓居大夫采地者以大夫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　書言百姓者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刑注者或曰百官或曰民孔傳多言百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言姓懍懍指民呂刑士

指百姓於刑之中注云百官下文在今尒安百姓爲上有兆民賴之總言百姓兆民然上注已作百官此非謂百姓爲兆民蓋兼官民言也蔡傳首改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不用百官之說然下經文別言黎民於變旹蔡以百姓爲畿內之民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下經亦別言民湯誥萬方百姓孔傳作百官蔡傳作民盤庚歷告尒百姓於朕志孔傳謂百官蔡傳謂畿內民庶百官族姓兼言之泰誓則孔蔡皆作民君奭則商實百姓蔡以則商實爲句百姓王人爲句御以百姓作百官者姓王人爲王臣之微者蔡傳尚書百姓獨於此指作百官呂刑兩言百姓蔡傳皆作民然呂刑篇末經文明言官百族姓矣要之尚書之百姓多是百官古者爵位尊顯始有姓未可盡改言民也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官注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又左昭四年問其姓曰余子長矣漢因蚡傳跪起如子姓注姓生也　春秋有夫人稱姓者姜氏之類非夫人稱姓者仲子成風敬嬴定姒之類內子稱姓伯姬叔姬季姬之類

婦

周官有二世婦一天官一春官俞廷椿謂當合而爲一非也

好

書洪範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按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讀上聲史記宋世家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尚書注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爵祿其動作惟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即承上弗能使有好非有二義也自後人作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經文本無德字且好字亦讀上聲攷釋文于其好下無音至無有作好始音呼報反又於土下依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

德此止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蔡傳遂以好爲依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好作去聲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文皆用韻不應此三句無韻也

妙

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王肅作渺音妙董遇曰眇成也　按妙字近老莊語後儒遂有眞精妙合之說當從王作眇陸士衡文賦眇衆慮而爲言蓋用說卦不作妙字此其證也

心部

心

書禹謨人心惟危四句即堯嘗授舜舜申之授禹耳堯曰允執厥中舜又加危微精一蓋使之審擇而能執中此訓辭也皆主執中一語而發堯曰四海困窮天祿允中舜又加無稽之言至敬修其可願此又防警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此戒辭也皆主永終數語而發執中正說永中反說蓋舜以得於堯之訓戒平日用力而自得者以授禹使知執中不至永終也豈爲言心設也近世喜言心學舍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摭拾道心二字直云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知

去三聖授受之本旨遠矣朱文公之言曰古聖人將以天下與人必以治之之法並傳之雖亦以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平之本其說固理之正後之進此書於朝者乃以三聖傳心爲說學者遂指爲十六字傳心之要而禪學俗爲依據矣

必

說文分極也　古今字攷音緪組也周禮攷工記玉人之事天子圭中必注以組約其中以防失墜　按攷工釋文必即組也讀如緪者俗讀也弓檠之柲從韋正謁欲舉以駁說文迂矣當以說文爲正

武

說文忒更也易豫象四時不忒京房作貳書洪範衍忒史記引作貳管子如四時之不貳皆古忒字月令無忒差貸呂覽作忒貸當爲貳字之譌

忌

公羊定六此仲孫何忌也易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殺其君即位改爲熊居是爲二名 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說非也從左氏義

志

易晉卦象志未光也釋文音訓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諸類所引亦無志字惟虞本有之

忽

書在治忽夏本紀索隱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史記作來始滑於義無取蓋來采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似治故誤

怒

顏師古糾繆正俗曰怒有二音小雅君子如怒大雅逢天殫怒讀上聲邶風逢彼之怒小雅畏此譴怒讀去聲今山東河北人但知去聲失其眞矣蓋字有動靜音此類是也從心從

弩省怒若强弩之發人怒則面目張起凡怒宜以心節之故從心奴爲怒

患

詩大雅患夷載路毛讀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 按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荒忽無常故曰患夷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作患串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串通楊南仲訓爲毋與貫同 按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與昆同物同音故縣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所得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爲貫無疑矣

忿

禮坊記從命不忿微諫不倦陳澔集說曰不忿無忿戾色一說忿當作怠 按怠倦義相近不怠不倦皆謂久而不衰大戴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語意與此同蓋從命不怠乃可云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但云不忿戾則未得爲孝也

愠

禮檀弓人喜則斯陶九句七經小傳云按凡人舞宜樂不宜

更愠且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閒有遺文蓋猶斯舞下本曰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自害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按七經小傳說是也但謂有遺文則非蓋衍文也攷古本禮記無舞斯愠及注愠猶怒也七字故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並注皆衍文喜斯陶以下敘樂之節愠斯戚以下敘哀之節文自相配不須增入人悲則斯愠五字也　又攷何胤曰樂終則愠起則六朝已誤陸氏所據當晉宋古本

悌

尒疋豈弟發也郭注發發行也引詩齊子豈弟鄭箋豈弟猶發夕也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然則郭注本於鄭箋讀豈為闓說文闓開也洪範論卜兆有五曰圛注色澤鮮明則上發夕謂初夜即行此云闓明謂侵則而行也

惡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荀爽作亞　按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康成注惡讀亞秦詛楚文作亞駝禮記作惡池宋時有卲曰周惡夫卲劉原甫以為亞夫荀以惡為亞故訓次

懲

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作徵康成云懲清也左襄二十七以懲過也杜云懲止也　按懲當作徵古懲皆作徵史記引詩荆舒是徵今作懲非

愬

易履九四愬愬終吉說文引作虩虩馬季長同呂覽作愬愬高誘曰讀如虩

戈部

戈

周禮攷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內謂胡以內接柲者胡其孑也援直刃也。二儀實錄蚩尤造戈。禮書五兵惟戈便用富父終甥以戈舂橋如之喉狼瞫以戈斬囚子南以戈擊子皙則戈便於用矣蓋柲短而易持胡廣而易入也。

戊

五代史梁開平元年改戊為武避諱也後人故誤讀為武。

戎

詩小戎箋云羣臣兵車也按齊語及管子云十里為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云此有司所乘故曰小戎古我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按韋氏所據乃司馬遷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為大戎五十人為小戎其周之制與

成

左莊八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易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按成本盛國成與郕通故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郕姬姓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郕伯來奔是郕本伯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左傳云管蔡郕而文之昭也是郕為姬姓郕後為魯邑昭七年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郕魯孟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曰諱滅同姓。

或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呂覽引二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云或有也古有作或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周依居傳皆訓有康成注論語亦云或有也韓非所云雖與書異然韓呂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

戟

呂氏春秋蚩尤作五兵其一戟也管子曰雍弧之山發水出金愛而制之以為雍弧之戟此戟之始也。楊子方言楚謂之孑秦晉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曲者曰鉤釨南楚宛郢曰匽戟其柄自關而西曰柲或謂之殳書顧命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瞿注皆戟屬。

戵

音衢戟屬古謂四出矛為戵。

支部

叜

音庚隸作叟禮月令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許說文祀作祠更作及鄭訓更為易高誘訓為代許說較協　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注年老更事致事者三五取象三辰五星以照臨天下者　又樂記注云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按三老五更諸儒異說宋均援神契注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能以善道改更己也盧植禮記注

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蔡邕以更字為叟云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也又以三老為三人五叟為五人蔡集問答云叟與更相似書者誤以為更以是推之知更為叟也　按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更當作叟蔡說不為無據　又通受儀禮燕禮云更爵注古文更為受大射儀同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左昭二十九以更豕韋之後史記作受知古文更皆為受　又更賦前漢昭帝紀注更有三品有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為踐更天下人

皆直戍邊三日亦名更律所云繇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為過更

敕

釋名飭也使自警飭也易噬嗑象先王以明罰敕法釋文作勑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勅鄭云猶理也一曰整也毛居正云監本誤作敕舊作勑自漢以來作勑顧氏金石記云勅者上命下之辭前漢皆作敕後漢始作勑郭宗昌金石史以為從來從力別音賚今書皋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皆作勑此又何說也周禮樂師詔來鼓皋舞注來勑也康成漢人何以又訓來為勅　按訓來為勑此先鄭言後鄭所不

從非康成說也郭訓勑為賚蓋本張有復古編是敕亦可讀賴則敕亦非古字矣古字省多俗飭為勅或作飭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云飭古勑字雜卦云蠱則飭也　漢光武紀注漢制帝之下書有四一策書二制書三詔書四敕誡敕誡者謂敕刺史太守　正字通宋敕用於獎諭非敕初意明制差遣諸臣予敕行事備載職守申以勉詞詞皆散文六品以下官贈封稱敕命始用四六也

敦

都昆切音墩說文作𢽳怒也五經文字亘也易林卦敦臨吉

疏厚也詩邶風王事敦我釋文引韓詩云迫也鄭都回反猶投□也　尒疋釋詁敦勉也疏厚相勉也前漢揚雄傳敦衆神使式道分注師古曰勉也　尒雅釋天太歲在午曰敦牂史記律書注盛也　揚子方言大也　又姓衛之醜人曰敦治　又都回反音堆詩豳風敦彼獨宿傳敦敦然獨宿也詩魯頌敦商之旅箋治也　莊子說劍篇今日試使敦劍注斷也　又徒官切音團豳風有敦瓜苦疏瓜敦貌瓜繫於蔓專專然也釋文徒丹反朱傳音堆　詩大雅敦彼行葦傳聚貌釋文徒端反　又從渾切音屯詩大雅鋪敦淮濆箋當作屯揚雄甘泉賦敦萬騎於中營分注與屯同陳也　又丁聊

切音雕詩大雅敦弓既堅疏敦與雕古今之異　又周頌敦琢其旅疏敦雕古今字朱傳音堆　又音對儀禮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禮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注音對黍稷器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注古以槃盛血敦盛食　又音道幬或作敦覆也周禮春官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曰燾覆也　又音儔義同　又音盾左文十八天下之民謂之渾敦疏渾沌與渾敦字之異耳　又通作頓尒疋釋丘丘一成爲敦丘疏云敦丘即詩之至於頓丘是也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注皆頓混沌也莊子列御寇敦杖蹙之音義音頓司馬云豎也　又音純淳或作敦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山爲敦杜子春讀爲純謂幅廣也　又他昆切憿或省作敦憿者佷心不明也　又叶都鈞切崔瑗南陽文學頌我國既淳我俗既惇　又叶亭年切蘇軾祭同安郡夫人文嗣爲兄弟莫如君賢歸職既備毋儀甚敦

斁

音亦又音妬同殬書洪範彝倫攸斁說文引作殬詩小雅耗斁下土釋文說文皆作殬　又音徒塗也周書梓材斁丹雘今書作塗疏斁即古塗字則塗字本有作斁者而說文引書作殿書古文訓亦作剫蓋剫譌爲斁也

數

易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本義以經圖言朱子語錄邵富鄭何楷以一畫三分言王弼韓康伯孔穎達張氏關子明以地二天三起數言馬融王肅蘇軾張栻錢啟新以河圖天二地言吳澄以卦扐言虞翻以六畫卦數言康成以大衍之數言崔憬以八卦配天地之數言朱震以太極兩儀言郝敬以始終言　按馬說朱子駁之崔說李鼎祚駁之虞鄭吳郝亦多牽合蓋方圓徑圍以天地言一卦三分自卦畫言惟徑一而圍三故一畫　然有三分皆以一含三之象然不以徑二起數而以圍三起　數不以一畫起數而以三分起數朱子說最精

斗

禮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注甬斛也概以平量器者　周禮㮚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斗重一鈞聲中黃鍾　左傳豆區釜鍾注四豆爲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十四斗也疏云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八千斛攷工記陶人爲庾實二㲉其下文旊人云豆實三而成㲉受斗二升庾實二㲉受二斗四升彼陶人所作庾自爲器今璽類非量也　漢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其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　稗史類編攷工鬴法積百萬分乘除而算則龠爲七百八十一分二釐五毫實黍於二百合爲十五百六十二分五釐實黍二千四百升爲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分實黍二萬四千鬴爲百萬分實黍百五十三萬六千大元數曰凡七十八萬黃鍾之數立焉正與此合於是見阮前龠合升斗皆大而鄧保信林德等皆小　傳疑條量起於黃鍾之龠十龠爲合以十乘

之而爲斛後世斛容五斗出入二斛當一石凡糧稅入藉者皆一斛也此或便於轉輸俗因用之　漢書穀稱斛鹽亦稱斛菱芡稱石注石百二十斤斛石權量用同　稗史類編以斛爲石不知始於何時漢以來始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非量名也若酒言石從其味之醇醨如石米釀酒醇者止七斗或六斗醨者多至十五六斗至麪言斛石麪未必止爲麥百二十斤而麥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其非也　珊瑚鈎詩話劉仲原得銅斛二一云始元四年造一云甘露九年十月造斆量皆同容十斗後刻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乃知古今不同也　李商隱太倉箴龠合斗斛用銅取寒暑　路不改容也　農田餘話言斛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相遠遂行於時　舟鉛總錄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演繁露開元九年勅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一

斝

說文玉爵也或云斝受六升周禮春官司尊彝祼用斝彝禮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注斝畫禾稼也正字通兩柱交似禾稼故曰斝

斛

詳上斗注

㪺

音以說文挹也儀禮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㪺酒也 又同仇詩小雅賓載手仇注仇讀㪺

方部

方

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孱功云逑斂聚也孔傳同疑古文鳩作逑許馬皆曰孱具也孔訓爲見史記又訓爲布孔訓非也尚書中如方鳩僝功方施象刑方告无辜漢書皆引作旁而方命之方仍作方讀爲放孔於方鳩方割皆訓方讀如字 桉方當依字讀旁鄭注士喪禮今文旁爲方是旁爲古文方也說文旁溥也

族

羅泌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也人生有父壯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之三族也父者子之祖上推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下推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以三爲五也已之祖爲已子之曾祖已孫之高祖已之孫爲已父之曾孫已祖之元孫又推而上及已之曾高下及已之曾元是以五爲九也以三爲五祖與嫡孫皆期以五爲九則高曾曾元爲三月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爲期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是旁殺也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然高三月則曾爲小功祖期則曾宜大功而齊三月者不以旁服加於尊也禮齊衰三月以爲曾祖益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

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元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齊而曾元緦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爲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止言三族葢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以等衰言之則衰以袒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或謂高非己所及事元非己所及見且出一族則所睦不廣於是爲異姓之說豈知雖睦者惟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藩有甚於久人者然且疑之桓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

子若己之同族爲九族而禮傳因謂緦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爲不異族故禮之裁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如淯之徒皆云父母妻之族合則爲三別則爲九父之族別而四母之族別而三妻之族別而二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昏姻與頍弁之兄弟甥舅以爲證謂諸父兄弟父之族諸舅諸甥母之族昏姻者妻之族不知伐木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王頍弁諸公刺幽王傳者以爲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刺平王而以爲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而以爲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此譏遠棄親族而謂他人

爲父母昆弟戚戚兄弟莫遠具尒非他人也協比其鄰豈其鄰在族哉況尒疋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爲黨妻與母不得言族白虎義云族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哉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

旆

尒疋釋天繼旐曰旆注白屬詩商頌武王載旆毛傳旆旗也荀子引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坺　按檀弓注公孫文子名坺或作發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鄭注茇讀如萊沛之沛沛與旆皆音蒲貝反與茇舍音通是旆亦讀坺古音通也

旉

易說卦震爲旉虞本作尃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尃則乾靜也尃延叔堅說以尃爲旉大布非也旉王肅音孚　按旉當作尃尃古布字見說文延篤說是也張有伏古編云尃布也別作旉非攷秦銘動鐘尃字作旉是秦以來始從方也

旅

儀禮旅占鄭注古文旅作臚司儀旅擯先鄭云旅讀如旅太山之旅後鄭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諸侯僭時鄭注臚岱如旅太山是也顏監曰旅兆也臚亦陳也臚旅聲近其義一耳

旃

說文旗幟也所以旌表士衆周禮通帛爲旃　又尒疋釋天因章曰旃注以帛練爲旒所以文章不伏畫也　釋名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也三孤所建象无事也

旗

說文熊旗五斿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周禮春官司常都鄙建旗　又熊虎爲旗注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守猛莫敢犯也　按說文旗訓熊旗五斿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也旂訓旗有衆鈴以令衆也正字通云周禮九旗所畫異物建亦異名制度自別故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彬雅卷四方　卅一

旟

說文錯革畫鳥其上以進士衆尒疋釋天錯革鳥曰旟注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禮記載鴻及鳴鳶疏錯置也革忽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上也釋名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疾趨之事有稱譽也周禮春官司常鳥隼爲旟又州里建旟注鳥隼象猛也攷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注畫朱雀及隼斿縿之上也

日部

日

禮說日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　易通卦驗冬至植八尺表日中視其晷影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　隋書梁天監中造八尺銅表有南表中表北表之分又用九尺表草江左之景　唐儀鳳四年於陽城測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形與古法同

旦

禮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旦當爲禮篆字之誤

按汗簡曰古尚書神作䄠古文四聲引催希裕纂古神作

彬雅卷四日　卅二

禮集韻神古禮字脫去上半而爲旦

易

黃氏日抄曰易聖人之書以明道之變无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之說誤矣程伊川始作易傳謂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攷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傳專主乎辭發明精理揭若日月矣時則有若邵康節探賾造化伏羲又別求易於詞之外謂今易爲後天之易而先天之易用以占事无不前知自是言理者宗伊川言數者宗康節至朱子作本義易啟蒙乃兼之並

易本以卜筮康節先天圖得易之原伊川言理於象數尤闕但易原以卜筮而趨避悉憑乎理若康節先天之說易本无有其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卦畫乃盡改其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伏羲先天卦畫其法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易有生四生兩生八而未有生十六生三十二也其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卦位乃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卦位其說離爲東坎爲西兌巽爲東南西南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居東與西而可秘坎離之位以位乾坤也夫易於里數固无不包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答王子合書亦於康節說伏羲八卦有近於附會之說學者可審所當務矣

是

儀禮覲禮太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是或爲氏漢書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同是韓勑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隙承祚謨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於姓何至漢季始改乎當時以是氏本通有是之義也

昃

易丰彖日中則昃孟僖作稷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至於日稷鄭讀曰側穀梁春秋經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昃范甯曰稷昃也是稷與昃通

星

詩國風三星在戶蓋因昏姻及也毛鄭說不同鄭主心毛主參攷二十八宿惟心與危婁胃觜參皆三星危大大胃觜太小婁形不匀宜在天在戶在隅俱不當昏姻時惟心三星不失之大小而匀參體則中藏三星者三隅置者觜直下者伐斜倚者參指觜則微渺伐星又不在二十八宿中故指參之心爲三星心以春在天鄭以昏姻在春故以三爲心參以冬在天毛以昏姻在冬故以爲參然攷古冒參爲三星參與三古通故小星云三五在東下又曰維參與昴若心則或曰火或曰辰无稱三星者古參辰皆从晶以形大而有光故用以紀候若俱稱三星不混而无別乎乃鄭必以三星爲心者鄭深於禮周官媒氏中春之月大會男女鄭宗其說故於標梅及此詩不用毛義而以三星爲心朱子从之竊以爲不然周禮言中春猶言男子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不得過此時故言大會據此毛義爲長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中春正義引

馬融鄭元以爲星鳥星火昴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中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又引尚書大傳云張主春昏中可種谷火主下昏中可種黍虛主秋昏中可種麥昴主冬昏中可收斂此馬鄭所本也四星皆舉四方之中宿　按鄭志答孫顥云日永星火大火也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舉中以言之與月令不合者堯典春分七星中月令仲春則云昏弧中季春昏七星中堯典夏至心星中月令則云中夏昏亢中季夏昏火中堯典秋分昏虛中月令則云中秋昏牽牛中季秋昏虛中堯典冬至昏昴中月令則云中冬昏東壁

中季冬昏婁中後此言歲差者據此唐虞與周末中星差一月而周秦兩漢儒者不言歲差故經書傳記言昏旦中星但有月日先後之殊而无古今不同之測故堯典小正豳風月令相較或推本月節氣之初或窮下月節氣之末微不同耳

春

春秋春王正月程子云周正月非春假時以立義胡安國云以下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朱子云以書攷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乃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奉正朔而加春於建子之月亦行下時義也然攷公羊五始之義春自爲春正自爲正不嫌於常差兩月也周秦以前春秋之外無春夏秋冬與月連言者史記用左傳於春正月夏四月之類多無春夏字今左傳當是劉歆欲以傳合經故添入春下字也

昧

周禮天官縫人注引書曰度西曰柳谷伏生傳云秋祀柳谷鄭云柳聚也賈公彥曰柳者何諸色所聚日將没其色赤兼有余色故曰柳谷今鄭注尚書从古作昧谷故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曰言古大篆丣當讀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　按史記亦作昧谷此古文也鄭依賈奏故虞駁之

昧

廣韻音末引易日中見沬斗柄後星音義字林作昧　按易丰卦本作沬王肅云音妹無末音漢五行志引易亦止作昧字又說文兹無昧字服虔云日中而昏集韻日中不明也正字通引作說文尤誤

昔

公羊莊七年經辛卯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曰昔王逸云昔夜也詩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周禮天官昔人注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从事旦昔猶旦夕也

詩大雅其會如林說文引作旝春秋云旝動而鼓杜注旝旃也
又會朝清明毛詡會爲甲甲朝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故
甲第甲令後人或訓甲子甲兵皆非　又會于鈔名詳木部
桰注

晷

正字通晷者歷家所以出法以望高處爲髀立長短二竿爲
用二竿與高等度三物兩隅修短勾股求之寒暑修短晷
然自見从咎者日景有差也天行不忒無贏縮故立日景測
之即同禮攷工置槷眡景法也

日部

書

王韓曰洛書非洪範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以河圖
數十伏羲則之畫八卦洛書數九禹因之定九疇後人皆莫
辨豈知圖書皆作易之本而九疇則禹自敘也夫以河圖爲
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即初一自次九也宜河
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北一
六故皆居北地二王火天七成之火位南二七故皆居南東
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自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
十五天數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皆黑

文爲陰爲偶以之驗易無不合者若以洛書爲洪範以其數
九耳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二以黑文而在左肩
者指爲五事至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五紀三德庶徵皆無陽
奇陰偶之義則洛書亦直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
矣何必黑白縱橫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乎河洛列數洪範
陳理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
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人
君之所建極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是九疇所陳
者三才之至理豈如易之天一地十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

明乎漢儒徒見易繫河圖與洛書竝言而洛書之數九遂爲九疇則河圖數十何卦僅止於八乎先儒言河圖自一至十即洪範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乃九疇之子目如是則復有八河圖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而洛書之數止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子目已缺其十況九疇言里不言數今乃以皇極之一庶徵之十三德之三福極之十一類而數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亦不倫之甚且於陰陽奇偶方位義安取耶班固五行志據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以本文爲禹所敘則可以例龜負而列於龜背則不可失既有六十五字則大疇理與次序已明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三十爲戴履之形使既有六十五字又有四十五數列於龜背則贅甚矣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也言圖書出於河洛豈言龜龍之事且又烏有所謂六篇九篇耶孔安國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亦懷己劉牧氏嘗言圖□同出於羲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之畫八卦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非也朱子有□曰河圖以五□

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說也然洛之奇偶相對即河之數散而未合也河之生成相配即洛之數合而有屬也二者名異實同其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其異者河之十洛之九指各有在也故自一至五五行也自六至九四象也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分畢故不言老少而五外無十此洛之所以指於九也論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對九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對八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對七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對六是則以六數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繫辭雖未明言然以是推之如指諸掌矣

曹

漢成帝紀注尚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漢百官志世祖分爲六曹

吏

詳上文部吏注

胆

漢有鼂錯漢書景帝紀作晁錯本傳作[□]師古曰古朝字然
攷字書朝鼂二字音同義異絕不相蒙止於鼂字云或作晁
又於朝字之下則云又姓通作晁則三字本屬一字至其於
蟲名一條則鼂字本義於朝無涉　又按正字通云扎林以
鼂爲朝夕之朝林罕非之同文備致亦云鼂俗爲朝非然楚
辭及漢書注並云古朝字而廣韻亦云與朝同則未爲無據

月部

月

王介甫詩說豳風或言月或言日何也陽生言日陰生言月
與易七日來復八月有凶同四月王陽言月者以言陰生陰
始於四生於五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也復剛長云日者
幸其至之速臨陰消云月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曰陽極
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
陽之義配日[□]臨八月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
子至未爲遯先云向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七
日說亦有三一云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後爲伏一云過坤

六位至伏爲七日一云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月一陽生本
義取自姤至伏　書武成錯簡先儒辨者不一今以蔡本讀
之猶有疑焉一月壬辰旁死魄孔以一月爲周正月旁死魄
正月初二也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則謂武以初三日起
程若果初三只合曰哉生明癸巳則合曰癸巳朏不合但言
越翼日癸巳可疑一也二月閏二月三月四月俺久在前月
疑二也癸巳起程至戊午二十六日又越五日癸亥又起一
日甲子師行日三十里於理可通丁未後又三日庚戌自癸
巳至庚戌本只七十八日然正月初三癸巳起是則二月初
四甲子只在三月中旬有丁未庚戌與四月哉生明之後不

介故釋者疑二月有閏則四月中旬可得丁未庚戌自正月初三癸巳至第二庚戌爲百三十八日克商後遲留日久乃月耶武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耗故上饒謝氏疑壬辰爲正月二十九癸巳爲二月朔戊午師逾孟津舊作正月二十八日者爲二月二十六日甲子誓於牧野舊作二月初四日者爲三月初三日又按舊說武成日月二月辛酉朔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哉生明在辛卯日既生魄在乙巳日四月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不當生魄在丁未庚戌後如謝說無閏則二月癸巳朔三月癸亥朔初二日甲子四月壬辰朔哉生明在甲午日既生魄在十七日戊

申前一日爲丁未後二日爲庚戌故吳氏謂厥四月哉生明當次爲句說服下既生魄至其承厥志留次示天下弗服下蔡傳亦以丁未次受命于周皆欲改既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前如謝說則丁未在既生魄前只有庚戌在既生魄後仍取癸巳起程至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會於牧野至甲子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行週皆三十一日無在商淹久之疑二月癸巳朔起是無破例書日不書哉生明之疑然亦未致盡信者以泰誓一月戊午證之如謝說則戊午不在一月此猶可曰序文不足信也又以國語二月癸亥證之如謝說則癸亥不在二月國語註出虞翻韋昭之徒所言月日多附會書註

然所云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乃左氏正文此又似未可輕改然終無以釋癸巳不書哉生明及在商淹久之疑也

望

易言月凡望者三小畜上九陰亢陽也故凶歸妹六五陰應陽也故吉中孚六四陰從陽也曰凡者戒其將盈也　春秋猶三望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太山河海范甯注谷梁以淮海岱及淮鄭從之杜以爲分野星及中國山川　按書言柴望不及星辰杜說非也海岱及之魯所宜祭河不在封內魯兼祀僭也故註之范說是

朝

左桓二滕子來朝趙以當來未君故稱子呈子謂後臣於楚胡氏以其朝桓朱子取屋沙隨自貶以省賦惟杜氏楊氏葉氏謂時王所黜周道□不行於遠大皆行於近小於義較正

步

周禮下官射人以貍步張三侯司農云貍步謂一舉為步於今為半步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禮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正義曰古八寸為尺周八尺為步則一步六尺四寸史記始皇紀數以六為紀六尺為步索隱曰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非獨秦制也詳徐尸部尺注

歲

尒疋釋天下曰歲商曰祀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周禮春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疏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千七百二十八年為大周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見故舉歲星以表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為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次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廷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十二月斗廷丑丑有太歲推此以後皆然

殳

釋名殳殊也長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又㦸柄之別名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或謂之殳　又書法名書昭曰書有八體六曰殳書歐陽詢曰殳者伯氏所執文記芴武記殳因而制之徐鍇注殳體八觚隨其勢書之故八體有殳書

殿

初學記倉頡篇曰殿大堂商周前其名不載周及春秋稱朝於路寢未稱殿也始皇作阿房於渭南作前殿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是秦始稱殿漢因之乃有甘泉通天德陽明光皇間麒麟白虎金華諸殿歷代或沿或革往魏之太極白晉以降王殿皆名之　摯虞決疑要注其制有陛右城左平平以文博相亞次城者為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師古曰古屋高嚴皆稱殿不必宮中漢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前漢黃霸傳令郡國上計史條對有興孝子者先上殿注殿丞相所居屋也今惟宸居稱之　又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未央宮漸台西有光明殿漢武於甘泉宮起紫殿成帝設云幄云帳云幙世謂三云殿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時又有太極殿惟此殿自晉以下不易名秦王俊

爲水殿煬帝有流杯殿元祖肇建內殿時又有紫檀殿　葉
適石林燕語制獨天子稱陛下殿下則諸侯皆得稱至唐初
制令惟皇太子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　前漢
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之聞師古曰殿課居後也最課居
先也春秋繁露考試之法九分三三列之一爲最五爲中九
爲殿

氏部

氏

左隱八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
爲謚因以爲族疏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稱之爲族趙
彥衛云麓漫鈔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史筆亦然
按姓者以統系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子孫所自出如周姓
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邘晉應韓之分若夫易云黃
帝堯舜氏仳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
義亦通此則又不拘姓氏之例柳芳論氏族齊魯秦吳氏於
國女武成宣氏於謚司馬司徒氏於官王孫公孫氏於爵孟
孫叔孫氏於字東門北郭氏於居三䲡五鳥氏於志巫乙匠
陶氏於事　又津以氏名者左襄二十六涉於樂氏地以氏
名者廣輿記有元氏猗氏爐氏尉氏又顏師古漢書注有左
氏緱氏谷氏史記貨殖傳有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倮名
也索隱以烏氏爲姓非　又以氏名物者大戴記蘭氏之根
懷氏之苞以氏名獸者郭璞曰今　有獸狀似熊而小名猛

氏

氏

詩小雅尹氏太師維周之氏毛傳氐本也正義曰氐讀從邸
若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根本之氐也鄭箋氐當作桎鎋之桎

孝經鉤命訣云孝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桎車鎋也則桎是
鎋之別名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也今詩從毛讀郎

民

說文眾萌也萌而無識也　冃部曰民部文獻通攷漢置尚書
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　主未支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
國支計吳有戶部晉有度支皆主算也後周制大司徒卿一
人如周禮之制降初有度支尚書則並後周民部之職開皇
三年改度支為民部永徽初改民部為戶部　按民之義不
一總言人者詩天生蒸民厥初生民也對君言者書民惟邦
本別於在位言者詩宜民宜人也對幽言者論語務民之義
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對己言者詩民莫不谷也對
農言者漢食貨志粟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也

氓

說文民也詩衛風氓之蚩蚩石經注疏作甿通氓周禮地官
遂人凡治野以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
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鄭注變民言
甿異外內也　又族師凡興甿之治皆　之使無征役注新
甿新徙來者　楊慎經說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引周禮
新甿之治注新徙來者　故氓民音別義同從氓者言民易
散難聚非專屬新徙言周　注新徙來者釋新非釋氓也揚

說拘

木部

杜

說文甘棠也牝曰杜　樊光曰赤爲杜白爲棠六璣草木疏赤棠子濇而酢木理韌可爲弓幹與說文異　尒疋釋草杜土鹵郭云杜蘅也似葵而香形如馬蹄生山之陸水澤下濕地　又惹杜榮注今芒草似茅皮可爲繩索履□　又釋木杜甘棠注今之杜棃疏一名甘棠棠爲甘棠杜爲赤棠唐風有杕之杜傳赤棠也

杞

嚴粲詩緝詩有三杞鄭風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小雅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於苞杞言采其杞臨有杞棘枸杞也

按嚴說則易姤卦以杞包瓜孟子杞柳皆柳屬　易姤九五以杞包瓜虞注杞杞柳巽爲杞爲包乾圓稱瓜故曰以杞包瓜於室曰巽爲草木二象又爲田田中之果蓏而蔓者瓜象也尒疋釋木如竹箭曰苞　禹貢傳包訓叢生詩匏有苦葉周禮注作苞匏古字通故子夏傳作杞匏瓜先儒說杞亦各不同馬融曰大木薛虞記曰杞柳杞惟柔韌宜屈橈以包瓜尒疋杞枸檵注枸杞也疏引以杞包瓜爲証

杻

尒疋釋木杻檍注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陸璣疏有杻疏葉似杏而尖白皮正赤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蕊正白今宮園種之曰萬歲枝或謂之檍可爲弓弩幹也

板

漢宣武傳背節詔尚書官屬使作詔板　隋書官志有板啓議奏策板長史等名　宋百官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事　宋國史補爲尹者例置板記事

枋

音方說文木可作車管子其杞其枋楊子方言蜀人以木作魚曰枋　又枋去聲舟師也　又同柄周禮春官內史掌三人枋之法以詔王治儀禮士昏禮酌醴加柶面葉受醴面枋疏柶狀類枋柄柄也

粉

音焚尒疋釋木榆白枌疏榆之皮色白名枌郭云枌榆先生葉後著莢皮色白陳風東門之枌毛也陸佃　疋榆性扇地陰下不植五穀人就以息焉

梅

說文木名梅也尒疋釋木梅梅注似杏而酢陸疏廣要尒疋之梅梅乃似稼童者古稱楩枬景純不得以似杏解之

柝

書禹貢析支渠搜西戎五帝紀析支渠□索隱作鮮支渠搜鮮析音近古讀鮮為斯　又息例切音與賜近漢西羌傳濱於賜支注即禹貢析支也

栢

說文行馬也周禮天官掌舍註梐桓再重注梐桓謂行馬再重者周衛有內外也漢制攷曰按六韜治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之具周禮梐桓即行馬以木為蝗螂蘄築藩落以遮陣者也

枲

說文麻也書禹貢岱畎絲枲廣韻無子曰莫有子曰枲尒疋翼有實為苴無實為枲　按周禮典枲疏牡麻者枲麻也尒疋釋草莩麻母郭注苴麻盛子者麻母有子牝無子翼說是也

枸

音矩詩小雅南山有枸陸璣草木疏枸高大如白楊子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蜀以為醬　又音苟詳杞注

柚

音右說文與櫾同條也尒疋柚條疏郭云似橙失酢生江南詩秦風有條有梅理疋條即柚也

柳

說文小楊也　按楊柳一物二種毛詩分言者折柳樊圃東門之楊也合言者楊柳依依也楊　而揚起故曰楊若柳則弱而垂故曰柳

柶

音四說文匕也禮聘禮宰夫實觶於醴加柶於觶周禮　人注飲禮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泲也　又角柶花禮所用禮大記注以角為之　儀禮捷柶唐石經捷作建　按士昏禮亦有建柶當作建捷字文化捷今本並經文改之誤矣

校

音教說文木囚也徐曰連木也易噬嗑屨校滅趾疏即械也　又遮木闌禽獸曰校周禮夏官校人六廄成校校有左右為十二閑　又軍部曹門格亦曰校漢有官志司隷校尉城門校尉　又音絞疾也周禮攷工記弓人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　又音肴枋也豆中央直者曰校禮祭統夫人薦豆執校　又音骹几足也俎豆之下橫木為足者凡士昏禮主人几授校

栩

說文柔也其實皂一曰樣徐曰皂斗謂之樣亦栗屬詩唐風集於苞栩草木疏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曰栩子為皂斗可染皂

彬雅卷四　木

栖

音西說文析上標也尒疋釋宮注而即櫨也謂斗栱也　又栗屬尒疋釋木　栭郭注似槲樕卑小子如細栗江東呼栭栗　又芝屬禮內則芝栭蔆椇鄭注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疏無華而實者名栭芝屬也芝栭一物亦作栭本草别録木生爲栭地生爲菌

案

說文　屬周禮天官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設重帟重案　又食器攷工記夫人享諸侯案十有二寸注玉案十有二列也呂少衛云玉案玉椀也

桑

典術桑質星之精豳風注疏爰求柔桑穉桑也猗彼女桑黄桑也豔月條桑枝落采其葉也

桷

說文椽方曰桷易漸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虞說巽爲木方晉曰桷巽爲文爲長木艮爲小木坎爲春離爲麗小木麗長木巽繩束之象　之形椽桷象也故或得其桷本義云鴻不棲木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象如此

梅

尒疋釋木梅柟疏楊州曰相荆州曰梅陸璣條梅疏似豫章大木葉大如牛耳子毒不可食　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名物疏陸璣所釋條梅自是相木似豫章和羹之梅邊豆之乾橑似杏實酢者　尒疋釋木時英梅郭云雀梅狀如梅而小　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橑鄭注乾橑梅也

梡

音款禮明堂位俎用梡　注虞俎名梡形四足如案夏俎名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直有腳曰梡如腳中央橫木者曰嶡

械

孔穎達曰械戒也戒止人不得行也一曰器之總名禮王制器械異制注禮樂器及甲兵也一曰持也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　周禮天官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注器禮樂之器械謂弓矢戈殳矛戟也

棉

張勃吳錄交阯安定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杯皮薄中有如絲棉者破一實得數斤可作布　丹鉛總錄南中木棉樹大如抱花紅蕊黄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蓺者　續博物志閩中多木棉植畝千株花可紡布舊云木棉即班枝花也種爲番使黄始所傳有青白黄三種今特傳其白者　張七澤梧

尋雜俎云木棉一名瓊枝高數丈花開如綴綿結子絮吐於口茸茸如細毳海南蠻人織爲布名吉貝今第以充裀褥未有治爲布者　王世懋閩部疏木棉花者高樹丹花如茶世間遂逢吳中所云攀桂花也　又有草本木棉羣芳譜曰木棉春以子種結　歲戊三稜北人呼爲花桃熟則裂而見絮衣甚輕煖類甚多有江花北花浙花之別江花二十得五北花二十得四浙花二十得七更有黃蒂者稜黑核大約皆二十得九黃蒂稍強緊餘皆柔細中紡織　又一種紫花二十得四四時紡布製衣其樸雅士紳尚之　又有深青色者亦奇種其傳不廣以青核等爲佳逅疋曰古無木棉種所絮皆輸絲至唐始有李琮脉之南史古貝即吉貝梁武有木棉皂帳似草者名古終一種斑花樹高大花軟白可爲縕絮及毛布俗呼攀枝花往中原者小今嶺南樹高數丈春開紅花即攀枝之類外國紡爲布曰吉貝即文苑郊町江皆元時入中國誤矣松江府志木棉利倍於粟花之來漢詳其始相傳出自西番中

棘

說文小棗叢生者詩詁棘如棗多刺木堅色赤人多以爲藩三夊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詩邶風吹彼棘心疏木之雖長養者　又通戟禮明堂位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梜

音　几屬類禱承樽器如案無足孔穎達曰梜長四尺寬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書青云氣菱若華爲飾郊特牲饋食疏如今大木轝　禮器天子之尊廢禁大夫士梜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梜士側尊用禁　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疏器本無名人爲之立号梜與禁因物立名也大夫尊以厭爲名士卑以禁戒爲稱復有以無足有足立名梜無足禁有足其也祭禮　大夫去足猶存禁名至祭則名梜禁不爲神戒也

棠

尒疋杜甘棠疏今之杜棠色赤者名赤棠白者亦名棠詩召南蔽芾甘棠草木疏今棠棃也色白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木里堅韌可作弓幹　又地名春秋地名棠者三有魯有萊有楚左隱五公天魚於棠注高平方與果此有武唐亭觀魚台在今魚台北十二里此魯棠也左襄六晏弱圍棠注萊邑十六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注棠公齊棠邑大夫後漢郡國志即墨有棠鄉昭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注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後漢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果孟子發

棠之棠注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棣

詩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陸璣常棣疏常棣白棣如李而小似含桃正白　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人唐棣疏唐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之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

棫

說文白桵也尒疋棫白桵注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色可啖詩大雅芃芃棫樸芃芃棫樸也棫白桵也陸疏引王蒼說云棫卽柞也孔穎達曰未知孰是

椅

說文梓也詩鄘風椅桐梓漆▢疏梓實桐皮曰椅埤疋椅卽梓梓卽楸蓋楸䟽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二木大同而小別也尒疋翼郭氏解椅梓云卽楸也又解楸榎大而皵楸小而皵榎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楸也然則梓椅楸檟一物而四名

椇

音矩禮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疏椇枳也卽白色李形如珊瑚味甘美　又注也婦人有注故贄之　禮內則䔖椇疏椇棗屬味不善　按二說不同疑有二種　又俎名禮明堂位殷俎以椇注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陸疏椇曲來巢殷俎似之

椿

同杶禹貢作杶左作榊說文作▢皆一物也

楅

音逼說文木有所逼束也　按楅有三說魯頌楅衡以一木橫角端防牛觸也周禮天官凌人注楅室楅士爲室置生魚於中糗乾之也皆音逼儀禮鄉射禮設楅於中庭南所以承笴齊矢者音幅儀禮疏取還楅數齊意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

楚

詩召南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疏荆屬薪雖高而楚尤翹翹也陰風隰有萇萇楚注羊桃也草名　又三楚地名史記貨殖傳淮北郡陳汝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東楚也衡江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

榆

陸璣草木疏榆有十種葉皆相似尒疋釋榆者三一曰樞荎郭注今刺榆唐風山有樞是也一曰無姑其實夷郭注無姑

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所謂蕪荑者也一曰榆白枌疏云
風東門之枌是也
楬
音楬說文揭櫫也周禮秋官職金办其物之□惡與其數量
楬而□之注既楬□書其數量　又以印封之胃之楬櫫
周禮秋官蜡氏有□於道路令里而書楬師古曰楬杙也椓
杙於瘞死書死者姓名也　又秋官明空注楬頭書罪法也
又同□止樂器禮樂記敔□楬□虞注椌柷也楬敔之
柷以起樂敔以止樂　又木豆也禮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
注無異物之飾也

楮
說文谷也陸疏幽人胃之谷桑或曰楮桑荆楊交□胃之谷
中州胃之楮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為紙□又楮幣即
鈔也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周必大二老堂雜
志近□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辦耳不知何人同為楮
幣遂入殿試御題　又楮□法苑珠林楮□出於殷長史其
與用以祭祀
極
易繫辭三極之道疏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也　又四極尒
疋釋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

謂之四極　又五極書呂刑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又六極
書洪範威用六極　又四方上下亦曰六極莊子天運篇天
有六極　又八極四極分陶之極也淮南子紀綱八極
楷
音書衛桓傳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路史今人楷書亦有數
體有古字楷書今字楷書
楸
說文梓也埤雅楸與梓本同末異若檜之柏葉松身尒疋釋
木槐大而皵楸小而皵榎則楸者又槐屬也
穀與穀異詳禾部

說文楮也詩小雅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注惡木也木草作構
尒疋翼葉無办曰構埤雅皮白者穀斑者楮蓋一物三名也
詳楮子注
槷
音臬周禮考工記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鄭注摯讀為
槷胃幅危槷也　又鍛也考工記輪人直以指牙牙得則無
槷而固注槷鍛也蜀人言鍛曰槷　又同闑鄭注閑古作槷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利置槷以縣疏槷柱也以縣者欲取柱
之景先須柱正欲柱正當以繩縣而垂於柱四角四中繩皆
附柱則柱正　又通臬門中橛也詩小雅我車既攻傳謂□

旃以爲門裘纏質爲槷　穀梁昭八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　又射質小尒疋射布胃之侯侯中胃之鵠鵠中胃之正正中胃之槷詩小雅四鍭如樹疏槷質也

樽

酒器也周禮作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　禮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　象周尊也・羣書攷索獻尊讀犧尊飾以翡翠夏禴春祠用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鄭讀獻與娑義同胃刻鳳象形娑娑然也毛詩傳云□尊者沙飾也言沙牛飾尊先儒胃有沙羽飾畫爲鳳形

也以上犧尊　周禮六尊制图云春祠夏禴專用兩象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以象骨飾尊鄭司農云象尊一象鳳凰陸佃云舊傳象尊或爲象或飾以齒或空其腹以爲尊蓋古者尊制不一要之不失爲象以上象尊　尒疋著尊略尊也禮樂論曰秋獻用之者　於下而將以婦根也秋冬昔陽也氣象靜尊亦用靜物受五斗漆亦中著地無足口圜經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足與飾耳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一盛元酒一盛酢齊以上著尊　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爲之口圜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司尊彝

秋嘗冬烝饋獻如兩乎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以上乎尊　太尊太古之瓦尊受五斗口圜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寸厚半寸底平　周禮六尊制图追享朝踐用兩太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與　形同以上太尊　山尊受五斗司尊彝追享朝享再獻用兩山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以上山尊　周禮春官鬯人云凡山川四方用蜃先鄭云卣蜃概散皆漆尊蜃畫爲蜃形凡祼事用概後鄭云概漆尊以朱帶者賈義云概尊朱帶元纁相對以朱飾脹故曰概尊取對概義也形制容受一如蜃尊鬯人云凡疈事用散後鄭云散漆尊無飾曰散

水部

沙

易需九三需於沙衍在中也鄭沙作沚說文沙水散石也水少沙見譚長說沙或作𣲡穆天子傳天子東征南絕沙衍郭注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象曰需於沙衍或以衍屬下非

汋

周禮秋官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司農云汋讀如酌酒之酌邦汋者斟汋盜取國中密事如今刺探尚書事也詩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作汋公羊僖八年鄭伯乞盟

傳蓋酌之也注酌挹也從梁作汋是汋爲挹取義況汋曰竊取之則漢制不得刺伺尚書事是也後漢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應輒從延去罰徃獄在有爲大楊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　公守刺探尚書謫法其徵益漢律有此條故鄭據爲說

汔

詩大雅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幾也正義尒疋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　按諸家反覆相訓是汔爲幾也左昭二十引此詩杜云汔期也則期字亦是近義

汝

汝水不見於禹貢而尒疋有之尒疋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中有曰汾爲濆又曰汝有濆山經云汝山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注云汝水東南逕奇雒城西北濆水出焉亦未大瀆水濆者汝別名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汝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郾城界一名濆水濆汝之別名按今郾城有大㵐水卽大隱水流合於汝卽酈元道所胃濆水此豈禹無事於汝而濅被以是名與此又豈汝自天然入淮無須禹力與故孟子決汝二字可補經缺又攷周禮職方豫州之浸波溠鄭云波讀爲播禹貢滎波旣豬易氏曰波注譌播古文從山從番讀爲嶓冢

之嶓攷水經注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曰歇馬嶺卽應劭云猛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滍而說文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是波入滍以入汝也禹貢無治汝之文而明乎波爲霍陽之水卽可知禹之治汝也　又州名春秋時爲王畿及鄭楚地左傳楚襲梁及霍漢爲梁縣後魏爲汝北郡隋移於陸渾東北遂改爲汝州

江

江水所出近無能窮其源者據漢志言江山湔氏道西徼外則宮以水經注所引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計益州記江水

發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地又南下一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可謂遠矣而范至能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川甘松嶺始而當其時又有云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太近故爲此說非以江源更在羊膊外也近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於臨洮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流經漳臘堡其水漸大復經鎌刀溝達松潘下水關臨洮金縣西洮州衞也大仁播東北江源果發此則是又自東北而來與其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果絕遠爲此說者蓋因隋志云岷山在岷

彬雅卷四　水

州溢樂縣見有□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爲江之源不遂從也　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鄭注三江左合漢水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澤與南北合故得稱中樂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有可字之土矣昔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藪主職方而言然周之三江與古豈有二羣言淆亂班固稍采入志耳吳越春秋所云三江之口可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三江即禹貢三江既不與職方同

則亦與禹貢異而蔡傳專主松江婁江東江謬矣大江與震澤不相同當時洪水有橫流之患三江入海震澤乃定後世據溝通江淮之跡命之曰中江南江而以大江爲北江與此二水並列而三班固不察遂以爲職方之三江而禹貢三江從此訛矣郭以松江岷江浙江爲三江亦與導漾導江義有礙　禹貢荊州九江孔殷孔傳江於此州九分道正義曰猶大河分爲九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陸氏釋文曰潯陽記云九江一烏白江二蜯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三里江二五州江三嘉靡江四烏上江五白蚌江六白烏江七箘江八沙提江

彬雅卷四　水

九廩江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按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里志廬江尋陽渠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西漢迄東晉皆言江至尋陽分爲九而緣江圖中又備列其名米芾胡旦以洞庭爲九江朱子九江攷曰九江皆以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岷山以東入海處何止於九經言九江孔殷正見吞吐壯盛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可比也又繼

此而後及沱潛云要則又可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也九江即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據而可古木子之亦則不在尋陽明矣

汭

禹貢雍州涇屬渭汭詩箋汭之言內也疏淮入渭而名渭汭說文汭水相入也杜云水之隈曲蓋二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易氏曰職方涇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非川名蔡以渭汭爲二水名非也職方之汭在邠地堯典爲汭之汭與禹貢同　又五子之歌徯於洛之汭正義曰洛水之北也　又左傳稱淮之曲曰淮汭漢之曲曰夏汭滑之曲曰滑汭

汳

音卞水名又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東入泗宋曾鞏曰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爲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曰浪宕渠曰浚儀渠曰石門渠石門渠東河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北兼汴水而又東至滎陽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至此乃絕晉太和中桓溫將通之不果義熙中劉裕浚之始有湍流通漕運隋大業初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通濟渠後世利之

汶

書禹貢浮於汶達於濟　又濟東北會於汶水經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壽張縣至安民亭入濟注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云胡盧堆牟縣古牟國故俗以是水爲牟汶汶水則又右合北汶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西南逕汶陽縣北又西南逕桃鄉縣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處謂之四汶口杏二水雙流至無鹽郡鄉平陸故城合爲茂都澱又一汶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右一汶逕壽張東西南注長直溝西流入淸淮南子地形訓汶出弗其高誘注在朱虛東

按此乃東汶非經之入濟者也　王字通汶水今一統志列爲三曰牟汶徐汶靑汶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汶上書傳曰之北汶即今大淸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注有三汶淸河爲大

沂

說文水出東海費縣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靑州浸周禮下官職方靑州其浸沂沐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一於城北西南入泗一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即黃石公授書處地里通釋曾氏曰徐州水名沂者非一酈元道用出尼邱山西北逕魯雲門

曰之沂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亦曰之沂水

沇

說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書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山海經聯水西北流注於大澤注聯沇聲近即沇水也水經注濟還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曰衍水即沇也

河

禹貢九河既道孔疏徒駭在城平胡□在東鬲津在鬲□九宗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余六者據余足九河之次用太史馬□覆釜在東光北城平南簡潔鉤盤在東光南鬲縣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且以合簡潔爲一攷曰葬河間府滄州西及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地里志所云滹沱河山東濟南府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臨津縣滄州慶云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潔河二河相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入海東經吳橋德平慶云諸縣界至海主縣大沽口入海太史河在清滄二州間南皮縣北盤河自大陸以北順勢

下起禹時九河自宣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不與水爭地也夏氏曰河不可分自上流耳若入海處泄之速則愈逼利九河下即爲逆河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海水內吞九河外瀉不惟借水力刷沙而海之潮汐亦借河力敵之矣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分疏之乃流速泄則上流不壅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滴壅之矣

沮　又見下

書禹貢灉沮會同鄭注二水相觸而入於雷澤括地志灉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　按禹治濟之功徐爲多瀏大野東原之交可知其治兗也自九河外導雷澤下流以注濟而又濬灉沮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事畢矣

沔

禹貢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孔傳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孔疏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東行爲漢是漢上曰沔也　按地里志沔水出隴西首陽山西南鳥鼠同穴山東入河七西河也水經注西漢即潛水自西漢溯流而屆於晉壽界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云浮潛逾沔也歷漢川至南鄭縣屬於褒水溯褒及於衙嶺之南溪支灌於斜川屆於武功北達於

潤河一名祖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合徐
氏曰梁州貢道南歷漾河登陸以東轉北而後入渭

濟

濟本字作泲說文泲沇也東入於海濟出常山郡房子縣贊
皇山名石濟非此泲也李巡云濟何門其氣專質厥性信謹
呂氏春秋兗州何出其北濟經其南自滎而又東北會於汶
復又北東入於海此兗之東西與豫徐青分界處釋文濟七
也原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書孔注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
截何復又並河數里溢為滎

沮

書禹貢漆沮既從顏氏曰漆沮即馮翊之洛地里志沮出北
地直路縣西東入洛土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地里今釋
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合同官水西南至
州與沮合程氏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曰古漆涓惟當平
石河正當其地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七在漆西
既受漆遂南東合洛七水又在漆沮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
沮合而南入渭段氏曰　漆沮在　上流書漆沮入渭下流

沱

禹貢荊州沱潛既道地里今釋荊州沱有二一地里志南郡枝
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注沱即江別出者水經江東逕上明

城北注其地衰樂北據大江江汜分枝末入大江是古枝江
縣有沱也 ●又鄭注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未沱
也王氏炎曰枝江縣百里州夾江沱二水之間與江分處未
之上沱與江合處未之下沱徐氏曰沱出自江潛出自漢二
水合一以出瞿塘至荊猶存由名者紀江漢之原委也　又
浮於江沱潛漢薛氏曰不經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貢物所
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期便事也胡氏曰江北可徑浮
潛漢而江南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沱潛或由與否漢則必由
者也徐氏曰江漢合流於荊本相通是經流出沱入江由潛
入漢是支派鄭氏曰沱自華容縣出於江入於沔沔即漢由
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　又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地里志
沱涓梁之　江荊之夷水也東別為沱者江東流別為沱也
以大勢言江自梁而荊皆東也　按江出岷山歷天彭至灌
坂始大自是歷都安妖野千里世稱陸海謂之天府沱水出
焉沱首受江逕新繁新都至江陽仍入江會江由都安逕武
陽與鄱江合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注之　又東南若水淹
水合從東來注之　又東過江陽洛水合漉纈諸水從西北
來注之是梁之沱都安出江至江陽入江矣江水則又東强
也涪水自水漢水合流注之　又東涪陵水南來注之　又
東逕魚復夷水出焉是為荊州之沱夷水又名為清江東南

逕沙渠水流淺狹　又南長陽漢水北流注於夷水　又東徑宜都仍與江會江水又自魚復以東歷荊門府牙之間又東夷水從宜都東北注之是荊之沱魚復出江至宜都入江矣　又梁州沱潛既道地里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東入大江郎今　江郭璞所謂沱也禹治梁特紀沱潛至巴縣入江行于餘里沱自灌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蓋流湊集源遙波濬雖江漢之別實爲州界荒度不遺餘力沱潛故夫岷嶓並志也吳氏曰岷嶓導江漢之上源治沱潛導江漢之下流治

泗

禹貢徐州泗濱浮磬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水出磬石書所云泗濱浮磬也　又浮於淮泗達於河金氏曰古文作達於菏菏澤與濟通而泗上可通菏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水經淮泗出魯下縣桃墟西流分爲二北爲洙瀆南則泗十水又南逕魯城西南合行水而又西逕假邸　又南菏從西來注之至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淮菏水分濟於陶邱東北東南逕乘氏縣　又東與黃河令　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於泗　攷徐州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沛入菏以達河當在荷澤以東若荷澤西沛水屢見屢復與河無相通里泗水又

安能達河若許慎云汝至蒙爲灉東入泗淮泗之可達河者以灉至泗　又云泗水受泲水東入淮泗至大野合泲泗之上源泗泲亦可通河此乃周漢以後水道不可爲禹時淮泗入河之徵　又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孔疏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按水縣淮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從　來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淮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角城故城在今江南清河縣南淮浦縣在今沭陽東南蓋其故道由江岸入達淮泗易氏曰在北者徑達淮泗南則刊溝未開必沿江海達

洛

禹貢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孔疏地里志伊出宏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出宏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瀍出河南谷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皆入洛合流於河水經注伊出南陽西蔓渠山東北逕陸渾縣南王母澗水注之　又東北涓水注之又北過伊闕中　又東北逕員邱東　又東北入洛洛水出京兆上洛縣　山　又東逕洛陽縣南伊從西來注之又逕鞏縣故城南東北入河禹之洛汭澗用與谷水亂流南入於洛胡氏曰禹鑿龍門辟伊闕伊水所注爲害甚大故四水先治伊伊入洛乃疏洛入河徐曰伊在洛南之東瀍澗在

洛南之西經蓋自東南而西北　又浮於洛達於河蔡氏曰
豫東境徑自入河豫西境則浮洛而後至河也　按山經洛
水成臯西入河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是東
西皆可入河也　又導路自能耳山海經讙舉之山洛水出
焉水經注洛出讙舉山東與丹水合　又東得乳水　又東
會龍餘之水　又東合元扈之水　又東逕能耳山經所云
導洛自能耳也　又東合欵水　又東合杜陽澗水　又東
祿泉注之　又與囟水會地記曰洛東北過陪尾與澗瀍合
以與地志之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之所云又東
會於澗瀍也　又東逕洛陽縣南伊從偃師縣西來經之所

云又東會於伊也　又東合水注之　又東北鄩水注之
又東渠水注之東逕故縣故南城　又東北至洛口入河經
之所云又東北入於河也　按河南卽王城洛至鞏西南澗
水側城西來注之　又東爭其城東南瀍水側城東來注之
所因澗水東瀍水西也二水入洛甚近易氏曰洛至鞏嶺山
入河行一千六百九十里胡氏曰渭洛俱入河不得爲瀆禹
亦導之者梁雍之貢皆由渭達於西河荆豫由洛達於南河
渭汭洛汭四州咽喉洛西關乎帝都故四貢而外特循行之
　穀梁閔元年盟於洛姑釋文一作路姑　按路洛同音漢
書傷雒陝擭賊虎路三　灼曰路音洛　周禮注漢以火

德王忌水改爲雒至魏復改雒作洛

海

書禹貢海岱惟靑州孔傳東北距海西南距岱　按成王賜
大公履曰東至於海杜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是齊東距
海也傳兼北者案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左傳言君處北海
蓋自今成山至樂安者是也然自朝鮮至曰照皆靑所遺多
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琊與朝鮮也　書益稷予決九州距
四海夏本紀靑州濰淄其道濱廣斥　東海也北播爲九河
入於海北海也史記正義云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
揚州入海也張儀傳利盡西海七內西經云河水出東北隅
以行其北西南則又入勃海復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
道積石此西海也

淮

書禹貢導淮自桐柏水經淮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
桐柏山注淮與灃同源西流爲灃東流爲淮潛流地下三十
餘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水經云
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　又東泗水注之　又東北
一會湖水　又東石合磴水　又東北言黃水　又東北溮
水注之　又東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又東谷水入焉　又
東北至九江沘水洪水注之　又東潁水從西北□注之

又東濠水沙水注之　又東蘄水注之　又東北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注云淮泗之會即角城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亦名清口　按泗水扁注下大爲沂泗之會沂水　於下　北西南入泗實沂泗合流入淮也

沐

書禹貢導沐自鳥鼠同穴漢志沐出自首陽入河過郡四行千百八十七里東南流逕首陽南　又東與新川注之　又東出黑水峽合　水　又東禾沂水入焉右則磻溪水注之　又東　水從北來注之豐水南來注之　又東北合鎬水之又東與高陵分水東則涇水注焉以分與地言之渭水自漆

源縣北東至咸陽縣南邪貞北洋水與北流逕故長安城西　又北至咸陽東南三里注於沐所云東會於灃也自淮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西南三十里與漆水合經所云又東會於涇也　又東與魚池水合　又東戲水注之　又東冷水入焉　又東敷水注之　又逕華陰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又東入於河是日沐口經所云又東過漆沮入於河也

滎

書豫州滎波既豬史記作滎播馬注澤名鄭注沇谿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地里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西至武德入河軼出　陽北地中益即滎澤所未溢爲滎也蔡傳以爲二水非

漆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地里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日與沮合余詳沮注　詩大雅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正義本作漆沮釋文作沮漆　按傳白沮水漆水也箋亦云居沮漆之地經文不得作漆沮顏所引或韓詩也

澤

詩無衣篇與子同澤傳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污垢　按說

文釋袴也脛衣非褻衣釋名曰汗衣近身汗衣詩謂之澤箋說非

洗

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王肅及韓伯訓作洗濯京荀虞董張蜀才皆作先心右經同聖人詐庖犧以蓍神知來故曰先心　按先猶導也心所欲至卜筮先知猶先神物以前民用意洗乃先字之假借漢書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先或作洗引越語曰勾踐親爲夫差先馬韓子作洗另

湘

詩召南于以湘之傳烹也漢書師古注引韓詩作鬺湘訓烹

無攷當從韓詩廣疋云 溺餅也音傷

濰

禹貢青州濰淄其道地理志濰出琅琊山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杜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順其故道則功畢矣

漳

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鄭注漳橫流入河地理志衡卽橫也漳在懷北五百餘里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洪漳水出長子

彬雅卷四水　三

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行千六百八十里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夏氏曰冀三面距河自壺口至衡漳皆以治河之言與別流之人於河也　按衡漳一名降水其水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所謂北過降水也覃懷底績則孟律洛汭之河治至於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合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無不治矣

漯

禹貢浮於濟漯達於河說文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禹治漯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河渠書云尚堤二渠以引河孟康云二渠其出貝邱西南南折者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水經注河入過高唐東高唐故城今在山東禹城縣西漯水過河故道也今攷渭河卽故漯禹時濟實通漯周希聖云由濟入漯因漯入河經旨灼然蓋兗北境可濟漯以達河而南境　則必由濟入漯也

漢

禹貢荊州江漢朝宗於海周禮職方荊州其川曰江漢楚昭王曰望不過江漢以漢至大別入江故統言也曾氏曰漢不

彬雅卷四水　三十三

逾洛故經曰逾於洛易氏曰漢自潛浪州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縣復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　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　又東至漢陽大別山之東北入江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爲一而乃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似別爲一水何也蓋江入海實兼漢江固江漢亦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爲北江、按江漢皆發源西蜀而東入海獨漢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合仍東流滙爲彭蠡遂又東爲北江入海也

潛

王氏炎曰潛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一支通順河入海揚州

境一支南流入漢荆州境之潛韻會云潛水復流荆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復流從平地涌出故胃之潛徐氏曰沱出自江潛出自漢二水合一以出瞿塘至荆猶存舊名者紀漢江原委也　又梁州沱潛既道郭云有水從漢沔縣南流至梓橦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山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括地志潛一名復水金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禹治梁持紀沱潛者潛入江行千餘里沱行千五百餘里羣流湊集源遙渡濬雖江漢之別實為州界兩大川荒度不遺餘力所以與岷嶓並志也

涇

禹貢雍州涇屬渭汭鄭注涇沬發源皆幾二千里涇小沬大行千六里入沬余詳沬注

灃

禹貢雍州灃水攸同孔疏發源遠以沬為主灃水攸同同於沬也地里志水出扶風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沬地說渭與灃會於矩陰山中無高山峦惟原阜而已余詳沬注

漾

禹貢嶓冢導漾易氏曰漾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名漢水黃氏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王士順云沔縣鼩山中沔流經其中西至沮沔沮之間深不没俾至金牛鐸

望見嶓大山義然云表一小水自西東流所未嶓冢導漾也合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水始大過百年關下有分水嶺偪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入沔

浪

禹貢云又東為滄浪之水林氏曰南都賦流滄浪而為隍郭方城而為墉注引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是則滄浪即漢也易氏曰漢白興元縣南鄭縣行千五百二十二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荆州圖注滄浪洲長四里廣十三里

澨

孔傳三澨入漢彌大別山迴南入江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　按水道即崖埤增之土即大防防大故為人所止三澨為漢之大防其地當有各川入漢患其衝激故大為之防

灃

禹貢導江云又東至於灃夏氏曰江別流為沱其經流則東至灃也地里志云武陵郡充縣歷山灃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水經注灃水沅水合東流注洞庭灃出歷山其又東其水入焉　又東會漢水灌水　又東與赤沙湖會　又東注洞庭

菏

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地理志菏在濟陰定陶縣東金氏曰自菏至孟豬凡百四十里舊遏胡氏曰此治周邱復出之濟二澤本通疏之以殺濟瀆之勢　按菏大半是濟所滙然亦必有旁源寰宇記菏亦名南濟水俗未五文河西自考城縣界來考城在濟陽西濟正流未嘗經考城可見菏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也易氏云菏在廣濟北古濟所經自河至此七百餘里

澗　瀍

俱詳洛注

澮

說文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水經澮水出詳高山之盍稷澮畎澮說文巜水小流也周禮廣尺深尺未之巜　又云从水流澮七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仞　又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巜巜距川言深巜巜之水會爲川也材氏曰自畎之遂遂至溝七至洫七之川七之海也

火部

火

詩豳風七月流火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故孟秋而火西流此惟周則然堯典曰承星火以正中夏與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合蓋六月流火矣今實八月流火正授衣時凡以星紀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差數生於恒星不生於黃道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小正月令之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恒星中氣節氣屬黃道恒星歲歲漸秋而日躔黃道無忒於古今星象不同也

焉

周禮秋官司儀爲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司農云夷使七於四夷鄭元未夷發聲　按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　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此訊始焉爾皆訓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七使猶古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背焉爲夷非或□焉屬上亦誤荀子或作安或作案蓋皆係方言耳

焜

音煨詩周南王室如燬釋文云字書作焜一音火尾反或曰楚人曰燥齊曰燬吳曰焜此方俗訛語也

焞

音也說文作焞隸作焞　又音贼左傳五二六策焞焞　又音推詩小雅嘽嘽焞焞前漢韋注成傳引作推　又音燉儀禮士喪禮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注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疏荊草名　又通燉周禮華氏注引楚燉疏與釋文作燉

焦

左傳二十九虞號焦滑皆姬姓也注焦在陝縣史記周本紀褒而神農之後於焦注地里志云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秦本紀圍焦降之注括地志云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百步因焦水爲名周同姓所封　按左傳焦姬姓神農後姜姓所封當則異一焦周本紀亦誤

燕

左疏燕有二國一稱北燕左目五〇入以燕師伐鄭南燕也世本燕姞姓黃帝後詩大雅燕師所完朱傳燕召公國廣韻召公封燕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有燕今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燕及字思是春秋已有燕姓矣

爟

周禮夏官司爟說文聚火日爟或作烜　按司爟讀予若觀火之官秋官司烜氏讀如衛侯燬之燬鄭氏兩讀說文合而一十益本賈侍中也喬謗云爟讀如權字漢郊祀誌一通權

火

熊

穀梁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疏文十八年生宣母敬嬴比云頃然一人兩男也　按　吉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日授放字異非兩號也

燅

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梅福上書成帝作庸庸注小貌也按燄燄猶炎炎古燄皆作炎炎炎勢盛

田部

左僖十五晉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晉語作轅田前漢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體一歲者爲一易中田體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言口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以受田如比師古田受更互也比例也　又名田董仲舒傳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通典云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過制　又代田通典漢武征和三年以趙過爲

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其處每耨必附根根深能水旱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力少而穀多　又屯田正字通漢晉率兵屯領以帥唐率民屯領以官宋率營田以民漢趙充國於金城留步士萬人屯曰擊先零條上屯田十二事宣帝從之明初兼行言屯民屯兵屯商屯腹屯邊屯諸法永樂時著令每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曰樣田據所收子粒多寡以辨歲之豐凶軍之勤惰雖養軍百萬不費民一粒兵法所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也　又營田宇文融括隱田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廬舍曰營田戶皆爲官營田非屯田戶也　又職田文獻通攷隋開皇始給職田又給公廨因唐貞觀以職田給逃還貧戶每畝給粟二斗田地子十八年伏給職田永泰元年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宗眞宗興伏職田慶歷均公田復限職田紹興復職田金元志官皆有之　又方田卽爲田通典宋熙寧五年重修方田法元豐龍之郭諮攝肥鄉令以千歲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收逋賦八十萬

甲

正字通漢有甲乙丙科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乙科二十八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順帝陽嘉九年增甲乙科員　又兵甲大曰陰經蚩尤制草爲甲周禮司

甲注古用皮曰甲今用金曰鎧初學記凡甲下飾曰裳甲藏曰櫜甲衣曰櫜　演繁露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戰國時以革爲之未用鐵也仲長統昌言云古以兵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以鐵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據此則後漢時有鐵札矣三代秦漢多用皮革然管子自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以爲鎧鎧甲也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若軍旅所用不勝其多則鍜皮爲之明會典洪武七年令線穿甲悉易以皮十六年令造甲每副領葉三十片俱用石灰淹裹軟熟皮穿浙江沿海並廣東衛所用黑漆鐵葉線索穿餘俱造明甲二十六年令

造柳葉甲宏治九年又定青布鐵甲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十六年令改用水牛皮嘉靖二十二年令改鹿皮鞋帶爲透甲牛脂皮鞋帶改直領對襟擺錫丁甲爲圓領大襟　唐六典武庫令甲之制十三一光明二光要三細鱗四山文五烏錘六白布七皂絹八布背九步兵十皮甲十一木甲十二鎖子甲十三馬甲　戎菴漫筆毕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士大夫有服之者　正字通衣亦曰甲元世祖制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比甲以便弓馬　又甲庫正字通唐置甲庫藏奏鈔之地也程大昌曰唐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庫凡三庫以若

干人爲一甲在選部則名團甲貞元四年吏部奏三庫敕中又經失墜乃至制敕旨甲皆被改毀据此則甲非甲乙之甲履元英文昌雜錄謂甲庫如令甲令丙誤也宋有敕甲旨甲之稱猶今言底言案也逸史有架閣庫管句元有左右部架閣庫卽唐甲庫也　又令甲戰國策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吏記注漢時夫事集爲令甲三百餘篇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　又保甲正字通宋元豐以諸路義勇改爲保甲紹興中詔江漢間取主戶之雙下十戶爲甲五甲爲團團有長乾道間漕臣馮忠嘉言教閱保甲皆義勇兵也　又邱甲左成元化邱甲范注使一邱民皆出甲非也古四邑爲邱邱二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歲卒七十二人是一邱出甲則甸加長轂一乘於先王之賦三分加一矣

又先甲蠱先甲後甲巽先庚後庚說有九程以終始言王以命令言蘇子瞻以子亥先後言馬季長以卦闕言虞仲翔以卦變納甲言康成朱子本義以辛壬癸言鄭何輿以兌巽言朱子語錄以箋言錢國瑞以五卦言錢口齡事之廢事物始必飭終必蠱先甲後甲以申亥震木爲象震之出春之始反終而原其始所以飭蠱異事之權事物過中必有庚先庚後庚以申酉金爲象兌之說日之庚秋之中裁其過以歸

中所以制巽體之甲言於卦合上下而其有事巽之庚言於爻申命行事之主獨五也說最精

鬼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三十四年克之氏羌來賓故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竊疑荊楚卽鬼方古文次於荊蓋鬼方地世本云六終娶鬼方之妹曰女潰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是荊楚故屬鬼方有寘險方城之險故曰深入其阻易言三年克之鬼方克而氐入貢卽詩云有截其所學易編以鬼訓遐非

畎

禹貢青州岱畎絲枲尒疋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釋名山下根之受霤处曰畎畎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

畝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爲畝宋程頤曰古百畝止當今四十畝今百畝當古二百五十畝

畢

禮雜記畢用桑注主人舉肉時以畢助之杢祭用桑吉用棘狀如叉博三寸長八寸柄長二尺四寸丹漆兩頭儀禮特牲

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大射儀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注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授二叉同繹儀禮覲禮冠六升外畢疏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也

畤

音止言神所止也秦本紀神上帝西畤索隱注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畤故作西畤祠白帝漢郊祀志師古注如種韭畦之形於畦中各爲一土封又云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是凡土高處皆曰畤秦文公作畤郊祀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坐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亦祭黃帝

畬

詩周頌如何新畬傳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注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詩詁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若二歲曰新三歲則曰田何名爲畬據此宜從鄭注

畯

說文農夫也一日典田官豳風田畯至喜傳田大夫也箋司嗇今之嗇夫詩詁周禮撫田畯盡六遂中都里鄙□果遂之長爲嗇爲大夫卑者爲士通稱田畯盡卽農田之俊也 曰農神周禮春官以樂田畯司農云古之先教田者

異

許氏說文引易多異文如昏卽括遞卽跛埒卽哀扴卽介槪卽耽□卽次榛卽柅之類叔重生於東京之日故采摭最備其引安如方鳩之鳩作勾明揚作明敭類於土帝作禷稽首作□首契作偰典作敟濬作濬陾作堧槙卽禎彤卽彤其引討如差作縒毳作覭湘作鬺錡作幫舒作徐劬作踊涼作颼且作趄兩作緉提作媞椒作茮逵作牽佛作髴其引禮如樽作劁羣作窘刴作殺瀆作□皃作抴列作迾秝作迻疏作延石作䂞角作觓曲作笛文作彣栗作瑮春秋如鄗作傌郵作□逝作斿度作劇許作□急作伋黨作爪畢作戰遺作道周

佁凋專佁媁是也

䨻

同䨓史記湯歸至於泰卷陶中䨻佁語孔安國曰仲䨓湯左相奚仲後　按田古雷字六書統𧰼坐䨻因詩䨓䨓其䨻傳云雷將發未震之聲故又晉䨓尤經攷佁仲䨻石經佁仲俋荀子引佁

畽

詩豳風町畽鹿場傳町畽鹿迹也朱注舍旁舍地也迹疋毛傳訓鹿迹許慎亦云禽獸所淺㳄矣

玉部

班

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注班次也古文或爲辨今文爲胖　按古辨或讀班故班亦爲辨史記辨於羣神徐廣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辨社諸侯師古曰辨讀班左襄二十五男女以班此今文也袁元年蔡人男女以班此古文也今文爲胖者鄭注王制云頒之言班也頒與胖字異義同是胖猶班也

珈

詩衛風副笄六珈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副笄既笄加飾也錢氏曰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至三十六詩六珈副古玉數凡六也孔氏曰王后之笄皆以玉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曰珈

珮

廣韻玉之帶也三禮圖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爲瑀

珽

左桓二袞冕黻珽禮玉藻天子搢珽注笏也珽言挺然不屈

也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前無所屈後則恒直

琚

詩衛風報之則瓊琚傳佩玉名佩有琚瑀所以納閒疏謂納閒玉與珩上下之閒朱氏曰佩有珩者佩之上横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正方在珩横閒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横交貫於瑀復上繫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横繫於長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又錢氏曰佩玉之雙璜上繫於珩又有組左右交牽之因衝之抑揚自相衝擊而於二組相交處以物居其閒交納而拘捍之故曰琚或以大珠或雜用瑀石詩言瓊琚佩之美者也

琥

長箋漢銅虎符全體中分佗漢篆又古玉虎符扁體不全形不皎體亦無故故曰龍文與瓏同義當卽虎字加玉轉注以別於銅符也

琫

說文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徐曰刀削上飾琫捧也若捧持也釋名刀室口之飾曰琫詩小雅鞞琫有珌傳鞞容刀者琫上飾珌下飾又大雅鞞琫容刀傳上曰琫下曰鞞疏古言鞞猶今言鞘也禮內則注遺刀鞞琫上飾珌下飾毛傳言下曰鞞又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言也韻會按說文詩傳皆言鞞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余疋刀室謂之鞞鞛鞛與琫同故亦言鞛上飾鞞下飾如公劉詩傳是也左傳藻率鞞鞛杜注鞞刀削上飾鞛下飾盍誤以鞞鞛爲上下飾也今皆注爲刀下飾盍承用杜注而未詳說文杜注之義也

琮

說文瑞玉大八寸似車釭徐曰謂其狀外八角而中圓也周禮春官璜琮禮地注琮之言宗八方所宗故外八方象地中虛圓以應無窮象地之德故祭地冬官攷工記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又璧琮八寸以頫聘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天子以爲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注圓曰璧方曰琮聘禮享君以璧夫人以琮駔讀爲組以組繫琮大琮如王之鎭圭射謂其外之鉏牙也

瑀

說文石似玉者與服志乃爲大佩衝牙双瑀璜皆以白玉注詩云雜佩以貽之毛長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双衡下有双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纂要曰琚瑀在玉之閒今白珠也

琴

正字通琴名奇雅者如伏羲與碓貢梓帝命下相柏皇爲琴曰丹維曰祖牀帝俊琴曰電母侬之子晏龍琴曰菌首曰白民伊陟琴曰國阿鬥宣王曰鸞風銘曰情有耳伏羲在是足琴曰太古楚王子充虧抚琴爲洞庭木秋之歌琴曰青翻崔騮琴曰卧氷藏還琴曰黑鵠還之子仲若琴曰躍魴兄勃琴曰玄谷初文賜琴曰春風　吳儀琴堂序大古之琴七尺二寸而一弦後世聖人裁爲八尺六寸舞益以五弦周武捻以變宮變徵而爲七弦定大琴謂之離注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

瑞

唐書百官志禮部郎中員外郎掌圖書祥瑞景星慶云爲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名物二十八蒼烏赤雁爲中瑞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爲下瑞名物十有二

瑟

世本庖犧作五十弦瑟漢書黃帝破五十弦爲二十五弦呂氏春秋昔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士達作五弦琴以來陰氣以定羣臣　三禮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

瑣

屈原離騷欲少留此靈瑣兮注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一云靈神所在瑣門有靑瑣也前漢元后傳僭上赤墀靑瑣注以靑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也如人衣領再重裹者靑名曰靑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靑瑣刻連瑣文以靑塗之

臺

討行風克耳琇臺傳美石也齊風尚之以瓊臺乎而傳同討詁今祥琇臺與琇實同文瓊臺與瓊英瓊華同文則臺非玉

石矣凡玉自生至成有荣有英有華有實當即荣也謂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玉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者如草木之華實謂玉既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

璪

雜釆貫玉爲冕飾　出益稷藻火粉米黼黻古文尚出及說文作璪火黺䋣黼黻艾軒曰四者各爲一物璪當爲玉藻之藻因物意爲璪之伏以火旁飾之司農謂爲因形似火此爲近之釋文[illegible]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黺䋣徐作絲又按今本說文无黺字玉部云璪飾如水藻文引出云璪火黼米則黺乃當作米又按說文引出藻火作璪火是藻璪通艾軒云當

爲玉藻之藻不爲瓦璪

璺

詳玉部璺注

瓊

說文赤玉也詩衛風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錢氏曰詩以玉言瓊者皆以玉之美爲瓊非玉之名許氏曰瓊赤玉也然木瓜所云乃照玉非赤玉

瓚

說文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四侯四玉一石出侯用瓚伯用將玉石半相將也徐曰瓚亦圭也圭狀剡上

邪銳之於其首爲勺形謂之瓚於其柄爲注水道所以灌瓚瓚之言贊進也以進於神也一曰祼器詩大雅瑟彼玉瓚疏瓚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曰圭瓚鄭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有槃承之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二寸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攷工記祼圭尺二寸有瓚詩傳祭祀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鄭云圭瓚酌鬱以獻　非蓋瓚非酌鬯凡祼酌鬯用爵權之否瓚爵以灌鬯瓚以惡灌而語瓚酌鬯非矣鼻深二寸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也圭柄金勺既異其脫牡合處各可長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可徑五

分

璋

祼有圭瓚璋瓚賈云王用圭后亞用璋　鄭孔云天子圭諸侯璋詩棫樸鄭箋朱傳云王以圭諸臣助之亞祼以璋　按祼王用圭后用璋后有故則宗伯攝之諸侯水賜圭亦用璋棫樸詩言文王爲諸侯禮非指后亦非宗伯攝也鄭箋非　周禮玉人之事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注射剡出者也鄉上曰出謂剡四寸半以上其半以下加文飾焉鼻勺流也且流皆爲龍口衡勺徑也後鄭云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

而不言文飾之物易曰雲從龍璋瓚既以勺鼻爲龍頭其二璋半已下皆宜琢雲氣以飾三瓚之勺形制並同圭瓚但瓚勺各短小耳三璋已下雖不言與制亦同

瓦部

瓦

古史攷昆吾作瓦史記桀爲瓦室　正字通後世瓦制不一
漢武以銅滲其外大秦國王宮殿爲瓦虢國夫人以堅木爲
瓦

瓿

音部瓿罌也亦正類器甂瓿謂之瓿溥疋缶也及瓶楊子方
言河汾之間大曰甀中曰瓿甊博古圖周方斜瓿肩作雷形
類古文田字環腹象雷效如盤絲髮微起乳形中作貫目狀
又魚瓿肩腹飾魚形又蟠虬瓿二饕餮瓿四皆周制

甄

音甄釋文音堅吳志孫堅入洛於城南甄宮井上得傳國璽
堅以甄與巳门叶因以爲瑞則三國前無讀真音者孫權即
位尊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音真

甑

古史攷曰黃帝作甑攷工記陶人爲甑實二鬴厚半寸注六
斗四升曰鬴器用指歸云古用瓦今以木

甒

音武盛五升小甖也方言周洛之間謂之甒禮禮器君尊瓦
甒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儀禮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注甒酒

器中寬下有土錯平底

甗

音獻無底甑也鬲東曰甗攷工記陶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
寸博古圖甗上如甑可炊下如鬲可飪蓋兼二器言之成三
足而圓因足而方攷工鄭注云無底甑王安石則云從鬳從
瓦鬲獻其氣甗能受之乃知無底者言其上鬲氣者言其
下也說文甗但蓋舉全體言耳商有父巳甗二皆三足一銘
三字一銘七字父乙甗銘四字腹皆無文飾禮巳獻三足
銘六字鬲甗三足銘一字饕餮甗三足無銘足間飾饕餮兩
耳絕緣文縷周有垂文雷紋甗三足無銘三面飾饕餮間以
雷紋饕餮甗三足無銘純素甗不加縷飾上則甑而無底下
則脇以獻氣漢有偃耳獻皆銅爲之

皿部

盬

世本黃帝臣夙沙氏始煮海爲鹽說文河內曰鹹東方曰斥西方曰鹵管子海上之國謹死鹽筴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五升少半大女三升少半小男小女二升少半　宋食貨志引池而成曰顆鹽周禮之鹽鹽也鬻海鬻井者曰末鹽周官之散鹽也　羣書攷索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煮鹽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曰竈戶有鹽了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　陝西鹽初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其爲鹽如耕種疏爲畦隴圍塹其外

以水權其中必俟南風起乃熟否則諫利義失其鹽爲顆所謂鹽鹽也解池歲課多而不精熬鬻笮夷有池積薪以池水權而伏焚之成鹽其田在河東郡有大澤產鹽引水沃之則成取之無盡佽池有豐水泉煮土而成汝山有石煎之成鹽海東有邱成鹽西有石子鹽皆生於水北胡有青鹽五所以成鹽波新有白鹽如石子　管子各有渠展之鹽燕有以主上鹽　北魏書世祖南伐還李佾阻劉義恭鹽各九種曰凡此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所食黑鹽戎鹽胡鹽治諸疾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　上古鹽無征稅管仲始有鹽鐵之征漢武元狩四年置鹽鐵官募民自給費因官

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廩也有鹽盆自京兆至廣陵郡四十設鐵官五十自河東至花梧郡二十五設鹽官三十五多布於西北而東南不多其利尚未盡也昭帝詔問矣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爲桑宏羊所絀宣帝又詔減價元帝初元中詔罷各官三年而復之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大寶至德間每斗十錢乾元中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置鹽院業戶者爲亭戶私鬻者論法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吏多則州縣擾宜於出鹽鄉置吏收之以糶商人任其所至江嶺去鄉遠百轉官鹽以貯之商絕鹽貴減價以糶曰常平官收厚利人不知貴又奏罷諸道榷鹽錢商民皆利後李錡盛

貢獻以固寵而政大敝至以斗谷易鹽一升而民困矣宋初顆鹽募民以種合南北計之二池十鹽二十三場歲入極多特是海鹽之海借漕運舟回聽其載鹽散之江浙湖廣各路此李沆之良謀也自蔡京罷轉運聽商賈請鈔遠既納錢鈔不伏用折閱之相商至投環而政壞矣吏立對帶循環法長引差引法以竭商賈之資元明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元價增至百五十貫明洪武詔一引納銀八分故民受其賜迨後常股分積之法設而弊滋矣且明鹽法與屯田相表裏永樂令商輸粟詣邊換引富商大賈因於三邊招民立堡築臺墾田種粟年豐谷賤減漕運以濟東南省募戍以停勾補於是田

作廢而遂地墟矣

盬

詩唐風王事靡盬鴇羽傳曰盬不攻致也四牡傳不堅固也采薇北山同　按盬息也尒疋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為盬是盬與苦通即尒疋苦息也之苦郭注尒疋曰苦勞者宜止息則書作甘苦之苦不知即詩靡盬也

彬雅卷五　目　廿九

目部

盾

釋名盾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出於吳魁帥所持也隆者曰須盾出於蜀或曰羌盾出於羌也約脅者曰陷盾可陷破敵虜也狹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也狹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也犀皮作之曰犀盾木曰木盾　二儀實錄步卒用六尺牛肋牌馬軍用朱漆團牌近世兵秋中有漂牌宋熙寧征交阯得其法至神宗令諸軍習之

睇

禮內則江睇視也易曰明夷睇於左股正義云鄭氏易注曰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離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為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於左股

彬雅卷五　目　卅

瞯

公羊襄十七邾婁子瞯卒釋文左作牼　按攷工記梓人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司農云牼讀為鬜是牼有瞯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羹具五味者自羹言之曰鉶自鼎言之曰鉶鼎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庶羞曰羞鼎其實二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牢鼎九陪鼎三也博古圖歷代鼎不一父乙鼎匽父鼎子鼎庚

鼎癸鼎乙毛鼎召夫鼎持刀父已鼎秉仲鼎素腹寶鼎若癸
鼎立戈父甲鼎象形鼎公非鼎亞虎父丁鼎此商鼎也[illegible]夔
鼎二夔龍雷紋鼎夔龍侈口鼎饕餮鼎素饕餮鼎蟠夔獸足
鼎鱗紋鼎獸紋素腹鼎蟠虺雷紋鼎云雷鼎山紋垂花鼎花
足鼎雷帶鼎旋紋鼎純素鼎中鼎南宮中鼎穆公鼎象鼎䜌
鼎單父乙鼎益鼎鮮鼎仲偁父鼎太叔鼎乙公鼎媍氏鼎寔
父鼎龍生鼎綵駒父鼎主鼎師秦宮鼎龍鼎蟠螭鼎晉姜鼎
王伯鼎季娟鼎伯碩鼎父鼎史頤鼎父已鼎言肇鼎叔液鼎
單從鼎伯𨛫父鼎卩鼎齊赤史鼎子父舉鼎百乳方鼎蟠虬
鼎獸足蟠夔鼎蟬紋鼎蟠夔平盖鼎圜腹饕餮鼎盤云饕餮
鼎此周鼎也孝成鼎好時供厨鼎汾阴宮鼎定陶鼎李氏鼎
六夔鼎三犧鼎浮云苦顏反今左音苦耕反非

睽

說文本作睽舉要别作睽非正韻戾睽孤之睽從目睽違之
睽從日聾睽之睽從耳俗溷用非溯原又以睽卽睽之譌非

睾

正韻音高同臯澤也荀子注睾或作皋後漢馬融傳注荀子
睾作皋字彙補音皞正字通字彙與臯同亦與澤同不知臯
澤岸也訓澤非音澤正韻一音亦訓伺視一音宅與澤同又
臯亦作睪睾引列子釋文音臯益未詳孜臯卽臯字臯之同
睪睾之音澤皆傳寫錯相承不知睾譌從而猶臯譌從皋凡
經傳子史作睾臯者譌文也

鼎

儀禮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士虞禮有上鼎
中鼎下鼎則鼎有大小侈儉之别而用有羊牛豕魚之異天
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陪鼎羞鼎皆
鉶鼎鉶鼎所以實鼎錦耳鼎蟠鼎小鼎篆帶鼎雷紋鼎百乳
鼎此漢鼎也京漢鼎受禪鼎劍山鼎定軍鼎八陣鼎孝鼎受
祚鼎萬壽鼎豹尾鼎鎮山鼎破備鼎此三國鼎也書鼎孔敬
康鼎玉鼎元勳鼎此六朝鼎也三蟠鼎六熟鼎常燃鼎帝鼎
實鼎牡鼎蒼鼎岡鼎彤鼎阜鼎晶鼎魁鼎此唐宋鼎也

石部

碑

禮祭義君牽牲旣入廟門麗於碑陳用之曰公食大夫禮庶羞陳於碑內庭實陳於碑外燕禮聘禮皆云賓自碑內聽命又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皆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之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以取血毛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以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所以下棺臣子追述君父之美以書其工後人因焉　歐陽修集古錄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不可得是冢墓

碑自後漢以來始也　物原晉武帝始置神道碑　名義攷今所謂碑古無之七十二家封禪言勒石穆天子傳言爲名迹於弇茲石上可見者此而已今廟堂墓隧及諸創建碑林立不知非古也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過九尺七品以上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孝義素聞雖不仕亦立碣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謂之墓碣　明會典五品以上用碑六品以上用碣庶人止明壙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葢用麒麟三品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

磬

禮明堂位叔之離磬陳用之曰特懸磬也三禮圖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虡謂之編磬　世本堯臣无句作磬　博古圖古爲樂者有黃鍾之磬則特垂其一而爲一虡若特磬凡十有二數以爲律之正聲而應月者也編磬則每虡所垂之數十六葢備八音而成數也其制中高上大者爲股下而小者於所當擊則爲鼓王股下鼓分爲倨句之勢以成磬而屬之筍虡特磬編磬大小雖殊制則一也　正字通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後世玉石並用如隋唐凡設於天地之神用石宗廟朝廷用玉其不合於古矣及攷博古圖所載周磬皆兼金鎔範非玉非石或雷紋或虎形无磬氏旬般之

法則周時先有金磬非後代始也說者謂銅取其久爲禮圖者泥於傳注臆度成式如盃盂狀仰而繫其兩旁以屬於筍簴皆非古制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磬磬頌磬歌磬皆在部樂器制爲銅南齊易爲鐵磬則金部亦有之矣

示部

社

社為地祭而有二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即郊特牲所云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者曰方邱亦曰太折夏日至地示之祭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又土社載芟詩序所云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所云秋報社稷者於此行焉祭土谷之神而以句龍后稷配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也蓋大社以祭率土之地示王社以祭畿內之土谷名均而大小不同也

礿

禮王制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疏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　按礿禘烝嘗四時之祭三代通禮康成泥天保詩及周禮有礿祠烝嘗語遂指此為夏殷禮武王未受命典禮未定故止春禴夏禘秋嘗冬烝未遑追王上祀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不必執彼疑此若周官所云先儒多謂　公未定之書更不必泥余詳禘注

祭於堂為祊乎外注祊門曰繹祭也謂之祊者廟門之旁因名焉疏祊有二義一正祭時祭神於廟伏求

神於廟門內一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　又通祊公羊隱八年作邴來歸邴左作祊　正字通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羅弊致禽以祀祊鄭注祊當為方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引詩以社以方據此是周禮方譌作祊非方祊同也

祠

音詞宋文公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於正寢之東司馬光文潞公廟碑先王之制天子至官師皆有廟泰尊君卑臣無敢營宗廟者漢多置祠於墓側　又祠官朱子語錄王介甫更新法恐天下議論不合乃創宮觀祠祿以待異議之人

祥

說文福也又凡吉凶之兆皆曰祥徐鉉曰祥詳也天欲降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告之也左昭十八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注祥者善惡之徵中庸必有禎祥吉祥也必有妖孽凶祥也則祥是善事而析以災為祥對文言耳書序亳有祥桑五行傳時有青眚青祥白眚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為祥是祥有善惡也

祫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王制天子　礿祫禘祫嘗祫烝凡合祭曰祫禘嘗烝皆合祭故皆言祫據此則天子

別无祫祭允經傳言祫皆指禘嘗烝也但烝嘗二祭止太祖及羣廟而禘則上追太祖所自出下及毀廟之主其祫較烝嘗爲大故春秋於文二年八月之禘出爲大事而公羊釋之爲大祫也互祥禘注

祝

禮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周本紀云封黃帝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及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音淮南子曰治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佗祝續漢志云濟北蛇邱縣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傳曰臧宣叔娶於鑄

杜云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呂氏春秋云武王入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堯之後於黎封舜之後於陳高誘云鑄國名

祴

音該祴夏古樂章名周禮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祴夏注祴讀爲陔笙師舂牘應雅以奏祴樂注祴夏之樂有牘應雅三器皆舂於地佗聲客醉而出奏之以爲行步之節明不失禮也

祼

音貫祭酌鬯以灌地也周官大宗伯以四獻祼享先王出洛誥王入太室祼春官典瑞祼圭有瓚以四先王以祼賓客皆據祭言也生人飲酒亦曰祼故投壺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祼

禂

音倒通禱說文禱牲馬祭也春官何視禂牲禂馬皆掌其視號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无疾爲田禱多禽詩小雅既伯既禱疏伯馬祖天駟房星之神爲田而禱之求馬强健　按杜說詩疏禂牲禂馬皆馬祭康成注周禮不取杜說謂禂讀如伏誅之誅爲牲祭求肥爲馬祭求健據此則禂止釋肥大不切禱意而禂牲禂馬爲二事矣與杜說迥別集韻韻會主

鄭說音追輪切而又止釋云爲牲祭求肥脫却祭馬一事不知何解

禖

禮月令中春以太牢祀於高禖康成注娀簡吞卵生契後王以爲媒官立祠蓋以高辛爲禖神據孔疏云毛詩傳姜嫄從帝祀郊禖又簡狄從帝祈郊禖是先有禖神矣足証鄭說之鑿

禘

王十朋曰禘祫之說紛紛不一康成謂禘小祫大王肅謂祫小禘大劉歆賈逵又云一祭二名鄭氏云天子祭圜丘一禘

宗廟大饗亦曰禘王氏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廟非婚天之祭
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禘漢光武詔問禘
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漢魏故事五
年之中通計其數一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
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之說康成高堂生則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自漢迄
唐議論屢矣攷春秋出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
卯大事於太廟公羊谷梁釋之曰祫春秋有禘无祫以大事
爲祫者公谷也詩周魯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元鳥毛氏
傳曰祀當爲祫詩有禘无祫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

伯以四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祭有六而四獻祼饋食在
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四獻祼饋食
爲祫禘者鄭氏也論語禘自旣灌而往或問禘之說孔安國
釋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論語言禘不言祫竝言之者孔
安國也惟禮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亦未言禮之大
小年之先後冬夏異時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尼
燕居祭統則言郊社禘嘗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
名皆曰夏禘不言冬祫學者合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有
禘无祫非无祫也祫也禘中一事不可與禘俱言大祭也古
者大禘羣廟之主皆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因

禘而合食故曰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孰之
時則曰薦灌酒求神之時則曰祼祼也薦也祫也皆禘中一
事不可以是三者並曰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
乃以禘祫俱謂之大祭不知禮所云祫者乃禘中一事也又
見公羊以大事爲祫遂以祫大於禘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
緯春秋无此言也春秋所云大事卽禘爾禘所以審昭穆僖
公逆祀昭穆亂矣故聖人變其文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乃
據禮緯以釋經所以啟後人惑也或曰賈劉一祭二名之說
得乎曰其說近矣但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因禘而合
食禘總名祫一事二名之說猶未盡也或曰如是則廢二年

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曰廢祫之名一之
於祫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康成先三
後二徐邈年二後二與夫秋祫冬祫之爭可置也或曰三年
祫五年禘自漢及今皆用是說可廢之乎曰春秋詩禮論語
皆聖人　彼聖而廢異說何不可也

禪

築土曰封除地曰墠天子巡狩至於四嶽則封泰山而祭天
禪小山而祭山川㳂與柴望秩於山川是也齊桓欲封泰山
管仲止之謂非有瑞符不可封禪至始皇惑於神伯欲求長
生遂以封禪爲異典

禫

禮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疏中間也大祥後更間一月二十七月　按祥　康成主異月王肅主同月今通攷禮文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魯人朝祥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善又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王肅言爲可據士虞禮間傳皆言中月而禫謂禫在祥月中也即今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即禫亦不害爲中月鄭氏特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考校二文釋中爲間遂定二十七月實與經不合然先儒司馬光朱元晦皆知王說爲是而不昌言正之者親喪寧厚且相延已久也

禮

出舜典修五禮鄭謂五等諸侯朝聘之禮茲謂吉凶軍賓加之禮然按上經文當是朝聘而四岳羣牧具五等之司故曰五禮　又典朕三禮鄭注天事地事人事之禮馬注同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與秩宗同皆舉其重者皐陶謨天秩有禮之五禮鄭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民　按秩次第也自天子至民次弟乃備孔氏謂公侯五等之禮疏矣

類

說文以事類祭天神尒疋佀禷經傳多佀類　按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爲之則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爲之如郊祀爲祭天之常祭今非常祭亦依郊祀爲之則曰類非有專稱故說文以事類祭天神釋之

禾部

禾

說文如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時之中故曰禾　又凡谷皆曰禾詩豳風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疏苗生旣秀曰禾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其餘稻秫菰粱皆曰禾惟麻與菽麥無禾稱故再言禾以總之

秀

詩大雅實發實秀　按尒疋云本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漢而據此釋詩遂以秀爲不榮而實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故英秀對舉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詩出車篇云黍稷方華生民篇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論語明言不秀不實則秀實自不容混朱子釋論語曰吐華釋生民曰始發足証漢儒之誤　史記賈誼傳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招置門下　韵會秀才之名始此後避光武諱稱茂

秉

詩小雅彼有遺秉疏把也儀禮聘禮四秉曰筥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橢名今萊昜閒刈稻聚把有名筥者　又米數也聘禮十六斛曰籔十籔曰秉小尒疋程二位之秉秉十六斛　按儀禮禾米之秉字同數異惟徐氏韻譜二石曰秉又是一說秅石作斛也冉子與粟五秉依儀禮爲八十石按徐氏止十石

科

漢元帝紀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及從官注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賢否也後漢徐防傳立博士十四家設甲乙科注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

掌故

史記馬唐傳軍時之租注軍中立市有稅即租也前漢昭帝紀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注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　又田中禾稭也正字通豳風畜租對上捋荼言租當訓禾稾畜謂收拾以待用

秠

尒疋釋草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詩大雅維秬維秠疏秬黑黍之大名中有二米者別名爲秠宗廟惟祼爲重二米加異之物但酒用之漢和帝時任城縣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者是　韻會百穀之中一稃二米惟麥爲益說文解秠字一稃二米而解來字云來麰一來二縫是秠正此

來麰耳

稅

漢食貨志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稷

禮曲禮稷曰明粢風俗通義稷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詩小雅旣齊旣稷注齊整也稷疾也言禮容莊敬也毛傳訓疾鄭訓黍稷宜從毛與箋注同黍

穀

周禮天官太宰三農生九穀司農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一云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天官膳夫食用六穀注黍稷粱麥苽稌疾醫五穀養其病注黍麻稷麥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也　又百穀揚泉物理論粱稻菽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爲百穀豫州并州宜五種稻黍稷麥菽也兗宜四種黍稷稻麥也幽宜三種黍稷稻也漢食貨志注五種麻金黍火稷土麥水豆木周書凡禾麥居東黍居南稻中央粟西方菽北方

稻

六書故云稻宜水亦有同類而陸種者曰陸稻記云煎醢加於陸稻上今謂之旱稜南方自六月至九月穫北方十月乃穫

穜

詩豳風黍稷重穋　正字通按毛詩重穋重讀平聲不倡用種穜自說文以禾加重爲重穋之重禾加童爲埶種之種後因不改陸德明從而傅會之究其義則種爲埶植讀若衆爲穀種讀若腫如大雅誕降嘉種種之黃茂分上去是也不必泥說文種爲先種後熟種爲埶也

字林經策萃華卷六

竹部

竽

周禮春官疏竽長四尺二寸注以竹爲之參差[illegible]禽火數七冬至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合成四十二數竽之長取於此也釋名竽汙也其中汙空樂書云近代笙竽十九簧竽與笙異器同和故周官均掌之笙師

笏

禮玉藻天子以璆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璆美玉也大夫士飾竹爲笏須音斑以魚斑文飾竹

邊也俗儒承訛以璆玉爲珠不知珠豈可爲笏乎又云大夫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爲鬚又去竹字殊失本義矣 器物總論天子璆玉爲之珽然而方其首示無所屈也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圓其首示屈於天子也大夫以魚斑飾竹士竹本象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焉執事則搢之帶中 唐會典笏周制也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西魏後五品上通用象脩制三品上前挫後直五品上前挫後屈唐高祖詔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竹木五代以來惟八座尙書執笏以筆綴手板頭紫囊裏之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不執筆示非記事官也明制四品上用象五品下用木以紛飾之

管

漢刑法志景帝六年詔曰管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請管者捶長五尺本大一寸竹末薄半寸皆平其節毋得更人唐刑法志斷獄刑有五一曰管以耻之也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云扑作教刑也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

笙

禮明堂位女媧之笙簧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白虎通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太簇之氣也有七政之節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說文笙正月之音

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聲三禮圖笙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

笠

篙海簦笠以竹爲之無柄曰笠有柄曰簦詩小雅何蓑何笠傳笠所以禦寒暑者左傳注兵車無蓋選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曰笠轂 又臺笠詩小雅臺笠緇撮箋細腧作笠方廣二尺四寸白臺家之綴簷以薇風雨名雲笠竹絲爲之上以櫚葉細密鋪蓋名葉笠級羽毛名羽笠

符

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符付也書所

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周禮地官門人用符節注如今諸宮符詔也史記五帝紀黄帝合符釜山注合諸侯符契圭瑞朝於釜山高禮紀六年剖符行封孝文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法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師古曰竹使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以左與之

筆

說文楚曰聿吳曰不律燕曰弗秦曰筆古今注古筆不記竹木但與墨成字即曰筆秦春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稱於時其造之筆即秦筆耳柄竹爲管脘毛爲在羊毛爲彼所謂蒼毫也彤管赤漆史記事用之　按物原云伏羲以水刻斬

轅易以刀舜造筆以漆害於方策孜尚書中侯及曲禮史載筆則秦前已有之蓋諸國未之名蒙恬更損益耳

笄

說文簪也禮內則十有五年而笄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笄有二一安髮男女俱有一爲冠笄皮弁爵弁笄男子有而婦人無又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

筥

盛米器也詩召南維筐及筥周禮地官賓客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米三禮圖筥圓受五升詩傳方曰筐圓曰筥　又刈稻聚把亦曰筥儀禮聘禮四秉曰筥

筮

左傳四卜人曰筮短龜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筮短疏象者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扶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金木火水土之兆示人故爲長筮以禾數七八九策示人故爲短　按六十四卦惟數比以筮言

箈

音持周禮天官加豆之實箈菹雁醢司農注水中魚衣也後鄭曰箭萌也一名篠

箋

說文表識書也呂忱字林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以表明毛意故持稱箋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康成注毛詩曰箋或云毛公嘗爲北海郡守鄭北海郡人謙敬不敢言注耳

箑

音霎扇也又音偞行書也秦使徒隸助官書草箑以爲行事謂草行之間取其疾速不留意楷法也

箕

詩小雅成是南箕傳星也正義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

上舌下踵廣舌狹韻會箕東方宿攷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
南箕

算

算法自隸首商高而後如劉徽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之
及西法至說有異於中法者中法言異某同除西法總曰四
率九章之內大旨多同而中法謂之勾股用邊西法謂之三
角百角三邊三角以可互求中法有不及西法者則八線表
立成也剖全圖以爲四剖又剖爲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線以
成正方角何異於勾股也其所以妙者用邊之法可以高深
廣遠用角之法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璣衡而齊七政無不具

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圓方測地而圓
可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未有聞
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算九提至右法之爲
蒜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耳西法有籌算筆算批算比
例規算雜見錯出均合度數之自然視中法爲備矣

箜

史記五帝紀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
絃及箜篌瑟自此起風俗通箜篌一曰坎侯或曰空侯事物
紀原箜篌漢武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樂府詔題漢武
滅南粵祠太乙后土令樂工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應節也

侯工人姓因名坎侯後訛爲箜篌

篆

尚書序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
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其時古文大篆雖不行而體固在至
王莽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更造六體三曰篆書即
小篆其鳥蟲書即繆篆即摹印攷大篆周史籀作或曰
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漢藝文志史籀十五篇
是也以史官製之用之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小篆秦相
李斯作增損大篆籀文曰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作楷隸
之祖鼎鐘符節至今用焉　按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下即次

之八體六技而不言篇數則刻符以下等書殆即所謂六技
也

箭

箭進也又謂之鏑可以禦敵也齊謂之鏃所中皆族滅也關
西曰釭言有交刃也齊謂旁羽曰衛以導衛矢也宋曰栝與
弦會也栝旁曰義形似叉也唐六典骨鏃曰骲鐵鏃曰鏑鳴
箭曰骹霹葉曰鈚皆古制也竹箭木箭翔射獵兵箭剛鏃而
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之馬堅亦疋金鏃翦羽謂之
鍭今之鉀埒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骲也

策

以竹爲管蘆爲首狀如胡茄而九竅所法者角音本龜茲樂以聲類茄也唐九部夷樂有漆觱篥胡部安國樂有雙觱篥銀字觱篥宋太宗時三大宴皇帝升座宰相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

篎

音圖廣疋注斛謂之篎揚子方言陳衞宋楚閒謂之篘又謂之籭自關而西謂之注箕盛米漉斛中

篪

說文管樂也尒疋注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二寸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八孔疏司農云篪七孔葢不數其其音故七也餘詳土部壎注

篴

說文七孔筩也周禮春官笙師掌敎龡竽笙塤籥簫篴管舂牘應雅以敎械樂疏杜子春云篴爲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釋名篴滌也其聲滌滌然也

簂

音湏釋名恢也恢廓覆髮上也曾八日湏頍傾也著之傾前也周禮注如今假紒卽假髻用緻絲作圈外編以髮後漢輿服志太皇大后八廟簪上皂下纚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剪氂國簪珥耳璫垂珠瑇瑁爲擿長一尺上爲鳳綴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有一橫簪之以安簂結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紹繒簂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簪珥

簋

廣韻簠簋祭器受斗二升內圓外方曰簋周禮攷工記旊人爲簋實一㲉崇尺疏云祭宗廟用木今此用瓦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意　易損卦三簋可用享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以木也聘禮注以竹爲之篋方者器名也　博古圖禮圖據周禮簠簋注疏外圓內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上作龜葢不知簋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用匕之具若如禮圖則畧無食器之用今三代方圓異制可用用而食如周邦父簠銘曰叔邦父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子孫其萬年無疆又太師望簋銘云太師小子望作鼎彝簋而謂之鼎者義訓煮熟食簋盛黍稷熟乃可食也是旨冶鑄之妙豈刻木所能仿佛哉

簪

易豫九四朋盍簪侯果曰朋從大合如以簪篸之固括也按士冠禮云皮弁笄鄭注笄云簪說文先首笄也從匕人象簪形俗誤作簪然則古本作先經傳皆作笄漢始有簪名侯說非也子夏鄭元張揖王弼皆訓簪爲疾或云速是明非簪

字也陸德明曰古文作貣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翻作戠云坤爲盍戠聚會也玖爲聚坤爲衆□陰竝應故朋盍戠戠舊讀撍禮說曰戠與上得字協音宜從虞玉篇戠之力反鄭氏尚書云厥土赤戠墳讀曰熾

籔

儀禮聘禮車秉有五籔注讀如不數之數今文或爲逾下記云十斗曰籔注今江淮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爲逾包咸論語注十六斗曰庾即逾也古文作籔

籥

禮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疏笛也聲出於仲冬則萬物藏於

中羣書攷索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命之曰籥以黍龠之法在是也廣疋曰七孔毛曰六孔鄭與郭曰三孔當從鄭郭　金縢啟籥見書馬注曰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同　按書者占兆辭籥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之乃見也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著也籥古兆之書所載也攷竝言之說文籥書僮竹笘也廣疋籥笘䈰也是籥爲簡屬下文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又曰啟金縢之書是公歸乃竝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安用管籥啟之哉

艸部

芭

說文白苗嘉穀詩芭有三薄言采芭菜也豐水有芭草也維糜維芑白粱也禮記引豐水有芭鄭注拘檵也

芊

公羊昭十一盟於侵芊疏穀粱作祲祥□氏注引作祥無祲字皆所見異也　按古祥皆作詳易視履考祥釋文本又作詳書其終出於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於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祥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芊者春秋繁露云芊之爲言猶祥古祥詳字皆省作芊

花

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晉以下書閒用花字或後人改易惟後漢書李諧述身賦曰草迎歲而發花又云咀文藝之英華花華並用而五經諸子楚辭先秦兩漢之書皆古文相傳華未有改作花者攷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爲楷式如花字之類其造於魏晉以下之新字乎

芼

用菜雜肉爲羹也禮內則芼羹疏芼菜也　按儀禮公食大

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

苕

詩陳風卭有旨苕疏苕苕饒也幽州曰翹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花可染皂亦疋釋草連異翹注一名連苕 又苕之華徐邈讀同軺

苦

詩唐風采苦采苦傳苦苦菜也謝讀運山居賦四苦齊味注青苦白苦紫苦黃苦也

英

與玉部瑩注參

苴

詩豳風九月叔苴傳麻子也 禮喪服小記苴杖注苴黯也貌若蒼黯所以纕裳絕杖俱備黯色 曲禮苞苴注苞裹也管子上夾而下苴注苴無多也 詩大雅如彼棲苴疏苴草木之枯者

菰

音姑禮內則蝸醢而苽食雉羹周禮天官膳夫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淮南子注生水上相連特大而薄者詩周南葛藟纍之疏一名巨苽

茀

說文草多不可行也 又治也詩大雅茀厥豐草 又强盛也詩大雅臨衝茀茀 又首飾也易既濟婦喪其茀 又設障自蔽也詩衛風翟茀以朝 又蔽茀疏茀車之後戶也 又福也詩大雅茀祿爾康矣 又同芾詩召南蔽芾王應麟詩攷作蔽茀

茂

詩齊風子之茂兮木音讀芼古芼丣同音故史記律書云丣之言茂也

荒

易泰九二包荒釋文亦作巟鄭注禮曰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作康虛也集解載虞注與以文同 按太元大次五包莊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曰五君位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見無常數也子雲太元傚易而作蓋泰內卦為乾乾九二有君德九二居內卦之中外包六五六五居外卦之中內應九二則中國有聖人而荒服來享之象矣正太元所云包荒以中下文所云得尚於中行也文義較允

茶

茗也木作茶或作䕷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正字通茶之姑其字為茶如春秋齊荼漢志荼陵

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荼音未嘗改文字惟陸羽陸仝以
後改爲茶　按漢書年表荼陵師古注荼音塗地理志荼陵
從人從木師古注丈加反則漢時已有荼茶二字

茹

音汝正韻音孺易泰卦拔茅連茹　又受也詩大雅柔亦不
茹　又食也禮禮運茹毛飲血　又啜也尒疋釋詁啜茹也
　又度也詩邶風不可以茹小雅玁狁匪茹周頌來咨來茹
又柔也屈原離騷擥茹蕙以掩涕兮注茹柔也　又臭敗也
呂氏春秋以茹魚驅蠅　又左思魏都賦神藥形茹注物自
死曰茹　又草名詩鄭風茹藘在阪注茅蒐也　按茹有平

上去聲如易連茹王肅音如易韻音孺詩匪茹來茹竝音汝
徐音如前漢董仲舒傳茹音汝王莽傳又音如唯茹藘之茹
詩一尒疋疏皆音如茹毛茹草茹董皆音人庶切餘音或平
或仄不可泥也正字通以連茹不茹茹毛等列於如音以來
茹形茹等列於孺音非是

莧

易夬卦莧陸夬夬子夏傳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孟喜
曰獻名夬有兌兌爲羊康成曰一名商陸或曰莧莧萊陸商
陸虞翻曰莧莧也陸商也荀爽曰莧謂五陸謂三兩爻夬上
故曰夬夫莧者葉柔根堅且赤以言陰在上六也陸亦取上

葉柔根堅也去陰遠故曰陸言差堅於莧莧根小陸根大五
體兌柔居上莧也三體乾剛在下根深故曰陸虞說曰莧說
也讀如莞爾之莞陸和陸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
莧陸夬夬大壯震爲行五在中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
語類謂陸爲商陸威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
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夬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
於中行則无咎矣項氏曰莧音丸山羊也陸所行路也兌爲
羊在上有山羊之象　按此言莧陸夬夬猶姤言包瓜皆以
細草陰類比小人也時當楊庭則決之其包之以杞剛之體
不失也其決之以中行柔之用兼濟也

荏

音稔詩大雅荏菽旆旆傳戎菽也箋大豆也尒疋疏李巡郭
氏皆云今以爲胡豆郭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戎
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胡豆
也　按此戎菽皆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郭氏等以戎
胡皆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　尒疋釋草蘇桂荏疏蘇桂類
草也味辛似荏一名桂荏似荏者名野蘇生地曰者名水蘇
皆荏類

茶

詩中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

陸草也　介疋釋木檟苦荼注樹小如梔子野客叢書世云古之荼卽今之荼不知荼有數種惟荼檟之荼卽今之荼也　又通舒禮玉藻荼前詘後注荼讀如舒遲之舒史記年表作荆荼是徵　又音門介疋釋草虋芼卽芑也　按鄭注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茅秀虋芼其別名也

菏

書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古文尚書作菏說文引書並同菏卽菏澤通濟在今兖州定陶縣東北而泗水上可通菏下可通淮徐州浮淮泗自淮達菏青州書達於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於菏則達濟可知蓋兖青徐揚四州貢道前後相

承汶與濟遑故青曰浮於汶達於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曰達於菏達菏則合兖道不必言達菏此禹貢例也

莊

禮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　按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義作壯嚴訴神曰兆自楚壯卽楚莊王也漢諱莊改曰嚴故漢時莊作壯盈作盈當皆因避諱也

華

詩本音灼灼其華注音敷攷詩如棠棣之華顏如舜華維常之華皆叶車韻隰有荷華叶下都韻黍稷方華叶下途韻凡凡見者讀敷又唐韻古音亦音敷郭璞曰江東謂華爲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

萍

禮月令萍始生周禮萍氏注無根而浮取名於不沈溺也　按詩食野之苹毛傳苹萍也鄭箋藾蕭也疏萍水中草非鹿所食故鄭不從毛觀下食蒿食芩皆陸草則苹宜依鄭不得以苹萍爲一物也

菡

音頷徐曰猶含也詩陳風有蒲菡萏介疋釋草荷芙蕖其華

菡萏　按說文作蔄六書正譌云俗作菡非然攷經文皆作菡正譌說太拘

萏

博疋菡萏芙蓉也五經文字說文作蓞詩疏又作欿集韻又作萏

萯

禮月令王瓜生鄭注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知孰是詩秀葽箋云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按小正王萯秀下又有秀幽箋引脫一秀字又按葽幽聲近秀葽卽秀幽非王萯也呂氏春秋萯作萯高注萯或作瓜瓠瓞也昔

昔聲近說文葺于貴也苦草也字當作貴呂氏俗本作苦以
與苦字形近而譌

枼

禮緇衣葉公之顧命注楚葉公子高也　按其辭有莊后大
夫卿士非葉公言乃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繆正時祭公疾不
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
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
士祭公將歿而作故曰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　一又通
藉儀禮士冠禮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注古
文葉爲擖

著

晉書職官志魏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　又位
次左昭十二著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注位次也

葑

詩邶風采葑采菲疏尒疋須葑蓯坊記注云蔓菁也方言云
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
之部謂之大芥䒗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
芥也乚皆一物也

葚

玉篇桑實也詩魯頌食我桑黮注同葚衛風無食桑葚[illegible]

叶下耽字詩疏一本作椹　按佩觽云以鐵椹之椹爲桑葚
非不當從木

董

周禮春官辨九操四曰振動鄭注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
董以兩手相擊

葽

詩豳風四月秀葽傳葽草也箋物成自秀葽始詩緯曰四
月陽極於上而陰已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毛注不指何草
鄭疑爲王萯說文　劉向說苦葽也夏小正四月秀幽月令
孟夏苦菜秀苦菜即幽幽葽聲近葽以巻爲實所謂不榮而
實者故言秀高誘曰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蔡邕云苦菜
荼也詩義疏云荼苦菜得霜甜脆而美所云菫荼如飴也內
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也　按霜後菜多轉甜非其本質詩
大雅菫荼如飴乃言周原之美菫荼亦如飴耳以此核之幽
葽一物而葽又名苦葽信而有徵矣　又音杳尒疋釋草葽
繞蕀蒬注今遠志也

蒙

書禹貢徐州蒙羽其藝疏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　按蒙
山接費縣界詩魯頌奄有龜蒙論語記苑王以爲東蒙主邢疏
山在魯東故曰東蒙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在山下後

魏志蒙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新泰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
費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為二也齊乘曰龜山在今
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在龜山東二山拗連長八十里禹貢之
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後人惑於東蒙之說誤以龜當蒙
山蒙山當東蒙而隱沒龜山之名矣　又梁州蔡蒙旅平
注蒙在蜀郡青衣縣元和志在雅州之這縣南十里今每歲
貢茶為蜀之最寰宇記始陽山在盧山縣東七里本名蒙山
唐天寶敕改始陽又云在名山縣西七十里山頂全受陽氣
其茶芳香所云蒙頂茶也漢志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東
山谿即青水大渡水即沫水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

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出蒙山南又東注大江導此
二水而洽功畢所以旅平也蔡蒙本一山九傳謂二山誤孔
疏蔡不知所在本無此山也

蒿

詩小雅食野之蒿傳蒿菣也禮月令注蒿亦蓬蒿之屬亦疋
釋草蘩之醜秋為蒿注春秋各有種名秋老通曰蒿又蘩皤
蒿疏葉似艾粗於青蒿葉上有白毛俗呼蓬蒿詩疏蕭蒿萩
今所云萩蒿也又莪蘿郭注今莪蒿生澤田漸洳處似邪蒿
而小可生食

蔡

書禹貢蔡蒙旅平疏蔡山名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蔡
蒙在漢嘉縣即青衣今按志有蒙無蔡鄭蓋以蔡蒙為一山
也孔疏蔡不知所在而輿地廣記又云在雅州嚴道縣及徧
攷隋唐地理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無所云蔡也要當就蒙
山求之為近夫就蒙求之其峨眉乎蓋自周衰蜀不通中國
蔡山失傳後人以山形峙如峨眉因名之卒莫知蔡所在然
以此為蔡可信有三峨眉在蒙山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記
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二
水自蒙下合流東經峨眉下入沫水二也蒙東峨眉最高與
之四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然自漢魏以來無指此為蔡者存

以俟攷

蕃

詩小雅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　按魯有蕃縣應劭曰
蕃音皮是蕃有皮音也儀禮既夕云設披鄭注今文披皆為
藩藩與蕃同故以披為藩聲之誤也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
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為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

薁

詩豳風六月食鬱及薁毛傳鬱棣屬薁蘡薁正義鬱高五六
尺實大如李薁亦其類同時熟　按說文李林在木部薁在
草部毛但云鬱棣屬不云薁鬱屬廣疋釋草燕薁蘡舌也釋

木山李萑李鬱也則薁非木明矣

蕨

詩召南言采其蕨疏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俗云初生如鼈脚故名坤又初生如雀足之拳又如人足之蹶尒疋釋草蕨虌疏今水中荌俗云蔆角一名蹶攈

藍

詩小雅終朝采藍同禮地官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通志藍有三種蓼藍染緑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

蒻

音堝尒疋釋草蒻𦬁茂輿　按說文作蒻正字通作蒻韻書

經典並作蒻正字通存蒻去蒻不知何據

藏

易繫辭藏諸用鄭本作臧訓善非也古說文無藏漢書皆以臧爲藏　又歸藏漢志有歸藏隋志無連田蓋二書隋晉始出連山乃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亦此類

薙

周禮秋官薙氏注薙或作夷司農云今俗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如鬀小兒頭之鬀　按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師古曰即辛夷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夷氏者也服虔曰雉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

雉聲近夷雉訓夷雉讀如鬀者說文云古文雉從弟篆文鬀夷相似荀氏易渙六四云匪弟所思今本作夷

巛部

州

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後舜分冀爲幽州并州分青爲營州疏禹貢治水時猶九州今始爲十二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佐還置九州其名益如禹貢禹貢九州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周禮夏宮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兖　并尒疋釋地冀豫雝荆揚兖徐幽營疏禹貢有青徐梁無幽荆營夏制也周禮有青并幽無徐梁營周制也尒疋有幽徐營無青梁并疑殷制也　又職方九州異於禹貢者周都雍以梁爲外衛故令雍梁爲一徐地狹故青兼之冀最廣舜時分爲幽并周亦仿舜制也　公羊成十一晉侯使郤州來聘世本曰州卽犨也左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曰州犨聲近字異耳

巢

書序巢伯來朝注南方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巢人納之周興始朝

米部

米

周禮地官稻人掌粢米之出入注九穀六粟疏九穀中黍稷稻梁苽六豆六者有米麻小豆小麥三者無米

氣

周禮天官瘍醫以五氣養之注氣當是穀之誤又許義音餼按說文餼客芻米曰氣氣本餼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訓訂義非

粢

禮曲禮稷曰明粢　按禮記正義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此句立六疑十二證以無此句爲是周禮太祝六號注引曲禮亦無之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粢香合嘉蔬薌本鹹鹺不及明粢又蔡氏獨斷叙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白明粢　又通作齊儀禮十虞禮明齊溲酒注今文曰明粢　又作齊小宗伯辨六齍之名注讀爲粢六齍謂六穀

粟

詩小雅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古卜筮先用精鑿米以享神曰糈淮南子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米詩言貧苦不

得精鑿米但特爲擇之粟雖得吉卜安能爲善

粺

精米也詩大雅彼疏斯粺正義本之率七曰侍御八曰鑿九曰粺十曰糲九章粟米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得此數也

缶部

缶

師古注盎也即今之盛呂氏春火堯命質以麋輅置缶而鼓之則堯時已用缶矣禮禮器五　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注壺大一石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以小爲貴則近小遠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小尒疋云盎二有半謂之𣪠𣪠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注缶四斛也

缺

儀禮有齊夫國語有司府周禮皆缺或云冬官之屬故缺然齊夫爲司農官司府爲財官宜屬地官缺亡也

𤮯

詳本部樽注

罍

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韓詩云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周禮春官司尊彝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疏尸酢賓長即用罍尊尒疋釋器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疏尊卑異飾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云罍取於雲雷故也　又周禮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注五罍也　又明堂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注刻畫山雲之形　尋書致索罍則六尊中以盛三酒比於六尊設之稍遠尒疋注山

中尊也此兒彝爲上尊罍爲下尊也然則下彝爲上受三斗六升尊爲中受五斗六升罍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周南金罍孔疏爲諸臣所酌受一石者鄭注司尊彝云刻畫山雲之形旣云刻畫則木矣又引韓詩士用梓無飾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天子以金飾口徑九寸五分頸高三寸中徑七寸五分腹下橫徑九寸腹中橫徑一尺四寸上下中徑一尺六寸足高二寸下徑一尺畫山雲之形　博古圖犧首罍四皆一鼻兩耳連環無蓋四器皆犧首爲耳鼻而製作相類其不同者特高下數飾色澤環耳之類乘犧罍兩耳連環無蓋鼻皆犧爲飾狀如牛首象首鼻無銘肩短頸作一戒兩耳以連環腹飾圜花足上又爲一象首璘鳳百乳言無銘致飾不一通体與足作方斜雷紋中著以乳稜四起而上立四鳳中又爲四獸各頂一角疑其爲麟復以夔龍相間琦工無如此

也

絲部

素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賈逵曰八王之法張平子謂周禮八議之刑惟馬融以爲八卦　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体以應八卦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楚語馬孔之訣玉海云五帝時名八索坤王索於乾而得三男乾三索於坤而得三女八八相乘爲六十四

純

晉灼又音准壽頓合數重純席注白黑雜緣緣之　又音屯詩召南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　又音全儀禮鄉射禮二筭爲純注猶全也禮投壺二筭一純疏合爲一全也　又緇或作純周禮地官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禮祭纁以共純服

紘

說文冠卷也儀禮士冠禮緇組紘注屈組爲紘垂爲飾禮雜記管仲鏤簋朱紘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玄相二䜣統紘綖琉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首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

又儀禮大射禮鼓鼓倚於頌磬西紘注編磬繩也

紞

說文冕冠塞耳者今俗別作髡非左桓二衡紞紘綖疏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兩旁也　又儀禮士喪禮緇衾赬裏無紞注被識也禮喪大記紟五幅無紞注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

孫

禮緇衣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孫心當作愻猶祭義見閒當爲覸史記刺齒當爲齧齒皆一字誤爲二也說文愻順也書云五品不孫今文作訓孔氏本作孫衛包又改作遜古文亡矣緇衣猶存古字毛萇正作遜誤從而改之益歎識字之難

繩

周禮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舍人曰繩釋文繩音孕　按繩宜爲䋲字之誤管子五行篇䋲婦不銷弃注䋲古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䋲爲孕

線

周禮攷工記鮑人察其線欲其藏也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絤謂縫革之縷說文綫縷也古文作線與綜似漢書功臣表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線字以線爲今文未之攷也

綸

易繫辭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訓綸爲裹虞翻訓綸爲絡孔穎達訓爲彌縫補合京房曰彌遍也綸知也　按綸當讀論古字多借綸爲論屯象曰君子以經綸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釋文並曰綸本亦作論說文曰倫欲知之貌龠義亦與論同下文仰以觀於天文八句正所謂遍知天地之道也當從京說荀爽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義亦同

緎　紽總附

詩召南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　按緎訓縫本於爾雅謂縫之界域也今釋三章文義當不如爾雅所訓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四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先五紽次五緎五總也

終

詩邶風終風且暴毛曰終日風也韓詩曰西風　按終當訓既言既風且暴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不言終風也又曰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此三句翦釋此詩之文亦不及終風燕燕曰終溫且惠北門曰終窶且貧伐木曰終和且平甫田曰終善且有正是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皆當訓既既終語之轉也

絇

詩豳風宵爾索綯毛傳綯絞也鄭箋夜作絞索　按索者糾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當云糾繩于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楚辭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是索爲糾繩之名也爾疋釋器曰約繩索也字或作繩小尒疋曰繩索也方言曰車紂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曰曲綯郭璞注曰綯亦繩名引詩宵爾索綯是明爲繩也尒疋訓絞者亦繩也左哀二年絞縊以戮注注曰絞繩索晉失之矣

羊

羊部

說文羊祥也火者屬是易說卦兌爲羊注外柔面內剛也埤疋詩言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皆書羊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未始尒疋邢疏白羚吳羊也牡名羝是羊有黑羖也牝名羭印助爆也牝名羖郭璞曰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其實白羊牝者名牂黑羊牝者名羖角一長一短者名觤角捲三匝者名羳黃腹者名羚新生者爲羜

羔

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兌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前出非孔子意也　按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亦當爲羔字之誤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此羊謂爲養無家之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正與女使訓合虞蓋借羔爲養也釋文養餘亮反師古注漢書曰主給烹炊者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同羔公羊宣十二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曰養亦割羔猶尒疋羔夏羊也之羔通作養羔從羊聲故讀作羊亦如駹龍同書駹讀爲龍拘狗同聲拘讀爲狗也隸書心作尒火作亦

二休相似故恙字下半從尒羕字下半從亦譌恙爲羕也

義

書皋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　按義善也通作儀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讀儀周禮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作義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尒疋儀善也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之乃爲一德然則彊義亦上下相對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宜合義非獨彊也

羣

易渙六四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程傳天下渙散而能使之聚可云大善之吉本義取蘇說謂散其黨朋而以程傳爲不及非

羸

易大壯九三　其角馬融曰大索也王肅本作縲音縲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璠作蔂說文纍大索也與馬同則　宜爲纍或古文也

耳部

耿

說文耿著頰也杜林說耿光也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徐鍇曰凡字多右形左聲此說或後所加或傳寫之訛語載徐本說文盜許以杜說爲非徐以許左形右聲爲誤不知耿先也杜說爲允

聘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公羊賢其能讓穀梁善吳能使胡氏以扎讓階亂惟杜注孔疏以吳未通上國不稱氏族非襃貶所繫也

聚

易萃彖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荀作取冕氏曰古文聚或作聚或作取漢五行志取不達茲謂不知注取讀聚冕說是也

聳

左昭六聳之以行杜注聳懼也漢刑法志作㩳師古曰獎也　按楚語聳善而抑惡韋昭注聳獎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故曰將與獎同中心不欲而由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從㦝勸也慫聳義近當訓獎

肉部

肥

易遯卦肥遯張平子思元賦作飛遯淮南子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啟飛遯離俗注亦引之葢以肥爲飛

朕

書舜典汝作朕虞王莽傳朕作予　按說文倂送也古以爲訓字當爲訓虞言訓厤虞官也漢時不識古文誤以倂爲朕王莽文易爲予也

腸

書盤庚心腹腎亦正義夏侯等書曰之腎腸文選三都賦注

亦引同書曰六腎揚歷歷計也謂揚其所歷試鄭注雖八故然可知今文爲優腎揚

海

易咸卦九五咸其脢王肅音灰云脢在背而夾脊楚辭招䰟云敦脄血拇注脄背也與脢同語之亦云背

肺

鼎實肺有一二擧肺卽嚌肺一名離肺小而長割不擢心祭時絕而爲祭故又曰絕肺既祭則嚌之故又名嚌肺與脊同擧則謂之擧肺一爲祭肺卽切肺亦名利肺祭肺絕之離肺不絕其別如此

服

易繫辭服牛乘馬說文作犕牛乘馬　按犕與服古通左僖二十四王使伯服游孫請滑史記作伯犕後漢皇甫嵩傳董卓曰義眞犕未乎趙世家云武靈王云今騎射之備今國策云騎射之服然則犕當作犕特牲饋食禮備答拜焉注古備爲復說先云紕車絥也或作鞴是古備字有服音伏字有葡音

滕

易咸上六滕口說也鄭虞皆作媵虞云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媵口說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說言諸相感而已不

復得志　按媵宜作騰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高誘許愼皆訓爲傳媵古騰燕禮云媵觚於賓鄭云媵送也今文皆作騰是騰與媵通又釋詁云滕虛也以虛辭相感亦

媵

儀禮燕禮云升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揚擧也今文媵皆作騰擅弓下篇云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揚擧也媵送也揚近得之擅弓朱本作騰非

股

大戴禮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倉庚商庚也商庚長股也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賨琢曰倉庚不名長

股或曰二字當蝛也者亦不箇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蝛也者下或曰上蝛與蟜同蝛鼅也廣疋鼅蝛長股也本此其商庚也三字後人加之耳　按周禮蟈氏司農注曰蟈當爲蝛蝦蟇也元謂蟈卽今所食之蛙名醫別錄云鼅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蠅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也

臘

說文冬至三戌臘祭百神也禮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禮所云蜡祭也漢武帝紀祠門戶比臘注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張晏曰秦之臘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月也風俗通蔡邕獨斷皆言夏曰淸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漢曰臘一說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自昔有之非漢始也鄭元月令注臘卽周禮所謂蜡不知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合爲一非

至部

至

易復卦先王以至日閉關正字通夏至日日長至謂長於是極至也呂覽仲夏日長至是也冬至曰日長至謂長於是始至也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是也然呂覽於仲冬又云日短至黃震曰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乃短至也據此短至宜爲冬至曰長至者陽始長也扶陽以扶陰也

臺

尒疋釋宮闍謂之臺禮月令可以處臺榭五經要義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囿臺觀鳥獸　袁紹傳三臺注漢官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又漢百官表注禮樂官知禮容故禮部稱容臺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故太常稱曲臺漢秘書監曰芸臺唐改曰靈臺　唐百官志門下省曰鸞臺宋銀臺司受天下奏狀　又草名詩小雅有臺傳夫須也疏莎草可爲衰笠　又臺笠傳臺以御暑笠夫須也以臺皮爲笠也□又地名檀弓敗於臺鮐注音壺當爲壺字之譌一作壺鮐或作狐鮐正字通臺有壺音非與壺同以臺爲古壺字誤也

舟部

舟

世本黃帝臣共鼓貨狄為舟呂氏春秋虞姁作舟山海經淫梁生番禺始爲舟　又帶也詩大雅何以舟之傳舟帶也　又尊下之臺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正字通一說古彝有舟設而陳之爲禮神之器以酌以祼挹諸其中而注之舟與彝二器相須猶尊與壺瓶與罍先儒謂舟如盤若舟載物彝居其上非也今攷漢敦足舟來花舟舟之用在容非虛設以承彝也　淮南子古者見竅木浮而爲舟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此

戰舟之始也　又通周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作周司農云隸法周作舟又作舟舟作舟或作舟字本相類　又地名左襄十四吳入日舉舟之隘要而擊之注舉舟吳險阨之道又昭十三克息舟城而居之注息舟楚地又哀二十一諸除館於舟道注舟道齊地

般

通潘反音播說文辟也　又同班尒疋般還也前漢趙充國傳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還也　又前漢郊祀歌先以兩般裔裔注般同班布也　又同般禮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　又音盤與盤同書盤庚周語作般庚　[illegible]司盤莊子

田子方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注般又作槃般礴謂其坐也　又同槃穀梁語毋般用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注般囊也疏男般革女般絲所以盛悅巾之屬　又同般前漢郊祀志乾稱飛龍鴻漸於般孟康曰般水渡推也

船

正字通明少保戚繼光濟水法用生牛馬皮竹木爲之如箱火乾再用筆繫功之以浮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言縫可乘三人　又衣領曰船正字通俗以船爲襟穿結緊云杜詩天子呼來不船或言衣襟言蜀人呼衣繫帶爲穿俗因故作船

虎部

虎

易頤六四虎視眈眈虞翻注坤爲虎九家易說卦曰艮爲虎按虞以五體言故曰坤爲虎其實六四居艮之初艮亦爲虎說卦艮爲黔喙之屬正義曰取其山居之獸鄭注曰虎豹之屬是艮爲虎也或以艮爲虎象九家艮爲虎當是爲膚之誤失之

虞

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注者皆曰虞人惟南子引此文高誘注曰欺也陳琳亦訓欺蓋漢時師說如此廣疋曰虞欺也註欺

也說文註誤也誤與虞古聲義並同故虞亦爲欺　詩召南吁嗟乎騶虞毛以爲義獸周禮疏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晦菴詩序甚明　按詩例騶虞與麟趾應麟爲獸則騶虞亦獸故詩傳主毛說劉義方詩疏作騶吾解頤新語謂文之囿名騶牙此皆惑於異說也牙古通互𥁋因虞通吾吾通互互通牙仍作互音讀之也

虡

說文鐘鼓附也尒疋邢疏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上有横木謂直立爲虡横　爲栒栒上加大版爲飾爲業周禮攷工記梓人爲筍虡小蟲之屬以爲雕琢鸁屬以爲鐘虡羽屬以爲磬虡鏻翸以爲筍虡正字通漢虡以銅唐樂志虡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宫以二十虡隋之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遂用之唐初因隋舊高宗增用七十二至武后省之開元始依古著爲二十

虢

唐韻周封虢仲於此今未屬三川郡唐武德中爲虢州左隱元年歌叔注虢今榮陽縣應劭曰今虢亭也昭七年齊侯次於虢注燕境左傳虢射高誘國策注虢郎郭氏

虪

音徒玉篇烏虪郎虎也左作菟漢書譌作於[ ]

虫部

虫

音卉廣韻鱗介總名說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玉篇古虺字佩觿集以蛇虫之虫爲蟲冢非　按說文玉篇類篇虫䖵蟲皆分三部虫吁鬼切䖵古魂切蟲持中切義音各别正字通合爲一雖失古人分部之意然以其易於查攷若六書正譌以中郎蟲非

蜃

禮月令雉入大水爲蜃注大蛤也山海經注蜃一名大蛤一名合漿大戴禮十有一月雉入淮爲　注蜃蒲盧也七脩類稾云雉入大水爲蜃淮南子高誘注俱曰大蛤墨子又曰蛙一名蛤禮記注曰蛟屬埤疋又以爲蛙蛤各釋似非蛤類　按本草曰大蛤亦名蜃坦齋通編曰蜃大者如車輪吐氣成樓與蛟龍同則知此爲蛤明矣況尒疋翼引周禮諸家辨蜃爲蛤甚明禮記之注以雉由蛇化故以雄子爲蜃

蜚

音肥尒疋釋蟲注蜚越所生其味眞南方淫氣所生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劉向以爲蜚䖵皆氣所生所謂蜚也

蜡

周禮秋官蜡氏注蜡骨肉腐臭蠅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

此官之職　又祭名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夏曰清祀殷
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　周禮籥章國祭蜡故書蜡爲蠶杜
子春曰蠶當爲蜡

蜩

詩大雅如蜩如螗傳蜩蟬也螗蝘也疏釋蟲云蜩螂蜩螗蜩舍
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西爲蝘楚謂
之蟪蛄陸璣疏螗一名蝘虭青徐曰螇螰則螗蜩亦蟬別名
耳又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

蜮

詩小雅爲鬼爲蜮亦作蟚左莊十八秋有蟚注盈狐也本草

謂之射工蓋含沙射人爲災　五行傳曰蟚如府曰疋生於
南越一名射影在水中人在片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
故曰含沙射人人皮肌其劉如

蟈

周禮秋官蟈氏注司農云蟈讀爲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
元云今所食蛙也蜮乃短狐　按說文蟚正字蜮或字許氏
以爲短狐

螢

禮月令腐草爲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說文馬蠲也時則
訓化化爲蚈高誘注曰蚈馬蚿一曰螢火

螽

尒疋釋蟲蜇螽蠜疏今人以蝗子爲螽子詩召南趯趯阜螽
是也周南螽斯羽傳蚣蝑也疏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
或云似蝗而小斑黑色又尒　章蟲土螽蠰□似蝗而小善
跳今謂之土螇

虫

大禹亭　發澤爲彭蠡漢志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在澤西
則彭澤在彭蠡東矣蓋東滙彭澤爲彭蠡也蠡古螺字水盤
旋如螺紋也

衣部

衣

禮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後儒圖攷數十家而續衽鉤邊
多異說攷玉藻云衽當旁則非前後正幅矣鄭注衽謂裳幅
所交裂則在旁名衽者交裂餘幅則否續衽衣之左旁連合
其衽鉤邊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綴於後衽上□鉤曲
而前以掩裳際漢謂之曲裾故鄭注鉤邊如今曲裾也

表

朱子語錄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康成亦
誤圭只是量表影尺長尺五寸玉爲之夏至後立表視表景

長短以玉圭量之如表景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今地中
與古已不同漢以陽城爲地中宋以岳臺爲地中已自差誤
許多□事物原始銅表古用以紀里魏文帝一里置一銅表
長二尺以志里數今用石刻字於上即其遺也

衻

音髯衣緣也禮喪大記注婦人嫁服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
纁袒注袒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　又衣上
襆禮雜記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爲一注裳下襆婦人敝膝謂

衵

袍

禮雜記注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
矣正義云漢時直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釋名婦人
以絳坐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賈公彥曰男子袍既
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裳不單
與袍制同袿袍猶圭衣鄭注內司服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
翟遺俗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江
充傳曰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如燕
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亦
舉漢法以明之續漢志云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建武
永平禁絕之麗圭襂閨緣即圭衣之類袍以包內故云加上

之袍皆重繒厚練永平中惟中宮皇太子服之蓋以儉化俗
也　禮喪大記袍必有表注褻衣　玉藻縕爲袍注衣之有
著雜用舊絮名曰袍　古今注袍自有虞氏有之故國語云
袍以朝見也事物紀原以爲始於宇文護或以爲始於隋非
也　中華古今注始皇三品以上用綠庶人以白皆絹爲之
北齊天子多著緋衣賞臣黃文綾百官士庶同服之隋天子
曰袷褶公卿曰褐褶　唐車服志長孫無忌議服袍者下加
襴色視其品庶人以白貞觀中三品上服紫四五品以朱六
七品以綠八九品以青

衫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古文袗爲均疏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之均　按袗元創漢袀袨益袀字之誤

䄬

音移類篇衣中謂之䄬　又音易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緇䄬注䄬緣也䄬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或作袘

袙

音帕類篇幧也又額首飾後漢輿服志秦雄諸侯乃如其武將首飾爲絳袙以素貴賤

祓

音撥說文蠻夷服　又揚子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褘又謂之祓

衹

音低說文衹裯短袖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曰衹裯

□

音袟說文書衣也　禮內則施縏袠疏袠刺也以針刺袠爲縏囊故云縏袠也

袪

詩鄭風摻執子之袪今疏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禮玉藻深衣三袪袪三袪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　寸三之七尺二寸　又袖口儀禮喪服袪尺二寸

袴

物原禹作袴古今注袴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爲之□敬王以繒爲之曰袴但不縫口而已至漢章帝以綾爲之揚子方言齊魯間曰䙖或曰襱關西曰袴禮內則衣不帛襦袴中華古今注襯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襯長至膝曰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即今襯也

袿

音圭廣□襦也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也後漢皇后紀袿裳之月又註袘注

裂

徐曰裁剪之餘　又通□禮內則注縏小囊盛帨巾者男如韋女用繒有綠飾之則是縏裂與疏按傳作縏厲古通爲一字

裎

博雅佩衿謂之裎廣韻佩帶也揚子方言單衣□裹者曰裎

衩

裋

玉篇僕所衣布長襦也方言裋褕自關而西其短者曰裋褕

衳

音忪小褌也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衳

帢

音怡篤海本作帢狀如弁缺四角魏武帝製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帛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辨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

裻

音篤說文背縫也禮深衣負繩及踝注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又晉語使申生伐東山衣偏裻之衣注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

裞

音倪尒疋釋器衣裗謂之裞注衣縷也方言齊人謂之㡇或曰袿衣飾

䘿

音掘廣韻短衣也方言襜褕自關而西曰統裙郭璞注俗名䘿掘　後漢光武紀諸于繡䘿　續漢書作䘿諸于上加繡䘿如今半臂也

褸

詩魏風要之襋之傳要褸也晉書五行志秦始初衣服上偏下主著衣者皆壓□

褋

音牒方言襌衣江淮南楚間曰□關之東曰襌衣楚亂九歌遺余褋兮澧浦注褋裋褕事神所用

褕

音俞說文翟羽飾衣也玉篇襜褕直裾也前漢書師古注襜褕直裾襌衣也方言其短者曰短褕　又音遙褕狄后服

褖

音彖后衣也釋名褖衣褖然黑色也詩邶風綠衣箋綠當爲褖褖衣宗以素紗爲裏今以黃裏非制也儀禮士昏禮褖衣注墨□赤緣曰褖所以□袍也

褘

音暉后祭服禮玉藻王后褘衣釋名畫翬文於衣也　又音韋尒疋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注今香纓也　又蔽膝方言江淮之間曰褘或曰袚關東曰蔽膝

褠

音鉤釋名襌衣之無袖者言袖夾直如溝也晉書禮志皁侍中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答拜　又臂褠後漢馬皇后紀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注褠臂衣今之臂褠以縛左右於事便也

褶

直□禮玉藻帛爲褶注衣有表裏而無著以禮喪大記君褶
衣褶衾注褶袷也急就篇注重衣之最在上者形如袍短身
廣袖一曰左衽袍也　又音習類袴褶□服

褠

音䕮說文丹縠衣廣韻周禮王后之六服其一曰襢衣韻會
引詩箋作展衣后妃服之次也與展同

襜

亦疋釋器衣蔽前謂之襜詩小雅不盈一襜前漢□不疑傳
襜褕直裾禪衣也方言襜謂之被郭注衣掖下也

襦

禮內則衣不帛襦袴急就篇注短而施要曰襦方言汗襦關
東曰甲襦陳魏宋楚間曰襂襦

車部

車

晉書攷索古諸侯副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illegible]
一乘漢因秦大駕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自高至文無損
益武帝天漢中始定其制郊祀所乘曰大駕又備車十乘騎
萬匹舊制金根車最尊比周玉輅後漢大駕御鳳凰車以金
根爲副東漢上原陵用大駕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晉
武帝始設金革象玉木五路並爲法駕東晉儉不中禮副車
五乘宋則十二魏道武命禮官採古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

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屬
車十二乘起於宋王宏議罷於隋大業中唐制武德著令五
路屬車十乘貞觀中始加黃鉞豹尾爲十二乘高宋不喜乘
輅每大路則御輦元宗以不中禮開元中祀南郊乘輅禮畢
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五輅腰車皆陳於鹵
傳而已　又漢景帝詔二千石車朱兩幡千石至六百石者
朱左幡三百石以上皂蓋二千石以上白蓋武帝天漢四年
詔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鹿小國特熊居前麋
皆居左右然所乘車不一其名皇孫乘綠車丞相乘高車三
公乘使車劉侯乘安車太守乘藩車刺史乘傳車大夫乘官

[library seal]

車使者乘小使車佐吏乘小車致仕賜安車　後漢光武紀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道詣公車注公車令一人掌殿司馬門天下上書及徵召皆總領之公車所在故名

軌

孟子城門之軌注轍迹也禮少儀其在車左軌謂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注軌謂轄頭也　又逕篇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注古文作軌　詩邶風濟盈不濡軌叶音九攷周禮攷工匠人注軌謂轍廣非即轍也韻會輪有高下廣狹皆定於軌輪中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因謂車轍亦曰軌其實軌轄頭也自說文以爲車轍後人因專以轍訓軌失矣邢昺孝經序疏曰兩轍之間曰軌車所轢曰轍此爲確證　按軌有二義訓車轍者中庸車同軌也訓轄頭者少儀之祭左右軌范也軌范並言顯然二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謂轄頭也軌與范同聲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曰軌與軹於事同謂轄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也車轍亦謂之軌則攷工涂九軌是與此字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謂之軹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下車濟盈必濡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軌莫九反邶風瀰鷕鳴

軌牡用韻甚遠若如說文作軌音范則出韻矣濡軌之軌當以鄭轄頭之說爲確集韻讀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物不可言濡又按毛傳由輈以上爲軌鄭箋渡深水必濡軌皆不作軌若云宜依傳意音范則斷無將作軌而傳訓軌者毛乃西漢人豈不知軌讀九與牡爲韻乎然據今本云由輈以上爲軌則軌非輈上物理尤難通蓋傳本作由輈以下爲軌車軸在輈下兩端出轂外者爲轄頭又謂之軌故曰由輈以下爲軌上下字形相近又因上章釋涉傳有由膝以上由帶以下遂誤作上孔穎達遂以軌爲軌之譌且爲以軌是車轍轄頭謂之軎不謂之軌少儀軌范之軌當爲軹說與禮正義自相矛盾是石經因之改爲軌誤矣或以轄頭與車轍不宜同名不知車中物有異事同名者攷工記輿崇三尺有三寸注軹轂末也又去三以爲軹司農云軹小穿也又去一以爲軹圍注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又少儀注曰軌與軹於事同謂轄頭也然則輢之植者衡者謂之軹轂末小穿謂之軹轄頭謂之軌車轍亦謂之軌皆異事同名後人殽譌毛傳以軌爲軌故詳辯之

軜

說文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秦風鋈以觼軜箋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處

之有鐙所以制馬左右令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也

軝

詩小雅約軝錯衡注約束也以皮纏束車轂而朱之錯文也詩詁軝轂之旁出者　按攷工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是轂外長內短也軝非轂名乃轂之外長而旁出者凡在輪中者通名轂轂之旁出者爲軝

斬

音雞車兩轄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軹注故書軹爲斬謂車兩轊也攷工記有軹無斬當爲軹之誤

軨

說文車後橫木　後攷工記加軫與轐鄭注軫輿也輪人軫圍注與後橫者也輿人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疏象也以輿方者不言軫而言軫者軫輿之本也載偁據地方說以駁鄭謂軫爲輿四面不惟足軫謂之枕釋名軫枕也軫橫在前如臥有橫枕也枕有橫無直則四面之說非也顏會引小戎俴收注云收軫也疏大車前軫至後軫深八尺兵車軫四尺四寸比之爲俴故曰俴收收者車前後兩端橫木收斂所載者合鄭注與詩疏參之四面方者爲輿前後橫者爲軫皆加於伏兔上以載人物者鄭注屢變其辭非自相矛盾各就本文所重言耳

較

音覺說文車騎上曲鉤也崔豹古今注車較重耳也在車箱上重起如兩角詩衛風猗重較兮注較高於軾輢是兩旁植木較橫輢上蓋古車皆立乘平常立則憑較有所敬則憑軾較在軾上若兩較故云重較

載

詩秦風載獫歇驕　箋載始也始田大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朱子云以車載犬非責人賤畜義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猲獢豈得云以副車載犬耶蓋文連而意不屬耳

易咸上六咸其輔頰舌虞作酺云耳目之閒說文輔頰也玉篇引左酺車相依是酺同輔輔近口在頰前淮南子云靨輔在頰前則以耳目之間爲權權在輔上故洛神云靨輔承權夬九三壯于頄是也頰以含物輔以持口孔穎達云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明輔近頰而非頰虞以權爲輔許以輔爲頰皆非　又車兩旁夾車木也詩小雅無棄爾輔注輔以佐車可解脫之物今人縛杖於輻防輔脫也

輗

說文大車轅端持衡者也六書故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

軌牡用韻甚密若如說文作軓音范則出韻矣濡軌之軌當以鄭轉頭之說爲確集韻讀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物不可言濡又按毛傳由輈以上爲軌鄭箋渡深水必濡軌皆不作軓若云宜依傳意音范則齒無經作軓而傳訓軓者毛乃西漢人豈不如軌讀九與㕁爲韻乎然據今本云由輈以上爲軌則軌非輈上物理尤難通蓋傳本作由輈以下爲軌車軸在輈下兩端出轂外者爲轉頭又謂之軌故曰由輈以下爲軌上下字形相近又音上章釋涉厲有由膝以上也帶以上遂誤作上孔穎達遂以軌爲軓之譌且以爲軓是車轍轉頭謂之軹不謂之軌少儀軌范之軓當爲軹說與

禮正義曰相矛盾唐石經因之改爲軌誤矣或以轉頭與事轍不宜同名不知車中物有異事同名者攷工記軹崇三尺有三寸注軹轂末也又去三以爲軹司農云軹小穿也又去一以爲軹圖作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又少儀注曰軌與軹於事同謂轉頭也然則輢之植者衡者謂之軹轂末小穿謂之軹轉頭謂之軌車轍亦謂之軌皆異事同名後人誤讀毛傳以軌爲軓故詳辯之

軜

說文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秦風鋈以觼軜箋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四經傳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

莊結成以隱爲辭則渝平不得爲成明矣秦詛楚文變輸盟刺廣疋曰輸更也渝與輸同朱子云亦云墮故左謂更成公羊曰墮成其義一耳孫復以輸平爲輸誠尤誤劉原父以更成爲非從公羊改渝爲輸蓋未攷字義

轐

易大畜輿脫轐鄭作樸伏兔也攷工記加輿軫與樸鄭亦訓伏兔疏云今謂之車屐左傳引子夏易傳輹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　攷伏兔即鄭本之轐名縛者轐也小畜輿脫輻釋文本亦作輹馬云車下縛即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也

輿

說文車底也周禮攷工記輿人爲車注輿人作輿而言爲車者車以輿爲主也詩詁曰輈軸上加板以載物軫軾之所附輿其總名也頡倉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角部

角

逼疋角古音祿詩召南誰謂雀無角叶音祿李濟翁資暇錄漢四皓其一號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多呼覺音誤也至角讀爲覺而角里之音祿因改作甪益謬矣又東都事略崔渥注云刀下用音榷唐韻音錄又音覺其實字無二形崔亦臆說耳

觕

說文本作麤俗作麁粗并逼疋曰世皆以觕爲麤不知觕乃粗義非粗音也漢書觕麤連一處二粗字有是理乎古並各造粗字至漢分之麤爲塵起之粗平聲猶爲一切之粗上聲故班固漢書連用則異聲分用則同字不可不辨也

觚

周禮攷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鄭氏據韓詩以爲觚當作觶又儀禮燕禮升賸觚於公注此當言賸觶酬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觶或從角從氏由此誤爾上經言主人坐奠觚與篚玉古文觚皆爲觶又云主人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說文曰觗禮經觶漢高帝紀云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鄭氏駁五經異義曰觶角旁氏汝潁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少聞觗故亂而作觚

觥

說文本作觵兕角可飲者其狀觵觵故曰觵詩召南我姑酌彼兕觥疏禮圖云觥大七升兕角爲之一說刻木似兕角蓋無兕用木也韓詩云觥受五升以罰不敬按詩詁曰兕觥角爵言其體注罰爵解其用然卷耳七月稱兕觥皆非以罰則觥爵之大者或用以罰非專爲罰也

觳

說文盛觵卮也一曰射具又薄也管子五粟之狀剛而不觳又通斛周禮攷工記鬲實五觳庾實二觳注觳讀斛受三升康成謂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

觴

三禮圖凡觴形同而升異數詩周南卷耳疏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說文觶實曰觴虛曰觶

觶

說文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受四升禮禮器尊者舉觶注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詳觚注

觼

音決說文環之有舌者或作鐍徐曰言環形似玦也詩秦風

鋈以觼軜朱傳軜驂內轡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曰觼軜亦猶沃白金爲飾也詩詁曰此是鋈鐍之鋈不特施於車也

言部

訊

詩陳風歌以訊止戴氏毛鄭詩攷正曰訊乃誶字傳寫之譌毛詩云訊告也韓詩云誶諫也皆當爲誶音碎故與萃爲韻訊音信問也於詩韻及音義咸扞格矣屈原離騷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尒疋誶告也釋文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不作訊明矣今傳寫亦譌張衡思元賦注引尒疋仍作誶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訊誶二字未能決也 按訊非譌字訊古亦讀如誶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荀子賦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與偪塞忌

置爲韻張衡思元賦古 水火而要訊與內對爲韻則訊字古讀若誶故小雅亦以萃訊爲韻於古音非不協也大雅執訊連連釋文曰又作誶王制以訊馘告釋文曰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鄭注訊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誶尒疋誶告也釋文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胥說文引作誶又莊子庚桑楚逐而誶之釋文本又作訊蓋因同聲是以假借攷正之說疏矣

記

禮王制太史執簡記注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當行之禮前漢蕭望之傳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注記書也奏記自朋始文心雕龍後漢始有公府奏記

許

詩小雅伐木許許毛傳許許柿貌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㬥說文意毛為長朱子詩傳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

按邪許舉木聲非伐木說文作所所者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者幾許也禮說曰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皆從斤說文依毛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柿與縮酒之茅也

詞

說文作意內言外韻會作音內言外又引徐曰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皆詞也語之助也聲成文謂之音此詞直音內之助聲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內直言曰言一字曰言此詞皆在句之外為助故曰言之外楚辭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些亦辭也未詳音發為言言成文為詞未可以內外歧之且詞與兮些各別非語助例也

訛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孔安國強讀作訛譌訛古通毛詩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民之譌言今詩作訛無羊篇傳云訛動也正月箋又訓訛為偽亦與訛通故王□傳又作南偽古文作偽也索隱作為者古偽皆省作為見古文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偽異淮南子曰天大旱未不為狂為成也禾成於夏故曰南為索隱是也

誥

釋文姤象曰誥曰方李軌古報反鄭作詰起一反止也王肅同但魯恭傳引此經云施命命止四方行者訓從止則作詰四方矣今本後漢書誤作誥姤之初六為井主繫於金柅止之象也　孔安國尚書序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疏三王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文從要約一誥兼焉故總曰誥　正字通古上下有誥秦廢古稱制詔漢武元狩六年初作誥然不以命官唐稱制不稱誥宋始以誥命庶官明用敕不用誥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給誥如一品之制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六品至七品皆授以敕命

詵

詩周南詵詵兮釋文云說文作㚨玉篇多也或作莘駪㹀牲但今說文無㚨字東都賦俎豆莘莘李善注引毛傳莘莘衆多也今詩作詵詵皇華作駪駪烝民作牲牲傳訓同蓋其字皆可作莘

辯

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今文辯皆作徧古二字通用史記辯于羣神今尚書作徧春秋傳子言辯舍爵於季氏

之廟杜云辨術也荀子扁善之度注扁讀辯韓詩外傳君子
有辯善之度古徧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故遷書多古文
春秋□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辯為徧又射禮云司射乃比衆
誓耦辯注訓徧是鄭亦讀徧也

誓

書泰誓孔傳云作於敗殺之年史記載穆公自茅津濟乃誓
史有所文從史記說非無據也

謄

唐制舉人試闈敕設衛都堂設簾糊名考較始蘇易簡易書
始於宋祥符八年令彌封官封印試卷付集書吏謄錄謄錄
始院始此

講

唐書百官志國子監有直講四人以經術講授舊唐書職官
志集賢殿有侍講學士

議

唐百官志下之通上制有六四曰議蔡邕獨斷其有疑事公
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曰駁議後漢百
官志議郎六百石唐有諫議大夫司議郎

變

卦變說文彖傳而雜見於備姚范侯盧氏惟虞說最備乾坤
諸卦之宗乾二五之坤成震坎艮坤二五之乾成巽離兌所
云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復臨泰大壯之夬陽息之卦
皆自坤來姤遯否觀剝陰消之卦皆自乾來而臨觀二陽四
陰大壯遯四陽二陰否泰三陽三陰又以例諸卦自臨來者
四明夷解升震自遯來者五訟无妄家人革巽自泰來者九
蠱賁恒損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否來者九隨噬嗑咸益困漸
旅渙未濟自大壯來者五需大畜睽鼎兌自觀來者四晉蹇
萃艮自乾坤來而再見者從爻例也卦先剝復天姤之例故
師同人大有謙從六子例亦自乾坤來小畜履上變也履訟
初變也豫自復來乃兩象易非乾坤往來也頤小過晉四之
初上之二大過中孚訟上之三四之初此四卦與乾坤坎離
反覆不衰故不從臨觀之例師二升五成比噬嗑上之三折
獄成豐賁初之四進退无恒而成旅皆據傳為說故亦從兩
象易之例屯蒙從坎艮來屯剛柔始交蒙以亨行時中亦據
傳為說不從臨觀之例因繫辭彖傳而復出者二睽自无妄
來蹇自升來皆二之五李挺之作六十四卦圖用老子一生
二二生三之說朱子又推之而用王弼說名曰卦變且以已
意增入視李加倍至作本義又以二爻相比者而相易不與
卦例同荷論者云不如漢易有家法也

豆部

豆

禮圖豆口足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象天子玉皆謂飾其豆口也金疋木豆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足名鐙中直立者名校校徑二寸總爲豆實四升薦葅醢正字通梪豆以木爲柄玉豆者梪上飾玉也獻豆陳澔集說如犧尊刻鳳羽故名通疋攷工以瓦爲豆周禮以木爲豆禮家言木曰豆竹曰籩瓦曰登然古器如祖癸豆嫚寅母豆皆銅爲之

登

說文禮器詩大雅于豆于登傳木豆薦葅醢瓦豆薦太羮祀天用瓦陶器質也宋史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鉶既設三則登亦如其數元史太羮每室三登和羮每室三鉶　又作鐙儀禮公食大夫禮實於鐙注瓦豆也

豐

說文豆之豐滿者鄉飲酒有豐侯亦謂之廢禁陸佃云似豆而卑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設豐以承爵也疏按燕禮君尊有豐此言承爵則兩用之

豕部

豣

詩邠風獻豣于公又逼作肩齊風並驅從兩肩今傳三歲曰肩周禮夏官大司馬注一歲曰豵二歲曰豝三歲曰特四歲曰肩

豥

音孩尒疋釋獸豕四蹢皆白豥　按尒疋邢疏詩白蹢鄭箋以豥爲駭駭者疾蹂之言與豥義同字皃楊愼字說同駭亡氏韻正韻亦作駭竝非

豳

詩大雅篤公劉于豳斯館詩譜豳者后稷曾孫公劉自邰出徙戎狄之地今屬扶風栒邑在雍州岐山北至太王避狄處岐陽今鳳陽府扶風縣岐陽鎮乃大王之都文王治岐之地漢爲美陽縣而公劉所居乃今邠州屬陝西京兆府路北魏置南豳州而魏去南字爲豳州唐明皇以字似幽開元中改爲邠　豳有風雅頌鄭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風以介眉壽以上爲雅萬壽無疆以上爲頌或王樂器要有三說一說豳詩□之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雅噫嘻諸詩是豳頌一說王介甫三豳自有雅頌今亡　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未可遽指爲豳如

介甫之說則豳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安得有天子雅
頌惟吹豳之說得之

豶

說文豶羠豕也尒疋釋獸貓豶疏豶㹠豬也易大畜豶豕之牙
疏豶除也釋文去勢曰豶程傳豕有牙而方制之不能改惟
豶其勢則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虐翻曰劇豕稱豶崔憬曰
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　按劇當爲𠜂之譌衆經
音義引通俗文曰以刀去陰曰劇紀言衣廣韻以刀去牛勢
也劇豕豕之去勢者故釋文云豕去勢曰豶廣疋曰豶犗也
犗與劇同

貝部

貝

說文海介蟲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易
震卦億喪貝注貝貨糧用之屬　書盤庚具乃貝玉疏貝水
蟲古取其甲爲貨如今用錢　顧命大貝傳大貝如車渠
史記農工商賈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注
食貨志有五貝十朋皆用爲貨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
百十六　又錦名書禹貢厥篚織貝詩小雅成是貝錦　又
胄也魯頌貝胄朱綅傳貝胄貝飾也疏貝甲有文故爲飾

貢

書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安國曰貢賦之
法由來已久此乃禹制非禹始也下獻曰貢以所出之穀市
其地所生以獻曰厥貢雖有賦物亦不蒞也又有全不用賦
物隨地所有採以爲貢者此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爲九
耳其賦與九賦全異不言賦言貢者□下供上義也禹貢□
指云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貢者疏云取下供上孫未曉張
子韶申之曰昏墊之餘一日平定民思報上獻其所有故曰
貢以見名雖曰賦乃民自樂輸亦如貢也信如此言則貢即
賦何以別之曰貢曰賦杜少穎云別言之有貢有賦合言之
則此貢與商助周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之夫五十

而貢取於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有土之君況而一之非矣按九州之來皆言貢道下文又有錫土姓云云則重在諸侯之修職甸侯綏服方三千里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封諸侯諸侯取民曰賦而出其餘以獻天子則貢也外而嵎夷萊夷淮夷西傾之屬皆有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海外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各以所貴瑤爲摯亦皆曰貢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該貢而貢可該賦以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也虞夏制不可詳即以周制喻周禮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賈公彥曰皆市民書所有以獻於王即太宰九貢小行人之春入貢及西貢之厥篚厥貢也按大宰之九貢先鄭云祀貢犧牲茅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貨貢珠貝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所貴瑤爲摯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錢石磬丹漆幣貢玉馬幣帛材貢櫄榦栝柏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絺紵斿貢燕好珠璣琅玕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禹貢言然九州物產古今異敘豈必盡同

詩鄭風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商頌或曰員古文作云韓詩作魂亦與云通中山經曰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魂魂猶云云也春秋正義引孝經說云魂云也此訓爲神失之

則

易泰象后以財成天地釋文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鄭注以財爲節虞以坤富稱財　按才載之音與載近裁之言載也成也小尒疋曰載成也皐陶謨乃賡載歌傳與小尒疋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康固注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載成大地之道載即成猶下文之輔相輔即相也裁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虞鄭皆失之繫辭化而裁之義同

貫

詩魏風三歲貫女魯詩作宦外傳國語曰入宦於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常讀宦徐邈音官誤傳云貫事也本尒疋與宦義亦通襄壽以貫即宦字非　儀禮鄉射禮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呂氏春秋曰中貫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禮之不貫也貫關古今通

賁

音嬖說文飾也易賁卦山下有火　鄭云變也文飾貌王肅云又文飾黃白色序卦賁飾也雜卦傳賁無色也書湯誥賁若草木注賁飾也　又音班易賁卦釋文賁古班字文章貌又音焚書盤庚用宏茲賁詩大雅賁鼓維鏞傳皆訓大尒

疋穆然施三足貢疏三足者名實　又音奔書立政綴衣虎賁周禮夏官虎賁氏旅賁氏　又同憤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作注賁讀爲憤　又沸也穀梁僖十年覆酒於地而地賁注沸起也釋文與漢同　又音墳禮射義賁軍之將注賁人僨敗也　又音六公羊宣三楚子伐賁渾不戎釋文賁舊音六左傳穀梁作陸　又音肥姓也前漢英布傳中大夫賁赫漢光武紀董憲將賁休注前賁赫音肥今姓音奔

貴

游氏禮記解五福不言貴者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富也貧富貴賤分而爲四後世不能制富祿之失

費

書費誓說文作粊誓廣韻作柴誓此據孔本言之則知本文本作柴裴駰謂古文作粊字之譌也鄭注周禮禮記皆作粊

賾

易繫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九家作册京房許慎皆作嘖正義引繫辭作嘖謂見其至深之處嘖亦深義是古皆作嘖釋名册賾也是古通

辵部

迓

書牧誓弗迓克奔匡謬正俗曰牧誓云弗御克奔孔安國注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但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史記及馬融本皆作禦王肅亦讀御爲禦非也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御又同迓詩大雅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鄭氏於百兩御之亦訓迎但御雖爲迓當依本字釋之無庸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古文之亡久矣

述

詩邶風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箋不循禮釋文本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作不術薛曰法也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注循也受命而申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遷

禮曲禮跪而遷屨注遷或爲還公羊春秋云宋人遷宿傳遷者何以地還之也遷與還義得通故或爲還

還

詩齊風子之還兮毛傳還便捷貌韓詩作嫙云好貌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鄭箋

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嫙亦好也佗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嫙好
也義本韓詩漢書引佗營以爲營邱地名師古訓同非也詩
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無單言上一字者若以爲營邱則茂
昌皆不可通錢以茂與昌皆地名又以昌爲尒疋之昌邱夫
地名昌邱不得但言昌且鄭風言子之豐兮子之昌兮豈亦
以豐昌爲地名耶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自環者謂之私
說文引作自營營還同物非別音也若直讀營則與下間局
不合韻矣

與上部旁注参

通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

乎坤坤來入乾以□六十四卦乾精□氣純故能發揮變動
通旁乎坤坤□□巽坎與離艮與兌及六十四卦
皆然故云坤入乾成六十四卦各卦有旁通與用九用六同
義乾坤純故用九六餘卦六爻相通謂之旁通下繫辭云吉
凶以情遷各卦旁通否吉有凶吉凶者易之情故曰旁通情
也

逸

易逸文逸句如家語之不威小不懲大不損而益之說文地
可觀者莫可觀於本說苑天地動而萬物變化風俗通其亡
斯自取災新語天出善道□人得之李氏易傳履者禮也易

象之逸其見於□德明釋文者荀九家有乾爲龍爲直坤爲
牝爲迷之類虞氏得三百三十一加乾爲王爲神坤爲安爲
身之類見周易集解者何妥有乾爲剛健離爲文明荀爽有
坎爲志坤爲邑干寶有坎爲法爲夜離爲晝爲斧盧氏有坎
爲車坤爲師蜀才有震爲書笑侯果有坎爲險離爲黃牛馬
融王肅有離爲矢見左傳注者杜預有坤爲馬震爲木爲諸
侯坎爲衆離爲鳥民爲言見國語注者韋昭有震爲車　書
逸篇見於序者三十一不見於序者命以伯禽命以唐誥見
左傳巫咸治王家有咸作咸艾作大戊見史記殷本紀湯誥
見大傳月采不見漢志舜典之序見趙岐孟子注湯誓湯征湯

誥太誓諸篇見史記武觀總德官刑僞艾監年相作大明去
發見墨子王命作策豐刑引於漢書其他敬哉天命引於墨
子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讐也引於呂氏春秋惟高宗報
上甲微引於孔叢子圜圖引雲牛有半無引於說文此皆逸
文散見者也杜□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外者曰逸書
見逸□者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曰愼始而敬□
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誤云逸書於是梅氏采入
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
外逸書也　詩逸句見經有十七見史傳諸子者五十六有
篇無辭見經者十六見史傳諸子者百二十六又有似逸而

非逸者如無過亂門呂覽引詩左傳引諺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韓詩無今首章故服虔注左亦云逸詩曰齊魯韓三家詩
逸而韓詩外傳孤行朱子伦集傳實之初進飲酒悔過用韓
詩序漢廣不可休息伦思亦本韓詩王詩逸說如先采蘋
後草蟲見曹氏詩毅四國是匡見漢書師古注騶虞掌鳥獸
官見伏恭章句又有魯訓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見漢志
魯訓所遺如後漢輿服志所引和設軾驚敗衡是也魯說所
遺如說文所引鼐小鼎五經異義引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
時毀是也又有篇存辭佚者如詩而外如宋薪河水新宮茅
鴟鳩飛皆□或曰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辭

□而篇亡者如周道挺挺昔我有先正若貍首祈招䜌之矣
矣則篇辭俱存也　儀禮孔壁古文本五十六篇存者十七
外有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三
禮注學禮見賈誼新書大學明堂之禮見蔡邕論鄭氏不注
遂無傳元吳澄嘗取二戴禮鄭氏注纂禮經補逸實與古所
逸禮不同又有儀禮傳十篇其中射禮則分大射鄉射二篇
覲禮則以大戴朝事當之　禮記逸篇亡於隋見於他書者
學禮見賈誼傳三正記親□記見白虎通德論雜問志見詩
正義王度記劉向謂淳于髡所說見白虎通德論及雜記注
曲禮疏漢書輿物志秩宜篇見國語王霸篇見大司馬鄭注

瑞命篇見論衡及文選注大學志昭穆篇見蔡邕明堂論號
謚記見風俗通王史氏記見隋書經籍志世子之記即見禮
文王世子篇青史氏記見大戴記保傅篇若其遺句自孟子
將朝王公行子周齊章外如皇覽所引類月令篇漢書郊祀
□平御覽所引類郊特牲王制等篇以及白虎通□璋璧
璜琮之制逸大戴禮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一節皆禮記逸句
也

過

易大過九二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漢魏以來訓詁皆
不得其說易說云兌卦皆二應五初應上惟大過之象無所

不過故二應上五過取兌少女稱女妻巽長男稱老夫聖人
觀象繫辭故有是占不然過以相與何謂耶說見虞翻易解
獨陷從前之妄

逢

書洪範子孫其逢吉嘗讀逢字伦絕與上三從字一同字韻
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上五吉字一凶字體例正合毛傳逢
讀解伦遇吉以此爲大吉下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
小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漢書王莽傳康彊之占逢吉之
符則西漢時已違讀解爲遇吉也不知逢大也子孫討身言
逢對康彊言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曰其後必大

耳儒行逡拔鄭注猶大也荀子其□逢楊倞注曰逢大也玉
藻縫齊倍要鄭注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子曰五穀豐昌史記
天官書豐化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體例訓詁音讀三者皆
合理無可疑

邑部

邢

說文周公子所封地近海內懷縣左隱五鄭人邢人伐翼注
邢在廣平襄國縣龍會春秋邢國隋置邢州宋改邢臺今國
之邢爲衛滅後因爲氏　又吾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於邢
注邢音耿今河東有耿鄉

郱

𢑱豕部豳注

郚

說文炎帝後姜妃所封帝嚳元妃郚氏女生棄復封於郚前
漢郊祀志后稷封齋注斄讀如郚

邶

說文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詩邶風小序武王克商
分朝歌而北謂之邶　又齊地左襄二年人齊與晏子邶殿
六十與商之邶名同地異

郕

曾附庸顓頊後春秋隱元公及郕儀父盟於戊注今曾鄒縣
六書故郕笑同聲實一地看秋時郕用夷故郕謂之郕嶷合
郕婁之音爲鄒故郕改名鄒與地廣記淄州鄒平縣古鄒國
兖州鄒縣郕文公所遷楚滅之遷之江夏故江夏亦有郕城

邴

穀梁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釋文左氏作祊穆天子傳戍
戍天子北入於邴郭璞曰邴鄭邑左作祊古丙同字

郝

左襄十三夏取郝注小國也襄十八魏絳欒盈□軍克郝
注平陰西有郝山

郇

說文在晉地詩曹風郇伯勞之注郇伯郇侯文正後嘗爲州
侯治諸侯有功左僖二十四秦師軍退於郇注郇縣西北有
郇城

郕

左隱五衛師入郕注東平亢父縣西南有郕鄉後屬魯爲孟
氏邑隱十一王與鄭田溫原隰郕注隰郕在懷縣西南

郗

音絺說文周邑在河內野王縣正字通郗與郄別黃長睿曰
郗誅晉郤穀後郗鑒漢御史郗慮後姓源既別音讀各殊後
俗書混爲一陸龜蒙詩一片清光洗郗郎亦誤讀

郜

左僖二十四郜雍曹滕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又宋邑
隱十年公敗宋師於菅取□又晉邑成十三焚我箕郜注晉

二邑

郎

韻會漢官尚書郎初三署郎從選入臺稱郎中歲滿稱侍郎
隋文帝諱中字惟著侍郎煬帝置六侍郎其諸曹直曰郎削
侍字又員外郎亦隋置

郡

說文周制天下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是縣小郡大
也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統其縣漢因之隋唐以來廢置
不三宋元設府於外與縣□於府而郡之名以廢

郢

說文楚地在南郡江陵北十里于西遷郢於郡楚考烈王自
陳徙壽春亦命曰郢名同而地異也

部

前漢地理志置刺史部十三州李廣傳注將軍領軍皆有部
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正字通晉李充爲著作郎刪定典籍分五經爲甲部史記爲
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唐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
次因□制也

郭

左莊二十四赤歸於曹郭公穀梁傳赤者何蓋郭公也玉篇

王季後亦曰虢叔後郭之有虢音者周文王季弟封於虢或稱郭公因爲氏春秋傳攻虢則虞救之公羊作郭左穀孟子作虢異字轉音相近也

郿

說文右扶風縣詩大雅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左莊二十八冬築郿注魯下邑

鄄

左莊十四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注衛地成十一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注周地

鄆

左文十二城諸及鄆注莒邑魯所爭者成四冬城鄆注公欲叛晉也首魯地又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楚遂入鄆注莒別邑十六年晉人　季孫行父公還待於鄆注魯西邑襄十二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取鄆趙孟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又三十六公至自齊居于鄆六書故春秋有二鄆莒在魯東所爭東鄆也公待於鄆西鄆也文公城諸及鄆不聞與莒爭及成公時楚伐莒入鄆則鄆曰爲莒邑而四年所城西鄆也

鄍

左僖二伐鄍三門注虞地成二公會晉師於上鄍注地名闕後漢郡國志有鄍聚注服虔曰晉別都博物志諸侯會於虞亭蓋晉地也晉滅虞地爲晉有故說文直以爲晉地

鄎

左哀十公會吳伐齊南鄎師於鄎注齊地說文鄎姬姓國漢地理志作息蕭注曰故息國後徙於東　按隱十一鄭息有違言疏一本作鄎汝南有新息縣息在汝南非齊南鄎則息可作鄎而齊之鄎與息國之新息地自不相混也

鄑

音貲古周青州屬紀後人齊左莊元齊師遷紀郱鄑郚　又宋魯間地左莊十公敗宋師於鄑

鄔

左隱十一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　又晉地左昭二十八司馬彌牟爲鄔大夫

鄖

說文漢南國左桓十一鄖人軍於蒲騷　又衛地左哀十一衛太叔疾殯於鄖

鄗

春秋晉邑戰國屬趙左哀四齊國夏伐晉取邢欒任鄗注晉地後光武即位於此改名高邑　又逼鎬武王所都一　又水名左宣十二晉師在敖鄗之間注敖鄗二水名

鄟

左成六取鄟注附庸國公羊傳邾婁之邑左襄九諸侯伐鄭門於鄟門注鄟城門也

鄢

路史國名鄢地有三楚之鄢鄢都襄陽之宜城也鄭伯克段於鄢開封之鄢陵也穆叔加莒及鄢陵則沂之安陵也

鄣

左莊十三齊人降鄣注紀附庸國　又莒邑左昭十九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注莒邑

鄧

說文曼姓國春秋桓十鄧侯離吾來朝疏鄧在南地屬衡岳　又會地春秋隱十齊侯鄭伯盟於鄧　又蔡地春秋桓二蔡侯鄭伯會於鄧疏賈服以鄧為國釋例以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也以鄧是小國去蔡遼遠鄭懼楚而為此會不當反求近楚小國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鄩

左襄四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注北海平壽縣有鄩亭　又周邑左昭二十三周子朝之亂王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

鄫

說文似姓國在東海　左僖四鄫子來朝注在琅邪鄫縣　又鄫邑左襄元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注鄭邑

鄭

本西都畿內地周宣王封其弟友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因徙其封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桓公封邑在畿內為西鄭漢中在京兆之南故稱南鄭以別之

鄭

通作羹左昭十一楚子城陳蔡不羹正字通按通疋左傳羹音郎漢書作更益古庚陽韻通更讀如郎訛轉為郎諸家但知讀郎不知為更據此則左傳音郎正義云古羹臛之羹亦為郎音頌楚辭急就章與陽房漿為韻近世獨以為地名此誤以轉音為本音芳定論也

酅

左莊三紀季以酅入於齊玉篇紀地僖二十六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注齊地又城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注邱陵險阻名一說山名

酉部

酋

說文繹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久有水上見而糟少也周禮天官酒正二曰管酒注昔酒今之酋久曰酒疏酋亦遠久之義　又博疋酋熟也楊子於言趙魏之間火熟曰爛氣熟曰饎久熟曰酋穀熟曰酷熱

酏

禮內則黍酏注以黍為粥也又饘酏注饘厚粥酏薄粥賈逵曰酏為粥清濤☒粥去米也又羞糗餌粉酏注酏當讀如餈稻餅也炊米擣之以豆為粉糝餈上也周禮天官酒正辨四

飲之物四曰酏注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又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為餅康成謂酏餈也內則云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正字通酏是粥非豆實也或曰酏有二周禮四飲六飲之酏即內則所云飲酏酏之正義也羞豆之酏食即內則所云粉酏以豆薦也至說文訓黍酒玉篇訓米酒俱今之粥詳及內則周禮無獨訓為酒者正韻音饘引禮記稱米為酏不知禮記酏訓饘非音饘也正韻誤

酪

說文乳漿也釋名澤也乳化澤使人肥澤也禮禮運以為醴酪注烝釀之也禮雜記功衰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注酢截也與乳漿異陳澔集訓乳漿非

酵

音教正字通以酒母起麪曰發酵蕭子顯齊書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麪餅注發酵也金天歷元年有額外課其十八曰酵泰和四年定糟酵錢逕元志有酵課

酺

音蒱史記天下大酺注歡樂大飲酒也前漢文帝紀酺五日注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得令會聚飲酒五日也師古曰王德布天下合聚飲酒為酺唐無酺禁亦場

酺者蓋聚伦伎樂高年賜酒麪　又周禮地官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

醆

說文爵也詩大雅洗爵奠斝傳夏曰醆　又說文酒濁而微清也集韻葢齊也禮禮運醴醆在戶又郊特牲醆酒涚於清注醆酒盎齊也涚泲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

字林經策萃華卷八

金部

金

易繫辭注天地之數五五相配以成五行疏地四與九九相得合為金書禹貢厥貢惟金三品傳三品金銀銅也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金有三等黃上白中赤下郎金銀銅也成謂銅三色非 食貨志黃金方寸重一斤直錢萬平準書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為貨黃金一片直萬錢非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 古黃金皆以定質相按

有當千萬不則以方寸重一斤者擬之為一金是錢之輕重无常今以五銖計之十枚重二兩二銖千枚重十三斤八銖黃金一斤直不萬則每兩直六百二十五為銅八斤二兩有奇銀一流直錢千則每兩直百二十五為銅一斤十兩有奇金一兩計抵銀五兩則金視今頗賤而銅一斤十兩換銅一兩則銅視今亦甚貴矣嘗宋以係金少價昂元史云至大銀鈔一兩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十部於銀也明初直又減洪武中每金一兩當銀四或五兩永樂中當銀七八兩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今愈貴政愈亂矣近制錢每千約重八斤有奇直銀一兩金一錢金之直銀一倍於漢銀之直銅四倍於漢金銀益貴銅乃極賤矣虞夏三品之數不可知然古善理財者大率以銅權百貨輕重又以金銀權銅不輕重遇有用錢多者以金銀代之或金銀少以錢代之使三品互相流通此足國富民之道也

釘

正 矛名郭璞曰鴉鄒矛江東呼為鈴釘一曰鐵錢

釭

說文重轂中鐵前漢趙皇后傳壁帶往往為黃金釭注壁帶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以金為釭若車釭形

鈴

音前說文大犂也一曰類耜玉篇耳轄也廣韻兵鈴以閑神府以備非常方言矛其柄謂之鈴

鈔

宋史紹興二十四年交貨以銅少循宋交子法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日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七百五等曰小鈔與錢並用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交鈔庫官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鈗

音引說文侍臣所執兵也周書一人冕執鈗 按今書作銳孔穎達疏當作鈗據孔說銳當為鈗之訛今按蔡傳引說文

不知說文本孔疏

銓

易鼎上九鼎玉鉉大吉說文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鼏九箇今作扃鄭玉鉉大吉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　按儀禮士冠禮曰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又士昏禮注扃所以扛鼎鼏覆之是扃爲古鉉許叔重以鼏釋之未詳

鉶

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注羹加五味鐵以鉶器故曰鉶羹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羹注鉶菜和羹之器疏據羹

在鉶曰鉶羹據器言之曰鉶鼎

銀

尒疋釋器白金謂之銀前漢書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官銀一流直千寶藏論銀有十七種天生牙出銀坑內石縫中狀如亂絲石紅者上如火柴白如草根者次之銜黑色者最下生樂平鄱陽產鉛之山一名龍牙銀生石鉼中成片塊大小不定狀如硬錫母砂銀生五溪丹砂穴色理赤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此四種爲眞銀餘皆藥製成或藥點化皆假銀也　揚州之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今皆江西地一在今饒州府德興縣本漢餘汗縣地唐爲樂平縣地元和志云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每歲出銀十五萬兩收稅七千兩亦名銀峰山稱迥所事記曰唐貞觀中權萬紀言宜饒銀大發帝斥之盛銀峰也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榷銀號曰鄧公場宋天聖間山穴傾摧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鄱奏罷之唐於縣置德興場南唐因以名縣東二里有銀唐嘗置監於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伏置爐以烹銀鑛宋初陞升場爲縣　古者白金爲中幣銀一名鋈則器物亦有以銀飾者秦制幣二等黃金爲上銅錢爲下而銀爲器飾不爲幣漢初因之武帝造白金三品銀伏爲幣唐宋時上下通行之貨之皆以錢惟嶺南用銀近金之季年寶泉日賤民間但

以銀市易上下用錢由此始也近世權百貨以行於海內者惟銀最流通數亦當不減於昔而每患其寡則以兩稅之折色歲輸白金存者少而上供者多民間之銀一往不返也古未有以銀准錢爲賦者自明正統末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由是錢遂不行於上也

銓

尒疋疏銓量輕重也唐六典吏部有三銓法尚書與其一爲尚書銓侍郎分其二一爲中銓東銓以四事擇其才曰身言書判以三類觀其異曰德才勞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自主之曰小選注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

鎊

音旁帶具唐制帶一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犀九品以上銀庶人鐵明制革帶前合口處曰三台左右排三圓桃排方左右曰魚尾有輔弼二小方後七枚前大小十三枚唐十三銙即此式初制也

鋈

詩秦風陰靷鋈續毛傳白金也鄭云白金飾續靷之環軜之觼以白金爲飾孔疏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大則白金不言鋈言鋈者銷白金以灌鋈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金銀銅錫總曰金未必皆銀金詳言鋈續鋈錞則以鉄爲質以白

金灌沃其外其名爲鋈猶今以銀爲質金鍍其外也今人以鐵作門環而灌錫其古之鋈與

鋝

音劣說文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或二十兩爲鋝小尒疋倍舉曰鋝士謂之鍰宋咸曰舉三兩鋝六兩周禮攷工記冶氏戈戟者皆重三鋝劍重九鋝次七鋝下次五鋝往今東萊或以大半兩爲均均爲環環重六兩有大半兩鍰與鋝同則三鋝爲一斤四書故說文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爲鋝則二鋝不得爲一斤四兩也且戈戟重三十一銖爲已輕至以二十兩爲鋝則劍重九鋝十有一斤四兩爲已重矣鋝鍰皆六兩其

宂一字焉詳鍰注

錄

正字通梁阮孝緒撰七錄十二卷一經典二傳說三兵書四文集五術伎六佛法七仙道名外篇趙岐有三輔決錄陶潛有聖賢羣輔錄宋諸儒有語錄名臣言行錄　又通麓書舜典納於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錄萬幾之政也

錢

杜佑通典云錢始太昊迄高陽氏均謂之金有熊高辛謂貨陶唐謂泉商周謂布齊莒謂刀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康成周官外府注布讀爲宣布之布泉取其流故

常足以利民　錢式始於周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錢文始于周景王更鑄大錢文曰錢貨寶秦行半兩漢行五銖說者以五銖輕重最得其平然孝文時吳鄧錢行天下當民卓王孫等亦得私鑄自賈誼請禁而權歸于上孝武改幣以濟國用王莽故俊其品尤多終以不便於民逮伏五銖而後已由唐至五代作武德時開元通寶與漢五銖相奉裏後又詔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貢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鑄錢輸京師及荊陽二州宋初亦用開通爲法自大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變錢法惡薄難用後江北諸州新舊錢大小兼行江南用大淳化錢後又敕江南鑄大錢

元中統間江淮等處頒行鈔法　宋銅錢明初鑄大明通寶後鑄法武通寶隆慶時錢格不行論者以私錢混淆及稅課不收錢之故後頒錢式倣古不愛銅不惜工意私鑄不禁自由久之官鑄漸弛私錢日盛甚至時其弊極矣　錢紀年蓋始劉宋孝建而齊錢景和錢唐鑄乾封泉寶錢宋初日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鑄太平通寶後改元必更鑄仁宗又鑄皇宋通寶不伏冠年號矣

鍠

說文鐘鼓聲又兵器古今注秦改鈇鉞作鍠始皇制也今乘輿諸公主妃通建之開元禮儀鍠形如二三叉連柄長三尺

五寸以虎豹爲袋今乘輿前刻木爲斧曰儀鍠

鍪

說文長箋云軍士以首鎧爲炊具故曰　兜爲胄名鍪則釜名一物二義　按軍伍鐎斗晝炊夜擊柝有以首鎧炊者凡糧匱者煮以鎧食然其勢窮使然非例以首鎧炊也

鍰

音还說文鋝也玉篇六兩也小尔疋二十四錢曰兩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謂之鍰宋咸曰舉三兩鍰六兩書呂刑其罰百鍰傳六兩曰鍰　黃鉄也釋文鍰六兩也鄭及尔疋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疏攷工記云戈矛同三鋝馬融云鋝量明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之所出耳康成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康成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之說惟投十六銖耳互詳鋝注

鎛

詩周頌痔乃錢鎛傳鎛鎒也疏或作耨字詁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鎒古字也今作耨

鎧

管子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制爲劍鎧周禮夏官司甲疏古用皮曰甲今用金曰鎧初　記首鎧曰　之臂鎧曰釬頡鎧曰錏鍜

鎰

朱子曰二十兩康成曰三十兩史記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孟漢前以鎰名金漢後以斤名金鎰二十四兩斤十六兩也　又通溢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禮喪記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方氏曰與鎰同米二十四分升之一

鏦

說文矛也方言江淮南楚之間謂之鍦或曰鋋曰鏦

鐎

音焦說文鐎斗也溫器三足有柄周禮天官亨人注以煮之鐎斗博古 漢熊足鐎斗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二寸三分容一斗四合有半重斤十兩有流有柄三足流蓋與柄多爲物象足飾以熊龍首鐎斗高七寸八分深二寸三分口徑四寸三分容三升重一斤一兩有耳有流有柄首飾以龍皆銅爲之趙襄子使人操斗以食大田古者行食以斗而此有柄與流知爲盛羹涪具也正字通據此說與周禮注賓鎢小別未以刑制推之鐎斗與中鐎斗名同實異說文鐎訓鐎斗徐氏誤引史記鐎器受二升晝炊夜擊以實之六書故鐎與刁斗合一非也

鐵

江淹銅劍諸序古兵用銅秦時銅不給以鐵足之書呂刑其罰百鍰傳鍰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銅也古贖罪以銅或言黃金或言黃鐵謂銅耳

鐘

世本垂作鐘白虎通鐘之言動也陽氣用事萬物動成五經通義鐘者秋分之氣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堅成不滅絕莫如金故金爲銅相繼不絕也博古 齊侯鐘四有銘刑制相肖鉅細不一蛟篆鐘極古間作鸞鵠蛟螭之刑甬旋間設環篆獸皆有銘遲父鐘銘四十字聘鐘銘十五字寶和鐘銘二十二字宋公𦐇鐘 皆銘六字文无小異夔首鐘飾以夔首持鐘篆帶皆作云氣雙夔鐘四皆作雙夔飾雙蛟鐘体中爲雙螭狀素乳蟠夔鐘隱起細紋作蟠夔素乳鐘通体周以篆乳古間伏作雷紋太三十六枚畧无致飾龍鐘每面作八龍循縧相向枚中間以雷紋立夔鐘三皆飾立夔舞上伏爲雷紋篆帶鐘三 甬特長大旋蟲爲凤形枚景中莽篆帶又狀蟠夔於古縫之上一器古與頂間皆作篆帶糾結之勢其 者特爲一面之飾一器成体相類而甬虛旋素要皆濡金 質精純一致 挾耳鐘一 頗同比他鐘亦畧相似但舞兩旁有垂帶若鼎彝中兩耳星帶鐘二飾以星紋一器甬作云紋古間著以雷篆一所飾尤加縟輔乳鐘二環休枚乳三十有六碎乳鐘四於三十六枚外飾以碎乳前二器鉦上作篆帶古間有云雷狀後二器枚古皆作𧈢形太文鏤典雅皆周物也大編鐘八篆帶皆有盤龍衡甬旋蟲同於貫素雅三與八二器白兩舞循而下翼太如觚之有稜素帶鐘旋作𧈢紐无蟲幹飾古間作兩山旁𥟩云綏於篆帶素篆鐘篆間純素无他飾雙凤鐘古間雙凤爲飾頂上伏作八凤徊

翔之狀通甬鐘篆帶作云紋鼓亦如之以甬與体貫通故名
通甬一面蛟螭鐘一面飾爲蛟螭之狀雷紋鐘二甬皆中空
一於枚鉦間編錯雷電一旋上隱起雷紋篆帶間伏作花紋
舞銑純素旋紋鐘三十六枚各作螺紋旋轉狀細雷紋鐘枚
作螺紋間以蟠螭頂甬又爲對立純以雷紋飾紐山紋鐘枚
與古隱起山紋實甬鐘五難設虛飾甬太實而不與虡他鐘
持異大約與漢辟邪鐘相類盤紆鐘古篆皆飾螭紋作紆帶
盤旋狀細舞純素甬爲三節旋蟲以螭首爲之三節上復有
高下云氣一面篆帶鐘枚飾以篆帶旋與古亦作盤結紋銑
純素惟飾一面對螭山甬鐘甬上作山形古鉦間有螭紋相

對故名百乳鐘枚景外飾以百乳盤云飾隧鐘古間隱起而
中微宊山鐘六於古間各作山形起伏小編鐘九螭紋鐘二
古頂皆作螭紋一於枚景其作螺旋之狀其一則枚景上不
爲衡甬而若鐶係於下垂蓋亦古鐘稍變者花乳鐘一上設
小紐不爲衡甬枚作旋螺著以花紋獸面雙螭紐鐘形制如
鐸復无鉦古枚篆之飾甬作雙螭糾錯其尾如環環中爲獸
首於舞上以四虬蟠屈相同舞間布以細紋承以乘花聲清
越而長虺紉鐘兩面作碎乳鈕狀以虺環鈕鐘二於枚介舞
間虺紋盤錯虎鐘荇葉鐘无甬而爲鈕土爲二辟邪古間亦
如之三十六枚各狀荇葉虬鈕鐘枚介鉦皆著虬紋噬擁亦

如之古上蟠虬爲飾不設甬以虬爲鈕蓋變古制也鳳鈕鐘
鈕飾以鳳辟邪鐘枚景皆作旋螺設辟邪爲鈕大呂鍾一以
上周鍾辟邪鐘篆枚皆畫出兩銑微斂鈕作辟邪環鈕鐘用
環爲鈕上无衡甬對螭鈕鐘无甬兩螭爲鈕枚作旋螺鐘兩
而一作黃目一作螭形饕餮鐘甬中實飾夔紋古間爲饕餮
乳皆作旋螺紋以上漢鍾匾鐘三篆帶鉦隧皆无飾獨前一
器枚四十八後二器枚各三十六不列鉦之兩旁古兩邉別
飾雙睛睅然如黃目形制特匾以上六朝鍾

鑋

音磬說文金聲讀如春秋傳鑋而乘於他車按今本左傳昭

二十六作鑋一足行也正字通云按說文金聲也讀如春秋
傳鑋而乘於他車蓋訓鑋金聲金薄則聲越故从輕鑋一足
行鑋鑋同音故云讀如鑋非即鑋也俗本左傳杜預注鑋訛
作鑋諸韵書合二字爲一不知从金从足音同義别

鑼

音陂說文耜屬雈龍或作鑼今耕者先以耜起土次瀦水用
鑼平之柄似來平凶有齒或作鑼

鑾

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古今注
禮云前朱鳥鑾也前有鸞故謂之鸞毛口銜鈴故曰鑾鈴翰

林志翰林院與金坡殿接故學士院號金鑾

門部

閏

說文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　易繫辭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注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疏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爲四揲之餘歸此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歸者凡前閏後閏大約相去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　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疏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无中氣故以爲閏　穀梁文六年閏月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皇極經世曰一歲之間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再閏天時地理人事知之不易注一歲中常數退六日爲陰進六日爲陽所以置閏又陳氏曰古歷十九歲爲一章章有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每月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月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无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春秋書閏者九襄九年杜以爲閏五月之譌其餘八閏惟成十七昭二十二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可知若文六年傳在冬十一月後則十一月十二月未可臆定文元年閏三月春秋所以譏者啖漢志文元年閏餘十三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曰非禮杓云於法閏當在僖未年二說二用要非譏其不在歲終也

閣

說文所以止扉者尒疋釋宮長者謂之閣　又曰觀也一曰皮藏之所　玉篇樓也漢宮殿疏麒麟閣天祿閣蕭和造以藏書延賢士　唐制宣政前殿謂之衙衙有伏紫宸便殿謂之閤則望御紫宸日入閤　禮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注以板爲之皮食物也又天子之閣左達右達五注天子尊達庖廚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

閤

尒疋釋宮小閨謂之閤毛晃曰唐制天子曰御前殿朝見羣臣薦食陵寢有思慕之感不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前殿卽宣政殿便殿卽紫宸殿立伏必於前殿喚仗則自東西閤入故曰入閤又門下省以黃塗門曰黃閤長宮曰閤〔〕今俗通呼小室曰閤子韵公引公孫淵傳開東閤延賢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周圻名義攷曰閣爲皮食之閣禮內則

天子之閤漢天祿等閣皆謂重屋也閤爲閨閤之閤文翁傳
之閨閤公孫鴻傳之東閤皆[]門唐制中書舍人以久次者
一人爲閤老制本省雜事令輔臣延登曰入閤稱諱曰閤老
名同義異此古今諸家分閤閣爲二者一說自漢迄末明凡
秘閣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東閣文淵閣皆非從合不專扃
小門唐太宗引制入閤問民疾苦貞觀制自今中書門下及
三品以下入閤議事諫官隨之宋太宗藏經史子集天文圖
畫分六閣與閣同今尊稱曰閣下韓愈上宰相書閣下由此
推之閤閣音義通也毛周竝非

閷

同殺有上去入三聲攷工記弓人相角秋閷者厚春殺者薄
注同殺入聲　又弓人爲柎而發必動於閷注柎弓側骨也
閷接中也柎與接中相爲体用柎發則接中亦動陸氏閷色
界反　又匠人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三分去一大防外閷
注閷減削意防基三分上二分則堅固大防則三分之外上
二分之內閷而又閷防愈固也凡生殺之殺入聲等殺之殺
去聲殺不必从周禮作閷正韵注殺亦作煞四轄殺注刑不
以罪曰殺汎云亦作閷煞竝非周禮改殺爲閷亦泥

闃

易豐上六闃其戶闃其无人說文无闃字惟旻部夭闃低目
視也孟康曰闃當作窅與窺義合

闈

禮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釋文宮中之門左閔二年注宮中
小門曰闈釋文音韋雜記之闈劉昌宗亦音暉又或作帷維
記闈門注闈門或爲帷門

阜部

阡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曰陌朱子曰後說爲正陌百也遂洫從而涇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涇涂爲陌阡千也溝澮衡而畛道亦衡則溝閒于畝澮閒于夫而畛道爲阡阡陌之名由此

阪

音反詩小雅瞻彼阪田箋阪田崎嶇墝埆處　又地名書三亳阪尹左昭二十三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攷書傳訓作陂地之尹而左云阪道尹道明是二地宜從左氏　又釋文詩禮阪兼反昄二音惟書音反

陂

音畀唐韻正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本作頗唐明皇改爲陂韻補曰古義字皆音俄周官注亦音俄故古文尚書本作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以叶俄音明皇以義字今音爲義改頗爲陂以从今音古音遂湮矣

降

書禹貢北過降水水經注鄭注尚書北過降水云降下江反聲轉爲共今河內北共山洪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惡言降故改爲共

階

易升六五貞吉升階先儒皆以巽當升坤二當居五坤有國邑之象故九三升虛邑巽居坤上成艮休故六四曰岐山二者五也故六五曰升階荀慈明曰陽正居中爲陽作階使升居五是也

除

易萃卦象君子以除戎器釋文除亦作儲王肅姚信陸積云除猶修治本義並用之

陸

易漸九三鴻漸於陸虞注高平稱陸三動之坤故漸於陸上九鴻漸於陸注謂三也三坎爲平變而成坤故釋陸疏謂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曰陸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漸陸仲達之說本之輔嗣與先師說異同周禮鄭注高平曰原左杜注引尒疋廣平曰陸是原陸皆高廣而平尒疋釋地文亦相承而下胡安定改爲逵訓云路非

陳

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禮記疏引康成詩普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攷二南晉云周公封魯次子在王官春秋時之周公是也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七子益合魯與凡

轉邢茅胙祭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外是或卽君陳之裔若氏疑君陳非周公子陳少南亦以爲非冑周公命康叔王命蔡仲辭如是之審况周公叔父有大功成王命其子並無懿親〇决無是理也

隰

左桓三逐翼侯於汾隰注汾水邊也後漢書晉侯敗北戎於汾隰注二水名當从左注　春秋傳有公子隰玫襄八年鄭侵蔡獲公子燮五穀梁作溼釋文溼本又作隰又音燮是〇與燮通用不特音同也

隶部

隸

晉書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難成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者篆之捷也　隸說不一或云秦後阿陽變小篆爲隸或言程邈獄中造顏會莽之廟當益古隸卽今眞行書也孫過庭書譜曰元常工隸伯英精草逸少兼之此皆以眞行爲隸也歐陽脩集古錄始誤以八分爲隸書苑云蔡琰言割程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任玠亦云八分酌乎篆隸之間則隸非八分可知唐六典云校書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卽璽旗旛用之四八分石經碑刻用之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據此益信隸卽今之楷書正字通云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亦其一証

隹部

雒

左僖二十一伊雒之戎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　按左僖二十一年疏雒水在上雒縣冢領山東北經鴻農至河南鞏縣雒戎因此而名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洛作雒如此則光武後改爲雒字正字通楊愼曰春秋書雒戎左傳凡洛皆作雒非後漢始改然魚說必有所本故師古从之左今文皆作雒安知古本不作洛未可據今本駁魚說也

雙

山海經山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竝名曰雙雙郭璞曰公羊所云雙雙益謂此然公羊宣五年其諸爲其雙雙而至者與疏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散故以喻焉則疏與山海經異　又五畝曰雙正字通雙五畝也溫庭筠詩招客先開四十雙謂二百畝也或曰唐書南詔傳官給四十雙爲二百畝又云南雒志俗耕田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後驅犁一日爲一雙又輟耕錄謂一雙爲四畝佛地以二畝爲一雙益各从方俗言之非有成數也

巂

音攜說文周燕也通疋云介疋巂周燕燕乙陸璣云巂周子規也說文誤以周燕釋巂玉篇卽布谷也　又禮曲禮立視五巂注猶規也冐輪轉之度巂或爲槼釋文恚圭反車輪轉一周爲巂一周一丈九尺八寸也

彬雅卷八　隹　三八

之言欲也故家言飲食宴樂　又音儒國策其需弱者來使
則王必聽之　或作濡周禮攷工記鮑人欲其柔滑而腥脂
之則需注故書需作濡讀爲柔需之需又弓人薄其帤則需
注需不充滿也　又音糯弱也攷工記馬小契需注謂爲畏
需之需疏從易需卦之需鄭元周易注需讀爲秀陽氣秀而
不直前者畏上坎也

霍

尒疋釋山江南衡注南嶽也又霍山爲南嶽注即天柱山疏
衡與霍一山二名衡一名霍漢武帝図嶽神於天柱又名天
柱爲霍故漢以來衡霍別矣注云天柱山據作注時霍山爲
言也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　按據此注霍右二南嶽衡山
及天柱皆名霍白虎通南方爲霍霍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
物也風俗通義衡一名霍者萬物盛長垂然而大也　左閔
元年滅霍注永安縣有霍大山霍國姬姓哀四年蠻眾及霍
注梁南有霍陽山蠻子之邑

霓

埤疋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解盛者雄闇者雌一曰赤白色爲
虹青白色爲霓　按雌霓之霓五的反云霓之霓五分反學
林云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以范爲失
韻當時學士爲之憤鬱司馬光曰沈約郊居賦示筠草筠
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曰僕常恐人呼爲霓彼但取聲律便
美非霓不可讀平聲也

霤

說文屋水流也禮玉藻端行頤霤如矢注行既疾身乃小折
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　又禮月令其祀中霤注
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穴故名室爲霤疏
土五行之主故神在室之中央中霤所祭土神也　又郊特
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亦中霤神古者　穴皆開其上取
明故雨霤之後名室爲中霤　又祭法中霤注中霤主堂室
居處

霸

音伯說文月始生霸然也月休黑者爲今作魄書武成旁死
魄釋文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前漢律歷志四月已丑
朔死霸死霸月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
成曰旁生魄師古曰霸古同魄或作伯長也康成曰霸把也
把特王者之政聲故或作伯或作霸　按毛氏曰五伯之伯
讀霸伯者取牧伯長諸侯義後人恐焉霸溷故借用霸以別
之周伯琦曰今俗以爲王霸字而月霸乃用魄非也王霸宜
借用伯月魄當用霸其義始正

馬部

騂

左文十六年孑乘騂會師於臨品六書故以車曰傳騎曰騂楊慎曰孟子置郵傳命古注置驛郵騂道繞郵速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後人不達騂字之義以騂爲驛之省文永樂中制春秋大全寫改騂爲驛涵而不分故解經皆謬元許謙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皆臆說若步遞則騂何以從馬

驈

尒疋 白雜毛驈詩鄭風叔于田章作驈古通周禮馬八尺以上曰龍尒疋二目白曰魚馬可名龍名魚則驈亦可曰驈

駉

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傳良馬腹幹肥張又說文牡馬苑也 按詩在坰之野毛傳林外謂之坰坰非駉駉非牡苑說文誤

駕

左襄九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注謂師於牛首師於向觀兵於東門或以蕭魚爲三駕之一非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漢制六駕屬車八十一乘 又別駕官名通典漢別駕從事史一人刺史行部別乘一傳車故稱別駕唐改郡丞爲別駕德宗時復省今通判是也

駟

詩小雅載驂載駟注王肅云古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夏后氏駟兩謂之利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也馬在車中曰服外曰驂 禮樂記夾振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注駟當爲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

駁

詩秦風隰有六駁疏駁馬梓榆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駁故云下苞棣樹隧皆山隰之木故不宜云獸

騎

禮曲禮前有車騎注古人不騎馬故經典無騎此言騎周末時禮也左昭二五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正字通云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言騎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也

驉

見石鼓文鄭云作馭畧字記始云石鼓文無驉從虍非馭義鄭說不是信六書統有驉注一作騠據此驉議作駿騠又議作驉即石鼓文騂字也從騂爲正

騰

禮月令□之月乃合累牛行馬遊牝於牧鄭注累行皆乘

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廏者其北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　按周禮牧師掌牧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是在牧通淫不在廏也在莊二十九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曰中春秋分也是馬已於中春出廏而通淫季春豈尙有在廏者方其通淫則踶齧奔躍在廏亦非所宜且中夏遊北別羣如有不遊之牝合於廏則中夏別羣不惟遊牝何但言遊牝別羣也鄭言累牛行馬者以旣解累行爲乘匹則是兼言牝牡若在牧則不須更言遊牝於牧故以在廏別之其實累行但言牡不言牝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累牛父牛也行馬父馬也又曰㹀牛待牛也行馬行駒䠊踶善將羣者然則累牛行馬皆牡正與遊牡德本文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牡者于牧□行馬即行駒中夏言遊牝別羣則□行駒猶見行馬與累牛皆指牡非謂乘匹也謂之遊牡者以時方通淫所其遊行也而高誘曰遊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則與遊牧別羣之文不合矣

騶

玉篇騶虞義獸至德所感則見賈誼新書以詩騶虞爲□人虞人正字通騶虞或作□牙雖與虞異其爲□虞一也分□虞□牙爲二獸非□禮月令季秋天子告於山獵命僕及七□咸駕注七□趣馬主爲諸官駕者疏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並六騶有七故云七騶皆以馬駕車□在成十八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羣騶知禮注六騶六閑之屬□又同敢前漢□鼂錯傳材官騶發騁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天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菆音同騶發發騶矢射也蘇音失之

驅

易比九五王周王驅鄭作毆說文驅馬馳也古文作毆漢書皆以毆爲驅康成傳費氏易皆古字號古文易宜從之

驠

音宴玉篇馬白州也佘疋釋畜注州竅也謂馬白□者曰竅正字通按伯樂相馬亦曰白州猶山海經倫山之能如麋其川在尾上注川竅也據此州當作川川能流通故與竅義合凡作州者皆川字之誤如水牛者牟名州留或方言不一又不必改州留爲川留也或以州爲□非

革部

靷

詩秦風陰靷鋈續傳所以引也釋文靷舊本作靳左傳疏古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說文靷引軸也僖二十八年注在胷曰靷然則此皮約馬胷引車軸也

鞅

左襄十八抽劍斷鞅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　詩小雅我王事鞅掌傳失容也箋鞅猶荷掌謂捧之也負荷捉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疏傳以鞅掌爲煩勞狀故云失容鄭以爲事煩故言鞅猶荷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

鞈

音夾荀子鞈如金石注堅貌管子注鞈重革當心著之以禦兵

鞠

音逃又音陶鼓木也周禮攷工記□人爲皐陶司農云□或爲鞠皐陶鼓木也皐陶名官也

音部

音

說文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禮樂記變成方謂之音疏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音則今歌曲也周禮春官太師以六律爲之音疏以大師吹律爲聲又使其人作聲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爲音詩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疏據此則音與聲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爲三對文則別散則可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什一而稅頌聲作焉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各得相通也

韻

文人言韻始於陸机文賦賦曰采千載之遺韻漢魏以上言音不言韻晉以後音降而爲韻至韻書最古者莫如魏李登聲類晉呂靜倣其法作韻□齊周氏始著四聲切韻梁沈約有四聲一卷隋秦王後有韻纂陸法言有切韻至唐孫愐唐韻出而諸書廢宋陳彭年等重脩廣韻丁度有集韻金韓道昭有五音集韻元黃公紹有韻會舉要明洪武中宋正韻此韻書大略也

頁部

頍

音跬詩小雅有頍者弁六書故禮緇布冠缺項康成讀缺爲頍冠無笄者用頍以組圍頭以繫冠缺其當項處以俟繫束也弁有笄不用頍故毛傳直緣詩辭以爲弁也

頎

音祈詩衛風碩人其頎又音懇禮檀弓頎乎其至也又堅忍貌周禮考工記輈人輈欲頎典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illegible]又梓人大胸燿後注燿讀爲哨頎小也疏哨頎皆少小義釋文音傾一音懇

頗

音坡書洪範無偏無陂釋文舊本作頗韻補云古義皆音俄周官注義亦音俄故古文尙書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以叶俄音唐明皇以義今音爲義改頗爲陂以從今音而古音湮矣

食部

食

義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羞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注此君與之禮食疏謂君與臣下禮食此即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文不□也　按士相見禮所記侍食之常禮玉藻則見客於君者常禮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客禮臣亦祭故玉藻云命之祭鄭注賈疏强合之非也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邢疏敵客得先自祭降等客後祭君臣侍君賜之食則否君賜食以客禮待之則得祭然必命之祭乃敢祭此言先飯則非客之也邢疏是正鄭賈之失又係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所異惟祭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亦云明先飯嘗羞下客禮常禮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三句爲見客於君以若有嘗羞者三句爲常禮亦失之　左文七年□甲利兵秋馬蓐食注早食於牀蓐也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冒食同　按訓甲利兵秣馬非寢時矣亭長妻長炊則已起矣而曰食於寢蓐乎方言曰蓐厚也如商子兵守篇盛食□兵盛食負壘也成十六年蓐食申禱襄二十六年秣馬蓐食竝同

餈

音茨說文相餅也周禮天官　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皆粉稻黍米爲之餌言糗餈言粉互足其義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

餌

音耳說文粉餅徐鍇曰釋名烝燥屑餅之曰餈非也粉米烝屑皆餌也非餈許愼曰餈稻餅謂炊米爛乃擣之不爲粉也餌餈以豆爲粉糝餈上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溲之餈滋也餌之言堅潔若玉餌也禮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

又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每物與牛若一　反側之去其餌注餌筋腱也

餘

周禮地官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故注云余當爲餘正韻餘字注引周禮餘亦作余是合余餘爲一非

餧

音委說文食牛也禮月令□之藥毋出九門一曰小爛曰餧　按餧餒□相承以餒爲餧食之餧以餧爲飢餒之餒遂分爲二

館

西京雜記公孫弘開客館招天下士一曰欽賢館德任二贊佐理陰陽者處之次曰翹材館才堪九列二千石者居之次曰接士館一善一藝者居之

餮

左文十八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注貪財曰饕貪食曰餮閒三苗也讀遂服虔同　按貪財貪食總曰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爲二呂氏春秋周鼎饕餮有　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本貪食之名故字從食因以謂貪得無厭者耳

餼

鐀□也周禮秋官司儀致饔餼注小禮曰飧大曰饔餼地官

司徒稾人獻餼注禾米也　又生牲曰餼儀禮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介皆有餼注凡賜以生牲曰餼餼猶稟也按經曰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陳於西門鄭注餼生牲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生牲曰餼論語餼羊鄭亦云生牲春秋傳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生牲是凡生牲曰餼左僖二十三鄭皇武子曰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餼爲腥

饎

尒疋釋訓饎酒食也注饎今饎饌皆一語而兼通疏饎一字

通酒食兩名也小雅吉蠲爲饎　又黍稷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

餗

音速鼎天也易鼎扑覆公餗工義曰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周禮天官　人糝食注糝食菜餗蒸疏如今之羹菜謂之蒸菜也馬融曰健也穀梁疏引馬曰餗謂糜也　按說文健鬻也又曰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或作餗正與馬合左昭七正考父鼎銘曰饘於是杜注云於是鼎中爲饘鬻是健爲鼎實也餗之言猶鬻故繫辭傳曰鼎折足覆公餗馬本餗作鬻

字林經策萃華卷八

韋部

韔

音祕詩秦風竹閉緄縢疏儀禮既夕記說明器之有弓云有韔注韔弓檠也弛則縛之弓裏以備損傷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則竹閉亦名韔言閉紲者謂置弓韔裏以繩繫之因名韔爲紲周禮攷工記弓人注紲弓韔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於韔矣

韍

說文韠也今作紱非禮玉藻一命縕一再命三命赤韍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之言蔽也

韎

詩小雅韎韐有奭注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所以代韠禮玉藻韞韍注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左成十六有韎韋之跗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疏一染曰韎

韐

音夾廣韻韎韐韋蔽膝說文本作帢亦作韐　又音閤廣韻韎韐大帶集韻士服制如韍儀禮士冠禮設韐帶注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草古文韐爲合也

韠

音必說文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韍再命三命赤韍小雅采芑箋芾大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疏韍韠俱蔽膝之象其制同禮玉藻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韠韠之言蔽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

字林　卷八

魚部

魚

詩小雅象弭魚服傳魚皮疏魚服魚獸皮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之以爲弓鞬步義者金史親王佩玉魚一品四品佩金魚以下佩銀魚

魫

音眈尒疋釋魚云鯊鮀注今吹沙小魚正字通魫即小沙魚別名說文以魫爲鮎以鰋爲鮀並非詳後鰋注

鮁

音撥說文鱣鮪鮁鮁詩衛風碩人作發士或作□

鮦

音同尒疋釋魚鯉大鮦疏即鱧也　按正字通引漢書孟康注鮦音紂紅反左襄四年注鮦音紂後漢書陰興子慶封鮦陽侯注鮦音紂孫愐東韻收鮦直冢直挪二□哉侗定爲微紅不蜩二切韻會補又音冢則又絲紂紅反改爲上聲據此說文直　切六書考音胄正韻收入有韻非

鯇

尒疋釋魚注今鯶魚似鱒而大　按尒疋□鯇二字並刻非以鯇訓[illegible]也疏云鮮一名鯇非盡生□湖中似鯉者

鯉

說文鱣也尒疋注今赤鱣　按尒疋釋魚鯉鱣二字相偶毛公說文誤謂尒疋以鱣釋鯉遂合鱣鯉爲一非

鱳

音蹻說文鱧也廣韻似鮎六書故同鱯　按說文䱗大鮎也鱧鱯也又鱳鱧也廣韻鱯胡化切鱳胡瓦切則鱯鱳本一字又通疋鰋偃鱧圓鮀方毛鄭皆以爲鮎許氏以爲鮀又訓鮀爲鮎鱯實鮎之大者許氏又訓䱗鯉爲鱯訓鱳爲鱧則鮎鱳鮀鰋鱯並是一物疑無□理六書故知鱳同鱯而不辨許氏互訓之誤失攷正矣

鱗

說文本作□鮀也□鮎也詩小□毛傳鰋鮎也六書故曰尒疋鰋鯉鮎鰋鯊□各舉六物讀者以鱧釋鯉鮎釋鰋鮀釋鯊毛氏說文皆蹈此誤並以鰋爲鮎說文又並以鮀爲鮎尤非

鳥部

鳩

左昭十七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爾□詩緝左傳五鳩備見詩經祝鳩鵻鳩也曰壯[illegible]之雛也雎鳩關雎之鳩鳲鳩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鶻鳩大明詩之鷹也鶻鳩鷽鳩非斑鳩小宛篇之鳴鳩氓詩食葚之鳩也禽經九鳥曰鳩列子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仍變而爲一鳩所以從九也

鳱

廣韻音干鳥名知未來事或作鳱鵲陸賈云乾鵲噪而行人至一作乾　又音鷹鹽鐵論引詩嗈嗈鳴鳱今詩作鴈　又禽經鳴以水言自北而南鳱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鳱鳩並音雁鳱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故從干鳩中春遠雁始北鄉燕代尚寒猶集山陸岸谷中故從岸開元五經文字鴈又音岸則鳱即鴈字無疑矣　又音翰鳱䳢也淮南子中冬鳱䳢不鳴高誘注鳱夜鳴求旦鳥禮坊記引逸詩相彼鳱䳢上猶患之月令作鶡䳢廣疋鶡䳢也又名渴旦䳢或省作鳱又有渴音也

鳦

尒疋釋鳥鳲鳩鴶鵴注布穀也江東呼穫穀疏一名擊穀一
名桑鳩方言云戴勝非也詩曹風鳲鳩在桑方言梁宋間謂
鴶鵴

鳸

尒疋釋鳥春鳸鳻鶞　夏鳸竊元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
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疏竊即古淺字　按左昭
十七九鳸爲九農正以此入鳸並鳲鴞爲九賈逵云春鳸相
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鳸趣民芸苗秋鳸趣民收斂冬鳸趣
民蓋藏棘鳸爲果驅鳥行鳸晝爲民驅鳥宵鳸夜爲農驅獸
桑鳸爲名驅雀老鳸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也

〈彬雅卷八鳥

頒

音芬尒疋釋鳥春鳸鳻鶞　又通作鳻漢黃霸傳蘇注鶡今
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字音芬不作頒此通
用耳頒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著虎賁鶡者色黑以
其善鬬出上黨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今俗謂　雞是此頒雀
也音肉非

鴃

音逸說文鋪豉也鳴名尒疋釋鳥鴃鋪叔郭注未詳正字通
尒疋鴃鋪叔玉篇作鋪豉一說叔或豉之譌□按鋪叔乃鳥
聲名之宜從尒疋爲正通　曰郎鵓鴣俗謂呼鵓姑子又倉

頡篇鋪穀郎布穀　鋪豉亦鋪穀之譌

鵙

方言周魏齊宋謂之獨春關東曰城旦秦隴之內曰鶡鴠禮
月令仲冬鶡鴠不鳴　按鶡鳴本作盍旦禮坊記引逸詩相
彼盍旦尚猶患之或作曷旦月令作鶡旦廣志作侃旦方言
作鶡鴠別作䳚鴠鳴鳴渴旦

鴽

禮月令田鼠化爲鴽正字通鴽即鶉十二支神子水位鼠屬
水午伏乃鶉火之次豈可移易蓋三月大辰候當出火故田
鼠至建辰月化爲鴽八月辰伏九月當　而鴽於建酉月
爲鼠者辰巳伏也子午陰陽之極交爲變化如此餘類推

〈彬雅卷八鳥

鵀

尒疋注鵀即戴上勝今呼戴勝陸佃曰首有文如勝師古曰
勝婦人首飾漢世謂之華勝方言云關西曰戴鵀齊東吳揚
間謂之鵀

鵙

詩豳風七月鳴鵙禮月令中夏之月鵙始鳴易通卦驗芒
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故少皞以爲司至之官□蔡云五
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　至
故七月聞鵙之鳴先時感事也韻會一名伯趙一名鶪一

□按豳風七月鳴鵙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
則鳴豳地晚寒鳥物知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
皆五月鳴今云七月未逾古五字如七此說理亦通但按治
詩如月之例或次第相因如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
五月鳴蜩之類或相距一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
穫十月隕蘀之類其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第三句始得轉
韻爲之如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條桑斧斨爲韻
秀葽鳴蜩韻也而下句其穫隕蘀爲韻蓋八月去蠶月五月
去八月中閒甚遠必轉韻以別之此其例也若作五月鳴鵙
則與八月載績相去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
於例不倫肅說非是

鵠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豹侯設其鵠司農云鵠鵠
毛也四尺曰鵠謂之鵠者取名䳄鵠之必□鳥雖中是以中
之謂雋□說鵠鳥之大者有力飛遠故正鵠取此　按轉注
古音讀書通俱云通作鵠淮南子鴻鵠鶬鶴班固西都賦元
□曰鶩黃鵠䴔鶄左思吳都賦鳥則鶤鵠鶬鶴皆分鵠鶴爲二
□至於別鶴操鵁鵠鵰鶚劉孝標辨論鼁鵠千歲古本皆□
鶴俗譌作鵠豈可據此云鵠即鶴也鵠不過叶音同□

鵻

說文祝鳩也詩小雅翩翩者鵻毛傳夫不也鄭箋謂鳩老鳥
本作隹尒疋隹其鳺　疏隹一名鵻　今楚鳩　按□□不
一曰隹其曰祝鳩曰鵓　曰鶌鳩曰鵃鳩曰楚鳩曰鶋鳩
鳩曰㡉鳩鶻鳩曰鶌鵃曰鶻鵃曰頒鳩曰乳鳩皆鳩別□也

鵿

本作斯尒疋釋鳥鸒斯鵯鶋廣疋此類有三種純黑反哺者
曰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曰鴉屬飛曰燕烏　按說文鵿
訓卑居□言鸒斯詩弁彼鸒斯孔疏以斯爲助語辭猶蓼斯
斯螽斯據　則尒疋爲經法言稱鸒斯皆相承而誤□□

鹿部

鹿

麞屬尒疋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　又地名鉅鹿
前漢地理志即禹貢大陸　又通麓詩大雅瞻彼旱麓周詩
作旱鹿

麓

釋名山足曰麓麓陸也　又訓錄書舜典納於大麓注山足
也傳使舜大錄萬幾之政也

麟

經傳皆作麟尒疋公羊京房易傳皆作　說文牝麒□大
牝鹿也據此則麟與麐有分尒疋注疏并州界有麟大如鹿

有麐大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也

二字今俱通用

〔清〕蔣和撰

説文字原集註十六卷表一卷表説一卷

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乾隆戊申夏日鐫

無錫蔣醉峰著

說文字原集註

本衙藏板

我
國家久道化成文思光被開設四庫炳炳麟麟碩學
纂編皆由
宸衷鑒定休哉郅治之覃敷洵足遠紹唐虞超越百代
也其中追宗往古輔翼經傳可以統經史子集者
則有篆隸一書原夫篆者文字之始也漢許慎集
篆籀古文諸書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其敘目凡五
百四十部以母統子次第相生蓋敘目者又篆體

之原也唐李騰集陽冰篆書貫耽乃名之曰字原
用為世法臣鼓篋學書留心篆隸見宋僧夢英字
原石刻求其注解散見卷帙未有成編下士愚蒙
管窺蠡測欣逢
熙朝盛舉千載一時甲乙既分全書告竣又
發帑繕寫三分存貯江浙
嘉惠士林
特示曠典于來茲並擴宋唐所未有臣以菲材忝列篆
隸校對於是得窺
天府之秘奧極藝苑之大觀抑何幸歟謹於急
公餘晷復加採掇迄今三載輯說文字原集註十六
卷爰敬謹繕寫校覈成書冒瀆
聖聰仰邀
訓示無任悚惶謹序
乾隆五十二年春二月二十五日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恭擬進
呈本

說文字原集註凡例

一文字不外六書六書不踰子母說文字母凡五百四十部為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至玉篇錯綜其叙後人因之又為增減皆非說文之舊今採取諸說而部叙仍依說文

一說文因篆籀以成書汗簡從古文而後出今悉歸部次又附以隸書於今古遞變之由求其脗合然首列正書及徐鼎臣切音便於尋覽

一字母但求本義明晰即不及借義特諸家注解或有以借為正或以正為借者今取其近情着理者為正義次於正義者為別義其無可取者略之

一篆體有因借義所專而本義因之而晦者則以借義入於別義之下

一篆書如復古編六書統及周伯溫字原六書本義等書其篆體與說文小異者附載以備參考

一篆體緐多隸書舛謬或音義又殊為辨正一條附於正義別義之後

一說文及繫傳等書傳本不一字體間有不同今特以精晰者為主至諸家註解皆拾取說文之餘論偶有不同其義可取者從其說則標明某書如彼此相同則但取一家餘不備載

一臣和少時聞臣父蔣驥口授字義或傳於臣祖蔣振生者今謹附書内以備採掇

一臣謹撰字原表一篇及表說一篇敬附卷末

說文字原集註目録

卷一
字原敘目　五百四十部
卷二
四十一部　部一至部四十一
卷三
三十七部　部四十二至部七十八
卷四
四十七部　部七十九至部一百二十五
卷五
三十三部　部一百二十六至部一百五十八
卷六
三十三部　部一百五十九至部一百九十一
卷七
四十五部　部一百九十二至部二百三十六
卷八
五十部　部二百三十七至部二百八十六
卷九
四十五部　部二百八十七至部三百三十一
卷十
三十六部　部三百三十二至部三百六十七
卷十一
五十部　部三百六十八二部四百十七
卷十二
三十三部　部四百十八至部四百五十
卷十三
二十八部　部四百五十一至部四百七十八
卷十四
三十四部　部四百七十九至部五百十二
卷十五
十二部　部五百十三至部五百二十四
卷十六

十六部 部五百二十二至部五百四十

謹附

說文字原表

說文字原表說

說文字原集註卷一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 蔣和 謹撰

呈本

字原敘目凡五百四十部

一 部一　丄 部二　示 部三　三 部四

王 部五　玉 部六　玨 部七　气 部八

士 部九　丨 部十　屮 部十一　艸 部十二

蓐 部十三　茻 部十四　小 部十五　八 部十六

釆 部十七　半 部十八　牛 部十九　犛 部二十

告 部二十一　口 部二十二　凵 部二十三　吅 部二十四

哭 部二十五　走 部二十六　止 部二十七　癶 部二十八

步 部二十九　此 部三十　正 部三十一　是 部三十二

辵 部三十三　彳 部三十四　廴 部三十五　延 部三十六

部三十七
部三十八
部三十九
部四十

部四十一
部四十二
部四十三
部四十四

部四十五
部四十六
部四十七
部四十八

部四十九
部五十
部五十一
部五十二

部五十三
部五十四
部五十五
部五十六

部五十七
部五十八
部五十九
部六十

部六十一
部六十二
部六十三
部六十四

部六十五
部六十六
部六十七
部六十八

部六十九
部七十
部七十一
部七十二

部七十三
部七十四
部七十五
部七十六

部七十七
部七十八
部七十九
部八十

部八十一
部八十二
部八十三
部八十四

部八十五
部八十六
部八十七
部八十八

部八十九
部九十
部九十一
部九十二

部九十三
部九十四
部九十五
部九十六

部九十七
部九十八
部九十九
部一百

部一百一
部一百二
部一百三
部一百四

部一百五
部一百六
部一百七
部一百八

部一百九
部一百十
部一百十一
部一百十二

部一百十三
部一百十四
部一百十五
部一百十六

部一百十七
部一百十八
部一百十九
部一百二十

部一百二十一
部一百二十二
部一百二十三
部一百二十四

廟諱
部一百二十六
部一百二十五
部一百二十七
部一百二十八

部一百二十九
部二百三十
部一百三十一
部一百三十二

部一百三十三
部一百三十四
部一百三十五
部一百三十六
部一百三十七
部一百三十八
部一百三十九
部一百四十
部一百四十一
部一百四十二
部一百四十三
部一百四十四
部一百四十五
部一百四十六
部一百四十七
部一百四十八
部一百四十九
部一百五十
部一百五十一
部一百五十二
部一百五十三
部一百五十四
部一百五十五
部一百五十六

部一百五十七
部一百五十八
部一百五十九
部一百六十
部一百六十一
部一百六十二
部一百六十三
部一百六十四
部一百六十五
部一百六十六
部一百六十七
部一百六十八
部一百六十九
部一百七十
部一百七十一
部一百七十二
部一百七十三
部一百七十四
部一百七十五
部一百七十六
部一百七十七
部一百七十八
部一百七十九
部一百八十

部一百八十一
部一百八十二
部一百八十三
部一百八十四
部一百八十五
部一百八十六
部一百八十七
部一百八十八
部一百八十九
部一百九十
部一百九十一
部一百九十二
部一百九十三
部一百九十四
部一百九十五
部一百九十六
部一百九十七
部一百九十八
部一百九十九
部二百
部二百一
部二百二
部二百三
部二百四

部二百五
部二百六
部二百七
部二百八
部二百九
部二百十
部二百十一
部二百十二
部二百十三
部二百十四
部二百十五
部二百十六
部二百十七
部二百十八
部二百十九
部二百二十
部二百二十一
部二百二十二
部二百二十三
部二百二十四
部二百二十五
部二百二十六
部二百二十七
部二百二十八

邑 部二百二十九
𨛜 部二百三十
日 部二百三十一
旦 部二百三十二
倝 部二百三十三
㫃 部二百三十四
冥 部二百三十五
晶 部二百三十六
月 部二百三十七
有 部二百三十八
朙 部二百三十九
囧 部二百四十
夕 部二百四十一
多 部二百四十二
毌 部二百四十三
𢎘 部二百四十四
𣐺 部二百四十五
卤 部二百四十六
齊 部二百四十七
朿 部二百四十八
片 部二百四十九
鼎 部二百五十
克 部二百五十一
彔 部二百五十二

禾 部二百五十三
秝 部二百五十四
黍 部二百五十五
香 部二百五十六
米 部二百五十七
毇 部二百五十八
臼 部二百五十九
凶 部二百六十
朩 部二百六十一
𣏟 部二百六十二
麻 部二百六十三
尗 部二百六十四
耑 部二百六十五
韭 部二百六十六
瓜 部二百六十七
瓠 部二百六十八
宀 部二百六十九
宮 部二百七十
呂 部一百七十一
穴 部二百七十二
㝱 部二百七十三
疒 部二百七十四
冖 部二百七十五
𠔼 部二百七十六

冃 部二百七十七
㒳 部二百七十八
网 部二百七十九
襾 部二百八十
巾 部二百八十一
巿 部二百八十二
帛 部二百八十三
白 部二百八十四
㡀 部二百八十五
黹 部二百八十六
人 部二百八十七
𠤎 部二百八十八
匕 部二百八十九
从 部二百九十
比 部二百九十一
北 部二百九十二
丘 部二百九十三
㐺 部二百九十四
𡈼 部二百九十五
重 部二百九十六
臥 部二百九十七
身 部二百九十八
㐆 部二百九十九
衣 部三百

裘 部三百一
老 部三百二
毛 部三百三
毳 部三百四
尸 部三百五
尺 部三百六
尾 部三百七
履 部三百八
舟 部三百九
方 部三百十
儿 部三百十一
兄 部三百十二
兂 部三百十三
皃 部三百十四
𠑹 部三百十五
先 部三百十六
禿 部三百十七
見 部三百十八
覞 部三百十九
欠 部三百二十
㱃 部三百二十一
㳄 部三百二十二
旡 部三百二十三
頁 部三百二十四

部三百二十五
部三百二十六
部三百二十七
部三百二十八
部三百二十九
部三百三十
部三百三十一
部三百三十二
部三百三十三
部三百三十四
部三百三十五
部三百三十六
部三百三十七
部三百三十八
部三百三十九
部三百四十
部三百四十一
部三百四十二
部三百四十三
部三百四十四
部三百四十五
部三百四十六
部三百四十七
部三百四十八

部三百四十九
部三百五十
部三百五十一
部三百五十二
部三百五十三
部三百五十四
部三百五十五
部三百五十六
部三百五十七
部三百五十八
部三百五十九
部三百六十
部三百六十一
部三百六十二
部三百六十三
部三百六十四
部三百六十五
部三百六十六
部三百六十七
部三百六十八
部三百六十九
部三百七十
部三百七十一
部三百七十二

部三百七十三
部三百七十四
部三百七十五
部三百七十六
部三百七十七
部三百七十八
部三百七十九
部三百八十
部三百八十一
部三百八十二
部三百八十三
部三百八十四
部三百八十五
部三百八十六
部三百八十七
部三百八十八
部三百八十九
部三百九十
部三百九十一
部三百九十二
部三百九十三
部三百九十四
部三百九十五
部三百九十六

部三百九十七
部三百九十八
部三百九十九
部四百
部四百一
部四百二
部四百三
部四百四
部四百五
部四百六
部四百七
部四百八
部四百九
部四百十
部四百十一
部四百十二
部四百十三
部四百十四
部四百十五
部四百十六
部四百十七
部四百十八
部四百十九
部四百二十

部四百二十一
部四百二十二
部四百二十三
部四百二十四
部四百二十五
部四百二十六
部四百二十七
部四百二十八
部四百二十九
部四百三十
部四百三十一
部四百三十二
部四百三十三
部四百三十四
部四百三十五
部四百三十六
部四百三十七
部四百三十八
部四百三十九
部四百四十
部四百四十一
部四百四十二
部四百四十三
部四百四十四

說文字原集註 卷一 十一

部四百四十五
部四百四十六
部四百四十七
部四百四十八
部四百四十九
部四百五十
部四百五十一
部四百五十二
部四百五十三
部四百五十四
部四百五十五
部四百五十六
部四百五十七
部四百五十八
部四百五十九
部四百六十
部四百六十一
部四百六十二
部四百六十三
部四百六十四
部四百六十五
部四百六十六
部四百六十七
部四百六十八

部四百六十九
部四百七十
部四百七十一
部四百七十二
部四百七十三
部四百七十四
部四百七十五
部四百七十六
部四百七十七
部四百七十八
部四百七十九
部四百八十
部四百八十一
部四百八十二
部四百八十三
部四百八十四
部四百八十五
部四百八十六
部四百八十七
部四百八十八
部四百八十九
部四百九十
部四百九十一
部四百九十二

說文字原集註 卷一 十二

部四百九十三
部四百九十四
部四百九十五
部四百九十六
部四百九十七
部四百九十八
部四百九十九
部五百
部五百一
部五百二
部五百三
部五百四
部五百五
部五百六
部五百七
部五百八
部五百九
部五百十
部五百十一
部五百十二
部五百十三
部五百十四
部五百十五
部五百十六

戊 部五百十七　己 部五百十八　巴 部五百十九　庚 部五百二十

辛 部五百二十一　辡 部五百二十二　壬 部五百二十三　癸 部五百二十四

子 部五百二十五　了 部五百二十六　孨 部五百二十七　𠫓 部五百二十八

丑 部五百二十九　寅 部五百三十　卯 部五百三十一　辰 部五百三十二

巳 部五百三十三　午 部五百三十四　未 部五百三十五　申 部五百三十六

酉 部五百三十七　酋 部五百三十八　戌 部五百三十九　亥 部五百四十

說文字原集註卷一

說文字原集註卷二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進

呈本

四十一部

一 於悉切　一 說文　弌 說文古文　一 汗簡　一 隸與說文同　天元丕吏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繫傳〕一旁薄始結之義橫者象天地人之氣皆橫屬四極王弼曰道始於無無又不可訓是故造文者起於一也〔繫傳部敘〕一天地之始也一氣之化也〔字通〕凡一之屬在上者象天在下者象地〔六書統〕理之統也乾之象也〔伯琦字原注〕數之始也象數之橫〔字彙〕伏羲畫卦起手於一倉頡造字亦起於一〔六書分類〕一為字之大母亦為畫之大母千變萬化皆自一而出

別義〔伯琦字原注〕環之即太極也〔臣和謹按〕畫一象天蓋至高無上積氣之形也老子曰天大地大故一大為天畫一以象道一者妙萬物而為形者也故曰環之即太極也

弌 古文〔繫

〔傳〕弋者物之株橛義主於數非專一之一若言一弋二弋三弋如令人言一箇兩箇一枚二枚〔六書統〕弌弋之第一號也从弋上畫一識其一也弋識號之具也

辨正〔六書故〕今惟財用出納之簿書用壹以防姦易〔臣和謹按〕今經典亦通用壹按說文壹部在三百九十六義與一別〔六書正義〕俗混乙

上 時亮切　丄 說文　[glyph] 說文篆文丄秦刻石也　二 六書本義　古文 [glyph] 伯琦字原古文上　丄 汗簡　上 隸从篆文省字在上者作丄與說文同亦作二古文上也　帝示言音童章競龍旁等字从之凡隸體多从二與楷別

正義〔說文〕高也丄古文上指事也〔繫傳〕上下之義無形可象故以丨指事之有可指也〔廣韻〕在上之上對下之稱崇也尊也〔六書統〕居等之高者也从一一等夷也丨所以指其在等之上也〔六書分類〕象系天贊地之義亦至尊無對之義又直上不屈之義〔隸辨〕从一从丨

別義〔繫傳〕篆文[glyph]屈曲象陽氣〔六書統〕篆文或復以一指於旁上復有上也　二古文上字〔六書本義〕橫一以指其體上短者指其物物在體之上曰上在下曰下

辨正〔隸辨〕二古文上上畫短與一二字異〔臣和謹按〕集韻是掌切讀上聲為升上之上又時亮切讀去聲為本在物上之上徐鼎臣切音作上聲讀與正義不合今从集韻改正

示 神至切　[glyph] 說文　[glyph] 汗簡　示 隸筆迹小異亦作不字在左者亦作不或作示示變作示在下者亦作示

正義〔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繫傳〕二古上字左畫為日右畫為月中為星也畫縱者但取其光下垂示人也示亦神事故凡宗社神祇皆从示〔六書統〕天垂三光有鬼神之義故借為巨支切神示字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正譌及六書本義俱訓示為古旗字按以說文部領其義非是又六書正義作示係用古體與說文不合

三 穌甘切　三 說文　[glyph] 說文古文三　三 汗簡　三 隸與說文同

正義〔說文〕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臣和謹按〕天實先成地實次之人參其間也〔繫傳類〕

〔聚〕八卦之畫書之原也是以一二三皆數而畫之也〔伯琦字原注〕三畫如其數象形

別義〔玉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六書分類〕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相生至於三則乾道成矣生生不已取象之義在此〔隸辨〕从一加二 弎 古文〔六書統〕弋之第三號也从弋上書三識其三也

辨正〔汗簡〕彡奇字亦為三〔六書故〕今惟財用出納之簿書用壹貳叁以防姦易〔臣和謹按〕叁本作參說文參星名又韻會參伍也義與三別〔六書正義〕俗作叁

王 雨方切 說文 王 說文古文 王 汗簡 王 隸與說文同 皇閏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叅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李陽冰云〕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繫傳通論〕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丨而貫之丨一居中皇極之道也

別義 王 古文〔繫傳〕地以承天下畫地也

辨正〔臣和謹按〕篆體中畫近上與下文玉字異

玉 魚欲切 說文 玉 說文古文 玉 汗簡 玉 伯琦字原如此 玉 隸加點亦作玊字在下者亦作王與說文同字在左者或作王从古文變

正義〔說文〕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也〔繫傳〕自外可以知中則禮記所謂瑜不掩瑕也尃音敷布也撓曲也銳耑細銳也廉棱也忮害也〔臣和謹按〕䚡音顋禮記疏䚡謂角外皮滑澤者今俗以玉不純處謂之皮糙〔六書正義〕陽精之純君子佩之其色五白為貴

別義 玉 古文〔繫傳〕左傳荀偃以朱絲係玉二瑴冂亦糸也

辨正 與王字異〔隸辨〕三畫正均隸加點以別王字

玨 古岳切 說文 玨 說文重文 瑴 汗簡 玨 隸與說文同亦作珏 班斑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二玉相合為一珏（六書統）謂佩玉左右也象相合之形（六書本義）雙玉曰珏

辨正（金石韻府）（汗簡）釋作珏 別作玨 珏同

气 去既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气 气省作乞 乞亦作乞字在上者亦作气 气變作 氣氛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雲气也象形（繫傳）象雲起之貌（六書統）陰陽气也象紛紜上起之形（六書正義）象絪縕升降形（六書分類）先天之所得也自一積而成三天地人三才統於一气之中（臣和謹按）三乾道也古文天字亦作≋象積气覆下也平垂象天斜曲象气

別義（玉篇）去乙切（古今印史）气出必炎上故象炎上之形凡求乞者必於上因借為求乞字气乞本同一字也楷隸以二字易混乃省一筆以別之

辨正（繫傳）古文作旣氣（六書本義）俗專以气為气匃之气而不復有气作乞非（六書正義）俗作炁（臣和謹按）隸以气為气取气與之气別以餼氣之氣為雲氣字今經典相承用之隸又省作乞今文因之

士 鉏里切 說文 汗簡 並 隸與說文同 或作

士與古文同亦作 壿壻壯壬吉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伯琦字原注）天下之事皆出於數數無窮事亦無窮也故从十从一會意（六書正義）一始數十成數事有終始之義（六書分類）十者象士之事所該者廣也从一者象士之心至一而不可動也（臣祖將振生曰）推十合一者三才之一也天數五地數五士推天地之義而各有合也

別義（六書統）學古明理修己治人之稱从木从一木古才字言其出衆人之一等也或云一才可用者即可謂之士（六書本義）興學以治人者象有規矩形又借獄官書汝作士（臣和謹按）士从王省王者通三才士特盡人事而無法天之義

丨 古本切 說文 丨 汗簡 丨 隸同 屮十上下中小引於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繫傳）囟音信今人音進引而下

行音退又音衮中字从丨音退屮字从丨音進

別義〔伯琦字原注〕象數之縱〔六書分類〕一者定體變而為丨動以應用是以陰陽立於奇耦之中變化行乎縱横之内矣〔臣和謹按〕天地生萬物萬物歸于一一變為丨乃生物之始

屮 丑列切 說文 屮 汗簡 屮 隸同亦作屮 卉𡗜毒事妻每离市熏春奏屯㞢木朩生𡈼𣏐軓等字本俱从屮楷由隸變

正義〔說文〕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徐鼎臣曰〕丨上下通也象艸木萌芽通徹地上也〔繫傳〕从丨行而上行艸始脫莩甲未有枝根〔六書正義〕象一莖二葉形〔字彙〕半艸半木是名為屮

說文字原集註 卷二 八

辨正〔說文〕古文或以為艸字〔六書本義〕借與徹同〔臣和謹按〕與ㄓ別ㄓ𠂇手也今用左

艸 倉老切 說文 艸 汗簡 艸 隸同字在上者或艹作屮屮山山亦省作艹 經典相承用此亦變作丄丄字在左者作屮斷字从之

正義〔說文〕百卉也从二屮〔六書統〕根植種生之總名〔六書正義〕植物之弱者〔六書分類〕屮生已盛成叢也

辨正〔六書本義〕漢書用中〔伯琦字原注〕別作草乃斗櫟實也可染黑色俗又作皂皁字並非〔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通用草已久汗簡从俗釋作草

蓐 而蜀切 說文 蓐 說文籀文蓐 蓐 汗簡 隸 闕 薅字从之

正義〔說文〕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繫傳〕繁縟也〔繫傳部敘〕艸之深為蓐

說文字原集註 卷二 九

別義〔說文〕一曰蔟也〔繫傳〕史記晨炊蓐食以芡蒲為薦席也蔟猶蠶蔟也〔臣和謹按〕蓐席也茵也

茻 模朗切 說文 茻 汗簡 茻 隸省 莽莫莽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眾艸也从四屮〔繫傳部敘〕蓐之廣博為茻〔六書統〕艸無際也象相連之形〔伯琦字原注〕深艸也象形〔六書正義〕从重艸會意

別義〔六書略〕茻藪類繁薈而叢生

辨正〔繫傳〕左氏傳曰艸莽之中不足以蕩從者假借莽字〔字辨〕音與莽同〔臣和謹按〕卄與莽別說文犬善逐兔艸中為莽汗簡及金石韻府並釋作莽非伯琦字原注小篆作莽亦借也

小 私兆切 說文 小 汗簡 小 隸筆迹小異亦作小經典相承用此少字从之

正義〔說文〕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繫傳〕始見也八分也始可分別也〔繫傳部敘〕丨初分為小小才可分也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統篆作小與說文不合

八 必益切 說文 八 筆迹小異 八 並汗簡 八 隸筆迹小異亦作八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八八必匹穴公分兮余曾詹介家介尚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六書統〕一物分為二也象兩末外撐之形〔六書本義〕分異也象分開相八形

別義〔徐鼎臣曰〕數之八兩兩相背是別也少陰數木數也〔六書統〕才之兩析也以分別之義借為七八字八則二四相偶二則橫之八則縱之二則分橫一以為二八則析縱丨以為八故二與八皆為分別之意四與六皆八之屬故皆从八

辨正〔六書本義〕八音背今但用北及背倍轉少陰數為布拔切〔臣和謹按〕說文小字釆字前後相次俱以分別辨別為義且八字蒙小小初分也蓋背者字之形別者字之義也按必匹穴等字俱从八如韻補作必益切音璧是也家介等字从八六書本義音背是也惟數目字作博拔切徐鼎臣切音如此與字母所統不合今依韻補改正〔六書正義〕俗用捌〔六書分類〕今皆用為數目字

分別之義幾晦〔臣和謹按〕與冂別冂即旁字偏側也

釆 蒲莧切 說文 釆 說文古文 釆 汗簡 釆 隸筆迹小異亦作釆釆从古文變番悉釋粤奥類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辨別也〔六書統〕辨也从八从千以千分為四處則辨之義明矣中縱畫上屈者嫌與米字同也〔伯琦字原注〕古辨字〔六書分類〕別也判也〔臣和謹按〕古文从八小篆从重八

別義〔說文〕象獸指爪分別也〔字彙〕象獸指爪分別之跡

辨正 汗簡敘目作 臣和謹按說文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或作蹞古文作 附衣切非釆字重文按審字从番古文作 汗簡因合釆番為一字 隸辨隸變與粟米字無别 臣和謹按說文次第以八為部領六書正義作米非篆从重八與米字四點亦别又與釆釆𥝌字並别隸辨謂糞字从釆非按說文注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字彎糞字之頭字形橫扁書作𥝌與菌屆同讀若史記三遺矢之矢

半 博幔切 說文 汗簡 隸省亦作半字在左者或作 畔判字从之

正義 說文物中分也从八牛 牛為物大可以分也

牛 語求切 說文 並汗簡 隸省字在左者或作 與說文筆迹小異

正義 說文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二封尾之形 徐鍇曰件若言物一件二件也封高起也 六書統耕駕引重之獸也 六書分類象雙角嶷嶷形

犛 里之切 說文 並汗簡 隸 闕 氂𣯛字並从犛省𤛿亦从𠩺

正義 說文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𠩺聲 玉篇獸如牛而尾長名曰犛牛

辨正 夢英石刻作陌包切 隸辨从牛从𠩺从未从攴从广 臣和謹按韻書里之切音釐莫交切音茅義並同集韻或作氂别作犛𤛿犛並非

告 古奥切 說文 汗簡 隸省亦作告告牛不出尾 嚳字从之

正義 說文牛觸人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

别義 伯琦字原注以言啓示人也古告廟用牲从牛牲也从口祝詞也

辨正 伯琦字原注别作牿非六書本義沽沃切方音居号切

口 古后切 說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口

正義 說文人所以言食者也象形

辨正　隷辨口讀若圍卽囗字之小者隷相混無別　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用口

凵　口范切　說文　汗簡　隷同　字从之

正義　說文張口也象形　六書統象口底之形　六書正義从口省一　六書分類象哆口欲言之狀

辨正　字辨凵音坎與凵異　六書正義篆作𠙴楷書作呿音區　臣和謹按玉篇欠𠙴張口也　六書正義以𠙴與凵義同因讀凵為區按說文部領凵在口部下从口省凵在皿部下為受物之器不得混

吅　況袁切　說文　汗簡　隷省亦作吅　嚴單咢雚襄僉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讙　繫傳衆人並呼　玉篇囂也　六書統从二口相並以見意　徐鼎臣曰或通用讙今俗別作喧非是　六書正義隷作諠

辨正　隷辨从古鄰字隷相混無別

哭　苦屋切　說文　汗簡　哭　隷變如上或作哭　喪字从之

正義　說文哀聲也从吅獄省聲　繫傳哭聲繁亂故从二口大聲曰哭細聲有涕曰泣

別義　六書統从口从宊省宊古文家字其聲吅起于家也

辨正　六書本義作哭非　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哭為譌篆作哭从大吅與說文不合按漢俟成碑哭从大然字體既殊未可為證

走　子苟切　說文　並汗簡　隷譌从土經典相承用之亦作赱走赱之字在左者亦作走赱

正義　說文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　徐鍇曰丞則足屈故从夭　繫傳止則趾也

別義　字辨走力易謁故从止

辨正　復古編𧺆𧺆上正下譌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𧺆參用古文與說文小異　五經文字今經典相承作走　隷辨說文次第字相聯貫走在哭下當上蒙犬字　臣和謹按金石韻府引古文走字作𧺆上从犬字漢度尚碑𧺆字上亦从犬按漢時去周秦未遠雖變篆為隷而當時能

籀書五千字者乃得為吏則隸體全以篆籀為變通則走字从犬古篆與隸適相符也說文次第聯貫有从古文者如米字古作𠂹从八為部領㒳古作𦥑从臼為部領之類走字蒙大亦从古文

止 諸市切 說文 止 汗簡 止 隸同亦作止變作𣥂字在上者亦作𣥂或省作𣥂前字从之字在下者作𣥃是歸疌等字从之

正義〔伯琦字原注〕止足止也象形〔六書統〕象脛腨跗跟布地之形〔六書正義〕足跟也象反爪形〔六書分類〕中象骶骨兩旁象髖骨脛骨下象跟底平穩形動則行不動則止故取為行止之止

〔臣和謹按〕上文走字繫傳訓止趾也下文𣥠足剌𣥠也俱訓止為足止字六書本義引漢志斬左右止

別義〔說文〕下基也象艸木生有址故以止為足〔繫傳〕草木初生之根幹也〔六書統〕止足之履地者以人馮以立之義借為基止止足行止等文〔六書本義〕借息也又與阯址同詩止基乃理〔六書正義〕借已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趾非〔六書正義〕因借義專贅作趾

癶 北末切 說文 癶 汗簡 癶 隸與說文同或省作𣥠亦變作癶 登發癸癹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足剌𣥠也从止𣥂〔繫傳〕兩足相背不順故剌𣥠也〔六書本義〕兩足張有所撥除也〔六書正義〕會意字〔彝〕反止為𣥂𣥂音撻〔六書分類〕並足也从二止相比而行之象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撥〔六書正義〕篆作蹳作𨆢非〔隸辨〕今俗作癶业並非〔臣和謹按〕汗簡目錄作𣥠卷中从𣥠之字無从𣥠者楷或作𣥦

步 薄故切 說文 步 汗簡 步 隸譌从少亦作步或作𣥫 歲字从之

正義〔說文〕行也〔六書統〕徒行象兩止相續以見意〔六書正義〕从止𣥂前後會意

別義〔說文〕从止𣥂相背〔玉篇〕六尺為步

辨正〔復古編〕𣥂𣥂上正下譌〔六書本義〕步亦作踄作騭非〔隸辨〕下从反止隸譌从少

此 雌氏切 說文 此 汗簡 此 隸變如上亦作此或作此變作此亦

作此

正義〔說文〕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繫傳〕匕近也近在此也〔六書統〕人反而不進也从止从𠆢𠆢人反身而止於此也〔六書本義〕止其處也从匕聲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𡳿

正 之盛切 說文 說文古文正 汗簡 正 隸與說文同變作𤴓𤴓字在下者作𤴓

正義〔說文〕是也从止一以止〔徐鍇曰〕守一以止也〔繫傳錯綜〕安汝止得一而止之大中之道也〔六書本義〕當也从一止凡事之當于理者則一定而不易〔六書分類〕止其邪心一歸于正也

古文〔說文〕从二二古上字 亦古文〔說文〕从一足足者亦止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亦作 〔隸辨〕隸變作𤴓與𤴓字相混〔臣和謹按〕伯琦字原注及六書正義並訓為䠶俟之的 二 按以說文部領當為借義故畧之

是 承旨切 說文 汗簡 是 隸與說文同亦作是昰是是

从是之字或作昰

正義〔說文〕直也从日正〔繫傳〕日中為正是一直不移也〔伯琦字原注〕日由于正則是也〔六書正義〕事當理也

別義〔臣父蔣驥曰〕从日从一止聲日之普照萬方如一也

辨正〔臣和謹按〕汗簡卷中又作 从是之字並同考金石韻府古文从是之字無从 者今本汗簡中畫上出近謬

辵 丑略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辵 隸變如上又省作辶辶變作辶從徒從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繫傳〕今公羊作踖〔繫傳〕〔祛妄〕安步也〔六書正譌〕會意〔字彙〕彳為小步止為步止

別義〔六書故〕循道疾行也从彳从止並用為意〔六書分類〕濶步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辶〔六書本義〕或作踱非〔臣和謹按〕六書本義云或用逴道按說文

違道俱不與辵通本義非
又六書正義釋作違亦非

彳 丑亦切 說文 並篆文 汗簡
隸从說文省或作彡从篆文省
亦作ㄋㄋ或作彡彳彳

正義 說文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 繫傳部敘小安步也 韻會从彳左步从亍右步 六書正義躑躅行不安皃篆作彳亍 臣祖蔣振生曰舉步而行中少遲留也

辨正 六書本義亦作躑作蹢非 隸辨隸或作彡彳與彡毛之彡相混

廴 余忍切 說文 篆文 並汗簡亦省作乚
隸省亦作乏乏或作廴
廴 延建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長行也从彳引之 六書正義下揖曳引之狀

辨正 玉篇令作引

㢟 丑連切 說文 文 並汗簡
隸省亦作延或作
延 延字从之

正義 說文安步延延也从止从廴 繫傳既引而止相節調之

別義 六書統辵居也从廴从止辵止于他所也與徙同斯氏切

辨正 六書本義今但用延 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云變作延非

行 戶庚切 說文 小異 汗簡 隸省
亦作行亍
亦作行行

正義 說文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 繫傳行者安行兩足相待為行也 韻會从彳左步从亍右步也左右步並舉而後為行也

辨正 臣和謹按六書統云象古道兩匡之形非

齒 昌里切 說文 說文古文齒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
齒 省作

正義 說文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六書統从止言上止而下動也 六書本義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从口中含 六書分類小篆加止諧聲亦以口齒間易于招尤欲人啓時知所止也

別義〔六書統〕古文[古文]象口中比𢺈之形

辨正〔臣和謹按〕汗簡卷中从齒之字並作[古文]

牙 五加切 [篆] 說文 [篆] 筆迹小異 汗簡 [篆] 隸與說文同亦作[牙]或作[牙]

耳 邪雅穿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六書統〕牡齒之長者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牙]〔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目錄作[牙]末闕一畫今从金石韻府改正夢英石刻作[牙]係用古文與說文不合古文亦作[古文]今本說文訛引作[古文]非篆作[牙]非楷作乎非〔六書本義〕作乎非〔隸辨〕餘或作耳與身字相類或作耳與耳字相類

足 即玉切 [篆] 說文 [篆] 汗簡 [篆] 隸與說文同亦作[足]或作[足][足] 从足之字

正義〔說文〕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徐鍇曰〕口象股脛之形〔六書統〕股之下體也口膝也

別義〔六書分類〕足居體之終借為滿足字

辨正〔復古編〕[足][足]上正下譌〔臣和謹按〕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足]今本汗簡缺此體考古文从足之字亦無从[足]者夢英石刻作[足]非

疋 所葅切 [篆] 說文 [篆] 汗簡 [篆] 隸同亦作[疋]或作[疋]省作[疋]

胥楚踈疑䟫疏旋等字从之

正義〔臣祖蔣振生曰〕足為體而疋為用也體靜而用動靜之象為足動之象為疋也禮記周還中規故字上从○圓而不連見動則無定意與足別

別義〔說文〕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為詩大疋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繫傳〕腓腸中腸也〔六書統〕通也从子省有止止足著地立而且步可通行也〔伯琦字原注〕疋古胥字借為詩大疋字〔六書本義〕疋正也今但用雅

辨正〔繫傳〕大疋即音雅疋記也則音疏〔字辨〕一音為疏二音為雅三音為匹意者匹字少訛為疋疋還讀蘇始為疏一〔六書分類〕俗作匹字用非〔隸辨〕疏或作䟽踈或作疎楚或作楚皆變从足疋與足古蓋通用〔臣和謹按〕疋之字音字義紛紛莫定然疋字上鈎不連已別于足字胥疏等字

从之徐鼎臣作所菹切最正楚疏等字从疋六書統因訓為通也

說文字原集註卷二

說文字原集註卷三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進

呈本

三十七部

品 丕飲切 說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變作品从品之字亦作品

㗊 喦喿臨龠靈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衆庶也从三口〔六書本義〕衆類也〔臣和謹按〕易品物流形言品類之物流而成形也

別義〔六書統〕分別衆味而嘗之也从三口重厶意共嘗也〔六書正義〕借等級也

辨正〔臣和謹按〕㗊古篆作品从三口口乃古字非口非圍也今文易混廣韻㗊音靈衆鳥也从三口類篇㗊衆聲也並與品别按說文龠字从品為部領則品字偏旁移置作㗊如䯞為卌亦為卌之類至廣韻類篇以㗊又為一字

龠 以灼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 龢䶵等字从之

詩於論鼓鍾是樂有倫
理也伯琦字原注象形

正義 說文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繫傳詩左手執籥傳云三孔笛也詩於論鼓鍾是樂有倫理也伯琦字原注象形

別義 繫傳祛妄陽冰云从亼冊亼古集字品衆竅蓋集衆管如冊之形六書正義借量名

實八十一黍

辨正 伯琦字原注俗作籥非

冊 楚革切

說文 說文古文冊 汗簡 冊 隸與說文同亦作𠕋省作𠕁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册 册从冊之字亦作𠕂𠕀𠕁 嗣扁等字从之

正義 六書統載文字之具也以竹為之中編以二韋書事于上象二韋編五簡之形又穿竹為之

別義 說文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繫傳符信也與之為信也伯琦字原注以竹為之或以玉

辨正 六言本義通用策六書正譌俗作冊非臣和謹按策馬箠也今經典通用

㗊 阻力切

說文 汗簡 㗊 隸與說文同器嚚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衆口也从四口一曰呶繫傳呶讙也六書正義从二吅會意

別義 伯琦字原注隸作咠詩緝緝翩翩注口舌聲咠緝即此字六書本義俗用濈詩其角濈濈作[illegible][illegible]非

辨正 工部王念孫曰徐鍇本說文㗊衆口也从四口讀若戢一曰呶徐鍇注云呶讙也今按一曰呶三字乃釋㗊字之義非釋㗊字之音故徐鍇釋之曰呶讙也徐鼎臣不達許氏之意乃改一曰呶為又讀若呶于是㗊字又有呶音而集韻以下諸書並仍其謬考玉篇廣韻㗊俱無呶音是其證也

舌 食列切

說文 汗簡 舌 隸筆迹小異亦作𠯑舌變作舌舐甜舓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从口干亦聲繫傳凡物入口必干于舌伯琦字原注从干从口會意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今从汗簡筆迹小異而目錄又作考古文無此體筆畫近謬〔六書統〕作舌舌小篆變體取便於書〔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甘云小篆誤以舌作甘以甘作舌彼此差譌按經典今並作舌正義以日為舌非〔六書分類〕與昏字異〔隸辨〕隸譌从千今經典相承用之

干 古寒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同篆文

又變作干經典相承用此偏旁或作干亦作丫 芓羊辛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犯也从反入从一〔繫傳〕一者守一也入干之也〔六書統〕犯而入一也一象其所犯之物借為干戈字

辨正〔隸辨〕隸从干之字或作午與午未字相類〔臣和謹按〕伯琦字原訓干為木身六書本義訓干為盾六書正義訓為竹梃按以說文部領其訓義並非

谷 其虐切 說文 並重文 汗簡

隸譌从文 郤綌谻西宿等字从之西同函从谷省

正義〔說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繫傳〕阿猶曲文理曲也〔六書統〕象口上重文一向之形

辨正〔伯琦字原〕作谷〔六書本義〕上似大而實非〔隸辨〕郤从谷變作郄譌从去古文谷作谷說文去作谷二字相類變谷為去蓋因古文而譌也〔六書正義〕俗作㖾嗽〔臣父謹騤曰〕說文谷重文作㖾又作臄谷自為部說文口部嗽大笑也兩字音同義異後人因臄與嗽相似而音切相同遂悞訓谷為笑貌合臄嗽為一字非

只 諸氏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只

正義〔說文〕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繫傳〕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是只為語已詞也只气下引也今試曰只則气下引也

別義〔六書統〕取口合之狀語已而口合合則兩旁下自有縱文也〔六書正義〕借入聲專詞

辨正〔隸辨〕只隸變與从八之字相類〔臣和謹按〕集韻亦作㞎本音諸氏切後人讀若質

㕯 女滑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商喬喬舊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言之訥也从口从内〔繫傳〕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也从口内聲〔六書本義〕歰于言也从内取不出意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訥吶〔臣和謹按〕別作㕯非

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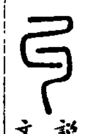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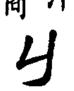
九遇切 說文 汗簡 句 隸變如上亦作句

正義〔伯琦字原注〕語絶曰句从口丩聲〔玉篇〕止也言語章句也〔臣和謹按〕詩疏句古謂之言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

別義〔說文〕曲也从口丩聲〔六書本義〕从丩口又為聲記句者畢出又同鉤〔伯琦字原注〕偶遇切又古侯切借為曲義

辨正〔六書本義〕作勾非〔隸辨〕句勾本一字讀若溝又讀若屨今俗相承以从口者為章句之句从厶者為勾曲之勾〔臣和謹按〕句本音九遇切徐鼎臣本有二音但以古侯切置上以九遇切置下標目只用古侯切音與字之正義不合今改正勾曲之勾篆本作𠃌所以縣物者象曲杙向右形隸別作勾因與句混六書正義謂篆作局非

丩

居虯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丩 叫赳糾玌芁收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相糾繚也瓜瓠結丩起象形〔六書統〕象二蔓相糾之形〔伯琦字原注〕丩瓜瓠之類蔓間有丩遝物則纓繞之其蔓乃得上引象形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三合繩也隸作糾

辨正〔六書本義〕古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隸辨〕隸或作丩與从刀之字無別〔臣和謹按〕[illegible]艸之相糾者丩俗書作斗譌似斗非又作乚亦非或作糾與糺通

古

公戶切 說文 說文古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古或作古 嘏字从之

正義〔說文〕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繫傳〕古者無文字口相傳也〔伯琦字原注〕十口所傳是前言也〔六書〕〔正義〕往昔也

辨正〔隸辨〕隸或作古譌从屮

十 是執切 十 說文 十 汗簡 十 隸同丈千肸博协廿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數之具也〔伯琦字原注〕五偶也十会數吕乂而正之縱橫各當乂數〔六書本義〕縱一當五橫一當五象筭數布籌形〔六書分類〕數之小成也天數五地數五故取五之二畫

別義 〔說文〕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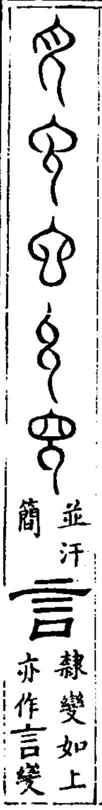
辨正 〔臣和謹按〕俗混拾

卅 蘇沓切 卅 說文 卅 汗簡 卅 隸與說文同亦作卋字从之

正義 〔說文〕三十并也古文省〔伯琦字原注〕象數之形〔六書正義〕从三十會意

辨正 〔玉篇〕作卅〔廣韻〕直為三十字〔隸辨〕武榮碑變作卋从卅而曳長之與世代之世相似惟下畫短差有別耳〔臣和謹按〕與卌別卌从三中會意楷作卉與卉混

言 語軒切 說文 篆文 竝汗簡 言 隸變如上亦作言變



作言或作言與篆文同从言之字亦作吾吾舌詧詹意誊音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繫傳〕凡言者謂直言無所指引借譬也〔繫傳鍇〕〔綜〕喋喋之辭君子慎之益著于言从辛辛愆也

別義 〔六書統〕口舌互作所以成言〔鄭樵曰〕言从舌从二二古上字言出于舌上也〔伯琦字原注〕从口从上干聲

辨正 〔隸辨〕徐鼎臣云言中畫不當上曲李斯刻石如此則字形茂美人皆效之〔臣和謹按〕

說文敘目作言標目及解字正文俱作言金石韻府引汗簡亦作言今汗簡缺又作言筆迹亦小異

誩 渠慶切 說文 汗簡 誩 隸變如上亦作誩譱譶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競言也从二言讀若競〔伯琦字原注〕爭言也从二言會意

辨正 〔伯琦字原注〕隸作競〔六書本義〕作讀覺非〔臣和謹按〕競說文亦渠慶切當作誩字重

文競漢碑變作競五經文字云競經典相承隸省

音 於今切 音 說文 音 汗簡 音 隸變如上或作 音音 章韶竟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聲也从言一聲〈六書統〉象口舌互動之形〈六書本義〉言之聲也

別義〈說文〉生于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繫傳通論〉聲成文謂之音人之音也八音所以寫人之意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自然有合者也取五聲而比之以成文曰音五聲雜播還相為宮以成一音故于文言含一為音言者人之言也五聲一以和為主也一者成于一也以八羅之聲傳人意故曰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心氣無節故八音曲折為之節文也〈六書統〉从言中加一象聲自口中出以節清濁高下于口與舌也口舌互作所以成言言中有一所以成音

辨正〈臣和謹按〉音亦作音〈隸辨〉音與言同〈臣和謹按〉今文如部培陪菩等字篆並从咅又與音別

辛 去虔切 辛 說文 辛 汗簡 辛 隸變如上 徐从辛之字惟童辛亲字有中竪如妾音意章竟言商等字皆省作立商字并省中畫

正義〈說文〉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繫傳〉不以其道干也故為辛〈六書本義〉从干犯上是其辠也六書分類犯法也从干从上以見有犯于上之義

辨正〈六書本義〉今專用愆寋諐作僁非〈臣和謹按〉說文愆過也與辛字之義別後人借用愆或作迦別作平非伯琦字原訓作木柴合辛辛為一字按以說文部領其義謬

丵 士角切 丵 說文 丵 汗簡 丵 隸筆迹小異亦作丵丵省作丵

丵 業對丵叢等字从之

正義〈六書統〉揷竹簡之具也竹簡編之則為冊以書大事未編則為散簡以書小事丵之為物排簡于上而揷之動則以手持之止則植于地象其物上揷四簡之形古文偏旁有縱三畫者三簡也偏旁所用又作丵如業字或省作亦祆字或省作幵也〈臣和謹按〉六書統云業字對字从之業其制比丵少異象丵加三足形對字从手持丵丵即丵也古者或一物二制

別義（說文）叢生艸也象丵嶽相竝出也讀若浞（六書本義）象衆艸根株附生（伯琦字原注）丵古樸字叢生小木也（集韻）借為叢雜煩瀆（臣和謹按）說文菐字注云丵衆多也繫傳菐字注云叢雜也

辨正（字彙）頭上四直非屮宜審（集韻）或作叢（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丵从汗簡與說文別說文部敘丵字在言字下凡詁音辛三字皆以言為部領六書統解丵之為物所以記言於理亦貫六書正義作丵以丵為譌非丵汗簡卷中釋作丵非頭上四直隸變作业今文因之隸又作业

與說文亦別

菐 蒲沃切 菐 說文 菐 汗簡 菐 隸變如上亦作菐菐省作菐

僕樸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瀆菐也从丵从廾廾亦聲（徐鼎臣曰）瀆讀為煩瀆之瀆一本注云丵眾多也兩手奉之是煩瀆也（繫傳）兩手奉持丵叢雜也（六書統）瀆也有煩瀆事則書于上从収以執丵

別義（六書統）古文作都隊切與對同用（伯琦字原注）給使令之人也从兩手者致力之意

也丵聲隸作僕通

辨正（臣和謹按）菐从丵上亦从四縱畫夢英石刻作菐與說文別六書正義楷釋作擈

非別作叢同

廾 居竦切 廾 說文 廾 重文 廾 汗簡 廾 隸與說文同又變作廾廾亦作大六亦作六八畁弄弈奐戒兵具共與興弇异奉秦春泰卷舉丞承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竦手也从𠂇从又（繫傳）併舉之也（伯琦字原注）从兩手相向象形

辨正（夢英石刻）作巨恭切（伯琦字原注）俗作拱非（臣和謹按）韻書廾本有平上二音今經典相承作廾並通用拱亦通共六書正義以拱釋廾以共釋𠬞並非

𠬜 普班切 𠬜 說文 𠬜 重文 𠬜 汗簡 𠬜 隸與說文同亦作大或作大六攀樊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引也从反廾（繫傳）引者自外引入也反手向外引之（伯琦字原注）从兩手上引象形（六書本義）手向外有所𢪓援之意亦从手樊聲（臣父蔣驥曰）自下援上也

辨正〔徐鼎臣曰〕今隸變作大〔汗簡〕釋作拳〔六書本義〕作抜非〔六書正義〕方音班

共 渠用切 說文 說文古文共 汗簡 共 隸變如上亦作共經典相承用此从共之字亦作共恭巷龔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同也从廿廾〔繫傳〕廿音入二十幷也此會意〔六書本義〕从収奉廿〔臣祖蔣振生曰〕象兩手合持之形

別義〔六書統〕同力也象四手同持之形〔伯琦字原注〕四手相向會意

辨正〔伯琦字原注〕與𠬞通借為共張字陳設也居用切別作供非

異 羊吏切 說文 汗簡 異 隸筆迹小異變作異經典相承用此亦作異或作兾戴字从之

正義〔說文〕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繫傳〕畀音俾將欲與物先分異之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日同也會意〔六書本義〕从廾所以分畀聲〔字辨〕兩頭是畀中間从廾廾有受意一予一受是為分異〔臣和謹按〕畀音秘與也从田在丌上田米果之屬丌陳設之具

別義〔六書正義〕怪也奇也漢書菲氣致異从由下指爪足之狀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異字从畀畀上从由特象形字非田非甶非囟由之由也說文从異之字俱作異从畀之字俱作畀六書正義作𤰇訓異為怪上因从甶與說文不合按古文由甶田三字互相通用說文𤰇字从畁亦省由為田𢐛鬼等字从由亦變由為由而字辨誤以畁字从由異字从之與說文不合夢英石刻篆作異係叅用古文及鍒體亦與說文不合〔六書本義〕亦作昇

舁 以諸切 說文 汗簡 舁 隸變如上亦作舁或作舁輿與興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共舉也从臼从廾〔繫傳〕用力也兩手及爪皆用也〔六書本義〕从臼上廾下齊舉之意〔伯琦字原注〕兩人手上下用力象形

辨正〔說文〕讀若余〔集韻〕或作舁〔六書本義〕亦作轝〔六書正義〕俗作擧轝〔臣和謹按〕別作舁非

臼 居玉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伯琦

字原如此

𦥑 隸與說文同 晨爨釁等字从之要本从臼

正義〔說文〕叉手也从𠂈彐〔六書本義〕象兩手相向奉物之形

別義〔六書統〕兩手舉也〔六書分類〕兩手挐物而起也从𦥑轉注象自下而起之形

辨正〔玉篇〕古文匊字〔伯琦〕字原注別作掬非

晨 食鄰切 說文 晨 汗簡 晨 隸筆迹小異 農字从之

正義〔說文〕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繫傳〕臼者自臼持也〔伯琦〕字原注从臼者叉手持敬也

別義〔六書統〕[illegible]時也从辰从臼臼兩手舉也每至一辰[illegible]之者兩手舉之以報也或作晨从日在下一日十二辰也

辨正〔六書正義〕楷混晨〔隸辨〕說文晨房星也上从日隸則通用無別〔臣和謹按〕汗簡釋作晨俗

爨 七亂切 說文 爨 說文籀文爨 爨 汗簡 爨 隸 闕

釁字从爨省

正義〔說文〕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甑冂為竈口廾推二木內火〔繫傳〕取其進火謂之爨取其氣上謂之炊〔六書統〕从臼釜甑之形〔六書正義〕从𦦨省 𦦨渠容切所以枝鬲者

辨正〔六書正譌〕俗作爂非〔六書正義〕省作㸑非〔臣祖將振生曰〕方音亦讀平聲如以火爨水沸也〔臣和謹按〕別作[illegible] [illegible]與並非爨音村見集韻

革 古覈切 說文 革 筆迹小異 革 汗簡 革 隸筆迹小異或作革革亦作革革亦作革

正義〔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六書統〕生曰革揉曰韋象獸皮張開形〔六書本義〕象張革而首尾足具形〔伯琦〕字原注革韋通謂之皮

別義〔說文〕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伯琦〕字原注借義為革更字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革〔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小異〔隸辨〕隸或作革與从艸之字無別

鬲 郎激切 說文 文 並重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鬲鬲

正義〔說文〕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繫傳〕上頸也腹交文謂其刻飾也〔六書統〕鼎款足者〔臣〕和謹按漢書注蘇林曰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小異〔五經文字〕經典相承作鬲〔復古編〕 上正下譌〔臣〕和謹按夢英石刻篆作 非〔六書本義〕作鬲鬲鬲鑩非

䰜 郎激切 說文 汗簡

隸 闕 䰜䰜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䰜也象孰飪五味氣上出也〔繫傳〕弜象气之狀也〔六書統〕鬲具也一象其蓋口象其口冂象其腹與三足弜象煎鬲其氣騰于上而霧于旁也

辨正〔說文〕古文亦鬲字〔臣〕和謹按夢英石刻篆作 按復古編鬲譌作鬲夢英鬲㶤一字中从直畫並與說文不合別作鬲非旁譌从弜非又六書正義釋作烹與諸家不合

爪 側狡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爪或作爫爫亦作爫亦作𠂕 孚奚垩采爯叉爲印虐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丮也覆手曰爪象形〔繫傳〕謂以手抓物為爪也〔六書正義〕覆手取物曰爪

別義〔六書分類〕今虎犬亦曰爪

辨正〔伯琦字原注〕又指甲也叉與爪音同義異俗通用非〔臣〕和謹按以說文部敘參觀則爪乃曰字之半曰為人手則爪當依類而及也

丮 几劇切 說文 汗簡

隸省如上變作丮亦作丮亦作丮亦作丮亦作丸 經典相承用此 夙執孰埶巩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繫傳〕丮象手也〔六書統〕持刀手也乁以象其持以手指其中〔臣〕祖將振生曰丮字从手持刀以刀刺人不欲露刃故从刀藏刃以見意

別義〔六書本義〕又與戟同象持戟形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執〔六書本義〕亦从夲作𠃨隸作丮俗作丸非〔六書正義〕釋作戭隸作丮旁譌九〔隸辨〕隸或作丮與丮疾之丮相類

鬥 都豆切 說文 汗簡 隸 闕

正義〔說文〕象鬥之形〔繫傳〕了為兵也〔伯琦字原〕〔注〕兩人手有所持相對也〔六書本義〕爭也从丮屰相向為意

〔隸辨〕丮丮相對

別義〔說文〕兩士相對兵杖在後

辨正〔字變〕鬥右音戟丮字从手手有所執鬥左音掬𠃨字反丮執物則一分明从手執物以鬥兩士之說自相刺謬〔六書本義〕亦作鬬作鬪豗非〔臣和謹按〕古文作點畫近謬楷作鬥非亦作鬥非从玨也隸从鬥之字變與門戶之門無別

又 于救切 說文 汗簡 又 隸 筆迹小異亦作又从又之字亦省作乂亦作彐ヨ子 支及反友叟度及燮取㞋叚侵奴祭曼夐叏父丈史吏丑聿尋帚尹君妻秉急彗雪右有衣厷尤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畧不過三也〔六書本義〕象手以三指取物形〔六書正義〕右手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ナ又字又借為有無字云九切隸又作有以別ナ又字古文ナ又又無只一字也〔六書正義〕借再也篆因借義專故用右

辨正〔韻會〕偏旁作ナ〔伯琦字原〕〔注〕右乃右助字別作佑非

ナ 臧可切 說文 汗簡 ナ 隸變如上 左畀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ナ手也象形〔繫傳〕ナ佐也右手之佐也〔臣和謹按〕从乂轉注

辨正〔六書本義〕隸旁作ナ俗誤用左〔伯琦字原〕〔注〕左乃左貳字別作佐非〔隸辨〕與ナ相類以首之屈與不屈為別〔臣和謹按〕ナ上畫宜短今經典相承並用左汗簡从俗釋作左

史 疏士切 說文 汗簡 伯琦字原如此 史 隸變如上今文因之亦作叏吏事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繫傳〕記事者當主于中正也〔玉篇〕掌書之官也〔六書本義〕善惡主中正之意

別義〔伯琦字原〕〔注〕从手持聿書于簡口方策也疏士切又借為疏吏切傳命之臣也別作

使通六書分類
祀事之書也

說文字原集註卷三

說文字原集註卷四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呈本

四十七部

支 章移切 說文 說文古文支 汗簡 隸變 支 如上亦作 支 岐 技敧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 繫傳 竹葉下垂也 臣 祖蔣振生 曰 屮或象支或象葉垂特象形字也攴字从手持竹巾乃竹之省文从手擎之而竹之為支其意已具矣

辨正 六書本義 亦作枝借同胑肢作敧非 臣 和 謹按 六書統訓竹為筭策伯琦字原訓為人手足一體六書正義訓為掌柱並與說文部領不合 隸辨 隸訛从十乃支尺之支也以支為攴別作丈以别之

聿 尼輒切 說文 汗簡 隸變 如上亦作 肀 亦省作 肀 聿肅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繫傳部敘〕手敏為聿〔六書本義〕巾取輕巧之意

別義〔臣祖蔣振生曰〕折竹之枝也折竹輕易因為輕疌之義从手在中會意

辨正〔臣和謹按〕巾即竹省文非佩巾之巾與聿別聿即古筆字〔六書本義〕亦作疌通用

捷〔六書正義〕音亣臬

聿 余律切 說文 汗簡 聿 隸變如上亦作聿聿 律筆書建盡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所以書之器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繫傳〕秦謂之筆〔繫傳部敘〕聿筆也所以規畫〔六書正義〕古以竹筳蘸漆書于簡牘至秦蒙恬束毫于管耑濡墨以書繒帛从又持个一指其穎〔臣祖蔣振生曰〕筆尚便捷故从聿伏羲畫卦始于一也象形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發語辭〔六書正義〕轉音喬同欥欥从臼亦从日

辨正〔六書正義〕篆因轉義所專加竹作筆俗作筆笔

畫 湖麥切 說文 說文並古文畫 汗簡

画 伯琦字原如此亦古文

畫 隸省如上今文从隸省又作畫 畫从畫省

正義〔說文〕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繫傳〕若筆畫之也冂其界也指事

別義〔六書正義〕轉音話圖繪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畫非〔六書本義〕从聿作画非〔臣和謹按〕畫古文作画六書正義分畫画為二非

隶 徒耐切 說文 汗簡 隸 闕 隸隷隸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

別義〔六書統〕从又从求省从後及之以手持其衣也求古文裘〔六書本義〕隶及也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逮隸作追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隶與說文不合以隶為譌非隸體無隶字隶與逮同隸又變作遝从眔

臤 苦閑切 說文 汗簡 臤 隸筆迹小異亦作臤 堅賢豎緊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古文以為賢字〔六書統〕臣有守也〔佰琦字原注〕臤良也从臣又者人臣以手致力之意〔六書本義〕今借賢

別義〔說文〕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繫傳〕屈志自堅固眘意〔六書統〕借為苦閑切堅慤也六書本義又與掔同作慳非〔六書正義〕臤也从又叶臣音篆作掔

辨正〔佰琦字原注〕賢从貝乃多財也俗通用之

臣

植鄰切 臣 說文 臣 汗簡 臣 隸同亦作臧𦣞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繫傳通論〕臣者牽也心常牽于君也傳曰忠臣不忘其君孝子不忘其親臣堅也漢光武曰王常踊湖漢室心如金石也莊子曰擎跽曲拳人臣之事也故于文象人屈服之形〔繫傳部敘〕堅以事君曰臣〔臣父蔣驥曰〕从人象反身而足屈形中从コ象拱手形

別義〔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臣與說文不合

殳

市朱切 殳 說文 殳 汗簡 殳 隸筆迹小異亦作殳殳 或作殳殳殳殳 毆毄段役殺毅殿毆殼發殸設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繫傳〕斷絕分析為殊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為之取其有力也漢昌邑王買積竹杖是也觚稜也〔釋名〕殳殊也無刃有所撞挃於軍上使殊離也〔六書正義〕軍士所持杖

辨正〔復古編〕殳殳上正下譌〔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殳非別作殳亦非〔六書本義〕亦作杸字〔繫傳〕與殳異殳古沒字〔臣和謹按〕金石韻府作殳字體近謬隸譌作殳與古沒字相混

殺

所八切 殺 說文 殺 殺 殺 說文 並古文殺 殺 說文籀文殺 殺 汗簡 殺 隸變如上或作殺亦作殺殺

正義〔說文〕戮也从殳杀聲

別義〔六書統〕古文殺字从人出冂外从出从木从攴出冂者古者刑人于野也木枲也縛之以木也攴之令出于外也借去聲為減殺降殺等字

辨正〔徐鼎臣曰〕說文無杀字相傳云音察未知所出〔臣和謹按〕夢英石刻旁作殳非

隷辨徐作熬敎譌从攵今俗因譌作煞非是臣和謹按殺旁从朮今俗或从木非

几 市朱切

説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隷筆迹小異

殳皀彡等字从之

正義 六書統兵器也制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象長柄末有弧游形借作鳥羽肥澤几几字六書精藴擊兵也象建于兵車而不用故其首有垂旃形執之前驅赴敵則加又為殳臣和謹按禮記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蓋古時旗章多畫飛鳥故几亦借為飛鳥形

別義 説文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若殊

辨正 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今本汗簡作字畫近謬今依金石韻府改正韻會有鉤挑者為几案之几不鉤挑者為几鳥短羽也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與説文小異六書統作字體與説文小異　又與几並別即古己字几案之几在下第四百九十三部

寸 倉困切

説文 汗簡 隷變如上亦作寸

導尃專等字从之

正義 説文十分也臣和謹按法度字多从寸按漢書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此定尺寸之始也

別義 説文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繫傳一者記手腕下六書統一指其寸之所至也六書本義家語布指知寸从又一臣和謹按布指知寸乃約略之辭

皮 符羈切

説文 説文古文皮 繫傳古文皮 説文籀文皮 汗簡 皮 隷變如上亦作皮叏或省作叏 叚字从之

正義 説文剥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六書本義剥獸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韋从手拍取剥皮六書統𠂆以象披剖之形也

別義 繫傳古文禮如竹箭之有筠筠从皮也六書統从口在上有自項剥下之意六書本義借為肌膚字

辨正 繫傳祛妄李云从又持皮非説文長箋从為形義俱違當作从又从尸金石韻府引汗簡亦作

甍 而充切 說文 說文古文甍 說文籀文甍

汗簡 隸 闕

正義 〔說文〕柔韋也从北皮省从夐省聲讀若耎又讀若儁〔徐鼎臣曰〕北者反覆柔治之也夐營也〔六書本義〕中象皮〔六書分類〕治皮革者以瓦爲竈而反覆重揉之故从四瓦

別義 〔說文〕籀文甍从夐省〔六書統〕作 亦作 又作 从皮省从人人所治以致其柔也

辨正 〔臣和謹按〕汗簡作 釋作甓注云今文謂今文也夢英石刻作 因汗簡而改从耳亦無所取義與說文不合說文尸部戹字訓柔皮也甍字古文及汗簡字體與戹字筆畫相近當是一字六書正義作戹以戹爲訛非別作甓甍甍並非〔六書本義〕作剶剶非

攴 普木切 說文 汗簡 攴 隸筆迹小異亦作攵古文攴也亦作攴攵亦作攵經典相承用此在上者亦作𠂇或省作𠂇倄條字从此 从攴之字如攻孜攸畋敨攸政𢻱數啓

改斆故敊叜寇敷孜肇敞𢻻敦𢿱整斂敵散𣪠敘今並因隸變从攵

正義 〔說文〕小擊也从又卜聲〔繫傳〕攴所執以教道人也〔六書統〕从乂持𠆢𠆢教形具也

辨正 〔五經文字〕石經作攵〔六書本義〕俗或用撲扑剝作𢻨非〔臣和謹按〕繫傳部敘引書攴作教刑今書作扑又攴今文作攵與从文之字相混又與夊別

敎 古孝切 說文 古文教 說文並 汗簡

敎 隸筆迹小異亦作敎 斅 斆字从之

正義 〔說文〕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繫傳〕孝音教效也〔六書正義〕諧孝音

辨正 〔隸辨〕孝即古教字俗从孝非

卜 博木切 說文 汗簡 卜 隸與說文同亦作卜字在上者亦作⺊ 外卦卟貞占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

別義 〔六書統〕教刑具也象其末有物連叕之形〔臣和謹按〕繫傳攴所執以教人則卜爲教

刑之具亦是或因靜用為占卜之卜

辨正 〔臣和謹按〕說文部領卜與爻相次六書正義以為从𠂆上指事非

用 余訟切 說文 用 說文古文 用 汗簡 用 隸變如上亦作用 周庸甯葡甫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徐鼎臣曰〕卜中乃可用

別義 〔伯琦字原注〕用古鏞字鐘也象形余封切古款識商鐘寅𥂝鐘字皆作用則鐘鏞只一字也別作庸詩庸鼓有斁注庸與鏞通

辨正 〔臣和謹按〕金石韻府作用按古文从用之字無从用者伯琦字原以用為古象形字按以說文部領亦借義也

爻 胡茅切 說文 爻 汗簡 爻 隸同亦變作爻 希楙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繫傳〕六爻六位皆爻也〔六書統〕卦畫陰陽變而交也謂陽交陰陰交陽也象四爻相交之形以見意

辨正 〔臣和謹按〕伯琦字原訓為錯乂謂从二乂非

㸚 力几切 說文 㸚 汗簡 㸚 隸同 爾爽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二爻也〔繫傳〕若網交綴也

別義 〔六書統〕細布也爽㸚也象細織之形〔臣和謹按〕爾爽字並从㸚㸚言孔歷歷然希疏點綴其中隙縫爽明也

辨正 〔臣和謹按〕伯琦字原以爾為㸚六書正義以爾為㸚並非〔隸辨〕讀若邐

旻 火劣切 說文 旻 汗簡 旻 隸變如上 夐閔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舉目使人也从攴从目讀若颰〔六書統〕以目視其意也

別義 〔六書統〕或从教省以目不从意在繼之以攴也〔類篇〕目小動也

辨正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旻从血譌汗簡釋亦作叟六書正義作叟並非楷變作旻別作旻非〔六書故〕別作眣〔六書本義〕非从夂〔六書正義〕音洫或作䀏楷作瞲〔隸辨〕𥄎譌攴為夂

目 莫六切 說文 目 說文古文 目 汗簡 目 隸與

說文同㫄俱等字从之隸亦作罒橫
目也眔罘夢蔑𡨄𢡆睪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人眼象形重童子也〔繫傳類聚〕人之日月也

別義〔六書統〕古文作㘝體之主視者也象精睛之形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㘝〔臣和謹按〕今本汗簡从目之字俱作㘝

䀠 九遇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瞿字从之亦作
罒顯字从之

正義〔說文〕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六書統〕取兩目並視之形〔六書本義〕左右驚視
䀠䀠然也

別義〔玉篇〕鷹隼之視瞿然驚懼之皃〔臣和謹按〕說文瞿鷹隼之視也字从隹玉篇是借義

辨正〔六書故〕通作界〔六書本義〕詩用瞿方音平聲〔六書正義〕俗作懼〔臣和謹按〕䀠字玉篇訓為鷹隼之視因借為瞿說文䀠瞿分兩部集韻或作䁈昫

眉 武悲切 說文 汗簡 眉 隸變如上今經典相承用之亦作眉省作眉或變作
眉 省字从之

正義〔說文〕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

別義〔六書統〕作𥄉以象眉之毛與眉下之骨堣小篆省其半

盾 食閏切 說文 汗簡 盾 隸與說文同亦作盾盾 循楯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繫傳〕厂聲斤象盾形〔釋名〕遯也跪其後避以隱遯也

〔玉篇〕周禮兵掌五盾盾干櫓之屬〔六書本義〕从目上象其形而有執手處

辨正〔臣和謹按〕中平畫不旁出楷作盾非集韻別作瞂非

自 疾二切 說文 說文古文 汗簡 自 隸省如上亦作自皇喬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鼻也象鼻形〔六書統〕主臭與息之竅也象厥準之形

別義〔六書統〕人气與陰陽之气相與出納流通皆自乎鼻故借與从由之義同〔六書本義〕

轉己也又从也獨也

辨正 伯琦字原注古鼻字六書本義音敉篆因轉義所專諧畀聲作鼻

白 疾二切 說文白 汗簡白 隸省如上亦作白 百皆魯智者習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言詞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繫傳自字之省別為一體凡詞助字皆从此繫傳類聚白詞語也

別義 六書正義告也下告上曰稟白陳審傳主薄白聲情

辨正 六書本義與紅白字不同字辨白上諫眉白下闕缺隸辨隸省與黑白之白無別臣和謹按白从自省六書正義謂从曰左合非

鼻 父二切 說文鼻 汗簡鼻 隸筆迹小異亦作鼻

正義 說文引气自畀也从自畀繫傳畀與也助也會意玉篇鼻者肺之使也

辨正 六書本義自亦从畀今但用此臣和謹按隸亦作臯上譌从白下譌从畀鼻字下从

皕 彼利切 說文皕 汗簡皕 隸闕 奭盡字从之

正義 說文二百也讀若秘六書正義二百并會意臣和謹按百成數故从一从白白詞語也奭字从皕奭盛也

辨正 徐辨讀若逼臣和謹按伯琦字原作百从古文與說文不合

習 似入切 說文習 汗簡習 隸變从曰 翫字从之

正義 說文數飛也从羽从白六書本義从白聲記鷹乃學習鳥之習飛以气白气所由出

別義 六書統借為學習字

辨正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習以羽為篆非字本从白隸變从日俗

羽 王矩切 說文羽 汗簡羽 隸省亦作羽字在上者作ヨヨ

正義 六書本義象二羽形六書正義象兩翮垂毛形

別義 說文鳥長毛也象形

辨正〔復古編〕羽羽上正下譌〔臣和謹按〕羽夢英石刻作羽與說文不合說文从羽之字無从羽者

隹 職追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

正義〔說文〕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繫傳〕隹鳥名也詩曰翩翩者隹隹為鳥短尾亦總名也〔六書本義〕今詩譌用騅〔玉篇〕雓鵻也〔六書正義〕象鳥秃尾形

別義〔六書統〕禽善審顧有思慮之意故借作思惟字與惟同〔伯琦字原注〕借為發語辭別作惟維同〔六書分類〕借義取其迅利之意

辨正〔臣和謹按〕字上象鳥首篆書筆畫从左至右斜下作一畫別作 者譌或作 中畫不上出者亦與說文不合楷作隹與佳別

奞 息遺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奞奪 奞奞 字从之

正義〔說文〕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讀若睢〔繫傳〕張大皃

別義〔伯琦字原注〕奮奪疾也會意〔六書本義〕从大从隹能迅飛之意

辨正〔汗簡〕又苦規切〔集韻〕與孔通〔伯琦字原注〕古迅字思晋切〔六書本義〕今用迅方音如綏

雈 湖官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舊藿蒦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𡿧〔繫傳〕張華博物志曰夜至人家取人所棄爪甲分別視之則知吉凶凶者輒鳴鳴則其家有禍所以人棄爪甲于門內也〔伯琦字原注〕象形〔六書正義〕袄鳥也

辨正〔臣和謹按〕字从𦫳𦫳上開下合象岐出形夢英石刻作 非𦫳乃礦字𦫳亦作𦫳並與𦫳別〔隸辨〕讀若丸〔臣和謹按〕與萑萑之萑別萑萑字从艸

𦫳 工瓦切 說文 汗簡 隸省如上亦作 舊羊莧蔑等

芇萑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芊角也象形讀若菲〔六書本義〕羊角反戾也戴侗曰从芊省身指事

辨正〔六書本義〕作觤非〔隸辨〕又讀若寡 臣和謹按六書本義訓作兩解一與說文同一訓為枝謀與廾别

首 模結切 說文 首 汗簡 首 隸與說文同莧字从之亦作𦫳夢蔑薨莧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目不正也从𦫳从目讀若末〔繫傳〕𦫳角戾也此會意〔六書統〕从目从𦫳省

辨正〔汗簡〕音末〔臣和謹按〕六書本義訓作目生華與蔑同非伯琦字原訓苜為角戾非字从北不从艸與苜别

羊 與章切 說文 羊 汗簡 羊 隸同變作羊經典相承用此牟羋等字从之在上者省作𦍌𦍌羌養羔美姜羨善羑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祥也从𦫳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羴 式連切 說文 羴 重文 羶 汗簡 羴 隸與說文同羼字从之

正義〔說文〕羊臭也从三羊〔繫傳〕相積則臭禮月令其臭羶會意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羶非〔六書本義〕作膻羴非〔六書正義〕俗作羶

瞿 九遇切 說文 瞿 汗簡 瞿 隸筆迹小異矍字从之

正義〔說文〕鷹隼之視也从隹从䀠䀠亦聲讀若章句之句〔繫傳〕驚視也會意埤雅雀俯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權俱切不審兒〔六書本義〕轉同懼䀠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瞿〔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小異〔六書正義〕音具轉平聲〔臣和謹按〕說文䀠左右視也今經典並通用瞿

雔 市流切 說文 雔 汗簡 雔 隸筆迹小異或作雔雙雥霍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雙鳥也从二隹讀若醻〔六書正義〕匹偶也侶也从二隹會意飛禽雌雄匹偶有常篆作儔

辨正〔臣和謹按〕伯琦字原以為古雙字與諸家不合

雥 祖合切 說文 雥 汗簡 雥 隸 闕 集字从之篆文作集

正義〔說文〕羣鳥也从三隹〔繫傳〕獸三為羣人三為从女三為粲然則鳥三為雥

別義〔六書正義〕集合也从三隹會意魏校曰二隹匹為雔三隹聚則亂

辨正〔汗簡音雜〕〔伯琦字原注〕古襍字〔六書本義〕今用雜

鳥 都了切 說文 鳥 筆迹小異 鳥 汗簡 鳥 隸變 鳥 如上 亦作鳥鳥鳥 鳥省作鳥鳥

正義〔說文〕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玉篇〕飛禽總名〔臣父蔣驥曰〕□象首中从一目也□从飛省象爪立見翮也飛字之翮兩開鳥字見左翮而爪立

辨正〔臣祖蔣振生曰〕□象形非从匕也〔復古編〕□□上正下譌〔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目錄作□卷中又作□字形屢變按古文本象形上从□象首□象兩翅相合□亦作□象尾爪形非从目从中也今从六書分類改正〔六書本義〕作鳥非〔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係用古文與說文不合楷別作鳥鳥並非

烏 哀都切 說文 烏 筆迹小異 □ 並說文古文 □ □ 並筆迹小異 □ 汗簡 烏 隸變如上亦作烏烏烏

烏烏爲烏舄焉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孝烏也象形〔繫傳類聚〕日中之禽也感孝而至〔六書統〕自破卵百日而能飛反哺父母亦百日〔六書正義〕烏似鴉而大純黑色从鳥缺目指事取純黑莫辨其目

別義〔說文〕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徐鼎臣曰〕今俗作嗚非是〔六書本義〕借黑也〔繫傳類聚〕於者始也古烏字感氣以發言也〔伯琦字原注〕借為語辭衣虛切又為烏呼字□古文〔六書本義〕借飛形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古文象形之字屢經傳寫凡筆畫之長短高下

皆捽掔平整遂失本真如𠃉象首及翅𠃌以配左彳象尾形今本汗簡卷中別作𦾔譌从點與鳥字無別別作䌛上譌似勹左譌似月下譌似乇今从金石韻府改正夢英石刻作𩾐與說文不合又古文作䌛旁隸變與方同今經典相承用之亦與于混

𠦒 北潘切 說文 𠦒 汗簡 𠦒 隸與說文同亦作𠦒棄糞畢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官溥說〔玉篇〕弃糞器

別義〔六書本義〕俗呼𠦒斗象有柄形借為𠦒運字作撥非〔六書正義〕所以撥運之具〔臣祖蔣振生曰〕字形如小車中為輪以兩手推運者江以北謂之小車亦謂兩把手江以南謂高盤車盤當即𠦒字因同音而譌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𠦒〔臣和謹按〕韻府所引與說文同特中畫上出夢英石刻多叅用古文亦作𠦒與說文小異六書正義从今本汗簡作𠦒音插釋作鍤非以𠦒為譌亦非又以𠦒為撥與諸家不合別作䒮亦非〔玉篇〕俾密方干二切〔餘辨〕讀若般〔臣和謹按〕集韻音必

冓 古候切 說文 冓 汗簡 冓 隸同亦作冓冓省作冓冓構遘溝講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繫傳〕有構造也對謂二𠀠相對交也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冓以隸為篆非篆文中直上下不宜透伯琦字原俗作構構按今經典相承通用書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幺 於堯切 說文 幺 汗簡 幺 並汗簡隸變如上 麼幼後等字从之

正義〔六書統〕細微也取半糸以見意糸已半絲矣而又去其半其細微可知〔臣祖蔣振生〕〔曰〕幺象絲初生形生而微小莫甚于絲故丝字从幺有隱微難見意幾字从丝有隱微先見意凡字从幺从丝者俱从糸从絲省

別義〔說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

辨正〔六書正義〕作𢆯〔伯琦字原注〕俗作幺非

𢆶 於虯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 幽幾茲

幾幽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微也从二幺〔伯琦字原注〕會意〔六書統〕微之微也取二幺言幺而又幺也

辨正 〔六書本義〕今但用幽

叀 職緣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並古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叀 專惠疐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專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繫傳〕叀專也〔臣祖將振生曰〕古文从屮乃通微事物之理而專一以行也又从幺幺絲也蠶抽緒成繭自弱至堅一絲不絕有專一之義小篆中字直下又加一畫于其中形似田而實非也

別義 古文〔六書統〕古文从省从亼吕食為禮也

辨正 〔說文標目敘目六書統〕並作〔臣和謹按〕與筆迹小異夢英石刻作叀非別作叀亦非〔汗簡〕古專字〔臣和謹按〕專六寸簿也今以專為叀經典通用已久〔伯琦字原注〕別作尊非〔臣和謹按〕陽冰訓為墨斗六書統訓乚為叀訓屮為之伯琦字原訓為東屮以卜俱謬

說文字原集註卷四

說文字原集註卷五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 蔣和謹撰恭擬進呈本

三十三部

廟諱 玄 湖涓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玄玄

正義（說文）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繫傳）玄之又玄彌遠也周禮三入為纁纁絳也五入為緅緅紅色七入為緇注云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黑而有赤色也（隸辨）从入从幺

予 尹呂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變作予予亦作予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予予或省作㔾 舒字从之

正義（說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六書本義）象上予下受形下垂者爲下之道（六書統）象兩人肱臂相交之形（呂祖蔣振生曰）推予从⿴亦作⿴指相連也復加亅則下承上也取稠容之形亅在下承上乃肱臂特出形如⿴之為⿴相離亦相連也

別義（六書正義）上賜下曰予古者人臣見放待于境上君賜之玦則去君予之環則還从⿴亅指向內之狀（六書分類）⿴古環字玉瓏古人貴玉故从⿴以示鄭重意（伯琦字原注）借為平聲自謂也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予係从隸體與說文不合（六書本義）今用與轉同余（佩觿）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

放 甫妄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放 敫敖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逐也从攴方聲（繫傳）古者臣有罪宥之于遠也當言方亦聲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放效字上聲別作倣非

𠬪 平小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𠬪亦作𠬪𠬪亦作𠬪𠬪

敹爰受爭𢻱爯𢦔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爫从又讀若詩受有梅〈繫傳〉爫覆手也又仰手也〈六書分類〉从爫从又皆手形象用手上下相把之而物落也

辨正〈玉篇〉今作𢮈莩〈伯琦字原注〉隸作摽〈臣和謹按〉受集韻又作芆說文詩受有梅今詩作摽

𣦼 昨干切 說文 𣦼 並汗簡 𣦼 隸變如上 餐

粲叡叡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殘穿也从又从歺讀若殘〈繫傳〉又所以穿也〈臣祖蔣振生曰〉穿之為言傷也从手以傷之多所殘壞也

辨正〈隸辨〉徐鼎臣曰𣦼从𣦵義不應有中一秦刻石文有之則从𣦼之字中一可省〈六書本義〉今但用殘又同殞俗以歺骨傷殘食殞三義但用殘無別

歺 五割切 說文 歺 汗簡 歺 隸變如上亦作歺 或作歺省作歹

殊殀婚殘殲殆殫殤殯殣殪殖殄殨殂殃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剡骨之殘也从半冎讀若櫱岸之櫱〈徐鍇曰〉冎剔肉置骨也歺殘骨也故从半冎〈六書正義〉象歺骨形〈臣和謹按〉列分解也字从骨省骨之上下不得其全故為殘骨

辨正〈字辨〉字从半冎與歹別〈俗書正誤〉音遏說文長箋今誤讀等在切為好字之反〈六書正義〉古作𣦵旁作歺〈臣和謹按〉𣦵隸省作歹今經典相承用之別作叔非又與歹別歹好之反也

死 息姊切 說文 死 並汗簡 死 隸變如上亦作死

正義〈說文〉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繫傳〉澌水盡也〈釋名〉死者澌也若冰釋澌然盡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又作𣦸从化〈隸辨〉隸變訛从匕 亦作外

冎 古瓦切 說文 冎 汗簡 冎 隸筆迹小異亦作𠕑𠕑骨咼等字从之或省作冎亦作另別字从之

正義〈說文〉剐人肉置其骨也象形〈臣和謹按〉骨與肉附剔骨之肉故為冎也

別義〈說文〉頭隆骨也〈六書本義〉象形

辨正〔夢英石刻〕作〔六書本義〕作另剮非〔臣〕和謹按冎或作另俗从𠔿始今並譌从另

骨 古忽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 亦作骨骨

正義〔說文〕肉之覈也从冎有肉〔繫傳〕覈核也

辨正〔夢英石刻〕作

肉 如六切 說文 汗簡 並筆迹小異

月 隸變如上脛肢脾腓等字从之亦作⺼⺼然祭胥肯將炙等字从之或作肉古肉字

正義〔說文〕胾肉象形〔六書統〕象體段文理之形

別義〔六書正義〕牲體也象胾臠文理形

辨正〔六書本義〕隸旁作月夕作肉非方音而救而尤二切〔六書分類〕外廓與月字相似但中二畫屈曲下垂不似月字中二畫直橫〔隸辨〕隸變與日月字相類隸从舟从丹之字或作月與肉無別〔臣和謹按〕肉本書作肉今文偏旁作月中兩畫左右並連與月丹冃舟等旁並異

筋 居銀切 說文 汗簡 隸 闕

正義〔說文〕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伯琦字原注〕从竹會意

別義〔六書正義〕骨之力也从竹肋會意〔臣父蔣驥曰〕肋脇骨也筋之會處

辨正〔六書本義〕作觔非

刀 都牢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與說文同省作刀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刀字在右者作刂亦作刂刂或作刂或變作𠚣亦作刂

正義〔說文〕兵也象形〔徐曰〕象刀背與刃也〔六書正義〕象鸞刀曲柄形

別義〔伯琦字原注〕舟之小者取其形似曰刀又借為刀斗字丁聊切俗作舠刁並非

辨正〔韻會〕說文刀都牢切又丁聊切本一字而二音後人作刁以別之而已〔隸辨〕偏旁或作刂與从刂之字無別

刃 而振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字在上者亦作刃 办劒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繫傳〕刃刀之堅利處〔陽冰曰〕刀面曰刃一示其處〔六書

〔正義〕若今刀刃別著剛鐵于上从丶指著剛處〔六書分類〕象刀有鋒芒熠熠射人之狀

辨正 〔臣和謹按〕蔓英石刻作刅非刅篆書旁點不得過畫俗書作刄非與刅別

㓞 恪八切 說文 㓞 汗簡 㓞 隸省如上亦作 㓞 絜挈契栔等字从之

正義 〔伯琦字原注〕丯古契字刻也因之為契券以為約也象形詁訓切小篆作㓞〔六書本義〕古未有書先有㓞刻畫竹木為齒也丯聲〔六書正義〕从刀丯會意

別義 〔說文〕巧㓞也从刀丯聲〔繫傳部敘〕㓞巧也

辨正 〔伯琦字原注〕隸作契栔通〔六書正義〕篆作栔楷作鍥俗作㓞旁譌㓞〔臣和謹按〕亦作判別作㓞非

丯 古拜切 說文 丯 汗簡 丯 隸同 害憲競等字从之

正義 〔六書正義〕刻竹為誌也上古未有書契刻齒于竹木以記事象竹筳刺齒形〔六書分類〕象刻木之齒形〔臣父蔣驥曰〕三以象齒丨以象剖見可分而可合也〔臣和謹按〕伯琦字原注合丯㓞為一字詳上㓞字正義下

別義 〔說文〕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六書本義〕孟子借介俗用芥菜字

辨正 〔汗簡〕釋作介〔臣和謹按〕丯字三畫俱斜俗書半字上畫作丿與丰混與半夅並別

耒 盧對切 說文 耒 汗簡 耒 隸省如上亦作 耒 或作 耒 耒 耕耝誄藉耦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手耕曲木也〔玉篇〕耜也〔伯琦字原注〕象形〔臣父蔣驥曰〕耒耜上曲木也其下有刺象形周禮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鄭康成讀庛為棘刺之刺又釋名耜似也似齒之斷物也

別義 〔說文〕从木推丯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繫傳〕振猶起發之也〔六書統〕从丯丯艸也言耕去其艸也

辨正 〔復古編〕耒耒上正下譌〔臣和謹按〕今文从隸省作耒與耒別隸作耒譌

角 古岳切 說文 角 汗簡 角 隸 角 筆迹小異變作 角 經典相承用此

亦作角角 衡
觩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伯琦字原注〕狀如刀象形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角與說文小異別作角筆畫近謬〔隸辨〕角又讀若祿令俗別作角非

竹 陟玉切 說文竹 汗簡竹 隸變如上亦作竹經典相承用此亦作𥫗𥫗或作艹艸字在上者亦作竹或作艹

正義〔說文〕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繫傳〕冬生者冬不死箁箬竹皮籜之屬〔六書統〕有節虛中大寒不凋之艸也象修葉對下垂之形

別義〔六書分類〕艸易凋而竹不凋故从倒艸以示意〔臣和謹按〕竹成叢之形如艸从重屮林从重木也

辨正〔繫傳袪妄〕說文冬生艸陽氷謂之草非也臣鍇以為竹類于草近于木若不言冬生艸可謂之冬生木乎非艸復是何物〔隸辨〕隸或作艹艸與艸無別字在上者亦作艹艹與从艸之字無別

箕 居之切 說文箕 說文並古文箕 其 𠀠 𠥱 說文並籀文箕 𠥱 伯琦字原如此 𠥱 汗簡其 隸譌从艸簸字从之

正義〔說文〕簸也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篇海〕簸箕揚米去糠之具〔六書正義〕搬運弃除之器象編竹形

別義〔臣和謹按〕簸物之器借為指物之詞篆因借義所專加竹別作箕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𠀠〔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小異按汗簡釋作其雖古文如此而部次則無所蒙領〔隸辨〕隸與豆其之其相混箕其隸分兩字音義各別

丌 居之切 說文丌 汗簡丌 隸變如上 其典巽奠畁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繫傳〕薦下藉以進之也〔六書統〕象平其面而下有足之形

別義 六書分類古文作根基字用

辨正 汗簡音奇亦釋作基臣和謹按薦物之具音姬又集韻丌乃古文其字今汗簡音奇因古文為其也

左

側箇切 左 說文 左 汗簡 左 左 隸變如上或作左 差隋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手相左助也从𠂇工六書統工者以𠂇手助又手也伯琦字原注助則工矣會意

別義 六書分類左借為輔佐字取左手輔右之義

辨正 徐鼎臣曰今俗別作佐六書統左本則箇切俗誤取以代上聲𠂇手字隸辨左右之左本作𠂇隸以左為𠂇別作佐以別之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通用已久

工

古紅切 工 說文 工 說文古文工 工 汗簡 工 隸與說文同亦作工或作𢀚 巨鴻式巧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繫傳錯綜古者制規有象成象有矩掛著于工王篇善其事也六書統規矩兼備平直方圓之術也平直以繩可取其方中正以準可取其圓工之道盡矣六書本義匠也二衡象規巨形一縱象繩墨形

㠭

知衍切 㠭 說文 㠭 汗簡 㠭 隸同或變作𡭗 展塞等字本从㠭

正義 說文極巧視之也从四工繫傳周禮考工記展角之道展察視也四工同視也

別義 王篇工多也舒也今作展伯琦字原注㠭从四工有㠭爷之義會意

辨正 汗簡釋作展六書本義亦作㠭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㠭从二工與諸家不合

巫

武夫切 巫 說文 巫 說文古文巫 巫 汗簡 巫 隸變如上亦作巫或省作巫 靈覡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徐鍇曰為巧者必遵規矩法度然後為工否則目巧也巫事無形失在于詭亦當遵規矩故曰與工

同意〔繫傳〕錯綜神不享其珍而享其德無法則傾傾則瀆瀆則無福葢著于巫巫从工工法也〔臣和〕〔謹按〕周禮疏男子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稱

別義〔伯琦字原注〕从二人相對會意〔六書正義〕从𠃊工會意𠃊仰望也工通神明之義

𢑚古文〔繫傳〕口以歌𠃊以舞也

甘 古三切 說文 汗簡 隸同變作甘經典相承用此亦作甘

猒邯某甚甛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別義〔韻會〕五味之一〔六書統〕口知味美也所以知其美者舌也取口張舌露之形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苷作甘以甘作苦非又與𠁼別𠁼古丹字

曰 王伐切 說文 汗簡 隸同亦作曰經典相承用此或作曰

替朁曷沓昌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繫傳〕類聚曰直發端而已氣自上出無所閡

辨正〔臣和謹按〕今文从曰之字狹而長从曰之字濶而短與隸又別

乃 奴亥切 說文 篆文 說文籀文 竝汗簡 隸从篆文亦作乃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乚迺鹵迺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曳詞之難也象气出之難〔六書統〕象出气曲折以見意〔六書正義〕詞之緩也

辨正〔復古編〕𠄎上正下譌〔徐鼎臣曰〕今隸書作乃〔汗簡〕亦及字〔臣和謹按〕說文標目及解字正文俱作𠄎惟敘目作𠄎夢英石刻亦作𠄎六書正義𠄎音盈因也从了左指曳氣狀

篆溷了加人別作仍伯琦字原注乃仍二字通用

丂 苦浩切 說文 汗簡 丂隸與說文同亦作巧考粤寧兮号亏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气欲舒出𠀉上礙于一也〔字彙〕丂轉而上上礙于一〔六書正義〕一指所礙物

別義〔繫傳〕猶稽丂之意也〔繫傳類聚〕古文以為兮字故今兮字从之氣欲舒而有閡反丂為𠀀音訶則氣暢而無閡

辨正〔說文〕丂古文以為亏字又以為巧字〔六書本義〕今但用攷考

可 肯我切 說文 可 筆迹小異 可 汗簡 可 隸變如上

亦作 可 奇哥哿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肎也从口丂丂亦聲〔繫傳〕可是肯也丂是气蹟閡可則不復疑閡故反丂反丂不閡也〔繫傳類聚〕既可則聲暢而通也〔韻會〕可者否之對〔六書統〕僅許也从口口易从也〔臣和謹按〕丂說文反丂也與呵同

辨正〔復古編〕可 可 上正下譌

兮 胡雞切 說文 兮 汗簡 兮 隸筆迹小異亦作 兮 兮省作 亐 乎謚羲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語有所稽也从丂从八象气越亏也〔六書本義〕凡言兮則當稽緩其聲緩則气越亏而出故从丂上指气之越〔六書分類〕語助辭〔臣和謹按〕从八八分也越散越也亏舒亏也

別義〔繫傳〕語之由折也八氣之稽留也〔六書統〕別綷也从八八別也因八而稽也又丂氣欲舒而止也

辨正〔臣和謹按〕隸亦作兮今俗因之

号 呼刀切 說文 号 汗簡 号 隸與說文同或作号亦省作号 號字从之

正義〔說文〕痛聲也从口在丂上〔繫傳〕痛聲不舒揚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教令也〔六書正義〕大呼也从口諧丂平音〔六書分類〕口在丂上長号而氣直遂也〔六書本義〕通用號

辨正〔臣父拜颺曰〕古文号亦从口从丂楷別作号俗〔臣和謹按〕說文号號分為二今但用號按經典名號號令號名令讀去聲呼號號咷讀平聲說文徐鼎臣切音作去聲讀與正義不合今從韻書改正

于 羽俱切 說文 于 汗簡 于 隸變如上又作于經典相承用此 平粤虧吁杅盱汙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之平也（繫傳類聚）从一象其气平事無所疑
直言亏若
嬪于虞

別義 （說文）於也（伯琦字原注）借為胸于切歎也（六書正義）音竽吹氣也从丂一指重礙之狀借往于也（六書分類）本古吁字

辨正 （臣和謹按）汗簡卷中从于之字皆作亐目錄作亐非夢英石刻作亐係用隸體與說文不合又按說文丂為部領兮号亐三字竝从丂兮訓為稽留号訓為痛聲不舒揚于訓重礙之狀與部領亦合

旨 職雉切 旨 說文 旨 說文古文旨 旨 旨 竝汗簡 旨 隸變如上亦作百 嘗耆稽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美也从甘匕聲（伯琦字原注）美味也（六書正義）甛美也

別義 （六書統）借為言論之美之稱（六書本義）借指又與恉同

辨正 （臣和謹按）汗簡目錄作旨卷中作旨夢英石刻作旨凡从旨之字皆作旨从匕夢英似从反人非（六書本義）作百眉眉非（臣和謹按）別作㫖非

說文字原集註卷五

說文字原集註卷六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

呈本

三十三部

喜 虛里切 說文 說文古文喜 汗簡 喜 隸筆迹小異亦作喜喜或變作喜

憙嚭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樂也从壴从口 〔繫傳通論〕鐘鼓管磬所以飾喜也

別義 〔伯琦字原注〕从口豈聲 〔六書本義〕或曰秦豈令人喜樂

辨正 〔夢英石刻〕作 〔六書正義〕作 〔臣和謹按〕屮與山實一也但與說文小異詳見下文壴字注解六書正義以喜為譌又與憙別憙好从心喜樂言事

壴 中句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壴 隸筆迹小異 鼓嘉彭尌鼖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 〔繫傳〕豆樹鼓之象屮其上羽葆也 〔六書統〕象鼓在中橫設之形

別義 〔伯琦字原注〕豈古鼓字 〔六書本義〕上象設業崇牙下象虡

辨正 〔伯琦字原注〕果五切借為豈樂振豈字可亥切言樂者必用豈也又借為語助詞去幾切別作凱愷豈並非舊音中句切譌 〔臣和謹按〕伯琦字原以豈為果五切借為豈樂振豈字可亥切又借為語助詞去幾切直以壴為豈刪去下文豈字于理未正 〔六書本義〕非屮豆字 〔六書正義〕楷作尌 〔字彙〕音駐 〔臣和謹按〕今文从隸變亦作壴別作壴非

鼓 工戶切 說文 復古編 汗簡 鼓 隸變从皮 鼙鼘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鼛鼓晉鼓皆兩面 〔徐鍇曰〕郭者覆冒之意 〔臣祖蔣[illegible]生曰〕从屮从皮省从屮者萬物當春生也生意在中其體上有所冒故从皮省矣中方言[illegible]不與[illegible]見曰滿在鼓中滿讀平聲暫字从[illegible]

別義〔說文〕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六書統〕革樂也堂下擊之以節謌七音也从壴从又从木省壴者縣鼓于架也又手也木枹也手持木枹以擊之故曰鼓〔臣和謹按〕說文攴部鼓擊鼓也今經典鼓舞鍾鼓並通用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隸辨〕鼓隸變从皮廣韻引說文作皷說文又云从支象其手擊之而擊鼓之鼓从攴別見攴部鍾鼓之鼓不當又取擊義此注疑非說文之舊〔臣和謹按〕鼓譌訓擊其偏旁字畫又譌从□考玉篇復古編汗簡夢英石刻六書統六書本義等書鼓字皆从□

說文壴字注屮垂飾與鼓同意此注中鼓字即从屮又集韻壴字注一曰戎鼓大首謂之壴〔六書本義〕作皷鼙非

豈 可亥切 說文 □ 汗簡 □ 隸與說文同亦作□□愷 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還師振旅樂也从豆微省聲〔繫傳〕周禮師大捷獻愷作愷〔六書統〕从豈从耑二文省豈者陳樂也耑者物始生也言師旅獲勝而還始保其生作樂以慶也〔臣和謹按〕東萊呂氏曰古者出軍以喪禮處之又曰兵事以哀敬為本今而奏豈喜其生還也

別義〔說文〕一曰欲也登也〔繫傳〕今借此為語詞〔六書分類〕借非然之詞〔臣父將驥曰〕凱歌凱風愷悌樂愷經典皆作豈古凱愷豈字音義並通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周伯琦字原有豈無豈非〔六書正義〕轉音起〔隸辨〕隸或作豈譌从山〔臣和謹按〕說文徐鼎臣切音作墟喜切係用轉音與正義不合今从集韻改正

豆 徒候切 說文 □ 汗簡 □ 隸與說文同亦作□ 登豎□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六書統〕象有蓋形〔六書本義〕薦肉器容四升〔六書正義〕高尺二寸古者席地而坐故豆足高以便食〔臣和謹按〕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

辨正〔復古編〕□豆上正下譌〔六書本義〕作梪荳非

豊 盧啟切 說文 □ 汗簡 □ 隸變如上亦作□或作□

豊豐豐變作豐豐

禮體澧鱧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六書正義〕上指貯物

別義 〔六書本義〕亦作禮古作礼〔臣和謹按〕繫傳通論示豐為禮示者明示之也豐者禮器也禮之秘也難覩故陳籩豆設簠簋為之揖讓升降趨翔以示之

辨正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篆]與說文不合 豐隸省作豊今文因之又隸从豊之字或譌从豐从豐之字或譌从豊相混無別當辨

豐 敷戎切

[篆] 說文 [篆] 說文古文豐 [篆] 汗簡 豐 隸筆迹小異亦作豐 豔灃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禮有豐侯者〔繫傳〕丰象豆中所盛也〔六書統〕豐盛也从山在豐中山高厚之義豐之豐厚如山也

別義 〔六書統〕祭品之盛也从二半半大也〔臣和謹按〕丰古文丰字丰指艸之生上盛者其下必深根也

辨正 〔復古編〕[篆]上正下譌〔金石韻府〕引汗簡作[篆]上〔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篆]上从生生乃生字也與說文異〔隸辨〕偏旁或譌作豊亦作豐豐與豊器之豊無別

虛 許羈切

[篆] 說文 [篆] 汗簡 虛 隸省如上亦作虛虛 戲字从之

正義 〔說文〕古陶器也从豆虍聲

辨正 〔金石韻府〕引汗簡作[篆]〔六書正義〕釋作椃音希或作盇楷作𣡹俗作㰤

虍 荒烏切

[篆] 說文 [篆] 汗簡 虍 隸省如上亦作虍 虍虍變作虍虍 處虖虧虞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虎文也象形〔徐鍇〕曰象其文章屈曲也

別義 〔戴侗〕曰从虎省身〔六書統〕虎首文象虎首之形〔字彙〕[篆]虎之上體[篆]象牙張乚象舌耳背拖而下是則為尾虎體已全但少足趾〔伯琦字原注〕古虖字〔六書正義〕釋作虖俗混呼

虎 呼古切

[篆] 說文 [篆][篆] 說文並古文虎 [篆]

虍（篆）並汗簡 虎 隸變如上亦作虎或作虎 亦作虎虎或作虎

正義〈說文〉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六書正譌〉象虎蹲而回顧之形〈臣父蔣驥曰〉象兩足蹲踞形

別義〈伯琦字原注〉下其足爪也〈字彙〉虍下加足正還从爪省 虎（古文）〈六書統〉象蹲踞正坐之形其虍者虎面也其下儿者白腹也其旁彡者兩脅文也

辨正〈干祿字書〉通作虎〈伯琦字原注〉俗作虎非〈隸辨〉隸譌為巾〈臣父蔣驥曰〉篆體下从儿象兩足蹲踞形偶似人字而實非楷變作几亦似几案之几而非也又變从儿篇海謂儿古人字虎足象人故从人亦非說文虎足象人足者言象人字之形也〈臣和謹按〉伯琦字原訓下其足爪因改篆體作（篆）與說文不合

虤 五閑切 （篆）說文 （篆）汗簡 隸闕 贙字从之

正義〈說文〉虎怒也从二虎〈六書正義〉虎門怒聲會意

辨正〈隸辨〉讀若訮〈六書正義〉音嚚俗作（俗字）

皿 武永切 （篆）說文 （篆）（篆）並汗簡 皿 隸筆迹小異變作皿 經典相承用皿

正義〈說文〉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六書分類〉上从凵以受物下象足底

凵 去魚切 （篆）說文 （篆）汗簡 凵 隸筆迹小異 厺朅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凵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

別義〈總要〉象仰盂斂口形〈臣祖蔣振生曰〉凵為飯器亦借同坎玉篇欠坎張口也凵之為器亦象張口形故凵與坎通

辨正〈六書本義〉或从竹作⿱竹去〈字彙〉凵音區上口不舒〈隸辨〉讀若墟〈臣和謹按〉與凵厶並別

去 丘據切 （篆）說文 （篆）汗簡 去 隸變如上亦作去去去去去

正義〈臣祖蔣振生曰〉去亦飯器上作大象有蓋形飯器不需之時則徹去故借為來去離去等字說文凵盧飯器重文作⿱竹去又从竹

別義〈說文〉人相違也从大凵聲〈繫傳〉凵即飯器大象人也論語違之之一邦違之去也

辨正〔隸辨〕隸譌大為土〔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多从隸變古文谷作谷與谷相似當辨

血 呼決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血

盇衄衋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魏校曰〕血不可為象从皿一指之

辨正〔繫傳袪妄〕陽冰云从一聲臣鍇以為人身之血無可以象故但見于器若言一聲則惟有皿在此但見器耳豈關血乎〔臣和謹按〕隸變為血今經典相承从隸又變

丶 知庾切 說文 並汗簡 今經典相承借用此字

隸亦借用 否字从丶今作 音主字从丶今即借主為丶

正義〔佰琦字原注〕丶象鐙中主火欿之形〔六書正義〕主宰也从丶指正向丶無方體只指定向斯為主宰〔字彙〕主宰之主一丶足矣

別義〔說文〕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繫傳〕猶點住之若漢武讀書止輒乙其處也〔佰琦字原〕〔注〕小篆作𡴀隸作主借為賓主字〔字彙〕古有𡴀字鐙中火主从𡴀象形从丶諧聲後人加火主別為炷借主為宰丶不復用〔六書正義〕丶象鐙光𡴀象鐙檠

辨正〔字彙〕丶與丶、殊〔隸辨〕隸譌丶為一譌𡴀為王〔臣和謹按〕夢英石刻闕丶部漢碑無丶字隸辨偏旁以主為丶說文丶主是兩字今經典相承借用

丹 都寒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並古文 並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丹變作丹經典相承用此隸从丹之字或作月 股

彤青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丶象丹形〔六書本義〕外象丹井中象丹形

別義〔六書統〕彤並古文彡畫文言此畫色之丹也〔臣和謹按〕山海經注即朱砂也

辨正〔六書本義〕作丹非〔隸辨〕隸或作月與从月从肉从舟之字相混無別〔臣和謹按〕今文偏旁作月與月肉曰舟等字旁並異

青 倉經切 說文 說文古文青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青又作青經典相承用此从青之字或作青青 靜字从之

正義〔伯琦字原注〕青亦出石穴中與丹同象形〔六書本義〕青與丹色雖異所産同類故从丹生聲〔隸辨〕从生从丹

別義〔說文〕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繫傳〕阮籍咏懷詩曰丹青著盟誓言若丹青之分明也

井 子郢切 丼 說文 丼 汗簡 丼 隸同亦省作井 經典相承用此

𠈓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罋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繫傳〕韓井垣也周禮謂之井樹古者以瓶罋汲故易曰繘井羸其瓶〔六書本義〕掘地及泉處

別義〔繫傳類聚〕改邑不改井八家共井所以養也〔六書本義〕象畫井田法中為公田〔六書正義〕田九百畮曰井象區畫形又市井交易之處

辨正〔復古編〕丼井上正下譌〔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丼係用隸體非篆之正

皀 皮及切 皀 說文 皀 汗簡 皀 伯琦字原作此 皀

隸變如上亦作皀皀皀皀既即卿鄉簋食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皀一粒也〔六書統〕米之粒也

別義〔說文〕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繫傳〕扱載也白象穀〔六書統〕米熟而馨香也借與香字同用

辨正〔說文〕又讀若香〔伯琦字原注〕古款識皆以為香字舊因皮及切非〔六書正義〕釋作皀音弼俗作皀〔隸辨〕讀若汲又讀若香

鬯 丑諒切 鬯 說文 鬯 汗簡 鬯 隸筆迹小異亦作鬯變作鬯

鬱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繫傳〕秬黑黍也服服事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〆∵在中象秬及鬱形〔六書統〕必釀米令化也匕載物具〔字彙〕米在鬯中是為斜米

辨正〔集韻〕或作秬〔伯琦字原注〕借為條鬯字後人用暢乃田塲也

食 乘力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

亦作飠食又作食食經典相承用此亦作飠飠或作飠飠

正義 說文亼皀也六書統从亼从白从匕亼聚也白米形匕以載之亼米于匕也六書本義凡孰盲之物咀食者曰食歠食者曰歠

別義 說文一米也从皀亼聲六書本義又飤同作飼非

辨正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此以隸為篆中闕黙非楷作飡亦非

亼 秦入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亼今僉舍合命令侖

俞余會倉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亼讀若集六書統聚合也

別義 陽冰云入者合集之義自一而成乎億萬入者集之初故从入从一 臣祖蔣振生曰以所入而歸于一故从入从一

辨正 臣和謹按集篆作集羣鳥止于木也六書統云今取以代亼聚字伯琦字原以為古集字非且按說文部領入部與亼部只隅兩位入从亼省無疑徐鼎臣以為象形六書統以為象二物相合之形俱謬

會 戶外切 說文 說文古文會 並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會會經典相承用此亦作會或作會古會字如此

正義 說文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六書本義合亼而增益之意六書正義曾猶增也

別義 六書統从亼从四从白从田四總也白言也衆言亼而總相合也伯琦字原注又會計也古外切六書正義借覯遇也

辨正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說文中直不上出夢英以隸為篆非六書本義作會合非隸辨隸譌四為田

倉 七岡切 說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倉

正義 說文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 繫傳 穀熟也倉黃也口音韋 六書統穀廩也从口从亼从皀省亼皀于口中以藏之也皀粟米也 臣和謹按國策注圓曰囷方

曰倉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楷釋作倉非

入 仁汁切 說文 入 筆迹小異 入 汗簡 入 隸與說文同亦作入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入 內丙 𠅃糴仝全缶矢高享京亯亩六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內也象从上俱下也〔繫傳〕从上俱下入而散也陰陽氣入地則流散

辨正〔隸辨〕隸變作入與人字相類〔臣和謹按〕入說文訓為从上俱下是象形而兼會意六書統訓銳可入物六書正義云从入加丨六書分類云人象木根並謬

缶 方久切 說文 缶 汗簡 缶 隸筆迹小異亦作缶或省作缶 缸缾罌缺匋䍃罅罄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臣和謹按〕上从入下象形〔玉篇〕缶也〔六書本義〕下象形上象益中象耳於象注酉

辨正〔六書統〕省文作缶〔六書正義〕與缻同〔隸辨〕俗作缶非〔臣和謹按〕缶詳下甾字汗

矢 式視切 說文 矢 汗簡 矢 隸變如上亦作矢 矢矢亦作矢矢經典相承用此 䠶矦 短矧矣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括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繫傳〕八象括羽亦象上射形〔伯琦字原注〕古以竹為之〔六書本義〕箭也

辨正〔六書本義〕作矣矦非

高 古勞切 說文 高 汗簡 高 隸筆迹小異亦作高 亭亳等字並从高省

正義〔說文〕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繫傳〕口音韋與倉舍同意謂皆室屋垣墻周帀之意〔六書統〕取重𠷎之形以見意

辨正〔復古編〕高 高 上正下譌

冂 古熒切 說文 冂 說文古文 冋 重文 坰 說文冂 汗簡 並 冂 隸變如上亦作冂冖 冋 市央冘迥隺等字从之

亰 就字从之

正義（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伯琦字原注）象雙桓標識境界之形（六書本義）象竟界中虛形

別義 同古文（繫傳）从口象國邑（六書本義）亦从口象空穽處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冂（六書正義）音均同坰並同（隸辨）隸變與覆羃之冖無別冂从一下垂與冂異

䯧 古博切 說文 重文 汗簡 享 隸變如上

鄣字从之

正義（說文）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䯧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繫傳）口音韋重城也䯧城外亭也（廣韻）內城外郭（六書統）回中象其城外象其池其外兩舍形相直斥候之所也

辨正（六書分類）俗加邑且省作享旁（隸辨）隸譌𠀚為子享篆作䯧與䯧相似故致譌耳（臣）（和謹按）汗簡釋作郭从俗體郭本作䣊亦作鄣國名見春秋

京 舉卿切 說文 汗簡 京 隸變如上亦作亰京 或變作

亯 許兩切 說文 篆文 汗簡 享 隸从篆文

變今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享 或作享享 䯧管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繫傳）獻也獻于上也故从高（臣）（和謹按）禮記五官致貢曰享論語享禮有容色孔安國曰奉上之謂享經典亯字不專指祭言蓋文引孝經祭則鬼享之特亯字之一義耳

別義（六書統）獻也从致曰于舍下曰米實高獻必熟故借為普庚切 篆文（六書統）許庚切通也言上下之情通也从亯从𣅀一字有亯下獻上也𣅀上恩下也反亯也報也亯之而又

報之上下
之情通矣

辨正 〈徐鼎臣切音〉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伯琦字原注〉借為亯飪字又借為亯通字俗作享烹亨並非〈臣祖蔣振生曰〉古惟有亯字後變作亨加一畫作享加四點作烹〈臣和謹按〉小篆作亯隸譌𣅀為子今文享字如之六書統以亯為亨解亦近理今又以享為享則可以享為亨則不可又與𦎫別𦎫篆又作𦎫孰也孰味𦎫也从亯羊為意讀若純孰敦鶉淳惇醇等字本皆从𦎫今文並作享

从隸變

說文字原集註卷六

說文字原集註卷七

欽賜舉人充三⿰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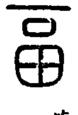
呈本

四十五部

厚 湖口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厚䧊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厚也从反亯〈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于下則厚也〈六書統〉上施于下也〈伯琦字原注〉不薄也反亯𣅀之至也轉注

辨正 〈伯琦字原注〉隸作㕡〈六書本義〉通用㕡作厚非〈六書正義〉俗作㫗〈隸辨〉隸訛𣅀為子〈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通用厚說文厚山陵之厚也

畗 房六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 畗 筆迹小異亦作畐畗變作畐畐省作畐 福幅富副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伯琦字原注〉滿厚也从田以厚生也

別義 〈六書統〉从田在舍下省田與⊙同或為果或為米在舍下言所獲者滿也亦从亯有

丨所以指其滿也〔伯琦字原注〕古偪字借為得亯切報也〔六書本義〕祭受祥也又報所畐也从畐中指所畐之者

俗但借荅

辨正〔徐鼎臣切音〕房六切又芳逼切〔汗簡〕作匹六切〔六書本義〕作荅畣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訓荅大口者與諸家不合說文本有兩音標目但用芳逼切當是借義今改从房六切

廩 力甚切 說文 㐭 重文 廩 汗簡 亩 隸筆迹小異變作亩亦作亩㐭又作㐭亩

稟亶啚圖嗇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

別義〔六書統〕穀倉也象圖上有舍形〔臣和謹按〕圖音啚判竹圜以盛穀也〔伯琦字原注〕亩象禾露積為亩上亠覆亩也又經史多借用稟从禾从亩賜穀也〔六書略〕方曰倉圜曰亩上象其蓋〔六書正譌〕穀藏曰倉米藏曰亩

辨正〔夢英石刻〕〔汗簡〕並音作力錦切〔六書本義〕作稟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廩為贅非

嗇 所力切 說文 嗇 說文古文 嗇 汗簡 嗇

伯琦字原如此

嗇 隸變如上亦作嗇嗇省作嗇嗇又作嗇嗇

正義〔說文〕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六書正譌〕从亩收穀之所會意稼聲借為吝嗇愛嗇字亦取收義〔臣父蔣驥曰〕經典嗇與穡同說文並音所力切儀禮注嗇者農力之成功書疏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又漢書服田力嗇从收斂之所會意

別義〔說文〕愛濇也故田夫謂之嗇夫〔六書統〕來芒穀也入易而出難故借為吝嗇字

辨正〔六書本義〕作嗇僃非〔六書正義〕象因借義所專加禾別作穡或作嗇楷譌嗇〔臣和謹按〕隸从田譌

來 洛哀切 說文 來 汗簡 來 隸筆迹小異亦作來變作来来

正義〔說文〕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詩曰貽我來麰〔繫傳〕今小麥也〔繫傳〕〔類聚〕天降嘉種敬而象之〔六書本義〕象其支葉芒朿芒來形〔臣祖蔣振生曰〕說文一來二縫縫乃鏠之譌也說文鏠兵耑也即今鋒字一麥二鏠言一麥而有二芒也

別義〔說文〕麥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六書本義〕借到也作倈倈非粹同勑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秾作来麩非〔臣和謹按〕隸或作来今俗因之

麥 模獲切 說文 𡕢 汗簡 𡕢 隸變 麦 如上

正義〔說文〕从來有穗者从夊〔徐鼎臣曰〕夊足也周受瑞麥來麰如行來故从夊〔繫傳〕夊之意若穗自後蹝之也〔臣和謹按〕蹝舞履也麥浪之翻動如之〔伯琦字原注〕瑞麥欲其常常而來也故从夊〔六書統〕从夊夊後也後於來也〔六書正義〕來先穫半月而麥繼熟之義

別義〔說文〕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玉篇〕有芒之穀秋種夏孰

辨正〔臣和謹按〕隸作麦乃隸俗也麥从夊夊从ココ即人字下文夂舛韋夂並从コ字コ或作平勢此乃筆迹小異俗作麥上似夾下从夕並非

夊 山危切 說文 夊 汗簡 夊 隸譌如上亦作夂又作ヰ夕 致夔後夋夔夓夌夒夏复畟舛韋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行遲曳夊夊然象人兩脛有所躧也〔玉篇〕引詩雄狐夊夊〔臣和謹按〕今詩作綏

〔六書分類〕安步而行也

別義〔六書統〕人老而氣力減少也从人曳杖形乀以象其杖所以掯其夊之意也〔臣和謹按〕ヰ从コ即人字

辨正〔字彙〕說文夊字吹綏二音〔隸辨〕隸變與夂字相混〔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八夂與說文不合又以夊音夂與夂字混夂字出頭與夂別詳下文夂字註

舛 昌兖切 說文 舛 重文 踳 汗簡 舛 隸筆迹小異亦作舛經典相承用此亦作舛舛或作䑝舞韋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从夊㐄相背〔六書統〕乖背也〔字林考逸〕錯也

別義〔說文〕對卧也从夊㐄相背

辨正〔六書統〕兩甫切借為尺尹切舛駁字與踳同〔六書正義〕音喘或作踳俗作僢〔臣和謹按〕古舞字作㒇當即舛字舞者取向背錯綜之意也六書統有兩音一音兩甫切隸左旁或作夕非

舜 舒閏切 說文 舜 說文古文舜 汗簡 舜

隸筆迹小異變作舜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䑞或作舜舜

正義〔說文〕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从舛舛亦聲〔繫傳類聚〕藑茅也連茄而生草之秀異故从舛以言其根連若行

別義〔六書統〕禮樂光感也从㷒省从匪省从舞省匪幣帛之所感富備而光華也舞樂舞也禮備而右之以樂也〔六書正義〕有虞氏之號从匸諧聲舜音

辨正〔徐鼎臣曰〕今隸變作舜〔六書本義〕又與蕣同作橓非〔六書分類〕今加艸作蕣而隸从省作舜

韋 雨非切 說文韋 汗簡韋 隸筆迹小異亦作韋韋變作韋韋或作韋韋又作韋韋韋

正義〔說文〕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繫傳〕皮柔孰為韋口音韋〔字林考逸〕柔皮也 韋古文〔六書統〕獸皮可束枉戾一左一右也以二𠂇相背束其川復以口為聲小篆省

別義〔說文〕相背也〔伯琦字原注〕借為韋背字〔六書本義〕相背戾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別作違通古文只用此字〔六書本義〕又與圍同作韋非〔隸辨〕隸體或作韋上譌从屮或作韋下譌从屮或作韋下譌从巾

弟 特計切 說文弟 汗簡弟 隸變如上亦作弟弟罤字从之

正義〔說文〕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韋省丿聲〔繫傳〕積之而順不相戾者莫近于韋故取名于韋束之次弟〔繫傳通論〕弟者相次弟也古謂韋束之相次歷為弟前後不相戾也故于弟从韋〔六書統〕从弋从韋𠃊古文韋〔字彙〕諧聲取丿〔六書本義〕象束韋纏繞形

別義〔六書正義〕借同胞復出者為弟

辨正〔伯琦字原注〕別作第非〔六書正義〕楷因借義所專加竹別作第俗作第〔隸辨〕隸以為兄弟之弟別作弟為次弟字

夊 陟侈切 說文夊 汗簡夊 隸筆迹小異亦作夊夂又作夂 夆陵夅為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黹 六書分類徐步也後有推致之者以後至行遲也

別義 六書統止其人不令行也象人兩脛間有物躧之之形所以拈其夂之意也

辨正 六書分類今借厎抵 隸辨夂夊以字在上下為別在上者為夂在下者為夊 臣和謹按夂不出頭與久字別汗簡目錄作非字彙云夂遲夂速是分兩意非詳久字下辨正

久 舉友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 筆迹小異亦作久或作夂 疚玖灸柩畝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象人兩脛後有距也 臣祖蔣振生曰後有距者象支撐之形可以長久也 六書統遲久也 集韻暫之反也

別義 說文从後灸之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 臣和謹按今本周禮作灸注灸猶柱也釋文音救

辨正 六書分類別作歋鬏無義至云灸病之灸借為長久字謬甚 六書正義俗作从 臣和

謹按夂夊久三字並从人从乀特乀有長短之別俱以遲為義夊行遲也久从後至亦遲意也久則遲之甚也惟字彙謂夂遲夂速非

桀 渠列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桀 經典相承用此 椉字从之

正義 說文磔也从舛在木上也 伯琦字原注桀裂也 六書本義裂人身于木上也从舛于木為意

辨正 伯琦字原注俗作磔非 六書正義俗作杰 臣和謹按作桀非

木 莫卜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朩字在旁者亦作木 朩朩 柰本相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冒也冒地而生从中下象其根 繫傳中者木始甲坼也萬物皆始于微合抱之木生于豪末故木从中木之性上枝旁引一尺下根亦引一尺故于文上下均也 繫傳通論上有枝榦下有根荄為木 六書分類木草之有骨榦者也顛倒二中以成文

別義 說文 東方之行 六書統 以五行言之凡根植者總名也

辨正 隸辨 隸譌作朩乃朩字也讀若髕从屮从八與木異 臣和謹按 木从屮屮从丨上下通也俗从丨

東 得紅切 說文 東 汗簡 東 隸變如上亦作東或作東東

正義 說文 从日在木中 六書分類 日自東方而出始于若木

別義 說文 動也从木官溥說 繫傳 東方陽氣所起主生木亦漸生東方萬物甲圻萌動乎秩東作故為動也

林 力尋切 說文 林 汗簡 林 隸變如上 楚林麓鬱蘇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 六書分類 叢然成林形

辨正 隸辨 隸从林之字如彬楚壄皆譌从林林讀若派从二朩與林異

才 昨哉切 說文 才 汗簡 並汗簡 才 隸與說文同亦作才經典相承用此或作才亦作𡯁 在存𢦏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艸木之初生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 繫傳 丨艸木也上一初生岐枝也下一地也 臣祖蔣振生曰 古文作朩从木省象根未威而枝初生之形

別義 繫傳 古亦用此為纔始字 陽冰 云 木之榦也木體枝上曲令去其枝但有槎枿 六書本義 在地為木伐到為才象枝根斬伐之餘亦作材因大木有用之義借為才質賢才字又始也

辨正 臣和謹按 古文朩从根葉初見下冂宜小筆畫亦宜中空與市別市从一从巾又篆作才非才乃隸之變

叒 而灼切 說文 叒 說文籀文 叒 古文 叒 汗簡 叒 隸與說文同變作𣎵𣎵 桑字从之

正義 說文 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 繫傳 叒木即榑桑十洲記榑桑兩兩相扶故从三又象桑之婀娜也爾雅桑柳醜條注曰桑柳類婀娜垂條也此又不音右直象形耳東方木德故有神桑 六書本義 叒榑桑葉 臣和謹按 叒木即若木

辨正 汗簡 釋作若 伯琦 字原注 隸作若 隸辨 讀若弱隸變作𣎵𣎵與三十之卅𣎵木之𣎵

相類（臣和謹按）金石韻府釋作桑非六書精蘊伯琦字原訓叒為順从三又會意非

之 止而切 說文 㞢 汗簡 㞢 隸與說文同亦作㞢變作之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之之省作之 㞢字从之志寺封並从㞢隸變與从土之字無別今文因之

正義（說文）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繫傳）之者枝也象艸木之枝東西旁出而常連于根木也象形

別義（說文）出也（繫傳）春秋傳將之晉將之齊是之為出也（六書分類）之靈艸也後人借為往意用為語助故加艸作芝以別之（郝敬讀書通）凡言之者物有所指事有所屬地有所往連屬之辭也

辨正（字辨）上不从屮左低右高與屮稍別屮是初生屮是過屮

帀 子答切 說文 帀 汗簡 帀 並 帀 隸筆迹小異亦作帀 師字从之

正義（伯琦字原注）帀艸根也艸未出地根延蔓周帀以倒㞢為義轉注（臣祖蔣振生曰）艸木茂盛枝葉旁引其下根荄每多相應故于文从倒之以見周帀之意

別義（說文）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周盛說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帀此从古體與說文不合（六書本義）作匝迊𨒪非（臣和謹按）帀不从艸木說者皆借義

出 尺律切 說文 出 汗簡 出 隸从古文變亦作出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出出或作㞩 耀䖃等字从之敖賣並从出隸變與从土之字無別今文因之

正義（說文）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繫傳）根盛則能上出下根亦䠶出也象形（六書分類）發而向外也象艸木初出地上形

別義（說文）進也（繫傳）易曰或出或處出為進也（六書本義）借為出入字

辨正（復古編）出出上正下譌（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出（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小異按古文亦有从屮者則出當从屮得聲夢英石刻作出此从古體與說文不合（六書正義）俗譌出（隸辨）隸或作㞩下譌从山（臣和謹按）今俗作㞩非六書本義訓作花莢非

朩 普活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朩今經典相承从

隸變 孛索孛

𣎵南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艸木盛朩朩然象形八聲〔六書統〕木盛長而𠔁本末也从中从八八𠔁之初也〔六書正義〕艸木孛然壯盛皃从屮旁指苗葉迸出

別義〔六書正譌〕借為朩逆字隸作莩誖通別作悖浡並非

辨正〔繫傳〕當言八亦聲〔六書正譌〕蒲沒切又蒲妹普活二切〔字彙〕音潑〔臣和謹按〕六書正義釋作芾非玉篇以蔽市小皃誤入朩字注後人因之遂與市混詩注蔽芾盛皃又與朩字正義相混遂以芾為朩也朩與朩市並別朩麻朩市蔽膝

生 所庚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𤯓省作生經典相承用此亦作

主半旌性隆產甤甡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繫傳〕土者吐出萬物尚書曰丕冒海隅蒼生春秋傳曰食土之毛故生从全土

別義〔六書本義〕借為生孰字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𤯓

毛 陟格切

說文 汗簡 隸从古文變 宅託亳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艸葉也从𠂹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繫傳〕上葉垂也一枝也〔六書本義〕艸根毛生地上也〔魏校曰〕从乙一指出地〔字彙〕一象地形

別義〔六書正譌〕借為寄毛委毛字樣別作侂託通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托非〔六書正義〕音乇又音拓〔字彙〕與七殊形

𠂹 是為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 文𠂹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𠂹或作𠂹 𡍮甤蘂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艸木華葉𠂹象形〔繫傳〕从四入皆葉之低垂也非出入之入

別義〔六書本義〕甤蕤通用 古文〔繫傳〕勿象垂也〔六書統〕象旌旗下順之形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𠂹中畫上下多曲與說文稍別〔伯琦字原注〕隸別作𡍮

邊垂也从土俗作垂陲並非〔臣和謹按〕汗簡目録譌作𠌶卷中𠂹部收𡍮字非金石韻府以𠂹為乖非六書正義篆作𠂹字體近謬按邊垂之垂今相承借用為下垂字加自作陲為邊陲字

𠌶 況于切 說文 𠌶 重文 蕚 汗簡 𠌶 隸筆迹小異 蕚𠌶轉

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六書統〕艸木秀發之盛所吐之胎蘊也象榮咢相承𢹲于科木之形〔伯琦字原〕

注 艸木𠌶英也象形

別義 蕚〔說文〕𠌶或从艸从夸〔繫傳〕江東呼華為荂音敷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𠌶中畫不連夢英以隸為篆非 𠌶 說文下从亏〔伯琦字原〕

注 況于切又呼瓜切亦作蕚後人字也隸作華俗作花非〔六書本義〕作苍非〔臣和謹按〕別作𠌶苍苍並非

華 户瓜切 說文 蕚 汗簡 蕚 隸筆迹小異或作蕚𦾔變作

華華亦作華華亦作華經典相承用此亦作𦾔亦作𦾔

正義〔說文〕榮也从艸从𠌶〔繫傳〕引爾雅華荂也木謂之華〔臣和謹按〕爾雅華荂也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注曰華荂轉相解也

別義〔六書統〕借華美也又借去聲作山岳名亦以山形華美故也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蕚華迹與說文謬〔隸辨〕隸亦作𦾔譌从年𡴘古年字也榮蕚之蕚隸即用為蕚木之蕚俗作花非〔臣和謹按〕六書統云蕚呼瓜切𠌶亦呼瓜切但協韻因誤分之按花古書皆作華陸德明云古讀華如敷故𠌶字有況于切漢書古花字亦作蘤後人讀若

諱通作花

禾 古兮切 說文 禾 汗簡 禾 隸變如上 稽稽穊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繫傳〕木方上長礙于物而曲也〔說文長箋〕从木屈首象形也

辨正〔字彙〕篆禾右傾〔臣祖蔣振生曰〕篆文上曲與中直作一畫至楷變作兩筆上畫宜作平勢不得過中直〔臣和謹按〕六書正義釋作稽以禾稽為一字非〔隸辨〕隸變與禾黍之禾相類

稽 古兮切 稽 說文 稽 稽 並汗簡 稽 隸變如上

亦作稽 稽 稭

稭二字並从稽省

正義〔說文〕留止也从禾从尤从旨聲〔繫傳〕禾木之曲止也尤者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考之即遲留也尚書曰曰若稽古帝堯〔六書本義〕禾之尤異者旨聲

別義〔六書統〕从旨味甘美也因味之甘止而不去也〔六書本義〕借同𠁥作乩非稽同䭫〔臣和謹按〕拜首至地曰䭫顙今楷用稽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稽〔隸辨〕隸譌从禾

巢 鉏交切 巢 說文 巢 筆迹小異 巢 汗簡 巢 隸變如上

亦作巢

正義〔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繫傳〕臼巢形也巛三鳥也左思吳都賦曰巢宿巢禽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巢〔字辨〕从臼非臼臼倒二手臼是巢形高結於木〔臣和謹按〕臼从彐象鳥在巢上形巢字从巛即三彐也非巛源之巛亦非𡿨字从巛也夢英石刻上从巛近是中从臼非汗簡或作 巢 非

桼 親吉切 桼 說文 桼 桼 並汗簡 桼 隸變如上

亦作桼 髹字从之

正義〔說文〕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繫傳〕周禮曰桼林之征是也髹即桼物之名也六點皆象水而非水也象形〔伯琦字原注〕桼木名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別作漆乃水名通用非〔六書本義〕作榛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 桼 釋作漆並非以 桼 為譌謬〔隸辨〕隸變與来字異文相類

束 書玉切 束 說文 束 汗簡 束 束 隸變如上亦作柬剌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縛也从口木〔繫傳〕束薪也口音圍象纏繞形淮南子荷纏束薪者曰九方堙會意

橐 湖本切 說文 橐 汗簡 橐 橐 並 隸 闕 橐 橐等字並从橐省

正義〈說文〉橐也从束圂聲〈繫傳〉束縛囊橐之名國語曰橐載而歸作棞棞假借也橐之言涸也物雜厠其中也

辨正〈六書正義〉别作㯻隸作橐俗作棞烟〈臣和〉〈謹按〉夢英音切作補幺切與諸家不同六書正義篆作𣫞以𣫞為橐與說文不合〈伯琦字原注〉俗作𦄼非

口 羽非切 說文 囗 汗簡 囗 隸筆迹小異亦作口 口 亦作口卩口之小者 啚亭舍或回咠員邑高亭倉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回也象回帀之形〈六書分類〉口周而繞之也自○而微方之以象六合形

别義〈伯琦字原注〉口圍圍也象天圜之形于非切又借為守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别作圍〈六書正義〉篆加韋作圍〈六書分類〉寫不可過方過方則與口混〈臣和謹按〉口古方字隸體口字作口與口相混無别

員 王權切 說文 員 說文籒文員 員 員 並汗簡 員 隸與說文同亦作貟

正義〈說文〉物數也从貝口聲〈繫傳〉古以貝為貨故員數之字从貝若言一錢二錢也

别義〈玉篇〉一曰官數 員古文〈六書正義〉从鼎諧○聲○古圓字

辨正〈隸辨〉隸亦作貟譌从厶

貝 博蓋切 說文 貝 汗簡 貝 隸同齊作貝

正義〈說文〉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繫傳〉下象其垂足尾形龜可決疑故寶之泉即錢也謂之泉者欲其貿易流行不壅積也若水之壅則為害矣〈埤雅〉貝以其背用故謂之貝〈六書正義〉其狀穹腹背中坼如鋸齒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貝

邑 於汲切 說文 邑 汗簡 邑 隸筆迹小異亦省作邑或作 邑 字在右者作阝或作𠃨

正義〔說文〕國也从囗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繫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築曰城囗其城郭也〔六書統〕城郭之併也古之守土者各有卪也〔伯琦字原注〕受爵者有封邑尊卑有卪从口者四境也从卪者即節字言有等也會意〔戴侗曰〕有城郭之聚曰邑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右刻作邑按說文中小邑上正下譌〔字辨〕偏旁作阝與卩別〔隸辨〕隸或作邑譌从厶字在右者作阝或作邑與从𠂤从𠂤之字無別〔復古編〕

𨛜 湖絳切 說文 𨛜 汗簡 𨛜 隸變如上亦作鄉 郷郷鄕 字从之

正義〔說文〕鄰道也从邑从𨛜〔繫傳〕二邑爲鄰也會意〔伯琦字原注〕古巷字从二邑相向會意〔隸辨〕左从反邑

別義〔六書分類〕許良切國中及四郊之地从二邑取人民聚處之意〔六書正義〕音香國離邑民所封鄉也从邑𨛜會意〔臣和謹按〕六書分類以反邑爲𨛜今作郒地之小者以𨛜附邑爲鄉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巷術俗作巷非〔六書分類〕𨛜今則加良作鄉而𨛜譌作巷〔六書正義〕篆妄用鄉鄉與饗同

日 人質切 說文 日 汗簡 日 伯琦字原 日 如此 隸與說文同亦作曰字在左者或作日 㬎莫冐昌昱昆普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

別義〔說文〕古文象形〔陽冰云〕古文正圓象形其中一點象烏非口一盖篆籒方其外引其點耳〔六書統〕太昜精也中乙以其動而閃爍不定掣曳而長故其文象之

辨正〔隸辨〕隸亦作曰與臼字相類

旦 得案切 說文 旦 汗簡 旦 隸與說文同亦作旦 暨字从之

正義〔說文〕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繫傳〕日出于地也〔六書統〕日未離地也所以指其旦之意也

倝 古案切 倝 說文 倝 筆迹小異 倝 古文倝 六書本義

倝 倝 竝汗簡 倝 隸變如上亦作倝 倝 榦幹翰韓乾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

別義〔伯琦字原注〕赤色〔六書本義〕曰旦燥物也亦作乾借干作漧非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榦非〔臣和謹按〕別作翰俗

㫃 於幰切 㫃 說文 㫃 筆迹小異 㫃 說文古文㫃 㫃

㫃 汗簡 㫃 伯琦字原如此 㫃 隸變如上亦作㫃或作㫃 㫃 亦作㫃 㫃 㫃 施旗旃旋旄旌斿旅旆族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旌旗之游㫃蹇之皃从屮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

㫃 古文㫃字象形及象旌旗之游〔隸辨〕从入从中

別義〔六書統〕人立杠之形𠃌其游形也〔伯琦字原注〕借為㫃蹇字〔臣祖蔣振生曰〕說文从中而下垂象飛動有出入之形也从入字會意說文於旌旗杠皃

辨正〔復古編〕偃俗作㫃 㫃 㫃 上正下譌〔六書正義〕楷用〔隸辨〕隸譌从方〔臣父蔣驥曰〕㫃从入从中下垂當只作屮蓋相承多一畫如㫃字中畫上曲冂中有一相承已久

冥 莫經切 冥 說文 冥 冥 竝汗簡 冥 隸變如上 亦作冥又作冥亦作冥

正義〔說文〕幽也从日从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冖亦夜也〔伯琦字原注〕从日入地中冥晦之義會意借為去聲〔六書本義〕聲與冂同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暝非〔六書本義〕作冥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冥篆體與說文不同〔隸辨〕隸亦作冥譌从宀亦作冥譌从穴

晶 子盈切 晶 說文 晶 汗簡 晶 隸與說文同 晨曐曑曡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精光也从三日

辨正〔六書分類〕晶古精字〔臣和謹按〕六書統訓為米之粹六書正義以晶為星並與說文

說文字原集註卷七

不合

說文字原集註卷八

欽賜舉人充四庫全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
呈本

五十部

月 魚厥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月 戉作 夕 夕 夕

望朦朧朔霸朓朏肭期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闕也太陰之精象形〔繫傳通論〕月者闕也陰不可抗于陽臣不可敵于君故于文闕者為月〔釋名〕月缺也滿則缺也〔六書本義〕月有盈虧故其形缺

辨正 〔字彙〕篆月下缺楷月上缺〔六書分類〕月中二畫宜直〔臣和謹按〕月與肉篆文外廓相似其分辨在中二畫之斜直也夢英石刻作 非〔隸辨〕隸亦作月與从冃从丹从舟之字無別〔臣和謹按〕今楷偏旁作月中兩畫連左不連右上亦少缺與冃冏冃舟等字並異

有 云九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有 經典相承用此 或作 有 有

正義（六書統）又手也从手加目上而望之故月在又下也（戴侗曰）月自無生有（六書正義）月初生明也（臣祖蔣振生曰）月逢上弦而月常有在日沒之先月逢下弦而月常有在日出之後月雖虧而常見

其有會意

別義（說文）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與从肉之字無別（九經字樣）有从月从冃譌

朙 武兵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朙明或作

明 亦作明古文

明也經典相承用此

正義（說文）照也从月从囧（繫傳通論）在天莫明于日月故于文日月為明或从囧朙亦明也

辨正（六書本義）隸省作明（臣和謹按）別作朙非

囧 俱永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汗簡

囧 隸同亦作囧四

朙賣盟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窻牖麗廔闓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繫傳）麗廔離也闓與開同（六書正義）象窗通竅形

辨正（臣和謹按）篆別作近譌楷亦作囧書囧命並作冏相承已久別作冏非

夕 詳易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夕 隸與說文同亦作夕外夗

名夤夢夜夗夙夢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莫也从月半見（繫傳）月字之半也月初生則暮見西方故半月為夕（六書分類）晝从日夕从月新月初生光華尚未全露謂之夕

辨正（臣和謹按）俗作夕非中點不下出

多 得何切 說文 說文古文多 並汗簡

多 隸與說文同亦作多

宜从多省隸作宜

正義（說文）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重夕為多重日為曡（繫傳）今夕復尋前夕之

事是為多夕者萬物息焉君子
安身小人息力重夕為多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ᗰᗰ〔集韻〕古作𡖈〔六書正義〕俗作夛〔臣和謹按〕夛與夛別楷作多从重夕

黙不外出

毌 古丸切　說文 毌　汗簡 毌　隸與說文同　貫實虜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冠〔六書統〕物者錢貝之屬〔臣祖蔣振〕〔生曰〕毌从口中畫指物以一貫之

別義〔伯琦字原注〕毌首服也古冠字象形沾撒切別作冠服之也借為去聲穿物持之也

隸別作貫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毌釋作穿云旁省作毌按正義以毌穿為一字與說文不合　毌以口為部領與毋母字並異

马 乎感切　說文 马　筆迹小異 马　並汗簡 马

亇 隸變如上亦作亇亇亇函　甬範范氾犯苑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嘾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繫傳〕嘾者含也马則華苞形象其莖尚屈〔六書統〕象其苞蒂朶然之形〔六書分類〕马花惢也象菡萏函固形將放未放之時少之則已舒矣

辨正〔集韻〕音含〔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㔾與說文不合六書本義云古作马按集韻马音頷說文艸木马盛也从二马與马別本義合马马為一字非六書正義篆作㔾釋作菡音撼與東同從作菡按正義篆體小異又合马東為一字與說文不合又以马為謠非　與㔾弓马並別

東 胡感切　說文 東　汗簡 東　隸 闕　棘字从之棘與韓同

正義〔說文〕木垂華實从木马马亦聲〔六書統〕象木上重马以見意

別義〔臣父蔣驥曰〕東从側马而重出象華出树蒂皆上托意

辨正〔夢英石刻〕作乎南切〔汗簡〕作侯南切〔臣和謹按〕作庚非

卤 徒遼切　說文 卤　說文籀文 卤 卤　說文卤　汗簡 卤　隸與說文同 卣　㮚栗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艸木實垂卤卤然象形讀若調〔繫傳〕謂艸木之秀實也實形也上下華芒也〔六

〔書本義〕象實當有文形〔臣父蔣驥曰〕囟上从卜象果實著樹有莖懸形 𠧪𠧪 古文〔六書統〕象其實纍纍以見意小篆省

別義〔六書本義〕又夷周夷九二切中尊也作卣非〔韻會〕古文卣字

辨正〔繫傳〕卤與苕同〔六書本義〕俗但用條〔字彙〕非卣非西〔臣和謹按〕㮚㮚等字隸譌从西今經典相承用之

齊 徂兮切 齊 說文 齊 筆迹小異 齊 六書本義古文齊 齊 汗簡 齊 隸變如上亦作齊或作齊齊亦作齊齊

正義〔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繫傳〕生而齊者莫若禾麥也二地也兩旁在低處也〔六書統〕中高而下者遠近相映其平自齊也

別義〔臣祖蔣振生曰〕弓花之未發東花之盛卤花之實齊實之齊也卤古文作𠧪 齊从古文𠧪省象實下墜之形小篆加二象果實相積形〔伯琦字原注〕借為齋戒字莊皆切隸別作齋非

辨正〔繫傳袪妄〕陽冰云二物相並乃知齊平臣錯以為上三物相齊不勞其下更為二字二實地形陽冰妄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齊字體近隸與篆稍有不合〔六書本義〕作亝亝非

朿 七賜切 朿 說文 朿 隸辨籀文朿 朿 汗簡 朿 隸从籀文變亦作朿 策棗刺棘責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木芒也象形讀若刺〔繫傳〕左右象刺生之形〔六書正義〕棘芒也从木刺直傷也義異〔六書本義〕亦作莿通用刺〔汗簡〕千四切又千錫切〔伯琦字原注〕別作棘非〔臣和謹按〕隸从籀文與朿字微別 朿亦作朿

片 匹見切 片 說文 片 汗簡 片 隸與說文同亦作片 牖牘牒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判木也从半木〔六書統〕析木之右半也象木文右半之形

辨正〔隸辨〕今俗作片非

鼎 都挺切 鼎 說文 鼎 汗簡 鼎 隸與說文同亦作鼎或省作鼎鼎變作鼎

正義〔説文〕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魑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六書統〕㫖調之器也象其腹大而有文析木下㸑之形〔字彙〕鼎有三足止見兩足旁是兩耳各上下曲

別義〔説文〕籀文以鼎為貞字

辨正〔字彙〕鼑鼎鼎竝俗〔臣和〕〔謹按〕別作鼎鼑竝非

克 苦得切 説文 [篆] 説文竝古文克 [篆] [篆] 竝汗簡 [篆] 隸从古文變亦作[篆][篆]變作克或作克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克

正義〔説文〕象屋下刻木之形〔臣和謹按〕[篆]象屋尸从斤省説文斤斫木也按汗簡作[篆]亦象从刀省

別義〔説文〕肩也〔徐鍇曰〕肩任也負荷之名也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字林考逸〕克能也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篆]从古文變與説文不合伯琦字原謂象人肩六書本義謂从尸俱誤六書正義篆作[篆]〔六書本義〕亦作勊作尅非

彔 盧谷切 説文 [篆] 汗簡 [篆] 隸筆迹小異亦作[篆][篆]變作彔彔亦作[篆][篆]祿綠盝錄菉等字从之

正義〔説文〕刻木彔彔也象形〔繫傳〕彔彔猶歷歷也一一可數之皃〔臣父蔣驥曰〕彔从工从人从刀省八象刃著木所垂之片彔彔然

辨正[篆]〔復古編〕[篆][篆]上正下譌〔臣和謹按〕上从[篆]説文標目作[篆]夢英石刻作[篆]竝非伯琦字原訓為古稑字六書統訓為汲水而上之具竝非今文經典相承作彔與彑頭同皆因隸變別作彔同

禾 户戈切 説文 [篆] 汗簡 [篆] 隸从古文變亦作禾字在上者亦作[篆][篆]字在左者作[篆]或作禾禾禾禾季穎稟稷犂等字从之

正義〔説文〕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𠂹省𠂹象其穗〔六書本義〕黍稷稻粱自苗至實通謂之禾〔魏校曰〕得氣之中故曰禾

秝 郎擊切 說文 汗簡 秝 隸从古文變 䅫厤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六書本義〕物之稀疏適宜惟禾最勻也〔六書正義〕蒔禾稀疏適均也

辨正〔六書本義〕亦从厂省聲作厤〔伯琦字原注〕隸别作歷適

黍 舒呂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黍 隸从篆文變亦作黍 黍或作粟 粟

正義〔說文〕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

别義〔六書統〕从禾㲋以余象其穗疏散而有粒之形以禾指之知其為黍也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从黍之字多作𥝢〔伯琦字原注〕作黍非〔隸辨〕隸譌从米亦訛从木

香 許良切 說文 古文香 六書本義 並汗簡 香 隸省如上今經典相承用之亦作香 香或作香

正義〔說文〕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繫傳〕尚書稼穡作甘禾甘為香會意也

别義〔六書統〕穀氣達人之鼻也〔六書正義〕五行土曰稼穡其味甘其臭香从自嗅黍會意

〔臣和謹按〕汗簡或从白白與鼻同

辨正〔六書正義〕或作薌〔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多从隸省

米 莫禮切 說文 汗簡 米 隸同亦作米經典相承用此字字在左旁亦作米朩

正義〔說文〕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繫傳〕穬顆粒也十其稃彙開而米見也八米形〔臣和謹按〕穀中出顆粒也

别義〔六書統〕穀之去皮者或即穀之實象粒在稃中形或曰以十字分四米一曰糲二口鑿三曰毇四曰晶〔臣和謹按〕毇即古文毇字

辨正〔繫傳祛妄〕陽冰云象在穗上之形臣鍇以為天降嘉穀一稃二米此象稃坼開米出

皃也米者已去稃褁之名若穗上則粟穀矣賜
水為妄〔字辨〕上下四丶非八丿乀與釆非别

毇 許委切 說文毇 汗簡毇 並闕 隸毇 字从之

正義〔說文〕米一斛舂為八斗也从臼从殳〔伯琦字原注〕臼其九切舂揆也

別義〔六書統〕作糳米五升舂為四升為五減而四也象四⊙以見意小篆作毇

辨正〔金石韻府〕釋作穀〔汗簡〕音毇〔六書正義〕俗作糓〔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毇非集韻亦作糳徐鼎臣切音許委切集韻音毇詩生民釋文引字林毇于沃反則當與鑿通

臼 其九切 說文臼 汗簡臼 隸變如上 舀 臽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舂也古者掘地為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字辨〕口是臼體四粒為米

辨正〔古文四聲〕引汗簡作臼〔說文注〕臼字中四注與函字下鼠字上及古文齒字皆偶相似而非也〔六書本義〕作旧非〔六書分類〕俗書从木从石〔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臼从古文而又變與說文不合今本汗簡作臼與齒字相似金石韻府作臼字體近謬今从古文四聲改正

凶 許容切 說文凶 汗簡凶 隸同亦作凶

正義〔說文〕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別義〔說文〕惡也〔徐曰〕惡不可居象地之塹也惡可陷人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亦作凶〔六書正義〕俗作凶〔隸辨〕俗作凶非〔臣和謹按〕說文凶字上象臼字省六書統訓為灼龜不吉非六書本義訓象土凷之坼亦未正

朩 匹刃切 說文朩 汗簡朩 隸同亦作朩 枲 索泳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分枲莖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莖也〔六書統〕象枝莖皮分異之形〔伯琦字原注〕麻片也〔臣父蔣驥曰〕艸之可分者从屮从八象形

辨正〔汗簡〕匹力切〔六書本義〕俗但用片六書正義音匹〔字辨〕音髕〔臣和謹按〕與木異別作朩米並非

林 匹卦切 說文林 汗簡林 隸同亦作林 𣏟 麻散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葩之總名也林之為言微也微纖為功象形〔玉篇〕枲屬也皮績為布子可食〔六書統〕象二朩總聚之形〔六書本義〕枲有實者名苴无實者名枲林其總从二朩〔六書正義〕細擘枲皮

也从二朩會意
析之又析也

辨正 (汗簡)匹賣切(六書本義)莫加切作𣏟非與林異(六書正義)釋作𣲖(字彙)音派(臣和謹按)作𣏟非

麻 莫遐切 麻 說文 麻 汗簡 麻 隸同亦作麻或作摩魔磨靡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與林同人所治在屋下从广从林(繫傳)枲也广蓋𢊁蔽之形于其下治麻

辨正 (伯琦字原注)俗作麻非(六書正義)俗作麻(臣和謹按)隸或譌从林又别作𢊁非

尗 式竹切 尗 說文 尗 尗 並汗簡 尗 隸同亦作尗朩或作尗尗 叔宗戚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六書本義)豆總名象蔓引歧枝根荄之形

辨正 (繫傳)祛妄陽冰云父之弟為尗从上小言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臣鍇以為菽有岐蔓此上象之(伯琦字原注)隸作菽通(六書正義)釋作菽(六書本義)非上小成文(臣和謹按)叔說文拾也从又尗聲汝南謂收芋為叔徐曰收拾之也詩九月叔苴又以叔為伯叔字經典通用也尗豆之尗漢書通作叔而陽冰以尗為伯叔字此繫傳所以祛為妄也今汗簡釋作叔非

耑 多官切 耑 說文 耑 耑 並汗簡 耑 隸同變作耑古作耑經典相承用此字亦作耑耑 端瑞顓遄等字从之段从耑省

正義 (說文)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繫傳)一地也(六書統)ㄓ象芽之初展一象地巾象根謂之耑(六書分類)从中从一象中初生尚弱未正之形

辨正 (六書本義)俗用端借為凡事之始(臣和謹按)耑上與山别下从巾似古文大而實非與而字亦不同又六書正義作𡍮以耑為譌非伯琦字原訓為顓毛亦非

韭 舉友切 韭 說文 韭 汗簡 韭 隸變如上亦作韭 韱字从之

正義 (說文)菜名一種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此與耑同意(繫傳)韭刈之後生也(六書統)象纖細叢生之形

辨正 (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韭从古文與說文不合(六書本義)作韭非

瓜 古華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如上

亦作□ 孤狐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胍也象形〈繫傳〉厶瓜實也外蔓也〈臣和謹按〉六書故胍瓜實繁也〈六書分類〉蔓生之總名也厂象垂蔓形ㄣ象結實形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六書本義〉俗用苽

瓠 戶故切 說文□ 汗簡□ 隸闕

正義〈說文〉匏也从瓜夸聲

別義〈六書統〉蓏屬蔓生似匏而長嫩可作茹老成而堅斜其中可為瓢用从瓜从斛省〈六書正義〉引陸佃云長而瘦上曰瓠瓠甘匏苦詩幡幡瓠葉轉平聲注匏之窊腰者性善浮南人縣之以渡水

辨正〈六書正義〉俗作葫與壺混〈臣和謹按〉作瓠非唐韻有平去二音

宀 武延切 說文□ 汗簡□ 隸同 亦作宀 或作宀 與宜宴富官

室宇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交覆深屋也象形〈繫傳類聚〉亦宮室之象

別義〈廣金石韻府字略〉古者穴居野處未有宮室先有宀後有穴宀當象上阜高凸其下有凹可以藏身之形故穴字从此室家宮宇之制皆因之

辨正〈汗簡音釋〉為一字非六書正義引籀文作高以樆為宀之俗體亦非按樆寱說文皆作武延切二書因合為一字耳〈臣和謹按〉六書本義合寱𥨊宀

宮 居戎切 說文□ 汗簡□ 隸同 亦省作宮

正義〈說文〉室也从宀躳省聲〈佰琦字原注〉象形

別義〈六書統〉宀以象其冓呂以象其連基也

辨正〈臣和謹按〉汗簡重文作□从躬不省六書正義作□與說文不合金石韻府引汗簡作□似从入為部領

呂 力舉切 說文□ 說文篆文呂□ 汗簡□ 隸同

或作呂亦省作吕

正義（說文）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為呂侯（六書正義）脊骨也凡二十一節形如貫珠氣行起伏身之關係也（六書分類）呂象骨節相貫形其中一丨者則命門也

別義（六書統）借為律呂字

辨正（六書正義）篆因借義所專別作膂

穴 壺決切 說文穴 筆迹小異 穴 汗簡穴 隸同亦作穴穴 深字从之

正義（說文）土室也从宀八聲（繫傳）當言八亦聲（伯琦字原注）象形

別義（下篇）孔穴也（六書本義）从宀下指所穿穴（黃余石韻府字略）因宀可居而八分之使深邃可以藏身也

㝱 莫鳳切 說文㝱 汗簡㝱 隸闕 寐寤寐等字並从㝱省

正義（說文）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㝱之吉凶一曰正㝱二曰噩㝱三曰思㝱四曰悟㝱五曰喜㝱六曰懼㝱（六書統）熟寐而心神自幻其境象也

辨正（六書本義）用夢非（隸辨）隸通用夢（臣和謹按）亦作㝱寢中並省畫爿亦變作月令經典亦通用夢按說文夢不明也汗簡目錄直釋作夢非

疒 女戹切 說文疒 筆迹小異 疒 汗簡疒 隸變如上 亦作疒上加點經典相承用此字亦作疒

正義（說文）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伯琦字原注）疒古疾字病也从爿者牀也會意（六書本義）从牀省一聲

別義（六書統）一㮆與席之屬也疾病字从此（六書正義）倚卧之具一指其枕

辨正（字辨）上無一點旁非兩點似广加冫今文之外（臣和謹按）別作疒非集韻又音牀

冖 莫狄切 說文冖 汗簡冖 隸同亦作冖冠冣等字从之 [illegible]

正義（說文）覆也从一下垂也（繫傳）尚書丕冒海隅此其義也（六書分類）冖象天體半覆地

上 [illegible]

別義〔玉篇〕以巾覆物〔六書本義〕象巾乑覆形〔廣金石韻府字畧〕象布幕下覆之形

辨正〔徐鼎臣曰〕今俗作冪同〔伯琦字原注〕隸別作幕通〔六書本義〕亦作幎羃〔字彙〕音覓〔臣和謹按〕韻會或作冪與几別

冖 莫保切 說文 汗簡 隸同亦作冂冖冡同冢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重覆也从冂一讀若艸苺之苺〔伯琦字原注〕象形〔六書正義〕从冂一指再幎之形

辨正〔六書本義〕同亦省作冃作帽㡌非

冃 莫報切 說文 汗簡 隸同亦作冃冕冣冑冒勖㝵𦐇等字从之甲冑之冑从冃

正義〔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伯琦字原注〕義與冃同象形〔廣金石韻府字畧〕爲冕之上冑之下

別義〔六書疏〕象其下覆額上有重幘之形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帽非〔隸辨〕即冒字〔臣和謹按〕冃字中兩畫左右不連與月肉舟丹等旁並異

㒳 良獎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兩滿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再也从冂闕易曰參天兩地〔繫傳〕从二入也此本為兩再之兩〔伯琦字原注〕耦也二數也从冂而中分之會意从古兩字諧聲〔臣和謹按〕今易並作兩

別義〔六書本義〕象稱形㒳省聲〔六書正義〕兩權稱名古用㒳〔六書分類〕二十四銖為㒳从冂象權衡在縣也从入取左右各重十二銖也又去聲車兩象輪輞形

辨正〔六書正義〕作从篆加縣虞作兩〔臣和謹按〕汗簡㒳釋作兩按說文㒳再也兩二十四銖為一兩並良獎切上聲讀音同義異今經典㒳通用兩惟斤兩車兩作去聲讀

网 文紛切 說文 並重文 說文古文

网 說文籀文网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或作

省作𠔿古文网也變作𦉳字在上者
亦作罒經典相承用此　罡字从之

正義〔說文〕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网交文〔繫傳〕冂者蒙覆取之也〔玉篇〕羅罟總名〔伯琦字原注〕网捕魚具也結網為之〔六書統〕外象其綱中象結線成方目之形〔六書分類〕网下開口所以納魚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誣网字〔六書統〕𦉸以非罪誣人也从亾从罔相撫罔也罔與羅同〔六書正義〕罔無也从亾諧网聲借誣也俗別作誷〔六書分類〕言如网之密不可逃也

辨正〔廣韻〕與網同〔字辨〕變网為罒莫與罒亂罒則从口罒須下斷〔隸辨〕即罔字今俗作罒非〔臣和謹按〕罒下橫畫兩旁不連別作网冈並非

襾

呼訝切　說文襾　汗簡西　隸西筆迹小異亦作覀　覆覀覈賈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覆也从冂上下覆之讀若晉〔廣金石韻府字畧〕从冂覆从凵仰上下反覆之形

別義〔六書統〕覆也象其上有鼻紐可擧之形

辨正〔復古編〕襾西上正下譌〔集韻〕音亞又音鏬火切〔六書正義〕釋作幠音嚇以西為古幠字〔六書分類〕俗作西非〔臣和謹按〕汗簡音下精蘊以為古覆字說文長箋與帊同並與說文不合

巾

居銀切　說文巾　汗簡巾　隸同亦作巾𠂬字在左者作巾　从之　席

正義〔說文〕佩巾也从冂丨象糸也〔六書本義〕又名紛帨象巾在係形〔字辨〕丨象中系〔六書正義〕布一幅也佩帨用巾象巾幅下㕒形

別義〔玉篇〕本以拭物後人著之于頭〔六書本義〕借為頭冒曰巾〔伯琦字原注〕巾冪布也象形葢巾未用㕒之于丨周官冪人掌恭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巿

分勿切　說文韍　說文篆文巿　汗簡巿　隸同

正義〔說文〕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伯琦字原注〕一名韍韍象形〔六書本義〕从巾上指連系于革帶之狀

別義〔玉篇〕甫味切𢇁巿小皃〔臣和謹按〕今詩作蔽芾註蔵貌玉篇引義本在𣎳字下今改正

辨正〔臣和謹按〕篆與巿井之市別今文市上从點亦與市異〔六書本義〕左傳混用黻亦作祓韍作芾韍紼紱非〔臣和謹按〕詩三百赤芾漢夏承碑作印紱並通

帛 旁陌切 說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帛帛

正義〔說文〕繒也从巾白聲〔繫傳〕當言白亦聲〔六書統〕从白从巾白而未染也

白 旁陌切 說文 說文古文白 並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白字在左者作白

正義〔說文〕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

別義〔臣父將驥曰〕白陽氣也从曰从丨日未出而微生光也吳下方言晨光熹微之際謂之東方發白至日落時其光亦同因借為西方之色〔臣和謹按〕青黃赤黑俱因物象以制字如青从丹黃从日从古文光赤从大火黑从四从炎故白字亦从日也按六書統皋字注云春初下澤陽气上出而白也

白陽气也

辨正〔夢英石刻〕作白〔字彆〕作白白上坴肩凸下開闕〔臣祖蔣振生曰〕說文省鼻為自又省自為白三字實一字也省自者言詞之氣从鼻出是告白之白讀若自西方之白讀若帛音義俱別篆文字體亦別至玉篇合而為一今文因之〔臣和謹按〕伯琦字原訓為魚胞六書統訓為目無精六書本義訓為米粒果脈核仁皆从方言作本義未正隸變作白與自字重文相混無別字彆白字下開今說文及經典無从白者

㡀 毗祭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㡀㡀敝字从之

正義〔六書統〕取巾有破穿之㡀〔字彆〕六似四裂敝亦同聲

別義〔說文〕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

辨正〔汗簡〕音匹曳切〔六書本義〕亦作㡀〔玉〕篇或作㡀俗作㡀〔臣和謹按〕作㡀非

黹 陟几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與說文

同亦作黹黹或作

𧀶 黼黻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 徐曰 丵眾多也言箴縷之工不一也 字彙 象箴縷工衆多不

一

別義 六書統 从㡀从丵省以此工爲尃業也 六書正義 釋作黹凡女工刺繡文曰黹从㡀上指綴集周禮黹冕 臣 和謹按 今周禮作希注或作黹

辨正 玉篇 或作𢇍 字彙 頭上四直非屮宜審 六書正義 譌作𦂸 隸辨 讀若紙 臣 和謹按 說文標目及正文上作业譌又作黹筆畫亦近謬惟敘目篆體正

說文字原集註卷九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illegible]撰進

呈本

四十五部

人 如鄰切 說文 筆迹小異者如此 入在上

汗簡 人 隸變如上字在左者或作亻與說文同亦作𠆢或作亻經典相承用此或作𠂉𠆢字在上者作𠂉戾色急匃魚負及等字从之亦作⺊或作⺊飾飭臨監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 繫傳通論 陰陽天三合而生上一而下二 六書統 象恭敬之形 六書分類 人備陰陽二氣峙立之狀

別義 字彙 字似鞠身頭背俯僂臂脛分明前斂兩手後併兩足折節致恭誠心可掬 六書正義 象从立形 臣 和謹按 此似論偏旁亻字之義

辨正 臣 和謹按 夢英石刻作亻此从偏旁人字而展其勢耳字彙謂正體之人狀似二人非 隸辨 隸或作乂與几羽字相混

七 呼跨切 𠤎 說文 𠤎 筆迹小異 𠤎 字在上者如此 𠤎

汗簡 𠤎 隸變如上亦作匕匕匕化老等字从之在上者作𠃊眞字从之

正義〔說文〕變也从到人〔伯琦字原注〕从倒人轉注〔六書本義〕自有變无也〔六書正義〕因形而易謂之變離形而易謂之化

辨正〔臣和謹按〕經典今通用化化本教化字汗簡直釋作化非〔六書本義〕亦作僞〔字辨〕字从倒𠤎古下須明〔臣和謹按〕隸變𠤎為匕與下𠤎字無別今楷以七為變𠤎字上丿石出以匕為𠤎類字上丿不出

匕 卑里切 𠤎 說文 𠤎 汗簡 𠤎 隸變如上亦作匕匕此㔾尼等字从之字在左者亦作匕上頃卬等字从之字在上者亦作𠃊旨字从之卓艮字本从匕今从隸變

正義〔說文〕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六書統〕人同顏相𠤎等較其高下也从反人之形〔六書正義〕並也方也較也

別義〔說文〕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玉篇〕匙也矢鏃也〔伯琦字原注〕作𠃌〔六書統〕作𠃌象曲而載飯之形〔六書本義〕或用枇〔六書正義〕作𠂆引詩有觩棘朼儀禮以朼載鼎食升諸俎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𠤎字兩解一為相比一為取飯匙至伯琦字原注六書統六書正義等書篆分兩體以𠤎為反人以𠃌為取飯匙並音妣伯琦字原謂从反刀六書本義謂借為匕叙貍校謂从反勺並非〔隸辨〕隸與上文七字相混字在上者亦作𠃊與上文七字異文相混〔六書正義〕篆混用比楷作朼〔臣和謹按〕別詳上文七字辨正

从 才容切 从 說文 从 汗簡 从 隸變如上亦作从從幷僉旅鐵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相聽許也从二人〔繫傳〕言計相從也許謂從諫也〔陸佃云〕二人向陽為从向陰為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

別義〔伯琦字原注〕从二人隨行也會意〔六書統〕取二人先後順行之形〔六書分類〕二人順行自無違背

辨正〔伯琦字原〕作从〔六書本義〕通用从〔隸辨〕隸變與刀字相類〔臣和謹按〕說文从相聽

許也從隨行也字從辵從从自漢碑隸體以從為从而義始混伯琦字原六書統六書分類並以二人隨行為義與說文不合

比 毗至切 說文 說文古文比 並汗簡 隸變與說文同變作比經典相承用此亦作比比或作

正義 說文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 伯琦字原 轉注 六書統 親比也以非義相近也

辨正 六書統 今誤用以代等字 臣和謹按今經典已通用

北 補妹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冀字从之

正義 說文 菲也从二人相背 繫傳 乖者相違背也 伯琦字原注 會意 六書統 不相从也取兩人相反

別義 伯琦字原注 又朔方曰北

辨正 金石韻府 引汗簡作 六書本義 作北書作北非 六書正義 音悖籀作俗作偝 字彙 今 臣和謹按 反北之北集韻補妹切又方名作必墨切徐鼎臣切音與正義不合今从集韻改

丘 去鳩切 說文 說文古文从土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又作

正義 說文 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 六書本義 象丘自在地上形

別義 說文 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 伯琦字原 作 六書統 亦作 山之界者也象山無中峯之形 六書分類 丘小阜也从山而闕其一峯 臣和謹按 說文後注疑亦解古文惟六書統以為後人誤从非

辨正 臣和謹按 六書正義以為丘以為虛與諸家不合

㐺 魚音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或作 眾泉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眾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

辨正〔汗簡〕牛林切〔六書正義〕隸作乑俗作众與眾涸〔字辨〕一音為欽一音為崟三人為眾
古語常云益眾之義非眾之音〔臣〕和謹按从亦作
乑漢隸如此後人因之又作乑同伯琦字原謂隸
作眾六書本義亦作罛並合从眾為一字非按說
文眾之仲切訓多也从㐺目眾意眾即罛字隸體
加
點

王 他頂切 說文 汗簡 六書統 如此 隸變 如上亦作壬壬
聽廷望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善也从人从士士事也〔六書統〕特異
也从人在士上出眾之偁也士已異矣又
在士上特
異可知

別義〔說文〕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鼎臣曰〕人
在土上王然而立也〔六書本義〕高出也

辨正〔汗簡〕釋作𡈼〔六書本義〕今但用挺〔六書正義〕隸楷作侹壬〔隸辨〕讀若町〔臣〕和謹按說
文並作𡈼雖訓从人士而字畫仍作从人从土六
書統及字辨六書分類並从人从士考漢碑从士
从土並通用又按說文壬癸之壬上从平畫後
人壬癸字亦作壬兩字相混因王字無从士者

重 柱用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重或作重
董動衝等字
从之量从重省

正義〔說文〕厚也从壬東聲〔六書本義〕重畾也从
王王出在上之意〔臣〕祖蔣振生曰地道厚
德載物王然重
纍無所不載意

別義〔六書統〕借平
聲為重疊字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𡍮
〔六書本義〕亦作緟作褈非

臥 吾貨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臥 臨臨等字从
之

正義〔說文〕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六
書正義〕偃伏也臣伏也會意

別義〔說文長箋〕因
休義借寐也

辨正〔隸辨〕俗作卧非〔臣〕和謹按說文臥字
从人為部領六書統以卧為从卩非

身 適人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身亦作耳耳

身身字在左者亦作身身
亦作身身亦作耳身
正義〔說文〕躬也象人之身从人厂聲〔字彙〕人象俯首弁拱其手下乁象足舉步而走中象其腹〔六書正義〕象側躬形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身此从古文變非小篆之正也〔隸辨〕隸或作身與牙字相類亦作耳與耳字相類

㐆 於機切 說文 □ 汗簡 □ 隸變如上亦作□□亦作□□般字从之
正義〔說文〕歸也从反身〔徐鍇曰〕古人所謂反身修道故曰歸也〔伯琦字原注〕反身者㐆歸之義也轉注〔字彙〕身象向前舉足而出㐆象反身舉足而入
別義〔集韻〕音隱〔通雅〕㐆本隱也加𠬝讀平聲
辨正〔六書略〕即㐆字〔六書本義〕今用依〔伯琦字原注〕別作偯倚也〔隸辨〕俗作㐆〔臣和謹按〕㐆字音與依同故借用依

說文字原集註 卷九 八

衣 於希切 說文 □ 汗簡 □ 隸變如上亦作□或作□字在左者亦作卞亦作卞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亦亦或作衣變作衣字在上者亦作衣
正義〔說文〕衣也上曰衣下曰裳〔六書統〕上體衣也象領與兩肩其襟左掩右之形〔六書分類〕衣象領袖交衽之形
別義〔說文〕象覆二人之形〔六書統〕借為去聲衣著字〔玉篇〕衣者隱也又於气切以衣被人也
辨正〔繫傳疑義〕二人本以覆二人為義說文字體與小篆有小異〔臣和謹按〕篆別作㐭此係古文與說文不合隸變作交與交字異文相混

裘 巨鳩切 說文 □ 說文古文省衣 □ 汗簡 □ 隸變如上亦作□經典相承用此亦省作□
正義〔說文〕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古文作求〔繫傳〕求古象衣求形後則加衣〔六書統〕象其毛下㐺之形彐者象其領或象右手挈之

說文字原集註 卷九 九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求索字〔六書統〕从辵作逑訪字復省辵與逑字同用〔六書本義〕二說从又隶省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老 盧皓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伯琦字原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老經典相承用此亦作老或作老老 壽字从老省而又變

正義〔說文〕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繫傳疑義〕人毛匕為老

辨正〔復古編〕上正下譌

毛 莫袍切 說文 汗簡 毛 隸變如上亦作毛省作毛 表字从之

正義〔說文〕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臣和謹按〕詩經注毛者體骨之餘氣末屬也

毳 此芮切 說文 汗簡 隸闕

正義〔說文〕獸細毛也从三毛〔玉篇〕毛之細縟

別義〔玉篇〕罽衣〔六書本義〕耎也〔六書正義〕鳥獸細偰毛〔字林考逸〕細羊毛也

辨正〔六書正義〕音吹去聲

尸 式脂切 說文 汗簡 伯琦字原如此 隸筆迹小異亦作尸

正義〔說文〕陳也象臥之形〔伯琦字原注〕人臥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主所祭之神而託於人之名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伯琦字原注〕小篆作尸傳寫之訛也〔字辨〕狀似臥人〔臣和謹按〕隸變作尸俗

尺 昌石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正義〔說文〕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繫傳〕家語曰布指知尺舒肱知尋漢武帝

讀東方朔上書輒乚其處是以乚為記識也〔伯琦〕〔字原注〕从乚象布指之狀〔六書本義〕从尸下指其處〔臣和謹按〕漢書度量衡皆起于黃鍾之律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此定尺寸之始也布指知尺乃約畧之辭

別義〔伯琦字原注〕尺度也〔臣父蔣驥曰〕玉篇六尺為步尺之从乚象舉步形

辨正〔六書本義〕偶似乙而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夊與諸家不同

尾

無斐切 說文 并汗簡 尾 隸變如上从正

毛字亦作尿變作屎省作屄屄 屬犀屈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微也从到毛在尸後〔伯琦字原注〕象形〔玉篇〕鳥獸魚蟲皆有之〔六書本義〕尸聲

別義〔說文〕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

辨正〔六書本義〕屍俗字〔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屄像彖用古文與說文不合按字从到毛汗簡目錄作氺中畫引筆至左餘俱向右按古文左右引筆隨字勢通用篆別作屎泥至辭豐从正毛字今經典相承用之

履

良止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履 并汗簡 履 隸變如上亦作履 或作履履

正義〔說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夂舟象履形一曰尸聲〔繫傳〕履行故从彳夂足也〔伯琦字原注〕从尸即人字从彳从夊皆會意內从舟象履形〔六書本義〕履又能載人故从舟〔六書正義〕艸曰扉麻曰屨皮曰履

別義〔六書統〕从服省彳行也服足所服也夊者曳之也〔六書正義〕借踐也

辨正〔六書本義〕作頭眉非〔隸辨〕隸訛从復又譌彳為爿〔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因隸變从復别作履非

舟

職流切 說文 并筆迹小異 汗簡 舟 隸變如上亦作舟省作舟从舟之字或作月舟目或作月月亦作月 朕朝服勝俞般前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繫傳〕共鼓貨狄二人黃帝臣〔六書統〕濟水具也象兩端高仰浮于水上形〔廣金石韻府字略〕象刳木中虛从亏象剡木為

輯以進具

辨正〔字辨〕邊旁作月〔隸辨〕隸亦作月與从月从冂从丹之字無別〔臣和謹按〕今文偏旁作月中从兩點與月肉丹曰等旁並異

方

府良切 說文 重文 汗簡 伯琦字原 如此

方 隸省如上亦作方經典相承用此亦作方變作方方

正義〔說文〕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六書統〕象二舟連而為一之形〔臣和謹按〕詩曾不容刀朱注小船曰刀正韻小船形似刀篆从兩刀而省畫

別義〔伯琦字原注〕矩也刀所以取方故从刀會意从匚象方形〔六書本義〕指刀取方狀借舟也〔六書正義〕借比也又未至之辭篆因借義所專加水別作汸轉上聲與舫同

辨正〔復古編〕方上正下譌〔臣和謹按〕方字篆體乚畫作斜勢六書正義作口釋作方與說文異又六書統云今以代方直字

儿

如鄰切 說文 汗簡 隸筆達小異亦作 充允亮先尢

見旻微兄兜允兀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人在下故詰屈〔隸辨〕即人字之在下者〔六書故〕人儿非二字特因所合而變其勢合於左者若伯若仲合於下者若兒若見〔六書略〕人象立人儿象行人

辨正〔臣和謹按〕字彙訓為狀似二人非，

兄

許榮切 說文 汗簡 兄 隸筆迹小異从兄之字亦作兄 競字从之

正義〔說文〕長也从儿从口〔繫傳通論〕儿者人在下者也以口教其下也下弟也〔伯琦字原注〕長者以言教人故从儿从口會意〔六書本義〕男子先生者〔六書精蘊〕从人从口以弟未有知而誨之

別義〔伯琦字原注〕古借為況字〔繫傳通論〕兄者況也能以言況其弟也事有隱避不可正言則譬況之而已矣故于文口儿為兄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𠑹从人口指其首以𠑹為訛非

先 側琴切 說文 說文俗从竹从朁 汗簡

隸變如上兟字从之變作 愛字从之

正義〔說文〕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六書統〕屈兩股横設于髮中以固髮〔六書本義〕作簪簪非方音祖含切

辨正〔臣和謹按〕作先非別作簪亦非

皃 莫教切 說文 重文 說文籀文皃

汗簡 隸从籀文變或作 變作 亦省作

正義〔說文〕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繫傳〕頌古容字

別義〔說文〕皃或从頁从豹省聲籀文皃从豹省〔六書本義〕籀文加豸皃容貌人物皆具

辨正〔繫傳〕白非黑白字直象人面〔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 以 為譌非汗簡釋作皃譌儿為八〔隸辨〕隸譌皃為皀皀即皀字變作額从豸豸即豸之異文

兆 公戶切 說文 汗簡 隸 閱兜字从之

正義〔說文〕廱蔽也从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臣和謹按〕象左右有所擁蔽也皃乃露面兆乃蔽面丏乃蒙首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云讀若瞽非即瞽字也兜字从之兜从皃象人頭也从兆省口在旁指壅蔽之物非目也六書統謂兆象人兩目無精非按說文目部別有瞽字金石韻府伯琦字原六書正義並以兆為瞽非夢英石刻篆作 係參用古體與說文不合六書正義篆作兆與楷相似非說文兆字以儿為部領六書正義謂儿指鼻鷃尤非別作兜亦非集韻或作兜

先 穌前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省作先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先贊簪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前進也从儿从之〔繫傳〕之在人上也〔六書統〕之往也往于人前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禿 他谷切 說文 汗簡並 隸變如上頹字从之

正義（說文）無髮也（六書分類）禿無髮者人患此疾則乏丰致故从秀字轉注

別義（說文）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繫傳）禾有實稍垂如禿者髮種種然

辨正（臣和謹按）从禿之字說文从禾伯琦字原六書本義作　六書統作　六書正義作　篆體皆臆斷與說文不合

見 古甸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隷筆迹小異亦作見 或作見 得字从之

正義（說文）視也从人从目（伯琦字原注）會意（六書統）視而得也

覞 弋笑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隷 覵 觀 字从之

正義（說文）並視也从二見（集韻）普視貌（伯琦字原注）會意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䚕借燿（夢英石刻）音燿

欠 去劒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汗簡

隷从篆文變亦作欠欠亦作欠或省作欠變作欠 歌歡厥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徐曰）人欠去也悟解也气壅滯欠去而解也彐气形（字辨）欠由气歎是故欲伸其咎在气病不在人欠从反气人自依然欠由气逆从反气云（六書分類）精蘊之气有餘則無欠呵欠生于不足也

別義（六書本義）借少也

辨正（繫傳祛妄）陽冰云上象人開口下象气臣鍇以為陽冰作　蓋按李斯等篆古文多互體雖有从彐者其下亦是人字（字辨）欠與　別　今作无飲食气屰（臣和謹按）篆或作　按　字篆作　此文疑因　而反非體之正

飲 於錦切 說文 古文飲 並汗簡

隷从古文變今經典相承用之亦作飲或變作飲 歠字从之

正義〔說文〕歠也从欠酓聲古文从今水又从今食〔玉篇〕咽水也

辨正〔六書正義〕俗作飮〔臣和謹按〕亦作㱓

次 敘連切 說文 說文或从侃 說文籀文次 並汗簡 次 隸變如上 羨盜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伯琦字原注〕人欠則有次也會意

辨正〔六書本義〕作涎漾㳄渠非

旡 居未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旡 汗簡 旡 隸从篆文變令文因之 既字从之

正義〔說文〕㱃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伯琦〕〔字原注〕从反欠轉注〔字彙〕旡由飲食气不得息气本無恙由人自逆因从反人反欠上㐅似為順气反欠下人人有逆意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旡既〔字彙〕旡為气屰既為小食兩字不同今合為一〔六書正義〕青李釋作欿〔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 與說文不合楷或作旡與旡无旡並別

頁 壺結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頁 隸變如上亦作頁 頁字在上者亦變作頁或作頁 夏寡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頭也从𦣻从儿古文䭫首如此頁者䭫首字也〔繫傳〕古人以為首字〔廣金石韻府字略〕象人䭫首形

辨正〔六書故〕頁即首也〔伯琦字原注〕始九切又乎結切〔隸辨〕讀若䚷譌人為八〔臣和謹按〕頁百俱首也李陽冰曰頁音首凡頭顱顛頂額顙之類屬乎首者俱从頁復古編筆迹小異作

今說文無此字樣又按說文頁與䭫音同義異大書正義誤合頁䭫為一字非〔六書分類〕今用為冊頁字 無據

百 書九切 說文 並汗簡 百 隸變如上 頁首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頭也象形

辨正〔汗簡〕百亦首字〔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百為面誤

面 彌箭切 說文[面] 汗簡[面] 隸變如上亦省作面或作面經典相承用此

正義〔說文〕顏前也从頁象人面形〔六書統〕象臣顏相連圜顴風采之形中象眉目鼻口也

辨正〔六書本義〕作面非〔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面]从口與說文不合

丏 彌兗切 說文[丏] 汗簡[丏] 隸筆迹小異 賓沔眄麪寅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不見也象壅蔽之形〔繫傳〕左右壅蔽面不分也〔臣和謹按〕乚从人省匸象壅蔽之具

辨正〔汗簡〕音沔〔字彙〕丏似正字稍拖其尾正爲顯明丏爲壅蔽〔六書正義〕與匃混〔臣和謹按〕伯琦字原六書本義並訓丏所以蔽矢與說文部領無涉又與[丐]別[丐]乃乞字又與丏別丏乃乞丏字汗簡卷中作[丐]非

首 書九切 說文[首] 汗簡[首] 隸變如上或作首亦作首亦省作首經典相承用此亦作首首道馗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𦣻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繫傳〕頪聚人之元也〔六書本義〕上象髮髻下象面形

別義〔六書本義〕借凡事之始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頁][百]〔伯琦字原〕注頁百𦣻三字通隨字體所用

県 古堯切 說文[県] 汗簡[県] 隸變如上亦作県県或作県

正義〔說文〕到首也〔伯琦字原〕注从到首轉注

辨正〔六書正譌〕俗用梟非梟不孝鳥也〔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県]係叅用隸體與說文不合隸或作県似从小亦作県似从木並非楷別作具似从川非汗簡釋作県字體亦謬

県 縣字从之

須 相俞切 說文[須] 汗簡[須] 隸譌如上

正義〔說文〕面毛也从頁从彡〔徐鼎臣曰〕此本須鬚之須頁首也彡毛飾也〔六書統〕作[須]

象毛在頰頤上生之形

別義〔徐鼎臣曰〕借為所須之須俗書从水非是〔六書統〕借為須待必須須當等字〔臣和謹按〕頮立而待也今借用須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鬚非〔隸辨〕隸譌从水旁〔臣和謹按〕湏古沬字又與顙同隸譌从水今俗因之非是

彡 所銜切 說文彡 汗簡彡 隸同 或作彡彡三 弱尨彡㐱參等字从之

正義〔六書本義〕毛長皃象形〔六書統〕須眉也以其形同于畫文借為畫文之彡

別義〔說文〕毛飾畫文也象形〔繫傳〕古多以毛羽為飾象彡彡然〔六書統〕象衺畫相錯之形

辨正〔六書正義〕象文采緐緻形〔六書本義〕作毵鬖非

說文字原集註卷九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

欽賜舉人充三通館四庫全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呈本

三十六部

彣 無分切 說文彣 筆迹小異 汗簡彣 隸筆迹小異亦省作彣 彥字从之

正義〔說文〕䘢也从彡从文〔繫傳〕彡飾也羽旄文事也〔六書統〕文从彡作文章字〔六書本義〕彣畫理也从文而彡飾之

別義〔廣韻〕青與赤雜〔六書統〕彩色相間也从彡从文彩畫如織之文也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正義釋作彬以份為妥與說文不合

文 無分切 說文文 筆迹小異 汗簡文 隸筆迹小異亦作文 斐彥斒斕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錯畫也象交文〔繫傳通論〕古者聖人仰觀象于天俯取法于地故三光下臨山

谷相交陰陽相午則于人强弱相成剛柔相形故曰經文緯地謂之文〔伯琦字原注〕文文理也象文理錯乂形〔六書本義〕成章也易觀乎天文象交錯文形

別義〔釋名〕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合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六書統〕作𢼄織錦綺之具也〔六書正義〕凡藻會綺繡皆曰文象機軸分經形借字畫也倉頡作書依類象形為文

辨正〔六書本義〕作攵雯非與彣通作紋非

髟 所銜切 說文髟 汗簡髟 髟竝 伯琦字原髟 如此 隸變如上亦作髟髟或作髟經典相承用此 髮髢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長髮猋猋也〔六書正義〕髮垂貌从長彡會意〔字林考逸〕白黑髮垂而髟

辨正〔汗簡〕音必周切〔隸辨〕讀若杉〔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髟係用古文與說文不合按集韻影畫飾也六書正義以影為影非

后 壺口切 說文后 汗簡后 隸同亦作后后

正義〔說文〕象人之形〔六書本義〕从人口施令四方之意

別義〔說文〕繼體君也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繫傳通論〕口發號也古謂官長曰后書曰汝后稷故于文后偏也

司 息兹切 說文司 汗簡司 隸同亦作司司

正義〔說文〕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伯琦字原〕〔注〕后有南面之象臣有北面之象轉注

卮 章移切 說文卮 汗簡卮 隸闕

正義〔說文〕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卩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玉篇〕酒漿飲器也可受四升

別義〔六書統〕从卩从后省蓋人君之所用也

辨正〔臣〕和謹按古文从卩之字俱作令本汗簡作巵譌今从金石韻府改正楷亦作巵又與厄別厄音我

卩 子結切 說文卩 汗簡卩 隸筆迹小異亦作巴巴省作己巳邑色絕危肥夗巻遷僎巽等字从之亦作尸尸服報辟等字从之變作卩即卬卬𠨍卲卸御令卿𨚫𠨬卻節等字

从之亦作亇亇
承丞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者用璽卩道路用旌卩象半分之形〔徐曰〕守國者其卩半在內半在外〔六書統〕象其柄曲其首有物下垂之形〔六書正義〕用竹刻符剖為二各持半以為信柄長三尺以旌牛尾為其冒三重象剖符左半形〔六書分類〕卩限制也人臣所持之符也㔾象卩形中丨象垂旄

辨正〔繫傳袪妄〕說文云象卩相合之形陽冰云从卩而生一重為卩二為㔾三為㔾臣鍇以為卩自瑞信㔾自堆㔾不相因也〔玉篇〕今作節〔字彙〕㔾減省為卩與卪㔾別又有節字是為竹約从竹即聲與卩相若〔隸辨〕卩與節通隸與㔾蟲之㔾相類㔾亦作㔾相混無別又省作巳己與戊己之己辰巳之巳相類〔臣和謹按〕夢英石刻凡从㔾之字中畫皆侵左字體近謬

印

於忍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正義〔說文〕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卩〔六書本義〕从爪持卩會意

別義〔廣韻〕符印也〔增韻〕刻文合信也〔六書統〕从覆手舉而用之〔六書分類〕天子曰璽臣下士民皆曰印从㔾者見印之重等于節也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印係用隸體後人作篆因之與說文不合

色

所力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 色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色色

正義〔說文〕顏气也从人从卩〔繫傳〕顏色人之儀卩也〔伯琦字原注〕人之儀卩莫先於色會意〔六書統〕从卩言當有卩也事親以味色事君以敬色臨衆以莊色朋友以謹色

別義〔六書正義〕借彩色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字畫近謬

𠨍

起京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卯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卯卯或作𠨍 卿字从之

正義〔說文〕事之制也从卩𠬝〔繫傳〕反覆卩之也〔六書統〕古者二卩同度凡使者出持其右

而留其左事畢而反覆合之以為信〔六書本義〕君之貳制事者也二卩相向反覆卩制之意〔隸辨〕左从反卩〔臣父蔣驥〕
〔曰〕象相合之形

別義〔伯琦字原注〕本古卿字〔六書分類〕卯朝之上大夫也从卪者人臣事君大節是重故臣以節為先从卪者見大臣得此奏獻君前也卪同節卪同奏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字从兩卩相對令本汗簡作筆畫近謬今从金石韻府改正〔汗簡〕釋作卿〔字彙〕另有卿字卯乃稟去〔六書統〕作許亮切又去京切〔隸辨〕讀若卿寅卯之卯亦作卯相混無別〔臣和謹按〕六書正義釋作卿釋作嚮分為二字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 六

辟

必益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今文因之

亦作辟辟䃉䃉

正義〔說文〕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繫傳〕口以理之會意

別義〔六書統〕从辠省罪有輕重制法當有卩故从卩〔伯琦字原注〕借為必益切君也娉義切退也方壁切邪頗也普擊切辟歷也娉支切緣也匹娉切辟諭也凡此皆借音別作避僻譬並

非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辟〔臣和謹按〕辟說文本从卩隸變从尸夢英石刻作辟以隸為篆非魏校謂：：从名亦非

勹

布交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如上

亦作勹變作𠃌 句
匈匊軍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繫傳〕此文起于人字曲包也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 七

別義〔伯琦字原注〕胎衣也象形〔六書統〕容受也象人虛中之形

辨正〔伯琦字原注〕古文胞字隸作包

包

布交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包或作色包

正義〔說文〕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气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為夫婦裹妊于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秊始寅女秊始申也〔臣父蔣驥曰〕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此

別義〔六書故〕包胎也〔六書正義〕从勹巳會意借裹也合容也與勹通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伯琦字原注〕與勹字同用隸作胞〔臣和謹按〕說文胞兒生裹也勹包並通後人專用胞為胎衣六書正義以胞為膀光非

苟 已力切 說文 古文 說文 芊不省

並汗簡 苟 隸變如上 敬字从之備从苟省

正義〔說文〕自急敕也从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芊芊與義善美同意〔伯琦字原〕

〔注〕芊性剛貴自斷也會意〔六書本義〕自急敕而恭肅也口慎勹昏之意

辨正 隸譌艹為𦍌與从艸之苟相混無別〔臣和〕〔玉篇〕亦作亟作苟非〔六書正義〕音棘〔隸辨〕〔謹按〕伯琦字原從古文而變作 與說文小篆別說文亟在二部玉篇苟與亟通六書正義因訓苟為敏疾非金石韻府釋作茍非

鬼 居偉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𩲡 隸變如上亦作𩲡 𩲡 或省作 兒

正義〔說文〕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陰氣賊害从厶〔伯琦字原注〕鬼陰氣故从厶會意〔六書正義〕魂魄聚則為神散則為鬼厶為陰象

別義〔臣父蔣驥曰〕从皃皃即貌字中復加畫又不見其皃會意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从鬼之字俱作鬼隸變作鬼今文从之亦作鬼

甶 敷勿切 說文 並汗簡 隸 關 畏禺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鬼頭也象形〔六書本義〕象彷彿有形也

辨正〔字彙〕甶頭稍尖與田由別〔六書本義〕亦作佛髴作彿非〔臣和謹按〕說文標目敘目解字正文並作甶而从甶之字即變作由隸有鬼無甶从甶之字變與田畝之田無別今經典相承用之亦作由

厶 息夷切 說文 汗簡 隸 筆迹小異亦作私公鬼內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厶〔伯琦字原注〕厶衾厶也象形故自營為厶

背厶為公借意

別義 六書統作厶不公正也取不方不圓之體以見意 六書正義作ㄥ偏向也ㄥ从○變○無方體指尖偏向為厶 六書分類似鉤取意 臣祖蔣振生曰ㄥ从到了公正之事俱了然明白会厶之事多牽引偏向不能了也

辨正 伯琦字原注隷作私 臣和謹按私禾也今經典亦通用汗簡直釋作私非 與ㄥ別

嵬 五灰切 說文 嵬 筆迹小異 嵬 嵬 並汗簡

嵬 隷變如上亦作嵔移山於下亦作嵔嵬 巍字从之

正義 說文高不平也从山鬼聲 六書正義高峻皃 臣和謹按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

辨正 玉篇或作嵬 臣和謹按字書嵬與嵔巍並通

山 所間切 說文 山 汗簡 山 伯琦字原如此 山 隷與說文同亦作凵省作山經典相承用此 丞岡崇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有石而高象形 繫傳象山峰並起之形 六書本義象三峰中虛所以通氣之

別義 說文宣也宣气散生萬物 繫傳類聚地之所載土之自出土之鎮也萬物之育也精氣之宅也故象之出雲以利天下

屾 所臻切 說文 屾 汗簡 屾 隷闕 㠭字从之

正義 說文二山也 六書精蘊兩山並峙各止其所靜之極也 六書統二山相連之形

別義 臣祖蔣振生曰易兼山艮屾當是古文艮字

辨正 集韻音莘

屵 五葛切 說文 屵 汗簡 屵 隷省如上 崖岸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 繫傳部敘山岸也依山而居 伯琦字原注象形

辨正 六書正義屵篆作岸 隷辨讀若櫱 臣和謹按說文厂自為部六書本義謂屵即厂字非屵字从山六書正義訓水厓而高者亦與諸家不合屵與厂部屵字別

广 魚檢切 說文 广 汗簡 广 隷同 廚廛庠廬廉序庾庚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因厂為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讀若儼然之儼〔徐曰〕因厂為屋故但一邊下〔字彙〕宀從正看棟架兩楹虛含其中故謂之㝛广從側看見飛簷形竦起瞰地高屋甚明

別義〔六書統〕偏屋也象半覆之形〔戴侗曰〕厂視宀而殺从宀省右

辨正〔復古編〕广厂上正下譌〔六書本義〕通用黶

厂 呼旱切 說文 厂 說文籀文从干 厈 汗簡 厂 隸 厂 與說文同 厓仄厭厖厲厥厲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六書統〕山厓折而外出如屋廈之狀象弇蓋之形

別義〔六書本義〕水厓高者象形亦作岸〔伯琦字原〕又借為厓字〔六書分類〕古人野居穴處故山厂可蔽示屋宇未成之形也

辨正〔繫傳類聚〕广亦同〔夢英石刻〕音罕〔伯琦字原注〕隸作岸〔六書本義〕作㞕研非又作垾非

丸 湖官切 說文 丸 汗簡 丸 隸變如上 凡字从之

正義〔說文〕圜傾側而轉者从反仄〔繫傳〕厂一向欹而不可回乞是故仄而可反為丸丸可左可右也〔六書分類〕仄則不能圜轉反則必圜也

別義〔臣祖蔣振生曰〕兩厂相對形如丸也盖依厂而居其地巳仄仄而反之僅如丸形〔六書分類〕丸古作•彈丸也凡物圜轉者皆曰丸

辨正〔六書本義〕作丸非〔臣和謹按〕丸隸楷作凡今俗作丸行之巳久

危 魚為切 說文 危 汗簡 危 隸變如上 亦作危

正義〔說文〕在高而懼也从⺈自卪止之〔徐曰〕孝經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故从卪〔伯琦字原注〕从人在厂上會意〔六書統〕厂高險也高而知懼惟自卪乃免

辨正〔六書本義〕作峗非〔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作危六書本義作⺈亦从卪作危六書正義亦作⺈二書並合⺈危為一字非按說文⺈仰也言處高使人仰望也音魚毀切與危別

石 常隻切 說文 石 汗簡 石 隸與說文同或作石 从古文省亦變作石 作石

正義〔說文〕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繫傳〕口音圍〔六書統〕山之體質也象在厂下半掩半露形

別義〔六書統〕古文作𠂋象在自自下露三角之形

辨正〔復古編〕𠂋石上正下譌〔臣和謹按〕古文𠂋从三角形非从口也隸或作石非

長 直良切 說文 說文並古文長 汗簡並筆迹小異 隸變如上亦作長長長長字在左者亦作長長 髟肆髮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聲𠂆者倒亾也〔徐鼎臣曰〕倒亾不亾也長久之義也〔繫傳〕亾音化字𠤎倒亾不亾義為久長兀者高遠久則變化

別義〔伯琦字原注〕長短之對象毛髮緜延之形借為長幼字〔六書本義〕髮之長也象毛髮理優長亦在人上也又義𠂆借長永〔六書統〕作上𠂆齒德位在人上〔臣和謹按〕六書統以尢為尢上字以長為長久長遠字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𠂋𠂋〔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俱小異夢英石刻作長與諸家不合今文偏旁亦作長

勿 文弗切 說文 說文重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勿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勿勿

正義〔說文〕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六書本義〕周禮借物〔六書正義〕象曲柄垂斿形〔臣和謹按〕顏氏家訓篇忽遽者稱為勿勿

別義〔六書統〕凡號令禁止則持此以令衆故借為禁止之辭〔伯琦字原注〕古用為事勿字借為禁止詞〔六書正譌〕事物之物本只此字後人加牛以別之

辨正〔六書正義〕楷因借義所專加扒別作𢗷

冄 而琰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冉 那衺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毛冄冄也象形〔繫傳〕冄弱也象毛細而下垂〔六書本義〕在臣曰須在頰曰冄象毛垂兩頰形

別義〔六書統〕象兩緌下垂之形以其下垂鼓動冄冄然也凡物之冄冄皆借用之〔臣父蔣騤曰〕𣏟从兩倒毛字上幷合而下分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頾作髯顊耏髵非〔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作冉亦作冄隸辨云冄从冓省非

而

如之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而變作而經典相承用此

正義〔說文〕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六書正義〕多須皃象須下垂形〔臣父蔣騤曰〕而从重冄省

別義〔六書統〕皃也借其聲為連上接下之辭又與然字同又與汝字同〔伯琦字原注〕去須之罪謂之而假借〔臣和謹按〕今說文作耏〔六書分類〕而因借為語助詞故分耏而為二

辨正〔徐鼎臣曰〕今俗別作髵非是〔復古編〕上正下譌〔臣和謹按〕此文易與天字混隸變作而與从大之字相似今文因之

豕

式視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豕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豕或作豖豳劇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六書統〕野曰豕家曰豬〔臣和謹按〕豕彘彖三字皆豬之總名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豕彖〔隸辨〕豕即豕也古文家作家以豕為豕河內名豕曰彖古葢通用〔臣和謹按〕今文偏旁从豕之字或省作豕

彖

羊至切　說文　說文籒文彖　說文古文彖　汗簡

隸从古文變亦作彖豙緣字从之豪从彖省

正義〔說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伯琦字原注〕豕類象形〔六書本義〕从彑指其毛楸形

別義〔六書統〕豕走也

辨正〔說文叙目〕作〔六書故〕彖與彖一字說文分為二非〔六書統〕彖本羊至切借為通

貫切又借為易卦彖辭字〔隸辨〕彖古文作彖說
文从彑者乃从豕省與古文彑同即彑部彖字也
說文通貫切豕走也正韻湍去聲六書本義云豕彖
一字兩見此說文之譌〔臣〕父蔣驥〔曰〕彖與彖同彖
走則用其彑於前斷物隸作彖〔隸辨〕彑部彖讀若
弛豕也从彑从豕即籀文彖亦彖字也分彖彖
為二字亦譌〔臣〕和謹〔按〕說文標目及解字正文並
作彖而叙目作彖从省文也夢英石刻作彖
與籀文相似而筆畫稍異汗
簡釋作彖非別作彖亦非

彑 居例切 彑 說文 彑 汗簡 彑 隸筆迹小異亦省
作彐或變作彑亦
作彐从古文變古文作彐又作彐今
文因之 彖緣禄録剥彝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豕之頭象其銳
而上見也讀若罽

別義 〔六書統〕作彑象牙自口中出形小篆變
〔六書本義〕豕口也象其長而上見之形

辨正 〔六書本義〕亦作喙作㺐𢘓非方音如
計〔六書正義音記〕〔隸辨〕俗作彑非

豚 徒魂切 豚 說文 豚 筆迹小異 豚 說文篆文 从肉豕
豚豚 並汗簡 豚 隸變又省如上
遯字从之

正義 〔說文〕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
祠祀〔玉篇〕豕子或謂豚〔伯琦字原注〕从豕
从肉
象形

辨正 〔玉篇〕作豘〔類篇〕作䐁〔集韻〕作豘亦作豚豚
〔六書本義〕作豘豘非〔隸辨〕經典相承从篆
文〔臣〕和謹
〔按〕與豚別

豸 池尒切 豸 說文 豸 汗簡 豸 隸與說文同
亦變作豸

正義 〔說文〕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繫
傳〕背隆長皃〔徐鼎臣曰〕司殺讀若伺候之
伺

別義 〔陽冰云〕猛獸〔六書分類〕精蘊謂即豺字象
其手足嗞呀之狀〔玉篇〕无足屬總謂之豸
〔伯琦字原注〕有足曰虫無足曰豸象形周禮赤犮
氏注云虫豸爾雅同〔臣〕和謹〔按〕史漢並與廌通史
記相如傳弄解豸後漢輿
服志法冠或謂之獬豸冠

辨正 〔字彙〕脊行豸豸本自無尾借為廌字並不
从豕〔六書正義〕音咫俗作蛥〔隸辨〕讀若阤
〔臣〕和謹〔按〕說文標目及夢英石刻作豸係用古
文六書正義作豸與說文不合說文解字正文

及敘目並作兕
楷別作兕非

兕 徐姊切 說文兕 筆迹小異兕 說文古文从儿兕

汗簡兕 隸變如上

正義〔說文〕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六書分類〕兕一角而青色善抵觸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標目敘目並作兕解字正文作兕按古文兕字从豕者多六書正義作兕亦用古文與說文不合〔隸辨〕俗作光非〔臣和謹按〕別作兕非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一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進

呈本

五十部

易 羊益切 說文易 汗簡易 伯琦字原如此易 隸與說文同亦作易易

易 賜字从之

正義〔說文〕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六書本義〕象頭尾四足形借為交易變易書名〔字林考〕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

別義〔說文〕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繫傳〕祕書謂下勿為月字日月為易言陰陽晝夜相變易也〔伯琦字原注〕日月代易也〔六書統〕勿旗也有號令于民持以告之日者與民約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易〔六書本義〕作蜴非〔臣和謹按〕說文自豕部至熊部俱獸類則从月从勿與部次不相合故歸入別義至六書正義作易係用古體與說文不合〔隸辨〕譯譌

作易與昜字相混

象 徐兩切 說文 □ 並汗簡 □ 伯琦字原 象 如此

隸筆迹小異亦作象象亦作象象或作舃變豕為冂

正義〔說文〕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六書統〕牡牙出口中飲食以鼻取象長鼻體豊之形〔六書正義〕或曰其膽在左足隨四時轉運

別義〔六書統〕从人作形像字復省人與像字同用

辨正〔臣和謹按〕俗作象非

馬 莫下切 說文 □ 說文古文 □ 汗簡 □ 隸變 馬 如上亦作馬或作馬馬从馬之字或省作馬

正義〔說文〕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六書正義〕乘畜象鬃髦鬣首形

別義〔說文〕怒也武也

廌 直買切 說文 □ 筆迹小異 □ 汗簡 □ 隸變 廌 如上

亦作廌或作廌經典相承用此 廌灋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从豸省〔繫傳類聚〕神物也能識不直〔臣和謹按〕前漢書相如傳注解廌似鹿而一角又王充論衡解廌者一角羊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係叅用古體與說文不合〔伯琦字原注〕俗用豸非〔六書本義〕作豸非〔臣和謹按〕說文豸自為部今史傳廌與豸通用已久從漢輿服志作獬豸

鹿 盧谷切 說文 □ 筆迹小異 □ □ 並汗簡 □

隸筆迹小異亦作鹿或作鹿經典相承用此亦作鹿鹿鹿

正義〔說文〕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六書統〕其牡有角歲一易每易即旁生一乂至四而止〔六書正義〕山獸之相友者食則呼其類

辨正〔臣和謹按〕別作□同六書統及六書正義並作□係石鼓文如此而六書正義

以麤為譌非〔隸辨〕下象四足之形隸變與比同非从比也

麤 七吾切 麤說文 麤麤並汗簡 麤隸筆迹小異 塵字从之

正義〔說文〕行超遠也从三鹿〔字統〕鹿性驚防羣居相背而食環角向外以備人物之害也故从三鹿〔甄校曰〕鹿善通督脈其息也微其行超忽氣息茀然

別義〔六書統〕鹿性疎直也取三鹿同行以見意蓋鹿性疎直既趨東更不轉而南北一鹿所經衆鹿由之雖獵騎弓矢有所不避凡人疎直者皆借用之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麤〔六書本義〕作麄猶非借用粗〔臣和謹按〕夢英石刻省作麤非別作麤非

㲋 丑略切 㲋說文 㲋說文籀文㲋 㲋汗簡 隸闕 毚字从之

正義〔說文〕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辨正〔夢英石刻〕作㲋〔六書正義〕音綽楷作㲋〔臣和謹按〕別作㲋㲋並非

兔 湯故切 兔說文 兔汗簡 兔隸變如上 冤逸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獸名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㲋頭同〔陸佃云〕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眦〔六書正義〕狡獸鈌脣善走象長耳蹲足形〔六書分類〕象垂尾縮足縱逸之形

辨正〔臣和謹按〕六書統作兔與說文小異〔隸辨〕有點者為兔無點者為解免之免今俗作兎非

莧 湖官切 莧說文 莧汗簡 莧隸變如上亦作莧 寬字从之

正義〔說文〕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讀若丸〔佾琦字原注〕象形

別義〔六書統〕山羊巨角者

辨正〔徐鼎臣曰〕苜徒結切非聲疑象形〔六書正譌〕上从羊頭下如兔字〔臣和謹按〕音歡六書正義作莧非隸譌从廾頭下或譌从見與莧菜之莧相混

犬 苦縣切 說文 汗簡 犬 隸變如上器類獸獻突然等字从之

亦作尢尨字从之亦作土喪字从之字在左者變作犭字在右者亦作

正義 說文 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繫傳 蹏足趾高象犬之長體垂耳也 六書統 性善守禦

犾 語斤切 說文 汗簡 犾 隸變如上亦作㹜獄等字从之

辨正 臣和謹按 偏旁亦作犬篆首畫當作斜勢作犬者非

正義 說文 兩犬相齧也从二犬 廣韻 犬相吠也 伯琦字原注 會意

辨正 集韻 亦作狺 伯琦字原注 隸作猏同 六書本義作狺非

鼠 書呂切 說文 汗簡 鼠 隸變如上亦省作𪔿

正義 說文 穴蟲之總名也象形 繫傳 鼠好齧傷故象齒 六書本義 上象首下象爪尾

辨正 金石韻府 引汗簡作 六書本義作鼡非 臣和謹按 夢英石刻作 係用古文與說文小異 繫傳 从𠙵𠙵古文齒字 六書正義作 以 為譌非作鼡鼡鼠並非

能 奴登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汗簡 伯琦字原如此 能 隸變如上亦作䏻

正義 說文 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 繫傳 骨節實也 六書統 象頭足肉體之形 魏校 曰能冨脂故撲漉習勢而更長象厚背反踵形

別義 說文 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 玉篇 又奴臺切三足鼈也 伯琦字原注 又乃代切忍能也假借別作耐非

辨正 徐鼎臣曰 㠯非聲疑皆象形 臣和謹按 夢英石刻作 與說文小異

熊 羽弓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熊 隸變如上亦作熋

正義 說文 獸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 伯琦字原注 象形

辨正 金石韻府 引汗簡作 臣和謹按 今本汗簡無此字體夢英石刻作 與說文小異 六書本義作㷱𤡚非

火 呼果切 說文 火 汗簡 火 隸同 煛尉等字从之字在左者作火亦作火灬字在上者或變作⺌光送等字从之字在下者或作灬灬赤亦熙熹然焦𪚺羔𤋮照庶烈熏黑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繫傳通論〕火曰炎上故于文上出為火〔釋名〕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

別義〔六書統〕古文作火陽精之氣寄于金木土而為形以持成毀之化者象其體中虛光焰宛轉之形尺者光焰宛轉之勢也

辨正〔臣和謹按〕隸體之在下者作灬今文因之〔六書正義〕篆作灬謂象離卦變縱形此字體字義皆出臆斷 灬集韻又音標

炎 于廉切 說文 炎 汗簡 炎 隸同 粦字从之

正義〔說文〕火光上也从重火〔六書統〕火盛也〔伯琦字原注〕象形

辨正〔夢英石刻〕作炎〔六書本義〕古與焱同用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一 八

黑 呼北切 說文 黑 汗簡 黑 隸變如上 墨字从之

正義〔說文〕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𡆧𡆧古窗字〔伯琦字原注〕𡆧音聰竈突也會意〔增韻〕物之黑者莫如烟煤故从𡆧〔臣和謹按〕𡆧同囪囱古文作囱詳下囱部別義

辨正〔六書本義〕作黑非〔隸辨〕隸譌从田〔臣和謹按〕隸譌似里今俗因之

囱 楚江切 說文 囱 汗簡 囱 隸變如上 聰揔蔥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囱象形〔繫傳〕象交疏形〔六書分類〕口象窗形中象疏櫺交互形取其虛也

別義〔繫傳部敘〕通黑者囱〔六書本義〕又倉紅切竈突烟囱也〔臣和謹按〕竦囱以通明烟囱以通氣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囱〔六書統〕作囱囱小篆省〔六書本義〕亦作窻作窗作𥦗非〔六書正義〕篆因借義所專加穴別作窗俗作匆〔六書分類〕俗作窓無義〔臣和謹按〕或作牕俗

焱 以冉切 說文 焱 汗簡 焱 隸同 熒字从之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一 九

正義〔說文〕火𤌤也从三火〔六書正義〕火光晟皃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別作燄焰爓並非〔臣和謹按〕集韻音琰上聲又音豔去聲

炙 之夜切 說文 說文籀文炙 汗簡 隸與說文同 燔字从之

正義〔說文〕炮肉也从肉在火上〔伯琦字原注〕會意

別義〔六書正義〕借烘也

赤 昌石切 說文 說文古文赤 汗簡 赤 隸變如上亦作赤或作灻 赫字从之

正義〔說文〕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繫傳〕南方之星其中一者最赤名大火會意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大 徒蓋切 說文 伯琦字原籀文 汗簡 大 隸筆迹小異或變作火 奎夸奄夷契夾因美泰去赤奎奎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繫傳〕古文亦以此為人字〔六書統〕成人之名也象首身兩手足之形〔字辨〕與小字對〔六書分類〕大从一一身負荷宇宙大有擔當之意

別義〔伯琦字原注〕至廣之稱又借為它達切過也左氏傳伯勢射王大輔別作汰非〔臣和謹按〕今左傳作汰讀徒蓋切音泰而汰字又作他達切音闥滑汰也

辨正〔籀文〕作介〔字辨〕大音徒蓋介音他達今書無介總用大法〔臣父蔣驥曰〕大徒蓋切音代轉作他蓋切音泰又北人方音一駕切吳下方音唐佐切〔臣和謹按〕大與太泰並同今無他達切

說文大部在三百八十九介部在四百二其實一字也大部今汗簡作釋作太與說文不同按經史古太字無點後人加點以别小大之大金石韻府引汗簡有無疑今本汗簡欲與下大部别故从點耳

亦 羊益切 說文 並汗簡 大 隸筆迹小異變作亦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亦或作亦 迹字从之

正義〔說文〕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六書統〕从八所以各指其臂下也〔六書分類〕大

象人形八象左右兩脥形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語助詞〔六書正義〕旁及之詞

辨正〔徐鼎臣曰〕今別作脥非是〔臣和謹按〕夢英〔六書〕石刻作亦係用古文與說文不合〔本義亦作掖〔六書分類〕亦本古腋字後人因用亦為旁及字故加月作腋以別之

夨 阻力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 吳吳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傾頭也从大象形〔伯琦字原注〕从大而側其首〔六書分類〕夨从反夭

辨正〔玉篇〕今作側〔字彙〕夨字頭傾向左而起比之于夭覺少豎〔臣和謹按〕仄籀文作庂仄與夨義異汗簡釋作仄非仄从人在厂下厂低而首不能舉也又六書正義作夨亦非

夭 於兆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夭變作夭亦作夭

夭夭 喬喬 奔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屈也从大象形〔伯琦字原注〕从大而折其首〔字彙〕夭字頭曲向右而倚低垂不伸夭折披靡

別義〔六書分類〕夭容之和舒也从大而首側若人夭嬌其首以取姿態意〔臣和謹按〕借作草木盛皃又少好皃

辨正〔臣和謹按〕別義作平聲讀別作芺夭

交 古爻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或作交亦作交交字在左者亦作交或作交交

正義〔說文〕交脛也从大象交形〔伯琦字原注〕象兩脛交引之形

別義〔六書統〕借為交友字

辨正〔復古編〕上正下譌〔六書正義〕作㚆贅〔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係用古文與說文不合

尣 烏光切 說文 說文古文从㞷 並汗簡

隸 闕

正義〔說文〕跛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繫傳〕大一足跛曲也

辨正〔六書正義〕楷作尪〔隸辨〕讀若汪與尩同今俗作允〔臣和謹按〕說文叙目作尣解字正文偏旁作尣今从標目與尣尣並別楷或作尫尩

壺 戶姑切 說文壺 汗簡壺 隸筆迹小異壺變作壷壺

正義〔說文〕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六書統〕作壺〇象其口亞象其腹與氏士〔字辨〕取形于壶〔臣和謹按〕夏商曰尊彝周制用壺有方圜之異見儀禮

辨正〔字辨〕壶頭上合亞口中分亞音大口〔臣和謹按〕金石韻府作壺筆畫近謬今經典相承作壺別作壷同

壹 於吉切 說文壹 筆迹小異壹 並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壹或省作壹亦作壹亦作壹經典相承用此亦作壹 懿字从之

正義〔伯琦字原注〕壹壹氣不得泄也伊真切壹於云切易曰天地壹壹〔六書統〕二字一从

吉在壺中一从凶在壺中言如天地所包之理非吉即凶也譬如壺之為壹一也然二壺所㓝美惡各不同吉凶在天地其幾未兆如美惡在壺未及寫莫之能知也〔六書本義〕壹壹氣密兒从壺取不泄之義〔六書正義〕吉凶者陰陽二氣也

別義〔說文〕專壹也从壺吉聲〔伯琦字原注〕借為專壹字

辨正〔六書正義〕俗作[illegible]〔臣和謹按〕壹壺二字相連別作絪縕氤氳細縕並同惟篆祇作壹壺

㚔 尼輒切 說文㚔 筆迹小異㚔 汗簡㚔 隸筆迹小異亦作㚔變作幸亦作幸又作𡴘

羍盩圉執報𥂮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讀若瓠〔繫傳〕羊音飪〔臣和謹按〕从反入以貫二二象所犯之數所以指其羊之意〔六書統〕羊干上也大干則不止于上也〔六書本義〕驚怖人也从大羊所以擬驚之〔臣和謹按〕說文羊擬也言稍甚也从倒入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說文干从反入从一一者守一也入二為羊則一不能守所以驚怖

別義〔說文〕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為夲夲讀若籋〔玉篇〕大聲也

辨正〔繫傳祛妄〕陽冰言干一為羊非〔六書本義〕亦作𢡛〔隸辨〕今俗以為僥倖字〔臣和謹按〕僥倖之幸古文作㚔又作夲與夲同漢碑僥㚔字亦作僥夲別作㚔非又與夲異

奢

式車切 說文 奢 說文籀文奓 汗簡 奢 隸變如上亦作奢

正義〔說文〕張也从大者聲〔伯琦字原〕注會意〔六書統〕侈大也

辨正〔臣和謹按〕說文標目敘目作奢並非今从解字正文夢英石刻及伯琦字原並从曰非按者字歸白部不从日亦不从曰

亢

古郎切 說文 亢 說文或亢 筆迹小異 頏 从頁 汗簡 亢 隸變如上亦作亣或作亢亦作亢亢

正義〔說文〕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六書本義〕人頸當喉處从大一指其處

別義〔六書正義〕本音岡轉音杭 頡頏又轉音抗高極也

辨正〔復古編〕亣亢上正下譌〔六書本義〕作吭〔臣和謹按〕說文叙目及解字正文作亢並非今从標目汗簡六書統从亢之字俱作亣或作亢者皆因隸而譌也

夲

土刀切 說文 夲 夲 並筆迹小異 汗簡 夲 隸筆迹小異 摓 奏皋暴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兼十人也讀若滔〔徐曰〕大奄有之義會意又往來見意

別義〔六書本義〕十人以趣〔六書正義〕取人衆則進之義

辨正〔說文〕解字正文作夲〔說文叙目〕作夲〔臣和謹按〕古文大上下多不連屬叙目係參用古文大字又與本別

夰

古老切 說文 夰 汗簡 夰 隸變如上 乔 昦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放也从大而八分也〔繫傳〕大人也分舒散也

別義〔六書正義〕音皓廣大也从大从川會意與昦通〔臣和謹按〕集韻夰同昊

辨正〔隸辨〕从夰之字隸變作天如昦作昊譌从天經典相承用之

大 他達切 說文亣 並汗簡亣 隸與說文同亦作大今文因之 立

奕奚奇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

辨正〔繫傳〕中作八字象與大殊〔說文長箋〕原本亣他蓋切與大字徒蓋切本作一字異傍、居上為大處下為亣徐氏改作他達切歸八聲誤〔夢英石刻〕作亣音他頰切〔臣和謹按〕篆體有亣今文無亣且無他達切隸變作大今文因之又與夰別夰或作亣與此字易混詳下五百八部汗簡卷中釋作六非

夫 甫無切 說文夫 並汗簡夫 隸變如上 華規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繫傳通論〕夫者扶也大貫一為夫大人象也一其笄簪也故曰夫曰丈夫仕曰大夫也故亦曰夫人曰君夫人相扶以成家也〔隸辨〕从一从籀文大

別義〔六書統〕借語助發語等詞〔伯琦字原注〕从大从一人參天兩地之意〔字辨摭〕得一住方名丈夫〔臣和謹按〕借義音扶

辨正〔說文解字正文〕作夫〔臣和謹按〕說文標目敘目並作夰與上夰字無別今从卷中正文夢英石刻作夫係參用古文與說文不合〔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夫〔隸辨〕隸从大不从籀文

立 力入切 說文立 並汗簡立 隸與說文同亦作立經典相承用此亦作立立

正義〔說文〕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徐鼎臣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玉篇〕住不行也〔六書統〕象人兩足止地之形〔隸辨〕从籀文大

別義〔字辨〕端得一定大人事畢

竝 蒲迥切 說文竝 並汗簡竝 隸與說文同亦作竝省作並 音普 普

晉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併也从二立〔伯琦字原注〕會意〔六書統〕二人齊向立于一地也以立从立所以互指其竝也〔六書本義〕同立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竝〔六書本義〕作並㑂非

囟

息進切 囟 說文 囟 說文或从肉宰 囟 說文古文囟 囟 汗簡 囟 伯琦字原如此 囟 隸與說文同亦作囟或省作囟變作田 思細㒝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頭會腦葢也象形〔魏校曰〕頂門也子在母胎諸竅尚閉惟臍內氣囟為之通氣骨獨未合既生則竅開口鼻內氣尾閭為之洩氣囟乃漸合陰陽升降之道也

辨正〔復古編〕囟 囟 上正下譌〔夢英石刻〕作囟〔玉篇〕或作顖〔六書本義〕作顖非〔隸辨〕隸變作田與田畝之田無別〔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並从隸變作田集韻又息利切音四 別作囟非

思

息兹切 思 說文 思 汗簡 思 伯琦字原如此 恖 隸變如上或省作恖亦作思

正義〔六書統〕繹理于心也〔伯琦字原注〕息心有所息上通于囟〔繫傳通論〕志有所牽曰思思絲也猶物之牽挽也〔六書本義〕从囟聲囟方音讀如四〔六書總要〕念也慮也〔臣祖蔭振生曰〕人之囟與心相連頂門之骨中空自囟至心如絲相貫故人心有所思皆先从囟想

別義〔說文〕容也从心囟聲〔伯琦字原注〕借為息容字穌来切俗別作顋腮並非

辨正〔夢英石刻〕作恖〔金石韻府〕引汗簡作恖〔臣和謹按〕隸譌从田今經典相承用之

心

息林切 心 說文 心 筆迹小異 心 心 並汗簡

心 隸變如上亦作心又作㣺字在左者或作忄與說文筆迹小異亦作忄亦作忄亦作忄省作忄亦作忄經典相承用此 恥字从之

正義〔說文〕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繫傳通論〕象人心之正中也〔六書統〕性情之府所以發思慮志意者也象收藏中正之形〔六書正義〕一身之主象虛靈有主形

別義〔六書統〕作心 中丨主宰也

惢

才累切 惢 說文 惢 汗簡 惢 伯琦字原如此 隸 闕

[illegible]字从之

正義〔説文〕心疑也从三心讀若易旅瑣瑣〔六書本義〕今借貳〔臣和謹按〕爾雅疏貳者心疑不一也六書本義从説文故云今借貳

別義〔伯琦字原注〕惢華心也从三心象形儒佳切亦通用甤〔六書正譌〕別作蘂繠通俗作蘂蕊並非〔六書本義〕又同繠作蕋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為譌以訓心疑為謬非又篆體別作訓華蘭未綻者亦與諸家不合

辨正〔徐鼎臣切音〕才䫉才累二切〔集韻〕音瑣〔六書本義〕而志切〔臣和謹按〕説文標目只用平音與正義不合今改从才累切當讀去聲與貳字音叶

水 式軌切 説文 汗簡 水 隸變如上或作氺 文 字在左者或作氵與説文同或省作氵亦作⺀經典相承用此亦作三或作⺀字在上者亦作氺益字从之字在下者作氺亦作氺雨泰滕黍等字从之

正義〔説文〕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气也〔繫傳通論〕水至柔能攻堅堅陽在内柔陰銜其外故莫之能勝故水一其内也〔伯琦字原注〕五行之一立坎之畫也〔六書正義〕象坎卦變直形

別義〔六書統〕象波文流行之形〔六書分類〕天一生水故中从一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沝 之壘切 説文 汗簡 隸 闕 流涉字俱从沝篆文省

正義〔説文〕二水也〔類篇〕閩人謂水曰沝〔臣祖蔣振生曰〕水古文作即坎卦又作沝重坎也猶山作屾魚作鱻也鄦氏易坎為水水作沝

別義〔伯琦字原注〕古流字水行也力求切隸作流〔六書本義〕从二水並行為意亦加㐬㐬取其順出之意作㳅非

辨正〔隸辨〕讀若蓁

瀕 符真切 説文 汗簡 瀕 隸變如上亦作濱變从賓

正義〔説文〕水厓人所賓附顰戚不前而止从頁从涉〔伯琦字原注〕从水頻聲

別義〔六書統〕人將涉水迫而顰蹙也以其有迫蹙之義借為顰數字〔六書本義〕亦从畀聲作瀕〔隸辨〕水厓之瀕即借為瀕數之瀕隸別省作頻為頻數字

辨正〔徐鼎臣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臣和謹按〕今經史並通用濱

〈 工犬切 說文〈 說文古文甽 說文篆文畎 汗簡〈 隸筆迹小異巜川字从之

正義〔說文〕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繫傳〕尚書畎澮距川畎〈也起於田間溝也會意〔臣和謹按〕今本周禮作甽

巜 工外切 說文巜 汗簡巜 隸筆迹小異亦作儿鄰字从之亦作刂俞字从之

正義〔說文〕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巜廣二尋深二仞〔繫傳〕釋名水注溝曰巜巜會也小水之所聚會也今人作澮〔六書本義〕倍洫曰巜自〈巜達川並象形

辨正〔六書本義〕俗但用澮作沛湧非〔臣和謹按〕澮水名今經典與巜通爾雅水注溝曰澮周禮千夫有澮

川 昌緣切 說文川 汗簡川 隸筆迹小異亦作巛或作川又作川經典相承用此或作巛巡邕𢀖順巠等字从之字在下者作巛亦作巜巟侃等字从之州字从二川隸變

正義〔說文〕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巜距巛言深〈巜之水會為巛也〔臣和謹按〕今書作畎澮距川〔伯琦字原注〕从水而貫穿通之故謂之巛象形〔六書本義〕象積水形〔六書正義〕泉流注海曰川〔六書分類〕大壑也

辨正〔隸辨〕古坤字本作巛隸變與川同〔臣和謹按〕古坤字亦作巛

泉 席緣切 說文泉 筆迹小異 汗簡泉 隸變如上 亦作泉或作泉經典相承用此或作湶 湶旁復加水 原字从之

正義〔說文〕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玉篇〕山水之源〔六書統〕象一脈自坎中流出之形又變體作泉

灥 詳遵切 説文 汗簡 隸 闕 説文原从二泉重文从泉隸从

重文無

灥字

正義 説文三泉也 伯琦字原注 水泉本也象形 六書統 亂泉也象亂出之形

辨正 伯琦字原注 愚袁切隸別作厵原通俗作源非舊音詳遵切非 臣和謹按 集韻音全與泉同

説文字原集註卷十一

説文字原集註卷十二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呈本

三十三部

永 于憬切 説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

如上或作永永亦作永經典相承用此 羕字从之

正義 説文 象水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 六書正義 象二水合流形 六書分類 水長流也上从二下从川象水流屈曲其後愈盛之形

別義 説文 長也 六書分類 借義專訓長

辨正 金石韻府 引汗簡作 臣和謹按 今本汗簡筆迹小異

𠂢 匹卦切 説文 汗簡 隸 闕 衇覛脈等字从之

正義 説文 水之衺流別也从反永讀若稗縣 繫傳 永長流也反則分派也 繫傳部敘 歧流分背為𠂢 伯琦字原注 水分流也从永轉注 六書分類 分則不能長故从反永見意 臣父蒋驥曰二

水合流則長𠂢乃合而復分之意

辨正〔佰琦字原注〕俗作派非〔隸辨〕讀若派漢碑脈䤈从永不反隸體無𠂢字〔臣和謹按〕金石韻府作[篆]上似从爪以上文永字及古文字樣叅考筆畫近謬今經典並用派按說文水部派別水也从水从𠂢𠂢亦聲與𠂢字義微別六書分類作支派謬派水名古湖切

谷 古祿切 [篆] 說文 [篆] 筆迹小異 [篆] 汗簡 [篆] 隸變如上

亦作谷或作[篆] 谿

㕡𧮫浴容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六書分類〕谷山之深坎也〔臣和謹按〕古文水亦作巛从巜取半水也

別義〔玉篇〕水注谿也〔韻會〕兩山間流水之道也六書正義泉出通川為谷象流泉入坎形

辨正〔六書正義〕俗作峪音裕謬〔字彙〕𠔾在谷上是為省水〔六書分類〕二八中分以別于谷〔臣和謹按〕金石韻府作[篆]與尚字混筆點近謬

仌 筆陵切 [篆] 說文 [篆] [篆] 並汗簡 [篆] 隸變如上 亦作冫

凍凌冷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凍也象水凝之形〔繫傳〕仌初凝文理如此也〔繫傳類聚〕水之仌則無詰屈而流故特象其冰結之形也〔臣和謹按〕冰即古凝字

辨正〔繫傳祛妄〕陽冰云象冰裂之形臣鍇以為仌之初結其狀如此豈有不象仌之結而象其隙罅其妄甚矣〔正韻〕古文冰作仌後人以冰代仌以凝代冰〔臣和謹按〕易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今經典相承以冰為仌而別作凝已久今文从仌之字偏旁省作冫冰俗又作氷非

雨 王矩切 [篆] 說文 [篆] 說文古文 [篆] 並汗簡 [篆] 隸與說文同字在上者作雨變作雨亦作雨

正義〔說文〕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字彙〕从一冂水〔六書分類〕天體覆冒雲氣下垂之形

辨正〔六書本義〕作[篆]非〔六書正義〕贅作霘非〔隸辨〕隸亦作雨與𢆉字異文相混

雲 王分切 [篆] 說文 [篆] 說文古文 [篆] 汗簡 [篆]

隸筆迹小異亦作雲變作雲雲亦作雲

正義〔說文〕山川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

别義〔六書統〕作𠃑象回旋變態之形又作云本云气字以其與口中出气同借與語辭曰字同義〔伯琦字原注〕云為借義所專故小篆加雨作雲〔六書本義〕云从古文上云在天上

辨正〔字辨〕云下从乙雲回之迹非乚非乚非乙非△〔臣和謹按〕牟字从乙象牛鳴氣出也厷字从乙乙古文乙也乙為鉤識从反亅也鬼字从乙从〇而有所指也虫字从乙象屈曲也與雲並異雲从乙象雲氣回繞也六書正義作云解為語辭从反亏指事謬

魚

語居切 魚 說文 魚 筆迹小異 魚 並汗簡

魚 隸變如上今文因之亦作魚 鰥鮮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繫傳〕〔類聚〕象其振鬣掉尾之形〔字辨〕首象口須

辨正〔夢英石刻〕作魚〔六書本義〕上非人中非田下非火而偶似之古重𩺰

𩺰

語居切 𩺰 說文 𩺰 汗簡 隸 闕 漁字从之

正義〔說文〕二魚也〔六書統〕貫魚也

别義〔集韻〕音吾魚之大者〔說文長箋〕𩺰即魚之重文〔伯琦字原注〕捕魚也从二魚會意篆作漁 敍

辨正〔汗簡〕牛於切〔集韻〕音魚又音吾〔夢英石刻〕作𩺰〔臣和謹按〕或釋作鱻非按說文鱻音先新魚精也與𩺰别

燕

於甸切 燕 說文 燕 汗簡 燕 隸變如上

正義〔說文〕元鳥也籋口布翄支尾象形〔繫傳類聚〕識啟閉之候〔玉篇〕乙也白頸雅也〔六書正義〕秋去春来銜泥壘巢向避戊己

辨正〔六書本義〕作鷰非〔六書正義〕楷贅作鷰又與宴混〔臣和謹按〕六書統作燕六書正義作燕並與說文不合又六書正義以燕為譌非

龍

力鍾切 龍 說文 龍 汗簡 龍 隸筆迹小異亦作龍省作龍龍或作龍龍 龔字从之

正義 說文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 徐鍇臣曰象宛轉飛動之皃 臣祖蔣振生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變化風雨上下于天髫鬣鼓動不可以制故古作𥁕从古文而求之其形與神兼得之矣

別義 六書統作䖇以龍象其形復以帝指之言龍乃鱗之帝也

辨正 繫傳袪妄陽冰云右旁反𢆉弱象夭矯飛騰形說文以為肉飛則其髫鬣也豈反𢆉弱反弱則是不弱矣何得夭矯乎 金石韻府引汗簡亦作𥁕 夢英石刻作龖 六書本義作竜𥁕龍

非

飛 甫微切 飛 說文 飛 汗簡 飛 隸變如上或作飛亦省作飛

正義 說文鳥翥也象形 六書統作飛上几象頭毛順風之形下飛象兩翼及尾之形其飛之意足矣

辨正 臣和謹按 金石韻府作飛按古文从飛之字多作飛無从飛者六書正義作飛係參用古文與說文不合

非 甫微切 非 說文 非非並汗簡 非 夢英石刻 伯琦字原並如此 非 隸省如上或作非字在上者作非

正義 說文从飛下翅取其相背 伯琦字原注古飛字 六書本義象兩翅奮起形

別義 說文違也 伯琦字原注因聲借為是非字既為借義所專小篆作飛以剡之又借為赤色俗作緋繆

辨正 臣和謹按 復古編非非上正下譌按說文云非从飛下翅則非字當為筆迹小異

古文亦作非六書統訓為从二匆謬又六書正義以非為排字臆見

卂 息晉切 卂 說文 卂 汗簡 卂 隸筆迹小異煢字从之

正義 說文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 臣父蔣驥曰字从飛省飛从振翼而長毛相次近視則並見卂則遠飛但見其意所謂望遠者察其皃而不察其形也

辨正 臣和謹按 夢英石刻作卂係參用隸體與篆不合 玉篇亦作迅 六書本義古作奄

乙 烏轄切 乙 說文 乙 重文 乙乙 並汗簡 乙

隸筆迹小異 乳 孔札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伯琦字原注）自呼為名

別義 （六書正義）鳥首也象衆頭形（臣父蔣驥曰）凡字从飛而羽不見乙字又从凡省如畫工以乚為鳥形

辨正 （徐鍇曰）此與甲乙之乙相類其形舉首下曲與甲乙字少異（字彙）音軋（夢英石刻）音於近切（臣和謹按）燕乙亦作乙甲乙作乙六書統混而為一非夢英石刻作乚非按隸體通作乙方音讀與甲乙之乙同夢英音切从方音也汗簡卷中重文引說文亦从鳥从乙今本說文無此古文且汗簡字體亦近謬今從六書分類改正又與乚別乚左戾也讀與弗同

不

方久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不不不不不亦省作不或變作帀上加點

正義 （說文）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六書統）象竦翼上騰入空之形

別義 （伯琦字原注）不鄂足也詩云鄂不韡韡風無切隸別作柎通又方鴀方久布沒三切訓弗也又敷悲切訓大也別作否丕並非（六書本義）艸木房也象蕚鄂連蔕形俗混柎柭作跗趺非（臣和謹按）說文自飛部至西部並以鳥之或飛或止為部領則伯琦字原注雖經典可證皆當為借義

辨正 （臣和謹按）本字讀者方音各殊或讀逋入聲或讀杯入聲今北方讀若補平聲音雖有不同而用之皆借義

至

脂利切 說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或省作至亦作𡉀變作至至經典相承用此暜字从之

正義 （說文）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六書本義）象鳥到飛至地形

別義 （六書本義）借凡至到字

西

先稽切 說文 說文重文 說文古文 說文籀文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覀覀或作卥古文西也 甄煙

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鳥在巢上象形（繫傳）古文作卤卜亦象鳥也（臣和謹按）篆作[seal-script form]即鳥形

別義（說文）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六書本義）借日入方名

辨正（繫傳）作棲俗（字變）西字中曲直西則俗（六書正義）篆因借義所專加木作栖（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seal-script form]與說文不合

鹵 郎古切 說文 [seal-script form] 汗簡 [seal-script form] 隸同亦作鹵 鹹鹽滷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西方鹹地也从鹵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繫傳）按史記大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又河東解縣鹽池有印鹽方如印図文也（廣韻）鹽澤也天生曰鹵人造曰鹽（字變）从鹵少省四、象鹽

別義（六書統）作田[seal-script form]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近水鹹地為田區畦畛以待水湯沒其上水退而日乾其土而即有鹽生如米粟堆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二鹽池之鹽水潦則無鹽久旱則池水自結成鹽塊此二文上象其鹽地下象其鹽池水出之狀並古文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seal-script form]譌（六書本義）作滷塷潛非

鹽 余廉切 說文 [seal-script form] 汗簡 [seal-script form] 隸變如上今文因之亦作鹽 鹽鹼等字並从鹽省

正義（說文）鹹也从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為鹽（繫傳）夙沙黃帝臣也西方有鹽井也（伯琦字原注）煮海為鹹味也（六書統）鹵所結而鹹者

辨正（六書本義）作㿻壚非（臣和謹按）說文解字正文作[seal-script form]下从皿標目敘目下俱从皿非夢英石刻从皿亦非按字从監聲隸變从皿篆書鹽字从皿亦因隸而訛也（隸辨）隸亦作鹽譌鹵為田

戶 侯古切 說文 [seal-script form] 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 [seal-script form] 並汗簡 [seal-script form] 隸筆迹小異亦作戸戶从户之字亦作戸戸或作戸 房所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護也半門曰戶象形 玉篇 一扉曰戶兩扉曰門 六書統 象扇及樞之形 六書精蘊 凡室之口曰戶堂之口曰門內曰戶外曰門一扉曰戶兩扉曰門

辨正 六書本義 古作床謁作户

門 莫奔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變

如上亦作門或作門與說文同

正義 說文 聞也从二戶象形 伯琦字原注 居室所由出入以開合者也 六書統 象兩樞扇之形 六書本義 从二戶相向

辨正 金石韻府 引汗簡作門 臣 和謹按 今本汗簡無此字體

耳 而止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與說文同變

作耳亦作耳經典相承用此亦作耳或作耳 聑聶聽耽聽職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主聽者也象形 六書分類 外象輪廓中象竅所以為聽之門戶也

別義 六書本義 借與尔同 六書正義 借語已辭

辨正 金石韻府 引汗簡作耳 六書統 亦作耳 臣 和謹按 今本汗簡目錄作耳卷中又作耳从耳之字或作耳今依金石韻府及六書統改正 按古文从耳之字或省作耳與瓦相似然瓦並作瓦中不从點 楷作耳非

𦣝 弋之切 說文 筆迹小異 篆文 說文籀文从首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𦣝 熙姬茝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顄也象形 臣 父蔣驥曰 側面見輔頰之容古文尤似

別義 六書統 以其由飲食以動借為𦣝養字

辨正 伯琦字原注 隸作頤 六書正義 或作配楷作頗 隸辨 俗作𦣝非 臣 和謹按 楷作𦣝非

手 書九切 說文 說文古文 汗簡 隸變

如上亦作手或省作扌字在左者作扌 奉𢍏拜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拳也象形 繫傳 五指之形 六書正義 象指掌連腕形 六書分類 形右向者兩手左為尊也

別義〔六書統〕古文 或象掌中文形

脊 資昔切 說文 重文 夢英石刻如此 並汗簡 隸从重文變

正義〔說文〕背呂也象脊肋形〔繫傳〕呂背脊肉也呂即脊字〔伯琦字原注〕背心也象背及兩肋之形資昔切〔六書本義〕象背呂有骨文聯絡之形

辨正〔六書正譌〕俗作脊非然今通用〔六書本義〕譌作脊〔廣韻〕資昔切音積〔臣和謹按〕說文𠀎部脊即𠀎字重文徐鼎臣標目釋𠀎作乖音古懷切皆因俗書而誤也按說文𠂒戾也从丫古懷切𠂒今文作乖亦作乖俗作乖篆𠂒字今作垂𠂒與𠀎篆相似而垂與乖俗體之上截相似因誤以𠀎亦為乖音作古懷切耳汗簡復古編夢英石刻六書統伯琦字原注隸辨偏旁並仍徐鼎臣之譌或音作古懷切或直釋作乖並非汗簡𠀎部收脊字此未辨𠂒與𠀎之分也伯琦字原云因其形借為乖戾字亦未審俗書遞變誤所由來也惟六書分類合𠀎脊為一字今从之音切依廣韻改正脊今文作脊从隸變𠀎或云別本作𠀎从大

女 尼呂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女偏旁亦作女或作女

正義〔說文〕婦人也象形王育說〔繫傳通論〕女者如也如男之教也女以深𤹪為德象其衣服綢繆閉固之象𤹪於計切靜也〔廣金石韻府字畧〕象兩手相掩端坐之形〔臣祖蒋振生曰〕女古文作从人象斂手形鍾鼎文民字作或作則有手足俱勞意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筆迹小異

毋 武夫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毋毋要毒等字从之

正義〔六書本義〕从女守一〔廣金石韻府字畧〕从一不二之義〔臣祖蒋振生曰〕女子貞一其心其邪僻自能禁止也借為禁止之辭

別義〔說文〕止之詞从女内有一畫象有奸之者禁止之勿令奸借為有無字通用

民 彌鄰切 說文 說文古文民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民省作民經典相承用此亦作民民

正義〔說文〕衆氓也从古文之象〔臣祖蔣振生曰〕古文民从母有慈育繁多之意从丿者从身省聲小篆从古文省故說文云从古文之象

別義〔繫傳通論〕古文𠬝上為髻形下其足行皃民者氓也萌而無識也於文君字正而民字偏也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𠬝〔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民非別作民民並非

丿 於小切

說文 丿 汗簡 丿 隸變如上亦作丿又身弗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右戾也象左引之形〔六書本義〕象左引下之形〔臣和謹按〕毛晃曰凡右順而左背故非正之術曰左道此文左引而右戾不順之至也

別義〔六書本義〕今但用撆〔六書分類〕有若棄而不取之意故曰撇也

辨正〔徐鍇曰〕其為文舉首而申體也〔字彙〕丿篆為丿右戾左引〔臣和謹按〕左引而下末帶垂意今文丿與𠂆相類惟篆文不同六書正義作丿與楷相似非〔六書統〕作房密切〔隸辨〕讀若瞥又讀若夭反丿為乀讀與弗同左戾也〔臣和謹按〕𠂆一字二音一音為瞥一音為夭天字交字當从𠂆

𠂆 余制切

說文 𠂆 汗簡 𠂆 隸與說文同亦作𠂆或作丿虒友曳身戈必卒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抴也象抴引之形〔繫傳〕曳物形象〔玉篇〕扡身皃〔六書本義〕扡也〔六書分類〕象用力扡拽形向左斜為勢最難故為扡拽字也

別義〔說文〕明也

辨正〔徐鍇曰〕象丿而不舉首〔六書本義〕今但用曳抴作拽非〔隸辨〕隸或作丿與右戾之丿相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乀訓抴非

乀 弋支切

說文 乀 汗簡 乀 隸變如上亦作乁也字从之

正義〔說文〕流也从反𠂆讀若移〔繫傳〕凡曳者不順而曳之也反曳故為流流順也〔伯琦字〕

〔原注〕从丿轉注〔六書本義〕象順流乀下之形

別義〔玉篇〕移也〔六書本義〕通用迻俗但借移而乀之義遂晦〔六書分類〕自一而右斜為勢最順故為遷移字

辨正〔汗簡〕釋作乚〔字彙〕字从反丿順流而移〔臣和謹按〕字从反丿頭上有曲楷釋作乀非乀音弗左戾右引也六書正義以丿訓流非凡丿乀丿乁乀等字六書正義訓釋並舛與說文不合

乀與乚別

氏 承旨切 氏 說文 氏 筆迹小異 氏 汗簡 氏 隸筆迹小異亦作氏變作氏亦作旱變乚為巳移于上變七為十移于下 活括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㙧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楊雄賦曰響若氏隤〔繫傳〕巳堆形乀音移響若氏隤解嘲文古通謂之賦也〔六書本義〕象山側㙧形〔臣和謹按〕巳即山字

別義〔六書分類〕氏借為氏族之氏見氏如山之附著之意

辨正〔夢英石刻〕作氏〔六書本義〕作𠂆非〔臣和謹按〕𠂆係古文氏字六書正義分氏與𠂆為二非

氐 丁禮切 氐 說文 氐 筆迹小異 氐 汗簡 氐 隸筆迹小異亦作互變作呈呈亦作亙亘呈 抵底邸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六書統〕氐崩至地也氏山之善崩者氏下箸一所以指其氐之義也〔臣和謹按〕必有所止故从一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別作㡳乃㡳厲字〔六書正義〕楷混底〔隸辨〕隸變作亘譌从民亦作亙亘與互字相類亦作呈與氏變作旱同从旱即从氏也〔臣和謹按〕與𣱅字別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二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全書分校官蔣和謹撰恭進

足本

二十八部

戈 古禾切 說文 汗簡 戈 隸筆迹小異亦作戈經典相承用此或作戈字在上者作戈武戒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 徐鍇曰 謂戟小支上向則為戟平之則為戈一曰戟偏距為戈 臣和謹按 禮記注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

別義 六書統 作 象其形小篆裒其柄象持曳之形

戉 于曰切 說文 汗簡 戉 隸筆迹小異亦作戉越戚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大斧也从戈亅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 繫傳

亅音厥 六書統 斧首戈柄之兵也象其刃外向之形 伯琦字原注 斧之長柲者也

辨正 徐愚臣曰 今俗別作鉞非是 伯琦字原注 鉞呼會切車鑾聲非斧戉字

我 五可切 說文 說文古文我 汗簡 我 隸筆迹小異亦作我變作我我我我我或作我亦作我

正義 說文 施身自謂也 徐鍇曰 从戈者取戈自持也

別義 說文 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 六書統 作 从戈首設勿勿旗也設于戈首以為部屬之号使士卒識之曰此我之部也故稱我 伯琦字原注 我戈名象形因聲借為吾我字

辨正 臣和謹按 六書本義作 从身省戈聲與諸家不同六書正義作 以我為譌非 隸辨 隸變戈為戉又譌从戊

亅 巨月切 說文 汗簡 亅 隸變如上予事等字从之

正義 說文 鉤逆者謂之亅象形讀若橜

別義〔六書正義〕杙也从 向左指事篆作繫

琴 巨今切 說文 [篆] 說文古文琴 [古文] 汗簡 [簡] 隸筆 珡

迹小異變作琴經典相承用 此亦作琹琴 瑟从琴省

正義〔說文〕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弦象形〔玉篇〕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風俗通曰琴七弦法七星也琴操云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也〔伯琦字原注〕飾以玉故从玨〔字變〕上象嶽山中象鴈足下象琴尾

辨正〔說文〕釋作珡〔六〕〔書正義〕俗作琹

乚 於謹切 說文 [篆] 汗簡 [簡] 隸變如上 乚直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六書分類〕自下順折而平其下隱藏不動之意

別義〔六書統〕取地形深曲以見意〔六書本義〕山自深曲處象迟曲乚蔽形〔六書分類〕象木工曲尺形所以正木之不直故直字从此〔臣祖蔣振生曰〕乚从曲半見也古文曲作[古文]中从•象所受物乚者但見其外而隱匿其中也本象形字後凡事物之隱蔽皆借用之

辨正〔玉篇〕古文隱字今亦作隱〔臣和謹按〕伯琦字原及六書分類篆並作乚末筆不下垂與說文小異夢英石刻釋作乙末从鈎非

亾 武方切 說文 [篆] 汗簡 [簡] 隸變如上亦作亡 曷作亡變作亾 芒望𤯓良長喪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逃也从入从乚〔繫傳〕乚音隱魯昭公逃于齊稱亡人也會意〔伯琦字原注〕入于乚亾也 會意

別義〔六書統〕借作武夫切為有亾字〔六書本義〕又與无同

辨正〔臣和謹按〕篆文或作亾末筆不下垂〔六書本義〕作亡非〔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作亡因隸而變也

匸 下米切 說文 [篆] 筆迹小異 汗簡 [簡] 隸變如上 亦作匸 匽匿匽匹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衺徯有所挾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讀與徯同〔繫傳〕徯猶立也

別義（六書統）隱藏之地也乚古隱字象地形宄屈回護之勢前一後遮蔽之隱藏之義成矣乚上加一所以指其乚之意（六書精蘊）匸徧物也（六書分類）从匸而下裹其藏不固故為漏物

辨正（隸辨）隸或作匸與受物之匚相混（臣和謹按）篆文末筆作斜勢與匚別楷書上畫假下亦與匚別夢英石刻篆作匸釋作匸字體俱謬與說文不合六書正義作匸合匚匸為一字訓从乚冂非以乚為譌亦非

又詳下匸字辨正

匚 府良切　說文　說文籀文匚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匚

匩匪匯匠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六書故）器之為方者也（六書分類）與匸同从凵而側之以示可以挹攜之狀

別義（六書統）作　象其邊有纏束之形小篆省匚廣隅方直也（伯琦字原注）隸別作匡

通俗作筐非

辨正（六書精蘊）匚受物之器也匸徧物也匸與匚形近似而意相反（隸辨）或作匸與匸混

（臣和謹按）汗簡別體作乚與匸混匚與匸或合為一因隸而譌也按汗簡釋作方非說文琴部至𢀩部並以器用為類伯琦字原以汗簡匚釋作方因訓匚為地形合匚方為一字非

曲 丘玉切　說文　說文古文曲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曲曲曲曲古文曲也或作曲或作曲

正義（說文）象器曲受物之形（六書統）象中虛之形（伯琦字原注）象曲屈容受之形

別義（說文）或說蠶薄也（六書統）借為委曲字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甾 側詞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盧畚

[illegible][illegible]淄等字从之

正義（六書正譌）竹器象縱横編織形（六書正義）象張口束頸形

別義（說文）東楚名缶曰甾象形（六書統）與缶同形亦當作方九切益一物二名也（夢英石刻）音作方九切

辨正（玉篇）作由同（汗簡）釋作甾（六書正譌）舊註象缶形非（臣和謹按）　側詞切或作由

楷變作甾上从巛而下从田與菑字相似說文菑亦側詞切田不耕也从艸从𢦏从田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𢦏亦作菑𢦏即灾字菑與災因通用詩無菑無害是也𢦏从川中从一有物梗之篆譌菑為菑又譌甾為甾玉篇集韻等書亦合甾甾菑菑為一字漢碑甾本用為甾害字隸辨偏旁引為甾缶字因楷作甾通行已久也今本說文標目及解字正文並釋作甾非夢英石刻篆作巛田非字辨作菑亦非甾之上不當又作𢦏也玉篇作由與由別由中从土與塊同又與由別

瓦 五寡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正義〈說文〉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繫傳〉象ㄟㄟ交相任受也〈六書正義〉引禮儒行毀方而瓦合呂氏注陶者為瓦必圓割而分之合則不合其本質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與說文不合古文从瓦之字亦作俗作瓦瓦並非

弓 居戎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弓弓又作弓弓或作弓弗字从之亦作𠂈雋字从之

正義〈說文〉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魏校曰〉一指上首〈六書正義〉弧也木曰弧加角曰弓象彎梢形〈六書分類〉先王不欲人之輕用也故字象弛弓形

辨正〈臣和謹按〉與弓別弓古及字

弜 巨丈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 弼字从之

正義〈說文〉彊也从二弓〈六書統〉力勁也其力倍于常弓也〈六書正義〉二弓兼倍之力會意

辨正〈六書統〉本其良切借為其兩切〈六書本義〉亦作彊轉同彊〈六書正義〉音強轉去聲木强不柔和也篆作彊楷誤作強

弦 戶田切 說文 並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絲于左

正義〈說文〉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俗掛〉〈字原注〉从弓𢆶聲〈六書統〉𢆶古文

辨正〈徐鍇臣曰〉今別作絃非是〈六書本義〉俗以琴之弦作絃非〈臣和謹按〉古文作與幺別

系 下弟切 說文 說文重文 說文籀文系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系系 又作系 系系系系 孫縣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繫也从糸丿聲（繫傳）丿音曳（六書統）从糸上用丿以指之言用其末以連之也（六書本義）絲連屬也

別義（玉篇）繼也（六書正義）與係通（六書分類）象聯屬不斷形故為世系字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系此从古文凡从糸之字下俱指分緒之狀非从巾也

糸 莫狄切 說文 說文古文糸 汗簡 隸變 加亦作糸或作糸 亦作糸糸糸又作糸

正義（說文）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覛（徐鍇曰）一蠶所吐為忽十忽為絲糸五忽也（六書統）象交細形（六書正義）从幺下指分緒之狀

別義（伯琦字原注）即古絲字新茲切（集韻）絲或省作糸

素 桑固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素變作素經典相承用此 亦作素

正義（說文）白緻繒也从糸垂取其澤也（小爾雅）縞之麤者曰素（六書正義）生帛曰素

別義（玉篇）白也（六書統）凡質素之義皆借之又借為雅素字（六書正義）質樸也（字林考逸）背也

辨正（六書正義）別作愫非

絲 息茲切 說文 汗簡 並汗簡 隸變如上 俗作絲

正義（說文）蠶所吐也从二糸（急就章註）抽引精繭出緒曰絲（六書統）倍糸以成也（六書正義）五忽為糸十忽為絲（六書分類）絲从二糸象既繅之形兩糸分之也比糸合之也

辨正（六書統）又作 亦象括結之形小篆文形雖美殆失真矣（六書正義）俗作絲

率 所律切 說文 並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率省作率或作衛古文率也

正義（說文）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六書統）形如畢中象其目兩旁所得羣小鳥

之形
也

別義〈六書統〉以其舉而羣鳥从之故借為率領字〈伯琦字原注〉率大索也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索旁象麻枲之餘劣戌切借為率帶將率字所類切又借為率略字所律切〈臣和謹按〉禮玉藻凡帶有率無箴切注率繂也〈六書正義〉象絞索形篆因借義所專加素別作繂俗作繂

辨正〈繫傳袪妄〉陽冰云率車也从牽省相牽之義公衆象也十十人也作捕鳥之具臣鍇未見此訓餘亦臆說〈伯琦字原注〉別作衛循也其字从行與此字不同〈臣和謹按〉衛說文本作將衛字後人趨便作率

虫 許偉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虫 隸筆迹小異變作虫經典相承用此

正義〈說文〉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玉篇〉鱗介總名〈伯琦字原注〉虫古蟲字象形〈六書統〉有足無足有介翅無介翅骨弱肉微蠕動之總名也象其初蠶之形

別義〈說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六書本義〉它屬象其蟠也亦作虺俗作

蜆〈伯琦字原注〉借為蛇虺字詡鬼切蝮也

辨正〈夢英石刻〉作 〈伯琦字原注〉虫為借義所專小篆制蟲字以別之〈字彙〉音毀〈隸辨〉讀若虺〈臣和謹按〉說文部敘有重文者俱列本部首行虺字今次在後非重文按下文風字以虫為部領注云風動蟲生从虫凡聲虫亦不言从蟲省它字注虫也又云从虫而長則虫字以微細為象其義近正又按漢碑蟲字皆作虫則虫字古人已有兩音

蚰 古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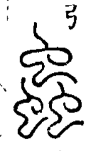
說文

汗簡
䖵 隸變如上亦作蜫蟊蠶蝨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六書統〉虫之類好聚而少者象相比之形

辨正〈六書本義〉亦借昆作蜫非

蟲 直弓切


說文

汗簡
蟲 隸變如上

正義〈說文〉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六書統〉蟲之類好聚而多者象相聚之形

辨正〈臣和謹按〉蟲漢碑皆作虫惟蠱字从之

風方戎切　說文　並汗簡　風隸變如上亦作

凮經典相承用此或作凬古文風也亦省作凬或作凮亦古文亦作凨上加點

正義〔說文〕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从虫凡聲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从古文變作以篆文風字為譌非

它託何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說文或从虫　並汗簡　它隸筆迹小異變作它經典相承用此龜字从之龜自為部

正義〔說文〕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玉篇〕蛇也〔六書本義〕毒蟲象曲蟠垂尾形　重文〔說文〕它或从虫〔徐鉉曰〕今俗作食遮切〔臣和謹按〕蛇乃蟲之類虵乃蛇之類說文註云虫也此虫字不當讀作虺古人草居不特患虺也註云从虫而長按漢

碑蟲字皆作虫此人呼蛇為長蟲俗又作虵非

別義〔六書統〕古人患它以它為異類故人凡稱異屬者皆以它為言也〔臣和謹按〕今人驚異而叱之之辭曰它它吳中喜愛小兒之辭亦曰它它

辨正〔夢英石刻〕作〔臣祖蔣振生曰〕它即蛇字蛇行必先倭佗其背而曳其尾故音蛇為託何切讀作惰平聲佗字从之佗說文从人从它負荷也徒何切讀若馱是也佗轉音拖彼之稱也經典或通它今文變佗為他方音又讀為塔平聲佗之本音本義俱晦〔臣和謹按〕它因佗之轉音亦音為拖字變直音作拖非六書統因說文虫許偉切本部註它虫也遂訓它為虺屬非玉篇合它佗為一字訓佗為蛇非〔隸辨〕隸从它之字蛇變作虵佗變作他沱變作池皆譌从也也本作乜與相似故致譌耳

龜居追切　說文　說文古文龜　並汗簡　龜隸筆迹小異亦作龜龜亦作龜變作龜

正義〔說文〕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

為雄象足甲尾之形〔繫傳類聚〕天生神物聖人用之故象其外骨之形〔臣和謹按〕六帖龜十歲一聚問無不知故云舊也〔伯琦字原注〕介蟲以它為雄故中从它〔六書本義〕甲虫之長〔字彙〕龜从它頭亦象它尾彐象足囙象甲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夢英石刻〕作〔臣和謹按〕本作龜今楷因隸从夕頭作龜別作龜龜亀亀並非

黽 莫杏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籀文黽 並汗簡 隸省變作黽亦作黽黽

鼃蠅鼁鼉鼈鼂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鼃黽也从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徐鼎臣曰〕曰象其腹也〔六書正義〕蝌蚪所變象首屖圜腹形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夢英石刻〕作〔六書正義〕俗作黽〔臣和謹按〕篆別作非埤雅黽善怒故音猛篆从黽之字亦省作黽隸因之別作黽黽黽並非

卵 盧管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

正義〔說文〕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六書統〕卵在雌腹著脊兩旁生之形其中者精之精以其色黃故俗謂之黃〔六書正義〕卵微物具一太極其白如天為氣為水其黃如地為形為質象分陰陽之形

辨正〔夢英石刻〕作〔臣和謹按〕作夘夘並非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三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四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

呈本

三十四部

二 而至切 二 說文 弍 說文古文 二 汗簡 二 隸與說文同亦作弍 次竺等字从之凡字从二變

正義〔說文〕地之數也从偶一〔伯琦字原注〕畫如其數象形〔繫傳通論〕畫一以象道生二以象兩兩者次也天實先成地實次之易曰天一地二〔六書統〕陰數之始也一之加倍也形之先也偶也坤之象也二其一也重二畫以見意〔臣祖蔣振生曰〕上天下地也〔臣和謹按〕篆文具天地之義者多从此

別義 弍 古文〔繫傳〕弋之第二號也从弋上畫二識其二也

辨正〔六書故〕今惟財用出納之簿書用壹貳叁以防姦易〔臣和謹按〕作亍字上下兩畫齊等與古文上字別古文上作二上畫短下畫長

土 它魯切 土 說文 土 汗簡 土 隸同亦作圡 垔在等字从之 埽

正義〔說文〕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繫傳類聚〕土為陰陰數二土以重厚為德張華曰凡土三尺以上為壤三尺以下為土故土必重所以名土者吐也能生萬物故象二之有所出也〔戴侗曰〕天一地二〔字彙〕丨之下半在二中間丨之上半出二上方

別義〔六書統〕作土地體之大者也象其地之平上丨象草木之萌冒地而生之形

辨正〔繫傳祛妄〕陽冰云土數五成數十取成數下一地也臣鍇以為士字从十从一陽冰無異義今云土字从十一則士字何以處之〔字彙〕寫土字法先二後直〔臣和謹按〕土之為丨所謂引而上行者也

垚 五聊切 垚 說文 垚 汗簡 垚 隸同 堯字从之

正義〔說文〕土高也从三土〔繫傳〕累土故高也〔伯琦字原注〕象形

辨正〔六書本義〕堯古文作垚亦加兀高出之意作尭嵏兂非〔六書正義〕俗作嶢

堇 巨斤切 堇 說文 堇 筆迹小異 堇 說文並古

与文堇

堇

汗簡 堇 隸省如上亦作堇或作堇堇 難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黏土也从土从黃省〔繫傳〕黃土乃黏也今人謂水中泥黏者為堇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堇〔復古編〕堇堇上互下譌〔六書正義〕楷㚔作墐〔毛氏韻增〕从廿不从艸〔六書分類〕與艸部堇別〔臣和謹按〕今本汗簡目録作堇中从日譌按卷中从堇之字俱作𦰩說文引籀文艱字偏旁亦作堇無从日者今从金石韻府改正夢英石刻作堇亦非徐鼎臣切音巨斤切平聲今方音讀若覲與僅通漢隸下从兩畫今俗因之別作堇堇堇菫並非

里

良止切 說文 汗簡 里 隸與說文同 野楚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居也从田从土〔伯琦字原注〕居地也會意〔六書本義〕五鄰為里又三百六十步為里〔六書正義〕里之數自田始

田

待年切 說文 並汗簡 田 隸與說文同 當畜等字从之字在左者或作田

正義〔說文〕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六書分類〕田外口象四至形中一縱一横象東南其畝〔臣和謹按〕口地之體也

畺

居良切 說文 並汗簡 畕 隸與說文同 畺字从之

正義〔說文〕比田也从二田〔六書統〕一田之界也界在二田之間也

辨正〔伯琦字原注〕隸作畺疆通〔六書統〕作畺从三在二田之端所以各指其界二田之界必有三也或从弓亦守之也〔六書本義〕作壃疆非〔六書分類〕畺或从弓从土作疆言守疆土者必有節也本非从弓因其形似故相沿俱譌也

黃

乎光切 說文 並汗簡 黄 隸變如上亦作黃黄 或作黄

正義〔說文〕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聲炗古文光〔伯琦字原註〕从田土也

別義〔六書統〕中央土之色也从日在光中日之光初出則赤高則黃故取之

辨正〔夢英石刻〕作黄〔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並从隸省作黄亦作黄

男 那含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伯琦字原如此　隸筆迹小異變作男

正義〔說文〕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六書正義〕農為丈夫本職

辨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畂係古文與說文異

力 林直切　說文　並筆迹小異　汗簡

隸筆迹小異省作力經典相承用此　勝務劫飭勑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筋也象人筋之形〔繫傳〕象人筋竦其身作力勁健之形〔臣祖錫振生曰〕力从厂用力之意也說文厂象抴引之形厂亦聲

別義〔說文〕治功曰力能圉大災〔伯琦字原注〕反肘致力也从反手轉注古欵識文如此

劦 湖頰切　說文　汗簡　隸省如上協　協脅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同力也从三力〔伯琦字原注〕會意

別義〔說文〕山海經曰雞號之山其風若劦〔玉篇〕急也

辨正〔六書本義〕亦作恊協勰〔字彙〕劦从三力取同力也今書从忄取同心也或又从十衆和同也

金 居音切　說文　說文古文　復古編伯琦字原如此　並汗簡　隸从古文變亦作或省作金亦作經典相承用此亦作

正義〔說文〕五色金也黄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繫傳通論〕土受化以生天柔而地剛剛柔相和其精為金故金柔則可柔剛則可折剛柔和則能斷斷者成也故於文土左右注上𤋎起銳以成為金〔繫傳類聚〕左右注皆金也〔六書正義〕黄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黄金為貴

辨正〔復古編〕今字从亼从丁丁古及字金从反丁後人傳寫之誤當从正丁〔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係用古文與說文異汗簡目録作卷中从金之字皆作因字體並與古合兩存之

幵 古賢切 幵 說文 幵 汗簡 幵 隸同亦作开 栞并跰研研刑形開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繫傳〕但象物平也〔六書統〕作幵遠取平具也象立標之形今猶有此物上為槽以著水水滿而不泄即平且直也二具相前後雖萬里之遠其高下尺寸皆知之小篆作幵省其足〔臣父蔣驥曰〕幵平地之具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謂度地而築未知其高下乃用水以望之也

辨正〔六書正義〕篆作栞旁省作幵楷譌开〔臣和〕〔謹按〕今俗因隸變亦通用开六書本義訓作磬非

勺 之若切 勺 說文 勺 筆迹小異 勺 汗簡 勺 隸變如上 或作勺勺亦作与与字从之

正義〔說文〕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繫傳〕禮曰今夫水一勺之多言少也〔伯琦字原注〕挹取之器也〔六書統〕象柄曲之器〔六書本義〕象勺取物形

別義〔六書本義〕飲器又十勺為合亦象形

辨正〔說文〕標目敘目並作勺〔古文〕作勺〔陽冰云〕大小篆勺如此許氏勺如此古文不从屈許氏云與包同意此正勺也豈得謂同意〔隸辨〕勺讀若包本作勺與勺異隸無別〔伯琦字原注〕隸別作杓甫遥切斗柄也〔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勺與說文不合按韻書職略切音酌挹取也市若切音芍飲器所以斟酒也今方音通用玉篇亦作杓杓本音標又同勺

几 居履切 几 說文 几 汗簡 几 隸變如上 處凭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踞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雕几彤几鬃几素几〔繫傳〕人所凭坐几也〔六書統〕象一木上橫兩端有足之形〔六書分類〕古人地坐尊者倦則憑之以為安今易高制

辨正〔伯琦字原注〕別作机非〔六書本義〕方音平聲〔臣和謹按〕机本木名今經典相承或通用如左傳設机而不倚六書本義及六書正義以丌與几同非

且 莊所切 且 說文 且 並汗簡 且 隸與說文同 俎徂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尻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也也〔伯琦字原注〕足有二橫木象形告㞐字〔六書〕

〔未義〕尻几也

别義〔六書統〕尊者所凭具也一其藉席也此古人猶無祖宗字不敢斥言其先但指所凭之具也猶長上之名不敢斥言亦但指其所尊言之敬之至也〔伯琦字原注〕借為發語詞淺野切又為語助詞子余切

辨正〔夢英石刻〕作且〔伯琦字原注〕莊所切隸字既失正音遂加半肉為俎以別之〔六書正義〕且篆加仌別作俎俗譌俎〔臣和謹按〕阻詛字並从且諧聲借為淺野切又借為子余切是也徐鼎臣切音子余切又千也切並用假借音切與字之正義不合今依伯琦字原改正

斤 舉欣切 說文 斤 汗簡 斤 隸變如上亦作斤或作斤所欣兵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斫木也象形〔六書統〕斫木器也象刃著木其片㮣外屈而落之形〔六書分類〕斧類从刀而反戾之

别義〔伯琦字原注〕借為斤兩字十六兩為一斤古以為貨字

辨正〔隸辨〕隸或作斤與升相似〔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斤筆畫近謬

斗 當口切 說文 斗 小篆 斗 汗簡 升 隸變如之亦作升斗或作斗斝斟料升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十升也象形有柄〔伯琦字原注〕斗酌器也斗有魁有柄天之南北斗象焉象形〔六書統〕象腹有文底有屈枋之形〔六書分類〕古人酌每用斗故象其有柄之形今惟用作量器且去其柄故與字形異矣

辨正〔復古編〕毛毛上正下譌〔金石韻府〕引汗簡作毛今本汗簡作毛今从金石韻府改正夢英石刻作毛非六書統作毛非六書本義作毛及古文也伯琦字原作斗皆用古文以毛為譌非〔隸辨〕隸變升與斗相似〔六書本義〕譌作斗〔臣和謹按〕今經典相承作斗行之已久〔六書正義〕俗作斗〔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斝為酒器然今經典通用斗詩酌以大斗

矛 莫浮切 說文 矛 說文古文 𢦔 汗簡 矛 隸筆

迹小異亦作𥍝𥍝或省作𥍝變作
矛經典相承用此　柔矜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繫傳〕酋矛長矛也了矛也冂其上所注旄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十六尺為常也〔六書分類〕𥍝有鉤之兵也了丨象鉤形冂象纓拂下垂形

辨正〔繫傳袪妄〕說文了丨陽氷作𥍝臣鍇以為矛戟之字直如許慎所作丨其柄也上了其首也乀亦其枝也厂其建衣也陽氷所作𥍝本出蟊賊字蟊字上非矛字中丨直象苗之莖乙象蟲緣繞自下而上食其葉端令人見此因書矛戟字與之同妄矣〔復古編〕𥍝𥍝上正下譌〔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𥍝非別作𥍝亦非

車 尺遮切

車說文　𨏥說文籀文　車車並汗簡

車 隷與說文同

正義〔說文〕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臣和謹按〕中非从田象輈轄形上下兩畫象輪形古文𨏥如是後人以偏旁配合製字乃縱之六書正義謂象輈軸單輪形非

別義〔六書正義〕轉音扯平聲轉運也

𠂤 丁雷切

𠂤說文　𠂤汗簡　𠂤 隷迹小異亦省作吕吕又變作

𠂤官師帥辥遣歸追眘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小𨸏也象形〔六書故〕其文視𨸏而殺

別義〔伯琦字原注〕作阝小𠂤也从側山象形〔六書正義〕聚土曰堆从側𠙻指事〔六書分類〕山取其高阜取其長𠂤矮而促故从側山

辨正〔六書故〕別作垖〔六書本義〕作洎崔塠𡍷竝非〔字彙〕六書正譌改亚為𠙻側𠙻為阝〔六書分類〕俗作堆無義

阜 房九切

𨸏說文　𨸏𨸏並汗簡　𨸏 隷變如上亦作𨸏

或作阜昇字在左者或作阝亦作吕昌阝

正義〔說文〕大陸山無石者象形〔釋名〕土山曰阜言高厚也

別義〔六書統〕古文作𨸏象隆起綿亘亂石之形以形觀之蓋山之卑而長者〔字彙〕六書正譌改山為𡿨側山為阝

辨正〔復古編〕𠂤𠂤上正下譌〔六書本義〕作阜𠂤非〔六書正義〕音俯旁作阝俗作𨸏〔臣和謹按〕篆作𠂤非隷作阜今經典相承用之亦作阝與从𠂤从邑之字無别今文亦因之

𨺅 祥歲切 説文 𨺅 汗簡 𨺅 隷 闕 隊隘等字从之

正義〔説文〕兩𠂤之間也从二𠂤〔伯琦字原注〕象形〔六書分類〕从反正二阜

辨正〔汗簡音隧〕〔伯琦字原〕作𨺅〔臣和謹按〕集韻作𨻏同扶缶切音阜又扶富切音覆義與説文同惟六書本義訓㢅陋也从兩阜相逼為意亦作䦧按説文䦧即隘字非𨺅字重文又六書正義以𨺅釋作隧又别作𨸏釋作隘並與説文不合

厽 力軌切 説文 厽 汗簡 厽 隷同篆 字从之

正義〔説文〕絫坺土為墻壁象形〔字彙〕厶尖下平為墻為壁絫土之形〔臣和謹按〕坺音跋鍤土謂之坺

別義〔六書統〕積起也象三石𥩈相重之形〔六書本義〕坺土為營壁也〔六書分類〕厽岩石疊砌兒今文作磊人卓犖欽奇亦㻊磊落〔臣和謹按〕阜古文作𡋀故厽象重石以𦉦敘亦相聯屬

辨正〔復古編〕厽厽上正下譌〔金石韻府〕釋作累〔六書本義〕𠁥亦加土作壘古但象形作厽亦作垒作壨非〔臣和謹按〕説文絫增也壘軍壁也垒絫墼也集韻畾田間也夢英石刻作𠁥非 又與品别

四 息利切 説文 四 説文籀文 亖 亖 汗簡 並 隷與説文同變作四亦作𦉭

正義〔説文〕陰數也象四分之形〔繫傳類聚〕一二三皆數而畫之積多則煩故自四而分〔六書統〕數至於四則四方周合無不徧矣為文取四合以見意含八者倍之則八也〔伯琦字原注〕倍二為四从口中八象四分之形〔字彙〕不分則口分乃成四故从口中示分開意

別義 古文亖〔六書正義〕从重二會意

辨正〔六書正義〕俗用肆〔隷辨〕隷變作四與横目相類〔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𦉭筆畫與説文小異

宁 直吕切 説文 宁 汗簡 宁 隷變 如上

正義〔說文〕辨積物也象形〔繫傳〕辨分別也宀象上隆四周之形〔繫傳部敘〕四向圍宁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門屏之間曰宁假借〔六書本義〕象門內四匍形方音陳如遲據二切亦借箸作偖非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貯非〔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宁中从二平畫與說文不合

叕

陟力切 說文 𠦒 汗簡 叕 隸變如上 輟

正義〔說文〕綴聯也象形〔繫傳〕交絡互綴之象〔六書統〕取相句結之形

辨正〔伯琦字原注〕俗作綴非〔字彙〕綴聯不絕與叕大別〔六書正義〕音贅篆作綴

亞

衣駕切 說文 亞 汗簡 亞 隸从古文 變亦作亞

正義〔說文〕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繫傳部敘〕連叕者相並也〔臣父蔣驥曰〕亞从二从古文叕省

別義〔說文〕醜也象人局背之形〔六書統〕宮中分白道分畫行禮之徑也二等級也借為亞次字〔伯琦字原注〕亞古堊字塗墻飾也象圬者縱橫涂飾之狀會意烏故切因聲借為惡亞字又遏鄂切亦借為善惡字又衣駕切借為亞次字又汪故切借為歎息詞凡四音隸別作惡通〔六書本義〕白土飾墻壁也亦作堊从土會意古作䛩

辨正〔復古編〕亞上正下譌〔說文標目叙目〕並作亞〔臣和謹按〕亞古或作亞說文解字正文作亞與前後目不合按字从古文叕省今从亞六書正義亞釋作舆非又別作亞亦非

五

疑古切 說文 㐅 汗簡 五 隸筆迹小異亦作五經典相承用此

亦作五五㐅五

正義〔說文〕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繫傳〕交午更用事也二天地也古文㐅但象交互而已〔繫傳類聚〕㐅者午也交午者陰陽之爭也

別義〔六書統〕㐅數之小成也十則二五為之天奇數五與地偶數五相交也取二筴相交以見意筭術數至於五即用一筴別縱橫之位以記之二筴者二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伯琦字原注〕㐅陽數以二畫交午定四方中央之位而㐅數可見矣象數之交爻字从此〔六書分類〕五天地之中數也一ノ一乀合而成㐅此二之變體而為參天兩地之極致也

辨正〔夢英石刻〕作　〔復古編〕　上正下譌〔臣和謹按〕　即乂字

六 力竹切　說文　筆迹小異　並汗簡

六 隸變如上亦作六 冥共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繫傳類聚〕五為陰陽爭陰陽爭必伏故六象陽之入伏陰也〔六書統〕八自四中二畫出故為出四又冂上添以縱畫即為出四入八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六陰數三偶也上中旁畫如其數象形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四 十七

辨正〔夢英石刻〕作　〔臣和謹按〕　亦作　與大字篆體稍別大作亣下兩畫稍直六字篆體从八

七 親吉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筆迹小異 戱字从之

正義〔說文〕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衺出也〔繫傳類聚〕伏而不已必升故象陽之升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七易數四奇也一畫當五而衺縱㠯記其二數形〔六書正義〕少陽之數

辨正〔六書正義〕俗作柒〔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七字體近隸與篆文不合

九 舉有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九九 軌究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伯琦字原注〕九陽數五奇也象屈曲究盡之形陽數終於九陰數終於十終則變為易動陰靜故十字有定位而九字變通無方其象如此〔六書正義〕老陽之數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四 十八

別義〔六書統〕承七而得之故為文變七以見意

厹 人九切　說文　說文篆文从足柔聲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　禹禽离萬禺禸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尒疋曰狐狸貛貉醜其足蹞其迹厹〔繫傳〕厶其指也〔六書本義〕象指爪內踐

辨正〔夢英石刻〕作　〔六書本義〕轉音求〔六書正義〕音揉〔臣和謹按〕亦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

嘼 許救切 嘼 說文 嘼 筆迹小異 嘼 汗簡 嘼 隸變

如上亦作嘼

嘼亦作嘼

正義〔說文〕犍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 古文嘼下从厹〔字林考逸〕犍也

別義〔六書統〕四足之總名也象頭身尾之形〔伯琦字原注〕嘼古獸字周禮六嘼又與畜字通用〔臣和謹按〕畜古文作嘼

辨正〔復古編〕嘼上正下譌〔六書正義〕篆作嘼與獸俗作嘼〔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嘼

說文不合六書正義作嘼非以說文嘼為譌體亦非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四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五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呈本

十二部

甲 古狎切 甲 說文 甲 筆迹小異 甲 說文古文甲 甲 汗簡 甲 隸變

如上亦作甲 畢字从甲而左曲早戎等字本从甲今文變

正義〔說文〕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繫傳〕甲在東北甲子陽氣所起也自內而起故孚甲冒之也孚猶莩殼也其字形亦取象人頭也〔繫傳〕〔類聚〕象東北十二月之時陽始欲出正其體然上有所冒〔六書統〕凡艸木之生必先吐根著土然後揭其核殼而上起既出土然後脫之故為文象包冒未脫之形〔伯琦字原注〕中从木未成之象〔臣和謹按〕甲十幹之首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月在甲曰畢 閼音謁

別義 甲古文〔徐鼎臣曰〕始于一見于十成于木之象〔繫傳〕甲一也甲乙為幹其數十成于東方人象木也〔六書統〕借為兵甲字〔六書本義〕二曰首鎧象人戴甲而立

乙 於筆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乚乾尤尼等字从之辰㬰失等字本从乙

正義〔說文〕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乙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繫傳〕此甲乙之乙下迂曲也丨音徹同為出也乙乙未展也〔繫傳類聚〕二月之後軋然巳出矣冒險而出其出難故詰屈也〔六書統〕木王之漸也取其甲巳脫猶宛曲未申之形〔臣和謹按〕乙十干名爾雅太歲在乙曰旃蒙月在乙曰橘

别義〔伯琦字原注〕魚腮骨在目旁象形内則魚太乙借為十干乙字卯月之象〔六書本義〕魚腸謂之乙

辨正〔隸辨〕亦作乚與元鳥之乚相混〔臣和謹按〕六書正義篆作字體與說文不合與乁字别乁古及字俗譌同

丙 兵永切 說文 汗簡 隸與說文同亦作 更字从之

正義〔說文〕位南方也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从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繫傳〕陽功就萬物皆成炳然彰著冂猶門也天地陰陽之門户陽功成將去冂也〔繫傳類聚〕丙為四月巳出而内外皆炤炳然而正冂内外之分也〔王篇〕光明也〔臣和謹按〕丙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丙曰柔兆月在丙曰修

别義〔伯琦字原注〕丙魚尾也象形因聲借為丙丁字巳月之象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與亦字字相似今从汗簡作〔臣和謹按〕今本金石韻府改正

丁 當經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 成町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夏時萬物皆丁壯成實象形也丁承丙象人心〔繫傳〕物挺然成立之皃夫萬物方茂非成之謂衰殺乃見其成陰气感于外陽气營于内故萬物炳然非所謂成得一陰之贊擘斂之乃為成故感于丙成于丁其形正中故象心〔繫傳類聚〕丁為五月其體丁壯象其正身無所屈撓〔王篇〕強也壯也〔臣和謹按〕丁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丁曰強圉月在丁曰圉 强音姜

别義〔六書統〕作以鐵鍛之鋸其下上有蓋本大末小以聯木也象其形小篆省〔伯琦字

〔原注〕丁䗬尾也象形凡造物必以金木為丁附著之因聲借為丙丁字午月之象〔六書本義〕魚枕曰丁皆象其形借丙丁

戊 莫候切 戊 說文 戊 汗簡 戊 隸筆迹小異亦作 戊 朮 朮 成茂等字从之

辨正 〔金石韻府〕引汗簡作 〔六書統〕亦作

正義 〔說文〕中宮也象六甲三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繫傳〕五土無定居主在中往來不相越故曰拘絞人脅亦相任也亦在中五象也〔繫傳類聚〕戊已為六月戊在居中五方相句絞相成也〔六書統〕土位也土之德也仁而不殺為文取戈裹其首示不用也故戊者包裹之意）以象所裹之物所以指其戊之意也〔臣和謹按〕戊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戊曰著雍月在戊曰厲 著音除

別義 〔伯琦字原注〕戊古矛字古文作 小篆作戊鉤兵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迷浮切因聲借為戊已字莫候切茂字从此聲既為借義所奪小篆又析古文作矛字以別之其實一也後因避唐諱讀若武又如務皆非〔六書分類〕戊即古茂字通加草遂分為二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五 四

辨正 〔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作 與說文不合以戊為譌非

己 居擬切 己 說文 己 筆迹小異 己 汗簡 己 隸與說文同亦作己

正義 〔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繫傳〕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包含象人腹圜曲也人腹中央也〔繫傳類聚〕戊己為六月己正身在中四顧望也〔臣和謹按〕己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己曰屠維月在己曰則

別義 〔玉篇〕身也〔韻會〕對物而言曰彼己〔六書統〕屈鄰也以躬親之義借為己身字〔伯琦字原注〕己古紀字為借義所奪小篆又从糸制紀字以別之其實一字也〔六書正義〕我躬自謂也从尸屈指事篆作己

辨正 〔臣和謹按〕六書正義以己為譌非

巴 伯加切 巴 說文 巴 汗簡 巴 隸變如上亦作巴

正義 〔說文〕蟲也〔六書本義〕有吞形〔六書正義〕象蟜尾大腹形〔廣金石韻府字略〕象蟲食口

說文字原集註 卷十五 五

有所吞也

別義〔說文〕或曰食象蛇象形〔繫傳〕博物志巴蛇吞象三歲出其骨君子食之無腹心之疾

一象所吞也指事

辨正〔陽冰曰〕从巴中一合次巴下〔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篆]从古文與說文異按古文从辰巳之巳說文从己變从卜陽冰之論从古文也〔六書正義〕楷作巴與卩混〔隸辨〕隸亦作巴與符巴之巴相類

經典相承用之

庚 古行切 說文 [篆] 筆迹小異 [篆] 汗簡 [篆] 隸變 庚 如上亦作庚从庚之字或省作庚

庚庚庚 康庸唐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齋〔繫傳〕史記曰大橫庚庚堅强之皃畫所會聚如人之臍也〔繫傳類聚〕庚為七月萬物成實故象實之著乎枝幹也〔臣和謹按〕庚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庚曰上章月在庚曰窒

別義〔玉篇〕猶更也〔六書統〕[篆]从从从干世道不能無弊弊則必庚庚則變變則不可無備以从干為文備甚也秋初之氣以金革明故以為文〔伯琦字原注〕庚鐘類象形一曰鐘虡也故庸字从之居行切借為庚辛字〔六書本義〕居行切禹屬象耳鉦腹文三足形

辨正〔繫傳袪妄〕說文云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陽冰云从午从[篆]象人兩手把干立庚庚然史記大橫庚庚是也臣鍇按史記庚庚橫皃木實以橫箸樹陽冰云干立為庚[篆]立則豎矣〔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篆]筆畫近謬六書正義以[篆]為譌非

辛 息鄰切 說文 [篆] 並汗簡 [篆] 隸變如上亦作 辛

辛辛或作辛辛亦作辛經典相承用此 辭辜屖莘梓辟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辠也辛承庚象人股〔繫傳〕言萬物方盛初見斷制民難與慮始故辛痛也人股漸焦殺故象之辛亦漸揫斂也殺所介反〔繫傳類聚〕辛為八月物已成而未熟陰氣未極陽氣未萌無復氣似萬物將取收縮白露制物故取辛萬物見焦殺若獲辠然也〔玉篇〕辛也〔六書分類〕辛陰金也有毒而能散毒故古人因味以命名〔臣和謹按〕辛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辛曰重光月在辛曰塞 重音蟲

別義〔六書統〕五穀至秋成實然而薦之神祇祖考言其物辛成也从𢆉上戴一象所薦之物如乚之所載𢆉丌閣之屬與丵同又秋時百穀辛孰也以其時屬金借為从䇂所作之辛以其稼穡之勤勞又借為辛苦之辛〔六書本義〕被辠辛苦也从辛一以貫之指拘繫狀五味刺曰辛作𨐌辣非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glyph]〔六書分類〕从羊犯上過大于䇂今俗省其一與䇂莫辨〔臣和謹按〕說文从䇂之字本作䇂秦石刻變作𢆉今文作辛又省𢆉作辛

辡 皮免切 說文[seal] 汗簡[seal] 隸變如上亦作辩辨辯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

別義〔六書統〕二辠之輕重也从二辠省列二辠于前以辨之也〔伯琦字原注〕辨分別也二辛易辨會意隸別作辯辨通

壬 如林切 說文[seal] 汗簡[seal] 隸同亦作壬

正義〔說文〕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褱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繫傳〕陽初生陰陽交也二為陰中一為陽中丨相交也辛陰氣成就乃能承陽以有生也故曰承辛生子也敘次敘也工巫皆規矩也人脛上承股其任彌重也〔臣和謹按〕壬十幹名也爾雅太歲在壬曰元黓月在壬曰終　黓音亦

別義〔六書統〕水王之心也日行至此易氣消盡無以制水水王狂行不潤下而反上縱橫于地膚之間也取其水縱橫于二中以見意二地之形與數也十象其縱橫也〔伯琦字原注〕壬負壬也壬在前負在後前後皆跪物而中以橫木壬之指事如林切詩我壬我輦孟子治壬將歸皆此字注疏音釋同因聲借為壬癸字既為借義所專小篆又从人作任以別之亦借為褱妊字〔六書本義〕壬亦作妊作倭非〔六書分類〕壬天一生水也从三象乾為陽从丨象水流道路

辨正〔六書分類〕中畫長所以別于王玉二字〔篆辨〕隸變與王立之王相混無別〔臣和謹按〕篆文壬癸字上作平畫借為負壬懷壬字又从人作任从女作妊以別之漢魯峻碑陰王字譌借壬而壬癸之壬作[glyph]王與王字相混壬亦作壬上双ノ與王異後人相沿壬字亦作壬遂相混無別

癸 居誄切 〓 說文 〓 筆迹小異 〓 說文籀文 〓

汗簡 〓 隸从籀文𤼽亦作〓經典相承用此亦作〓

正義〔說文〕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繫傳〕冬萬物成焉羣動息焉故可揆度律黃鐘初九度量所起也足最在下故取象也〔繫傳類聚〕癸者十二月之時也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土縮其壤水收其潦故象水四方流入內也〔六書統〕水王之藏也日行至此昜伏地中以制水水皆入于艸木之根胚胎其萌芽以待其生亦象水縱橫于根荄之形古文作〓此意自壬而變〔六書正義〕象木根連絡形似二木交互之狀〔臣和謹按〕癸十榦名也爾雅太歲在癸曰昭陽月在癸曰極

別義〔伯琦字原注〕〓交錯二木度地以取平也與準同義从二木象形因聲借為壬癸字隸別作癸揆楑通〔六書本義〕象相交形戴氏曰鼎文作〓殆似三岐矛〔六書正義〕以足步量地也从癶矢會意矢以近度遠

辨正〔字辨〕〓籀文作〓今省作癸〔臣和謹按〕六書統六書正義並分〓〓為二六書正義云〓篆誤用〓按今經典並以癸為壬癸字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六

欽覲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
呈本

十六部

子 即里切 說文 筆迹小異 說文古文子
說文籀文子 汗簡 隸筆迹小異亦作子孑孖字在左者作子孑 孟疑等字从之

正義〔說文〕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為偁象形〔繫傳〕十一月夜半陽氣所起人承陽本其初故以為稱〔臣和謹按〕十一月建子時維仲冬乃大雪冬至之候也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月名十一月為辜

敦音頓

別義〔李陽冰曰〕子在褓緥中足併也〔繫傳通論〕古文上有髮下猶褓緥之〔玉篇〕兒也滋也入男子之通稱〔六書統〕人成形也胚胎中稍成形曰全成曰子方生曰古象兩手卷屈向上之形〔伯琦字原注〕十一月一昜來復萬物滋萌有取乎此故借為子月之象〔臣祖蔣朴生曰〕从包出而手尺具為子

了 盧鳥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

正義〔說文〕尦也从子無臂象形〔繫傳〕尦音烏旁無輔了尦然也〔六書本義〕左右臂俱無而了絕也

別義〔伯琦字原注〕借為決也訖也〔玉篇〕慧也〔六書本義〕畢也

辨正〔臣和謹按〕了从子省六書統作訓曼之末伯琦字原訓脛之稚骨六書正義从丩省俱與說文部領不合

孨 旨充切 說文 汗簡 隸筆迹小異 孱字从之

正義〔伯琦字原注〕孨劣弱也从三子會意〔六書本義〕孨弱也从三子羣小之意

別義〔說文〕謹也从三子讀若翦〔繫傳〕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君子慎獨矣能三子同居而不散離必謹守者也〔六書統〕一座三子也又借為謹義又與進同義〔宋祺瑋曰〕羣兒聚弄爭先也

辨正〔夢英石刻〕亦作〔集韻〕音僝〔六書正義〕音展金石韻府釋作進〔臣和謹按〕六書正義釋作僝非

𠫓 他骨切

說文 𠫓 筆迹小異 𠫓 說文到古文子 𠫓

汗簡 𠫓 隸筆迹小異亦作𠫓𠫓亦作𠫓育充棄等字从之或从古文變作㐬㐬㐬㐬疏流毓等字从之

正義〔六書統〕子生之敎也象轉首下向順生之形凡物孕則向上生則轉而下也〔六書本義〕生子順忽出如脫也借突〔六書正義〕引魏校曰凡孕胎男背女向臨產轉身向下始分免也〔六書分類〕𠫓易產也 㐬古文〔六書統〕象有胎髮形

別義〔說文〕不順忽出也从倒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㐬或从到古文子即易突字也〔繫傳〕反為人子之道也故文从反子字突然反道而出是悖也

辨正〔臣和謹按〕汗簡从𠫓之字皆从右起夢英石刻作𠫓中畫不連與說文不合〔六書本義〕與云字不同〔六書正義〕許慎謬訓不順之子

丑 敕久切

說文 丑 汗簡 丑 隸筆迹小異亦作丑 古

正義〔說文〕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繫傳〕下所執不出于手也昧爽為丑人皆起有為也〔繫傳類聚〕象人之手有為陽用力為之陰用力以制之皆象用手也〔六書統〕十二月二易生之辰名也陰寒方盛人手不能舉若拘之然从又中加丨形所以指其丑之意也〔臣和謹按〕十二月建丑時維季冬陰極陽生之時新舊遞嬗之會乃小寒大寒之候也爾雅太歲在丑曰赤奮若月名十二月為涂

別義〔伯琦字原注〕丑手械也从又手也有物以縶之象形因聲借為子丑字俗作杻杽並非又丑象子初生舉手〔六書本義〕俗用鈕作鈕非〔六書正義〕一名[illegible]

辨正〔六書正義〕音肘因轉義所專加木別作杻音醜〔隸辨〕隸作丑與叉字相混

寅 弋真切

說文 寅 汗簡 寅 隸變如上亦作寅或作寅古文寅也 古

正義〔說文〕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也象宀不達髕寅于下也〔繫傳〕髕擯斥之意人陽氣上銳而出上閡于宀也臼所以擯之也象形〔六書統〕作寅正月三陽上進之辰名也陽至于三則出地上農民舉手動作之時也取人趨農為舍于田間之形𡩟舍形臼兩手營其舍也詩云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臣和謹按〕正月建寅時維孟春乃立春雨水之候也爾雅太歲在寅

曰攝提格月名正月為陬

別義〔伯琦字原注〕作□夾脊肉也象形伯姬鼎欵識文可考因聲借為寅邪字正月之象又借為寅敬字別作夤非〔六書本義〕亦作夤作腆非

辨正〔夢英石刻〕作□〔臣和謹按〕伯琦字原以寅為謬非六書正義作□係古文寅字

卯

莫飽切 □ 說文 □ □ 並汗簡 卯 隸變如上亦作 丣 聊字从之

正義〔說文〕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繫傳〕二月陰不能制陽陽冒地而萬物畢出也〔繫傳類聚〕二月陽適強陰不能制故象開出也丣開而丣閉〔六書統〕二月四陽方壯陰氣將盡天道方開之辰名也取門開兩樞相向之形〔六書本義〕開戶時也日出于丣闕戶之時故以兩戶相北開會意〔臣和謹按〕二月建卯時維仲春乃驚蟄春分之候也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月名二月為如

單音蟬閼音謁

辨正〔六書統〕作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非〔臣和謹按〕非即門字之制[illegible]今本汗簡門字不作閂而丣字亦不作非〔隸辨〕隸譌作卯卯讀若卿〔字辨〕與卯卯別〔臣和謹按〕古卿字作卯隸變作卯而寅卯之卯隸亦作卯經典相承混用已久別作夘非

辰

植鄰切 □ 說文 □ 說文古文 □ 汗簡 辰 隸變如上或作 辰 辱字从之

正義〔說文〕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繫傳〕雷出奮豫之時也匕化也乙草木芒初出曲卷也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也明者以為時候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尚書曰撫于五辰辰時也〔徐鼎臣曰〕三月陽氣盛草木生上徹于土故从上厂非聲疑亦象物之出〔繫傳類聚〕辰為三月陽氣長而未盛無可以象故从乙乙物出也人人加功之時也二上也日生在上也〔六書統〕三月五陽決去一陰之辰名也斯辰也木王盛于乙天地仁遍萬物君立止于上民承止于下是君率之而民應之也為文从𠂆从止从乙𠂆亦止也即曰字立起之狀小篆作□从一在中上下之化加一也〔臣和謹按〕三月建辰時維季春乃清明穀雨之候也爾雅太歲在辰曰執徐月名三月為寎 寎音柄

別義〔玉篇〕三辰日月星房星之辰或作曟〔伯琦字原注〕辰岸之交會處也从厂者岸也下象土坼裂之形〔六書本義〕春秋傳日月所會謂之辰天之位次如地有岸故从厂定意下象交會交錯形亦作曟〔六書正義〕日月交會之處十二次會每月不同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尾巳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娵訾亥元枵子星紀丑又三光一名三辰十二支為時辰十二月為日辰象三光交會形借時也

辨正〔夢英石刻〕作𠨍〔隸辨〕隸譌二為工又譌二為土譌乙匕為匕〔臣和謹按〕金石韻府引

汗簡作𠨍令本作𠨍筆迹小異唯汗簡目錄作𠨍非按古文从辰之字無从𠨍者楷作辰非

巳 詳里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巳 隸變如土

亦作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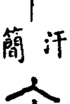
正義〔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蛇象形〔繫傳〕四月純陽之月故曰陰氣巳藏炁蛇之變化有文章也四月巳主蛇〔繫傳類聚〕正陽之月文明之時故象蛇形也〔六書統〕四月純陽用事之辰名也〔臣和謹按〕史記律書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又釋名如出有所為畢巳復還而入也四月建巳時維孟夏乃立夏小滿之候也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月名四月為余

余音舒

別義〔六書統〕巳嗣也萬物至此草有苗木有實禽魚蚰蟲有胎卵莫不嗣續其類也取子在胎中屈而未全之形〔伯琦字原注〕巳似也昜氣生于子終于巳四月純乾萬物成形人之褢妊自子至巳形具故巳與子相類以其滋則曰子以其形似所出則曰巳象子在包之形舊說以為象它形者非〔六書本義〕子息象子初生足尚未伸形今但用嗣轉上聲歲陰名又音㠯終也又甚也〔六書

〔分類〕借為巳止字取蛇形每卻而不前意

辨正〔韻補〕古辰巳之巳亦讀如巳矣之巳〔六書本義〕俗有挑鉤之別非〔隸辨〕今俗以巳為終巳之巳別作巳為辰巳之巳非是反巳為㠯隸加人作以㠯用也

午 疑古切 說文 筆迹小異 汗簡  伯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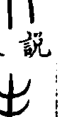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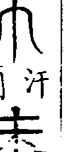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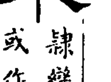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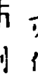
字原如此 隸筆迹小異亦作午繆典相承用此 舂秦等字木从午

正義〔說文〕啎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此與矢同意〔繫傳〕入為陽一[illegible]也丨為陰

氣貫地午逆陽也五月陽極而陰來忤者正衝之也矢亦象衝逆也〈六書統〉五月一陰生之辰名也象陰氣下生之形所以指其午之意也〈六書正義〉中也从人十會意魏校曰十定四方人指正南〈六書分類〉午上象天體半覆形十象中立明午為正時應天之中也〈臣和謹按〉五月建午時維仲夏芒種夏至之候也爾雅太歲在午曰敦牂月名五月為皋　牂音臧

別義〈伯琦字原注〉午古杵字舂米之具也斷木為午所以舂也象形昌汝切因聲借為午未字既為借義所專俗从木作杵字以別之實一字也〈戴侗曰〉象植幹樸首腰鍵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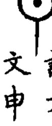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午〈繫傳祛妄〉陽冰云五月筍成竹此半枝出也臣鍇以為說文十幹十二辰皆取象天地及氣之出入或取物之大者豈取半竹乎又五月草木並盛豈獨竹乎〈臣和謹按〉說文午作仐六書正義及六書分類以仐為辰名以仐為舂具分仐仐為二伯琦字原作仐訓古杵字借辰名繫傳祛陽冰半竹之說為妄則知午字中丨與人本屬相連而說文从午之字亦作仐此筆迹小異耳分仐仐為二非

未 無沸切  說文  汗簡  隸變如上亦作未或作制字从之

正義〈說文〉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葉也〈繫傳類聚〉未為六月草木盛于五月故聚蓄百藥木气之盛也味主在和五月木雖盛純陽而已味一而未和至六月得陰氣委殺乃盛成而有味故象之〈六書統〉六月二陰生之辰名也〈臣和謹按〉六月建未時維季夏乃小暑大暑之候也爾雅太歲在未曰協洽月名六月為且　且讀若葅平聲

別義〈伯琦字原注〉未古味字六月百果滋味已具借為午未字別作味加口後人所制也

〈六書本義〉借午未又未可〈六書分類〉草木過盛則折故午後為未寓漸衰之意

申 攝人切 說文  說文古文申 說文籀文申 汗簡 隸筆迹小異又作申經典相承用此紳伸等字从之電曳字並从申而石曲臾字从申而左曲

正義〈說文〉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繫傳〉七月三陰故曰陰氣成九三陽成六三陰成〈繫傳類聚〉申為七月陰生三月矣三月一時陰體成矣成則

自申固而收束故象之〔六書統〕七月三陰出地之辰名也侌氣至此出于地上漸得其申也取侌雖申猶有柔屈之形[glyph][glyph]此取侌氣既申百穀成實人皆動手之時取兩手相向形申與寅相值寅三陽生申三陰生寅之辰物生申之辰物老故皆取用手之義〔臣和謹按〕七月建申時維孟秋乃立秋處暑之候也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月名七月為相　涒音暾灘音攤相去聲

別義〔金石韻府〕引汗簡作[glyph]〔伯琦字原注〕作[glyph]舒閫也凡物由曲而申指事因聲借為申酉字〔六書本義〕持簡達上也从臼指所持簡

辨正〔臣和謹按〕申六書正義作[glyph]釋作伸以[glyph]為譌又以申釋作取以[glyph]釋作申並與諸家不合

酉　與久切　[glyph]說文　[glyph]說文古文酉　[glyph]汗簡　酉

隸與說文同或作酉酉亦从古文作丣从酉者如酒配𩰫之類从丣者如柳劉畱[illegible]貿之類

正義〔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繫傳〕就成熟也〔說文〕丣古文酉从丣丣為春門萬物已出丣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繫傳類聚〕丣為八月萬物負陰而抱陽陽氣將潛萬物隨之以入故象門之閉〔六書統〕作丣八月四陰方盛之辰名也侌盛則昜氣漸隱而天道閉矣兩户外閉為丣內合為丣蓋合其丣之中也〔伯琦字原注〕丣闔户也因聲借為申丣字古以為牖字〔六書正義〕丣上指闔鍵〔隸辨〕日入于丣闔户時也〔臣和謹按〕八月建酉時維仲秋乃白露秋分之候也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月名八月為壯

別義〔伯琦字原注〕酉釀米麴為酒以共祭祀賓客醫藥之用者象酉在罍中之形八半水也〔六書本義〕儀狄造杜康潤色之象酉在缶瓮中上有蓋形亦作酒作酉栗非與丣通〔六書正義〕[glyph]釋作卣中尊也獻象之屬所以盛酒象長頸腹帶形篆與丣溷別作卣或作[illegible]〔字辨〕說文無卣或即是酉

辨正〔復古編〕[glyph][glyph]上正下譌丣丣上正下譌〔臣和謹按〕六書統作丣字體與說文亦別因義可通故存其說隸或作目亦从古文變別作丣非

酋　字秋切　[glyph]說文　[glyph]汗簡　酋

隸筆迹小異亦作酋酋又作酋酋

正義〔説文〕繹酒也从酉水半見于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繫傳〕國語曰毒之酋腊其傷人也必甚然則酋久酒也酒久則水上見謂糟少也〔六書正義〕引月令注酒熟曰酋从八酉會意八别也借酒官名

別義〔六書統〕大尊也以盛繹酒酋與尊同形酋大不可舉尊小可舉故用兩手収之大曰首小曰尊也

辨正〔六書本義〕作酋非

戌 辛聿切

説文 戌 汗簡 戌 隸筆迹小異亦作 戌戌 咸威威歳蔑等字从之

正義〔説文〕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戊含一也五行土生于戊盛于戌从戊一一亦聲〔繫傳〕土寄四季而王也〔繫傳類聚〕戌為九月陽氣將滅土生于戊盛于戌言陽將入于土也故从戊一亦象之也〔六書正義〕九月辰名魏校曰一指孫陽尚存生生之德未息〔臣和謹按〕九月建戌時維季秋乃寒露霜降之候也爾雅太歳在戌曰閹茂月名九月為元

別義〔伯琦字原注〕戌擊傷也傷而滅之也从戌一聲與恤通恤者心戌然而憂衋之也罒義借為戌亥字古文作 戌 用戈之狀也〔六書本義〕今但用恤卹

辨正〔六書正義〕音卹〔隸辨〕隸或作戌與成字相混

亥 壺改切

説文 亥 亥 並筆迹小異 亥 伯琦字原古文亥 亥 汗簡 亥 隸變如上亦作 亥 亦作 亥亥亥

正義〔説文〕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褱子咳咳之形也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繫傳〕言萬物之荄皆動也十月坤之上六陰極陽將生也从上者陽微在下也十月之時陽氣萌兆盛陰盛陽萬物皆含育于内象人之懷妊䏶兆也〔繫傳類聚〕亥為十月盛陰接陽絪縕遘精化育之象十一月而子生矣故象之也此十二支也故以配日曰幹也〔六書統〕十月純陰用事之辰名也〔伯琦字原注〕十月純陰陽無終絶之理剥上復下故亥从二人一男一女也乚孕也雖上闕于二畫之重会而生生之道已萌于下矣借為十月之象此聖人制作始一終亥之義也〔臣和謹按〕十月建亥時維孟冬乃立冬小雪之候也爾雅太歳在亥曰大淵獻月名

十月
為陽

別義〔陽冰曰〕古文本象豕形㦸一畫亥有二首六身又云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則為篆文亥字二畫象筭家之二萬乚曲次之則似筭家之六千ㄱ象筭家之六百ㄱ則筭家之隔位六矣此以亥字布畫偶有此形〔六書統〕十月草木之生氣藏于木根蚀蟲封其穴以莫不相从而乚于土下為文取相从乚土之形乚古隱字从古文从二者土之形古文作丆〔伯琦字原注〕亥荄也象形〔六書正義〕作丆音該草木枯根也象木根入地形一指地篆作𠀅因轉義加艸別作荄轉音海十月

辰 名

辨正〔金石韻府〕引汗簡作丆〔臣和謹按〕夢英石刻作𠀅筆畫與說文稍異俗作亥非

說文字原集註卷十六

說文字原表說

說文以敘目為綱領共五百四十部本書卷帙次第十五自唐李騰集李陽氷篆書書之貫耽題為字原始單行於世其字義次第相生說見徐鍇所著部敘兩篇臣按以說文詳加考核其中有顛倒闕略之處而義亦未精蓄疑有年未能解釋自充

欽定四庫書篆隷校對之職得窺

天府之秘藏乃反覆追尋說文敘目之由一旦恍然有所會悟因敬謹編次為表共分五則上天下地人在其間萬物包舉終以支干至理循環始一終亥復槩括衆解探索古文以理相推因物求類類有部領領有所檬遠近順逆俱得通會舉其大端名之曰字原表說臣蔣和謹識

一天數一畫開天 上本乎天者親上 示从上二古文上字天在上垂日月星三光以示人故下文从二 三篆示下垂三小即橫之為天地人三才 王通三才為王ㄋ

者法天中畫近上　王 玉从三而勺之所謂據形系聯也　玨 蒙玉　气 从三屈曲其畫

士 从王省王之下為士　丨 从一而縱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也下文中小二字並

从丨　屮 从丨　艸 重屮　蓐　茻 並从艸

小 从丨初分　八 蒙小　釆　半 並从八　牛 蒙半

犛　告 並从牛　口 蒙告下文吅品器舌谷只丂句古言甘曰喜等字並从

口　凵 蒙口　吅 重口　哭 蒙吅　走 蒙犬會意說文

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　止 蒙走下文址此正辵齒足疋等字並从止

癶 从止　步 蒙癶上下移置　此　正　是

說文字原表說　二

、辵 並从止　彳 蒙辵下文行字从彳　廴 从彳引之　延 蒙廴

行 从彳　齒 从止　牙 蒙齒連類　足　疋 並从止

品 从口　龠 蒙品　冊 蒙龠　㗊　舌 並从口

干 蒙舌　谷　只　㕯　句 並从口

勹 蒙句　古 从口　十 蒙古　卅 从十　言 从口

誩 重言　音 从言　䇂 从言省　丵 从言會意插竹簡之具也

業 从丵　廾 蒙業下文又𠂇二部左右相蒙也　𠬞 反廾　共

異　舁 並从廾　臼 蒙舁　晨　爨

革　鬲　䰜 並从臼古文革鬲䰜三字並从臼　爪 蒙臼

丮 爪連類中从手　鬥 从丮相對　又 右手也蒙廾分而為二𠂇在下部下文史支聿取𠬪寸

皮攴受奴等字並从又左字从又𠂇會意　𠂇 左手也　史　支 从手𥫗竹

聿 从手持竹　聿　畫 並从聿　隶　臤 並从又

臣 蒙臤　殳 从又　殺　几 並蒙殳　寸

皮 並从又　㼱 蒙皮古文作𤿺　攴 从又下文數旻攷等字並从攴

敎 从攴　卜 蒙敎　用 蒙卜　爻 蒙敎　㸚 从爻

旻 从攴　目 蒙旻　䀠　眉　盾 並从目

說文字原表說　三

自 即鼻字从目連類　白 从自省　鼻　皕

習 並从白　羽 蒙習　隹 从羽指事有隹有鳥下文奞雈瞿雔雥等字並从隹

奞　雈 並从隹　𦫳　苜　羊 並从𦫳

羴 蒙羊　瞿　雔　雥 並从隹　鳥

烏 隹鳥並一類　華 从捕鳥畢會意　冓 从華對交　幺 絲去其半為糸又去其半為幺捕鳥

之畢以絲為网此同條牽屬也　𢆶 重幺　叀 从幺省

廟諱　玄 从幺　予 古文作[illegible]从艸為部領　放 从攴　受

奴 並从又　歺 蒙奴　死 从歺　冎 从歺从半冎歺

骨蒙冎　肉蒙骨　筋蒙肉　刀从夕相引下文刀韧角等字並从
刀　刃　韧並从刀　丯蒙韧　耒从丯
角从刀　竹蒙上文筋字竹乃物之多筋者故筋字从竹　箕从竹
丌蒙箕　左兩手相助也从ナ又會意　工蒙左　玨
巫並从工　曰　曰並从口　乃　丂
可　兮　号　亏並从曰相貫　旨从甘
喜从口　壴蒙喜　鼓　豈並从壴　豆蒙豈
豐　豐　虘並从豆　虍蒙虘　虎从虍

虤重虎　皿从豆連類下文血字从皿　凵蒙皿　去从凵
血从皿　丶蒙血象血形　丹蒙丶　青从丹　井从丹
皀蒙上文旨字　鬯皀鬯並从匕皀以養人鬯以降神並从旨會意　食从皀
亼蒙食　會亼之義　倉从亼　入蒙亼亦从倉會意下文缶矢高亩等
字並从入　缶　矢　高並从入　冂蒙高
亯　京　亯　㫗从高反　畗並从高
亩从入與上文倉入字連類　嗇从亩从來　來蒙嗇　麥从來
夊蒙麥　舛从夊下文舜韋弟桀等字並从舛　舜从舛　韋从舛上下移置

弟古文弟从韋省　夂　久並从夂　桀从舛　木蒙桀下文東
林朩巢桼東束禾等字俱从木木从屮屮从丨下文才叒㞢币出朮生乇𠂹𠌶華𢎘卤𠦒俱因木部支分
節解也克彔二字从木部引而伸之也　東　林　才从木省
叒木名　㞢象艸木萌芽　币从㞢反　出　朮
生　乇　𠂹蒙乇古作𢎗　𠌶从𠂹　華从𠌶自才字
至此並从艸木之生發聿屬引而伸之也　禾从木上曲　稽从禾　巢
桼　束並从木　㯻从束　囗蒙㯻中口下文員邑日毌等字並
从口　員从口　貝蒙員　邑从口　𨛜蒙邑

日从口口象天一陽奇也　旦蒙日下文旦冥晶等字並从日　倝从旦
㫃蒙倝　冥　晶並从日　月从日連類　有
朙並从月　囧蒙朙　夕从月半見　多重夕　毌从口
𢎘亦从艸木之生發聿屬　朿从重𢎘亦从木　卤朿為華之盛卤為實之垂卤卤然
齊華實之時相齊　朿从木　片半木　鼎从片　克象屋下刻木形
彔刻木彔彔也　禾从木　秝重禾　黍从禾　香蒙黍
米禾實象形　毇从米　臼蒙毇　凶蒙臼會意　朩从禾連類
麻从林　尗禾麻連類　耑亦从艸木之生發聿屬　韭

瓜从禾連類 瓠从瓜 宀从高冂自意下文宮穴㝱等字並从宀
宮从宀 呂蒙宮 穴 㝱並从宀 疒蒙㝱
冖从宀省 𠔼 冃 㒳 网
襾 巾並从冂下文市帛㡀等字並从巾 市 帛並从巾
白蒙帛 㡀从巾 黹蒙㡀
凡二百八十六部又與ナ相連左部从ナ又為接脈筋字从竹竹
以筋為接脈甘旨皀三部意義相連體製相蒙遥為接脈
人有天有人下文尸儿欠頁勹等部並从人變體各為部領又各有連類諸部 匕到人

匕反人 从二人為从 比反从 北二人相背 丠从北
㐺三人 𡈼从人 重从𡈼 臥 身並从人
㐆反身 衣从人 裘从衣 老从人相引 毛蒙老
毳从毛 尸从人象臥形 尺 尾 履並从尸
舟蒙履 方从兩舟省 儿即人字人在下故詰屈下文兄兂皃𠑹先秃見欠頁鬼
等字並从儿 兄 兂 皃 𠑹
先 秃 見並从儿 覞从見 欠从儿
㱃 次並从欠 旡反欠 頁从儿 𦣻蒙頁

面从百 丏从人省正象壅蔽之具 首同百 𥄉到首
須从頁 彡蒙須下文彣髟勿等字並从彡 彣从彡 文蒙彣
髟从彡 后从人 司反后 卮蒙后 卩蒙卮
印 色 卯 辟並从卩 勹象人曲形
包 苟並从勹 鬼从儿象鬼頭 甶 厶
嵬並蒙鬼 山蒙嵬 屾 屵並从山 广
厂並蒙屵下文危石户等字並从厂 丸从反厂加反人 危 石並从厂
長 勿並蒙上文髟字長蒙髟字左旁勿蒙髟字右旁 冄蒙髟到毛兩邊

而从重冄省 豕从毛會意下文象豸兕易象馬廌鹿㲋兔萈犬鼠能熊等為一類
㣇 彑 豚 豸 兕
易 象 馬 廌 鹿
麤 㲋 兔 萈 犬
㹜 鼠 能 熊並獸類 火蒙熊下文炎
焱炙赤等字並从火 炎重火 黑蒙炎 囪蒙黑 焱
炙 赤並从火 大蒙赤 亦 夨
夭 交 尣 壺 壹

夲 奢 亢 本 夰

大 夫 立 並从大 竝 篆立立 囟 篆上文囟字

囟以出火囟以通氣 思 从囟 心 篆思到火為心 恖 从心

水 从火連類下文林瀕く巜巛泉永谷仌雨等字並从水 林 瀕

く 巜 巛 泉 灥

永 並从水 𠂢 反永 谷 並从水半見 仌 象水凍形 雨 从水

雲 篆雨 魚 水族 𩺰 重魚 燕 魚燕同尾象形 龍 雲從龍而龍亦

為魚長 飛 从龍之飛相貫 非 从飛下翅下文卂乙不𠙻西等字並從飛牵屬

說文字原表說 八

卂 令作迅从飛而羽不見 乙 从卂叉省 不 鳥飛上翔也 至 鳥飛至地也

卥 鳥在巢上象形 鹵 篆卥西方鹹地 鹽 从鹵 戶 从上文厂部為類

門 从二戶 耳 篆門也主耳聽 門 聞 𦣝 手

脊 並从目連類 女 从人為類古文作弔象袖手形 母 从女 民 古文民从母母从女

𠂆 篆古文民未盡 丿 从𠂆省 乁 反丿 氏 从乁 氐 从氏

戈 上文氏通抵戈乃抵具下文戉琴亡曲甾瓦弓等並為器用類 戉

我 並从戈 亅 戉字从反亅為 𠄌 琴 乚 即古文隱字

側放心者所以自隱 亡 能隱者亡 匸 隱有藏匿之意 匚 象器側置形 曲 象器正置形

甾 瓦 弓 弜 重弓 弴 从弓自戈字

至此並器用類 糸 篆弥 系 篆糸 素 絲

率 並从糸 虫 篆上魚龍為類 䖵 蟲 風 並从虫

它 蟲類 龜 黽 並从它 卵 蟲之屬多卵生

凡一百九十二部 長部勿部从彡為接脈囟部从囟為接脈

二 地數 土 地有所生 垚 堇 里 並从土

田 篆里 畕 黃 男 並从田 力 篆男

劦 从力 金 从土 幵 度地平之具用水以望也 勺 取水具

說文字原表說 九

說文字原表序

說文後叙云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此論字原一篇之大凡也字原為說文之綱領而字原又以天地人及支干為小綱今謹編次為表分別部居支節相貫橫而有直上下相蒙如三字蒙示艸字蒙屮讀若徹也既直又橫會歸成部如王字王玉字

俱从三部而釆讀若辨字半字俱从八部也蒙體或疊出如口部品之下為龠龠之下為冊也或因類相生如口部有言字因言而生丵讀若浞部又因丵而生廾居竦切部也或一字分晰數體如叙字之下卜部爻部左右相蒙也高字之下冂同坰部京部上下相蒙也若意連形斷众部相隔難以了然者加圈識之平橫溯源圈為接脈以虛求實得相因遞轉之由如士字从王省上畫會意而丨古本切字从一而縱之也又如目之連類為鼻而日之連類為月也分類相次一格之中各有部領又加直畫界明如示不與艸為類茻讀若罔不與牛為類也噫去古已遠次第難免舛錯橫列為表恐更致紛紜因於橫格中仍分直行順其高下亦與原文相合兼撰字原表說一篇系於後云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臣蔣和謹撰恭擬進

說文字原表

一 ○
上 丨 屮 小
示 艸 八 釆 半
三 王 玉 气 ○ 蓐 茻 牛 犛 告
玨 士 口
凵

吅　品㗊舌谷
哭　龠干
走　冊
止癶此正是辵　齒　足疋
步　彳廴行牙
㢟

說文字原表　三

只冏句古　言
十卅誩音䇂
丵菐
廾共異舁
𦥑　臼晨爨革

鬲䰜　又　史支　聿　臤　殳　寸
爪　𠂇　𦘒畫隶臣殺𠘧
丮鬥

說文字原表　四

皮　攴
㼱教　旻
卜爻㸚目間眉盾
用　自白鼻皕習
羽
隹

雥 雔 瞿 奞
烏 鳥 羊 苜 𦫳 萑
華 羴
五 玄 叀 𢆶 幺 冓

說文字原表

𣦼受 予
左 冎死歺 放
巫㠭工 刀 骨
角 㓞 刃 肉
耒丯 筋
箕 竹
丌

喜 旨 曰 甘
豈 鼓 壴 乃
鬯皀 豆 丂
食 血 皿 䖒 豐 豊 可
亼 丶 凵 虎 虍 兮
丹 去 虤 号
井 青 亏

說文字原表

倉會
亩 高 矢缶入
嗇 亯 京 𩫏 冂
麥來 畗㫗
久夂 舛夊
桀 弟韋舜
木

六

說文字原表

禾○○朿

非○朩朩米秝克片

瓜𣏟林㲋黍彔鼎

𤓰麻臼香

凶

○毌○日

弓○月晶冥旦

東夕明有倝

齊卤多囧㫃

七

朿桼巢禾林東

𣎵稽生𣎵出之叒才

邑員口𠂢乇𣏟

𨛜貝華𠂹

說文字原表

○○人

儿尸○衣身臥壬㐺从匕

先兄履尾尺老裘月重比匕

舟毛丘北

方毳

說文字原表

○

○㝱穴宮宀

巾襾网网冂冃冖疒呂

㡀帛巿

黹白

說文字原表 九

○
后
卮司 頁 欠見秃先兆兂
卩 須首面百先次㱃覞
○彡県丏
髟彣
文

○
○ 勹
鬼茍包
嵬厶甶 辟卯色印
山
○ 屵屾
勿長石危厂广
而冄 丸
豕

說文字原表 十

能鼠犬莧兔㲋鹿廌馬象易兕彑 彖
熊 狀 麤 豚彐
火

赤炙焱炎
夰本亢奢夲壺尢交夭夨亦大 黑
壹 囪

說文字原表　十一

大夫立 ○
○ 竝
水林瀕く泉永谷仌雨 ○
巜灥𠂢 雲魚
巛 燕
囟思
心
惢

○
戶
門
耳𦣝手𠦬

龍
飛非卂乚不至西
鹵鹽

說文字原表　十二

○
女
毋民
丿厂
乁
氏
氐
戈
戉我 ○
琴 匚曲甾瓦弓
乚 弜弦
亅亾匚 系糸素絲率

二
土 金
垚堇里
田畕黃男
力劦

○
虫
蚰蟲風它
龜黽
卵

○ ○ 㠯 厶 四 五 六 七 九

开 斤 斗 矛 車 𨸏 宁 㕕 㗊

勺 几 𩠐 叕

且 亞

甲 子

乙 了 孨 𠫓

丙 丑

丁 寅

戊 卯

己 巳 辰

庚 巳

辛 辡 午

壬 未

癸 申

酉 酋

戌

亥

〔清〕吴寶謨撰

經義圖説八卷

清嘉慶二十四年陳逢衡刻本

校刻經義圖說序

書不必傳亦不必不傳傳者其幸也憶予於己未秋得桐城吳君寶讃所輯經義圖說愛其取材富立論精所繪圖典切而覈洵有志經學者之津筏也則是書之傳宜也乃忽忽至今二十餘載矣而自予得此書後絕不見有他本詢之桐城人並無有熟其姓氏者是非特其書不傳而其名亦不傳則夫世之苦心一志數十年枯槁寂寞而卒歸無有者何可勝道若吳君者亦其可扼腕者也余故校而刻之以廣其傳焉嗟乎操觚之家代不乏人予與吳君非傾蓋交乃爲寶之至二十年之久卒梓之以流布海內豈非吳君之書實有其不可磨滅者乎然則是書之刻非予之能傳吳君抑吳君有以自傳也

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閏四月朔江都陳逢衡穆堂識

原序

取士以經義何也將以考驗文學而異日所以爲政事者卽决于此此無故惟其物之有無也物何在在三禮三禮者周禮爲經儀禮戴禮爲緯古聖賢綱綸宇宙之書爲萬世政事根本扼其大旨自造國君民莫不就理自修身至于平天下莫不兼綜先王所以一天下于綱紀致萬世于康平不已備具無缺乎今之束躬大雅者弋獲科名每思進取顧蒐尋碎玉何與身心事業其讀三禮者又未知政事資于文學而謂窮則講文學達則談政事嗟乎是何言哉自有天地卽有四時自有四時卽有此書何事不備亦何時不流行天壤也而習舉業者敝屣之是外此身于天地而視寒暑晝夜爲無與于己也吾爲此慮慮夫此義不明卽發爲文章亦無用也於是就四子書中應發明者取三禮蒐討之日積月累新旨萌達疑義絲紛新者存之疑者辨之務使大義炳著如九畿五服五門三朝七廟兩觀六宮六寢與夫六宗八蜡五祀九獻四飲四飯六佾十夫等制久經遺誤者撥雲霧而見青天又念閱者之囏仿楊佺期洛京千門萬戶圖繪圖於右詞無堅僻僅濟科場而

由其分布周密者煥爲文詞推而行之以致君澤民所謂在朝言朝在廟言廟者已游刃有餘前此之文學即後此之政事處士虛聲今而後一雪此言矣出示友人友人覽而誚之曰子不辭伏案孜孜汲古宏我漢京可謂大矣又復旁搜互證取習聞厭見者詳駁而審訂之可謂精矣然而譙周非史記而司馬彪又非譙周柳子厚非國語而虞槃又非柳子厚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彼此交譏誰斷斯獄恐子亦今之譙周柳子厚也予曰唯唯否否不有創胡以繼不有纂胡以精予集衆說而折其中非爲一人之私言也是正望于世之有若司馬彪若虞槃者

嘉慶已未年五月二十日吳寶謨書

例言十一則

制禮作樂將以前民自包犧氏迄于周因革損益燦然大備儒者側身膠序日讀四子書循習聖賢學術不克原本三禮發明憲章之志曷由禮樂從先故欲言聖賢言必自郁郁之文始

太宰宗伯司寇惟天子有是官諸侯則無春秋時列國皆添設卿祿四大夫而衛免餘言于衛侯曰惟卿百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晉作五軍又作六軍居今日而稽往古則得立制初意毋以後例前自蹈僭儒之陋

周之先祇七廟無九廟至懿王乃立文世室孝王乃立武世室乃于武周之世輙言九廟誤矣姜嫄配地爲王莽之邪說圜丘配嚳又康成之詭言尤所當深辨者

儀制莫詳于朝廟皆在王城以內又如會同繼乎朝覲虞庠通乎東膠而郊天禮地之文更巨于崇祀祖考皆在王城以外推之分州建國治水授田祭禡升中祈蠶祀祭諸大政凡有關于治典祀典者委曲繁重必先考之而後及國內將使爲人臣者學之以爲臣鵠爲人子

者學之以爲子鵠也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入太廟每事問予何敢忽焉

三禮所有偶爲四子書所無外之如坎壇都縣內之如燎燭庭碑可不立說第參觀互證未始不可徵博洽而壯文采故不循四子書篇數惟按朝野內外爲次悉收入集內

蔡虛齋輯四書圖史略載諸圖於說之左王黃雲石江愼修各撰鄉黨圖說又局于鄉黨一篇不能該括全部今依經補訂按地爲圖俾披其圖卽思其地思其地卽

與其事制度之所由古今政事之所由興廢瞭如指示其於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之意庶有合與

載六官何也凡地事之明著者隸于地矣亦有不能隸于地者則不隸于地而隸于官不欲遺其意也若義與地事相發明如瓠館釁碑諸禮制仍隸地事

附說有二一係參說如天子三門昭穆新圖等說一係事適相類並其事而記之如周監二代勝國社稷圖等說

禮器樂器繁瑣無大精義喪紀不詳已見六經圖茲不贅

古制宜因者多亦有不必因者純儉可從孔子示我矣集內言周室之事參稽務密辨駁尤嚴皆援文立論總爲制義起見何者當因何者當革斟酌損益端賴後人

集既成得太原閻百詩徵君所著四書釋地凡所引證可以羽翼傳注者甚多選錄十數條附後以補予說所未及

又例言一則

豫章周生有六經圖云係朱子所訂吾邑江峴崖序云是圖勒之石碣藏之學官印摹維艱致流傳不廣周生過宜陽官舍攜此以贈因與葉子長粟次復取四書圖斟酌盡善行世特未言石碣藏於何地學官後又得六經圖係鄭之僑編輯較周本略備其序云原本係信州學舍石刻石有六面前後皆刻高五尺廣三尺則是書淵源有自矣顧朱子在信州作信州鉛山縣學序又作信州州學大成殿記不及石碣而在鄂州爲許君中應序鄂州學稽古閣記則言櫝藏紹興石經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何詳於人之所蒐求而略於已之所考校斟酌而刻石者也今歲至京師忽於書肆見宋時版本載宋紹興布衣楊甲撰乾道年間陳大夫森屬教授苗昌言校刻苗昌言與文公同時則是圖不成於文公手可知矣纂輯僅數百年不爲荒渺而略媺傳疑譌詞假托至此況千百載而上者哉兹本宋錄頗多更正亦復不少恐學者遵奉朱子而以周生所云爲信然也則必訶予之圖多與朱子背也歸來適檢閱周本因辨及之

原缺

經義圖說目錄

桐城吳賓譔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一上
九州圖說
注江注海圖說
九畿圖說
封建圖說
附王制封建國數圖說
分土圖說
撫邦國圖說
遣使圖說
巡狩聽朝圖說
關圖說
卷一下
王畿千里圖說
都縣稍甸郊國圖說
讀灋圖說
郊野道路圖說

圜圖說
山澤諸政圖說
課農圖說
興甿圖說
遂人十夫圖說
匠人九夫圖說
遂人溝洫澮川圖說
匠人溝洫澮川圖說
溝洫澮川異制圖說

貢助圖說
附周監二代圖說
四時田獵圖說
大閱圖說
統六師圖說
卷二上
王親出征圖說
王鄉遂制軍圖說
諸侯鄉遂制軍圖說

計甸出車圖說
井邑邱出車圖說
甸縣都出車圖說
大國出車圖說
虞庠圖說
朝庠圖說
大射圖說
誘射圖說
初射圖說

再射圖說
再射飲不勝圖說
三射圖說附飲不勝
鄉射圖說
鄉飲圖說
觚圖說
賓興賢能圖說
卷二下
明堂大饗帝圖說

大饗帝七獻圖說
明堂位圖說
明堂五室圖說
明堂九室圖說
明堂十二室圖說
朱子明堂圖說
南郊圖說
祭天有九圖說
北郊圖說

祀五帝圖說
逆暑迎寒圖說
雩祀圖說
禜祀圖說
朝日圖說
夕月圖說
鄭氏六宗圖說
孔氏六宗圖說
六宗新圖說

望祀圖說
祀山林川澤圖說
祭四方圖說
類祭圖說
禡祭圖說
卷三上
享司寒圖說
祭司民司祿圖說
祈田祖圖說

耕籍齋宮圖說
耕籍祼饗飲牢圖說
耕籍禮數圖說
王社圖說
親蠶築宮圖說
會同爲壇圖說
時見圖說即時會
殷國圖說即殷同
盟圖說

梐枑圖說
幃幕幄帟圖說
次圖說
館圖說
公墓圖說
葬以大夫之禮圖說
葬以士之禮圖說
環涂圖說
國中九經九緯圖說

十二城門圖說
雝圖說
卷三下
天子宮城圖說
次舍圖說
從王出入圖說
諸侯宮城圖說
天子五門圖說
附天子三門圖說
三朝圖說
城隅圖說
皐門圖說
朝士外朝班次圖說
小司寇外朝班次圖說
外朝圖說
宮牆圖說
庫門圖說
兩君相見交擯圖說

擯介從君入門圖說
諸侯殷聘旅擯圖說
卷四上
七廟圖說
昭穆舊圖說
昭穆易位圖說
昭穆新圖說
廟內門堂室寢圖說
附祧壇墠鬼圖說

閟宮圖說
諸侯五廟圖說
齎圖說
周禘祭圖說
魯禘祭圖說
卷四下
大祫降神坐尸圖說
大祫升首受旅圖說
天子時祫圖說

諸侯時祫圖說
成王時時祫位次圖說
祊祭圖說
附禽獻圖說
朔祭圖說
卜郊圖說
巡狩歸格祖禰圖說
祭法七祀圖說
左傳家語五祀圖說
月令五祀圖說
白虎通五祀圖說
祭五祀于廟圖說
祭以大夫之禮圖說
祭以士之禮圖說
明水明火圖說
蕭圖說
宗廟樂圖說
十二律圖說

五音圖說
五音三分損益圖說
律呂相生圖說
辰建交錯圖說
卷五上
旋相爲宮圖說
九夏圖說
樂師六舞圖說
分舞樂圖說

八佾樂舞圖說二
樂舞圖說
親諸侯圖說二
依圖說
策命圖說
諸侯覲王圖說據鄭卽遇禮
諸侯聘王圖說
諸侯頫王圖說
王饗禮圖說

兩君相見大饗圖說
反坫圖說
諸侯聘禮執圭圖說
諸侯聘禮享禮圖說
諸侯聘禮私覿圖說
公食聘大夫圖說
公食聘大夫陳饌圖說
趨進圖說
卷五下

投壺圖說
冠禮三加圖說二
昏禮圖說
親迎圖說
社稷圖說
祭社稷圖說
祭八蜡圖說
附勝國社稷圖說
雉門圖說

樹圖說
兩觀圖說
應門圖說
東膠圖說
敎養國子圖說
卷六上
視學圖說
釋菜圖說
釋奠圖說

大飲烝圖說
養老圖說
靈臺圖說
九卿朝室圖說
朝王圖說 據鄭卽宗禮
朝期圖說
附 湯沐邑圖說
朝貢圖說
賓射圖說

治朝班次圖說
宁圖說
治朝圖說
太宰掌治圖說
七事圖說
廢置誅賞圖說
卷六下
理財之官圖說
理財之灋圖說

出入要會圖說
九府圖說
五醫圖說
司徒掌教圖說
班祿圖說
版圖圖說
荒政圖說
民數比校圖說
役法圖說

任地圖說
征稅圖說
廩人舍人倉人圖說
宗伯掌禮圖說
掌天象圖說
分野圖說
卷七上
五儀五等之命圖說
九儀之命圖說

五等儀制圖說
六瑞圖說
六器圖說
六贄圖說
九旗圖說
龜筴圖說
眡巫圖說
司馬掌政圖說
馬政圖說

鑽燧圖說
出火內火圖說
卷七下
司寇掌刑圖說
刑灋圖說
修民禁圖說
修物禁圖說
掌賓客圖說
六幣圖說

六節圖說
司空掌事圖說
車輪圖說
車輿圖說
輈衡圖說
伏兎圖說
笏圖說
路鼓圖說
墳燭庭燎圖說

路門圖說
庭圖說
堂涂圖說
乘石圖說
碑圖說
諸侯燕禮圖說
燕射圖說
卷八上
六飲族人圖說

飲酎圖說
王日一舉圖說
不舉圖說
冕服圖說
麻冕圖說
章甫圖說
明衣圖說
元端圖說
深衣前圖說

深衣後圖說
深衣裳圖說
帷裳圖說
裼衣圖說
韍圖說
韠圖說
佩圖說

卷八下

燕朝班次圖說
燕朝五架圖說
燕朝圖說
六寢圖說
王宮門圖說
九嬪之室圖說
六宮圖說
王后六服圖說
分民以居圖說
市圖說

廛圖說
附 王城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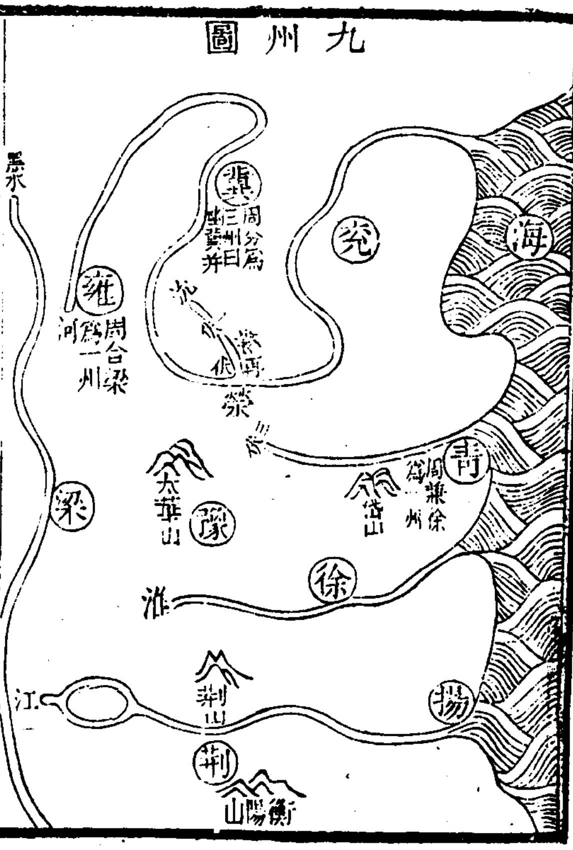
經義圖說卷一目錄上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道衡校

卷一上

九州圖說
注江注海圖說
九畿圖說
封建圖說
附王制封建國數圖說
分土圖說
撫邦國圖說
遣使圖說
巡狩聽朝圖說
關圖說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九州說

九州之名周曰荆揚豫青兖雍幽冀幷職方氏掌之其曰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者禹貢之九州也夾漈鄭氏曰州縣之名有時而改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茲輯圖說周制也以禹貢爲根據而詁職方氏所掌於下庶幾尙論周原可以考而不謬云

顓頊設九州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

州則九州之名舊矣至舜分爲十二州益分冀爲幽并分靑爲營也禹平水土還爲九州爾雅所載屬殷制其九州則冀分幽營兼并徐兼靑豫兼梁也周職方氏九州則荆兼徐雍兼梁冀分冀幽并也陸氏曰禹貢有靑徐梁而無并幽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靑梁并職方氏有靑幽并而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　職方之所以異于禹貢者周都于雍以梁爲外衛故合雍梁爲一州徐地狹隘故靑兼之冀地最闊舜分爲幽并周亦倣舜之制耳

禹貢之分九州以山川爲界河也濟也海也淮也黑水也

以川爲界也岱也荆也衡也華也以山爲界也而周官之分九州以八方山河爲界正南也正東也正西也正北也以四正之方爲界也東南也東北也以兩隅之方爲界也河內也河南也河東也以三河之地爲界也雍州地廣故無西北而亦不及西南者是時雲貴之地未闢也

薛氏曰九州之上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先王因其方而山谷川浸異宜男女異數六畜異產五穀異種所産異利然後民安其性樂其業而臻一道同風之治也

三分有二說

釋地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惟靑兗冀尙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閒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槩言之耳

華嶽說

釋地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周禮豫州山鎭曰華雍州山鎭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

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注海注江圖

九河說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又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此九河之見于經也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蘇六簡河七潔河八鉤盤九鬲津孑本朱名雖存而其實則難考葢河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而兗冀今無此石惟海中有碣石山是九河故道已淪于海但詳稽九河故道河間滄州尚存五六處亦未可盡以淪于海為不可知也蔡傳本爾雅合簡潔為一河台河之經流為九要之九河勢均且入河之道分則宣洩愈速亦難定一為經流八為支派也又有繪鬲津居上游之總徒駭居下游之總中分為七者是九河僅有七河矣有繪徒駭鬲津為經流旁分為七者是九河僅有八河矣而同歸于逆河之說則從同今閱經文明曰九河則河宜分為九又疏九河以分其勢似不應同注于一河同注則水勢保無泛濫乎大抵九河以各注于海為是而各河之注海均被海水逆潮而上故曰同為逆河同為者皆為也非合為一河也然則別其

派則有九而紀其壅塞倒流之質則同謂之逆河非九河之外別有逆河明矣九河之說林之奇以為當從朱子又禹貢備道河自大陸以北始有九河之名葢大行恒山漁陽上谷諸水巢會于大陸之北其大者曰滹沱曰滏水曰清漳曰濁漳曰漚夷一名滱水曰淶水一名巨馬河曰易水曰桑乾一名漳河曰潞水一名大榆水一名鮑邱水即東潞約其數有九疑九河名以此也汪洋浩瀚一河納之其勢愈大其浸稽天夫上游合之愈多也則下游勢不得不灑而分之于是乎疏九道以洩其怒于兗者下游也莫非勢之自然禹順而導之不

此之求顧紛紛聚訟于馬頰簡潔之迹碣石有無之證不已迂乎說亦有據存備參攷

河爲四瀆之一其由崑崙而歷雍豫諸州夾在兩山之間故不能爲患至孟津而山盡矣其過洛汭也山之見者亦僅障于南而缺于北復有伊洛以會之而其流益横故禹之治水必先治其最下而速其行然後安受上流不至衝决此河之所以宜用疏也

濟說

禹貢浮于濟漯達于河又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此濟之見于經也導沇不言山以沇多伏流且不一其源也故畧之夫沇屢伏而屢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于陶邱之北至于菏自是無所伏焉然而禹貢載濟豫則滎波既豬也徐則東原厎平也原在濟東故曰東原靑則浮于汶達于濟也是河者濟之所穿滎者濟之所溢菏者濟之所分汶者濟之所入又濟者乃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以一水而歷數州並變幻不測名以爲瀆不亦宜乎

兗州之雷夏爲濟水之所鍾徐州之大野爲濟水之所絶青州之汶水爲濟水之所會豫州之滎波爲濟水之所溢豫州之菏澤爲濟水之所經

又水經注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與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漯說

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其源與河無與也自禹導河至大伾分二渠以引河流其一則爲漯此水經注所謂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也漯水遂東北流經武陽至高唐以合漯水水經注所謂大河右迤東注漯水也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因皆以漯名故曰漯爲河之支流也地志漯水出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濟漯二水異流同源可分可合禹貢多言濟水未言漯水蓋濟入于河漯出于河治濟卽所以治河

海說

海納河江漢淮濟五條大水禹貢所謂導河至逆河入于

海導瀁至北江入于海導江至中江入于海導沇至汶入于海導淮至會于泗沂入于海是也至大河之西莫大于渭過漆沮入于河大河之南莫大于洛會于伊入于河後亦因河以入海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海固可測乎哉若夫梁州以西之黑水入于南海則不經中國矣

汝說

汝水不見于經惟廣輿記載汝水出河南汝寧府天息山由上蔡西平汝陽入淮（汝乃入淮之水當在潁與灉坂之閒）又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黃柏谷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

又東流逕其城北

漢說

禹貢嶓冢導瀁東流爲漢（至江夏名沔）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漢之見于經也其水因地而名曰瀁曰沔曰漢曰滄浪總名之爲漢

嶓冢之源有二流焉流而東者曰東漢流而西者曰西漢源之同而分也導水者紀其遠故東漢獨詳夫漢之爲瀁爲滄浪過三澨至大別者皆東漢之歸也始以沔繼以褒其次曰旬曰中曰丹曰清曰洑行千餘里而後與江通若西漢則通江于巴左巴右涪夾以納之其上流則與仇鳩渥陽兩當諸湖會會之鉅者則莫若西傾之桓夫桓自西傾而東注復挾羌水以入漢西漢者潛也逆而至于龍門之下東西漢于以中通焉相道之流沔實近之故桓而潛潛而沔沔而褒褒而鄰于渭書曰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此之謂也

禹貢之紀東漢也三澨以上瀁與漢異名而同源大別以下江與漢異源而同會東爲滄浪之水者漢水所經隨地

而得名也然而江漢朝宗禹貢胡以荆州載之乎鄭曉曰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二水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于荆已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耳且自江漢之合也其奔濤于皖城金陵間者人見其爲江而不見其漢不知二水並行其勢相敵入海者江即入海者漢故禹貢合紀其朝宗而分紀其入海其意可知焉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亦以江與漢之並重也哉

淮說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淮之見于經

也淮水發源于胎簪山尙微至桐柏始大故但自其盛處導之由是而東入于海也周禮職方氏淮泗隸青州

山海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其源初則湧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南廬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

禹之時江淮本不相通也自春秋吳伐齊于廣陵東南築邗城二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此溝通江淮之道也

泗說

泗水出魯卞邑陪尾山山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泗名南至下邳與淮會而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周禮青州其北淮泗

江說

禹貢岷山導江東流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即今洞庭）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即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此江之現經也水經注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

九江沅也漸也无也辰也叙也酉也澧也資也湘也今禹貢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而沅漸等江內有澧水似非書所謂九江矣說者遂指烏江蜯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

廩江提江菌江爲九江但九江即今洞庭仍宜以沅漸等江爲正蔡傳用之又張湞九江圖以爲三里江五畝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烏江菌江沙提江廩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亦誤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孔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而蔡傳謂揚之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至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蓋因大江合漢與彭蠡

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可復爲三說亦有理併存之

汝淮泗入江說

孟子集註謂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之入于江記者之誤也今考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句與禹貢不合然實就孟子時之水路而言之春秋時吳伐齊于廣陵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此溝之通淮于江也晉永和江都水斷乃于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之初陳瑄循故瀆開

新運以通漕卽今運河此淮通江之歷歷可據者也孟子生戰國時未及見後此之運道實目擊春秋時之邗江當日就現在之水路立言但考之禹貢則不合耳然則謂汝泗與淮入于江是記者之誤謂汝泗與淮今不入于江抑又集註之誤矣乃閻氏釋地又謂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排淮入江不合不知未穿溝之前則掘江通淮既穿溝以後卽引淮入江必拘排字亦非通人之論但云孟子不過綜其大勢言之謂南水入江北水入海初未嘗屑屑然計及水道之合否也此言良是

滄浪之水說

釋地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者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正其譌誤者

水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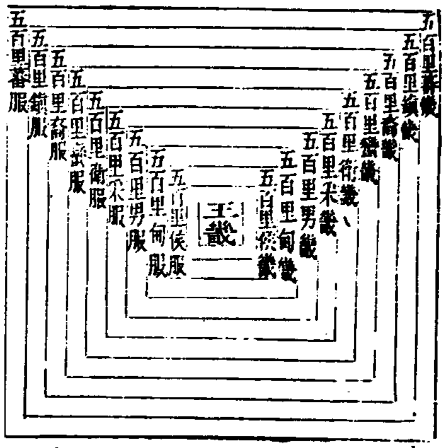
釋地大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言山不及水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言水不及山太史公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將自豳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溫泉說

釋地曲阜有溫泉在縣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溫泉

也朱子祇緣足未親至傳會爲一然果其言信亦與下盥濯之文相矛盾青天白日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識其同人道于牛馬後如阮籍至愴之比裸袒于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

九畿圖



九畿說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而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變畿爲服蓋謂之畿責以共王稅貢爲職謂之服責以服事天子爲職畿之與服名異實同邱氏曰此言方外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

之又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地未嘗增也

又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蘇氏曰周之西都今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東西長南北短關中距北□種二百里此言王畿之外以至九服四方各五百里如畫棊局皆空言耳

封建圖

公	侯	伯	子男
附庸九同	附庸七同	附庸五同	附庸三同

附庸本無定數而大司徒鄭注公無附庸者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者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云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同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云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以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子本二同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進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也說難憑信學者闕疑焉可也

封建說

封建之制由來已久至唐虞分十二州立十二牧每州又立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夏殷以來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八合功臣及舊諸侯爲千八百國示不私也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分土惟三曰百里七十里五

十里列爵惟五曰公侯伯子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爲節凡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詳見大行人職曰公何也王者之後稱公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曰侯何也候王順逆也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舉中而言也曰伯何也伯之爲言白也明白于德也又伯者百也曰子何也奉恩宣德也又孳也孳孳無已也曰男何也任功立業也又任也殷爵三等合子男從伯也周爵五等合子男于伯也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

凡大封大宗伯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鄙鄉邑太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內史凡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是建邦設都告于神亦告于祖詩曰時周之命於繹思是大封于廟之詩也及至宣王之世虎拜稽首亦于周受命猶昭考之建邦設都云

武王時封國若焦祝薊陳杞燕虞虢曹滕衛其最著者也成王時封國若魯齊晉楚宋蔡其最著者也孝王封秦宣王封鄭又封謝及至春秋之世魯衛齊晉宋鄭陳蔡曹許秦楚吳越已皆成大國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其餘子男附庸之屬滕薛邾小邾郳偪陽邿茅鑄遂任邿須句鄣宿郕鄅邾顓臾於餘邱極鄅譚牟紀莒向根牟陽介夔張共凡南燕雍邗溫原甘單滑劉虢焦尹毛冊畢成杞容項頓祭葛戴沈柏房貴息弦蔣江道申蓼鄧都應黎揚魏耿冀邢霍賈崇鄀畢芮韓梁召穀唐羅鄾鄖隨厲

賴貳絞軫庸州蓼權麋徐蕭鍾吾舒巢六英氏桐舒鳩邢北燕巴不羹皆悉索幣賦以奉大國之命外此若戎蠻陸渾鮮虞無終山戎北戎潞氏白翟驪戎鄋瞞淮夷肥鼓盧濮則九州異裔參錯于列國之中者也雖其先世疑多受封于周初然不能盡考矣

魯晉鄭邢滕蔡淮客衛吳魏北燕虞虢曹滑邢耿霍郜韓郕芮荀賈凡祭原息隨巴焦楊皆周同姓餘皆異姓公有三宋虞虢是也虢公春秋書公而鄭語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虢爲子男之國也侯有十七魯齊陳亦稱子滕亦稱子衛蔡薛亦稱伯杞亦稱伯又稱子

紀鄧曹亦稱伯晉邢隨韓魏趙是也伯有七鄭亦稱男穀滑曹秦其先封附庸郯燕是也子有十四邾郳邾其先稱附庸後稱子鄫亦稱附庸楚莒徐頓胡沈郯劉單吳鄅越是也男有四宿許州驪是也凡此皆載在春秋者也

雜說春秋晉爵其升黜無定者莫若滕薛之與杞滕初稱侯至桓而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而始書伯杞則稱侯于隱桓之世稱伯于莊稱子于僖後復于文而稱伯于襄而稱子何升降之不一若此哉程子謂滕薛之降以其臣屬于楚又或謂杞薛之降以終桓公之霸未通於齊也而杜預則曰時王所黜焉葢東周之替也齊晉主霸實王命之儀父黎來賓王爵之雖其威不行于吳楚之遠且大而滕薛小國猶令之可施是以後數百年三晉爲侯尚有待于請命者周雖共主非終爲爵命之所繫哉若夫秦以附庸而進于伯則王之所封也邾以附庸而進于子則伯之所請也惟鄭以伯爵而自爲男欲省其所供矣鄫以子爵而求爲附庸欲依以自定矣且宋之一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既以先王所封之國而請以自私魯復有欲視乎邾滕者不可見當時貢賦尚視其爵以爲輕重哉然責貢則以爵而分序會不以爵而定灘之

會許以男而先于邢曹以侯而後于鄭澶淵之會宋以公而後于齊滕以子而先于薛其爵次之紊悉主會自爲之此盟于皐鼬宜衛使祝之爭以先蔡也乎

郡縣與封建並設說

集解地官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則先王于封建郡縣二者固已相爲表裏而並設之矣後世盡廢封建專置郡縣雖有太阿獨運之便而無枝葉相扶之意也故揆天下大勢中原之地不郡縣則不能以獨握大權而專威福邊隅之地不封建則不能以控扼外寇而固藩籬周官合兩利而俱存之誠爲致治保邦之至計也歟

五伯說

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久矣據此周時但有二伯穀梁傳文賈子不及二伯宣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文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

莊是爲五伯（周之盛也內諸侯爲伯爲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爲伯爲齊晉之霸）然以
宋襄並列亦爲未允宋襄求霸不成傷于泓以卒未嘗霸
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
在臺卿以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又言越兵橫行于江淮東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則言
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
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江都易王
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何踐爲五伯之
數

閭氏曰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
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卽董
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夫
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
仲尼之後哉

九合說

九合之說不同一說九之爲言多也此自非定論一說九
之爲言數也然邢疏以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
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
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爲九合崔氏以盟幽又
盟幽會檉盟貫會首止盟甯母會洮會葵邱會鹹爲九合
隨意漫錄以莊十五年再會鄄爲始盟幽又盟幽會檉盟
貫會陽穀會首止盟甯母會葵邱爲九合三說各異將何
所據而稱九若謂襄十一年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則九是數目然以九對八謂非數目不可只一九字而必
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朱子據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詞以
九爲糾比于糾合宗族之類自是確註

連諸侯三句說

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
也

微箕二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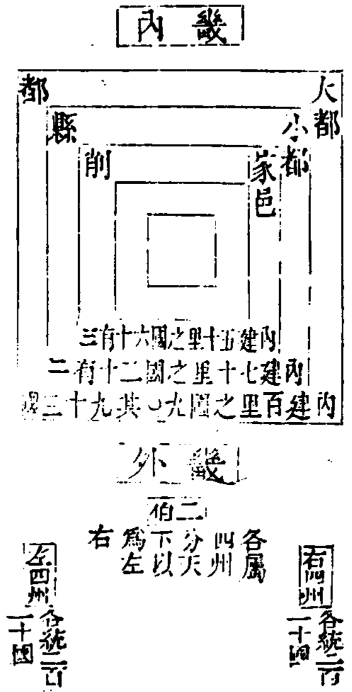
釋地微箕二國鄭謂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
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
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慨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子國于宋
箕子封于朝鮮雖各待以不臣而回首故墟頓成墟里此
他日微箕咸有麥秀之悲也

駢邑三百說

釋地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証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考三百者三百里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邑不止于此此特其一耳余因怪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二十五家耳通計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而曰以書社去七百字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

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去邦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

附王制封建國數圖



共一千六百八十國

王制封建國數說

古人言封建率以多爲盛公羊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周千八百諸侯是已而禹會塗山執玉帛者已萬國則是三王建國代更代減抑知諸侯之國不獨不能以萬計亦不能以千計耶曰萬國猶言萬姓萬民萬物曰千八百亦形容之詞而王制以畿內九十三國合畿外一千六百八十國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應周一千八百之數似屬臆見即以畿內言之王畿之內分封過半又除山林川澤城郭溝渠塗巷其餘任賦供上者有幾縣內方百里

之國九內三爲三公田三爲三公致仕者之田餘三以待封王之子弟七十里之國二十一內六爲六卿之田六爲六卿致仕者之田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以待封王之子弟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內二十一爲大夫之田二十七爲大夫致仕者之田餘九以待封王之子弟是僅有三等十八國以待分封如文武子姓多則一再傳盡矣數世之後何以給之但期多分國數揑飾以逞其私智初未嘗計及于事勢之實有難行者自不可據爲定論而康成謂王制所言乃係湯制與公羊殷三千諸侯不又背謬乎孟子之時

諸侯皆已去籍漢儒雖極博烏從考校乃又由周而上之毋怪其牽合可笑也大抵展親錫姓每代不同而分土爲三百王如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能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孟子數言不惟契合周制即殷若有殷悉無以易所可知者僅此至封國之數則有難言者

分土圖

	孟子王制同	大司徒
公	百里	五百里其食者半
侯	百里	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伯	七十里	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子	五十里	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男	五十里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附庸	不能五十里	

分土說

分土之制孟子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與王制無異又武成有分土惟三之句三經契合自宜以是爲正而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先鄭云其食者半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三之一者亦然夫周禮爲公致太平之書體國經野莫先于封建乃其法除諸

男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與諸經家說合其餘分士閒大如此制疑大侈且自一百里至五百里區分五等亦殊分土惟三之旨或者不知而或兼軍賦言之或分軍賦言之或包山川土田附庸之國言之以强合孟子王制之說皆非也蓋下車而封先代之日章程未定厥後大封于廟遂成千八百之規此時家相多才家國之事以一人兼理之又復居東三年征東三年營洛邑遷頑民多士多方勞其念慮鹿鹿無大暇隙及周禮成想周公亦將明農矣同異姓自受封後各守封疆將及數十載若依周禮强就我法寔

多益寡勢在難行意者周公之意如此不能盡見之行事也若盡見之行事則王者之後所分五百里之地今安在哉觀于大司馬千里封公則四封侯則六封伯則十有一封子則二十五封男則百則九千里之內應封公三十六今亦不能悉數且並無許多應封公爵之人可知分封之說皆約畧之詞益信周公制禮不盡見之行事而大司徒之說不可拘矣

撫邦國圖

訝士	諭邦國
匡人	匡邦國
大司馬	九伐正邦國
小司馬	三年比邦國
大宰	九貢致邦國
	九兩繫邦國
大司馬	九法平邦國
大司寇	三典刑邦國
撢人	巡邦國
布憲	詰邦國

川師	致珍異
形方氏	正封疆
合方氏	達道路
土方氏	致日景
懷方氏	治委積
訓方氏	訓四方
山師	致珍異
邍師	辨地名

撫邦國說

易之比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建萬國者必親諸侯也故太宰小司徒大司馬大司寇之治邦國者其責綦重諸其始也君臣一體其繼也情或不能上達矣抑或不能下通矣周人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務使遠近大小維持聯絡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職方而外更立土方以度其地懷方以來其民合方以通其情訓方以達其志形方以聯其勢而治內有山虞川衡治外即有山師川師治內有師氏保氏治外卽有匡人撢人固不僅以九

貢致其用以九兩繫其民以九法平其國以九伐正其國以三典刑其國已也下之意無不上達故和親乎蠻夷閩貉戎狄之國悉藉於象胥上之意無不下通故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以及王之德意志慮道達于掌交也有慮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必有尾大不掉之患致疑封建不可復行亦嘗念先王咸建五長各廸有功其所以不侵不叛者固有是經綸愷惻于經理內外者哉

遣使圖

大行人

- 閒問 以諭諸侯之志
- 歸脤 以交諸侯之福
- 慶賀 以贊諸侯之喜
- 致禬 以補諸侯之烖

小行人

- 賻補 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 賙委 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 犒禬 國師役則令犒禬之
- 慶賀 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 哀弔 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

遣使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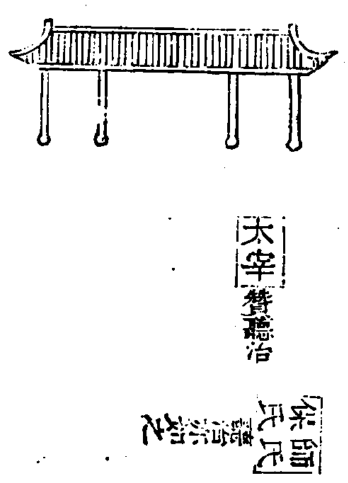
秋官設大行人掌閒問歸脤慶賀致禬諸禮殷勤慰問如處家人骨肉之際爲之副者則小行人等官焉然而小行人出使侯國適逢事故若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禍烖弗與同其憂不可也國有福事弗與同其喜不可也于是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國師役則令犒禬之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賜予之厚薄賙卹之多寡皆稽舊典以行此先王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利害休戚推心置赤而磐石之宗所由不動有

也
又小行人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其上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順逆兼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寇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所以達下情于上而王者視其書以爲賞罰黜陟則周天子固以忠厚開基而駕馭通侯亦未嘗優柔寡斷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亦一端可見者

厚往薄來說

辨正厚往薄來章句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者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飧牽類是待來之類非往也周禮大行人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小行人賻補賙委稿禬慶賀哀弔如春秋時天子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變此是往禮來禮有三項或因朝而貢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之類是也或因聘而貢聘禮璧琮幣帛庭實皮馬是也或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及太宰九貢是也

巡狩聽朝圖



巡狩說

先王之省方也爲懷柔百神也爲式序在位也而因以考侯治功告之於天特行燔柴之禮尤巡狩時最重之典禮器所謂升中於天也舜典五載一巡狩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朔巡狩柴望秩於山川肆覲羣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其期皆以五載至云十有二歲一巡狩者周禮大行人也十二年不巡狩則殷國

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示有尊也旣至諸侯之國必舍

于諸侯之祖廟明尊無二上也

集說天子將巡狩大行人先爲之逢瑞節同度量修法則及巡狩職方氏則巡戒令土方氏則樹王舍土訓誦訓則夾王車宗人太祝則以大璋中璋邊璋致禮於山川之神天子所歷之國諸侯必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及至方嶽則莅明堂而朝羣后於是有升中望祀之禮有陳詩納賈之條有協時正日同律修禮之事不敬者削地不孝者絀爵變亂制度者或流或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慶讓一行諸侯莫不奉法蓋所以哀對敷天而收一世之大權者實在於此

聽朝說

太宰之職王眡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注眡朝臨朝也治朝在路門外太宰助王以理斷天下之治王巡狩于方岳其贊治亦如之然則孟子謂齊明堂爲王者巡狩行政之堂卽周禮聽朝明矣太宰贊治如贊治朝之治則命司士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可知考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向北上卿大夫西向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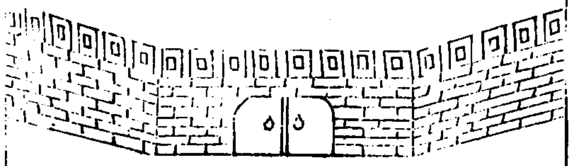
左南面西上此司士所正朝儀之位也世儒于考工五室大戴九室月令十二室各主一說互相攻辨牢不可破豈知室分東西南北王卽不得專言南鄉矣公卿以下又何由北面東向西向南面耶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宮卽明堂亦南鄉見諸侯與司士之職同足見考工大戴月令之謬但聽朝之朝位可以司士所掌補其缺其諸侯各朝于方岳又必有位次其卽司儀所云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者與若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宮佐掌舍爲之則猶後世所云行在

也師氏保氏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聽治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治則師氏保氏亦贊聽朝矣

慶以地說

釋地王制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于民者加地即取于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豈若周惠王四年巡虢公守與之酒泉之邑而自損其封畧漢景帝連削楚趙膠西郡縣以入已而致激七國之變者哉

關圖



關說

古之爲關也所以禁異服識異言來商賈也司關掌國貨之節司貨賄之出入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四方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節傳出納之其便于民爲何如也或疑舉貨罰人恐開槩征之漸不知姬公立罰法爲不出于關者設非罰出于關者臧文仲廢六關致末遊充斥孔子非之豈非以關爲周家之善政與商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

關門此司關所謂節傳出納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

又考王城十二門合十二辰有一門節有一關天子十二關諸侯六關與境上之關不同

經義圖說卷一上終

經義圖說目錄卷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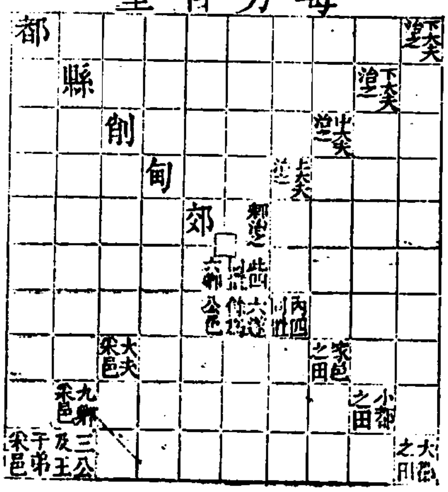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一下
王畿千里圖說
都縣稍甸郊國圖說
讀灋圖說
郊野道路圖說
囿圖說
山澤諸政圖說
課農圖說
與甿圖說
遂人十夫圖說
匠人九夫圖說
遂人溝洫澮川圖說
匠人溝洫澮川圖說
溝洫澮川異制圖說
貢助圖說
附周監二代圖說

四時田獵圖說
大閱圖說
統六師圖說

王畿千里圖

每方百里



王畿說

詩書所載王國稱畿而大司馬于侯封稱畿者自天子一統言也而居九畿中者則必名曰國畿國畿者王畿也王畿方千里凡百同每一同方百里中間爲王城四面各九里王城之外四同謂之郊其地置六鄉使卿治之郊之外十二同謂之甸內四同置六遂餘爲公邑使上大夫治之甸之外二十同謂之削使中大夫治之削之外二十八同謂之縣縣之外三十六同謂之都使下大夫治之削縣都謂之三等采地由是體爾國經爾野以之定賦則鄉遂用

貢法所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也都鄙用助法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也以之寓兵則鄉遂之地用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辦六軍者二自削地以往用邱甸之法辦六軍八不獨此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先王修杠梁也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敵國賓至又令司空視塗此先王除道路也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此先王教樹畜也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先王通水利也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先王充委積也八節掌于掌節六節達于小行人蓋掌節司邦節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司天下之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也而出入得以有譏門關因以無譏悉藉諸此此先王通符節也至于一昆虫既令冥氏穴氏攻之而又有迹人禁其毒矢射一草木既令草人柞氏攻之而又有山虞令萬民時斬材乃復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為固者何也在國曰固在野

曰險均不可不有道以處之故周禮設官掌固主國都至于郊掌疆主王畿之境司險者則自王圻之中以至於九州之內無不有以守而遂之司馬握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實攻守大計三官所以並屬於夏官也先王籌畫畿內綱紀周至如此

成王未嘗居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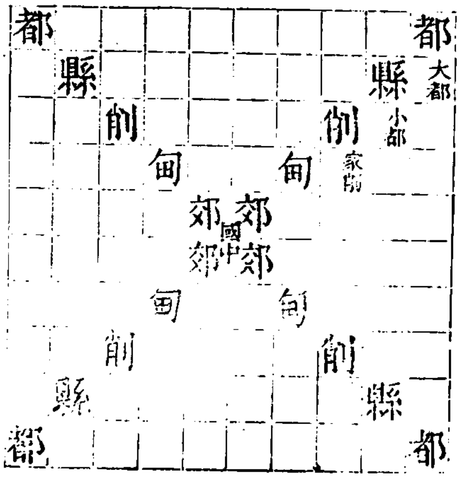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使成王居洛夫成王固未嘗與周公居洛也夫戎之難平王始遷今指成王居洛邑豈不謬哉大司徒所言不過謂為王建畿當如是耳

千里以國計說

釋地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曰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曰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然則所謂千里者

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

都縣削甸郊國圖



都縣削甸郊說

都距城五百里容三十六萬井三百二十四萬夫大都之田在焉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各受百里縣在都內距城四百里容二十八萬井二百三十二萬夫小都之田在焉小都卿之采邑各受五十里王氏曰卿之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削在縣內距城三百里容二十萬井一百八十萬夫家邑之田在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各受二十五里王氏曰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都縣削統謂之都家甸在削內距城二百里容十二萬井一百

八萬夫共十二同用其中三分之一爲遂其餘皆環布前後左右而爲公邑者也遂大夫掌之而鄰長里宰鄼長鄙師縣正皆其屬焉六遂之官皆非在職之選六鄉同郊在王城四圍容四萬井三十六萬夫近郊則有宅田士田賈田遠郊則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鄉大夫掌之而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皆其屬焉削郊亦名鄉遂　鄉遂之地廣狹不同遂之餘夫受地宜矣鄉之餘夫無地可受亦出耕于遂地之中其中士工商之家得褫入以事官其子不免農亦不免役

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內地非荼毒也

上地中地下地說

周禮言上中下地三種不同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畮一易之田家二百畮再易之田家三百畮都鄙之制也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六遂之制也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六鄉之制也至諸侯用人之制蓋與六鄉同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名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諸侯之制也

弭盜說

大道之行也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而又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草竊奸宄爲害於民雖聖王在上不可不預爲之防也周禮設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外設門關內設鄉遂多爲設官互相糾察鄉大夫所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是也遂大夫所屬鄰長里宰鄼長鄙師縣正是也又設追胥使修閭氏掌之而行其賞罰追胥者追逐寇盜之人也至賓客之至有相翔者又從而誅之盜賊安能伺目哉後世聯比之法廢而保甲之法興保甲之法弛而寇盜充斥道路有自來矣故觀於周公郊野之政匪獨知兵農禮樂選賢與能之道即弭盜之法亦寓於此矣

都縣削甸郊國設官說

六鄉有鄉師以統率鄉大夫六遂有遂人以統率遂大夫修法糾職皆奉法于小司徒於鄉言軍法而遂不及于遂言田制而鄉不及互文也至于都家之地遠矣祭祀保毋有不備者與軍政保毋有不修者與法則保毋有不立者與治中保毋有不飭者與於是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以司祭祀夏官有都司馬家司馬以司軍政秋官有都則以司法則又有都士家士以司治中均待考察於朝大夫亦如鄉遂之奉法于小司徒焉先王之籌畫于內外遠近間者可謂備具而有法矣而猶未已也以為王畿之大不嚴

為之制密為之防不足以為治也于是立國中之制其賦則太宰掌之其賦以待賓客則太府掌之其百物財用則司會掌之其九比之數則小司徒掌之其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則載師掌之其民人六畜之數則閭師掌之其地域則縣師掌之其委積以恤民囏阨則遺人掌之其守玉節則掌節掌之其法則大史掌之其治令則御史掌之其羣臣之版則司士掌之其聽獄訟以一旬則鄉士掌之其士之治有期日則朝士掌之其萬民之數則司民掌之其路則野廬氏掌之其比國中則修廬氏掌之其射天鳥則庭氏掌之其門阿宮隅城隅經涂環涂之制則匠人掌之立四郊之制其賦則太宰掌之其賦以待稍秣則太府掌之其百物財用則司會掌之其九比之數則小司徒掌之其供鄉器則鄉師掌之其任遠郊近郊之地則載師掌之其民人六畜之數則閭師掌之其地域則縣師掌之其委積以待賓客則遺人掌之其治中則天府掌之其治令則御史掌之其賞地則司勳掌之其羣臣之版則司士掌之其鄉之聯則士師掌之其獄訟以一旬則鄉士掌之其士之治有期日則朝士掌之其萬民之數則司民掌之其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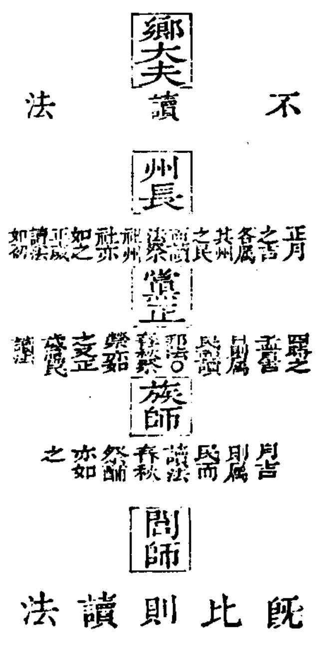
野廬氏掌之立邦甸之制其賦則太宰掌之其賦以待工事則大府掌之其百物財用則司會掌之其九比之數則小司徒掌之其耡粟屋粟間粟則旅師掌之其任甸地則載師掌之其地域則縣師掌之其委積以待羈旅則遺人掌之其鄰里酇鄙縣遂則遂人掌之其甸聚以待羈旅則委人掌之其治中則天府掌之其治令則御史掌之其羣臣之版則司士掌之其獄訟以二旬則遂士掌之其士之治有期日則朝士掌之其萬民之數則司民掌之其路則野廬氏掌之其野涂則匠人掌之立家削之制其賦則太

宰掌之其賦以待匪頒則大府掌之其百物財用則司會
掌之其九比之數則小司徒掌之其任削地則載師掌之
其地域則縣師掌之其削聚則委人掌之其治中則天府
掌之其治令則御史掌之其羣臣之版則司士掌之其獄
訟以三旬則縣士掌之其士之治有期日則朝士掌之其
萬民之數則司民掌之其路則野廬氏掌之立邦縣之治
其賦則太宰掌之其賦以待幣帛則大府掌之其百物財
用則司會掌之其九比之數則小司徒掌之其任縣地則
載師掌之其地域則縣師掌之其委積以待凶荒則遺人

掌之其餘聚以待頒賜則委人掌之其治中則天府掌之
其治令則御史掌之其羣臣之版則司士掌之其獄訟以
三旬則縣士掌之其士之治有期日則朝士掌之其萬民
之數則司民掌之其路則野廬氏掌之立邦都之制其賦
則太宰掌之其賦以待祭祀則太府掌之其百物財用則
司會掌之其九比之數則小司徒掌之其任畺地則載師
掌之其地域則縣師掌之其委積以待凶荒則遺人掌之
其守角節則掌節掌之其余聚以待頒賜則委人掌之其
治中則天府掌之其則則太史掌之其治令則御史掌之

其羣臣之版則司士掌之其獄訟以三月則方士掌之其
士之治有期日則朝士掌之其萬民之數則司民掌之其
路則野廬氏掌之其都城都經涂則匠人掌之則自國中
以及于畿皆愼簡乃僚各司其事其庶務焉有不理者哉

讀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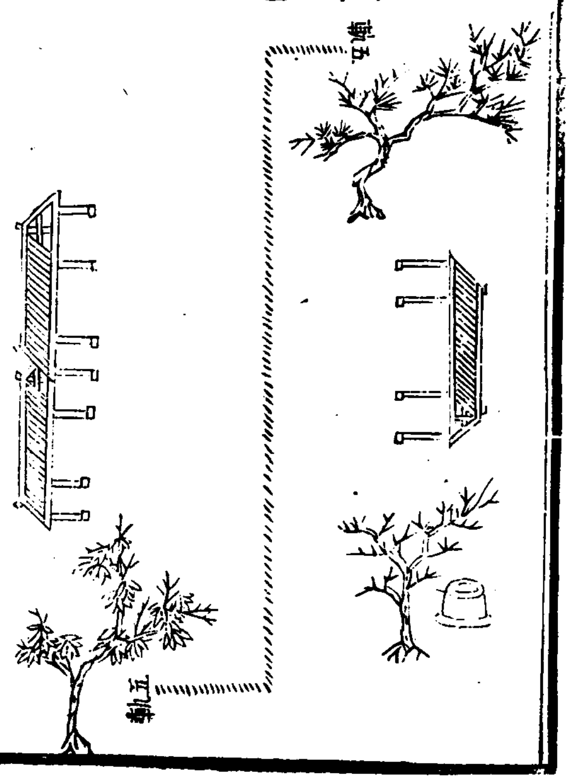


讀法說

集解自州長而下始行讀法會民之禮葢二千五百家之民人親地近而教易行矣鄉大夫統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一歲再讀法黨正一歲七讀法族師一歲十四讀法閭師則無定期又隨時隨地而讀法大約於民彌親教亦彌數其習之也勤成之也漸入之也深是以賢才奮興風俗丕變也

雜說昔者先王之讀法也有因于時者有因于事者州長讀法于正月之吉黨正讀法于孟月之吉族師讀法于每月之吉時之所在易爲知也州長讀法于祭社黨正讀法于祭禜族師讀法于祭酺事之所聚易爲力也教治詳于州長政事詳于族師政教之歸于一也簡揵掌于閭胥奇衺辨于比長政教之嚴于微也以禮會民而射于州以禮屬民而正其齒教之貴肅其儀也書孝弟而必崇其德書任恤而各盡其能教之無求于備也教勵乎勤此之謂也

郊野道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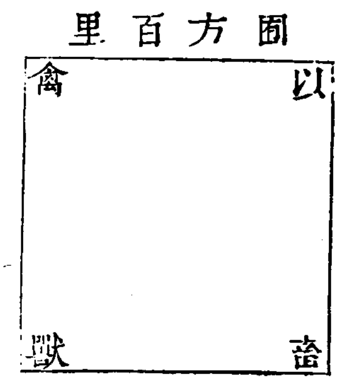
郊野道路說

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宿息廬之屬井共飲食樹爲蕃蔽其涂濶四丈考工野涂五軌軌廣八尺是也野涂五軌以爲都經涂若天下道路則合方氏掌之其涂數量人皆書而藏之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而地官遺人旣掌之矣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故曰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餘可知矣

莊嶽說

釋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注云六軌之道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竝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囿圖



囿說

毛詩注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又白虎通天子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小于天子大于諸侯者也并是田獵之處故孟子云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

又有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與田獵之囿不同先王設囿人掌之且有閽人四人不卽于荒淫乎不知取用有節蕃息有時侵盜有罰爲祭祀也爲喪紀也爲賓客也春秋時築鹿囿築郎囿築蛇淵囿是厲民以自樂也

雪宮說

釋地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于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前章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糊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問繆公友士之言不說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仁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僖倘能爲斯言況巖巖之

孟子耶賢者仍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齊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于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羞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豈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于言外非拘儒所知

山澤諸政圖

山林之政令	山虞
林麓之政令	林衡
川澤之禁令	川衡
國澤之政令	澤虞
邦田之地政	迹人
金錫玉石之戒禁	卝人
齒角之政令	角人
羽翮之政令	羽人
絺綌之政令	掌葛
斂染草	掌染草
灰炭物之徵令	掌炭
聚荼	掌荼
共蜃	掌蜃○以上皆地官

山澤諸政說

語類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言教却甚畧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着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

葉氏曰山林川澤所出財利利至溥不公其利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是縱民趨利也不與民爭利是先王公天下之大情不縱民趨利見先王馭天下之大法

馬氏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摧取材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旣以此相桓公伯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

于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斂無度嗌㰦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斧斤以時入山林說

山虞一職詳言斧斤以時入山林之事其言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康成謂陽木生南山者陰木生北山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凡斬為耜者亦如其時又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鄭注時斬材斬材之時也疏引禮記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句謂此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者但無文不知幾日爲限也愚謂有期日謂有定日此自無異但時字應指仲冬仲夏乃又援禮記十月之文不與前文背繆乎至若四野之木任民斬伐雖春秋之時不禁也然雖斬四野未至于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云毋伐桑柘彼注愛蠶食也惟邦工入山林掄材不禁此對萬民不得非時入入又有日數

又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冬日至令剝陰木說詳百畮之冀其與山虞異文者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此以地言也非以山言也以地論則山南之地爲陽山北之地爲陰以山論則在山南之山爲陰在山北之山爲陽山虞以山言故文與柞氏不同其實一也

課農圖

大司徒

任土事

小司徒

井牧田野

縣師

辨田稼之數

載師

宅田　士田　賈田　官田　牛田　賞田　牧田　家邑之田　小都之田　大都之田

遂人

治溝洫

課農圖

大司徒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

草人

相其宜而爲之種

司稼

辨其種稑

職方氏

冀州其穀宜黍稷　雍州其穀宜黍稷　青州其穀宜稻麥　荆州其穀宜稻　揚州其穀宜稻　豫州其穀宜五種　兗州其穀宜四種　幽州其穀宜三種　幷州其穀宜五種

課農圖

大司徒

以教稼穡樹藝

里宰治稼 縣正趨稼 遂師巡稼 遂人教稼 遂大夫教稼 鄙長趨稼 司稼視稼

興利

草人掌土化 稻人掌畜洩 肆師掌卜稼 籥章掌祈年 土方氏辨土化 薙氏掌水火化 車人為耒

除害

薙氏禁害國稼

賞罰

縣正兼賞罰 載師不耕者出屋粟 遂大夫興甿 閭師不耕者祭無盛 鄙師兼賞罰

課農說

周人以稼穡開基重農貴粟成效可覩顧其要者尤有三一曰任土二曰別種三曰教稼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所謂任土也載師等官佐之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所謂別種也職方氏等官佐之大司徒教稼穡樹藝所謂教稼也遂人等官佐之規畫驅策章程井井農事可以有成矣顧慮利未興猶未善也于是令草人掌土化稻人掌畜洩肆師掌卜稼籥章掌祈年土方氏辨土化薙氏掌水火化車人為耒則萬井無不興之利矣害未除猶未善也于是令薙氏禁害國稼則萬井無不除之害矣雖然利興矣害除矣賞罰不行可乎何以賞遂大夫興甿所以榮之也何以罰載師不耕者出屋粟閭師不耕者祭無盛所以辱之也又設縣正鄙師兼行賞罰則惰者必愧為人之所不齒勤者益勉于己之所能為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開百室而寧婦子求千倉而慶農夫必然之效也或謂遂大夫之興甿即鄉大夫之興賢能恐或然也井田之義不已通于學校乎

種稻麥說

雍冀宜高燥之產荊揚宜卑濕之禾古聖人因地制宜如此然今西北間種卑濕之禾東南間種高燥之產豈時勢不同與古已兼行之矣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役穟穟者皆教民耕耨畜洩全在溝洫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周官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又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王氏農書曰澤即江南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葑菰根也繁而糾結上著泥土划去其蔓便可耕種鄭氏曰芒

種稻有芒者性易生今淛鄉多種之鄭謂麥非也麥性不宜水則聖人兼盡地利南方水田之法固已施于北方矣班孟堅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兩京近古雖阡陌既開其跡尚未没故猶有水田之利但後世屢爲戰爭之場溝洫故道湮没不可復識遂令沃壤化爲石田有天下之責者用南方老農以訓導北方之民廣興地利安在今不如古也至南方時令亦有麥秋江淮之農亦能登麥又無事遠徵載籍矣

寓兵於農說

魏氏曰縣師主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

待農如士說

葉氏曰周人待農無異於待士鄉大夫之三年賓興遂大夫之三歲興甿皆于鄉遂中行之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遊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遊藝者所以勸士也始也民數穀數之登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勸農也繼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于農其所以待農者即其所以待士乎詩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爲良法與

一夫百畮說

陳氏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言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言經土地而井牧之法也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馬氏謂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

少二者不同竊以周禮考之因井授田厥有定制邑方四里三十六夫授田三千六百畝邱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畮甸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畮由是而縣而都可推矣經野以九夫度地以三等受田以百畮此井田之大常至大司馬上地百五十畮而食者三之二則百畮也中地二百畮而食者半則百畝也下地三百畮而食者參之一則亦百畮也以所食論其實俱一夫百畮于是稽其受地知其可任因其可任作其徒役皆從此出此孟子百畝之說實爲不易之經也

百畝之糞說

凡糞種用物不同皆焚爲灰以漬其種取其汁能助生氣也騂剛用牛（土有色騂而性剛者則用牛）赤緹用羊（有赤緹而縓色者則用羊）墳壤用麋（有墳起而柔順無塊者則用麋）渴澤用鹿（有舊爲澤而今渴者則用鹿）鹹潟用貆（貆貒也有水已去而潟鹹者則用貆）勃壤用狐（有勃壤而粉解者則用狐）埴壚用豕（有黏而疏者則用豕）彊檃用蕡（蕡麻也有堅強而不和順者則用蕡）輕爂用犬（有輕脆而不厚重者則用犬）地官草人掌之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是也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兖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荊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九等與此騂剛之屬爲九等不同者以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

又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萌謂耕反其萌芽）夏日至而夷之（夷謂以鉤鎌迫地芟之也）秋繩而芟之（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劉氏曰所以滅其性也）冬日至而耜之（謂以耜測凍土剗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註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變草爲糞之一法也

又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

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註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京山郝氏曰化謂化木爲土夏所焚者秋用水漬冬所漬者春用火焚此變木爲糞之一法也

興甿圖

遂大夫

三歲則大比帥其吏而興甿

縣正

稽功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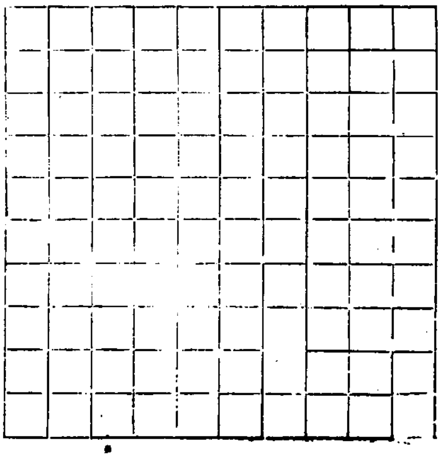
鄙師

察媺惡而誅賞

興甿說

鄉主教其事詳遂主養其事略故鄉興賢能遂興甿或曰興甿即興賢能然閭族黨州互言德行道藝而鄙師僅言察其媺惡縣正僅言既役稽功遂大夫僅言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則興甿與興賢能有別

遂人十夫圖



匠人九夫圖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公田（二十畝爲廬舍 同養各十畝）	私田
私田	私田	私田

遂人匠人說

地官遂人十夫有溝考工匠人九夫同井均見周禮鄭氏謂十夫之法行于鄉遂九夫之法行于都鄙是分周制爲兩項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及之陳氏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

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于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畎水瀉于溝溝水瀉于洫洫水瀉于澮澮水瀉于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

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愚謂康成分作兩項固是及之合爲一法亦未見其非朱子始謂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

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昨夜看不仔細耳則朱子亦與及之之說合矣第今人總泥鄭注分貢助之說卽如允嘉陳氏亦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遂人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溝卽不見得包溝洫在內若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洫却在內故以間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萬夫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不知九百夫萬夫之說萬不可拘可九則九可十則十豈鄉遂必十區都鄙必九區耶左氏襄

二十五年傳有曰牧隰皐而井衍沃牧者用爲芻牧之地以千八百畝爲一井葢因地之高下而權宜變通乃井田之活法也井田有活法則九夫固井十夫亦井觀于遂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明係都鄙九夫之地而亦以十計之可無疑于鄉遂井田之制矣井田之法宜以八起數而曰九夫以大勢言也如行十夫井田之制則取十夫而去其一卽成一井取十夫而增以八十卽成十井安見九夫爲井十夫之非井也陳氏積數方數之說庶幾近之但必開方者古人入學先學數數重勾股勾股始于開

方一開方而天下之數盡觀于河洛可以得其大源矣豈有圖國家大務而不始[illegible]開方者哉若拘拘言之則于周禮不能通一說矣

遂人亦未言鄉遂用貢也小司徒經土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明係通指畿內而鄭注造都鄙也未審何以略近而詳遠且下文又曰分地域若小司徒僅掌都鄙則地域爲都鄙之地域不當兼指鄉遂而鄭注又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則又兼指鄉遂矣今由上下文推之可知井牧之法無分遠近但地勢有高下故有牧有衍

五十畝百畝二百畝者不必井相連也計口有衆寡故有五人六七人餘夫彊予不必一家百畝也古之井田通融如此世儒執十夫千夫溝洫之說以爲貢必方里方區乃爲井不知遂人溝洫正所以爲井而十夫百夫千萬夫舉大槩形體耳豈必地皆平原田皆成川川皆相屬耶

又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鄭注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則遠郊有井田矣賈疏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出九夫之稅粟與例違

但鄉遂之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注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之夫九夫旣與例違而又不得不引夫屋云云者葢欲曲狥鄭說又緣下有屋粟之文故夫屋並引不知三三相任之法據一井而言亦八家耡一夫稅入于公相保任以出穀是十夫內有八家之義則耡粟卽用井田之活法矣耡粟按井田以立制豈有定賦反不依井田而另改章程之理由此觀之鄭之所謂必不可通于助者顯與助

通而助之不可行于鄉遂者鄉遂之中固已明明行之矣孰謂十夫之爲貢法哉

遂人溝洫澮川圖

遂　溝　洫　澮　川

地官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注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匠人溝洫澮川圖

遂　溝　洫　澮　川

考工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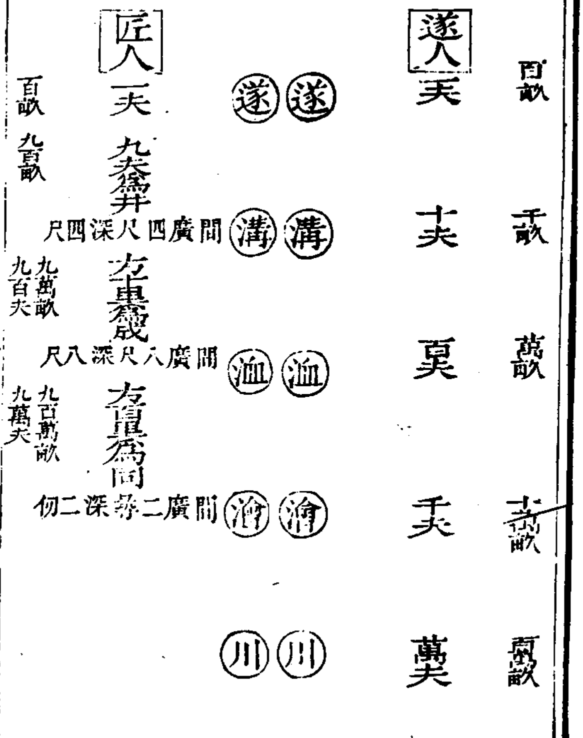
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孔疏井田之法畎從遂橫溝從洫橫澮從川橫

溝洫澮川異制圖



溝洫澮川說

溝洫澮川之制辨說已見于前今據圖推之其地則由近而遠其水道則由細而鉅雖畝數人數不符而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無以異也

鄭夾漈曰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王氏曰大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

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蹈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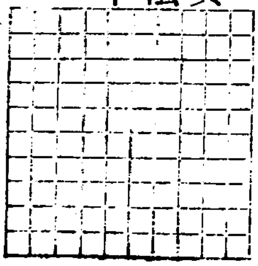
三代田制不改溝洫說

孔氏信南山正義引左傳一成一旅之言以爲邱甸之法禹之所定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然則所謂五十七十百畝云者名雖異而實則同也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闢人稠故其畝漸小以周之二畝當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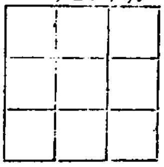
一畝則畛涂溝洫之類皆不必改作而殷可推矣或又疑三代田界既同更無羸縮則殷周之世人浮于田何以給之曰此其故傅氏常解之矣夏時田未盡闢一成之中田萊各半殷則田居其七萊居其三周則悉井其田田與人未始不相當也周禮遂人以為周亦田萊各半未可深信或者荒僻之地偶有此等耳

貢助圖

貢法什一



助法九一



貢助說

夏后氏任土作貢別九州之田以定賦而貢賦之法始備其賦也自冀及雍凡九等而賦出于田取之無過什一其貢也九州亦各不同而貢因乎地所以八州各以地之所產為貢惟冀以畿內之地則百里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以地有遠近故納有精細從其便也商則易之以助田以井授中公外私借民力而不稅其私未嘗有加于夏也周人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中公外私公田以為稅所以給祭祀供奉養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私田以出賦所以充車馬甲兵之役貢府庫錫予之用而鄭氏注周禮又曰匠人九夫同井助法也遂人十夫有溝貢法也周制畿內用夏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也馬端臨曰鄉遂近王城豐凶易察故行貢都鄙遠王城情僞難知故行助此說不然蓋貢助兩法各從民居之便六鄉之

中自五家爲比積而至于爲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中自五家爲鄰積而至于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皆五家相連屬不可析而爲九故用貢法若夫都鄙居民異于鄉遂故用助法也馬氏又謂貢輕于助徒以九一十一計之耳其實助法又輕于貢蓋周制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是又輕於十一也但據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是授田之法由鄉遂至都鄙邦國皆因古井衍其制自一井九夫推至萬夫也鄭以小司徒僅爲造都鄙之法非是（詳見遂人匠人及溝洫等說）

貢助徹說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節朱注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人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今據周無貢法之說推之則周人亦用八百一十畝之地畫爲九區中公外私如殷制但通力合作除去廬舍二十畝分爲十一分君取其一民又以十分分爲八分各取其一每歲所入或多或少皆無定數所謂計畝均分如此但孟子既分助徹爲二又合助徹爲一則理有難通所以變通而爲是說者法歷久而必弊周人始定徹法民固踴躍輸將即有司亦奉行得法及幽厲而降上既不仁愛斯民而胥吏爲奸蠹蝕侵漁在所不免民已困苦不復歌樂土矣孟子久悉

其弊深惡而痛恨之因通徹于助而曰雖周亦助則每夫自耕百畝又助耕公田十畝非不知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而流極之餘勢在反古即與害吾民寧害朕躬之意故借大田之詩指示之此孟子知時達變善于說經處較有子盡徹之說更進一解非謂徹即助也或曰周自徹田爲糧後雖有徹申伯土田諸詩而三禮無文意者周初之制誠如孟子所云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說

周既無貢法矣而朱子又本鄭氏都鄙用助鄉遂用貢分

註孟子請野節何也曰此朱子之誤也孟子既引龍子之言曰莫不善于貢而用貢法與經文不合且貢法無井而經文又曰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是明明于鄉行助法也據鄭氏而致令孟子之言自相矛盾是誣之也任氏翼聖曰治地必因地之宜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計畝授之安得王畿五百里內無可井五百里外悉可井乎（王畿五百里內之五字宜改二字五百里外之五字宜改三字）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安見六鄉用貢耶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可見各國原不盡同周禮九夫十夫原屬互文見義左氏異義山林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原不定是一夫百畝孟子就滕論滕不曾定是周家徹法故子文止就孟子意發明之其說審矣但謂就滕論滕不定是周家徹法仍少發明愚姑就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推之意必得千里之地如鄉遂稍縣都鄙整齊皆一百里而後可以此制行之今滕絕長補短方五十里不及周禮一鄉之半據禮爲滕立鄉則鄉之外所餘幾何矣滕之鄉滕之國外滕之國中滕之城內也不然滕只有行貢法之地安能行助哉孟

子之時不能盡用周禮固宜變通而言之矣今考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任地法其取於民者亦十一說見任地滕地方平衍意者國以外皆可井惟餘國中可任地故賦之趙氏引園廛句註國中其言是也或又疑而問之曰國中十一固得其解矣但國外如宅士賈官牛賞牧諸田及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諸田均爲載師應任應賦之地若一槩用助田何以任又何以賦不知昔子于下以待取今收爲公以待給正任氏所云就滕論滕斟酌審慎而釐定之者也國內十一國外九一其制劃然不亂其不於國中

九一者國中不可以井晝只合以十起數不然則亦九一
矣經文明明曰國中而必曰鄉遂則固不可鄭氏注經或
指國中爲城內或指國中爲郊內或指國中爲郊遂內皆
無一定之論何如指城內爲國中之爲穩協也閭師經文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分國中四郊而言之是
郊在國外而國中爲城中與載師任國中何足相發明矣
然則九一者任田之法行于城外而什一者任地之法行
于城中九一是正意什一是餘意覩經文曰請野九一而
助次句宜曰國中什一而貢而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

重緩急可見矣若旣惡貢之不可行而又陰用之特變其
名曰賦亦非大賢所宜出此者也

有子止哀公厚斂說

古無稅名也貢助徹而已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
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其實
皆什一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不
竭作以奉公上不惻怛以利下變故相繼帑藏益虛至宣
公廢助法而用稅而什二之政作是謂初稅畝穀梁云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釋曰何休注公

羊傳云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
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邈以爲除去
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也傳稱以公之與民爲已悉
矣則徐言是也厥後作邱甲以增兵數用田賦以增馬牛
之數皆宣公啟之然昔之做也三家分維正之供而公家
猶食于萬家怨望而不甘出之稅至哀十二年十三年皆
有螽連年用兵于邾兼有齊警其民益困三家益專十二
之稅不歸于公家而歸于私家則不足實甚有子聞哀公
之問慨然回憶周初而有徹田之思其詞簡其義宏矣蓋

徹田行而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
不惟不必作邱甲用田賦卽履畝之稅毋庸矣若之何其
以仁人之言爲迂濶也朱註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
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其
旨尤微或曰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則亦未拘十一
矣邢注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
皆謂畿外之國故鄭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
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今考邢說

亦非是所謂什一者任田之法至載師所云乃任地之法也以任地為任田則文武之志荒矣

附 周監二代圖

夏	殷	周
五十畝（孟子）	七十畝	百畝
國學東序（王宮之東）	國學右學（西郊）	國學東膠（王宮之東）
小學西序（西郊）	小學左學（王宮之東）	小學虞庠（西郊）
建寅（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今存小正）	建丑（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殷歸藏首坤）	建子
尚忠（高紀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	尚敬（殷人承夏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尚文（周人承殷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
尊命（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	尊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尊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貴爵而尚齒（祭義）	貴富而尚齒	貴親而尚齒
尚黑（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	尚白（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尚赤（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上匠（考工記）	上梓	上輿（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世室（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	重屋（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明堂（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堂 據殷周之制則夏一尺矣	堂三尺 見前	堂九尺 禮器天子之堂九尺○又見前
毋追 郊特牲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章甫 章甫殷道也	委貌 委貌周道也
收 齊所服而祭○見士冠禮	冔 齊所服而祭	弁
鉤車 明堂位鉤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 大路殷路也	乘路 乘路周路也
綏 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旗名又名大麾	大白 殷之大白	大赤 周之大赤
駱馬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	白馬 殷人白馬黑首	黃馬 周人黃馬蕃鬣
黑牲 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	白牡 殷白牡	騂剛 周騂剛
山罍 明堂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著尊	犧尊 犧象周尊也

琖 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	斝 爵殷以斝	爵 爵周以爵
雞彝 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	斝 灌尊殷以斝	黃目 灌尊周以黃目
龍勺 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	疏勺 殷以疏勺	蒲勺 周以蒲勺
序 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 瞽宗殷學也	頖宮 頖宮周學也
鼓足 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	楹鼓 殷楹鼓	縣鼓 周縣鼓
龍簨簴 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簴	崇牙 殷之崇牙	璧翣 周之璧翣
四璉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朱註誤商	六瑚 殷之六瑚○朱註誤夏	八簋 周之八簋
嶡俎 明堂位俎夏后氏以嶡	椇 俎殷以椇	房俎 周以房俎
楬豆 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	玉豆 殷玉豆	獻豆 周獻豆○獻音沙

山韍 明堂位韍夏后氏以山	火韍 韍殷火	龍章 韍周龍章
祭心 明堂位夏后氏祭心	祭肝 殷祭肝	祭肺 周祭肺
明水 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	尚醴 殷尚醴	尚酒 周尚酒
官百 明堂位夏后氏官百	官二百 殷官二百	官三百 周官三百
養國老于東序 王制	養國老于右學	養國老于東膠
養庶老于西序 王制	養庶老于左學	養庶老于虞庠
養老以饗禮 王制	養老以食禮	養老兼用燕饗食
燕衣而養老 王制	縞衣而養老	元衣而養老
	尚聲 郊特牲殷人祭尚聲	尚臭 周人尚臭

	練而祔 檀弓殷練而祔孔子善殷	卒哭而祔

集說論語周監於二代所謂監二代者雖不可詳考然約略可知即如井田一端孟子以爲雖周亦助是取法于殷也學校一端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于夏也若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衛之名若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第更其司士太宗之位若巡守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賈則同若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以言乎宗廟雖有三宗二祖之殊其爲七廟同也以言乎明堂雖有七尋九筵

之別其爲五室同也以言乎冠禮或以毋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以言乎婚禮或迎于庭或迎于堂或迎于戶其爲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也或兼食也而莫非引年之心也袷祖則或尙聲也或尙臭也而均此求神之意也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所載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于二代者也

四時田獵圖

蒐田　中春　教振旅　辨金鼓　火弊獻禽以祭社

苗田　中夏　教茇舍　辨號名　車弊獻禽以享礿

獮田　中秋　教治兵　辨旗物　羅弊獻禽以祀祊

狩田　中冬　教大閱　修戰法　徒弊獻禽以享烝

田獵說

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如蒐之法羅弊獻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修戰法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率其車徒以出前後屯百步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誓民遂鼓行衘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

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獻禽以享烝　四時講武名雖不同事則無異春辨金鼓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立表戒誓敎戰莫不皆然四時各舉一事特互言以見義耳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田大芟草以爲防褐纒

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古之制也

四時之田謂之時田春秋之祉田固即時田也而四時則備矣凡時田王侯之國皆行之王侯或不自蒞則主之以司馬王侯自蒞則爲諸侯之田與王之大田而其與主之以司馬者亦自分降殺於其間矣

若其官職迹人掌邦田之政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小司徒治田役之政令鄉師出田法于州里州長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遂人作野民遂師平野民縣師將用野民則治其政令鄙師掌其戒令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縣師作衆庶稍人作其同徒輦輦牛人共兵車之牛巾車建大麾以田司弓矢充籠箙矢共矰矢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大僕贊王鼓銜枚氏令銜枚甸祝掌表貉之祝號田僕馭田路獸人守罟田僕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山虞植虞旗致禽澤虞植虞旌屬禽獸人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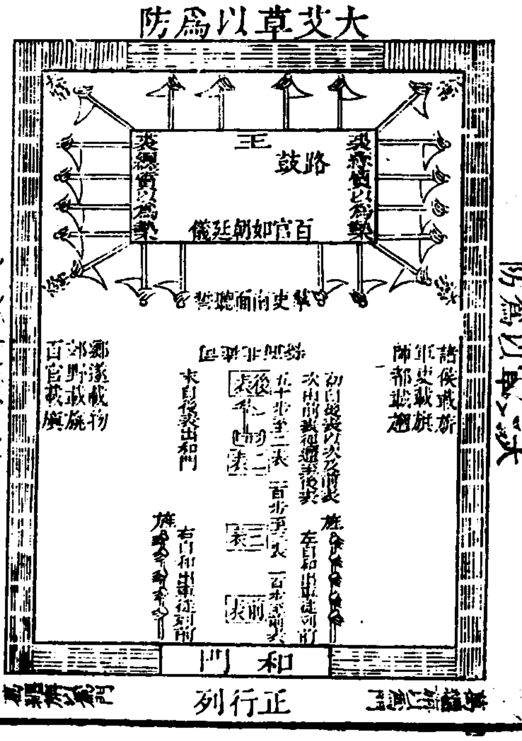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禴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彰祀神之禮內以修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愼如此不足爲後世法乎

大庖不盈說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爲上殺乾而豆之以奉宗廟達

右耳本者次之以待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等取三十君得十餘頒士大夫使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庖不盈也

大閱圖



大閱說

大閱之禮大司馬掌之前期虞人萊所田之野大芟草以為防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五十步之表即後表合二百五十步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以致眾然後司徒北面負表誓眾羣吏南面嚮表聽誓遂鼓行初鼓由後表至第二表又鼓行至第三表又鼓行至前表又鼓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及後表止作止皆如法羣吏各帥其車徒由和門出遂以狩田

統六師圖

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以司徒有事出征則爲大司馬〇夏書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又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六卿之統六師蓋自夏而已然也

軍將 上大夫 六卿主之
師帥 中大夫 州長中大夫一人爲之
旅帥 下大夫 黨正下大夫一人爲之
卒長 上士 族師上士一人爲之
兩司馬 中士 閭胥中士一人爲之
伍長 比長下士五家之數不自爲官故但曰有長

府二 史六 胥十人 徒百人

統六師說

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至治猶誅四凶夏誓甘扈商師亳野及周武克商因井田而定軍賦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以及師旅卒兩伍皆大夫士爲之六卿各統一師故曰統六師毛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若司徒會萬民之卒伍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如鄉之制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乃車徒異賦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由是百千萬乘視此而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于人車起法于田徒合于鄉師車合于司右而縣師受法于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抵鄉之正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居王

室以固本者也遂之副軍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掌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而公卿大夫各率其采地而待用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棋布則有屬長連帥卒正州牧各簡其徒卒歲時校閱以待王命而大司馬九伐之法行焉於此見封建盛而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

王氏曰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馭寓于禮干戚寓于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

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士皆仗節死義之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其不敢怠者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此所以將帥司馬之屬皆取於卿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形足以威四裔用此道也

兵權散出說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葢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旣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於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於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至於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於司空其識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葢古者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爲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爲患也久矣

車戰說

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

陳氏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𨙶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子吳以兩之一卒適吳合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車足以當敵後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藏兵說

呂東萊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飲至以見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孑之類此皆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雜說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法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是卿大夫軍事則歸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于民之意大異矣

侯國從王出軍說

馬氏曰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車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不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

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章氏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

去兵說

雜說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

能去之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于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十三年）

奡盪舟說

雜說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闐然鼓之說

釋地兵以鼓進以金退荀子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是也周禮大司馬之職遂鼓行是教戰法及臨敵欲戰則擊鼓以動之欲退則聲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武城有越寇說

釋地曾子居武城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臺館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耶

經義圖說卷一下終

經義圖說卷二目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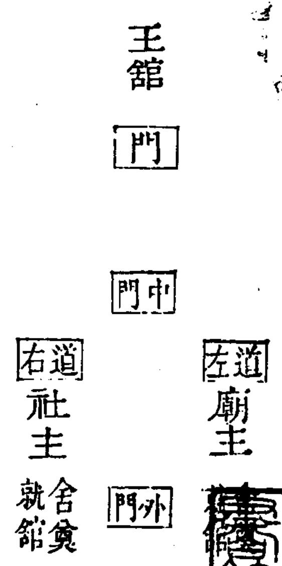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二上
王親出征圖說
王鄉遂制軍圖說
諸侯鄉遂制軍圖說
計句出車圖說
井邑邱出車圖說
甸縣都出車圖說

大國出車圖說
虞庠圖說
朝庠圖說
大射圖說
誘射圖說
初射圖說
再射圖說
再射飲不勝圖說
三射圖說附飲不勝

鄉射圖說
鄉飲圖說
觚圖說
賓興賢能圖說

王親出征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

王親出征說

孔叢子問軍篇王將親征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日齋戒告于郊及社稷宗廟既筮獻兆于王王使有司以特牲告社以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凡行主及皮圭幣帛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以所征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陳卒伍及車甲于軍門之前有司請誓命畢三令之五申之禱于上帝乃致厥討已克史擇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用剛日有司簡功行賞用命加爵賜于祖犯令加刑戮于社然後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乃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乃大享羣吏用備樂饗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

命將出征說附

孔叢子問軍篇王命將出征潔齊盛服奠于祖詔之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王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將受王東向西面而揖之乃告太社冢宰執蜃立于社之右南面授將將北面稽首再拜受之頒賜于軍吏將居軍中向左士卒向右出先鋒入後刃介冑在身雖君父不拜也其出也不類既克不禡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王鄉遂制軍圖

王
用六軍

六鄉 六軍 正軍

大司馬掌之命六卿為將

六遂 六軍 副軍

鄉官	鄉	遂	遂官
每鄉卿一人	鄉大夫	六之則各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 各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遂大夫	每遂中大夫一人
每州中大夫一人	州長	六之則各一萬五千人 各二千五百人為師	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
每黨下大夫一人	黨正	六之則各三千人 各五百人為旅	鄙師	每鄙上士一人
每族上士一人	族師	六之則各六百人 各百人為卒	酇長	每酇中士一人
每閭中士一人	閭胥	六之則各一百五十人 各二十五人為兩	里宰	下士一人
每比下士一人	比長	六之則各三十人 各五人為伍	鄰長	一人

諸侯鄉遂制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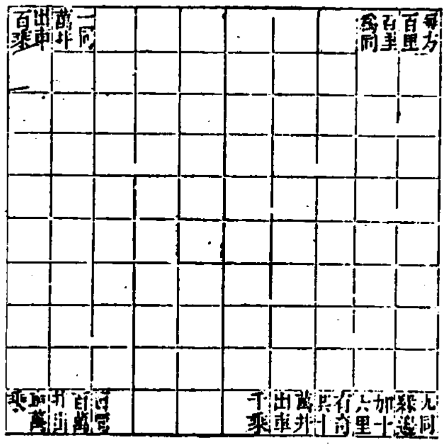
鄉	次國（二軍 二卿 二鄉 二遂）	大國（三軍 三卿 三鄉 三遂）	小國（一軍 一卿 一鄉 一遂）	遂
鄉	各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三乘	各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 各萬二千五百人	各萬二千五百人出車一百六十七乘	遂
州	各五千人	各七千五百人 各二千五百人	各二千五百人	縣
黨	各一千人	各一千五百人 各五百人	各五百人	鄙
族	各二百人	各三百人 各百人	各百人	酇
閭	各五十人	各七十五人 各二十五人	各二十五人	里
比	各十人	各十五人 各五人	各五人	鄰

比伍辨說

王氏曰舊謂五家為比故五人為伍二十五家為閭故二十五人為兩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此說是矣而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即為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且凡貴賤老幼癈疾皆舍則伍不有缺耶愚嘗考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亦於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

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為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於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為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兵長即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甸車圖



計甸出車說

侯國出車之法漢食貨志曰周制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其中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定賦之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積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積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六十四井之外旁加山川林麓三十六井爲無賦之地（卽後圖所謂旁加一里者）是爲一成而具一乘也積而至於一同則提封萬井除山川林麓三千六百井（卽後圖所謂旁加十里者）實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頭兵車百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此采地之大者謂之百乘之家積而至于九同旁加一十六里有奇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林麓三萬六千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而鄭氏引司馬法證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所作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于穰苴其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夫三爲屋是三夫也屋三爲井是九夫也井十爲通是九十夫也九十夫宜云九十家而云三十家以屋數計也後倣此）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王畿出車之法也二說推算雖異出乘則同惟考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小司徒稽閱之數也至于司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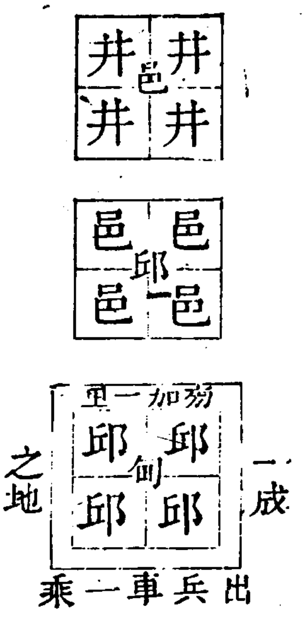
調發之數則十家而出一人是小司徒之可任者多而司馬法所用士卒特少耳若食貨志侯國九百夫祇用甲士三人而步卒用至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較司馬法雖多四十五人然亦遠遜小司徒人數鄭氏曰小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于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晉作州兵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馬氏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凡伍兩卒旅師軍之兵即出于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此教練之數

也食貨志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是以雖在小國勝兵萬數而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少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七家而調一人也且此五百一十二家姑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七次調發方及一人也蓋教練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少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治賦說

司馬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食貨志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數不同者司馬法是言王畿內若食貨志則言畿外之國也舉業家因司馬法是周制遇言兵賦題輒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等語皆非周時侯國不如此定賦哉鄭注道千乘之國引食貨志甚是而凡足兵治賦題可類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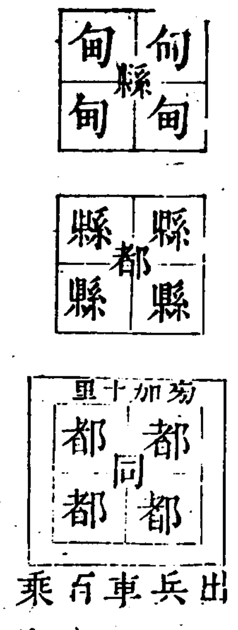
井邑邱出車圖



井邑邱出車說

凡一井九夫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內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應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侯制

甸縣都出車圖



甸縣都出車說

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百井積三千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一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內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應出兵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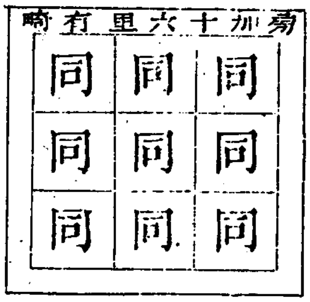
二百人制[illegible]

鄉遂與邱甸不同六鄉在郊地四同中六遂在甸地十二同中各取七萬五千家各備六軍爲一家出一人凡此鄉遂之兵不過擁衛王室不出征也鄉遂之外則以兵甸法行之七家出一人堪備六軍者八有所征討迭用其八之一侯國亦有鄉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遂之名同而其地則殊此舊說也

今考天子諸侯制軍之法從同其用兵亦應從同而謂天子鄉遂之兵不出征不知諸侯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勝用兵不已則盡其

竟內之兵皆使從軍是諸侯先用其鄉遂之兵何獨於天子而異之天子居中御外理當自近及遠猶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而後國人畢作也而說者又謂鄉遂之兵即爪牙之士使之出征不免有祈父之歎不知宮正宮伯司士諸子爲居守環列之衛大僕小臣僕御爲僕從侍御之衛虎賁氏旅賁氏爲奔趨先後之衛師氏司隸爲周防揵閉之衛此正所謂爪牙之士而六鄉六遂之衆非爪牙也天子有所征討軍帥皆用其卿大夫豈鄉遂之兵獨不可用耶春秋正義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若諸侯應出之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但古者畿內之兵不輕出卒有四方之役不過用諸侯人耳

大國出車圖



出兵車千乘

大國出車說

大國出車積九同之地緣邊加十六里有奇計地一千里可得千乘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王氏曰或問道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何謂千乘曰包氏依王制孟子謂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馬氏依周禮司馬法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朱子曰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疑馬氏爲可據愚考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其說與馬融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或曰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于詩集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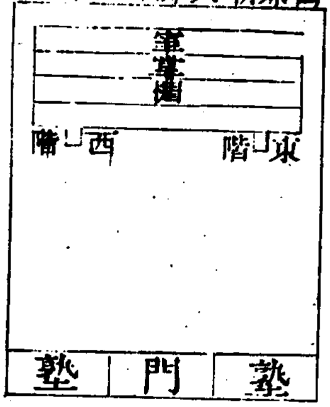
三百十六里有畸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大國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敢問既曰一乘七十五人又曰一乘百人何也曰朱子讀曹公杜牧註孫子見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然則孫子之註可得聞與曰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杜牧註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

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說齋唐氏魯軍制問亦云大國三軍其賦千乘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天子六鄉其六軍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魯三郊具三軍三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古者積伍五人爲卒百人而車法成其七十五人爲戰車一乘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二十五人別爲重車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爲戰車

百六十五乘徒九千人甲士三百七十五人一軍合爲九千三百七十五人三軍合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魯頌閟宮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公車千乘者舉兵車之成數也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朱子或問止言輕車集傳兼言重車所以不同或曰重車見于經傳與曰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在後楚重次日乃至後兵車一日故無鈔掠之患漢志謂甸出牛十二頭其以駕重車歟

虞庠圖

右圖西鄉凡朝庠大射鄉射鄉飲賓與俱在此



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禮掌則由楹外又堂則物當楣由庠淺也鄉大大詢衆庶處讓則鉤楹內又序則物當棟由序深也州長春秋二時習射處

虞庠說

天子有大學有小學大學者東膠是也小學者虞庠是也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若諸侯則大學在外小學在內諸侯選士由內以升于外天子選士由外以升于內也第貢自諸侯者升于虞庠由鄉遂來者亦升于虞庠則鄉遂不可以無學也明矣故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縣與州同鄙與黨同皆屬於遂總名曰遂學王元咎曰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半之許氏通考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但觀周禮黨正

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之文則黨有序觀學記黨有庠之文則黨又有庠由此推之鄉州黨皆有學可以庠名可以序名可以校名邢氏曰在國曰國學在鄉曰鄉學雖有多名實非四學此言是也然則為序十二者每鄉為序二每庠三百者每鄉為庠五十也但無商校又覺偏而不舉然校者教也凡學皆以教有庠序則商校已在其中矣

陳氏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

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者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

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服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社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趣上之所造也與

王氏曰大司樂一官專教樂舞之事矣而鼓舞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其樂舞為大司徒掌邦教則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喪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聯事而各司也書

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鼓舞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之至神者司徒特為之設官有以哉

又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又曰三代之王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衆而教行

都縣有學說

大司馬令諸子掌國子之倅而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庶衆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皆所以教學也邱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地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于司樂進在王朝受教于師保入而宿衛有宮伯按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于庠序而已

司諫導民司救救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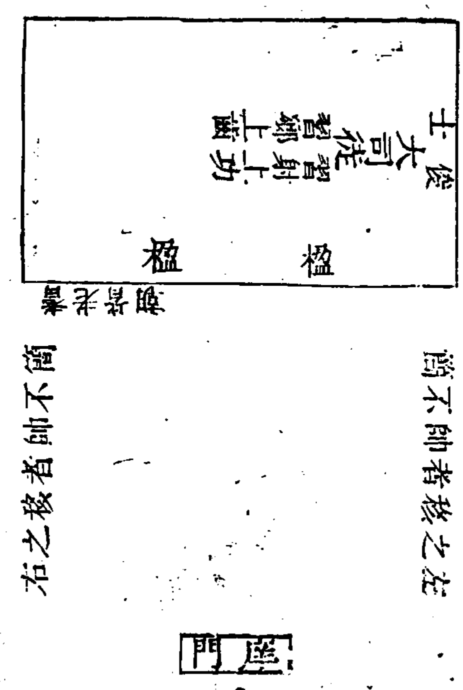
師氏詔王保氏諫王而司諫導民于善與師氏詔王𡠷同

司救救民于惡與保氏諫王惡同故列師保二氏後

兼教武事說

雜說天官六十財賦是急地官六十簡閱爲先比閭族黨州鄉之民伍兩卒旅軍師之兵夫家衆寡六畜車輦之數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比閭之官皆以內政寄軍令也武備可不講乎

朝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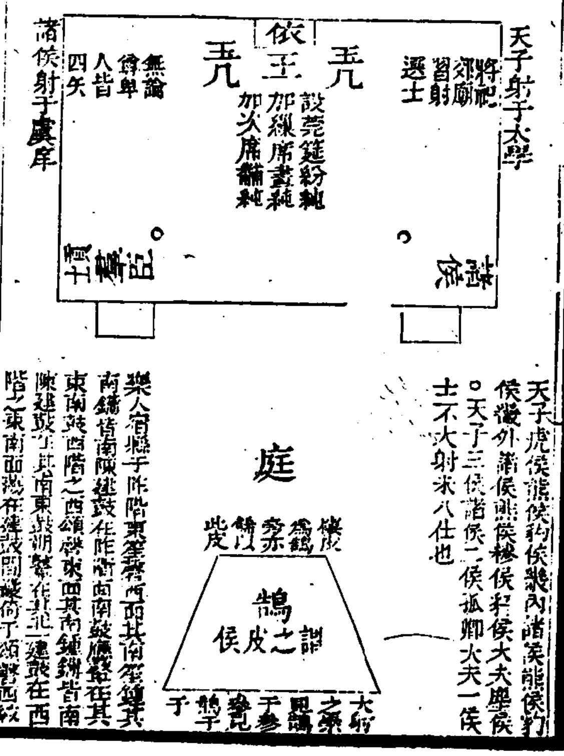


朝庠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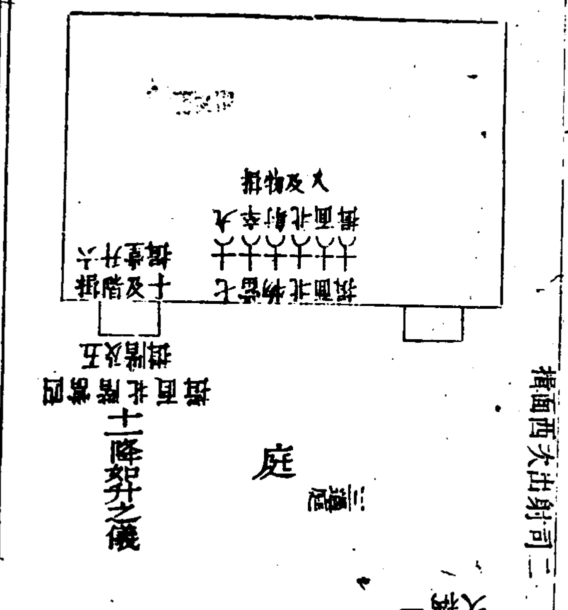
朝庠者耆老來會于庠也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平明上老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凡此父師少師上老庶老皆耆老也司徒命鄉簡不帥敎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

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郊去國百里遂在遠郊之外

大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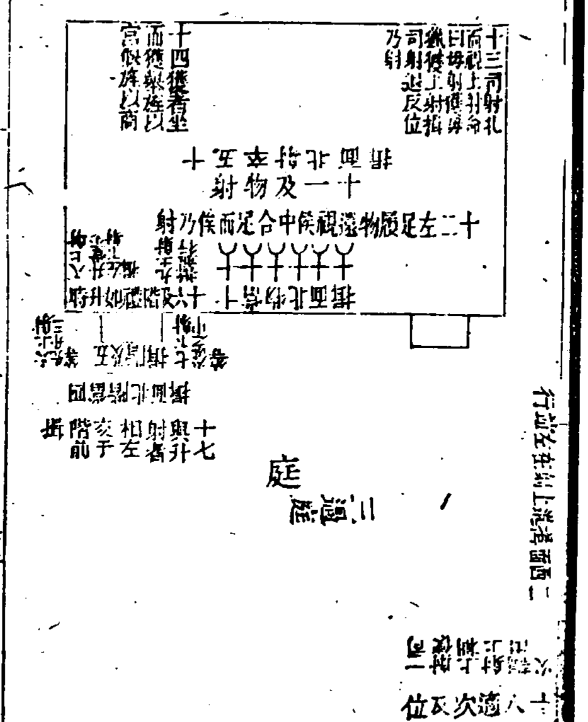


誘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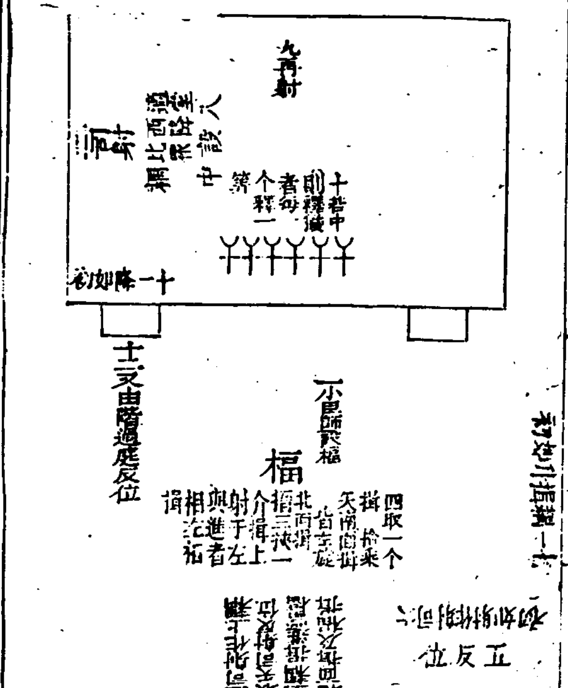


誘射前有獻酬升歌獻工請儀耦次在東階下之東南若鄉射則位在西階下之西南其初揖東面立行然後當階餘略同

初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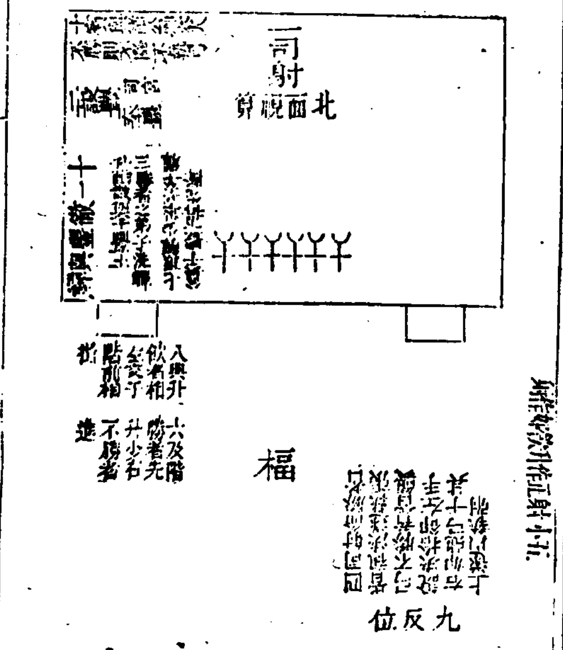


再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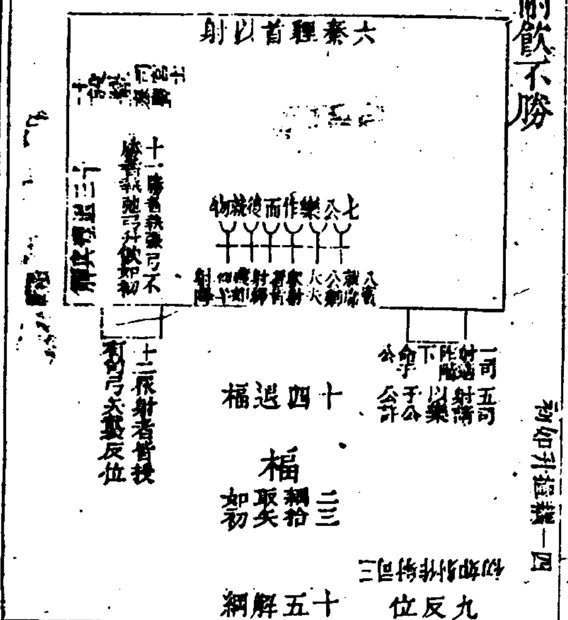
三耦釋獲後有公將射儀節與鄉射異禮

再射飲不勝圖



飲後又有獻釋獲者儀節

三射圖 附飲不勝



三射後公及大夫旅徹俎安燕士坐祭飲不拜若命復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發中三侯皆獲乃獻庶子及左右正內小臣無算爵無算樂賓醉奏陔公不送公入驁

四射總說

天子將祭擇士於大學謂之大射先王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為賓者疏曰養老與祭相類故亦曰大射或曰天子大射在虞庠豈因諸侯大射在虞庠而說禮者誤耶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射于朝或諸侯自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使臣與之射於國謂之燕射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射者士大夫與鄉之人歲時習禮之事也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而無鄉射士有賓射燕射鄉射而無大射士無臣屬故也大夫則四射皆有之其禮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

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天子之射其禮無文所奏之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所用之中國君大射用閭中賓射用虎中燕射用皮樹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所用之侯大射天子用虎侯熊侯豹侯皆以布為之以虎熊豹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臯謂之鵠著于侯中三分其侯鵠居一焉謂之皮侯天子大射自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大夫射豹侯畿內諸侯大射用熊侯豹侯畿外諸侯大射用熊侯糝侯糝雜也豹鵠而麋飾豻侯諸侯自射熊侯亦曰大侯大夫射糝侯士射豻侯卿大夫

大射用麋侯謂大夫士皆射麋侯凡大射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弓糝七十弓豻五十弓遠尊得伸可同耳賓射之侯亦以布為之外畫雲氣其中三分之一亦用采畫謂之正所謂畫布曰正是也一名采侯天子用五采諸侯用三采大夫用二采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射人所謂五正也三采朱白蒼三色所謂三正也二采朱綠二色所謂二正也射人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一正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二侯熊豹也一侯麋侯也鄭康成云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于朝之禮也今學者多宗後鄭則賓射無虎熊豹等侯然考經文士以三耦射豹侯是士之侯以獸名矣豈王與諸侯孤卿大夫獨

不得射虎熊豹乎又士射豻侯儀禮大射士射干同當以先鄭之說為正燕射用獸侯天子畫熊于侯中白質諸侯畫麋赤質大夫畫虎豹士畫鹿豕皆用布白質赤質先用采畫其侯心又加畫熊麋也大夫士布侯之心但畫虎豹鹿豕不先用采畫也其側皆以雲氣飾之所謂畫者丹質也鄉射亦采侯二正凡大射賓侯天子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四耦二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燕射則天子諸侯皆三耦一侯大夫士之射悉三耦一侯也

古人將卜祭先卜將用火祭爟將用馬祭馬祖將射射人

為位祭侯皆用祝而祭先卜祭爟祭馬祖之辭不傳惟祭
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
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王
者蓋以是為用人之方而亦因以為致也

大射禮說

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
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也考大射禮君有命戒
射宰夫宿視滌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
參七十干五十射人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亦如是也設

乏去其侯西十北十周禮所謂王射三容諸侯射二容孤
卿大夫士一容是也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
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考工所謂
梓人張皮侯而設鵠則春以功是也凡乏用革樂人宿縣
于阼階東射人所謂王射樂以騶虞諸侯射樂以貍首孤
卿大夫射樂以采蘋士射樂以采蘩是也厥明設尊洗具
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公曰
命某為賓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即席奏肆夏
周禮賓出入奏肆夏是也主人取觚執冪者舉冪酌膳執

冪者蓋冪延前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洗象觚獻于公乃奏
肆夏卒爵樂闋主人受公酢于阼階下主人媵爵于賓所
謂酬也將為賓舉旅小臣請媵爵者公坐取大夫所媵爵
以酬賓賓請旅諸臣主人獻卿於西階若有諸公則先卿
獻之媵爵者送觶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主
人獻大夫乃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燕禮並歌四牡皇
皇者華而大射不歌者主于講道德略于叙勞苦與諮機
務也擯者遂為司正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曰大
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遂適西階前命有司納射器君之

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總衆弓
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
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司射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
射參士射干卑與尊者為耦不與侯遂比三耦司裘王大
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
夫射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與此射侯不合司射誘射射三
侯始射干又射參大射再發卒射遂取扑搢之司馬師命
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上耦出次西面
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

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
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
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
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
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語
所謂揖讓而升而下也司馬正命取矢小臣師設楅司馬
請射于公公許遂比衆耦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司

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
扑遂命釋獲者設中小臣師執中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
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本記君國中射則樹皮中于郊則
閭中于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也司射西面命曰
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司射北面視上
射曰不貫不釋上射揖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
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三耦卒射此再射揖讓而
升而下也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隸僕人埽
侯道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小

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小射正贊設拾大射正授公弓小臣
師以巾內拂矢而授于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
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卒射公即席司正以君命升
賓而后卿大夫繼射衆皆繼射釋獲如初司馬命取矢如
初釋獲者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
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曰
左右鈞司射命設豐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
于豐上司射袒執弓挾一矢搢扑命勝者皆袒決遂執張
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弣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者先降與升
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語所謂揖讓
而飲也三耦卒飲若賓及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
弓耦不升受觶適西階北面立飲若飲公賓降升卒爵賓
降升洗象觶酌膳以致公卒觶賓復實散卒觶謂之夾爵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乃徹豐與
觶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司射洗觚獻釋獲者于其
位司射命三耦序出次取矢三耦拾取矢司射作射如初
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

釋上射揖樂正命大師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其他如初儀此三射揖讓而升而下也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語所謂揖讓而飲也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司馬正請徹俎請公卿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

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無算爵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燭于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戴氏曰凡射左設韝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韝也捍周禮繕人注作扞韝釋文苦侯反劉云彄字之異者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為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彄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刺童子佩韘毛傳以韘為玦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證據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為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于弦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纊極二

若其官職則司裘大射共侯設其鵠大司樂及射奏騶虞大師帥瞽而歌射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笙師共鍾笙典庸器設筍簴陳庸器大史凡射飾中舍算車僕共三乏司常凡射共獲旌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貍步張三侯太僕王射贊弓矢小臣掌事如太僕繕人詔王射贊王弓矢司弓矢共弓矢如數并夾梓人張皮侯

與祭說

射分賓黨主黨處不勝黨中雖中多亦受罰處勝黨中雖中少亦不罰若擇士之射中多者雖受罰仍得與於祭中

少者雖不罰仍不得與於祭

必也射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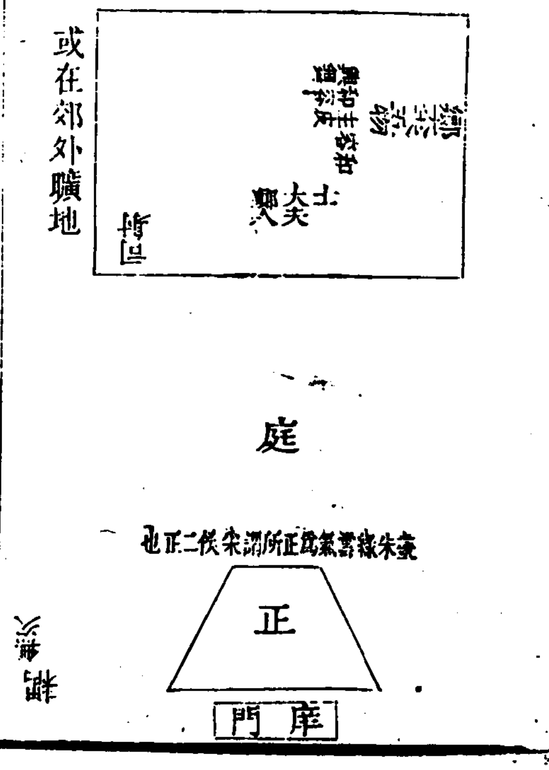
升下飲儀節大射鄉射同朱子註論語專指大射其實應兼鄉射言之或曰中則與於祭不中則不得與於祭故爭非若鄉射既賓興賢能後退與衆庶習射而已也豈知君子之所爭在不飲不在祭耶若如或說似于題面尚隔一層

正鵠說

范紫登註正鵠云大射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張布侯而設

正又引疏云鵠與正皆鳥之黠捷者考工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此為大射設鵠之據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詩云不出正兮此為賓射設正之據但鄉射亦用采侯二正朱註正鵠題正空兼鄉射言之不應專指賓射也又名為鵠者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正者取其方正而已故畫雲氣于其中未必復緣鳥為義然謂正為鳥亦新但與鄭司農說不合

鄉射圖



鄉射禮說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衆賓大夫若有尊者有加席皆升就席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于樂也作相爲司正司射適堂西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許命弟子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馬命張侯遂繫左下綱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司射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遂適階西取扑搢之古者閭胥于鄉小胥于學有饋撻司市于市有扑罰司徒于誓田亦有扑禮稱夏楚二物則射之有扑宜矣司射作上耦射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上射當右物下射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乃射上射既發而後下射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

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鄉射三耦位在堂西與大射次在阼階東南者不同三耦卒射亦如之語所謂揖讓而升而下也司馬升自西階命弟子取矢降自西階命弟子設楅楅者愊也所以承笴齊矢者也司射作衆賓射比衆耦由堂西面進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寔八算于中鹿中者以主人士也鄉射用鹿中而投壺亦用鹿中者投壺輕于射禮故用中之下者

也于榭則鹿中若于庠則兕中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釋于右下射釋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乃射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此再射揖讓而升而下也司射北面視筭釋獲者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筭爲奇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曰左右鈞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耦不親

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略之也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執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奠觶于豐下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

夫不勝則不執弓受觶立飲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侍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語所謂揖讓而飲也三耦拾取矢司射請以樂樂于賓遂命曰不鼓不釋大師乃奏騶虞以射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其詩樂得賢者衆多以備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鄉射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皆如初此三射揖讓而升而下也司射命設豐實觶升飲如初語所謂揖讓而飲也司馬反爲司正以監旅酬司正請坐于賓徹俎無筭樂賓降及

階陔作明日賓朝服拜賜乃息司正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干上聲）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柔上聲）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君既卒爵復自酌飲國中射謂燕射也于郊謂大射也于竟謂與鄰國之君射也○此一段雜記鄉射大射燕射賓射之事）

鄉射者乃州長春秋所會之民州長爲主處士之賢者爲賓若鄉大夫在則鄉大夫爲主若居鄉之大夫與於射則不以處士爲賓而以公士爲賓公士者在官之士也又戒期與射同日采侯二正侯五十步無次衆耦在西階三次射後遂不復射及所奏樂與大射異而大射賓及孤卿大夫不勝則有司實觶而授之立飲於西階上不執弓公不勝則有司從致爵之禮亦與鄉射異其餘儀節如初次不奏樂而曰毋射獲毋獵獲獲而未釋獲再次亦不奏樂而曰不貫不釋因有罰飲所謂比於禮也三次亦釋算亦奏

樂而曰不鼓不釋所謂比於樂也先王教射之意同故儀節亦從同若明日賓拜謝主人拜辱乃息司正鄉射與鄉飲同大射則無此禮又大夫射於庠士射於序

射不主皮說

射不主皮馬融引鄉大夫五物爲據朱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說者謂禮文有射不主皮是泛論非斥鄉射也且鄉射無皮侯大射有皮侯虎侯熊侯豹侯皮侯也考工張皮侯而棲鵠則不主皮定指大射矣但五物主皮則又有皮之據而曰無皮又不得今只合置皮之有無於不論第就鄉射訓之所謂不主皮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也故曰禮射豈謂鄉射不當主皮乎

貫革說

主皮之射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講主皮恐非且鄉大夫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將以陷堅穿札之才而與賢能乎蓋貫革者軍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不主皮者不以中爲儁非是要不中卽不中亦可純乎尙德而不尙力然則鄉射曷爲主皮論語言鄉射又曷爲

乎不主皮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亦用以詢衆庶所謂不主皮者謂曰和曰容曰和容曰興舞可取者甚多不專在主皮之一節耳如是則主皮眞不必作貫革解

軍射說

射有四曰大射曰燕射曰賓射曰鄉射詳載禮經矣外此又有田射軍射焉田射蒐狩之類若軍射則散軍郊射而貫革之風息矣然試弓習武時行于澤司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是也又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則澤亦授甲革明矣但澤又不可概以爲習武處射義曰天子

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尚書大傳戰鬬不
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
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
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
之取也嚮之取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宮揖讓
之取也則澤中之射非貫革之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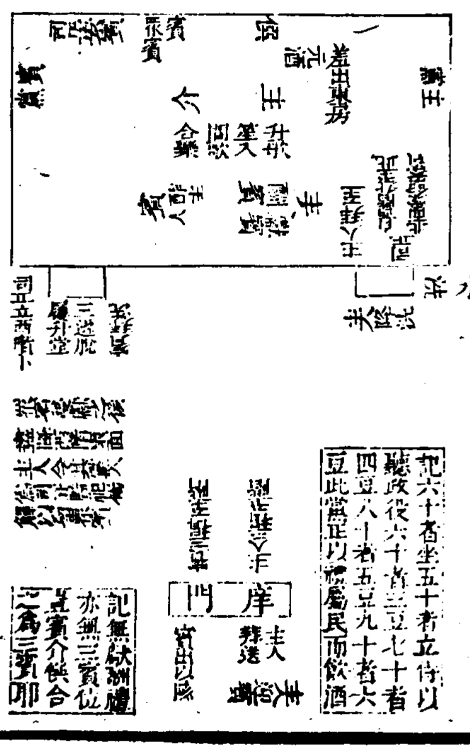
又鄭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
射之無侯也疏云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
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者至舍吏與在田之人射則取之則有云主皮主皮者張
皮射之無侯也然則卿大夫取餘獲貴揖讓庶民取餘獲
尚主皮與第鄭不詳其地未審仍在澤焉否耳

軍射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三以貫革為強主於獲也又
禮射三番初次不勝後次復射至主皮之射一次不勝即
飲罰爵不復射惟勝者復射耳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
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而弋射用矰
矢茀矢弋射者弋飛鳥也散射用恒矢庳矢散射者禮射
也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之等則軍射之弓矢可知矣

鄉飲圖



鄉飲說

鄉飲始於成周儀禮有鄉飲酒篇與鄉射略同是禮之節文具禮記有鄉飲酒篇是禮之度數詳盡一事而三善備焉敬老有儀也尚德有典也揖讓進退有矩矱也是故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笙歌迭奏所以教和也立以賓主象天地也設以介僎象日月也立以三賓象三光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發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以賓者接人以義者也天地備溫和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故坐主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以主者接人以仁者也先王所以教民尊長養老敦孝弟而厚風俗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以處士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蒲爲筵緇布爲純尊絡爲冪其牲狗也設洗於阼階上水在洗東有元酒在西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元酒敎民不忘本也主人速賓介賓介

入主人迎于庠門外主人拜至賓厭(音壓)介介厭衆賓皆入門左主人將獻賓坐取爵于篚降洗賓拜洗揖讓升賓西階疑(魚乞反)立主人取爵實之獻賓賓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右手取肺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遂祭酒席末坐啐(七碎反嘗入口也)酒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所謂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于是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遂獻介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卒爵興坐奠爵拜主人于介右答拜介降洗酢主人主人不酬遂獻衆賓衆賓不酢一人舉觶發酒之端

為旅酬始也為工設席于堂廉樂正先升工四人二人瑟二人歌工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主人獻工笙者四人入于堂下磬南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主人將留賓作相為司正以監禮防有懈惰也賓北面坐取一人舉觶時奠于俎西之觶北面酬主人主人以所受於賓之觶往西階酬介如賓酬主人禮于是介酬眾賓凡此儀節皆司正贊之所謂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主人又使吏二人舉觶于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若有鄉之大夫來助主人樂賓而為遵者降席席東南面取俎還授司正說屨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以陔賓若有遵者為諸公大夫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明日賓拜謝主拜賓之辱乃息司正無介不特殺薦脯醢羞進之物唯所有徵召之人唯所欲以告請也於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凡俎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

脊脅臂音貴肺介俎脊脅胳音各肺肺皆離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凡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記有賓主介僎僎以輔主介以輔賓儀禮無僎賓主皆有遵遵者方以禮樂教民欲其遵法之也僎音撰鄭謂僎古遵字

主人謂鄉大夫擇賓必謀于鄉先生者蓋古人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而教學大夫則曰父師士則曰少師熟知鄉人之賢否是以就而謀之也其獻酢之節乃一獻之禮其樂與牲悉與燕禮同升坐必在徹俎後者蓋俎為貴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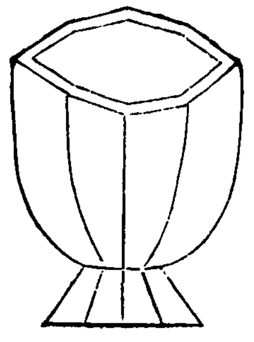
必以隆禮當之故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坐而安燕則其禮殺故必徹俎也息勞也燕昨日執事之人也獨言司正舉尊也先生君子謂鄉中齒德俱尊者致仕之老為先生不仕者為君子次日之樂止用鄉樂者殺于昨日也

鄉人飲酒說

鄉飲禮有四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一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州長春秋習射而飲酒三也黨正十二月蜡祭而飲酒四也鄉飲酒義及儀禮所載皆諸侯鄉大夫獻賢能於其君之禮若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一條舊說以為黨

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也論語鄉人飲酒乃鄉飲酒之次日有息司正之禮召先生君子蓋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召於本日行禮之時而召之於次日此舊說也但息司正謂息昨日執事之人非息老者筋力周禮族師祭酺條註有因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天官酒正註有非爲國行禮不得用公酒族祭祀社之時醵錢飲酒二條意者夫子飲酒於鄉在斯時與又國有大慶則聽民聚飲謂之賜酺漢時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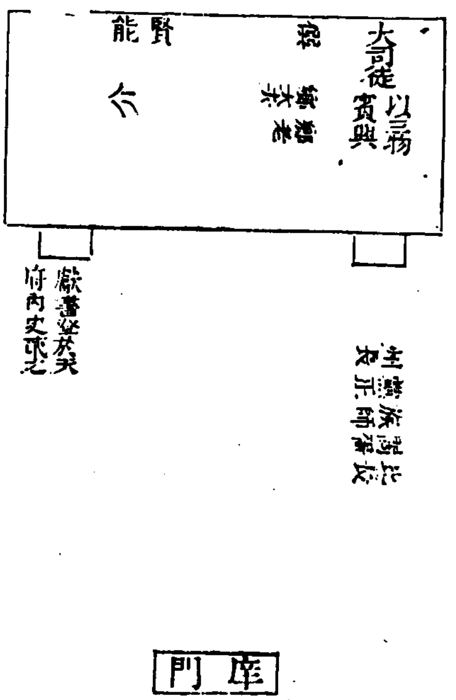
觚圖



觚說

考工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馮厚齋曰觚酒器物之有稜者也丹鉛總錄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曰觚口容一爵足容二斤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削木爲觚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夫子未嘗見之也

賓興賢能圖



詳見鄉飲

興賢能而以禮賓之說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教國子在東膠興賢能皆在虞庠歲貢士在諸侯之太學考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此鄉大夫之職也浚儀王氏曰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古者致仕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常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疏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於君其篇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于王鄉大夫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也至興賢能于王畿之六鄉亦然既賓興後退合其民于鄉射以求其人而待舉焉漢時十月飲酒禮取黨正之文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疏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欲習衆庶未有殊別此乃特貢於君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考經鄉老無他職惟賓興一事與焉然則先王設是官固以其道德隆厚齒爵兼優足以式矜乎鄉里而尤于賓興之日藉爲禮賢重典之光矣

賓興雖鄉老鄉大夫羣吏之職而主之者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是也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知別是非仁無私欲聖無不通義有斷制盡己之心曰忠無所乖戾曰和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睦謂親于九

族婣睦親于外族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貧窮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詳見射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詳見車六書一象形如日月之例二會意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例三轉注如令長之例四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之例五假借如能豪之例一字兩用六諧聲如江河之例以形合聲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

御遠近勞費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糅正圓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莊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根本故民制起於比閭族黨田制起於井邑邱甸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法起於鄉舉里選苟治無根柢求天下太平得乎

登於天府說

王氏曰夫天府以天爲名者尊之至也登其書於此正所以重其事也賢能之書登於此見於鄉大夫盟約之書入於此見於司約獄訟之書登於此見於司寇民數登於司民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一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於此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獄訟之書也有一官書其貳者賢能之書也有數官書其貳者民數也有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然登其書於天府其爲重則一書貳與否及所書多少之數但觀其事之施行耳

經義圖說卷二十上終

經義圖說卷二目錄下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seal]

卷二下

明堂大饗帝圖說

大饗帝七獻圖說

明堂位圖說

明堂五室圖說

明堂九室圖說

明堂十二室圖說

朱子明堂圖說

南郊圖說

祭天有九圖說

北郊圖說

祀五帝圖說

逆暑迎寒圖說

雩祀圖說

禜祀圖說

朝日圖說

夕月圖說

鄭氏六宗圖說

孔氏六宗圖說

六宗新圖說

望祀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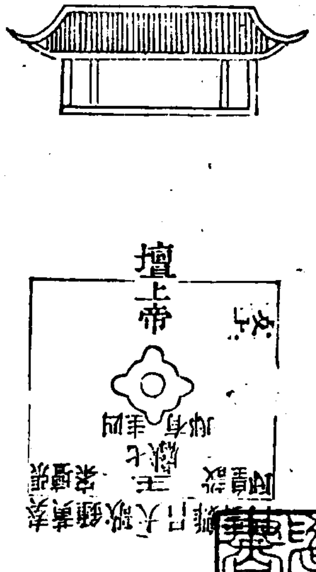
祀山林川澤圖說

祭四方圖說

類祭圖說

禡祭圖說

明堂大饗帝圖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大饗帝七獻圖

一獻 饗帝不祼初薦血王勺泛齊行朝踐之禮

二獻 大宗伯勺醴齊亞獻

三獻 薦孰王勺盎齊行饋食之禮

四獻 大宗伯勺緹齊亞獻

五獻 饋食後王勺朝踐泛齊以獻

六獻 大宗伯又勺饋食之緹齊以獻此謂之再獻

七獻 諸侯爲賓又勺沈齊爲一獻

加獻 諸臣再獻又加三爵謂之加獻不在正獻之數通爲十二獻

明堂大饗帝說

仁人饗帝孝子饗親則饗帝與饗親並重矣其禮舊謂行于明堂因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文也不知古者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安有祀天而不於壇之理其曰宗祀明堂者因壇在堂前欲指其處不得不曰明堂耳王氏曰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卽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斯言也洞達禮意矣士師沃尸則有尸可知設大小次用牛牲玉用四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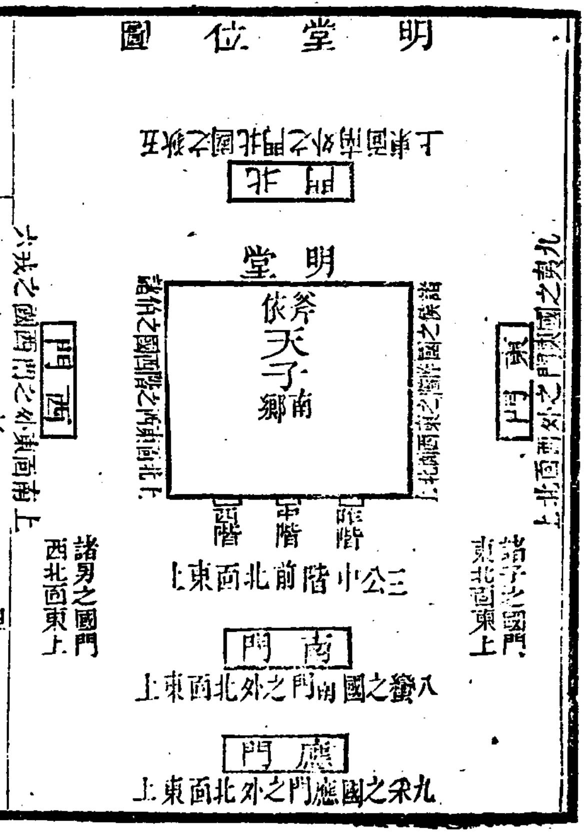
邸樂用黃鍾大呂詩歌頌之我將行七獻禮與南郊儀節相彷彿此周公特行典禮以報萬寶告成之德而配以文王亦以尊祀文王也

宗祀說

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何也南郊陽之始配天以后稷后稷周人之始而有功德者也季秋歲之成配上帝以文王文王以聖德造周而成王業者也各如其義以報之聖人豈容私心于其間哉

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註謂祭五帝

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不知明堂祀帝不云祀五帝朱子云上帝天也配帝即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至謂五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爲貴神獨配于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則于理尤爲不安矣祭法祖文宗武自是言宗廟之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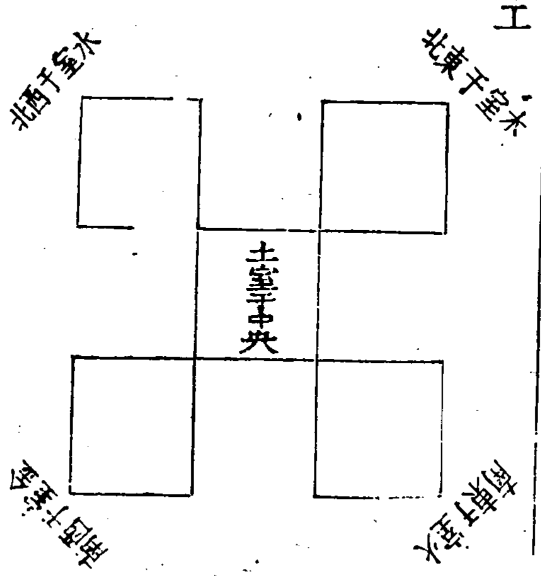


明堂位說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無五室九室十二室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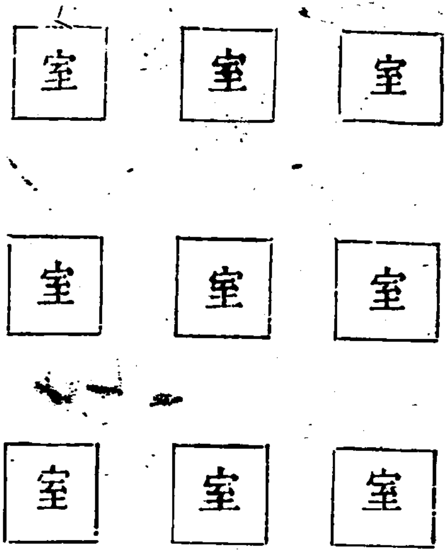
明堂五室圖

考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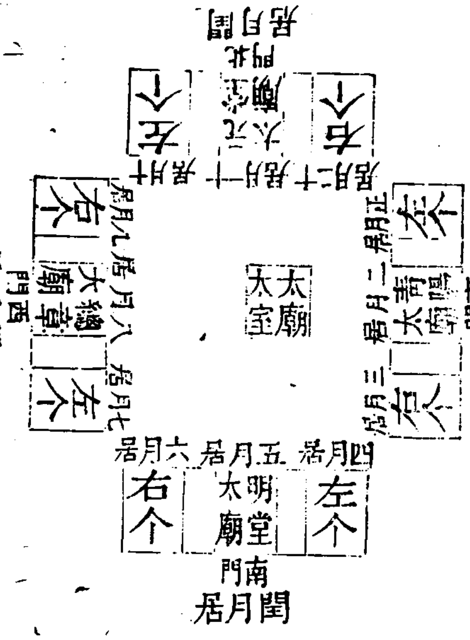
明堂九室圖

大戴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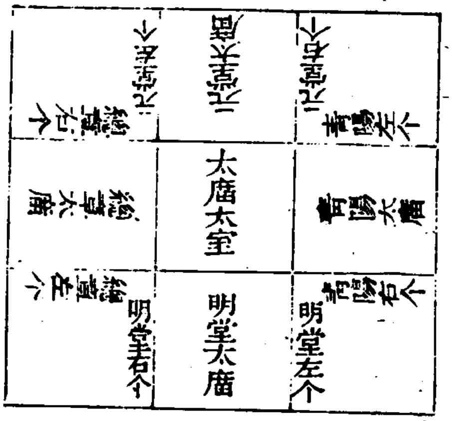


明堂十二室圖

月令本



朱子明堂圖



明堂說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内今自以在國南者爲是其制必稟然森嚴肅然清淨固王者於此朝諸侯亦以交神明者焉然考工言有五室大戴言有九室鄭康成宗考工蔡邕宗大戴説無定論考工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有夾窗殷人重屋四阿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五室象五

行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土室于中央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明堂明政教之堂也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終月大戴禮明堂古有之凡九室室十二堂室有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在近郊三十里康成曰戴禮所云似呂氏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

制也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各以爲一體取其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

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朱子曰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舊典未敢必信也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

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巽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蓋明堂只是三間九架屋耳楊信齋曰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

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决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室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三間九架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考工之言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日掌次以帷幕幄帟爲文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如朱子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愚謂明堂之爲明堂不在言制度而在得制度之義諸儒都將制度說得鑿鑿而終于彼此相笑此最不可解如朱子定三間九架之說而紛紛之說息但每室有四戸八牖則戸三十六牖七十二依三間九架說之彼此相通彼此共戸戸實二十四每戸兩牖牖實四十八且四面宜各三階而曰九階

其義亦不可通卽楊氏帷幕幄帟之說亦拘三間九架而不能變通其于王者朝諸侯行王政享上帝配祖考之義究何當乎惟王氏炎曰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敎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

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蓋于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爲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于文王夫易始于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頌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于清廟則盛德首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

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羣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于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

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于郊邱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

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若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其深二尺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鴬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爲朝會也其盟會詔于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廵守至于方嶽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嶽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也吾于

孟子有證焉齊國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二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上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卽其山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卽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失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

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眡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爲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復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後之論明堂者能先將胸中許多葛藤一切芟去獨取王氏之說參詳之旣契合乎明堂之文又旁通乎明祀之旨雖遺基荆棘舊址荒蕪而大經大法微意未泯人間舉凡朝諸侯行王政享上帝配祖考諸大典可次第行矣不然明堂之義亡卽明堂亦可毀

南郊圖

圜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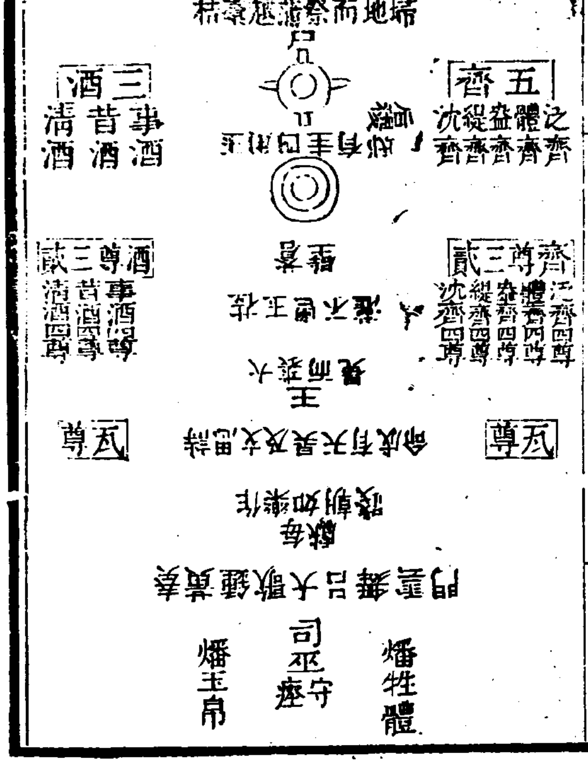
圜鍾夾鍾也夾鍾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故此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

九樂圖
鍾爲宮黃鍾爲角
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
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

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

圜丘即泰壇注封土爲壇高大其形曰泰禮有三節曰奏樂圜丘曰燔柴泰壇曰埽地而祭蓋先以聲降次以氣感然後衮衣北面而豆登居歆也

南郊圖



南北郊總說

先王燔瘞於郊北其牲用繭栗其牲體全脅其羹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幂其藉蒲越藁秸其樂歌黃鍾大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元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郊祀大畧如此

郊祀有分祭合祭二說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考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于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于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于未之地取坤居于未之義樂不同也朱子曰古者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理立論不同以爲悉有依據牢不可破

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于南郊祀天夏日至于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一父天母地之道也

楊氏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故以冬至祀天神所以順天道而報天也其地在南郊就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故以夏至祀

地祇所以順地道而報地也其地在北郊就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武王之伐殷也告于皇天后土又庚戌之日柴望而行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社于新邑凡此或同日而舉或繼日而舉所謂告祭也蓋特祭天地其禮一而專故既有定時又有定位並祭天地其禮要而簡故不拘其時不拘其位然後世人主欲行南北郊之禮者不以南郊爲難而以北郊爲難何也儒者謬誤之說惑之也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而祀地之服無明文賈公彥乃妄爲之說曰祀地亦服大裘可知崔靈恩孔穎達杜祐亦爲此說豈有夏至之時而可服大裘哉然則祭地之服宜何服唐長孫無忌曰郊特牲言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故孟夏迎夏龍見而雩歷代惟服衮章斯言也夏至之祭在其中矣

南郊說

祀天在南郊之圜丘其地去國五十里前期三月卜牛之吉者而養之于滌中前期十日乃卜日戒百官族人各共厥職遂習射于澤宮選士之賢者與祭王乃致齋于路寢

之室前期三日卜尸及贊祭之時神席在圜丘南面配以后稷王服大裘而立于圜丘北面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天神次積柴于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實牲體玉帛而燔之此奏樂與燔柴謂之二始次掃丘壇而祭王裼裘而升丘尸前置蒼璧薦血腥及籩豆等王乃以匏爵酌瓦甒之泛齊獻尸次大宗伯攝王后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是爲朝踐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酌盎齊獻尸大宗伯酌緹齊亞獻是爲一食二獻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泛齊酳尸亦謂之朝獻大宗伯

更酌緹齊亞酳亦謂之饋獻諸臣爲賓者更酌沈齊以獻通前共爲七獻七獻旣畢舞六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大裘無章元冠無旒尚質也尸服亦然凡天地之祭其器陶匏其羹不和其藉藳越蒲秸其尊以疏布鼏之皆尚質之意也獻禮祀天地亦當九以外神無灌故止七然祀天以奏樂燔柴爲二始祀地以奏樂瘞埋爲二始仍是九節但無九獻之名耳

雜說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又禮家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朱子曰郊必天子躬親行事

豈有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而祭之理舜嗣位上帝羣神肆類禋望尚有先後之序告祭且然況郊祀大典乎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享帝大享之後乃使有司嘗百神告備于天子以此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矣

郊禘祖宗說

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祭法收國語之文而易其前後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內言有虞氏郊嚳宗堯與前郊堯宗舜異者彼以舜之子孫言之此以舜在時言之也然據禮言之虞夏殷三段皆誤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嚳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也五帝公天下不必宗祖其所親三王家天下必祖鯀宗禹祖冥宗湯祖文王而宗武王然則瞽瞍無德未可以配天鯀

績弗成而能障水故載在祀典在古人制禮之意初不以此也

郊祀之尸說

尸象神也曰筮尸曰宿尸曰逆尸曰相尸曰送尸禮至煩悉此在周公原取血氣相通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義然細思之郤至奇在當時行之不覺得耳顧猶謂彼有所取至爲社稷立尸于勝國之社稷以士師爲尸于戶竈中霤門行立尸有何血氣有何生存此理眞不可解更奇者周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橫渠張

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楊氏曰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也但就社稷五祀中霤門行推之亦不應爲尸者而爲尸則天下無不可用尸者此迎猫祭虎所以致舉國若狂也況祀天大禮豈有反不用尸之理祀天有尸則祀地亦有尸又何必經文有據而始信哉楊氏因左氏無董伯之文與國語攻辨可不必矣又家人始竊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爲尸亦祀地有尸一證

祭天有九說

冬至	祭昊天上帝
立春之日東郊	祭蒼帝靈威仰
立夏之日南郊	祭赤帝赤熛怒
季夏之月土王之日亦于南郊	祭黃帝含樞紐
立秋之日西郊	祭白帝白招拒
立冬之日北郊	祭黑帝汁光紀
夏正之月南郊	祭各代王者以稟五帝之精氣
四月龍星見而雩南郊	總祭五帝
季秋明堂	大饗五帝

祭天有九說

古者祭天有九其說多據緯書而註疏又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更難徵信惟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爲祭天宣公彙曰歲九祭皆主于天惟至日其禮最大得制禮之義矣

北郊圖

方丘即泰折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函鍾林鍾也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以

此爲宮用聲類求之函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

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瘞埋者取牲與玉幣而瘞之也

北郊圖

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

每獻

作樂如朝踐

詩思文及昊天有成命

王被衮

莅玉鬯不灌

黃琮

王用兩圭五寸有邸

北郊說

祭地在北郊之方澤其地亦去國五十里祭之時祇席在方丘北面亦配以后稷王服衮衣而立于方丘南面大司樂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地祇次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取血與玉幣而瘞之此奏樂與瘞玉亦謂之二始尸前置黃琮其五齊七獻及前期卜牲卜日之屬悉與祀天同或謂方澤以姜嫄配其說起于王莽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以爲姜嫄配北郊此不通之論也陳氏禮書曰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于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爲宮求之之樂也太蔟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于讖緯之說不可考也

祭社非祭地說

社是七神祭社非祭地也朱文公不信北郊之說而取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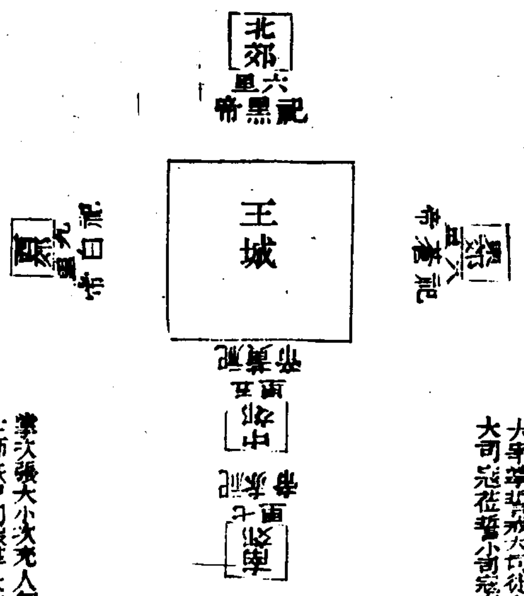
五峯之言以爲經文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然考之諸書地與社繄然不同山堂考索云地者后土之總稱社者地祇之屬而非即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即天也所以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大牢祭地則用七獻祭社則用三獻祭地則服衮衣祭社則服希衣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句龍配王制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地與社之不同明矣吳澂云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爲至重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于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斯言最爲明確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

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禮社不與郊敵今人弗深考遂謂社即是方澤誤矣祭祀之禮天地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祀細分之則大祀之中天地又大于宗廟中祀之中社稷又次于岳瀆周人祭地獨夏至祭于方澤此外或告或祈或報皆祭于社抑又進者社不與郊敵猶之嘗止時祭不與禘敵也中庸經文舉郊社禘嘗四大祀以該有周一代內外諸祭祀是明明別禘于時祭別郊于大社矣社非祭地明甚社亦地祇之屬故中庸統稱上帝朱子不信北郊之說謂社即祭地固有所本而于中庸經文各取一祭之義不亦疏與

王國有變遷天地無變遷若謂社即祭地而于革命時屋之是辱之也旱乾水溢變置社稷是責之也子者父天母地可辱可責乎

祀五帝圖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大宰掌誓戒大司徒奉牛牲
大司寇莅誓小司寇實鑊水

掌次張大小次充人繫牢牲
士師沃尸司服掌大裘而冕

祀五帝說

祀上帝祀天也祀五帝祀五行之神也而鄭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淸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則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曰祀蒼帝大昊食焉祀赤帝炎帝食焉祀黃帝黃帝食焉祀白帝少昊食焉祀黑帝顓頊食焉是五神帝之外又有五人帝鄭皆引註之唐時祠令及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義交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大微感生帝明堂祭大微五天帝長孫無忌奏請革之仍合圜丘南郊爲一而以五帝爲大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祀陳祥道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與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與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

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既不主于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于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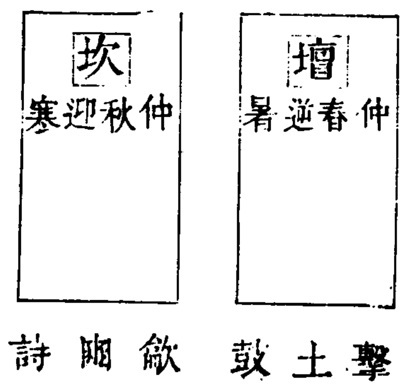
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配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說于天帝考核詳明矣但謂明堂祀及五帝似仍未允程子曰六天之說起于緯書鄭氏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禮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會此說朱子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以昊天上

帝爲北極亦非也然則祀上帝在明堂祀五帝不必在明堂也士師祀五帝則沃尸未聞沃昊天上帝尸也司服無同祭之文其曰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者猶太宰云祀五帝享先王亦如之也享先王不于五帝處祀五帝又寧在昊天上帝處乎又祀天地日月五岳諸類各如其應祀之期而祀五帝同在一時于時令之義不亦乖與考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之文則所云祀五帝者迎氣之祭也漢祭祀志註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郊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薛氏曰五帝而兆於四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于南郊王氏曰帝卽易帝出乎震之帝所以主乎元氣宰而爲五春青夏赤夏季黃秋白冬黑是爲五天帝月令云其帝大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是爲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學者以五人帝配五天帝宜矣而于禮志兆于四郊之文則祀五帝無其處卽不得不牽入明堂祀帝之文抑何謬也鄭注小宗伯兼五神帝五人帝或云月令五帝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也

則又兼有五神矣總而論之靈威仰等名出于緯書不可以亂經五帝之祀見于周禮五帝之義見于家語帝乘此氣而出五帝所由祀帝秉此德而王五帝所由配也卽兼句芒等神祀之亦無不可若云祀于明堂則無其禮無其事據讖緯之說逞荒誕之詞宜前明嘉靖更稱皇天上帝與所謂天皇大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不復入祀典也或又云兆五帝于四郊另是一祀而于明堂又合饗之則經無明文烏足徵信楊氏曰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其說甚謬季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之說也斯言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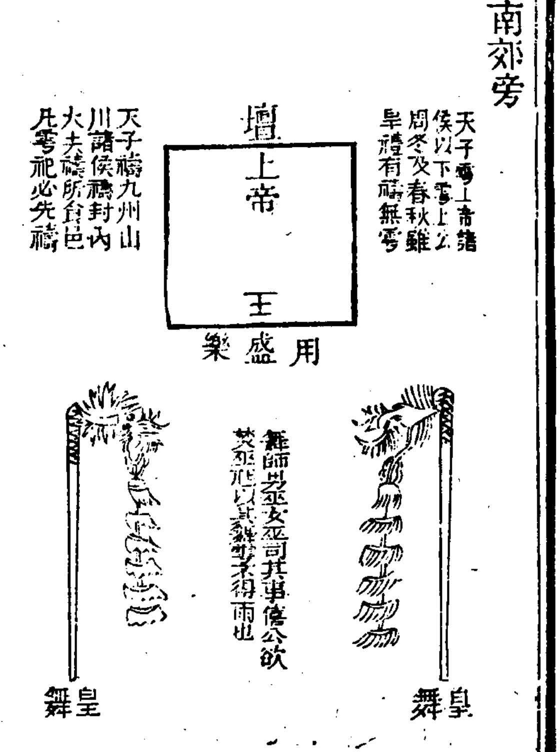
逆暑迎寒圖



逆暑迎寒說

逆暑迎寒擊土鼓歙豳詩與迎春于東郊迎秋于西郊不同迎春迎秋祀五帝中之二祀其禮之重等于祀上帝享先王其期皆在孟月至逆暑迎寒則在二仲仲春陽于是而分逆暑以晝求諸陽也仲秋陰于是而分迎寒以夜求諸陰也與祭蜡祭田祖一類先王節宣天道其義類亦見於此記曰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豳詩豳風七月篇鄭謂七月二章爲豳詩說見後

雩祀圖



雩祀說

雩祭旱也于建巳之月為壇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謂鞀鞞鼓琴瑟管簫干戚戈羽竽笙箎篔鐘磬柷敔十九物並作也舞皇舞又因旱而祈亦曰雩天子大雩雩上帝用盛樂舞皇舞諸侯以下雩上公用歌舞而已楊信齋曰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為民之心切遂為百穀祈甘雨與啟蟄而郊之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他祭異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為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為主各隨其宜也但鄭謂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于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于南郊乎抑兼祭于四郊乎考左氏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即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雩只祭上帝不得更分五帝之名其分為五者據五行之精而言之分祭于四孟亦非謂合祭于一時此與明堂並祀五帝同謬不可從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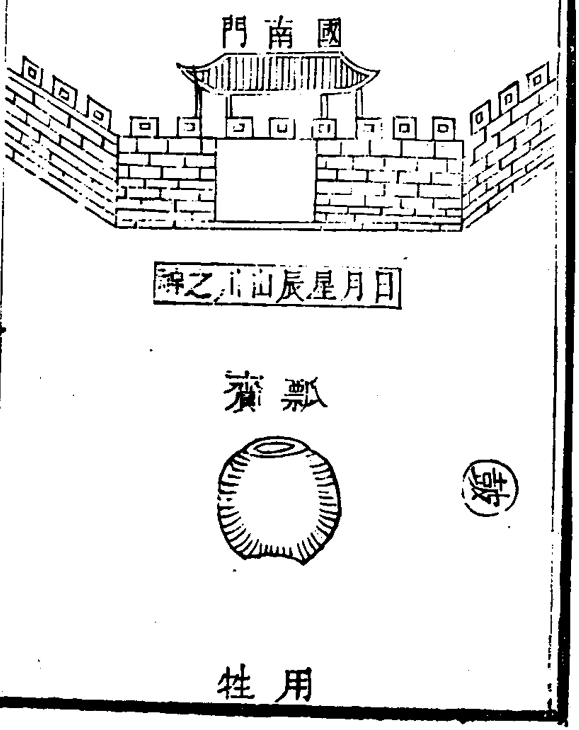
孟夏蒼龍宿皆見東方左氏所以有龍見而雩之文也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則又雩于建午之月豈雩于四月為周制而雩于五月為秦制耶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過此而後雩春秋所以譏也穀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浴沂風舞雩說

魯南門曰雩門故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南七里有温泉距沂尙遠而流入于沂則温泉沂之源也曾子先浴

後風是經雩乃其歸路之所經解帶臨風詠已從茲起矣

禜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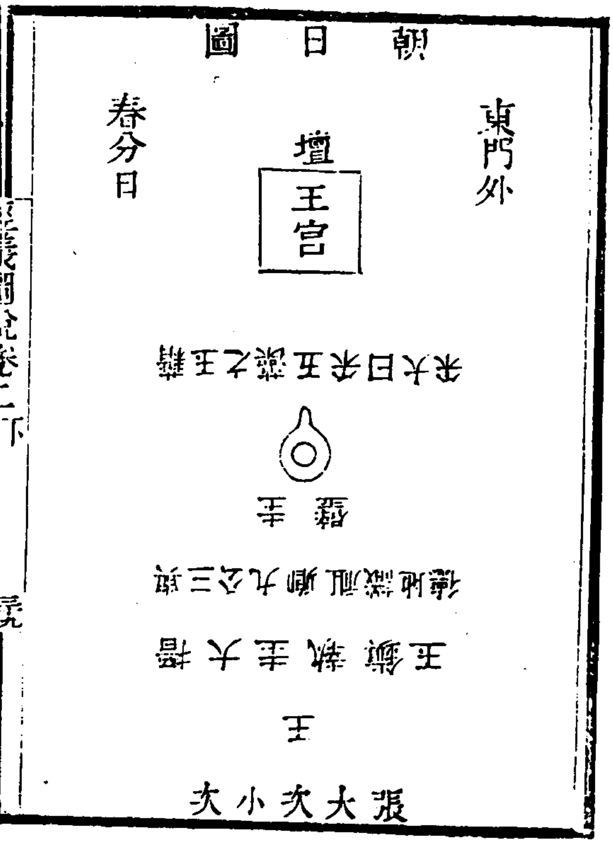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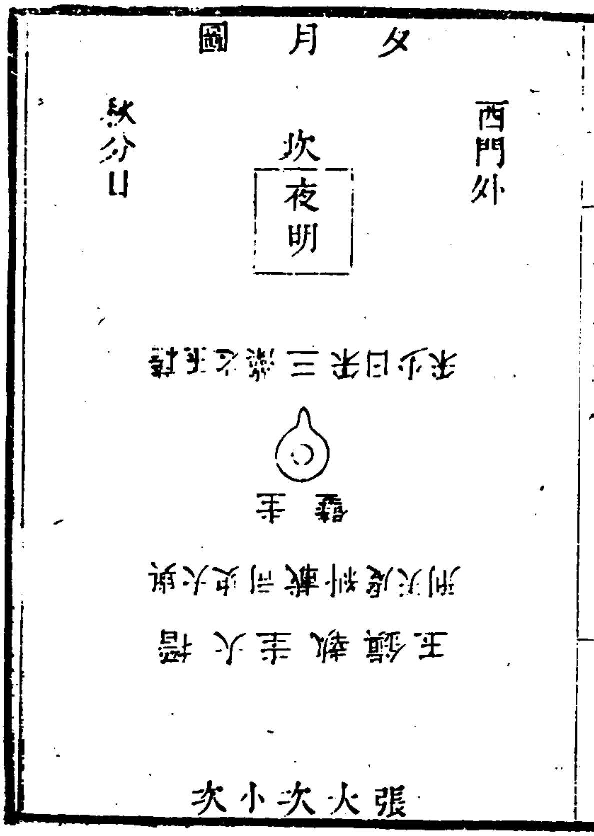
禜祀說

月令僅有雩祀而周禮并言祭禜鄭云禜即祭法所謂雩宗祭水旱也月令註雩猶禜也禜緜為位故名禜嗟聲以禱故曰雩周禮所謂凡邦之大裁巫歌哭而請是也然則雩即禜乎非然也雩祀帝是祭天神也祭五行之帝而以五人帝配之下及百縣亦命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祭人神也又祀山川百源為地示其說雖雜見於傳記于義[illegible]收也上準天文下察人事自帝下逮羣神不宗其祈穀實也可謂至矣若祭禜只有用瓢齎之文似傳記即發

明禜義者又左傳曰月星辰之神則霜露之不時於是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于是禜之亦兼水旱而言顧雩祭王者以己月而月令以仲夏則午月矣此自呂氏之誤即謂仲夏可雩亦無春秋祭雩之文而祭禜則以春秋與雩何涉又稻人之雩歟女巫之舞雩皆爲旱暵而司巫之帥巫而舞亦因大旱非爲水潦也雩舊謂爲壇南郊之旁則去國門甚遠而鬯人之文曰禜門禜門則與郊壇無預矣禜正注祭禜亦爲壝位如祭社稷不與禜門之文背歟然則何爲而有禜乎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

于門是祭水潦也公羊傳以朱絲營社恐人犯故營之禜有營義故讀爲禜也若雩則無其義亦無其文矣雩禜并載禮官雩之祭有舞而禜只有鬯人司其事至司樂等官皆不言及禜是無樂也與用盛樂又有別且若係一祀周禮言雩又言禜不亦贅後人耳目乎由是論之天大旱則祭雩天淫雨則祭禜雩以祈雨故雩字從雨頭而望雨之潤也禜以求晴故禜字從兩火頭而望火之温也望雨之潤則雩以上辛季辛有金生水克火之義望火之温則禜于國之南門有火生土克水之義又況見蒼龍而雩向熒惑而禜雩禜二祀固有異位而不容相並者乎而注疏家乃謂雩即禜當亦恍然悟爽然失矣或曰信如是言而祭法雩宗祭水旱何也予曰記于雩言祭水旱鄭亦于禜言祭水旱矣雩爲火陽之亢而思水德之盛則送陽以迎陰禜爲水陰之淩而思火德之盛則送陰以迎陽故統謂祀水旱亦無不可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之義也若分言之則有雩自雩而禜自禜者





朝日夕月說

朝日夕月灌獻禮數無考然用圭而以璧爲邸其玉無殊也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則其地異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則其制異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則其號異也春分朝日秋莫夕月則其時有先後之不同也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則其采有多寡之不同也朝日則與三公九卿袓識地德也夕月則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也而且日燎于壇月埋于坎燔燎焉者自氣始也瘞埋焉者自血始也日月之分適均朝夕之禮必别先王制禮精密如此

日月次于天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莫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或用氣之始或用節之分配合陰陽其道固應爾也

朝日夕月外舊說又有祭日月之禮四迎歲之始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郊天之日日配于東方月配于西方二也覲禮禮日于東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三也十月祈年于天宗合祭日月四也正祭牲用犢祈禱用少牢均以明兄日姊月之義或曰合爲大祭分爲中祭豈祈年之合祀郊天之配祀重于大采朝日少采夕日者耶

日月食說

戴氏曰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外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志史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為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

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其常明之體矣

鄭氏六宗圖

星	五星
辰	日月所會十二次
司中	文昌第五星
司命	文昌第四星
風師	箕
雨師	畢

孔氏六宗圖

時	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
寒暑	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
日	王宮祭日也
月	夜明祭月也
星	幽禜祭星也
水旱	雩禜祭水旱也

蔡註從之

六宗新圖

水　火　金　木　土　穀

修熙　為元冥　左氏傳熙少皞氏之子為元冥又云共工氏有子曰脩為元冥

黎　為祝融　左氏顓頊氏之子為祝融又見晉語楚語韋昭別為祝融然在帝時仍為祝融

該　為蓐收　鄭語云小皞氏之子為蓐收

重　為句芒　鄭語云少皞氏之子為句芒又為南正司天見楚語然在帝時仍為句芒

犂　為后土　左氏句龍共工氏之子為后土後代祀句龍為后土官闕帝嚳雖火官實兼后土也

農　為后稷　祭法炎帝之子曲農為稷一名柱見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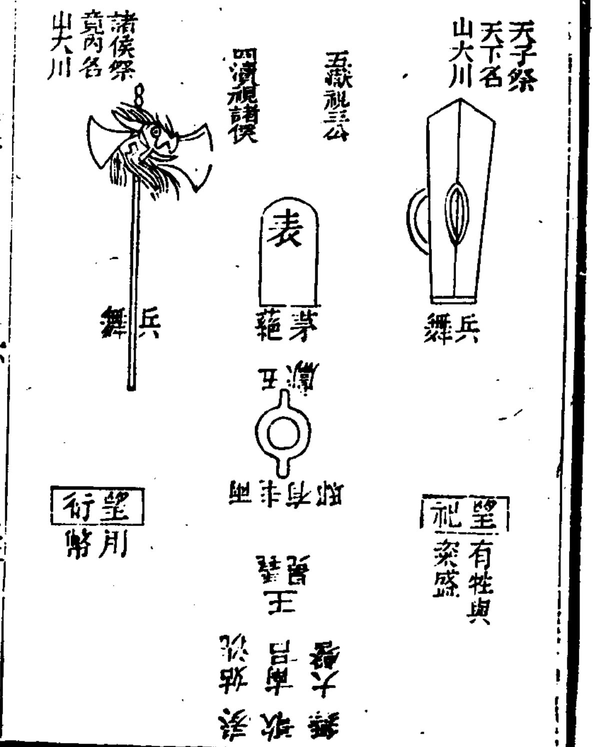
六宗說

六宗之說鄭孔各持意見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而以主日配月屬郊祭其餘謂之六宗鄭說也據家語埋少牢于泰昭祭時祖迎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謂之六宗孔說也餘如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時居中閒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

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坎艮巽離兌六子之卦為六宗而張髦又以為祀祖考所宗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張迪以為祀六代帝王其說種種不同以予論之據經論經則可從據傳論經則不可從據當時之經論當時之經則可從據後代之經論前代之經則不可從何則歷代之制作因革損益豈能盡一況其祀非祀天祀祖之大者乎而亦有難概論者是以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祀九廟不聞周以上亦祀九廟也周祀五帝不聞周以上亦祀五帝也會同殷聘古瀕祀方明不聞周以上亦祀方明也其餘祀典見於古者恒少至天神名號詳見緯書周時未必有即有之未必祀即祀之未必自堯以來皆祀之也取千百年以後之書以定千百年以上之祀典可乎諸儒考訂六宗多類此惟方合山先生曰履閒之老父矣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此似為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為句

玄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皞之子曰修曰熙爲元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但神雖六而行僅五以五方之五行爲言又不如斥言虞書之六府六府者五行之外加穀而爲六各有司存不相侵越必有相佐助于冥漠者如修熙爲元冥黎爲祝融該爲蓐收重爲句玄句龍爲后土農爲后稷豈非六府內之神乎帝者旣有事于六府卽當有事于六神較祀六廟祀六代帝王尤覺妥切至後魏高閭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宗則後世之六宗非二帝時之六宗矣

望祀圖



望祀說

望祀者望而祀之也天子四望鄭司農注大宗伯以爲日月星海鄭康成以爲五岳四瀆四鎮五岳東泰西華南霍北恒中嵩四瀆江河淮濟四鎮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　顧日月星不得稱望則後鄭之說爲長或舉于郊天之後舜典類上帝望山川及春秋三書不郊猶望是也或舉于巡狩之時舜典柴望于岱宗及王制五年一巡狩柴而望是也或舉于禱告之際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四望之類是也祀之時爲兆于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舞兵舞其玉兩

圭有邸其服龍冕其位置茅以辨之周禮旁招以茅晉語置茅蕝是也而植表于其中晉語設表望是也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則用幣致神而已一云望祀旁招以茅即所謂芳授以茅者衍則祀神之時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衍若屈子之九歌也又望謂之旅爾雅旅陳也言陳設其祭禮也其玉幣埋于山足謂之瘞埋于山上謂之縣或曰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四望禹貢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故耳周氏曰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其實亦兼小山川詩時邁篇言懷柔百神

經義圖說卷二下　四七

公羊言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大小之神可知矣至于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則又分而言之也然舜即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望不兼大小之神周禮四望與山川異玉異樂有明證矣況考工之用璋也又有大山川次山川小山川之辨乎

天子四望達于四方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岳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墜廢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有聖人作誦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之詩上考虞書望于山川之禮當知所取法矣

晉有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經義圖說卷二下　一　四八

山林川澤圖

祀山林川澤說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亾其地則不祭舊說其禮歲凡有四迎氣之始以貍祭山林以沈祭川澤一也郊天之日岳鎭海瀆居一等山林川澤居二等二也大雩祭山川三也歲終大蜡合祭山川四也下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則山林川澤王專祀矣天地宗廟尊皆不用牝山林川澤可用牝惟正月禁之以方妊也又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三璋之制如圭瓚有事山川則灌焉大山川用大璋次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此言天子巡狩所過有事于山川祝山川之三等而用三璋以致禮也宗宗伯之屬祝太祝之屬前馬者天子巡狩則宗祝以此前馬而致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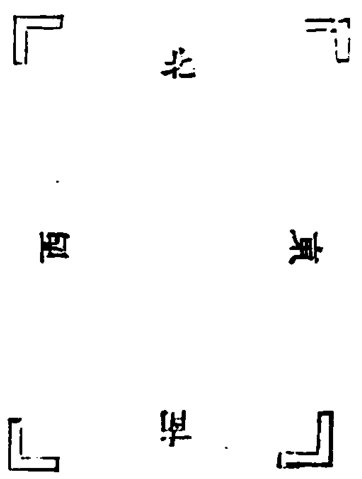
挍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註四海猶四方也王巡狩過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玉人所謂宗祝以黃金勺前馬是也

祭四方圖

祭四方說

方氏曰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鄭注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注四方謂四望也大司馬秋祭祊注祊為方聲之誤當是祭四方之神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從先鄭之說曰四方百物八蜡也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注四方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月令季秋祭禽于四方注四方謂四方五行之神也陳氏禮書曰鬯人敘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元也於初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楊信齋曰詳考諸說惟四望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于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也以血祭祭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類祭圖



類祭說

類祭四方也而郎完白乃謂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是拘四望四類亦如之之文分列四兆配合不允似不如鄭氏斥言日月星辰然禮旣有朝日夕月之文又入四類不亦煩雜乎先鄭謂是九皇六十四民三皇五帝也其說更誕爾雅類禡師祭也師有事於四方故類以祭四方也此最得禮意或疑先王平日旣祭四方茲又祭之似可不必不知祭四方猶祭社也平日旣祭王社矣及至軍旅又何嘗不祭之乎

禡祭圖

蚩尤

或以爲天子
或以爲庶人

祭於所征之地

禡祭說

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王制禡於所征之地公羊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肄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之百于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敎大閱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于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然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

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蓋軍法之興始于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于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旣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此陳祥道說稱引典核矣第取貉與禡合而爲一終欠分曉蓋師巨于田田細于師故祭各不同卽肆師所謂立表甸祝所謂祝號亦當有異集說禡或作貉是未究禡有祈馬之義貉有饁獸之義也知饁獸之無預于祈馬則貉祭之不可以稱禡祭明矣但均祀蚩尤耳

經義圖說卷二下終

經義圖說卷三目錄上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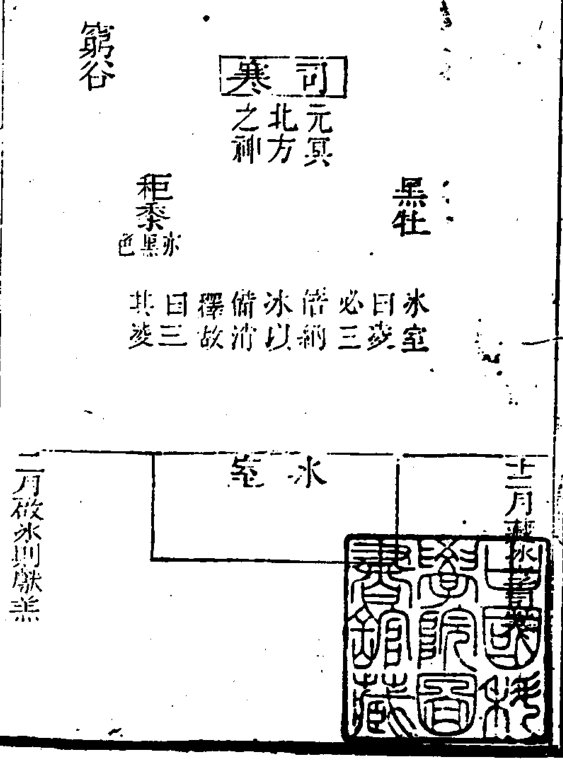
卷三上

享司寒圖說
祭司民司祿圖說
祈田祖圖說
耕藉齊宮圖說
耕藉祼饗歆牛圖說
耕藉禮數圖說

王社圖說
親蠶桑宮圖說
會同爲壇圖說
時見圖說卽時會
殷國圖說卽殷同
盟圖說
梐枑圖說
帷幕幄帟圖說
次圖說

館圖說
公墓圖說
葬以大夫之禮圖說
葬以士之禮圖說
環涂圖說
國中九經九緯圖說
十二城門圖說
儺圖說

享司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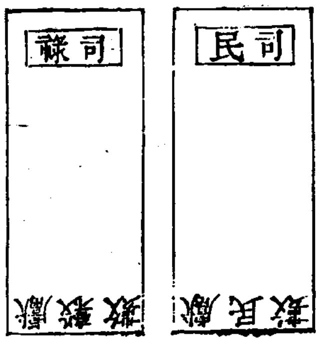


藏冰說

藏冰將以備暑亦所以達陽出冰將以禦暑亦所以助陰先王裁成輔相之道如此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之月與周禮十二月藏冰挍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寒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左昭四年傳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申豐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十二月西陸

剸剫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祭司民司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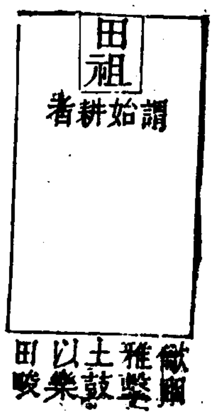


祭司民司祿說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也民數之衆寡穀數之豐歉上應列宿故每歲天子祭之然必于祭司民獻民數于祭司祿獻穀數者猶報祭也天既賜我以生齒之煩多倉箱之富厚安可不隆其俎豆馨香致敬以祀之哉今禮有司民之官司祿缺而春官之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可補司祿之缺藏民數示不敢虐天民也藏穀數示不敢暴天物也與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羣吏計獄弊訟邦有大盟約涖其盟書同登于天府

蓋王者奉天出治於已無與焉耳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維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豈無道以處此哉

祈田祖圖



祈田祖說

田祖始耕者祈年於田祖猶祈蠶於先蠶也經文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田畯古巡稼之官也不曰樂田祖尊不敢斥言或曰祈年以樂田畯以蜡祭之息老物推之蓋卽指當時教農之官豳雅楚茨詩田畯至喜及月令命田舍東郊註訓田爲田畯皆是也今彼註息老物謂物至此老祀而息之則亦載在祀典者也與息老農不同或說非是

鄭謂七月六章爲豳雅說見後

耕藉齋宮圖

大史告稷
稷以告王
王即齋宮

耕藉祼饗歆牢圖

祼鬯饗醴之禮先行王始耕公卿大夫皆從庶人終畝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

鬱人薦鬯

王 祼鬯 饗醴

犧人薦醴

王耕 墢

后稷監之 膳夫農正陳藉禮 大史贊王 大史監之 后稷省功

公卿 大夫 皆墢 庶人 終畝

民之 司徒省之 大師監之

司徒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

耕後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始行歆大牢禮

耕藉禮數圖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王耕

孟春元辰天子耕於南郊
諸侯耕於東郊

天子藉千畞冕而朱紘躬秉耒
諸侯藉百畞冕而青紘躬秉耒

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王耕一墢
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庶人終于千畞

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大祭祀其其接（讀扱扱以授舂人舂之）盛

耕藉說

耕藉之典諸經皆未詳言惟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畮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

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以一耜耕也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廪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上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耕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又曰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于民則先王耕藉之法無踰于此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擇元辰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之曰勞酒

月令與國語所載耕藉之禮凡衍縮文自可參互以考其互異難合者國語以立春在郊前月令則擇日在郊後國語王耕一墢班三之注謂其次自一而三而九而二十有七而月令則又謂王三推公五卿諸侯九也今考左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據此則從月令爲得之其國語班三之乃所謂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似視月令爲勝或曰一墢即三推月令當公五推卿諸侯七推大夫九推爲三班而文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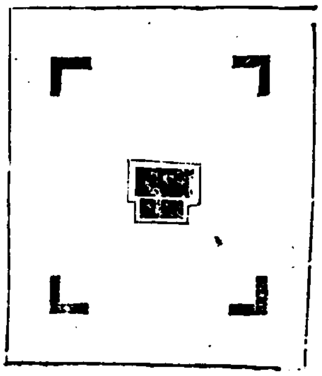
地官舍人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上春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則王后與耕藉之事矣

諸侯亦耕藉祭義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是也天子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

王氏曰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勸于耕以天子必耕以共粢盛則天下之爲子

者孰不勸于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之矣

王社圖



王社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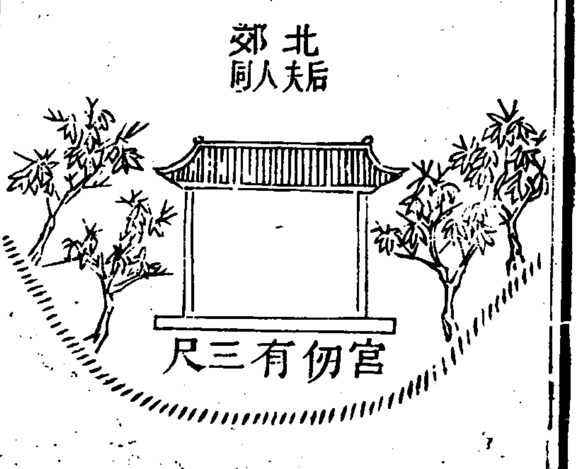
小宗伯職文右社稷而左宗廟此謂大社也至王社或云在大社西或云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但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即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亦非謂社稷建于藉田也其言在大社西想或然也然由祭法王自為立社句推之仍以在藉田為是

凡王出告行反而舍奠祈祀藉田大故及天烖祈禱行軍宜社奉社主以從又大會同宜于社奏愷獻于社均在此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是也諸侯亦自爲立社曰侯社是以
襄二十四年齊人蒐衆于社定六年陽虎盟三桓于周社
疏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旧主以石故古者師行載主

親蠶築宮圖

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先蠶西陵也于北郊築宮豈即祀此耶至月令季春之月天子薦鞠衣于先帝王肅等並以爲在明堂存參



蠶繅說

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季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先是君于大昕之朝皮弁積素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孟夏之月蠶事既登世婦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少牢而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元黃之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

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月令三月躬桑而周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爲時不同考馬質云禁原蠶者彼注天文辰爲馬引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中春始蠶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歸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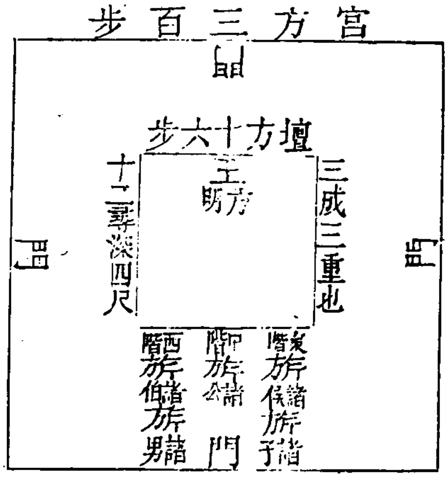
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先蠶西陵也后妃祀之而季春之月天子薦鞠衣于先帝則天子與蠶桑之事矣

集說七月之詩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則豳可蠶也(雍州)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也(豫州)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也(豫州)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也(雍州)汾沮洳之詩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鴇羽之詩曰肅肅鴇行集於苞桑則晉可蠶也(冀州)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也青州厥篚壓絲則齊可蠶也荊州厥篚元纁則楚可蠶也徐州厥篚元纖縞則朱可蠶也揚州厥篚織貝則吳越可蠶也蠶桑見於詩書者九州之中詳其八獨梁州未詳然古蠶叢氏爲蜀主教民蠶桑後世蜀錦重天下則梁州亦可蠶也

王盤農書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耳荊桑葉薄而勁所飼之蠶其絲堅韌魯桑葉厚多津所飼之蠶其絲光澤

會同爲壇圖

掌舍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旌門司常會同置旌門疏掌舍樹之此官供旌盖爲壇壝棘門所以衛王也爲帷宮旌門所以待王修息也



會同總說

會同與諸侯盟其不行于國中者盖朝覲與諸侯免喪之見皆主諸侯以事而見王故必入王之朝會則王以事而召諸侯同則王應巡狩而不巡狩諸侯衆見王而命之政故於城外行之以見王往會之意又鄭注以賓禮親邦國句皆先朝覲而後爲壇于城外以盟之二說以鄭爲是其地有宮有門爲壇三成春爲壇于國東方八里夏爲壇于國南方七里秋爲壇于國西方九里冬爲壇于國北方六里封人掌之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至期王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此在春時禮儀夏秋冬放此既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上而祀焉設上下四方明神之位謂之方明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南鄉諸侯降階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諸侯于是執玉而前見于王擯之各以其禮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各異其處也既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受王玉將幣卽將幣三享見覲禮其禮卽上公再祼而酢等上公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但大行人據在廟此則在國外耳在春則王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在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在秋則禮山川邱陵于西門之外在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之外四時

各異其祀未詳其義巡狩至方岳亦如之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之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此之謂與春秋時會同禮廢覲會之始于潛終于黃池皆諸侯相會而非王之會可知兵車之會非會也衣裳之會亦非會也觀同之始于幽終於平皆諸侯相同而非王之同可知反覆而盟非同也同欲而盟亦非同也

會同諸侯立處各就其旂及王既揖位乃定于堂分作四次公侯伯各一次子男同一次故覲禮四傳擯言擯者四次延之也

會同之說詳見司儀而汲冢周書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外臺之四隅每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其說足補司儀之缺云（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

雜說玉幣貢以天官戒具學于小宰凡飱牽委積須自天官者悉如其命數之榮此會同之同於朝覲也卒位合于司右戈盾授以貳車凡旗旐旂常建自築宮者各服其等威之辨此會同之同於軍旅也

司儀之宮即明堂說

司儀即合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謂每旁一門則四門也擯諸侯則在壇也將幣亦分三等是堂上事則宮內有堂矣王燕則諸侯毛是寢內事則宮內有寢矣先儒謂即明堂蓋明堂為巡狩時之聽朝王不巡狩則殷同在司儀

之宮其為明堂一也後人不知司儀之宮即明堂而曰明堂在國南豈司儀之宮在國內耶

會同兼朝覲宗遇說

朝王之法如期而至者先行朝覲諸禮然後為壇于國外以盟之至於會同雖與朝覲異禮而儀節略同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而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詁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是會即覲也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大宗伯之職也而二月東方諸侯殷見五月南方諸侯殷見八月西方諸

侯殷見十有一月朔方諸侯殷見並行朝覲諸禮是殷見
即朝覲宗遇也大抵天子見諸侯皆先于朝後于壇微獨
時會同于覲殷見同于朝覲諸禮也朝覲宗遇會同二而
已矣但一為征伐之事一為王不時巡一為四時常朝耳
若夫不當朝而朝者則不行朝覲諸禮惟令朝壇

宗廟會同說

釋地季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
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
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

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
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
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
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于王都請命于方岳皆所以相也
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
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謂相天子之
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
禮詔相王之大禮鄭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
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

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
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為承擯
小行人亦為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于四時常朝至
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為之見覲禮又于諸侯何與想季本
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為諸侯不知此
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
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
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

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
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
耳妙已然滿郝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
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宫一也是
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
者亦謙而願為焉証據皆晝然奈何舍之而別為解復有
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如會同說

閻氏述有持辛未房書宗廟之事四句文見示者稱為汪

鈍翁弟子鈍翁評既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了惟此文中段云至于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因辨之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于廟朝會同之禮行于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于宗廟無涉不知鄭注覲禮親邦國句皆先朝覲而後爲壇盟之何可拘陳用之一人之見遂爲定論但聘頫皆諸侯之臣非諸侯自來文宜以朝覲宗遇作襯筆耳說與前說會同所言諸侯之邦交者不合

時見圖

無常期

假令一方諸侯或一國或五國不順王命

餘諸侯悉以兵衆至

即時會

時見說

時見曰會會無定月故曰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一方餘諸侯以其兵衆至一則自明服一則助王討王既朝覲于朝復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司儀及覲禮所謂爲壇合諸侯是也命事謂命以征伐之事即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注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昭三年鄭太叔述文襄之霸引之者證爲壇會之事非王會也

殷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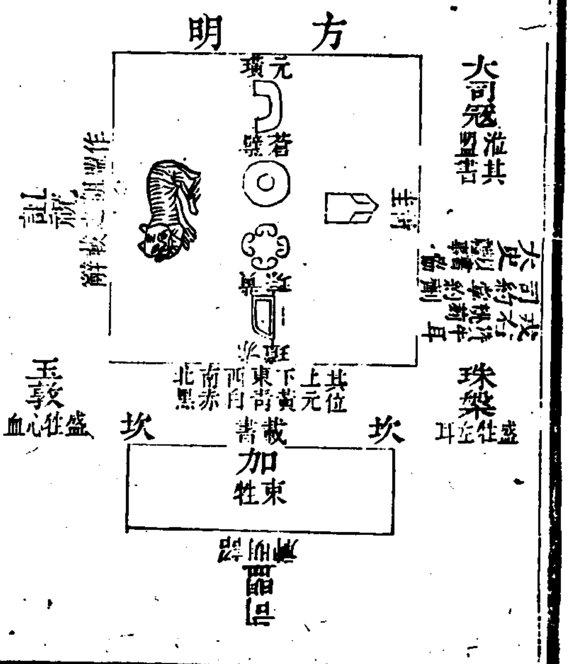
二月東方諸侯殷見
五月南方諸侯殷見
八月西方諸侯殷見
十一月朔方諸侯殷見

即殷同

殷國說

虞書五載一巡狩虞制也王制五載一巡狩夏商之制也至周十有二年一巡狩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又不克巡狩則殷國（大行人職文曰王巡狩殷國）王氏曰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巡狩則會諸侯而殷見（大宗伯職文曰殷見曰同）或殷國其出而省方一也蓋巡狩必準四方四時而殷國亦就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則殷國即巡狩之義王氏之說審矣但分殷見殷國爲二未詳所本考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所云殷同以施四方之政也疏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之外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豈在畿內國城之外爲殷見而在畿外諸侯之國爲殷國耶其先朝覲後爲壇見並如時見

盟圖



盟說

司盟一官凡邦國有疑則於會同之時祀方明而盟之是盟爲會同時事也詛祝作載詞大史掌約劑戎右以玉敦辟盟司約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而司盟獨北面詔明神其職守最重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珠槃盛牛左耳玉敦盛牛血盟詞用血書于策口歃牛血讀盟書以告明神其位以木爲之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刻木而著其中亦六色告神畢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定六年請執牛耳者蓋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故自以爲當執也若小國主盟則小國執牛耳哀十七年晉武伯執牛耳是也若以歃血則大國在先吳大國晉亞之故哀十七年吳爭先歃凡盟天子盟于國門外諸侯相盟及霸主盟諸侯皆遠其國既盟大司寇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將以其事考焉非特備失亡而已

記涖牲曰盟者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盟唯天子巡狩至方岳

之下會畢然後與諸侯盟同好惡奬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五霸之道卑于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矣知坎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以玉敦辟盟又玉府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知用牛豕犬雞者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是也又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子盟周禮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詳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不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王氏曰嘗觀盤庚之誥稱先后與其臣民之祖父轉相告

戒祟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者盟載之法其亦此意耶夫薰蒿悽愴洋洋如在此鬼神之情狀福善禍淫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屑屑居民間以司禍福耳然人心所向氣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史職之晉爲城成周之役薛宰不肯役于宋云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士彌牟謂宋仲幾曰子[illegible]爲方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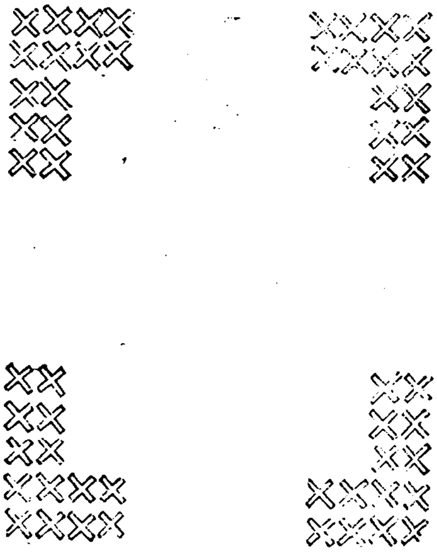
神其忘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于德又下衰民僞日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爲戲神亦不靈而人益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爲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之不競尋盟何爲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於是廢矣葉氏有言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

則知葉氏之言爲信也

載書說

釋地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註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曰載盟詞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梐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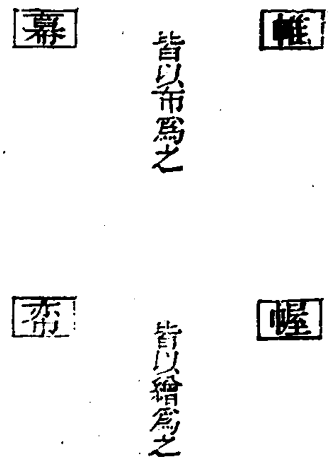


王會同于國外宮門四閽悉設梐枑再重

梐枑說

梐枑行馬也繞舍交木以禦衆王會同掌舍設梐枑再重是也方氏云宮府門設之古賜第亦門施行馬近日櫳衆宮闕用朱官寺用黑宋以來謂之杈東京夢華錄官司於御廊安立黑漆杈路心安立朱漆杈是也六韜所謂扶胥郎行馬也其行軍施于營之四週者謂之拒馬槍今考天官掌舍設梐枑再重以王在國外爲壇見諸侯非此則無以爲衛也餘無設梐枑之文

帷幕幄帟圖



凡四物以綬連繫

帷幙幄帟說

幙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幙幄帟綬註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幙疏曰聘禮管人布幙宮陳幣史展幣皆于幙上又聘禮賓入境至館皆展幙是幙在地展陳于上帷幙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鄭康成云帟主在幙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唯士無帟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此四物幙人掌之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

次圖

朝日 祀五帝 合諸侯

張大次 大次大幄初往所止居也

張小次 小次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

大旅上帝

設皇邸

祭祀

張尸次 尸所居更衣帳

射

張耦次 次在洗東大射取弓矢于此

諸侯朝覲會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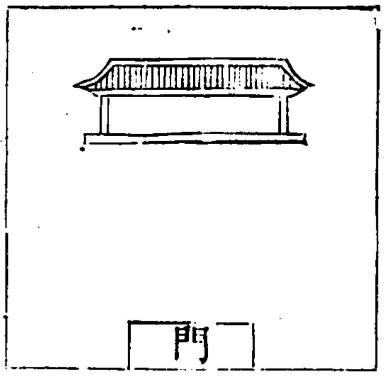
張大次 亦初往所止居

張小次 即宮待事之處

次說

掌次掌王次之法凡祭祀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射皆設次註次小憩也法大小丈尺及所向方位大次以待止息小次以俟行禮凡諸侯朝覲會同共次同又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林也設皇邸註皇邸後版屏風嫩瞰之者疑之也因不在寢廟無扆故不得云黼扆別名皇邸今考皇邸亦天子次舍之稱皇大也邸抵止也郊天禮盛故稱皇邸賈云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覆于版上其制如此則鑿矣祭義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侯代有事焉合諸侯于壇王亦以時休息若孤卿以事從王或以王命出亦張幕設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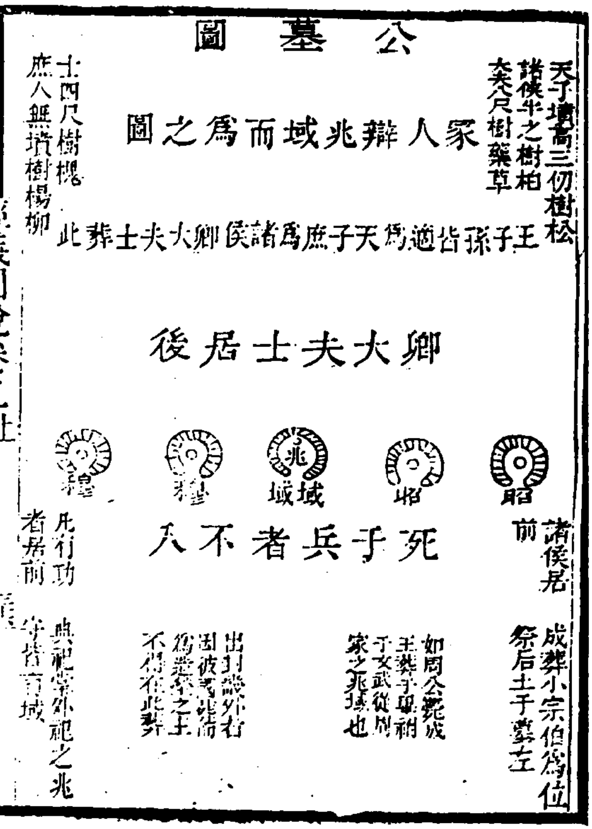
館圖



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又環人掌訝令聚欜又掌訝客人館矣于合門外待事于客又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館說

先王之待賓客也可謂優矣慮其風雨之不時也於是設之館慮其館之不遂求索也於是爲之次慮其館之不避盜賊也於是聚之欜如環人掌訝之所掌可槪也而又設遺人飲食其廬委其路室積其候館不至朝夕之需或有所缺中庸所謂迎來也而郎以此送往凡此候館皆在郊野至小行人眡館爲承而擯聘禮所謂大夫帥至於館卿至館是也凡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晉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皆在國子產謂士文伯曰文王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賓至如歸于是晉侯乃築諸侯之館然則春秋之時諸侯無館以處賓客久矣



公墓說

冢人掌公墓辨昭穆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王公曰邱諸臣曰封鄭知邱封之分者此無正文爾雅土之高者曰邱高邱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至民間又設墓大夫掌地域而爲之圖令族葬而掌其禁令帥其屬而巡墓厲所以辨等威厚死亡也王制墓地不請以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請求

塴間之祭說

釋地東郭塴間注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祭墓之切証不識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此言既興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雖高明如寧人亦惑于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咸陽靈

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斯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葬以大夫之禮圖

棺	裏棺	蓋	鬠爪	殯	熬	飾棺	葬	封	柳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
用九緣
牛骨鐕
用漆二
衽二束
實于
綠中
以幬欑至于西
序塗不暨于棺
三種六筐
加魚腊
黼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元紐各二齊三
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
用輴二綍二
碑御棺用茅
用綍去
碑負引
柏

葬以士之禮圖

棺	裏棺	蓋	鬠爪	殯	熬	飾棺	葬	封	柳

棺用
六寸
不綠悉
用元色
不用漆二
衽二束
埋
之
見衽塗
上幬之
二種四筐
加魚腊
在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二采
一貝畫翣二皆戴綏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用國車二綍無碑比
出宮御棺用功布
用綍去
碑負引
雜木

葬以大夫士說

喪大記注大棺在外屬在內椑又在內惟君有椑大夫士則遞降一等而寸數亦分厚薄也裏棺大夫則四面元四角綠士用元鐕釘也均用牛骨爲釘而琢繪着棺也棺蓋用漆以塗其合縫也士則不用漆矣束用皮條橫直束其棺也衽以木爲之形如今銀叫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用以連合棺與蓋如衽之連合前後裳故名也衽每束一每束恰當一衽也大夫士二束故二衽也鬠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前所積死後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四角貼綠之處士則以物盛埋之而已幬覆棺衣棺貼西序用木欑其三面以泥塗其上使不及於棺此大夫之殯也衽在蓋縫間故謂之衽其殯掘肂坎以容棺而衽猶在外而可見但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蓋士之殯又降矣幃障也貴賤皆有幃帷朝夕哭乃褰帷以鬼神尚幽闇也熬以火爓穀令熟也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蓋每種二筐而加以魚腊也飾棺帷以緇布爲柳車邊障如幃而畫雲氣也士則用白布不畫又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掛于柳車上蓋之荒邊其制象宮室承霤故名池二池兩邊各一

也一池惟在前也振動也容飾也以青黃繒長丈餘如幡畫爲雉縣于池下爲飾車行則幅動也此君飾大夫則不振容也荒之言蒙也柳車上蓋爲偺甲之象其緣邊畫爲雲氣而其中又畫爲火及黻各三行也士則白布爲之不畫也素錦褚者褚形如屋用白錦爲之覆于柳車之上蓋而其外因加畫帷爲柳車之邊障畫荒爲上蓋之緣也青黃繒曰絞畫翟于絞以當君大夫之素錦褚也纁絳帛也上蓋于邊障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大夫兩旁各一又加元紐二士兩旁各一又加緇紐二齊同臍形圓如車蓋

高三尺徑二尺餘居偺甲上之中臍故名而其上以絳黃黑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以交絡之行列亦有三也若士則三采一貝也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棺則障柩二畫兩已相背二畫風雲若士則惟有畫風雲之翣也其兩角均有絞魚銅魚也懸于池下車行則魚躍而上拂于池以爲儀也若士則無是矣戴猶繫也棺前後與中横束有三每束之兩邊各屈皮爲紐而穿絳帛于紐以繫柳骨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著所連柳與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

引後欹左則引右攲右則引左此君飾也大夫無甲二戴前二戴用纁後二戴用元披如戴色士前纁後緇前後二披皆纁據一邊爲二披通兩邊則亦四披矣輴當爲輇與雜記載以輇車之輇同又輇或作團是以文誤國也陳註宜從之綍在棺曰綍行道曰引將窆又曰綍碑以備封時用也茅軼以爲麾者也比及也用大功布以御棺蓋及宮則止矣明在路無御也封下棺之名凡下棺將綍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而入在碑外背碑負綍而引之以下也天子柏棺大夫同于天子者卑不嫌僭也士又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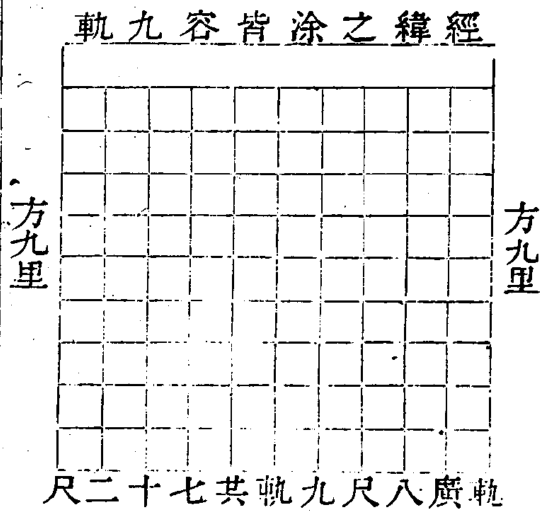
雜木矣

環涂圖

環涂說

匠人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諸侯都經涂注經涂城中道環涂環城之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軌廣八尺九軌七丈二尺七軌五丈六尺五軌四丈三軌二丈四尺

國中九經九緯圖



國方九里說

匠人營國方九里王城之制也陳氏曰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中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與王平仲曰周家文物隆盛過於夏商都城止於九里何其陋也以九里四面規之面僅得二里有奇而置三門門通三涂一涂軌道七丈二尺左右復有男女分行之地則九經九緯之外幾無以置民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何以容之又朝覲宗遇五

等諸侯聯鑣而至每一賓所共車米車禾軏至百輛其塡駢偪側於九里之中抑又難矣又外朝大詢公卿大夫士羣吏及邦國諸侯萬民咸在有九棘三槐嘉石肺石分列左右司市質人下至司稽肆長官不下數十思次介次分地而設一夫之地又何以容之意都城四面各方九里則三十六里中庶可以宅官民而壯帝居矣至市朝一夫固不得其解也說以王氏都城四面各方九里爲是至於宫寢另建有城春秋書城中城卽其城也論語註王城方十二里容參（鄭注典命上公九命宮室以九爲節亦援王城十二里之說）

經緯涂說

國中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其涂皆容九軌軌以乘車六尺六寸兩旁各加七寸計之凡八尺九軌共七十二尺每涂廣七十二尺男由右女由左車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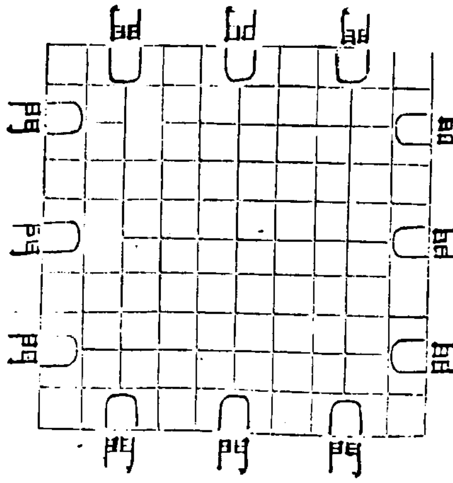
王氏曰邦國之經涂以七軌爲度都之經涂以五軌爲度夫降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乃入爲卿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大抵近君則其埶屈遠君則其埶伸都於王宫爲近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觀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也以偶不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也以祿不以嗣其於城涂之制可知也

國都如井田說

朱子曰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又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宫室（本考工匠人）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其中有思次有介次）每日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民亦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

居（何休范甯趙岐皆云在邑廬舍二畝半合在野之二畝半爲五畝也周禮載師所謂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也）外朝一區左宗廟右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槪也但匠人有九經九緯之文爲方者百不能盡井必如朱子之說則朝十二方市十二方宮室十六方左右廛各三十方庶與匠人文合與朱子用井田遺意亦不相背繆若拘拘井田之說畫爲九區每區方正如一則恐其說難通

十二城門圖



十二城門說

天子內有五門其國門則十有二見考工但五門俱有門名而十有二門以通十二子則無名可考意者城各有名非古制與

天子冈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但城缺南面古無如此者蓋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也或云不設射垣以備守耳

四時有祭門之禮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是也又左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亦有用牲于門之事若月令秋祭門則祭廟門與此十二門無預矣

春秋時城門說

春秋時城門名不得盡知矣而亦有可考者如鄭之渠門見桓十四年師之梁見襄九年倉門見襄十年時門見昭十九年鄟門見襄九年魯之雩門見莊十年稷門一名南門一名高門見莊三十二年魁門郎龍門見成二年鹿門見襄二十三年俱左傳爭門吏門見公羊閔二年朱之曹門見成十八年蒙門見襄二十七年盧門見桓十四年桐門見襄十年澤門見襄十七年桑林門揚門見昭二十一

年齊之雍門揚門東閭見襄十八年鹿門見昭十年稷門見昭二十二年衛之閱門見昭二十年邾之魚門見僖二十二年范門見哀七年陳之栗門見宣十一年晉之冀東門見成十八年皆國門也至鄭桔柣之門見莊二十八年遠郊門也純門見襄十八年外郭門也魯子駒之門見文十一年郭門也萊門見哀六年郭門也衛蒞獲之門見昭二十年郭門也俱左傳

曲阜志魯古城門前稷門左章門右雩門後圭門左齊門右龍門東建春門近南鹿門近北始明門西吏門近南歸

德門近北麥門

石門說

釋地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蚤曰汝從何來乎若城門既啟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棲棲皇皇歷聘于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于經學與

亦名禓

儺圖

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

季春 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九門磔車雉應路及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裂牲曰磔除禍曰攘天子諸侯通行之

仲秋 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惟天子行之不言磔攘者文不備也

季冬 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禮下及庶人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攘除陰氣不特九門磔攘而已出猶作也丑月爲牛土能制水故爲土牛以送寒氣

儺或用牛或用羊或用犬或用雞磔之以尊卑而異

儺說

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此夏官方相氏之所掌也狀如今魌頭王氏曰蒙熊皮取其以殺而致果也黃金四目取其視無不見也黃中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陰慝也執戈揚盾致其威也百隸罪隸夷隸之屬時難以時而難也月令於季春之難曰畢春氣仲秋之難曰達秋氣於季冬則命有司大難是也索室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占夢遂令始難毆疫註令方相氏也難有三仲秋惟天子行之季春則

天子諸侯通行之不僅天子矣季冬則命有司大難不僅天子諸侯矣天子乃難未必及九門也命國難九門磔攘未必遍及四方之門也至季冬則旁磔矣故季春仲秋皆曰難獨季冬曰大難大難者自卿大夫以及庶人無不難之人自國中以至都鄙無不難之地論語所以有鄉難之文但分畀俾得用雞犬不如天子諸侯用牛用羊也又天子有占夢方相等官罪隸夷隸等人供其役使餘俱不得用然所飾形狀諒亦從同

難也者先王上察天道下宜民事而使順陰陽之正者也

季春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仲秋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季冬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因命難而令冬春順陰仲秋順陽左行右行皆無從伏先王之世所以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萬物者用此道也而禮緯云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魍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難以索室而驅疫則人家屋宇中真有鬼物往來豈周禮設方相之意哉

經義圖說卷三上終

經義圖說卷三目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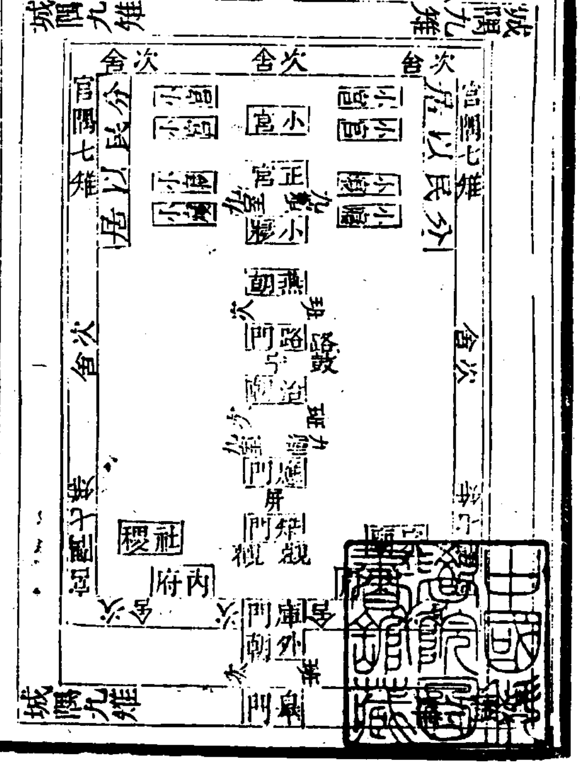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三下

天子宮城圖說
次舍圖說
從王出入圖說
諸侯宮城圖說
天子五門圖說
附天子三門圖說

三朝圖說
城隅圖說
皐門圖說
朝士外朝班次圖說
小司寇外朝班次圖說
外朝圖說
宮墻圖說
庫門圖說
兩君相見交擯圖說
擯介從君入門圖說
諸侯殷聘旅擯圖說

天子宮城圖



經義圖說卷三下　一

天子宮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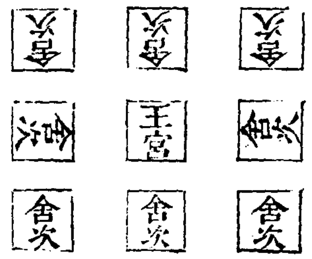
燕朝所以治宮中事也羣臣不與唯設僕從之官以正位傳命治朝則正朝也公孤卿大夫士咸在天下之政歸焉有冢宰以贊有內史以詔有宰夫以掌朝法有司士以正朝儀有師氏以詔王媺有保氏以諫王惡有太僕太僕從者以正位傳命有大右以贊有王族故士虎士以衞其朝儀之備如此外朝有二一詢萬民一聽獄訟詢萬民以萬民爲主故公卿大夫士外有州長百姓有羣吏蒞將以集天下之公也但一詢外無他治故唯擯以小司寇取以威足以肅朝儀而已至於聽訟獄則王與州長百姓不與而諸侯與蓋所治者侯國獄訟大司寇主其事羣臣司刑皆在而二朝之儀則皆朝士掌之也王朝內之治內宰爲之主內小臣主后服位女史掌后禮女御掌御敘宮人掌寢事寺人相出入內豎通內外其職皆屬於內宰宮正掌內次舍宿衞宮伯掌外次舍宿衞閽人掌五門之禁其他若宗廟社稷嘉石肺石玉府內府天府五門兩觀宮隅七雉城隅九雉皆環布四周者也舊圖如內屏外屏六宮六寢位置舛錯九卿九室九嬪九室又復漏遺今俱增訂已無

經義圖說卷三下　二

貽憾然旁搜各經文又如校人掌王馬之政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王氏曰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乘於內者故也是宮城以內有廐矣國學在王宮之東是宮城以內有大學矣保氏在虎門左所教藝儀爲小學之教則王宮之左亦當有小學矣又門上有廷左傳定公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是也闕旁有宮室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亭而舞樂也計五條均當補入因圖隘又不敢以臆見增繪故附敘其說

焉

次舍圖



居守環列之衛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司士正其儀
諸子掌其戒

僕從侍御之衛

大僕（前正位而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御僕（掌王之燕令）

奔趨先後之衛

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在國守王宮虎士八百人）旅賁氏（夾王車而趨）

周防撻閥之衛

師氏（帥四裔之隸）
司隸（帥四翟之隸）

次舍說

次舍衛王宮者之所居也天子之宮次舍凡八（八次八舍在四角四中於徼侯便也鄭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地屬禁城人數紛雜一不均敘則濫食其中者有之一不教訓則奇袤其中者有之一不嚴令則失守其中者有之周禮分郎衛兵衛至煩瑣寧不慮此而朝按版而稽之夕擊柝以比之會其行事皆不勞而理何也請先即郎衛兵衛分言之宮正宮伯掌王宮者也在王宮者百宮府各有版士庶子亦有版宮府有次舍士庶子亦有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

衆寡宮伯則掌其教令秩敘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郎衛也太僕司隸虎賁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眂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眂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眂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率四裔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之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捷閑之衛也宿衛之別四而郎衛兵衛二者常相繼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恃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內外幾其出入去其淫怠奇衺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而又均其稍食會其行事使無闕祿廢職皆宮正之職守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皆卿

大夫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有諸子以考之所謂宮伯者惟均其秩敘頒衣裳掌誅賞而已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呂東萊曰古者執干戈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捍禦則堅明守義無貳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

從王出入圖

從王出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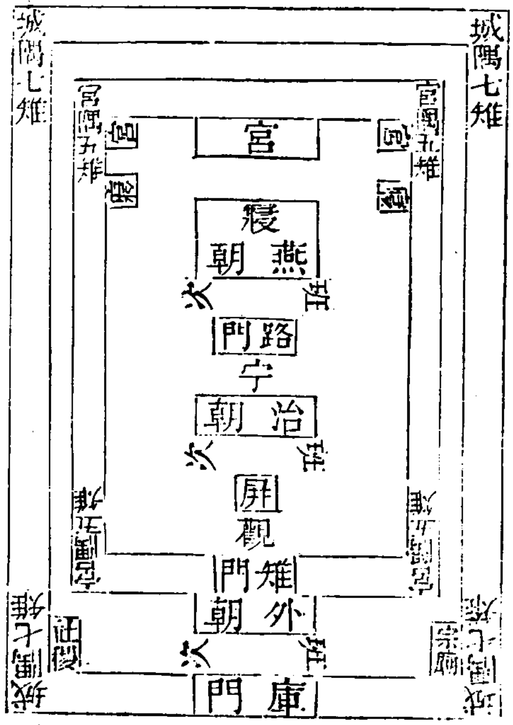
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夾馳道而在前也執鞭所以為威公則六人而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葢亦各有條狼氏故幷著于此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又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王出入太僕前驅道右齊右持馬祭祀朝覲飾服氏維王之太常王車王燕出入則士師為之前驅而辟三士師前驅若巡狩則土訓誦訓夾王車公有邦事則卿士為之前驅而辟六卿有邦事則遂士為之前驅而辟大夫有邦事則縣士為之前驅而辟

古無所謂儀衛也葢車馬維太常執戈盾而已而前驅而辟則后與天子同所以辨內外存體統也隋志云卓彼上天宮室混成元戈居其左上將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陳天垂象聖人則之軒轅以師兵為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宋景祐南郊鹵簿圖記序曰黃帝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葢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徒三五之際所由來尚矣秦幷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周必大續衣鹵簿記

云葢恭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考文殿設書囊之帷身以敦朴為先及其詔令則曰鑾車在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己華國固自殊軌也

王氏曰帝王之居外則飭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勤謹垂法戒也

諸侯宮城圖



諸侯宮城說

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又家語衛莊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于庫門內則凡諸侯皆有庫雉矣襄二十八年還莊公殯于大寢公羊路寢者何正寢也穀而曰路路門內之寢也春秋書公薨于路寢者三一見莊公三十二年一見宣公十八年一見成公十八年則凡諸侯皆有路門矣玉藻朝服以日視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內朝治朝路寢燕朝也而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晉則小司寇詢國危之事所謂朝者外朝也則凡諸侯皆有三朝矣城隅在庫門宮隅在雉門廟社在庫雉之間凡諸侯皆無異所異者諸侯內闕一觀而魯兩觀兩觀僭禮也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則觀與雉近也依禮當在雉門內今魯僭兩觀則在外可知公羊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久矣設兩觀天子之禮也然則兩觀之僭不僅一魯矣庫門內有屏此邢說也依禮亦當在雉門內見甘說據諸侯以雉門為正門而屏在正門內也燕朝後諸侯有三寢一路寢二小寢夫人亦有三

寢一正寢二小寢見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註若夫宁在門屏之間階在燕朝門用臺皆與天子同其餘儀制必因封爵有考工王制之說在悉分註各圖焉

天子五門圖

諸侯無皐應二門

天子五門說

天子五門一曰皐門皐遠也以在外也二曰庫門言有所藏也（玉府內府在此門兩旁）三曰雉門畫雉於門取其文明也又曰中門中於五門故謂之中也四曰應門居以應治也又曰南門前於路門也五曰路門取其大也又曰畢門言門自此畢也又曰大寢門言自此以後爲路寢也又曰虎門畫虎於門孝治天下之道也註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附天子三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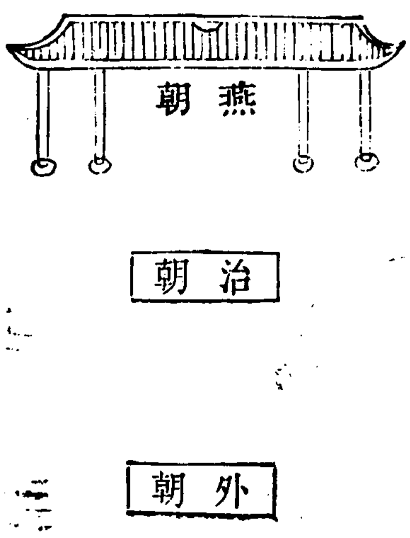
天子三門說

三門皐門應門路門是也皐門應門見大雅是時太王諸侯耳及武王得天下遂以爲天子之門故鄭氏注詩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此自無說至注禮則以皐應爲天子之門以著明堂位者其意若諸侯不應有皐應故以爲天子之門也復因有庫雉名目合之路門而得五故又以爲天子五門也然家語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檀弓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諸侯有

庫雉然不聞天子亦有庫雉也鄭註未詳所本戴氏震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無屋故雨沾衣失容則免朝天子諸侯皆三朝故天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箋所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者誤明堂位所云正諸侯三門無皋應之證今閱六經圖門旁有設皋鼓有設應鼓有設路鼓者而庫雉無鼓亦無庫鼓雉鼓名目是天子明明無庫雉不然每門皆有鼓而庫雉獨無何以通內外

而達遽令也凡夫九等天子之制也如以門之多為貴則當設九門猶後世所謂九重也若僅僅五門亦諸侯所可為者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門無虛設誠通論也但考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皙是諸侯亦有皋門見正義與諸說不合豈宋之僭與抑字之誤與則諸侯三門亦非定論矣此集恐少見多怪仍宗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之舊說俾學者登堂知奧涉戶知庭而私心所疑而不敢以為即安者特行敘明以補前說之未及倘有好素愛古能取各家紛紛未定之案而斷之者當於此采擇焉

三朝圖



三朝說

三朝之設自天子達於諸侯者也一曰外朝見秋官小司寇朝士秋官刑官也秋主肅殺朝在外故取其肅殺而以小司寇朝士掌之也二曰治朝見夏官司士太僕而察其不如儀者必待天官宰夫天官治官也天覆幬乎萬物王者奉天出治故取其覆幬而以宰夫掌之也三曰燕朝見夏官太僕夏官政官也朝近內無取其肅殺而取其節制故以太僕掌之也乃三朝之外又有詢事之朝此何故以小司寇所掌之朝其班次與朝士不同也左孤卿大夫羣士右公侯伯子

男羣吏西面三公州長衆庶此朝士聽訟之朝班也王南面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此小司寇詢
民之朝班也班次不同疑朝亦不同杜氏遂謂聽訟之朝
在皋門內詢民之朝在庫門內此臆說也何以知其為臆
說也禮同指一朝而杜氏二之也何以知其不必二之也
以之聽訟則以朝士掌其朝以之詢民則以小司寇掌其
朝也故不必一而二之也又為說曰諸侯之朝亦三但無
詢民之朝若諸侯不用詢民者其說尤謬至於三朝之後
則為北宮北宮后宮在北故北之也冢宰使其屬內宰掌

之此何故天子理陽后理陰而冢宰者燮理陰陽故總內
外而治之也內外治則賞罰中賞罰中則禮樂興禮樂興
則端拱立朝不勞力而天下大治

陳氏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
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
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於內朝
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
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
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
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
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
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
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
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葉氏曰外朝之法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而
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先於階
陛之間其政誠為平易近民矣治朝之法司士所正而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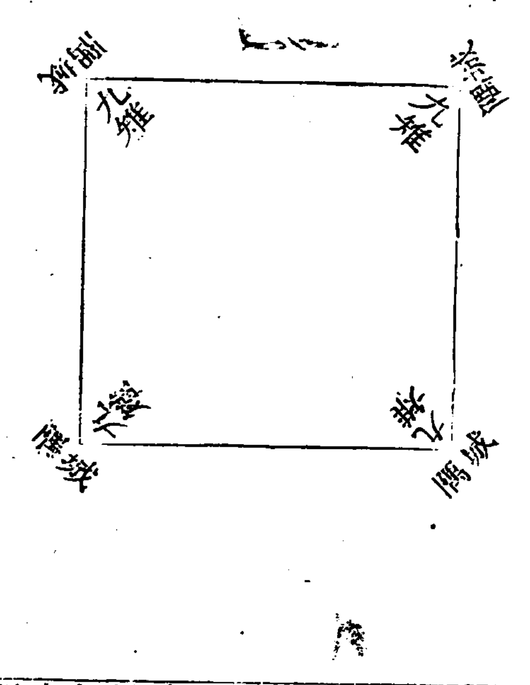
夫掌其法太僕掌建路鼓於太寢之門外以待窮達與遽
令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天子
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為限矣燕朝之法雖在太僕然諸
侯復逆掌於太僕三公孤卿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
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羣吏達於
燕寢則亦未嘗以邃深為隔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周盛
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然外朝雖掌於秋官之
屬而三公孤卿在焉則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雖司
士治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眂治朝冢宰贊之

則太宰實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亦夏官之屬也然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相關況建鼓路門王眡治朝則太僕正位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人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爲一體而無內外之分矣

治朝外朝無堂階說

新安江氏注朱子儀禮釋宮云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學者當悉其制度乃知古人朝聘行禮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宗廟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

城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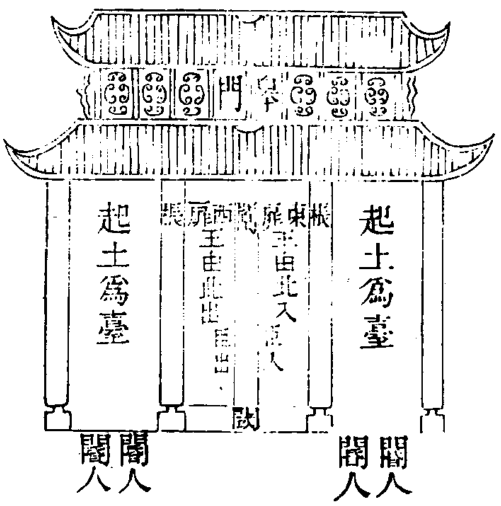


天子城隅在臯門諸侯城隅在庫門

城隅說

城隅宮隅疑卽今角樓之類考工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七雉城隅九雉一雉之牆高一丈長三丈五雉高五丈長十五丈七雉高七丈長二十一丈九雉高九丈長二十七丈王宮門阿在路門後宮隅城隅鄭未詳今依六經圖天子于庫門繪宮隅于臯門繪城隅諸侯于雉門繪宮隅于庫門繪城隅城隅包後宮與毛詩註斥城隅爲後宮幽閒之地合

皐門圖



天子第一門諸侯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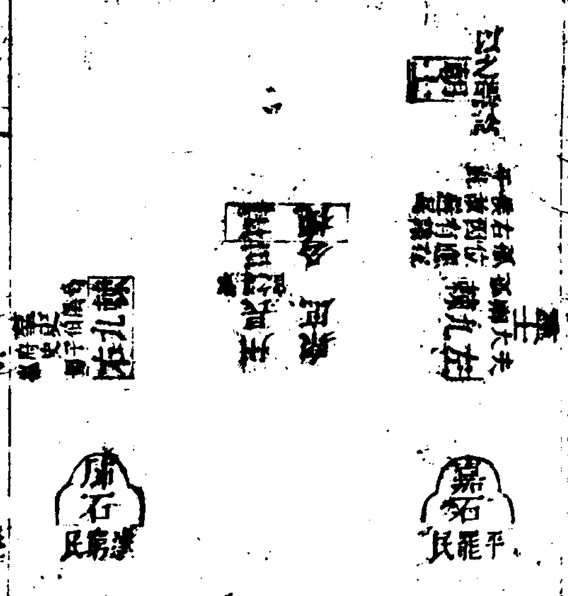
皐門說

皐門天子第一門閽人四人守之兩旁曰棖中曰闑棖闑之間各有扉雙扉俱啟凡出入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人君出入由右臣出入亦由右故出西扉入東扉也但人臣雖出入與君同由右不敢當棖闑之中必依闑而行故曰由闑右也此侯國諸侯大夫士出入庫門禮出入皐門者亦當如是（詳庫門說）皐門應門皆太王特作之門及武王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門此與靈臺始于文王遂以爲天子之臺造舟始于文王遂以爲天子之舟同義

皐應二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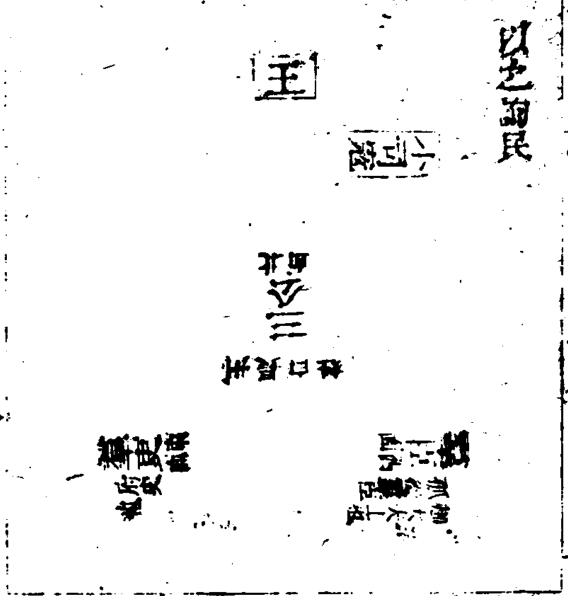
天子有皐應二門適有皐應二鼓似二鼓爲二門設者今考鼙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大雅鼛鼓弗勝王氏云即皐鼓又爾雅小鼓謂之應禮器應鼓在東小師下管擊應鼓周頌應𨋲縣鼓大射之禮應鼓設在阼階之上均未言設在兩門旁六經圖於皐門旁繪皐鼓應門旁繪應鼓未詳所本

朝士外朝班次圖



朝士掌外朝之灋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小司寇外朝班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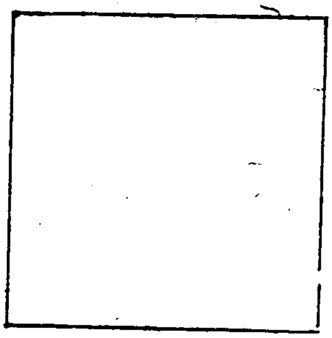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外朝班次說

外朝一掌於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一掌於小司寇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制如治朝只有一朝而班次二說已見前矣其所以斷非二處者一爲聽訟而設一爲詢民而設事不同時又不同故可同在一朝且夫聽訟常舉也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非常舉也非常之舉豈應別立一朝其卽在聽訟之朝明矣聽訟朝在庫門外茲鄭取其朝而用之於其事何也以其近於外也若如杜說在雉門之外則反在朝士外朝之內矣豈詢民之地哉

外朝圖



外朝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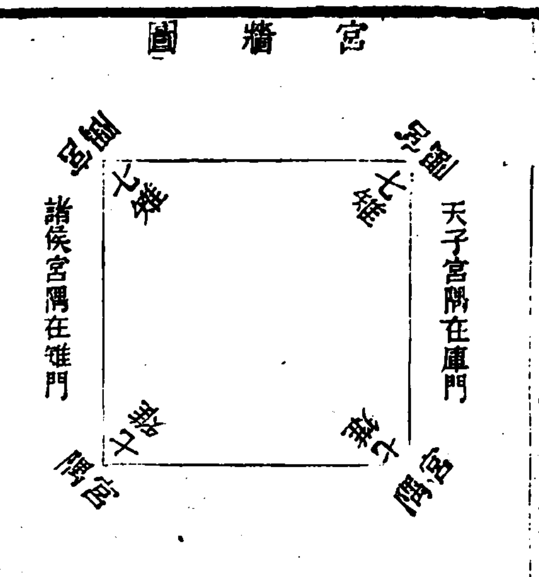
外朝朝士掌之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所以息訟也其朝天子在皋門內諸侯在庫門內

外朝在大門外說 附

江氏曰先鄭謂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小司徒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皆破先鄭之說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此爲定說當以朝士注爲正然以漢之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擬古之外朝恐未當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也外朝君不常視三詢之事見於經傳者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大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

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亦不常有君位也閔二年魯季友將生卜人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此大約言周社亳社中間有朝廷耳其實治朝仍在中門之內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矣賈疏引此事云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與後鄭說不合非是

宮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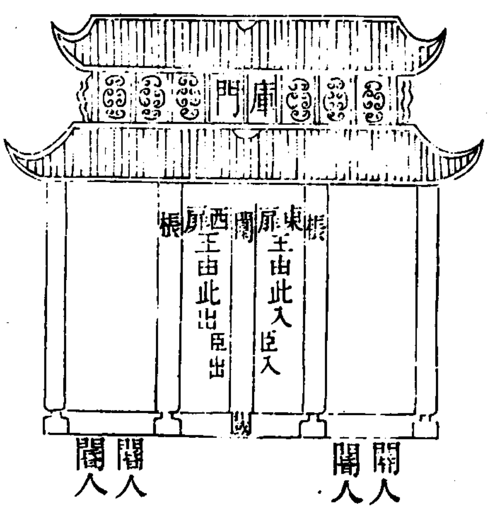


尚書大傳天子之牆賁庸諸侯疏杼注賁庸大牆正直也疏杼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此上下之等也

宮牆說

宮牆四周于宮外其隅有四所謂宮隅也宮隅七雉長二十一丈高七丈以爲諸侯之城制其在詩曰築之登登又曰百堵皆作其在書曰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是古者自天子朝廟下至庶人居室皆用土爲牆也

庫門圖



天子第二門諸侯以爲大門

庫門說

庫門天子第二門雉門天子第三門據鄭注然考之諸經皆無天子庫門雉門之文戴東原云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有皋應路諸侯有庫雉路與三朝相配其說甚是但鄭注流傳已久今姑從鄭至六經圖綸玉府內府在庫門內亦于經無考豈因以庫名門耶

公門說

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曲禮大夫士下公門論語入公門皆言諸

侯之門故曰公門明堂位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
應門言魯之庫門如天子臯門雉門如天子應門則有路
門可知于是諸侯三門外庫門中雉門內路門此曰不入
曰入曰下自指在外之庫門而言若夫喪服凶器不入宮
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皆使閽人掌之則王
宮中門之禁與公門不同

公門無闑左扉說

魯公門庫門也無闑左之說悠或問載朱子之言曰門中
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右左扉各有

中所謂闑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又曰古人常闔左扉所
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衍其說者乃謂兩君相見雙扉
俱啟餘則左扉常闔今考闔左之說別經未見惟載玉藻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於其中是也顧所闔之門非庫門乃明堂門在國
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者何以知之以元端於東門聽朔
於南門皆非朝門而其文乃相連而及故以爲國門外之
明堂門也又云閏月則闔門左扉則知天子十二月各居
其正方若閏月則雖居其方而不得正居其方兩扉之中

故闔其左扉以示漸轉而右之意此在文義甚明也豈凡
門盡當闔左哉鄭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
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亦如之
據此推之內寢亦當如明堂按月而闔其扉然初不必闔
庫門之左扉也後人誤推闔左之說於庫門於經意奚當
乎又路寢亦必不如月令所言之明堂說見後

論語註朱子自註者也或問因答或人之問而朱子類記
之者也其間前後說之不同者甚多要以本注爲主闔門
左扉之說未見于注是朱子亦不竟以爲然也且朱子儀

禮釋宮篇門之內外東方曰門外西方曰門內注云特牲
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
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
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
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
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
闑右亦自入者言之也是明明門左門右雙扉並啟未嘗
闔左扉也人未見朱子釋宮而第見或問之說以爲朱子
之說鑿鑿如此是誣朱子也試於闔門左扉之義究之何

所取裁注疏家亦無其說即闔左之說不可易而左扉亦難定以東爲左則私事何以自闑東若以西爲左則臣入乃由闑右而出己由闑左於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之文更不合今第推由闑右之義而公門之不能常闔左扉也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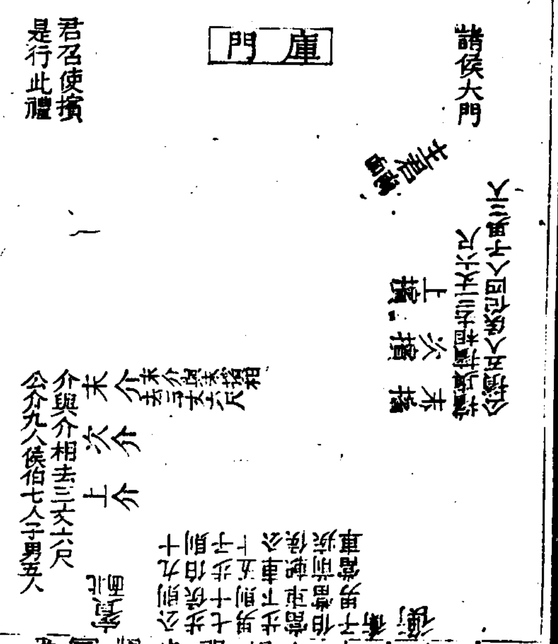
由闑右說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非謂出入皆由東扉之闑右也出入皆由東扉則出己由闑左前說已辨及之矣葢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饒氏曰君出入皆由左臣出入皆由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棖闑之中故挨闑而行閻氏曰今屬吏見上官由東角門入謁畢從西角門出猶此意也陳氏以爲確論但饒氏謂臣出入皆由右是矣至君出入皆由左却又不然葢人君出入迎賓由左扉禮有明文饒氏見人君出入大門無考遂據以爲君出入皆由左不知迎賓門外固由東扉及既迎賓後仍由東扉而入則入己由右此不可引以爲皆由左之據也樂師注入主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阼階之前是出入皆由右據此則出門入門均宜右今謂由左豈登車由右下車由右而故于出入門時交錯以爲儀節耶亦不通之論矣大抵人君平時出入皆由右與人臣同第一由中門一由闑右耳至迎賓出門乃由東扉由東扉者其變由西扉者其常常然者不可以待賓故必出于變以致敬豈謂尋常出門亦由東扉乎

君出當闑說附

方氏曰禮所謂棖者門兩旁長木今謂貼方陸德明曰兩旁木楔是也禮所謂臬者門中闑木臬用短方木爲之門扉闔則臬上亦掩密門開臬常設亦可去士喪禮重出自道道者門中設臬之處也今所謂蹙古詩謂扊扅俗謂之直拴其橫者呼爲槓小者爲拴其門大則須直立木作拴也闕門雖不設臬而臬之位存君出入中門則當臬也介拂臬以佐君也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則加遠也士介拂棖則逾遠矣說與舊說不同

相君見交擯圖



古者諸侯相見之禮主君有擯賓有介介如命數擯用命數之強半示謙也自主國積問至賓之拜禮悉註于後

兩君相見禮說

薛氏曰諸侯之相朝也必告於禰始至以所朝之意謁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王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

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飧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主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子男則陳五介皆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卿爲之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

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爲王賓之數諸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己之爵而爲擯人之數耳主君車上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爲不必固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遞相傳之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遙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

如賓所當車之處也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賓介爲相而入主君及賓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雁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紹行在後耳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卽廟唯上相入升堂授玉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爲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還館賓既還館

主人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公則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則再食再饗再燕子男則一食一饗一燕皆君親速賓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儐主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爲賓賓爲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饔餼拜饗食皆階主君之朝而拜謝之君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擯介說

諸侯朝王介用命數之全擯用諸侯命數之强半如上公用九介天子擯用五人侯伯用七介天子擯用四人子男用五介天子擯用三人

諸侯聘天子公使卿七介使大夫五介使士三介天子擯用五人侯伯使卿五介使大夫三介使士一介天子擯用四人子男使卿三介使大夫一介使士無介天子擯用一人

諸侯相朝介用命數之全擯則用已國命數之强半如使

卿聘介用其命數特下其君之禮二等如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也擯亦用己國命數之强半

上公五擯上擯用一卿承擯用一大夫紹擯用三士侯四擯一卿一大夫二士子男三擯一卿一大夫一士依此推之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又如諸侯七介其卿五介上介使大夫次介末介使士蓋一大大四士云

介說

主君用儐來朝聘之君用介此通禮也今讀周禮又如主君亦用介蓋諸侯來朝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介命

士爲衆介射人所云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是也又經云戒大史及大夫介註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介凡此皆天子儐諸侯後又用介至諸侯之館也然則諸侯之爲主國者有使卿韋弁歸饔餼一節有夫入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一節有使卿還玉一節必皆有介經雖無文可類推也至天子使于諸侯之國亦用介行夫居于其國掌行人之勞辱焉使則介之又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此又天子使使爲賓之介猶諸侯使卿大夫聘而有介也

交擯三辭說

諸侯之臣聘於鄰國不敢交擯但旅擯耳若兩君相朝乃命介紹傳命其儀主君車上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介向末擯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傳向主君一如前主君傳而向下如此三迴爲交擯三辭

使擯說

江氏曰孔子仕魯之時定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鄉黨使擯齊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無他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無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

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造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皆辟聘禮公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辭相合鄭注亦引論語此文賈疏有孔子攝上擯之說似此賓爲大夫非諸侯

黃氏曰夫子在魯爲大夫蓋承擯也第周禮司儀及廟唯上相入雖承擯紹擯亦繼入而先入相禮者唯上擯夫子既爲承擯何以有趨進之文儀禮聘禮疏云送賓用上擯則辭令有賓不顧之言夫子既爲承擯何以有復命之

文考聘禮疏云孔子爲下大夫而得上擯者君使攝也然則君召使擯之時即使以攝行上相之事乎

諸侯無中大夫說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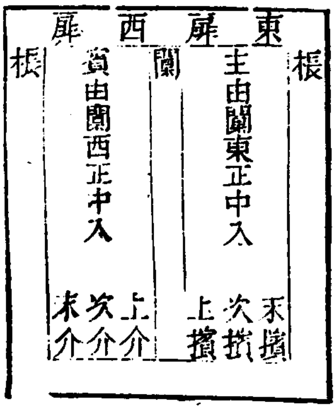
論語言上下大夫不言中者諸侯無中大夫也周官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春官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夏官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又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秋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冬官雖

闕小司空亦中大夫可例而知此皆天子之中大夫也上大夫即卿天子諸侯俱同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可見諸侯無中大夫無中大夫則與下大夫言下大夫即與夫子同等不可云卑於夫子也王制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鄭康成謂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或疑上大夫即卿大夫對卿言之皆爲下此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方氏慤謂此上大夫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崔氏靈恩謂大國三卿者周制立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下大夫五人者取小卿爲言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據此則下大夫五人亦稱小卿其下大夫又分爲上者崔氏靈恩謂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

爲下也或云侯國天官秋官無正卿故吳宋宰稱太宰司寇稱大孔子爲魯大司寇是小宰小司寇爲下之上未知是否存以備參又國語晉里克爲中大夫公子夷吾在梁對秦使者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下又云縶大夫丕鄭與我矣中大夫與縶大夫並言似是別有中大夫之名非上中下之中大夫也夫子爲魯司寇魯大國三卿則上大夫即季孫叔孫孟孫無疑司寇與其餘皆下大夫也侃侃誾誾聖人處之自各中其節矣此黃雲石說今考列國官爵至春秋時已亂僭僞無等尤不可勝言如魯有宗

伯與楚有太宰單子過陳稱宗祝執事司寇詰奸豈侯國應有之爵耶時解與言節或亦有據但僭爵雖多並未僭有中大夫名目黃氏據變大夫駁去晉國之有中大夫誠是蓋記者謂夫子爲下大夫時則誾誾爲下大夫之上時則侃侃非謂是時爲中大夫也又如揖左揖右似是中擯而困勉錄謂擯不止三人不必爲次擯而後有左右說更圓活以此推與言時不必中大夫益信

擯介從君入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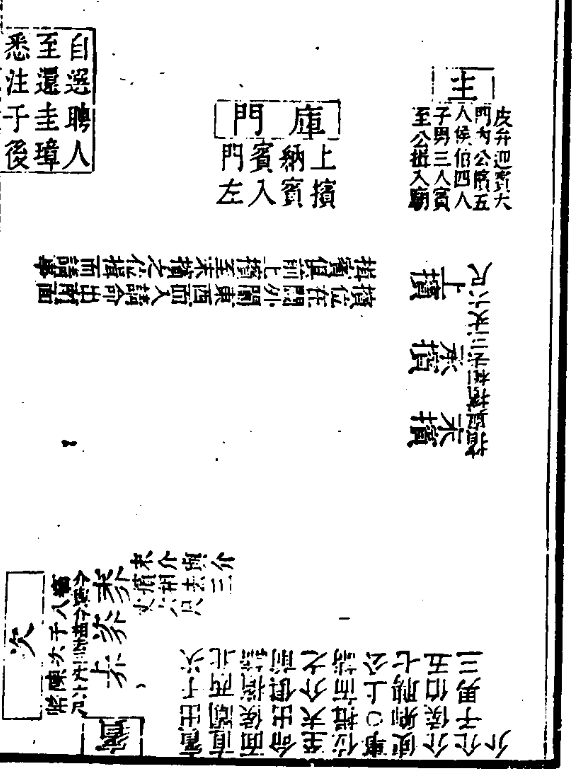
擯介從君入門說

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兩君相見禮也闑門橛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上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若卿自爲賓當其入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聘禮賓執圭入門左賓奉束錦總乘馬私覿一人贊入門右擯者辭然後入門左門右者闑東也門左者闑西也俱當近闑

論語立不中門而玉藻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是中門矣或者曰行可中門立不可中門此甚無理蓋隨君出入則

臣厥于君與無故而中門者有殊考自黃帝創軒冕之容營衛甚警迄至有周人君出由西階升車入至阼階下車故兩君相見出入必乘車此時太僕前驅道右齊右持馬非中門乎外如虎賁氏先後王而趨旅賁氏夾王車而趨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亦不能辟中道矣所以玉藻有中棖與闑之文中棖與闑者隨君入門也不然以大夫之貴上不能與上介上擯入而相禮而下又不敢與太僕道右齊右虎賁旅賁條狼諸氏隨君而行所謂鑾章在前屬車在後者又謂之何也

諸侯殷聘旅擯圖



聘禮說

周禮大行人聘禮有天子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相交好者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今徧存徧頫徧省於經無考諸侯事天子之聘疑如諸侯比年三年之期先儒謂非周制其禮節則薛氏詳言之說見後茲所繪之圖則鄰國使卿大夫相交之禮所謂殷聘也

執圭全節說

人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儀禮傳云久無事則聘焉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與王制不同王制指諸侯聘於天子有定期此指諸侯自相聘比年三年約其大概無定期小聘使大夫卽所謂歲相問也大聘使卿卽所謂殷相聘也殷者中也於中間無盟會之事而相聘小聘視大

聘禮差減也殷禮自始至終其節甚煩此只記三大節曰執圭曰享禮曰私覿而已其所云圭或謂桓信躬穀蒲之命圭者非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疏本君親自朝則執桓圭等此蓋遣臣行聘之所執者公侯伯之臣則執瑑圭璋子男之臣不得過本君亦用瑑璧琮繅皆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傳凡四器者惟其所實以聘可也註四器謂圭璋璧琮其所云幣統圭與享物而言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註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琮璧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疏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

外別有庭實可知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傳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註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其禮有在本國所行諸禮有在途中所行諸禮有在初至鄰國所行諸禮見儀禮儀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辭不許乃戒上介及衆介皆逆命不辭使者辭讓弗任也介不辭奔走之職無辭焉可也宰書幣備官具也史讀書展官幣也釋幣于禰告廟也釋幣于行告行也宰執圭屈繅將以授使也使受圭垂繅將以受命也受君之享束帛加璧也受夫人之享束帛加琮也若未入竟書帷其北習公事不習私事爲習儀也若既入竟斂旜布幕賈人北面坐拭圭爲展幣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

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上卿則館于下卿之廟上大夫館于下大夫之廟介館于士廟如初之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註勞用束帛擯用束錦疏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二等卽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也儀禮至是君將郊勞矣使卿朝服用束帛君勞賓也使下大夫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裳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夫人勞賓也賓既至朝卿致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衆介皆少牢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疏此介指諸侯相見之介若行聘禮則自有介大夫則卿爲賓大夫爲介士爲衆介小問則大夫爲賓介皆士也故此經言卿大夫士也凡此皆既至鄰國未行正聘之先者皆此章三大節以前事及行正聘儀禮聘禮厥明訝賓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上擯在闑東門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介出次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去之數公之使七十

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是時賓與主人皆裼及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乃行執圭禮詳見執圭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考儀禮介皆入門左此云每門止一相惟君相入鄭云每門止一相絕行在後耳非竟不入廟又云惟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非相則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考介拂闑等是從君皆入聘禮只入不中門與君相見有異介之從入皆同也儀禮聘禮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又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註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

行步也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出禮執
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
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炎之
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
也此皆可與執圭節相証但所云勃如戰色三禮中說聘
處俱無明文惟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
清明一段是說軍旅之容亦可見戰色大畧正聘畢後儀
禮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詳見享禮儀禮傳云凡庭實
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惟馬出其餘皆東疏云

左先者皮馬以四爲禮北面以西爲上故左先入陳也傳
又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疏曲禮曰大夫濟
濟士蹌蹌此皆可與享禮節相証又聘禮聘於夫人用璋
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此二節是享禮
後事聘享夫人是必行的若有言註謂如臧孫辰告糴於
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之類是有故而行的聘享後又有禮
賓一節見儀禮儀禮賓奉束錦以請私覿擯請禮賓內拂几三宰夫敬賓也外拂几三主君敬賓也
賓進受几宰夫實觶薦籩豆薦脯醢公用束帛建柶賓辭幣公辭賓受幣執左馬以出由是賓入門
左介皆入門左振幣進授行私覿禮詳見私覿司儀諸公之臣

相爲國客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註私面私覿也
既覿則或有私獻者傳云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雁又云既
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
再拜稽首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註送獻不入者奉物禮
輕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
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此私覿與私獻是
二禮春秋傳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韓
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統言之也抑祇得禮遺意
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

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
之庭則私覿惟自聘方可行也此皆可與私覿節相証儀
禮聘禮又云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
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等禮註玉錦錦之文纖縟而白者
也聘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
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
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
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卽館疏從朝以來
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煩矣今日卽事未可卽行是以

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
禮也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註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
賓辭辭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聘禮君
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
考上介士介私覿一節公送賓門君問大夫及勞賓介一
節卿大夫勞賓於館一節歸饔餼一節四者皆私覿後事
儀禮公乃送賓即館卿大夫勞之君乃使卿韋弁歸饔餼
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米三十車車五籔禾三十車車三
秅薪芻倍禾使下大夫歸上介饔餼飪一牢腥一牢餼一
牢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不使宰夫歸士介四人皆
餼大牢
米百筥
自厥明訝賓至此俱一日事聘儀質明而始行事

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
以行禮也此之謂也自是以後有問卿問大夫饗食燕還
玉報享拜送反命諸禮見儀禮而聘禮乃終
儀禮賓于是
朝服問卿庭
實設四皮奉束帛入東面致命受幣賓降出賓奉幣庭實
從此賓私面于卿也介奉幣二人贊此介私面于卿也上
介朝服從三介奉幣此上介齋君幣問當至已國之下大
夫面當至已國之下大夫也夫人乃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六籩六豆六壺以束帛致之儐之以乘馬束錦此歸賓也
四籩四豆四壺不以束帛致之儐之以兩馬束錦此歸上
介也公于賓壹食再饗燕上介壹食壹饗大夫于賓壹饗
壹食于上介亦饗亦食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賓將歸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賓館既又禮聘君以報享用玉束帛
乘皮告如還玉禮公又使卿贈賓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
介使士贈衆介如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贈衆
介皆如面幣于是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公乃朝服出門左

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上賓公幣私幣皆陳上介
陳公幣不陳私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釋幣于
門乃至于禰行三獻禮一人奉
爵勞家臣之從者乃與奠行酬
聘義上公七介諸侯五介
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質敬之至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
而重禮之義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
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
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
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
盡之於禮也夫大聘之備禮如此至於小聘則儀禮所云

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之
類疏不禮者凡受禮而設筵乃醴賓不筵几故不醴賓聘
記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故
曰小聘差減也國語單襄聘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歸告
王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
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林甸人積薪火師監
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大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春秋傳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垣而納車焉其言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由此言之聘禮之不修於後世也何可勝道哉此黃氏說今改訂並纂儀禮註明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考此晏子之言見

韓詩外傳閔云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亦修聘禮一節賓在主國以十日爲期若十日之後主人留之或有他故不得歸主人必致稍禮如其饔餼之數一食再饗凡待五等鄰邦之聘卿皆同

旅擯說

天子諸侯朝覲介紹傳命所謂交擯也若諸侯之臣爲賓不敢交擯但旅擯而已旅擯者陳其擯不遞傳命也其儀上介在賓西北東面上擯在門外東南西面介與介擯與擯各相去三丈六尺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之位上擯至末擯之位揖而請事還入告於公所謂旅擯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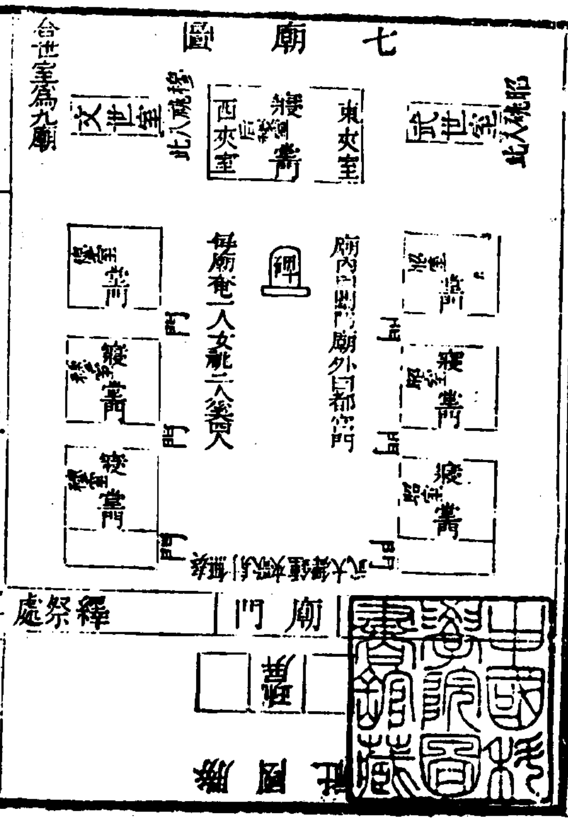
經義圖說卷三下終

經義圖說卷四目錄上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四上

七廟圖說
昭穆舊圖說
昭穆易位圖說
昭穆新圖說
廟內門堂室寢圖說
附祧壇墠鬼圖說
閟宮圖說
諸侯五廟圖說
釁圖說
周禘祭圖說
魯禘祭圖說



七廟說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廟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唐曰文祖虞曰神宗其廟皆五夏氏五廟無太祖禹及二昭二穆殷人六廟契與湯及二昭二穆此康成之說也然夏祖顓頊不應謂無太祖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不得謂商止六廟故家語有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周公制禮廟制始備而王制與祭法互有不同考之朱子以王制爲是鄭康成之徒因周禮守祧八人藏記王者立四

親廟則后稷爲太祖文武爲二祧故三廟不毁與四親廟而七外有姜嫄廟守祧八人適盡是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韋元成主其說劉歆以爲周人九廟文武爲宗不在七廟之內蓋七廟者正數宗者變數苟有功德皆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也王肅亦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只四親與諸侯不分矣王者祭殤下及無服之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有是理乎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尙在四親之中故止七廟懿王時文武已在三昭三穆之外故爲九廟班固是劉歆朱子雖兩存其說而曰前代多是劉歆則其

論定矣

昭穆說

朱子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當在公宫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宫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

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南爲穆也

陳氏曰廟有迭毁昭穆則一成而不易左傳云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

賜爵合食死而祔葬皆以世序而不可易也廟之昭穆可知矣

虞仲非太王之昭說 并辨逸民

以虞仲爲太王之昭自左氏始考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此則仲雍爲吳仲雍

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若謂虞仲爲仲雍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仲雍亦稱吳仲而左氏引之誤以爲虞也

論語紀逸民以序而論當首虞仲今反居夷齊下何也謂虞仲即仲雍當曰吳仲顧吳仲承太伯之餘緒從而歸者千餘家而虞仲又奄有虞國均不當列逸民之數意虞仲別是一人固非太伯時之吳仲亦非武王時之虞仲明矣逸民內夷齊惠連皆有實蹟惟夷逸朱張無考今以伯夷先叔齊以虞仲先夷逸朱張以柳下惠先少連其人其事適相類故下文論斷即依此分之而以虞仲冠夷逸該朱張擬人固于其倫而又不嫌聖言之有遺漏矣

廟主皆東鄉說

人君生而南面廟中亦當南面而云廟主皆東向者說者謂東方生方既死則取其能生故廟主向之此理固是而亦不盡然也古者燕朝後有室其最尊處曰西南隅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即此處是人君退朝當坐于奧廟制

如燕朝故廟主亦當主是其不坐于正西南隅者以祭時南北方設列昭穆主不得不署近于左而東其向也及坐尸于堂南面之體統自在禮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正以是後世廟主南向非古遺意然亦由不用燕朝古制無所謂室者遂無主奧之文由是升堂南面退朝南面以致廟主皆南面代異時移禮緣義起其勢亦不得不如此

妣從祖說

廟有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矣而不及妣何也言

考以該妣也何以知其言考以該妣也於周禮享先妣而知之也享先妣者何享姜嫄也祖無廟者且享其妣況有廟者乎王者父事天卽以事天者事父母事地卽以事地者事母此古今之大經人情所不容已者也顧古人祭設尸或問于朱子曰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朱子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今合祖與妣計之不當有十二尸乎曰非然也疏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有尸男尸以孫爲之女尸以孫婦爲之故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

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司几筵每敦一几注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然則一廟只立一尸而妣在其中矣堂以上祖妣臨之堂以下夫婦親之故曰入廟而見夫婦之別也見陰陽之義也以陰召陰而陰道順以陽感陽而陽道通詩曰旣右文考亦右文母又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其明據也若曰祭祖而不及妣則惠于宗公安能罔怨罔恫哉

遷毀說

毀廟非盡毀其廟也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若遷主凡昭主入于東夾室凡穆主入于西夾室及懿王時立文世室孝王時立武世室文王以下穆之遷主入于文世室武王以下昭之遷主入于武世室由此論之太廟之東夾室祇有高圉祖紺王季三遷主太廟之西夾室祇有亞圉太王兩遷主而已凡藏主皆以石室鄭原叅所稱典司宗祏也

每門每曲揖說

疏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旁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故太祖廟之西隔牆三

通門亦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之廟是以儀禮有每門每曲揖之說今江都集禮廟制外爲都宮內各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不同未知孰是後考祫祭太廟太祖獨東向而昭主列北牖穆主列南牖初不與太祖平列廟制當亦如之朱子曰每門每曲揖謂承上文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此方入大門自此公揖入廟在東曲向東行故揖及廟旁又曲向北行又揖此每曲揖也而凡及都宮門及二昭二穆廟門皆揖此每門揖也其說足破疏說之謬矣

子入太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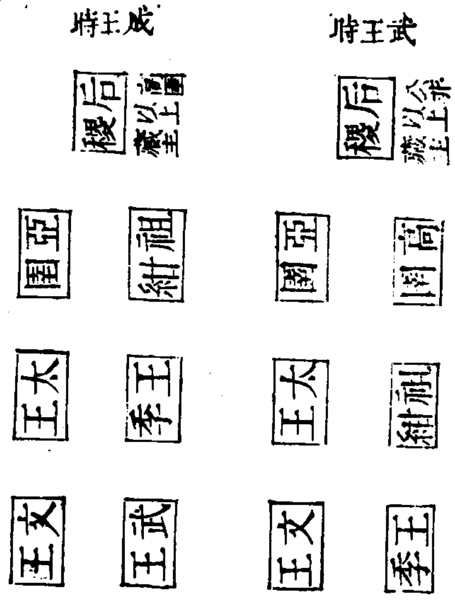
釋地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言方與少賤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吏賤敢駿奔于廟中余曰烜庖羃閽皆在廟食餕餘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于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

得容一少且賤者畋然致詞故顧瑞屏以爲子入太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是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與愈亦韓語余云爾因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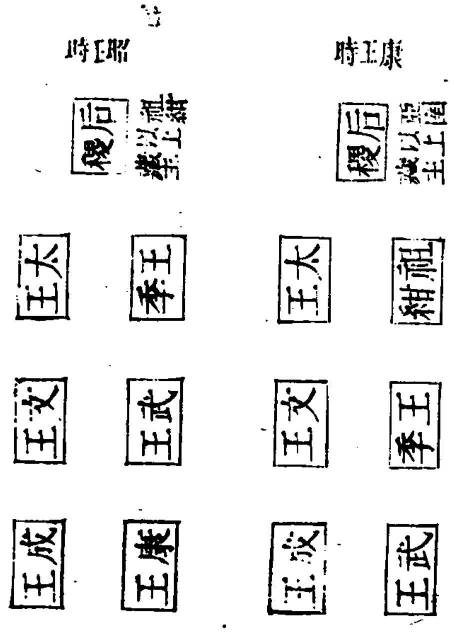
廟在中門內說　附

戴氏曰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適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氏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于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氏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左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所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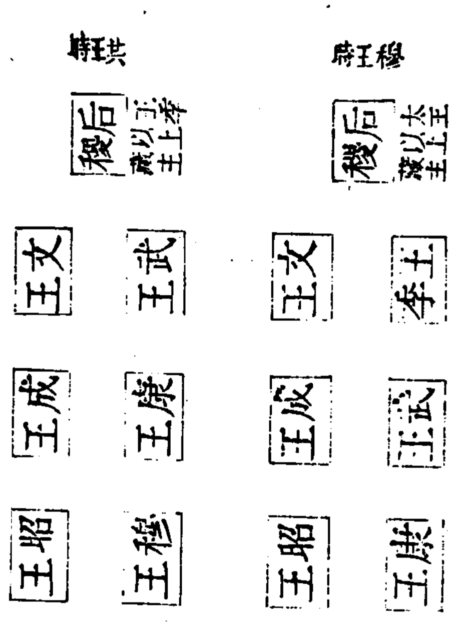
昭穆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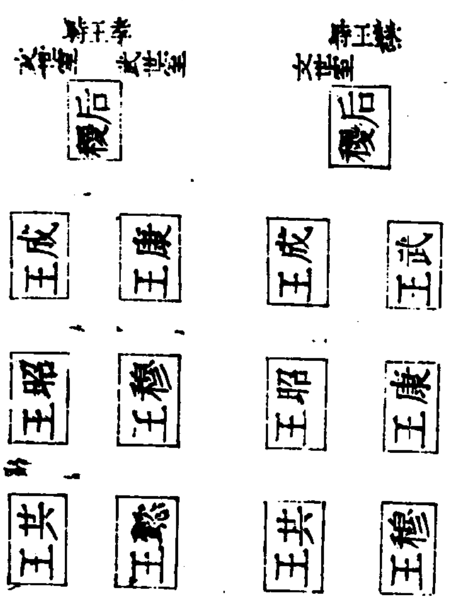
昭穆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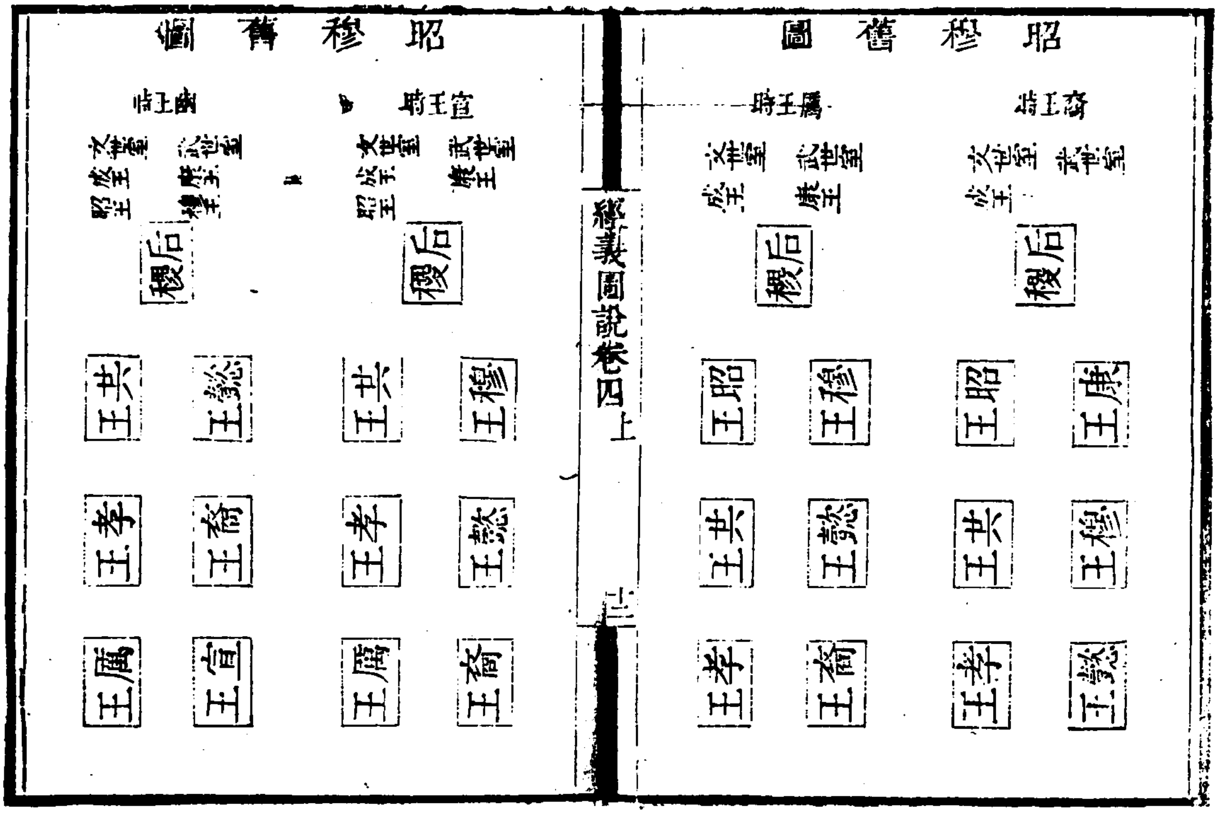


昭穆舊圖



昭穆舊圖





昭穆舊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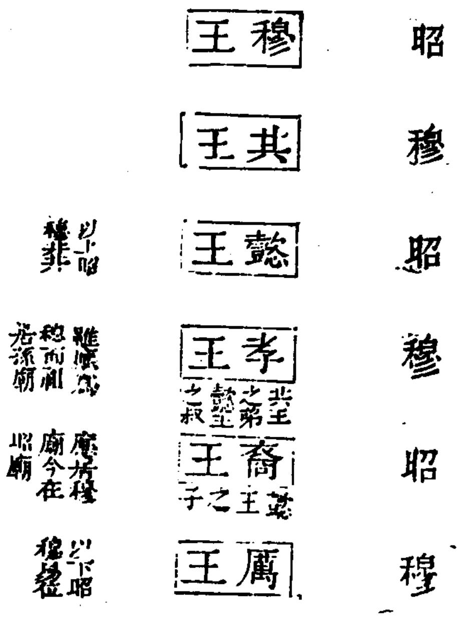
朱子昭穆說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動而昭不移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元孫皆穆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元孫皆昭子與曾孫皆穆也創此六廟之後凡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而不可紊然此制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子相承則可若兄終弟及則紊矣如周自懿王前皆父傳之子懿王崩孝王以共

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夫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是弟據孫之位矣迄夷厲之間昭穆遂至於易位況前乎周者如商南庚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子也如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小乙諸王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矣後乎周者爲唐如懿宗時所謂六祖皆憲穆敬文武宣是也然穆宣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則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亦不及高祖矣蓋至

此則不特昭穆混而祧遷之法亦紊亂矣說載通考及古今釋疑但昭穆之說皆經朱子駁過且如前書所云則昭穆之名可廢只立七廟可耳想當日周公制禮之初承天意以傳子未知後世有懿孝之變及有之而昭穆易位當時何以處此皆未有考觀裔王下堂而後周禮盡廢如廟之當毀而不毀不當躋而躋者紛紛矣草草過去不復議禮可知豈能復以周禮繩之今必以後世難行之禮以之難前人前人不任過也至取成周之法推商人七廟訝其祭不及曾祖因以改周禮意謂周人未有不監於殷者予

曰此正監於殷也前代兄終弟及故禮制難明周人父子相繼故禮制易辨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二祧廟義例森嚴倘非監於前代何爲當名辨物必如此井井乎如此井井則前人不任過矣縱不拘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之說亦於義無礙然考亭有定論不必更事紛更爲是惟後之有天下者如用昭穆之說礙不能行則又當參酌于際耳

昭穆易位圖



昭穆易位說

周自懿王前皆父傳之子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夫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是弟據孫之位矣迄裔王以穆繼穆而爲昭昭穆之間遂至易位諸儒與朱子說不合者以此特繪圖復附繪昭穆新圖於後焉

昭穆新圖

武王時

后稷 公非以上主藏

高圉　組紺　王季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后稷 高圉以上主藏

亞圉　太王　文王

組紺　王季　武王

昭穆新圖

康王時

后稷 亞圉以上主藏

組紺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后稷 組紺以上主藏

太王　文王　成王

王季　武王　康王

昭穆新圖

穆王時

后稷 太王以上主藏

王季　武王　康王

文王　成王　昭王

共王時

后稷 王季以上主藏

文王　成王　昭王

武王　康王　穆王

昭穆新圖

懿王時

文世室

后稷

武王　康王　穆王

成王　昭王　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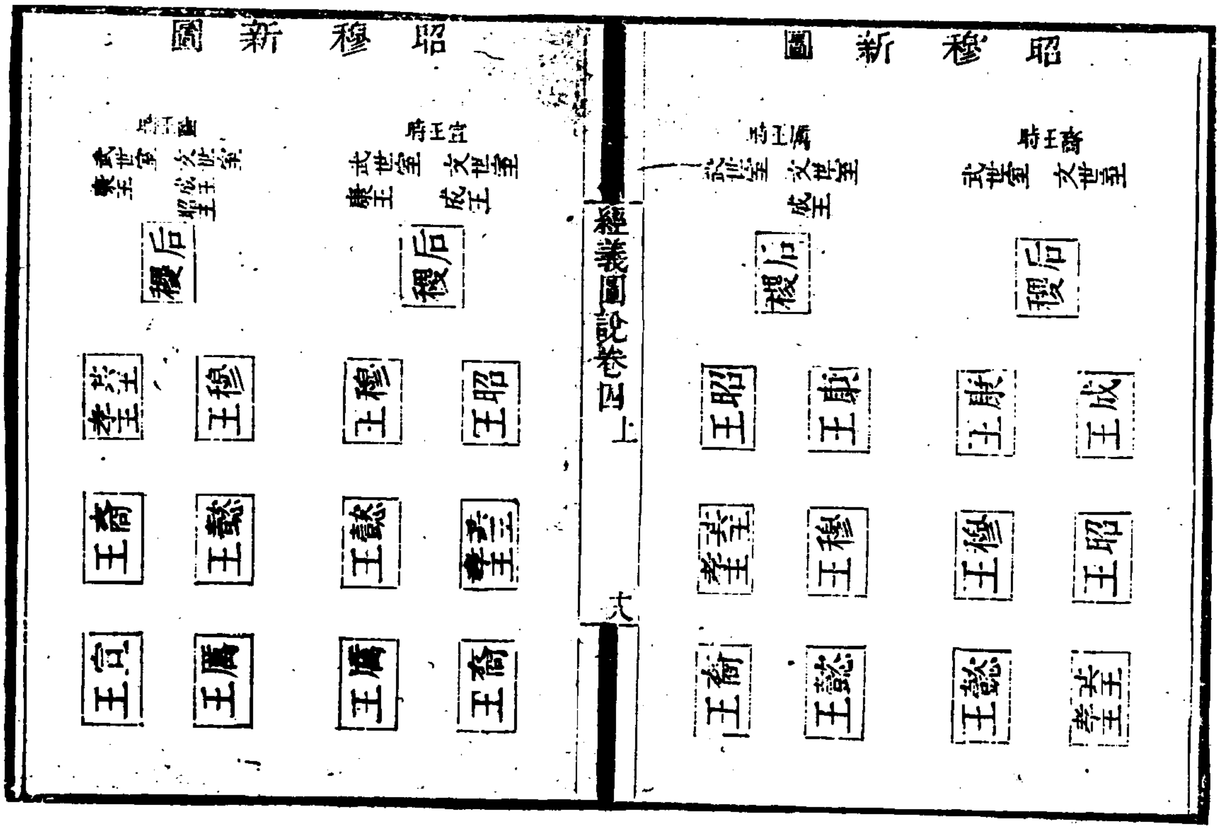
孝王時

文世室　武世室

后稷

成王　昭王　共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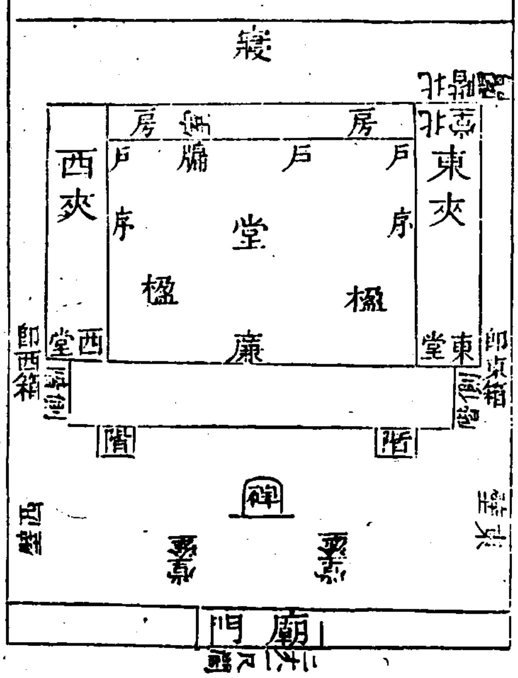


昭穆新圖說

圖見古今釋疑本通考而酌定者也凡昭穆隨新祔時而稱隨遷廟時而變未有定位雖出後人意見然以父子為昭穆於名分為順且如昭常為昭之說果是穆王昭主也而故謚為穆穆常為穆之說果是昭王穆主也而故謚為昭雖謚法與廟號無預而有心顛倒於義何取蓋當時祇知有父昭子穆之義而不知有子昭父穆之文故不嫌有是謚使武昭文穆已一定而不可易則開太廟而議謚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後之為太史者必不冒昧至此此

亦昭穆無定位之一証若大祖居孫廟穆居昭廟論古而有遺憾久矣今酌以孝王與共王同廟而祖孫之名正以夷王廟繼懿王廟而父子之名亦正此等說經于義理最有關係與後世矜奇立異務為新說以動人者不同學者不可不知

廟內門堂室寢圖



門堂室寢說

廟內有門堂室寢此朱子之說也此何據坐尸於堂廟有堂之據也詔祝於室廟有室之據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四為親廟之寢一為后稷之寢曰大寢）廟有寢之據也有堂有室有寢則有門可知又云各有門堂寢室牆宇四周而周禮只五寢則顯考之祖與曾祖無寢王介甫曰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

六經圖載門堂寢室依次而北學者多宗之但謂室在寢後其說似不可從何也禮家舊言廟有門堂寢室疑只槩言之又謂前堂以祭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此堂字及廟字包室而言與寢對舉省文耳非謂寢在室前緊與堂連也況室有南牖牖西戶東戶牖之間正戶出坐堂上之位非有兩地也儀禮尸之入室出戶及王與后之出入俱不言由寢過楚茨之詩稱皇尸載起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卒章方言樂具入奏以綏後祿蓋尸既出廢徹後歸賓俎於客乃以阼階之俎與族人燕於寢斯時堂上之樂階下之樂房中之樂皆入奏於寢此一入字可見寢在堂室後其燕畢降自西階小大稽首即指寢況

寢以藏衣冠守祧掌之如人家之燕寢其容越在祭室前耶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朱子曰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可証禮經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元酒在室粢醍在堂室事交於戶堂事交於階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堂室每每對舉接連一處可知今閱江氏慎修圖考先門次堂次室次寢因想見天子路寢前為堂為門後為室又後為小寢廟制固當倣是舊在天長談及此制刁同年與吉亦如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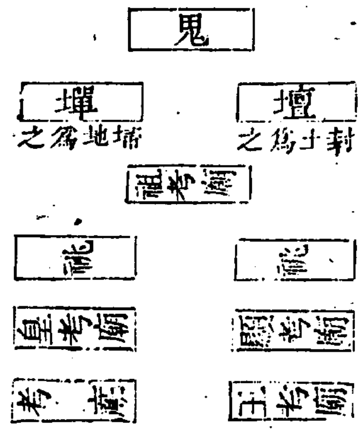
門說

廟有廟門有闈門廟門在外闈門在內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註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則二丈一尺廟門之廣可容之廟中之門謂之闈門小扃腳鼎之扃長二丈三个則六丈也

戶說

戶何以在東東生方也考爾雅西南隅曰奧疏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隱故曰奧祭祀及尊者皆處之廟制圖繪戶于東此其據也

附祧壇墠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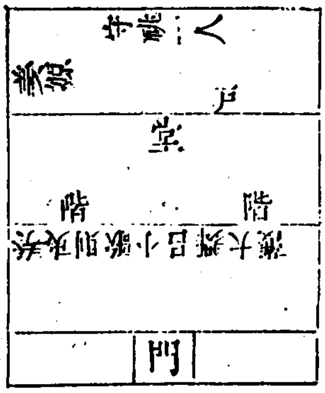
祧壇墠鬼說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王制所云也而祭法又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集說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

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於其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注此章謂祫乃祭之盡亦覺記者之失矣

閟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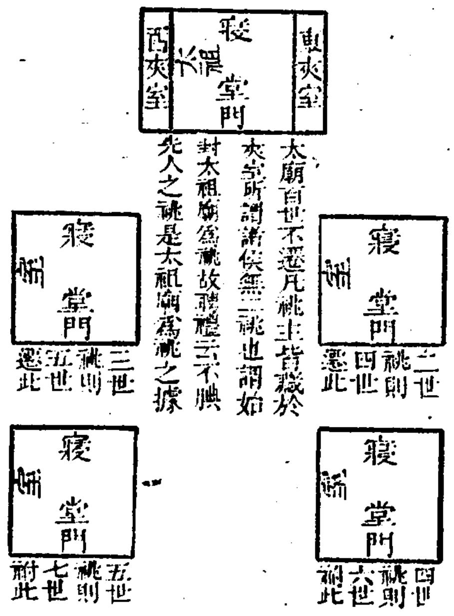


閟宮說

清廟文王廟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于清廟閟宮姜嫄廟也何以知其爲姜嫄廟也周禮守祧八人而七廟祇用七人餘一人則守姜嫄廟者也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大司樂享先祖後於享先妣則尤有姜嫄廟確據至魯亦有閟宮者以周公故得立僖公修而新之耳月令高禖註高辛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後王祀于閟宮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是娀簡

姜嫄有專廟矣而無專廟以祀帝嚳何也蓋王者之祭莫大乎禘商周禘其所從出則帝嚳有專祀矣非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考帝嚳之妃有四長曰姜嫄次曰慶都三曰娀簡有娀氏女四曰常儀商係娀簡所生周係姜嫄所生商周禘嚳不聞禘其妃故商立禖宮祀娀簡周立閟宮祀姜嫄此禮至當不易若禘嚳而祀不及其妃毋乃知有父而不知有母乎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小呂卽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註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乃旣曰閟宮又曰禖宮此亦如商人之禖以神之也至詩生民稱郊禖或謂是禋祀上帝禖宮配祭則姜嫄配地疑亦有本然其說誕矣

諸侯五廟圖



若大夫則三廟適士則二廟官師則一廟惟庶人祭于寢

五廟以下異同說

諸侯廟制與天子同而殺其二異者黝堊斲礱不得同於天子之山節藻梲同者其門堂室寢固不可得而殺也各廟主東向同各廟門南向同祫祭遷主於太廟南北牖下同其祭法則有不同者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以四方諸侯各以其時來朝則廢一時之祭所以重王事也又曰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雖三時之祫皆可行然亦不敢與天子每歲三時必行祫者混也若禘則不王不禘至三年大祫

亦與天子同此又諸侯之大祭合祭其太祖與其士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於高祖者不同大夫三廟亦降殺以兩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一寢廟別有門垣諸侯無二宗大夫無二祧其遷毀之次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固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並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

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毋乃不近人情曰位卑而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以一室爲之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是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亦當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

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朱子曰考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馬端臨曰自天子以至士五服之制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爲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

少牢饋食禮上篇說

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也牛羊豕具爲太牢羊豕曰少牢饋食者熟食也日用丁巳筮日若不吉則及遠日筮尸宿尸使視擯明日主人朝服于廟門外司馬刲音奎羊司士擊豕雍人概音戲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羹定雍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司士升豕又升魚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設罍水于洗東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司宮筵于奧主人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讀爲髲鬄髲音備鬄音替衣侈袂薦自東房韭

葅在南葵葅在北上利執羊俎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主婦設一金敦音對黍隨受贊者敦黍三設之祝酌奠是謂陰厭祝迎尸尸入門左乃沃尸盥于槃上尸升筵坐祭韭葅祭黍稷祭豕　鉶祭羊鉶食舉三飯凡十一飯告飽主人酳尸卒爵尸酢報也主人主人受爵尸乃命祝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初獻主婦獻尸尸卒爵不嘏此亞獻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卒爵此三獻祝告利成祝入尸謖起也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命佐

食徹肵音奇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不出門爲將儐尸也司宮設對席四人餕司士進一鉶于上餕進一鉶于次餕上餕親嘏主人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

少牢饋食禮下篇說有司徹

有司徹埽堂乃爇音尋尸俎議侑主人迎尸及侑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司士司士贊者執俎從主人授尸几主人降洗取爵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葅醓麷音豐蕡白黑並設乃升十二俎獻尸主人酌獻侑于西楹主婦薦籩豆司馬羞羊俎尸酢主人卒爵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獻尸設兩鉶糗在蕡西脩在白西羞豕尸乃卒爵主婦獻侑侑卒爵尸將酢主婦司宮設席于房中尸酢主婦主婦立卒爵上賓洗爵獻尸尸拜受覍于薦左主人實爵酬尸主人降拜衆賓于門東獻賓於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衆賓以次升受爵不拜若是以辯主人乃自酢主人酬長賓卒爵遂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賓獻侑侑拜受尸舉三獻之爵降筵酌以酢賓賓拜受尸南面答拜二人洗觶實爵坐奠爵尸侑答拜奠觶于右尸遂執觶興酬主人主

人酌以所受之爵酬侑乃升長賓侑酬之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遂及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拜長答拜賓長獻于尸於是長賓取主人所酬之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後生所酬之觶酬賓之黨交錯其酬遂及私人爵無算尸出侑從有司徹祝告利成徹主人之阼薦俎設于東序下乃養卒餕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闔牖戶是謂陽厭祝告利成婦人乃徹室中之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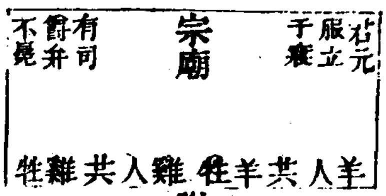
特牲饋食禮記

特牲饋食者諸侯之士祭其祖禰也牲豕也唯有牲故曰特饋食熟食也天子諸侯饋食以前有灌鬯朝踐饋獻諸禮士僅饋食士賤者也其禮主人冠端元筮日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大宗祭則族人皆侍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宿賓主人揖賓人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告濯具宗人視牲告充饔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告事畢賓出夙興主人視側殺於門東主婦視饎爨於堂下主人及祝升西面于戶內主人舉牲鼎賓長舉魚腊鼎宗人執畢右人抽扃祝洗酌奠奠於鉶南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是謂陰厭之祭尸入門左祝延尸尸升卽席坐主人妥尸執奠祝饗祝命尸挼祭挼與墮同賈疏鄉者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升席而挼祭祭訖當食神餘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祭鉶告旨主人拜爾黍稷於席上設大羹湇于醢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佐食舉幹羞庶羞四豆尸又三飯告飽祝侑舉骼及獸魚尸又三飯告飽飯謂食黍也每嚥一口爲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諸侯十三天子十五此迎尸正祭也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尸以醋報也主人主人受進聽嘏此初獻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尸拜受尸酢主婦如主人儀此亞獻賓三獻如初

尸卒爵酢酌此三獻主人降阼階洗升酌西階上獻賓賓拜受爵卒爵拜主人答拜酌以自酢主人獻衆賓賓立飲主人北面酬賓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獻賓儀洗獻衆兄弟如獻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更爵自酢長兄弟衆賓長洗觚爲加爵獻尸如賓三獻之儀主人使其嗣後之子舉奠於鉶南之觶而飲之酌尸啐而奠之乃行旅酬兄弟之弟子洗觶酌于東方之尊舉觶于長兄弟賓取觶于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北面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賓弟子及兄弟之子洗各酌於其尊爵皆無算宗人獻與旅齒于衆賓佐食于旅齒于兄弟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儀依男子也祝東面告利成尸謖起也祝前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筵對席分簋鉶祝命嘗食兩餕音俊舉奠于俎主人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祝命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爲將燕也主人燕宗人于堂主婦燕內賓於房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音費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此陽厭

也西北隅室之白者故稱陽宗人告事畢賓出堂下衆俎
畢出

釁圖



天府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龜人 上春釁龜

小祝 釁鼓

附大司馬 釁遷主社主及軍器

小子 釁邦器及軍器

圉師 春除蓐釁廄

司約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雞人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羊人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用牲 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士師 凡刉珥奉其犬牲

犬人 凡幾珥沈辜用駹惟祭祀用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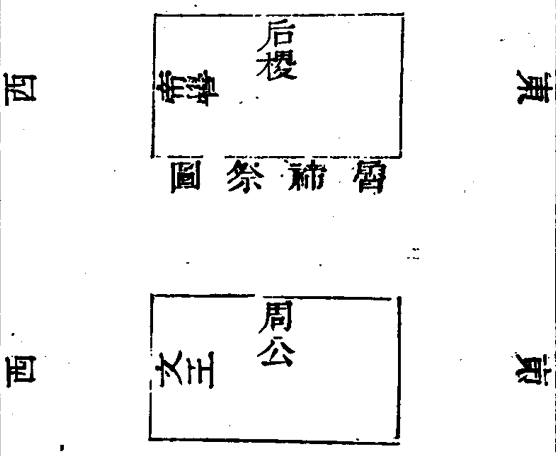
釁器說

釁禮姜上均分士釁宗廟禮大夫釁宗廟禮諸侯釁宗廟禮王釁宗廟禮及釁五祀內外壇壝庫廐器物諸禮又有祓除釁浴禮然以釁宗廟為重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釁其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此言釁正廟也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此言釁門郟室也既事

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此言事畢也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豭牡豕也左昭四年叔孫爲孟鐘饗大夫以落之杜云以豭豬血釁鐘曰落

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又大司馬之於軍器小子之於邦器龜人之於龜器小祝之於鼓皆在所釁者總之有司行事爵弁而不冕雞人羊人供牲其牲駹雜而不純未聞以牛釁者齊宣王以牛釁鐘違禮甚矣

禘祭圖



禘說

禘王者之大祭歲四月以始祖所自出之帝爲主設虛位於太廟室中東向而以始祖南向配之祭一配一非惟毁主不陳並三昭三穆廟主亦不陳也周禮大宗伯所謂以饋食享先王是也又謂追享與大祫不同蓋禘取尊遠祫取合祖五年而後禘三年而後祫先儒久持是論矣

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商人周人皆禘嚳五年一禘十年再禘則祭不疏不數矣古帝古王大報本而迄始所以廣仁孝之思而極尊崇之義也此禮惟天子行之故大傳

曰禮不王不禘魯侯國也僭禘禮而祖文王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商禘祭祭功臣詩長發大禘也及其卿士書盤庚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至周則烝祭時祭功臣禘時不祭

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所以隆其禮也升歌清廟之詩下管象武之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所以隆其樂也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先三而後二或謂之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或謂祫大于禘或謂禘大于祫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絶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因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非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

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有以見其非柰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謬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

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大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傅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

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旣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旣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偶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

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效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以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不書郊書望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遂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

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蓋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覩時變通而爲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爲百代常行則恐爲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魯郊禘辨說

魯之郊禘劉氏意林據呂覽謂惠公請于平王於是始得用之汪克寬曰齊桓晉文輔翼襄王其功甚大不過召伯賜命尹氏授策而已豈以魯惠之無功而遽賜之耶若以爲惠公自僭則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文公遂不敢僭孰謂惠公而敢僭之耶程伊川胡文定朱文公皆信戴記必有所見今閱稽古日抄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者若果王賜何歷數公不一舉且於僖始明書卜郊於詩又明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是皆可証其誣更可疑者成王賢主欲尊

周公而陷公於不義成王必不爲況周公爲制禮之宗而伯禽親受周公之訓卽使成王賜之伯禽必不受若明堂位乃魯之陋儒所作當時魯侯僭竊因張大其事以稱美一時詞多附會呂覽所云恐不可廢

魯禘說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因其時行其事猶謂彼有所取乃禘期應在夏令四月而閔公二年禘以五月僖公八年禘以七月昭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公八年禘以十月春夏秋冬何錯亂若此毋乃但期僭竊禘名而不識禘之所以爲禘耶至禘於莊公禘於武公於禘其始祖自出之義益乖矣

僭祖天子說

禮諸侯不敢祖天子魯禘文王而以周公配之是祖天子然考之西周時不獨魯也宋公祖帝乙鄭伯祖厲王

經義圖說卷四目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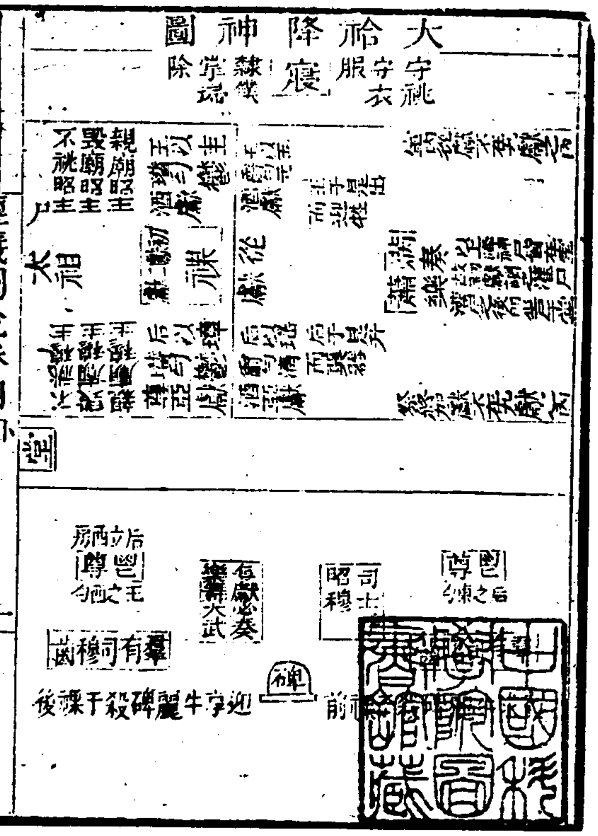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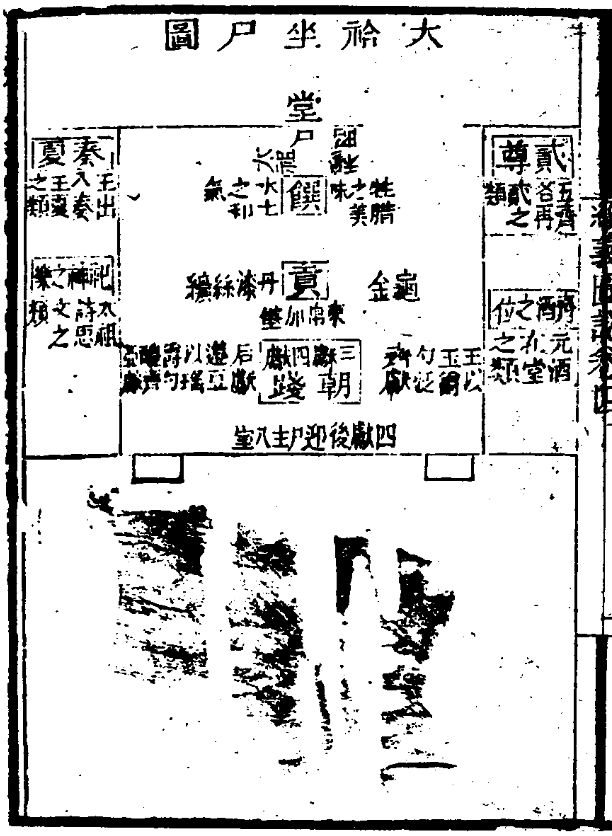
卷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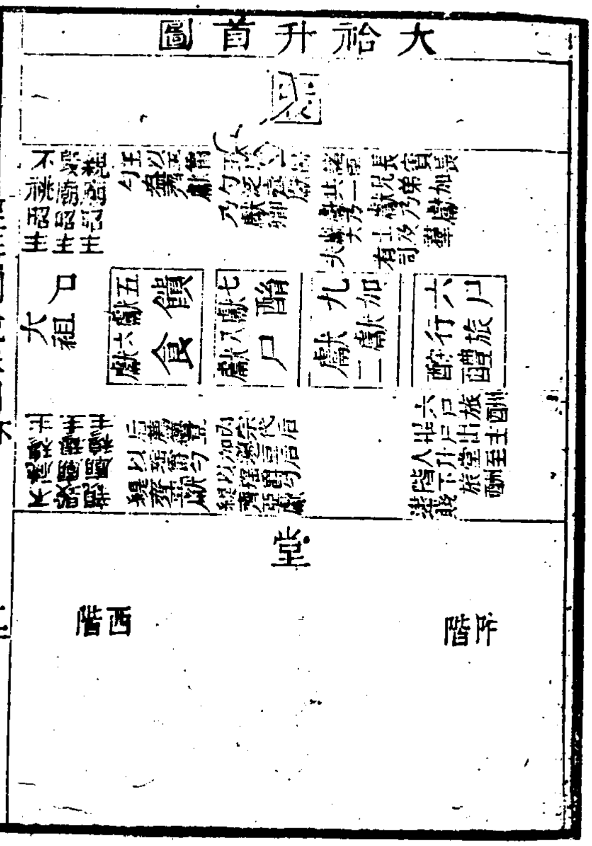
大祫降神坐尸圖說
大祫升首受旅圖說
天子時祫圖說
諸侯時祫圖說
成王時時祫位次圖說
祊祭圖說

附
裔獻圖說
朔祭圖說
卜郊圖說
巡狩歸格祖禰圖說
祭法七祀圖說
左傳家語五祀圖說
月令五祀圖說
白虎通五祀圖說
祭五祀于廟圖說
祭以大夫之禮圖說
祭以士之禮圖說
明水明火圖說
齋圖說
宗廟樂圖說
十二律圖說
五音圖說
五音三分損益圖說
律呂相生圖說

辰建交錯圖說


大祫降神圖
寢
太祖
堂
碑


大祫坐尸圖
堂
四獻後迎尸主入室


大祫升首圖
尸
太祖
堂
西階
阼階

大祫受旅圖
西階
阼階
主人
碑
廟門
奏陔送賓
西堂繹祭

大祫說

凡時祫天子祭七代諸侯祭五代而已大祫則自始封之君歷代祖宗之主皆在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也降至諸侯亦得行之此又諸侯之大祭與其士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於高祖者不同其祭期以十月祭之先射於澤宮選士中者乃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前期三月先卜牲牛角握前期十日乃卜日前期三日乃筮尸祭之前日大宗伯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小史序昭穆之簋簠司几筵設莞席黼純玉几天府陳國之

玉鎮大寶器典庸器設筍虡肆師展器告備春秋節及孝入太廟每事問節俱指此祭之日王及百官皆夙興將事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祧主並入太廟中王服袞冕入而立於阼后則副褘從王而入尸服袞冕在后之後而入凡毀廟之主無尸周禮所以僅立六尸也尸位設于木主之左尸之出入大祝相其禮王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樂作大司樂所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是也王執圭瓚諸侯執璋瓚酌鬱鬯鬱香草又禮緯鬯草生庭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以授尸尸受之灌地而祭之是為一獻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獻尸

亦受而祭之是為二獻此是灌禮故周禮行人不列於九獻内鄭注司尊彝乃以祼禮二爲王之一獻后之二獻則神未降而已用獻矣其說與行人所牽不合凡此二獻謂之二始所以求神於陰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次王出迎牲入卿大夫贊幣而從王親牽牲麗于碑執鸞刀親殺大僕贊王事啟其血毛解而腥之為七體告神於室有司乃殺牲尸出坐於戶西南面戶在東方出戶坐于堂中是謂尸出坐戶西南面也祝乃燎膟膋於爐炭詔神於室設主東面又出以墮王前王洗肝燔之以制於主前謂之制祭乃升首於室薦

腥肉於尸主前王以玉爵酌泛之舊作醴齊獻尸謂之朝踐之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踐之籩豆以瑤舊作玉爵酌醴齊亞獻此四獻也堂上事尸禮畢乃進奠定告神於堂取蕭蒿黍稷合膟膋燎於爐炭乃迎尸主入室設正祭祝詔王拜妥尸尸拜訖尸遂以菁茅祭酒名曰縮酒尸乃坐於是薦孰名曰饋食使祝祈福於尸王以玉爵酌盎齊獻尸謂之饋獻此五獻也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以瑤舊作玉爵酌緹舊作盎齊亞獻此六獻也尸飯訖王以玉爵酌泛齊酳尸舊作酌朝踐之醴齊酳尸亦謂之朝踐之獻尸以所獻之齊酢王使祝致

嘏於王王受酢洗玉爵獻卿此七獻也后於是薦加籩加豆又以瑤爵酌緹齊酳尸舊作酌饋食之盎齊酳尸亦謂之再獻此八獻也尸卽以所獻之齊酢后八獻之後后復薦羞籩羞豆諸臣爲賓者以散爵酌沈齊舊作盎齊獻尸謂之卒食三獻此九獻也尸酢諸臣用凡酒五齊三酒共八尊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註天地之神尚質疏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巾文以明義也凡酒三酒也司尊彝凡酒修酌君此時以瑤爵獻大夫九獻畢大祝復設饌於廟門內以求神堂上堂下六代之樂並作君此時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然後六尸行旅酬禮六尸旅酬畢主人酌酒勸賓兄弟弟子各舉觶于

其長謂之旅酬此旅酬時仍有三加之禮先是長兄弟洗觚加爵于尸次則衆兄弟加爵又次則衆賓加爵謂之三加三加既畢賓之弟子乃與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隨意勸酬謂之無算爵既訖尸起君與卿二人餕卿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百官各執其具以出乃班胙於異姓燕同異姓上大夫本日賓尸賓尸則不及行燕禮下大夫士得行燕禮以分不應賓尸也明日更以一牢繹之於廟門外西塾以賓禮燕尸齊酒之用舊據時祭二齊三酒今釋大祫亦用五齊三酒依王說酌訂所用樂器大司樂宿縣及祭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王出入奏王夏后出入

奏齊夏降神用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三獻之時堂上以夾鐘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獻后稷尸則歌思文舞韶舞獻先王尸則歌天作獻文王尸則歌清廟獻武王尸則歌執競皆舞大武三獻以下每獻奏樂如初九獻之後兼作六代之樂謂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也若其職事又不可勝錄始舉其概凡祭之日太宰視滌濯贊幣玉几玉爵小宰贊祼將庖人共好羞亨人共太羹鉶羹甸師共粢盛及蕭茅果蓏內饔掌割亨獻人共鱻薨臘人共蠯蠃蚳酒正共五齊三酒凌人共冰鑑籩人掌四籩之實

醢人掌四豆之實醯人共五齊七菹鹽人共苦鹽散鹽冪人共巾冪幕人掌幕大府邦國之賦待祭祀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徒奉牛牧人掌六牲牛人共享牛求牛充人繫祭祀之牲牷遂人共野牲川衡共川物澤虞共野蔬場人共果蓏舍人共簠簋舂人共米饎人共盛大宗伯奉雞以祠禴嘗烝享先王涖鬯奉玉齍小宗伯省牲贊祼將逆齍省鑊肆師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鬱人和鬱鬯鬯人共秬鬯雞人夜呼旦以叫百官司尊彝掌几席詔酌獻司几筵掌几席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

冕天府陳玉鎮守祧以服授尸大司樂宿縣太師掌六律小師掌六樂瞽矇役太師眡瞭相瞽典同掌六律磬師掌磬鐘師掌金奏笙師教祴樂鎛師掌金奏韎師教韎樂旄人教舞籥師教龡籥鞮鞻氏掌鼓樂典庸器掌藏樂器司干掌舞樂卜人卜牲卜日簭人簭尸簭賓大祝掌祝及號小祝贊奠及徹大史辨職事之位次小史序昭穆之俎簋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大司馬奉羊小子羞羊肆羊殽羊人羞羊肆羊殽司爟祭爟服不氏共猛獸射鳥氏敺烏鳶司士詔賜爵節服氏維太常太僕贊牲事御僕相盥而登俎

大司寇奉大司烜共明水明火大司空奉豕其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灌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籩加豆外宗贊后薦羞齍世婦詔后之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尸未入廟先祭神於室之奧謂之陰厭之祭所設之饌尸出後徹之以餕及餕畢改設饌祭神於屋漏謂之陽厭之祭凡厭祭不用尸說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天子蓋文無考

上祀先公說

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司服乃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禮器七獻神注神謂先公則又異乎先王之九獻矣毋乃尊先王抑先公而與上祀之文相背繆乎曰不然也祀各有義而義有經權嘗考四時之祭惟春祭各祭於其廟至合未毀之主同祭於一室則夏秋冬之祭也合已毀未毀之主同祭於一室則三年之祭也夏秋冬之祭時祫也三年之祭大祫也祫與大祫皆同時合祭此時七獻九獻之祀尚屬易行若祭先公與先王異冕毋乃區別已甚且祭先王以九獻皆服袞而因同祀先公更冕者七不幾于更番多事而窮日之力不足以行其禮乎以

愚見論之享先王以袞冕享先公亦必以袞冕故中庸以為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若祭於春則先公自有專祭今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袞冕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服鷩冕其不敢以己之服壓先公之服如此故曰享先公則鷩冕也然服鷩冕而每旒用十有二玉以五采繅繩貫之則亦異於諸侯之鷩冕矣此一如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亦非諸侯所得僭者故雖七

獻而究與諸侯之七獻有殊蓋享薦冕者其偶享袞冕者其常禘者其細祫者其巨偶者細者其權常者巨者其經經固不可以無權權實不至於戾經此享先公以鷩冕之義明而祀先公以七獻之義亦於茲明矣

獻禮差等說

集說鄭康成云羣小祀一獻社稷五祀三獻四望山川五獻先公七獻禮器所謂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是也若用於賓客則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天子合諸侯而饗禮則諸侯長十有再獻

九獻辨說

雜說九獻有言合乎灌者有言外乎灌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鄭註賈疏皆謂灌在九獻之內以二灌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食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共爲九獻薛氏圖宗之曰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于是薦朝食之籩豆各八五獻王薦熟六獻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籩豆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于是薦加食之籩豆各二諸臣進以酳尸是爲九獻此周

禮之疏小宰司尊彝以及加籩羞籩其從同者也而陳氏獨謂不然因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諸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遂引爲祼在獻外之証而薛季宣周禮釋疑主之矣曰祼者所以求諸陰而禮之二祼之後有朝食饋食與夫卒食以備九獻朝踐以薦腥爲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也饋食以薦熟爲主王酌盎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饋食之三獻也饋食之後尸有獻酒之禮于是有羨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各爲一獻諸臣亦一獻此九獻也馬端臨因陳與鄭之互異而並存其說然而王東巖之周禮訂義於籩人則引陳蘊之九獻之說而宗鄭氏於司尊彝則引薛季宣九獻之說而宗陳氏何前後之不一其說哉鄭鍔禮記金解既云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宜獻與祼之爲二又云自初祼以及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諸臣酳尸共爲九獻抑何一說之自相刺謬乎嘗考之矣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鄭康成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夫飲五爲五獻宜飲九爲九獻以飲爲獻

二祼不飲則祼在獻外可知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聲
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然升歌卽聲也武宿夜卽
舞也如以祼卽獻何不曰獻莫重於祼而云獻之屬莫重
於祼乎屬之爲言類耳其不曰祭莫重於祼者因祭有三
重兼聲與舞而言之也且鄭興曰祼之爲言灌也明不爲
飲又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考許氏說文㘉啐爲嘗
小飲也祼旣不飲何以啐爲賈公彥疏詳之啐之謂入口
乃奠之地而陸佃禮記解辨曰尸乃神象受而自祼非禮
意也然則鄭註賈疏豈得據爲定論哉夫郊特牲曰殷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陳澔謂先酌鬯酒以求神朱子
亦謂祼者灌地以降神而大行人旣曰饗禮九獻是獻所
以饗神也必求之而後降之降之而後饗之故詔祝于室
坐尸于堂皆祼禮畢祝乃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以
行朝食之禮其卽神旣降而饗之之意與是言祼在九獻
之外者正也

五齊三酒說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齊五曰沈齊註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者成而汁滓相

將盎者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
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
也清酒祭祀之用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蘗三酒味厚人
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鄭注祭祀必用五
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
言之五齊一名酒故禮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
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
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
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鄭康成曰三貳再貳壹貳
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三酒也不知元酒明水也至醴醆
卽醴齊粢醍卽緹齊澄酒卽沈齊皆在五齊中未可目爲
三酒也
王氏曰或疑經有五齊三酒而不知其所用夫豈虛設哉
愚以九獻之儀考之一獻王祼二獻后祼此主用乎鬱鬯
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是爲朝踐之禮禮運云醴

醆在戶（坊記醴酒在室與禮運異）是三四獻所用即泛齊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是爲饋食之禮禮運云粢醍在堂是五獻六獻即盎齊緹齊也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是爲加事之禮則王用沈齊而后用事酒自此之後事神之禮殺而交人之禮隆於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羞籩羞豆而諸臣酳尸則全用交人之禮故於是而用昔酒至夫清酒者則但諸臣以爲酢酒而已齊酒主於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尊皆無副益之尊三酒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尊皆有副益之尊然

齊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濫供三酒則每所用之酌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妄費蓋酒人之所甚好而尤易侵自商都沉湎於酒以取敗周公以爲戒故防之周密如此

一時祫用二齊三酒大祫用五齊三酒二齊醴盎也五齊泛醴盎緹沉也王氏謂一獻二獻灌也三獻用泛齊四獻用醴齊五獻用盎齊六獻用緹齊七獻用沉齊八獻用事酒九獻用昔酒已依次酌定舊說予前矣後讀坊記禮運又疑四獻用醴齊此時已祭於堂與醴酒在室

不合六獻用緹齊此時已祭於室與緹齊在堂粢醍在堂又不合茲據陳氏謂大行人祼禮在獻數之外是灌不得稱獻薛氏宗之謂二灌之後朝踐三獻饋食三獻卒食三獻共九獻則五齊之用又當更訂愚合酒正坊記禮運及諸家之說斷之意者朝踐之禮王獻一爲泛齊后獻一爲醴齊卿大夫士共獻一爲盎齊緹齊沉齊（卿獻盎大夫獻緹士獻沉）其後饋食卒食各三獻皆如是歟及事神之禮殺交人之禮隆卿酢用事酒大夫酢用昔酒士酢用清酒各有副益之尊以盡諸臣之歡次序井然其意

固當如是然則禮所謂在室在戶在堂在下者特各舉五齊之一名謂某齊當在其地非截然分某地當用某齊也醴醆在戶在室則泛齊所在可知矣緹齊在堂則盎齊所在可知矣沉齊在下則事酒昔酒淸酒所在可知矣齊味由淡而濃齊次由內而外昔人制禮固可參觀而互證也

籩豆有常品說

王氏曰先王於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

實則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然合籩豆之實止於五十二者葢應薦之物各以其時此正所謂簿正也

陳器說

天府若有大喪大祭則出陳玉鎮大寶器既事藏之書顧命陳於西序東序西房東房者

左傳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玉鎮者美玉之可以爲鎮者也記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

天子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亦類此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顧命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宏璧之屬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之屬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

藉茅說

王氏曰焫蕭合馨香者謂以黍稷率膟膋實於蕭以爲燔燎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藉而滲之一取其潔一象其歆之意求諸陰之義也又司巫祭祀共蒩館鄉師大祭共茅蒩凡茅皆出自甸師祭宗廟則司巫爲苴以共之祭天地則鄉師爲苴以共之其職事若此又楚之貢曰苞茅其產特良故以爲貢葢亦入於甸師而共之齊桓使管仲責楚者是也

秬鬯鬱鬯說

陳氏曰獻莫重于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地雖無灌然大宗伯涖玉鬯表記秬鬯以祀上帝則天地亦有秬

鬯至於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秬鬯鬯人所云是也特不用鬱耳鬱鬯求諸陰但用之於宗廟

又曰典瑞祼圭止于先王玉人祼圭止于廟祀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天子賜圭瓚然後爲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于民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

膰脤辨說

熟曰膰腥曰脤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成三十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

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注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此其驗也兄弟有其先王者謂同姓諸侯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已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二王同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脤焉有喪拜焉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也

序昭穆説

辨正序昭穆章句言子孫之序安溪李氏謂于經傳無証據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愚謂序爵序事皆單舉一事獨此項概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之何禮如安溪說則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與下文一例于文法甚合又此項先言對越在天者下文乃言駿奔走在廟者於義亦順或言祖考何待于序此大不然曾子問祫祭于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於太廟而可云無待於序乎漢儒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主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此可以証安溪之說然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即主子孫之昭穆言亦不得謂于經傳無據今并存之

釋地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中庸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

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之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

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南因之以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慮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其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樸庵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

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於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

昭穆有爵從官說

典林昭穆咸在周宗廟之禮也今考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爲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序立於階下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廟以爵爲位可證也儀禮賈公彥疏最詳明儀禮特牲篇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疏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北面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少牢下篇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又文王世子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

序爵說

辨正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以士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

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門東北面西上士門西北面東上旅食在其後又少牢下篇衆賓位在門東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位當依此愚據孔疏則天子之祭爵尊者序立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其爵卑者始位在門東西北面既得獻乃移位于西階之南而東面也其他序爵之事見祭統者三條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一也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凡餕之道每變以衆二也凡爲祖者

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三也鄭註爵爲公卿大夫士專以王國卿士言章句易公卿爲公侯兼外諸侯言始備

序事不外序爵說

雜說凡職事仍以爵爲序如幣尊於邑邑尊於祼故太宰贊幣宗伯涖邑小宰贊祼皆有一定職掌而中庸以序事爲辨賢者葢平日量能授職至此各展所長亦是辨賢也

旅酬說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者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末飲酒

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者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謂之賓黨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兄弟謂之主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祭之時既獻尸主人獻賓及兄弟各相酬酬然後行旅酬禮所謂獻酬者主人酌酒奉賓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又酌酒先自飲再酌以奉賓謂之酬初主人酬賓長於西階賓受酬爵奠於席前而不舉兄弟之後生爲最長者舉觶於阼階長者亦奠而不舉及獻酬既畢之後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取所奠觶於西階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是爲旅酬於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前儀所謂下爲上也賓復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復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各隨所欲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先自飲者導飲之意奠而不舉者以待旅酬也)

旅酬天子稱主人非禮也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邑君無酌臣之禮但拜送則王也鄭司農曰王不親爲主又燕禮君已親獻又將獻

之賓不敢當乃使宰夫獻據此則王不酌臣更可知也王旅酬禮亡惟少牢特牲饋食二禮詳載主人獻賓之文以是禮推之王者義應如此但士卑獻酬皆當自主若王則尊不當自作主人也或如燕禮使宰夫或如祼禮使大宗伯然疏云燕禮使宰夫爲主人若天子則使膳夫爲獻主皆是飲食之官代君酌臣則爲王代作主人者膳夫也今作是題者宜于此處辨剖則主人二字始有著落不則幾疑王者作主人矣

房中亦行旅酬無算爵說

雜說特牲饋食記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內賓之長取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徧宗婦之姒亦取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徧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

禘祫酌說

禘祫之禮或拘年分之久遠或拘月分之後先或謂禘大祫小或謂祫大禘小或又謂禘祫一祭而二名數千年來

說無定論矣自林氏駁鄭爲不識春秋而紛紛之說不攻而自破可稱明晳說見禘然究未嘗言禘之爲禘祫之爲祫則禘祫不明考制者不無遺憾惟劉氏云喪除朝享是謂祫祭而禘祭則至明年乃行之蓋祫先禘後無疑矣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禘此禘祫之年也禘以四月則春夏之交生長之[illegible]故祭其所自生祫以十月則秋冬之交成熟之際故反其所由本此禘祫之月也禘用四齊三酒祫用五齊四酒則酒有多少之不同或者乃以酒之多少爲祭之大小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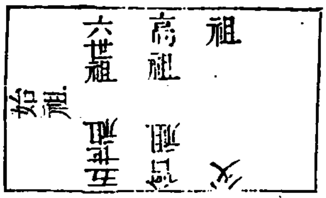
知宗廟九獻而郊祀七獻謂廟大於郊乎禘用四代之樂祫用六代之樂則樂有多少之不同或者乃以樂之大小爲祭之尊卑殊不知方澤八變而圜丘六變謂地尊於天乎蓋嘗究而言之不可强知者先王之禮文不可不知者先王之禮意不可致辨者諸儒之妄說不可不辨者諸儒之疑詞仁孝誠敬霜露悽愴旣祭始祖而又推之以祭於始祖之父廟旣祭親廟而又推之以及於已祧之廟此先王禘祫之禮意也齊醴之數樂舞之用虎蜼犧象之隆殺羽籥干戈之煩簡此先王禘祫之禮文也禘感生赤帝之

說幾同於淫巫瞽史禘合祀毀廟之說幾同於欺世侮聖此則諸儒之妄說也小大之辨人自爲說而不能一先後之論代自爲制而不能同此則諸儒之疑詞也其說頗覺乎穩然論辨雖善鮮所折衷矣以定一王之大法且於大祫宗三年之文而大祫之名何以不載於禮經禘祭宗五年之文而禘祭之期何以難稽於三傳劉氏均未嘗辨及豈二年喪畢一祫明年一禘五年一祫八年一祫又一禘耶夫禘祫異年猶易行也至舉禘祫同行於一年之中其禮文不亦繁重乎曾記石邑皐門張氏所著所見錄曰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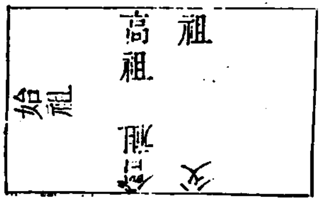
禘之說千古聚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大禘也於時祭亦有礿祫禘祫嘗祫烝祇是合祭之說別無祫祭之名公羊傳文二年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乃有大祫之名鄭康成據禮緯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有三年五年之別又謂祫合已毀未毀之主禘不及親廟之主祫大於禘王肅張融孔晁輩謂祫合祭羣祖禘祭始祖所自出禘大於祫皆確分禘祫爲兩祭春秋孔穎達疏曰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並禘祫爲一事通典謂天子諸侯三年喪畢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論亦本於鄭氏說者謂鄭氏因春秋僖八年禘意僖三年必當有禘文二年大祫意僖二年亦必有祫故曰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以爲三年五年張本因又曰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其實皆無根據後儒以其說推之究說不來以致後代不能講禮而大禮隨廢元儒主於孔疏祫即是禘一祭而二名今毛西河主於三年喪畢祫即吉禘之謂敏謂禮經既

無明文諸儒說又不可通管以事理揆之西河說誠當國家三年喪畢故君升祔遠廟當遷新君遍謁列祖烏得不大合而祭告之公羊此傳爲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也正是升祔之祭國家必有此大祫一祭烏可混爲禘也大祫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乃指大禘繼此爲五年禘則踵行祫不可踵行烏可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乎此義得則三年五年之說明禘祫之大小不必辨大祫名不載於禮經皆可通矣升祔之祫祭春秋又曰吉禘於莊公何也繼喪畢言故曰吉初主入廟重在審諦昭穆必合毀廟存廟之主而皆審諦之故曰禘緣此祭無定名曰祫曰禘皆可杜氏註左傳謂禘爲三年大祭名實誤於此是又以禘混於祫者也然則一問再問實爲儒者之泥詞酒少酒多尤屬經生之妄議禘祫之論紛如自有見門之論可無疑於其禮矣至並大祫之名不載禮經一經駁論都堪釋悟更有功於祭義

天子時祫圖



諸侯時祫圖



春犆者物未備各祭于其廟而止夏物稍成秋大成冬畢成故祫祫者凡未毀之主咸入始祖廟而祭之

時祭說

天有四時則王有四時之祭春各祭於其廟夏秋冬則祫于始祖廟周禮所謂間祀也古今釋疑曰祭統凡祭有四時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康成註云此夏殷之禮也周禮改爲春祠夏礿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楚茨之詩

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言醉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於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及於已毀廟之主禮記周旅酬六尸又曰祫於太廟祝迎四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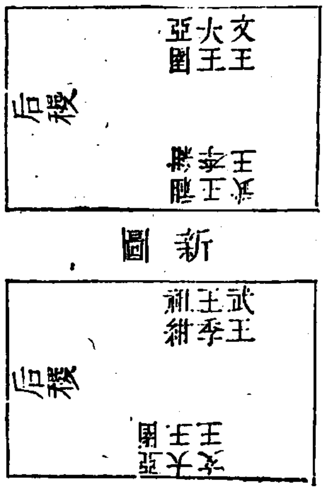
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則與享惟冬祭也
時祫之禮與大祫畧同所不同者羣祧不祭方物不備彝尊各別所用齊酒止二齊三酒九獻之後不徧作六代之樂惟用大武而已凡合祭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分祭於各廟惟有本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與祭此外不與司尊彝醴齊縮酌盎齊涚酌註泛從醴緹沈從盎然則時祫二齊其醴與盎乎

諸侯有時祫無大祫大夫雖有太廟而主不藏于夾室僅設高曾兩虛位而已蓋大夫三廟不當虛藏其主故遷卽埋之葬所適士無太廟但於祖廟設高祖虛位而曾祖亦立虛位于旁若官師則祖亦虛位無主矣
集說時祭之期經傳不同周禮大司馬獻禽以享礿獻禽以享烝則仲夏仲冬也此仲月之証也祭統孔悝之鼎銘稱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計其時爲孟夏左傳稱閉蟄而烝計其時爲孟冬此孟月之証也孔安國洛誥傳以爲當用仲月鄭康成王制註以爲當用孟月孔頴達左傳疏則爲之調停云四時之祭自孟月中氣以後仲月中氣以前皆可用後世時祭公家用孟私家用仲祭器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春禘而王制夏曰禘明堂位六月禘何也又禘饗有樂而食嘗無樂甚無理詩魯頌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商頌那之詩多言樂亂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是嘗亦有樂也周禮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論語四飯皆具樂官是食亦有樂也記言不必盡合鄭氏改禘爲禴亦鑿

成王時時祫位次圖

舊圖

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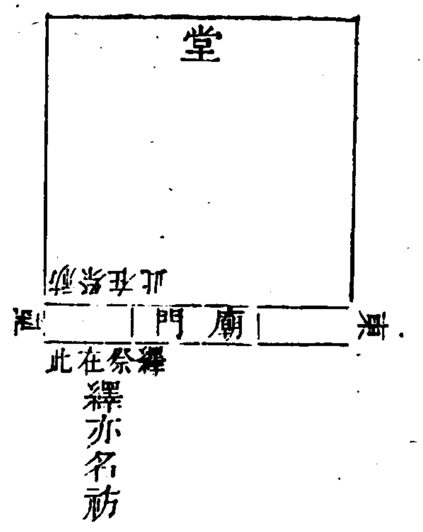
成王時時祫位次說

始祖百世不遷武王崩則祔昭前廟王季遷昭中廟祖紺遷昭北廟高圉祧藏其主於太廟夾室如此則武王不反居文王之左祖紺不反居亞圉之左王季不反祏太王之左乎不知廟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七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則武王雖近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會之東也與奚以明其然也廟可易而廟之昭穆不可易昭穆既不可易何獨于時祭而易之今從不易之中求曲全之道則有所甚難意當日在本廟則昭穆兩兩相對在太廟則不必兩兩相對只將三昭主退一位便無礙此非若近日設神龕於一堂有一定不可移之位不能進退於其間也且夫大祫並祭毀廟之主當武王時曰不窋曰鞠陶曰公劉曰慶節

曰皇僕曰差弗曰毀隃曰公非共八主其數偶自是為六廟主其數亦偶至成王祔武王於昭昭均前進一位必序尊卑之次則武王列北牖之左而祫未見昭穆兩兩相對也既不相對亦無礙則何妨於時祫之時退下一位而令武王奇也武王奇則子不僭父於理最協今謂時祭昭穆可以互易是亂昭穆也探其大旨大抵因六廟不能偶列故有斯須之變君子之學無斯須而謂可斯須變耶拘偶列之見而未究大祫在成王時武王已奇是失考也蓋昭穆為百世不易之名而退位為一時權宜之法行於時祫

而實本於大祫則心安理得而義亦不至紛更矣

祊祭圖



祊祭說

祊祭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如詩言祝祭於祊此正祭也其祊位於門內之西室禮言設祭於堂爲祊於外此繹祭也其祊位於門外之西堂皆所以求神也楚茨註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內待賓客之處朱公遷曰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處然曰於彼乎於此乎則祭無定處矣至繹祭則在門外記以祊於東方爲失則在門外西方無疑

周曰繹商曰肜商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繹祭之時也周

詩鳧鷖繹而賓尸之樂皆祊祭之據

附禽獻圖

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	夏行腒鱐膳膏臊犬脂	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脂	冬行鱻羽膳膏羶羊脂

羔豚食春草而肥食之爲其太盛牛屬司徒土也春土死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腒鱐暵熱而乾食之爲其大盛犬屬司寇金也夏金死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犢麛食草食而肥食之爲其大盛雞屬宗伯木也秋木死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鱻羽者冬魚性定雁又新來食之爲其太盛羊屬司馬火也冬火死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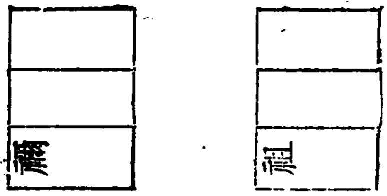
以禽獻註時食說

禽獻天官庖人之職爲凡用禽獸者言之不專指祭祀也朱子以祭祀亦當用之故註時食曰如某某之類

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之月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一歲八次

薦食而不及羔豚等物何也蓋月令所言謂之薦新羔豚等物乃四時嘗膳謂之時食

朔祭圖



朔祭告廟未詳告何廟可祀于明堂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豈于廟亦僅告祖禰耶

朔祭說

朔祭者於每月之朔祭之故祭法有皆月祭之文周禮曰告朔春秋曰視朔禮記曰聽朔告朔者使有司讀祝以告之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聽朔者聽治一月之政令所從言之異耳然始告之繼視之終聽之禮之序實寓于此今詳考之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所以受之於天也孟春之月上辛天子於南郊總受於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禮謂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是也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政藏於祖廟月取

一致行之禮謂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所以受之於祖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則諸侯亦告於帝及神配以祖禰可知矣其日又有祭於宗廟之禮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亦一禮而三名也諸侯奉王朔而告廟禮最重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致意深焉

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端當冕字之誤所以知者冕服尊於皮弁元端卑於朝服諸侯皮弁聽朔則天子不得用元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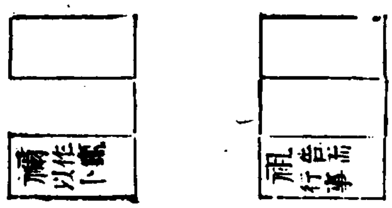
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閏月聽朔之據也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棄時政矣自是文公四不視朔

僖公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禮也此謂朔日值冬至非視朔之禮也

吉月朝服說

告朔宜服皮弁論語吉月朝君非隨君告朔也自應用緇衣孔子曰朝服以朝卒朔然後服之謂卒聽朔之禮非謂卒月之一日也或曰朝服皮弁服也是得既不視朔子猶服視朔之服以激君其何得爲人臣之禮哉

卜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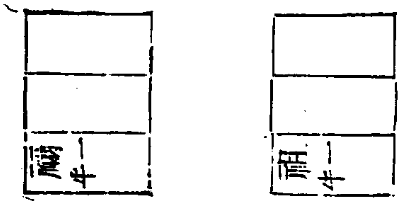


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卜郊說

特牲曰卜郊而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大饗祭帝於郊不問卜日月素定然則所謂卜郊者乃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之類非卜日也註雖有常日猶須審愼未足據也

巡狩歸格祖禰圖



巡狩歸格祖禰說

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及其反也又告廟用特王制巡狩之禮歸格於祖禰用特是也然據舜典則歸格於藝祖註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曰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曾子問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則歸格祖禰者遍告五廟無疑矣又天子出征造於禰諸侯出征亦造於禰晉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是也又大會同太祝造于廟反行舍奠

祭法七祀圖

鄭以此爲周制

司命	中霤	國門	國行	泰厲 帝王無後者	戶	竈
司命	中霤	諸侯國門	國行	公厲 諸侯無後者		
		大夫門				行
族厲 大夫無後者						

適士 門 行

庶士 庶人 或戶或竈

鄭釋王制之五祀用此

七祀說

五祀爲王侯以下之達禮其文見儀禮士喪禮篇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及曲禮王制月令與凡散見經傳者不一皆無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者其所言五祀則中霤門行戶竈而已今所稱先儒多疑漢記之誤而鄭反以傳疑經於儀禮士禱於五祀則以爲孝子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爲殷禮於王制大夫祭五祀則又以爲有地之大夫盡皆本此以爲之詞實不自知其說之相矛盾也豈其未審之各經傳與本章義

左傳家語五祀圖

此五行之官鄭以爲商制

重 爲句芒

該 爲蓐收

修 熙 爲元冥 以上少昊氏之四叔

黎 爲祝融 顓頊氏之子

句龍 爲后土 共工氏之子

鄭釋大宗伯之五祀用此及釋小祝之五祀又用月令

月令五祀圖

戶 竈 中霤 門 行

白虎通五祀圖

門　井　戶　竈　中霤

劉昭范甯高堂隆之徒宗之

五祀說

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氏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

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旣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旣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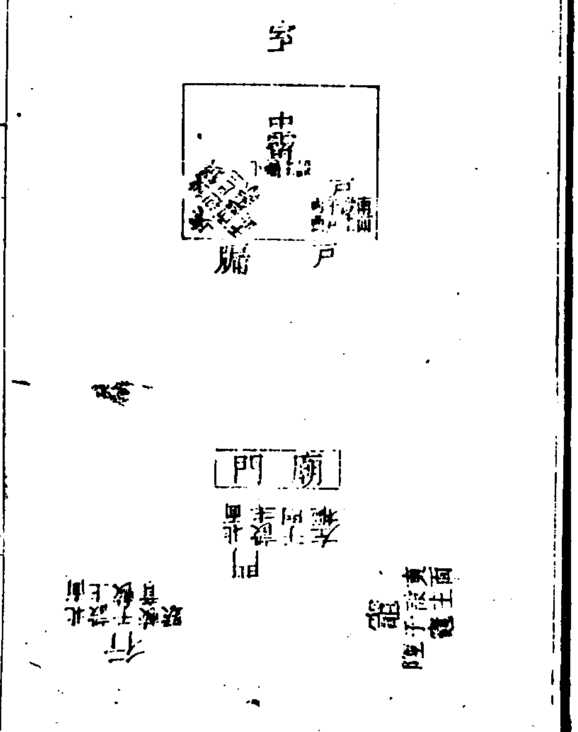
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春月祀戶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而祭之之既徹更設饌迎尸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夏月祀竈夏陰氣盛熱在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東面設主於竈陘而祭之既徹更設饌迎尸於奧如祀戶之禮中央土其祀中霤主主中央而神在室祭則設主於牖下亦如祀竈之禮秋月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則北面設主於門左樞如祀中霤之禮冬月

祀行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之外為軷祭則北面設主於軷如祀門之禮軷音跋道祭也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此祀五祀之禮也今陳氏本白虎通以井易行而祀於水旺之月尤切時令覺祀行為從辟除之類為非又考大宗伯注亦以井易行然則謂祀五祀為戶竈中霤門井其說審矣楊氏以為行即是井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然意主八家恐難通於大夫以上也其牲天子諸侯特牛大夫特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井以魚

知行在廟門外者以聘禮將行之曰朝服釋幣于禰告君然後釋幣于行也

祭五祀于廟圖



祭五祀於廟說

康成注月令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及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又云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蓋康成解經於制度不合處則以爲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爲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或曰二說之中以宮中之義爲優蓋此五祀者皆生人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卽宮中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考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愚謂祭五祀不得謂祭他鬼神鄭氏因泰厲係他鬼神故云祭七祀於宮中豈知七祀爲後世事非周制乎有周惟祀五祀其注月令之說信矣若門戶中霤廟皆有之詩云執爨踖踖特牲饋食禮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則竈亦有之朱子謂行爲堂塗卽階下兩條路則行亦有之卽以井易行廟中所資於水者不乏匽區明水諒不足以供烹飪安見五祀當祀於宮不當祀於廟也陳氏謂臘先祖五祀同時卽祭五祀於廟確據又論語朝服而立於阼階註恐驚先祖五祀之神則先祖五祀在一處

祭以大夫之禮圖

見少牢饋食禮

牲用少牢陳五鼎

羊鼎	豕鼎	魚鼎	腊鼎	膚鼎
羊右胖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皆二骨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豕十一體加離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魚用鮒十有五而鼎	腊用麋一純而鼎	膚九實于一鼎

祭以士之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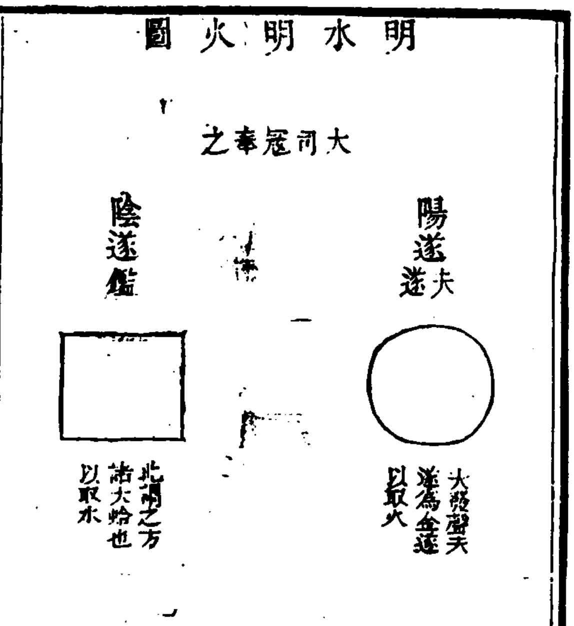
見特牲饋食禮

牲用豕陳三鼎

豕鼎	魚鼎	腊鼎
豕右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三爲一鼎	魚十有五爲一鼎	腊若獸之載者也用兆爲一鼎

祭以大夫祭以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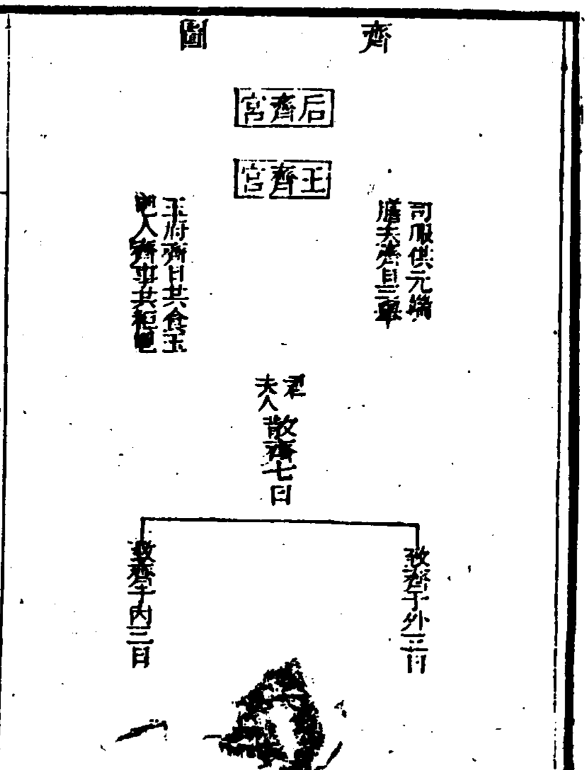
辨正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祭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祭以士祭以大夫乃吉祭非喪祭也此可補義疏之闕



先儒謂晴取火于金燧陰取火于木燧陳氏曰金燧特施于晹冬之時凡取火皆木燧豈有問於陰晴耶

明水明火說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先王於天地祖宗社稷之祭取火于日取水于月蓋欲得天地陰陽至精之氣以將其誠致其潔也明齍以明水爲粢盛也明燭以明火爇燭也明水以明水爲元酒也



齊說

禮器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祭統君子將祭乃齊齊之爲言齊也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玉藻元冠丹組纓此言諸侯之齊也玉藻縞結佩而爵韠縞屈也結之使無聲此言諸侯大夫之齊也玉藻元冠綦組纓此言士之齊也曲禮齊者不樂不弔此言凡承祭者之齊也王者將祭養身之具不可不備也齊日三舉齊其食玉食玉又鹽人膳周公所以使職掌于天官也此則天子之齊矣孔

齋盥以待戒令

司服齋服有元端論語齋必有明衣致潔也而王之齋事

鬯人又供其秬鬯註給淬浴王氏曰鬯以浴所以致其香

潔夫王內有潔淨香馨之德足以感通乎神明而外又資

於物之潔淨馨香者以助其氣體之養此內外所以兩備

焉元端明衣猶此意也

變食說

辨正朱竹垞曰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考之古不爾

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

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

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

齊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

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齊必嚴

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

量則齊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不

足據蓋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薹椿韭蒜葱之屬其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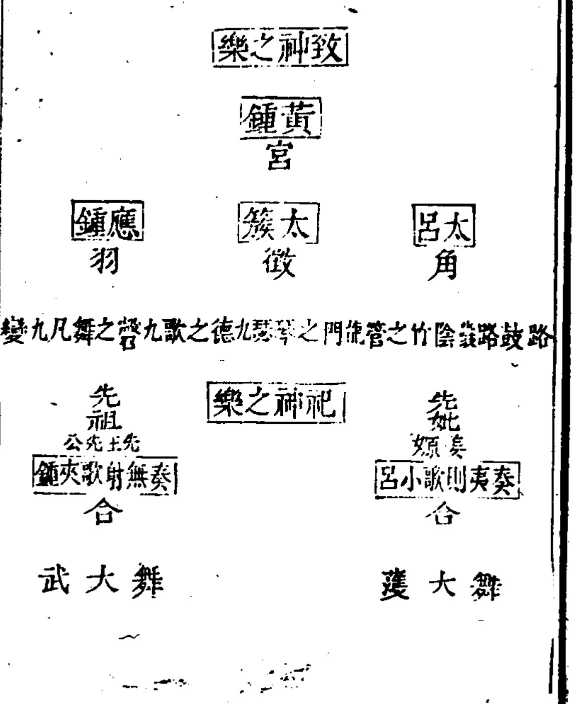
潔故不茹之原非不食肉之謂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則齊

宮乃淳濯饗醴注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饗醴乃行是齊亦非不飲

酒朱子此註雖引莊子文而于家禮則云食肉不得茹葷

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也

宗廟樂圖



宗廟樂說

致人鬼之樂大司樂掌之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註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至於祀樂祭先妣夷則小呂爲巳申之合祭先祖無射夾鍾爲卯戌之合也

鄭氏不知黃鍾爲宮爲致人鬼之樂而曰郊之禘以稷配圜丘之禘以嚳配此爲祭天圜丘以嚳配之樂也其說謬甚揚信齋鬭之家語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先聖有明徵矣

十二律圖

陽聲 律六

黃鍾子
大簇寅
姑洗辰
無射戌
大呂丑
夾鍾卯

陰聲 呂六

林鍾未
南呂酉
應鍾亥

五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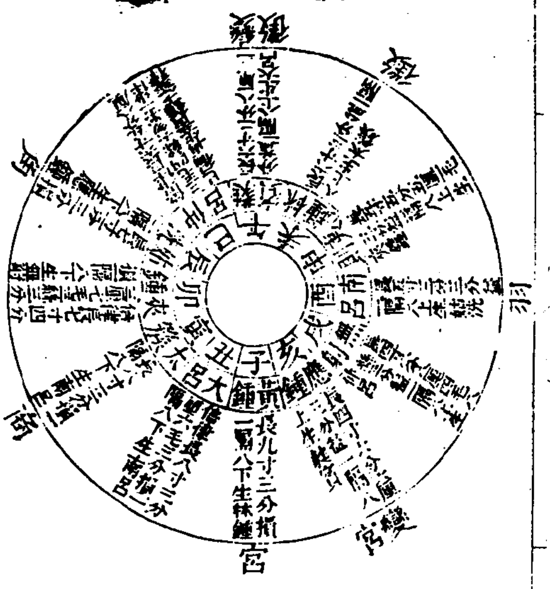
宮	其行土 其象君	其數八十一○	其聲極長極下極濁
商	其行金 其象臣	其數七十二○	其聲次長次下次濁
角	其行木 其象民	其數六十四○	其聲長短高下清濁之間
徵	其行火 其象事	其數五十四○	其聲次短次高次清
羽	其行水 其象物	其數四十八○	其聲極短極高極清

五音三分損益圖

宮	徵	商	羽	角
八十一	五十四	七十二	四十八	六十四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十六 十六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損一分得五十四分爲徵	益一分得七十二分爲商	損一分得四十八分爲羽	益一分得六十四分爲角	外零一數不用不和不和則不成音止於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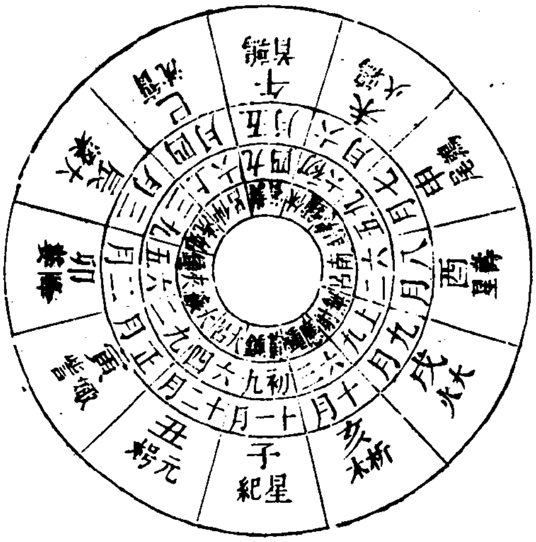
比五音相生三分損益之法去角之零數而三分損一得四十二爲變宮一三分益一得五十五音二變之六爲變徵而法全

律呂相生圖



律所生爲夫妻初九生初六也呂所生爲母子初六生九二也子午巳東爲上生子午以西爲下生

辰建交錯圖



辰順建逆辰與建交錯貿處是其合也

樂制說

葛天八闋伏羲扶來神農下謀少昊大淵顓頊六莖帝嚳六英尚巳黃帝作咸池堯作大章舜作箾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大武謂之六代之樂至象箾南籥則武王象文王之功而作者也樂有樂之用郊祀上帝及大祫之禮六代之樂並奏四時常祭及五時迎氣止奏當代之樂是也樂有樂之章享后稷歌思文享先王歌天作享文王歌清廟享武王歌執競若三百篇大例頌用於郊廟大雅用於王朝小雅通於侯國二南用於鄉二南為鄉樂鄉人習禮所用又謂之房中之樂君夫人房中所用其差等則天子房中用周南諸侯房中用召南也然穆叔謂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是頌不獨用於郊廟也又謂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大雅不獨用於王朝也燕禮及鄉飲酒皆小雅與二南並用是二南不獨用於鄉小雅不獨用於朝也又有上取下就之義蓋大夫用鄉樂諸侯用小雅天子用大雅與頌此其正也若夫天子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享諸侯亦然此所謂上取者也諸侯燕羣臣及聘賓歌鹿鳴合鄉樂天子燕羣臣及聘賓亦然此所謂下就者也樂有樂之器玉磬琴瑟在堂

上餘皆在堂下而玉磬為最尊惟天子用之諸侯不得用朱干玉戚亦然樂有樂之舞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師教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而其行列則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衆仲所言是也樂有樂之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也

律呂說

蔡氏律呂新書朱子亟稱之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

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今不能盡述第舉其條緒及成說之可知者如角數六十有四三分之則有奇零不可行此五聲之所以窮於角也仲呂六寸有六分若三分益一而上生不成黃鍾之數此十二律之所以窮於仲呂也凡陰陽相生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而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何也蓋大呂夾鍾仲呂三者當用倍律生大呂者爲蕤賓生夾鍾者爲夷則生仲呂者爲無射以短生長安得不謂之上生若大呂夾鍾仲呂以長生短安得不謂之下生此陽之所以反上生陰之所以反下生也（陽反上生陰反下生者總因三倍律之故必如此方與天地之氣相應此鄭氏所以重上生法也）禮運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似旋相爲宮之義不出十二律而自林鍾以下則有半聲自蕤賓以下則有變律何也蓋十二律中惟黃鍾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以下則正律有不

役者矣自蕤賓以下則半聲有不得合者矣此林鍾以下所以有半聲蕤賓以下所以有變律也旋宮之中變聲變律互用而變聲不自爲調變律不自爲宮何也蓋變宮在羽宮之間謂之和變徵在角徵之間謂之謬二者非正聲烏得自爲調變律因仲呂再生而設其長比前律稍減其聲比前律稍高六者非正律烏得自爲宮此變聲之所以不自爲調變律之所以不自爲宮也陰陽之理陽生於子至於亥而窮上返下陰生於午至於巳而窮上返下而律始於子迄於巳至巳而往不復返何也蓋樂由陽來者也黃鍾爲陽之首律之本其下十一律不過寫黃鍾之蘊而已矣由子迄巳而黃鍾之變化已備無復返之理也所謂紀陽不紀陰也（律呂至巳往而不返者即所謂窮于仲呂也但一則論其數一則論其理）律呂紀陽不紀陰而六十調內必陰陽合而調成何也夫陰陽之對待自然之理也律雖紀陽不紀陰而究乎六十調之全其實宮商角三十六爲陽徵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分陰陽也凡此皆律呂之大畧古人之成說也

一 朱子鍾律篇說

朱子鍾律篇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

於嶰谿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寔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

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觔三十觔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

定黃鍾說

蔡氏曰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長短之間每差半分為一管兼度其徑圍之數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齊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皆取衷而度量衡皆受法矣

卿大夫士不備聲樂說

卿大夫士無聲樂乎曰不然也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非聲樂乎又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諸侯以四耦

射二侯樂以貍首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然則卿大夫士備聲樂乎曰此亦未考之春官矣春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註宮縣四面縣也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則或於東方或於階前縣一面而已蓋古王者重貴賤之等慎名器之假卿大夫士雖有聲樂不能皆具如此

徹樂說

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岳崩大傀異烖諸侯崩令去樂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昔襄公八年大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晉知悼子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師曠李調侍杜蕢自外至酌曰曠飲斯調飲斯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爲子卯也大矣不以詔而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然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散齊則是事之漸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後漢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齊將三百日至無復用樂之時是以禮廢而樂崩也

樂歌說

馬氏曰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竊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爲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

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晉荀偃曰歌詩必類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

雜樂說

鍾師掌九夏則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鰲夏也鞮鞻掌四樂則四方之樂也磬師掌縵樂則雜曲

合樂也笙師掌龢樂卽陔夏也鎛師掌愷樂則軍旅之樂也旄人掌散樂則野人之樂也

雝詩說

序雝禘太祖也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又祭法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

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此詩但爲武王吉禘文王之詩而鄭又爲祭畢而徹俎之說今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諸侯始來助祭也又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言方薦牲陳祀之事若此篇果爲徹祭而作篇內乃以方祭言之何其詞之不稱乎論語三家者以雝徹夫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以詩義考之不惟於三家者之堂無取并徹祭亦無取蓋三家歌雝不辨其意至於干犯名分無所顧忌以大夫而僭天子之樂夫子但責其僭竊之罪其他則畧而不言所以權其義之輕重耳鄭氏惟誤解論語遂附會其說朱子集傳亦宗之又取其說註是詩似未可爲定論也然則詩何爲而作也淸廟三詩烝祭文王者也天作祔祭文王者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者也雝吉禘文王者也竹書吉禘於先王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歸祀皆吉禘也其稱文王曰大祖者猶南仲爲文王武臣後人稱之曰南仲大祖也孔氏曰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養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又漢章帝建初七年詔引肅雝之臣辟公之相太子賢釋之曰詩大雅有來雝雝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雖爲賢之不審抑豈齊魯韓三家以頌爲雅耶

關雎之亂說

辨正以詩言則風卑於雅故鄭氏有進取下逑之說以樂言則惟合樂之時歌瑟笙磬一齊俱作聲音至此始

經義圖說卷四下終

經義圖說卷五目錄上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五上

旋相爲宫圖說
九夏圖說
樂師六舞圖說
分舞樂圖說
八佾樂舞圖說
樂舞圖說

覲諸侯圖說二
依圖說
策命圖說
諸侯覲王圖說據鄭卽遇禮
諸侯聘王圖說
諸侯頫王圖說
王饗禮圖說
兩君相見大饗圖說
反坫圖說
諸侯聘禮執圭圖說
諸侯聘禮享禮圖說
諸侯聘禮私覿圖說
公食聘大夫圖說
公食聘大夫陳饌圖說
趨進圖說

旋相爲宮圖

次順數爲十二律相生之序逆數則爲六十調提綱之序外層綱目則相生法

旋相爲宮圖

依前圖加變宮變徵

宮下生徵上生商下生羽上生角下生變宮上生變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宮
黃正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正	夷正	夾正	無正	中正
林正	太半	南正	姑半	應正	蕤半	大半	夷正	夾半	無正	中半	黃變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半	夷正	夾正	無正	中正	黃變	林變
南正	姑半	應正	蕤半	大半	夷半	夾半	無正	中半	黃變	林變	太變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半	夷正	夾半	無正	中正	黃變	林變	太變	南變
應正	蕤半	大半	夷半	夾半	無半	中半	黃變	林變	太變	南變	姑變
蕤正	大半	夷正	夾半	無正	中半	黃變	林變	太變	南變	姑變	應變

五音各具七聲合十二曲共四百二十聲

外徵商羽角四宮亦依此譜之

旋相爲宮圖

古者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是爲七聲十二律各當一辰以五聲配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於是有旋相爲宮之法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餘諸律各以類從各具五聲合十二宮凡六十聲加變宮變徵則爲八十四聲此十二調旋相爲宮之法也以十二調配十二曲每五調而爲一曲其配之之法六陰倒衝（所謂陰可易而陽不可易也）如黃鍾爲宮則仲呂爲徵無射爲商夾鍾爲羽夷則爲角五調各具七聲合十二曲

凡六十調共四百二十聲此六十調旋相爲宮之法也五聲之中臣不得過君民不得過臣事不得過民物不得過事但十二律長短不同當其交互相配有不合於損益之序者則君臣民事物將至於奪倫故爲十二子律以通之十二調中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所取五聲二變其節皆和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取前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爲六變律及變半律以濟之律自黃鍾爲九寸至應鍾爲四寸七分皆以次遞降惟大呂夾鍾仲呂介乎前三陽之間而按序下生則太短太短則候氣而氣

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用三倍律以當之詳見前

九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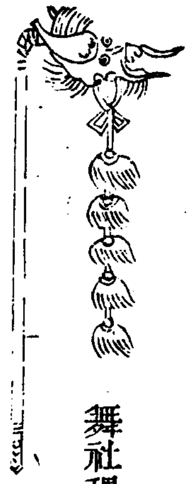
王出入	奏王夏
尸出入	奏肆夏
牲出入	奏昭夏
四方賓來	奏納夏
臣有功	奏章夏
夫人祭	奏齊夏
族人待	奏族夏
客祭而出	奏祴夏祴一作陔
公出入	奏驁夏

九夏說

九夏者王夏惟天子得奏其肆夏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奏肆夏則僭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明不合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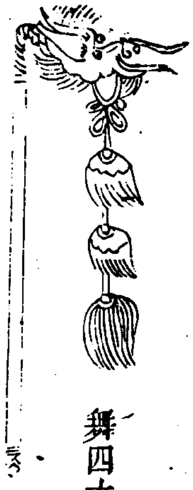
九夏有聲無辭非可求於三百篇中也注疏以雅頌諸篇強配之誤矣

帗舞



舞社稷之祭祀

羽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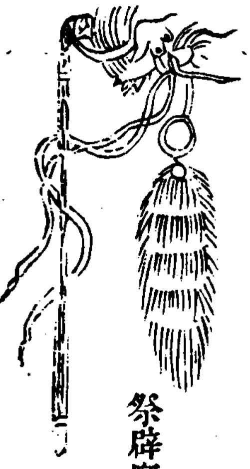


舞四方之祭祀

皇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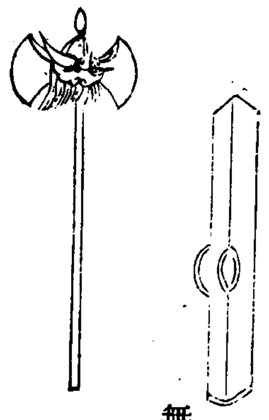
舞旱暵之事

旄舞



祭辟廱則舞之

干舞



舞山川之祭祀

人舞

祭宗廟則舞之

六舞說

帗舞者折五采繒爲之羽舞者用翟羽爲儀所謂右手秉翟也皇舞以羽冒頭五采類鳳旄舞者葛天氏三人操旄牛之尾而歌八闋此則執旄牛尾以指揮也干者自衞之兵自天子達於童子莫不執是舞之所以象武備也漢舞先武德後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也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國語官師奉文犀之渠以爲盾雖有櫓干伐渠之異名其爲盾

一也猶揚鉞戚戕劉之皆斧也盾背曰瓦左傳中其盾瓦
其瓦設錫記朱干設錫是也人舞者徒手舞之無所執也
馬氏曰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以愚觀之雲門以
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
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舞之外
別有所謂大舞也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絲誦
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於書立於禮成
於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

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仁義智禮樂之實
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曰詩言志歌永言而終於舞動
容春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舞之
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樂之後此舞所以爲
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
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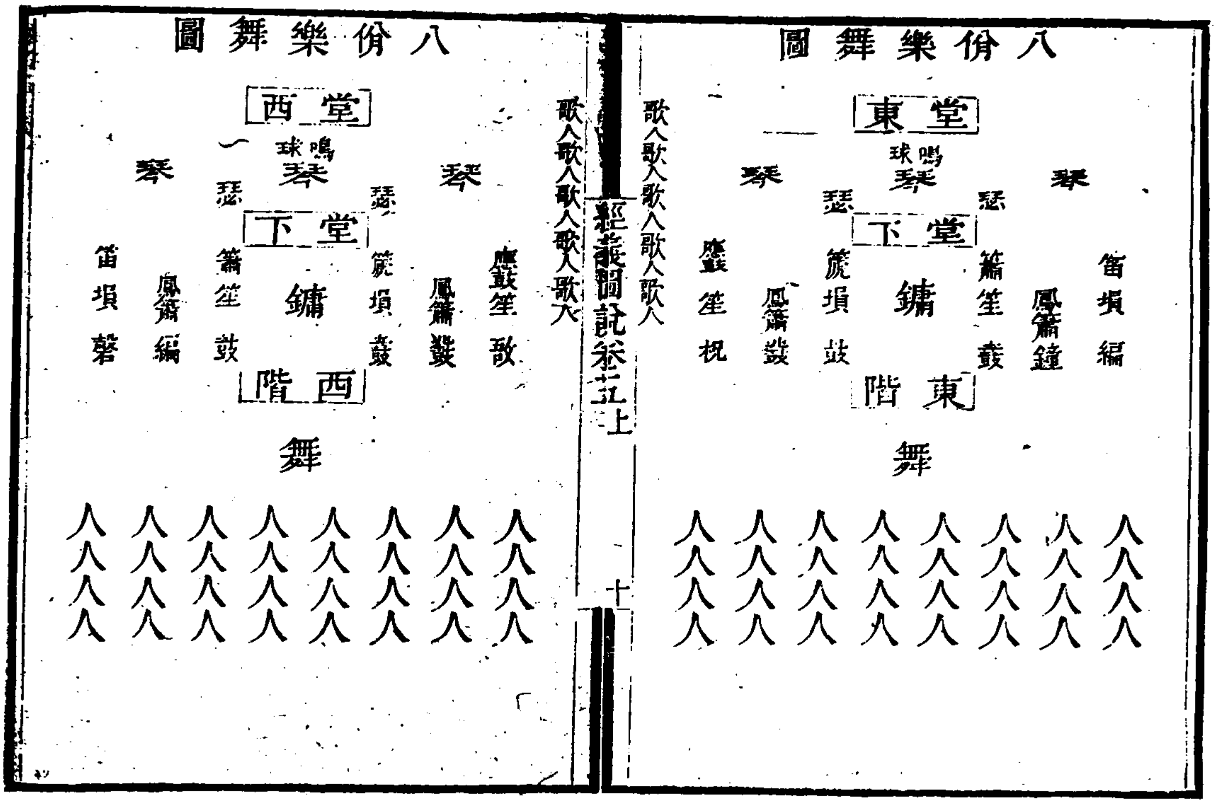
分舞樂圖

祀天神	奏黃鍾歌大呂合	舞雲門
祭地示	奏太簇歌應鍾合	舞咸池
祀四望	奏姑洗歌南呂合	舞大磬
祭山川	奏蕤賓歌函鍾合	舞大夏
享先妣	奏夷則歌小呂合	舞大濩
享先祖	奏無射歌夾鍾合	舞大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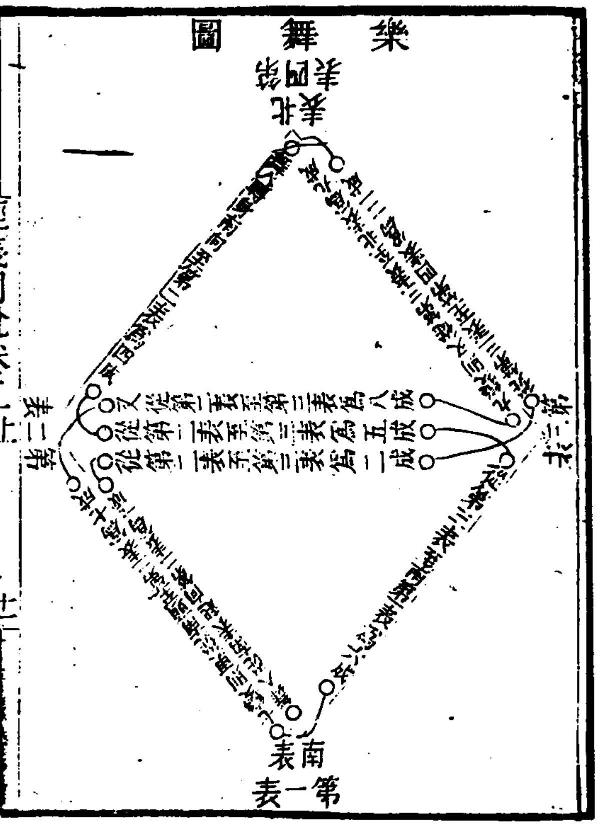
分舞樂說

分用六代之樂以功德厚薄爲先後之序也奏者播之於
器也歌者咏之於聲也舞者動之於容也黃鍾屬子大呂
屬丑子與丑合也太簇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也姑洗
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也蕤賓屬午函鍾即林鍾屬未
午與未合也夷則屬申小呂即仲呂屬巳巳與申合也先
妣姜嫄后稷之母也無射屬戌夾鍾屬卯卯與戌合也先
祖先王先公也
白虎通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于上

德而下功


八佾樂舞圖
西堂
鳴球
琴
瑟
下堂
鏞
西階
舞
歌人歌人歌人歌人歌人
八佾樂舞圖
東堂
鳴球
琴
瑟
下堂
鏞
東階
舞
歌人歌人歌人歌人

樂舞圖



大舞說

樂記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成者曲之一終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於南象克商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四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爲天子矣

樂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位爲七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位至北頭第四位爲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

八佾說

一三五七九陽數也二四六八十陰數也佾不用奇而用偶致陰也樂以陽來佾由陰應故公羊傳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是用四人也八佾六佾四佾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以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三公二王後之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

琴瑟而已然則季氏大夫也祭止宜琴瑟而用八佾不惟僭公侯而且僭天子蔑禮甚矣故夫子譏之

又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注萬舞也用八六十四人用六三十六人用四十六人用二四人說與公羊互異但由降殺以兩之例推之自宜以左氏為正

士二佾豈復成樂劉原父曰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舞之儀今考特牲士禮也少牢非士禮乃卿大夫祭於廟者豈亦有佾無舞耶佾則無不舞之理有較然者

韎師舞韎樂說附

公羊注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舞四裔之樂大德廣及之也　王氏曰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裔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屨韎赤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師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舞者十六人也

十有三年舞勺說附

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陳氏樂書曰勺水爲汋勺酒爲酌是勺者有挹而損之之道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則大舞也

於鑠王師一章大武之再成也其詩名酌十三舞勺謂止舞六成之一耳

萬舞說附

雜說舞之名有萬先儒之論殊焉率皆誤於公羊之說耳宣之八年春秋書猶繹萬入去籥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

籥者何籥舞也鄭氏宗之其箋公庭萬舞則爲干舞註司干則爲萬舞是直以萬爲干矣易氏亦曰成周樂舞之制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舞兩階兼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萬舞及乎籥翟非與林氏之註籥入而卒者同宗乎公羊哉不知萬者舞之總名耳杜預註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則曰萬舞也胡傳萬入去籥亦曰萬舞也雖非明言干與籥之所合亦未以萬專屬於干至毛氏詩傳則曰干羽爲萬舞乃萬無干羽矣是故呂祖謙論之曰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

籥舞者文舞之別名萬入去籥乃文武二舞俱入復於二舞中去其吹籥者也簡兮之詩曰公庭萬舞又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左傳云將萬焉公問羽數帥萬兼干羽之明証焉若必以萬爲干羽豈婦人之廟專用武舞哉宜朱子註詩之宗呂說也今讀春秋傳說錄公羊之文而删干舞籥舞之法誠恐公羊之誤致疑於後世乎

親諸侯圖

大行人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此四者王使臣于四方諸侯之禮也

親諸侯圖

大行人

春朝而圖天下之事
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此六事以王見諸侯爲文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此二事以王見諸侯之臣使者來爲文也

親諸侯說

大行人言王者使臣於四方諸侯之禮有四一曰間問二曰歸脤三曰賀慶四曰致禬至諸侯之親天子也則其禮有八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此諸侯之入見天子也時聘殷頫則諸侯不親來而使公卿以待王結其好而除其慝也凡此八者皆行於廟惟燕與射在朝若饗食諸禮仍行於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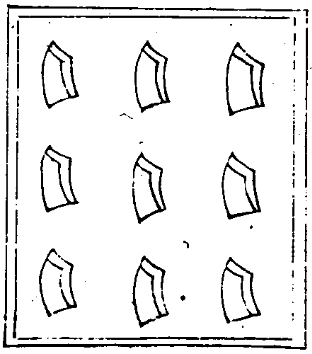
天子待諸侯及孤卿以下禮數說

薛氏云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至國則致飧者客始至致小禮也飧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粱稻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葅醢也有鉶羮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也朝訖致饔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

醯公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也有車米眡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眡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也殷膳大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眡飧牽故大夫之積亦眡飧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爲介之禮同等也

一作扆其繡斧用黑白二色爲文故一名斧依依高八尺當戶牖之間
觀後路門至燕朝諸圖即知戶牖處凡燕寢廟堂燕設

依圖



畫斧于上取其威斷不施柄以示神武不殺之意

依說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孔疏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如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鄭注依如綈素屏風有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郭注曰窗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扆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以對諸侯也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於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又尚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在燕朝此非常之舉不輕設者也然必王者生存之日於此設扆故設之鄭注三禮云燕寢朝廟之制同其明徵也汲冢周書明堂解乃朝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則明堂之中亦有斧依矣又春官司几筵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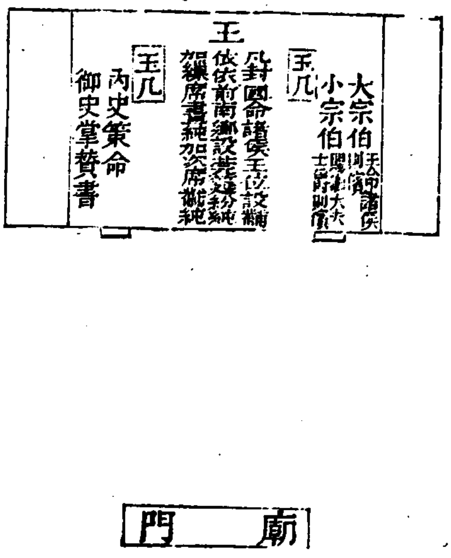
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益扆當戶牖之間隨地皆有戶牖故隨地皆可設扆其命名之意原以隨所依者而稱之也此圖彙祖廟內舉其重也至天子別有所適即設別處此燕寢廟堂之中所以皆有此制也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扆南面以佐食而南面於此則士亦有依矣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而曲禮當依明堂位負斧皆無設几之文設几者俾有所

憑所以優至尊也

六服以黼爲後終之以斷也周尋莫重於莞席而莞席黼純周禮莫重於次席而次席黼純不獨此也王南鄉位設黼依身衣黼黼前設黼純是無時無地不以當斷不斷者爲戒也　又冪人凡王巾皆黼

策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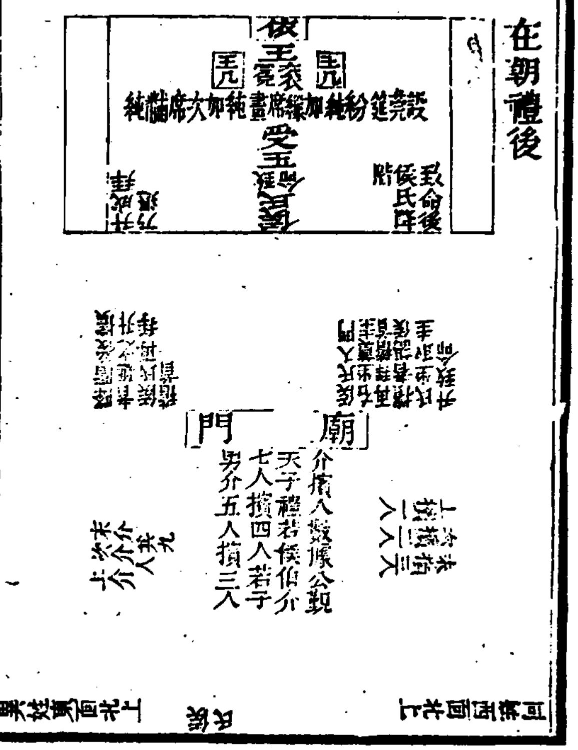


策命說

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也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盡故曰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祭統所云是也策命卽誥文也御史掌贊書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晉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

辭從命受策以出則策命非誥文乎

諸侯覲王圖



覲禮說

諸侯秋見於王曰覲其禮諸侯至郊王使大行人勞之侯氏從之至於朝天子賜舍預戒朝期前一日受次於朝同姓之次西面北上異姓之次東面北上至期侯氏裨音皮冕釋幣於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音獨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袞冕負斧依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嗇夫爲末擯傳而見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乃拜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退繼行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

上奠幣再拜稽首記謂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次享用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三享無常貨各就其國之所有是也既享侯氏肉袒待罪於廟門天子辭侯氏出自屏南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擯者延之禮成降出天子使使賜侯氏車馬重賜無數諸公奉篋服大史加命書於服上侯氏受饗行饗食燕周禮所謂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是也又爲壇設六玉禮日月四瀆山川邱陵之神反祀方明說詳會同乃歸此儀禮覲禮也而鄭氏乃謂春朝夏宗受贄於治

朝受饗於文王廟秋覲冬遇贄饗皆受之於廟春夏受饗天子以車迎諸侯稱賓主秋冬則不迎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是分朝覲宗遇截然兩項似不可從萬氏曰嘗讀周官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疑諸侯見天子一也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再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更疑臣之見君必北面東面西面何以行拜稽之禮今即覲禮考核之知朝覲本是一禮曲禮之言可以補覲禮之畧而周官不足據也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

朝此所謂朝非即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乎蓋受覲必於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未就廟時諸侯皆俟於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於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曲禮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即此時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故覲禮乃朝之下始有天子負斧依之文節次固自分明詳畧不妨互見合而通之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有四禮哉所以知曲禮爲可通者考覲禮其入覲也自奠圭至致命其行享也自奠幣至授幣皆北面再拜稽首不既與諸侯北面之言合乎

北面曰覲則東面西面曰朝必非無據矣況覲止行於天子而朝禮下通諸侯春秋書來朝者屢見惟取相見爲義故諸侯得相朝而覲天子即以朝爲始事上下不嫌同號也鄭氏謂春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倣秋然則春夏來朝者無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斯言也契官禮之菁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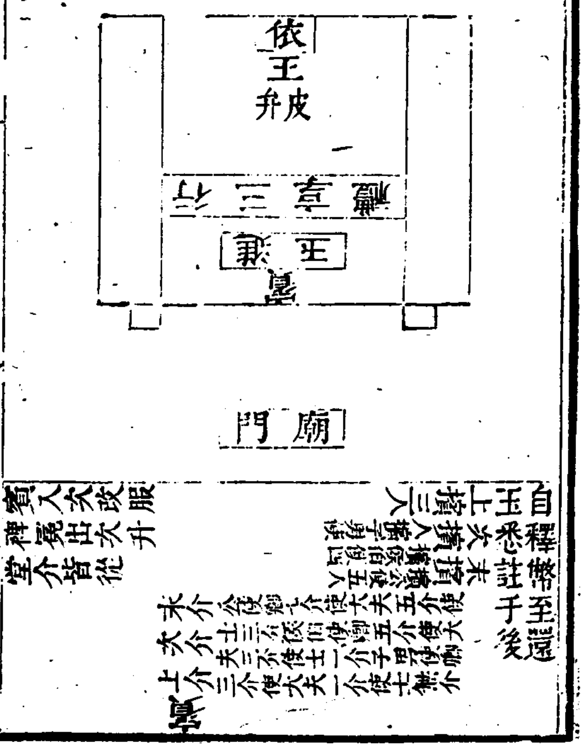
禮東方諸侯朝於春西方諸侯朝於秋南方諸侯朝於夏北方諸侯朝於冬皆有一定之期不容假借若拘鄭說是東南方諸侯朝而不覲西北方諸侯覲而不朝侯氏肉袒

待罪廟門覲禮如斯抑何獨嚴於西方諸侯也且大宗伯夏曰宗必有異於朝者冬曰遇必有異於覲者合宗於朝合遇於覲於禮又何考大抵朝覲宗遇之異名者皆互文見義如田獵春蒐辨金鼓夏苗辨號名秋獮辨旗物冬狩表誓戒各立一名各舉一事其實春未必不辨號名秋未必不表誓戒蒐苗獮狩一而已矣郎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禮冬書之義亦何嘗不然如此看來大宗伯之文固已炳著而萬氏之說益信

承擯有二說

大朝覲會同皆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嗇夫爲末擯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也大宗伯不與郊勞賜館之事以其事細也惟將幣始與小行人擯焉

諸侯聘王圖



聘禮說

大宗伯時聘曰問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所謂有事者如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數遣大夫來問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曰問明使大夫也

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爲主大夫爲介士爲衆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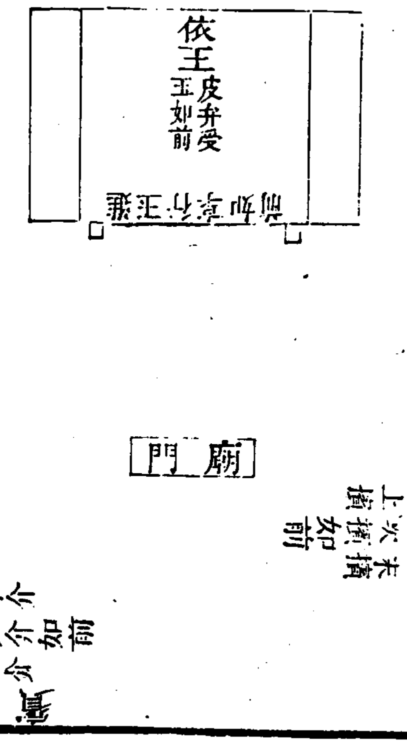
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於禰告君然後釋幣於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於朝聘圭受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次受夫人聘璋享用元纁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旜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旜行至王畿更張旜示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入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旜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

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人受舍於文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旦朝服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卿則車前五步介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夏之時王乘車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南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臬士介拂棖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大門之內迎賓其朝享併受之於廟其介及擯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上擯帥之而入也賓既入次王則服皮弁受聘於朝時賓亦服皮弁受玉訖然後更服冕服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玉於上前王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束帛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遂行私覿之禮見王出至大門之內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主人致享餼明日發幣於公卿后以致餼公卿得幣皆有禮於賓也然後受饗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

人送至館其還玉之儀與諸侯相聘還玉之禮同此薛氏說春夏與秋冬異儀仍宗鄭分朝覲宗遇之說不可從

又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則聘大夫所執者琬圭也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是也其爲壇儀節應與會同無異。

諸侯頫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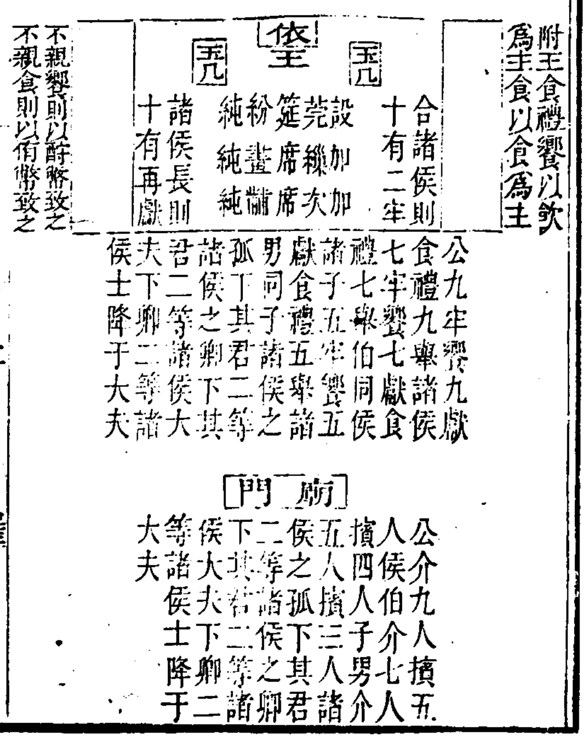
殷頫說

周禮有殷同有殷頫殷同十有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邦國之九灋也殷頫與時聘皆諸侯不親來而使者來也大宗伯時聘曰問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頫曰視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大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疏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朝者少頫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以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其儀節如聘禮

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又典瑞□圭以易行以除慝則殷頫執□圭也鄭註諸侯有當命爲善者以此圭喻告之也既而使卿執而命事於壇其爲壇儀節應與會同無異

王饗禮圖

附王食禮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



饗食燕總說

皇氏曰饗禮有四焉天子饗諸侯一也饗親戚及諸侯之聘臣二也饗四裔之君使三也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四者之外兩君相見則有饗諸侯待鄰國之聘臣則有饗均謂之饗而禮節不同其禮之隆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所謂饗以訓恭儉是也燕禮又有四見於儀禮諸侯無事而燕其臣一也燕出聘而歸之使臣二也燕鄰國來聘之臣三也本國臣子勞於王事而燕之四也又考禮記正義先王之燕禮有二一則燕同姓一則燕異姓也總之燕主於飲酒有殽無飯折俎而食行一獻禮畢脫屨升坐飲酒以至於醉所謂燕以示慈惠是也食禮有二大行人所言食禮及儀禮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會食謂之燕食其禮有飯有殽不奏樂亦無獻酬之節但用清酒截漿以爲酳所重不在乎飲酒也三禮之中惟饗禮爲最重食與燕亦有差饗食皆行於廟燕則行於寢饗食皆君自爲主燕則使宰夫爲主饗食之牲皆用太牢燕之牲則用狗饗食皆有幣燕無幣

大饗總說 饗以飲爲主

方氏曰經言大饗十有一而其別有五一爲徧祭五帝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腥是也二爲祫祭先祖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是也三爲王饗諸侯曲禮又言大饗不問卜郊特牲又言大饗尙服修是也四爲諸侯相饗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是也五爲凡饗賓客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是也本解義

陳氏曰饗之有小大春秋之饗孤子諸侯之饗聘卿大夫

士之相饗非大饗也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

饗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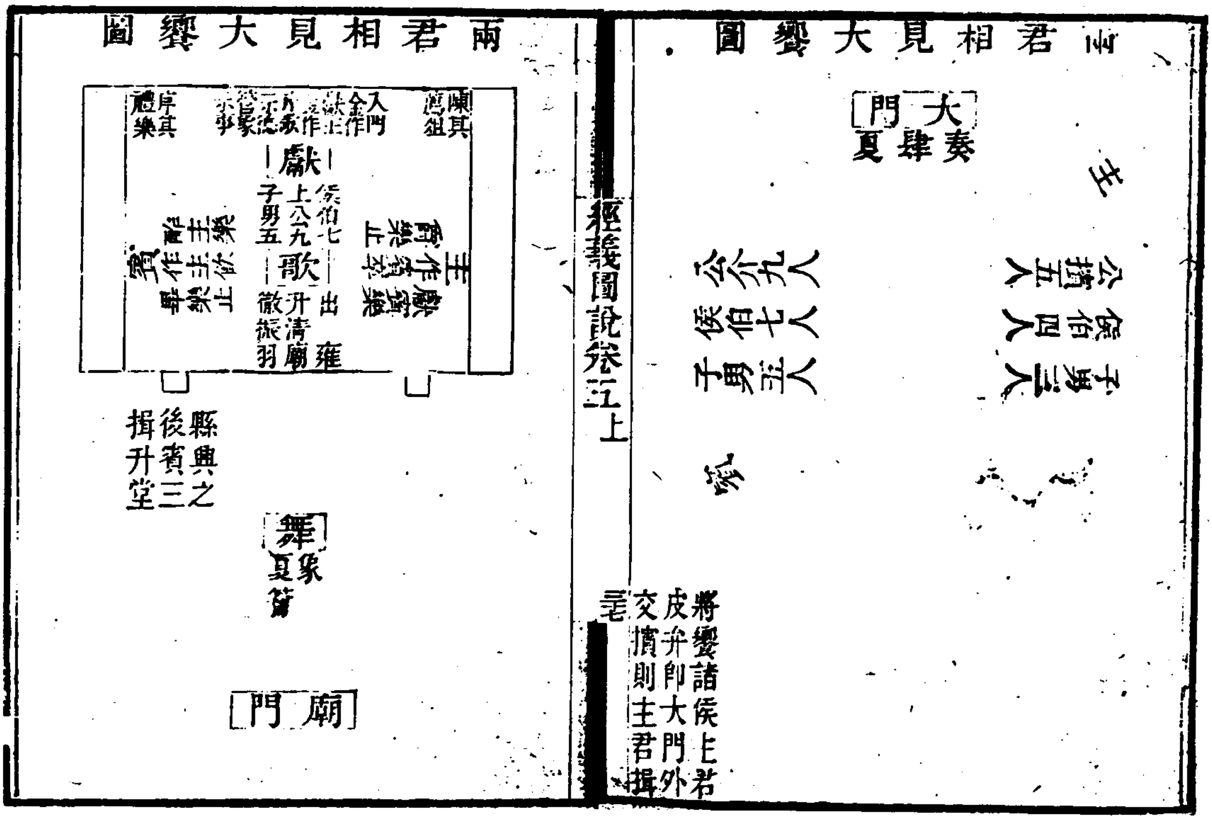
饗禮宜有本國大夫相饗禮大夫饗聘大夫禮王大夫饗聘大夫禮王大夫饗諸侯禮諸侯饗大夫禮諸侯饗聘大夫禮諸侯饗王聘大夫禮諸侯相饗禮王饗大夫禮王饗聘大夫禮王饗諸侯禮王饗國賓禮王饗牧伯禮諸侯享士庶子禮王饗士庶子禮諸侯饗耆老孤子禮王饗耆老孤子禮諸侯饗工禮王饗工禮今俱闕

王饗禮說

天子饗禮禮文缺然觀大行人上公饗九獻侯伯饗七獻子男饗五獻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壹饗可以見饗數觀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可以見位次几席餘以公燕大夫禮與兩君相見大饗禮推之可得其概又疏合饗諸侯則十二牢若單饗一侯則太牢耳姜上均曰通言饗諸侯盍二王後在其中矣然禮不可過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以禮假人則禮之所不許也若王不親饗以酬幣致之

金版說

職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註金版以金飾屏風也饗諸侯與旅上帝俱用金版敬賓如敬神也鄭氏曰金版以金爲葉大祭祀書祝詞大饗書策命



兩君相見大饗說

兩君相見而有饗禮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所以訓恭儉也先是賓設介用命數之全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是也主設擯用命數之强半公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將饗主君皮弁卽大門外交擯三辭主君揖賓入大門奏肆夏入廟門金作賓三揖升堂所謂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也於是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止所謂升堂而樂闋也此禮第一節也賓酢主人樂又作主人飲畢而樂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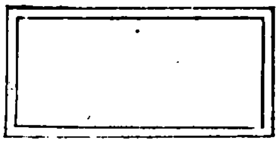
此禮第二節也乃命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此禮第三節也乃命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又以籥吹大夏樂曲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是謂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此禮第四節也以上四節內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莫不周至專用於大饗至於行中規此禮第五節也還中矩此禮第六節也先是出門迎賓時車上鈴聲與樂聲相應是謂和鸞中采齊此禮第七節也客出歌雍送之此禮第八節也禮畢歌振羽之詩以徹俎振羽卽振鷺此禮第九節也以上五節不專用於大饗而大饗用之又古者大饗夫人亦出

交爵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白賓至以及賓歸上公其饗三次侯伯二次子男一次其獻數則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又饗皆用大牢皆有幣與燕不同

仲尼燕居篇大饗有四者蓋鄭指兩君相會時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而樂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本鄭注

儀禮闕兩君相見大饗禮參考諸經大體畧具於燕居秋官今已纂錄於前但其禮僅行於廟不行於國外夾谷之會齊人將饗孔子責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言齊人之棄禮也

反坫圖



古注圖設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坫說

坫名見於經傳不一記明堂位反坫出尊語云有反坫其云坫在兩楹之間兩君相見主獻賓賓酢主飲畢皆反之於坫兩君體相敵設尊在兩楹之間而反坫在尊之南故曰出尊若鄉飲酒爲大夫之禮尊於房戶之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飲畢奠爵於篚皆無反坫至大夫而臺門旅樹反坫則僭禮矣若夫儀禮士喪本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禮又有東坫名目則爾雅所云垝謂之坫也鄭注坫在堂角蓋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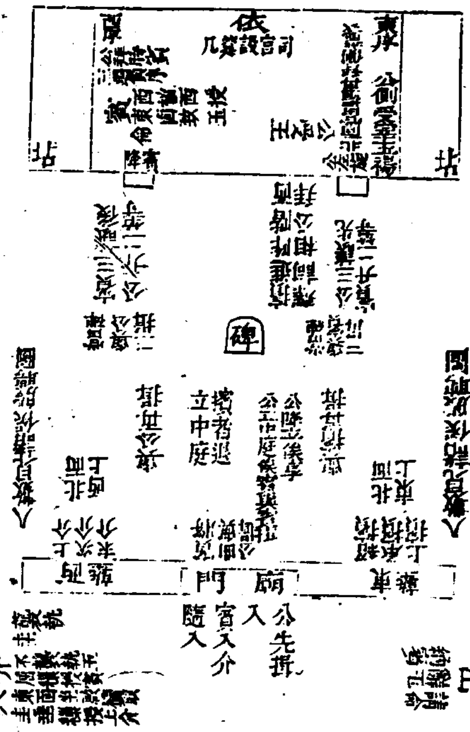
東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故註云在堂隅坫端也言坫是堂角端也姜上均云垝謂之坫亦牆之屬詩氓之篇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彖在堂隅而卑故可乘以爲望而此文釋之耳然詩傳舊釋爲毀垣與此似不合又考諸侯來朝爲高坫以安圭明堂位崇坫康圭是也此奠玉之坫非反坫而內則又云士於坫一士卑無閣室中爲土坫以藏食物此庋食之坫也坫之分別如此

有反坫說

四書圖史明堂位反坫出尊註反坫反爵之坫也本文謂

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此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諸侯聘禮執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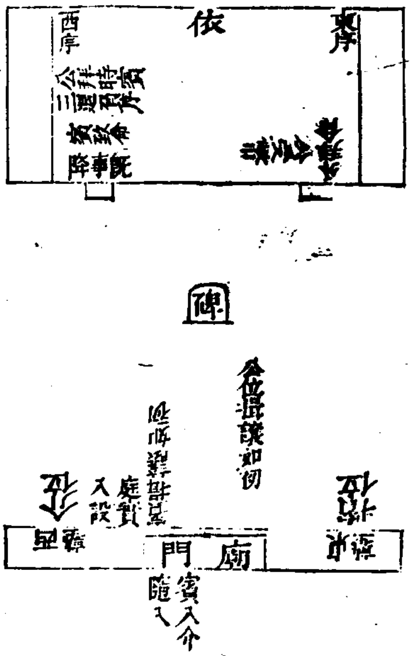


諸侯聘禮執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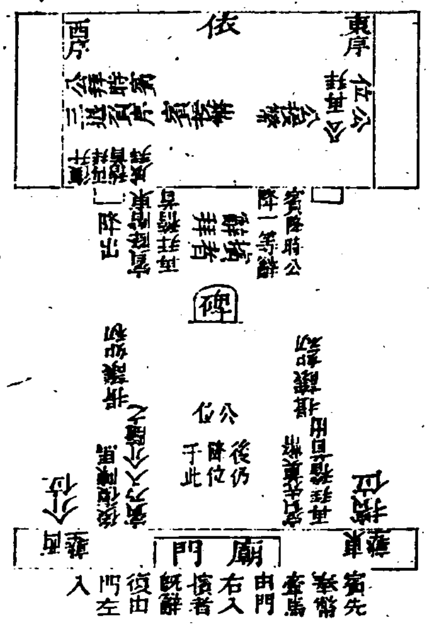
公侯伯之禮聘用圭璋享用璧琮子男之禮聘用璧琮享用琥璜魯侯爵執圭應是圭璋其禮厥明訝賓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

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也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立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此正行聘禮之事也若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

諸侯聘禮享禮圖



諸侯聘禮私覿圖



經義圖說卷五上

諸侯聘禮享禮私覿說

君子比德於玉朝聘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德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矣顧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下之美具焉何也禮惟其稱不可多也亦不可少也其行享也使者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習公事不習私事入境乃展布幂賈人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陳皮又拭璧展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如初

及享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賓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用璋者取其半圭也璧圓琮方君享用璧夫人享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璧琮則加於束帛之上而禮又云三享者初享用馬或用皮豹之皮次享用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三享無常貨各就其國之所有皆束帛加璧以致之馬用十以一素的者爲上九馬隨之覿禮之享與此享同享畢乃行私覿郊特牲曰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此指朝覲言兩君相見臣子亦不敢私覿所以明不敢貳君之義如卿聘則私覿考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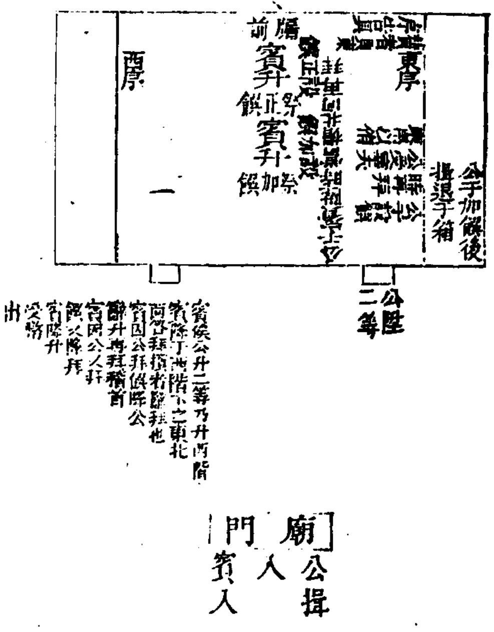
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阼階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公降立註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擯者辭其臣請以客禮受然後入門左以客禮受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而私獻註私面者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此謂如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也禮上介奉束錦士介皆奉玉錦束請覿用乘馬上介用儷皮羣介之用幣又輕此禮之殺也其不用束帛而用錦不用虎豹之皮而用乘馬亦降於其君之義也覿

畢明日賓其君之幣問主國之臣又自以其幣贈其主國之臣則其禮又降於享禮私覿矣周世樟以交主國之臣為私面與疏註不合

几說

凡聘俱設几天子玉几諸侯彫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差次然也故鄭註司几筵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言天子諸侯俱用此安賓也

公食聘大夫圖



公迎送賓俱在大門之內

公食聘大夫陳饌圖

食禮食為主故酒外陳七俎膚為下故以為特

酒飲
昌本　醓醢　韭菹
麋臡　菁菹　鹿臡
六豆緌陳之也
豕俎　羊俎　牛俎
腸胃　腊俎　魚俎
膚俎
六俎不緌不錯尊故也

醬豆
牛鉶　羊鉶
牛鉶　豕鉶
黍簋　稷簋　黍簋
稷簋　黍簋　稷簋
六簋錯陳之也

湆鐙
粱皂　近西
粱簋　稻簋
牛炙　膮豆　臐豆　膷豆
醓豆　牛胾　醓豆　牛鮨
豕炙　醓豆　羊胾　羊炙
醓豆　豕胾　芥醬　魚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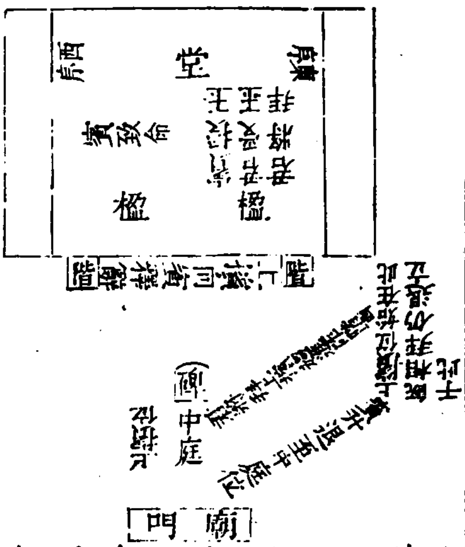
膷臐膮炙不用醓若醬膾有醬胾鮨皆有醓也

公食聘大夫禮說食以食爲主

食禮宜有士族食禮大夫族食禮諸侯族食禮王族食禮本國大夫相食禮大夫食聘大夫禮王大夫食聘大夫禮王大夫食諸侯禮諸侯食大夫禮諸侯食聘大夫禮諸侯食王聘大夫禮諸侯相食禮王食大夫禮王食聘大夫禮王食諸侯禮王食牧伯禮王食國賓禮諸侯膳食禮王膳食禮今存大夫食聘大夫諸侯食聘大夫二禮國君以食禮禮小聘之大夫其禮公先使大夫戒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卿大夫士皆卽位於廟門外甸人陳鼎設洗小臣具

槃匜宰夫設筵加几席無尊主於食不獻酬也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公迎賓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至階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公拜至鼎俎入設正饌贊者負東房告具於公公揖食賓升席祭韭菹醓醢也祭黍稷也祭三牲之肺也祭菜也祭酒也魚腊醬湆音泣不祭宰夫設加饌賓坐席末取粱稻祭於醬湆間也取庶羞之大者祭於腳臐間也賓三飯遂飲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降辭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卒食賓出公送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魚腊不與明日賓朝服拜賜若主君有故不親食則使人以侑幣致之

趨進圖



此夫子攝上擯廟中趨進相禮時始位負東塾賓升退至中庭北面賓致命君當楣北面將拜擯者從中庭疾趨而進至阼階西向賓釋辭以相君拜也

趨進說

江氏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曰賓不顧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攝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向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再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以為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下文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於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衛侯於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

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辭無常者也郤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俗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君迎賓入門與賓鴈行擯介皆隨後鴈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

經義圖說卷五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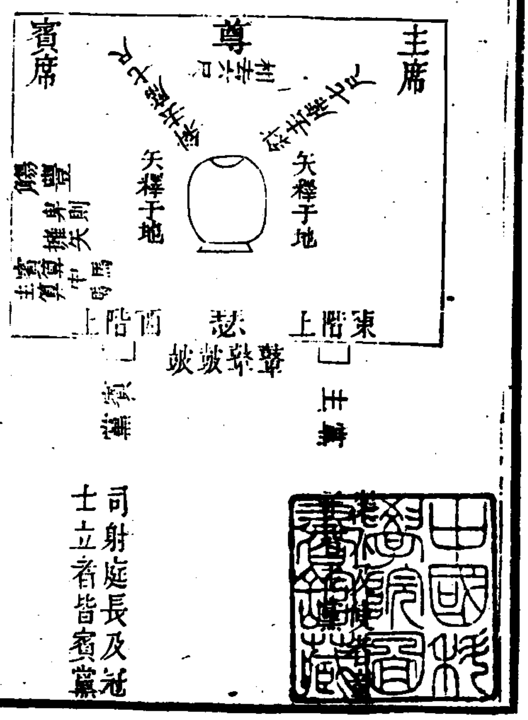
經義圖說卷五目錄下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五下

投壺圖說
冠禮三加圖說二
昏禮圖說
親迎圖說
社稷圖說
祭社稷圖說
祭八蜡圖說
附勝國社稷圖說
兩觀圖說
雉門圖說
樹圖說
應門圖說
東膠圖說
教養國子圖說

投壺圖



投壺說

投壺之禮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太晚於庭中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也七扶則二尺八寸也九扶則三尺六寸也

其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以枉矢哨壺樂賓賓辭主固請賓敬從拜受主阼階上拜送進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絃者請奏貍首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飲者曰賜灌勝者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乃請徹馬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設魯鼓薛鼓○者擊鼙□者擊鼓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

晉侯以齊侯晏投壺伯瑕曰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夫二國競雄本無足取然因此見投壺亦以觀德故君臣之親頌因之而投壺之為禮不可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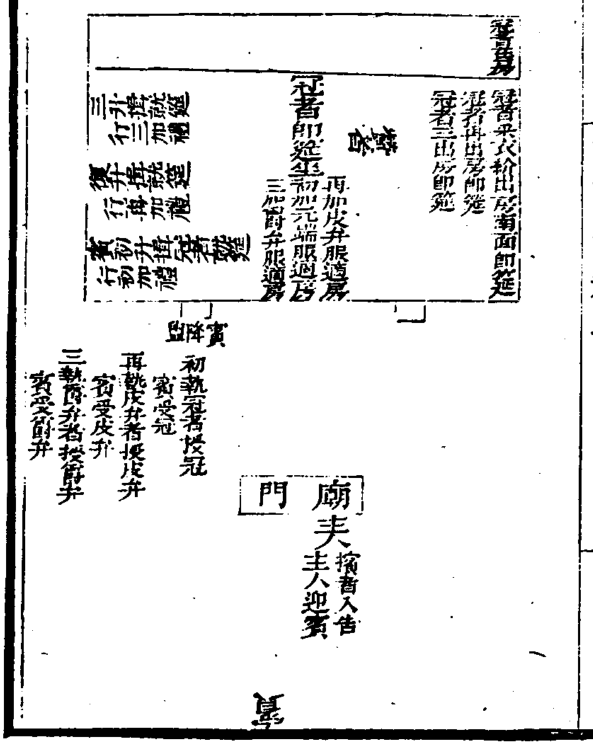
冠禮圖

冠前一日　戒賓

冠前二日　宿賓　宿贊冠者

冠前三日　擯告賓期

冠禮三加圖



冠禮說

冠禮者禮之始也將責以成人禮焉也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大夫與士二十而冠是冠無定年也夏有葛屨冬有皮屨是冠無定月也儀禮缺天子諸侯禮所存者士禮也上古天子元子及大夫皆以士禮冠天子元子僖士也用士冠禮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大夫何冠禮之有上有冠天道也中有服人道也下有屨地道也有司設席而具筮人執筴而抽韇主人有受眡之節宗人有告畢之文所以筮日筮賓也冠前三日就僚友而預告戒賓冠前二日就衆賓而陳詞宿賓宿贊冠者所以戒賓宿賓宿贊冠者也冠前一日主人立於門東兄弟立於門南有司立於門西宰告兄弟及有司期擯告諸賓期所以為期也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共一匴皮弁素積緇帶素韠共一篋元端元裳上士用黃裳中士用雜裳下士用緇帶爵韠共一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為一物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為一物爵弁笄為一物緇組紘纁邊各一物凡此六物共一篋櫛實於簞蒲筵二皆在三服南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使有司執以待於西坫南南面東上所以陳

服器也主人爵韠兄弟袗元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擯者元端出請於賓入告主人迎主人升立於東賓升立於西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之就筵始加緇布冠禮成適房服元端爵韠履黑屨出再加皮弁禮成適房服素積素韠履白屨出三加爵弁禮成適房服纁裳韎韐屨纁屨出緇布齊冠皮弁朝服爵弁祭服禮所謂三加彌尊也於是贊者酌醴賓揖冠者就筵執觶祭脯啐醴捷柶謂之醴禮冠者乃見母賓遂字之冠者見兄弟及姑姊見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凡冠者見鄉大夫鄉先生亦各有戒勉之詞如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教之以務實見范文子文子戒之以寵驕見韓獻子獻子勉之以與善莫非慎始之義也主人乃醴賓以壹獻禮若不醴子則醮用酒適以醴庶子以醮猶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之義也父老傳之子姑老傳之婦所傳皆適也凡冠禮冠於阼階醮於客位有祝詞有醴詞有字詞用醮有醮詞周人冠子之法三加訖以醴酌之於客位夏殷之法每一加而一醮周人作字之時不呼伯仲至五十乃呼伯仲殷則作字之時卽兼伯仲呼之周人制禮因人情隨土俗如夏之後用夏禮居夏之墟者亦用夏禮如殷之後用殷禮居

殷之墟者亦用殷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也而必行於廟中者何也古者重事必行之於廟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旣啟則朝於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若諸侯之冠則四加大戴公符篇公冠四加加元冕是也天子亦四加公符篇天子擬之是也諸侯四加用元冕天子四加必袞冕矣玉藻天子始加元冠朱組纓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王太子亦四加冠頌公冠四加王太子擬焉是也此士冠禮外之畧見於經者也

丈夫之冠父命之說

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父戒於阼階上母戒於西階上庶母及廟以丙申以父母之命其詞皆載於經惟父冠子之詞無考而孟子云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何也葢以命女之意推之其禮亦當如此且冠禮繁瑣有司設席而具饌誰命之具筮人執筴而抽韇誰命之抽就僚友而預告告者爲誰就衆賓而陳詞陳者爲誰宰告兄弟及有司期屬告者又爲誰賓初入爵韠者誰賓既入升於東階者誰冠者見母寧不見父鄉大夫鄉先生皆有戒勉父寧無言且有醴

詞有字詞有醮詞拳拳無已未必不由父作則自初加以
至禮成命詞雖於經無考爲之父者不啻諄諄命之矣況
加緇布冠是命以敬於齊加皮弁冠是命以敬於朝加爵
弁冠是命以敬於祭乎

昏禮圖

納采

問名

納吉　經禮入幣純帛五兩五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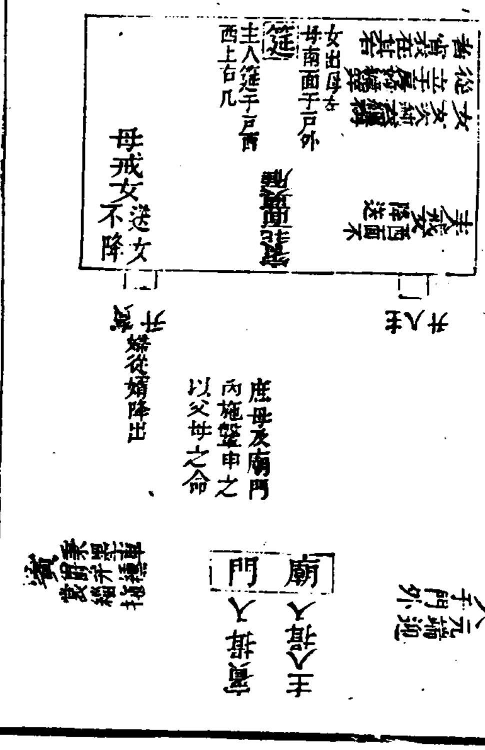
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　參天兩地而奇數焉

納徵

請期　權禮仲春之月奔者不禁

親迎

親迎圖



昏禮說

昏禮之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于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詳也納采者男先下女納采擇之禮以求之也用雁雁大夫之贄也士昏而用大夫之贄攝盛也其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受諸禰也使者元端服以事其禰也主人如賓服揖入賓升西面當阿東面致命授雁于楹間也既納采賓執雁問名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也如納采禮主人遂禮賓徹几改筵側尊甒醴贊者遂薦脯醢此主人醴賓之禮也嗣是納吉以吉卜告女氏

也用雁如納采禮納徵者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者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幣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以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不用雁以有束帛也請期用雁如納徵禮昏期主于男氏而必請于女氏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昏期之前三月婦人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及期之初昏壻之寢門外陳三鼎其實豚魚腊用鮮魚用鮒醯醬二豆菹醢四豆黍稷四敦實四爵合巹此夫家豫陳鼎饌之禮也

父于是醮子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于是親迎乘墨車爵弁纁裳緇袘從者元端從役者執燭前馬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從者袗衣纚笄被纇黼在其後父戒于阼階之上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戒于西階之上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廟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乃迎壻賓執雁從揖至廟揖至房婦乘以几壻御婦車加褖御輪三周先歸俟于門外此親迎之禮也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于女

天地之義存焉自納采至請期聽壻之命必于廟者不敢忘其先祖以敬愼重正昏禮也婦至壻揖婦入升自西階媵御布席陳盥具贊者設饌夫揖婦對筵坐三飯畢乃三酳初酳再酳皆用爵三酳用巹記所謂同牢而食合巹而酳也夫說婦之纓燭出就寢明日夙興婦纚笄宵衣以俟見見舅贄用棗栗見姑贄用腶脩舅姑于是醴婦婦以特豚饋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禮舅獻姑酬婦薦脯醢舅饗婦家之送人姑饗婦家之送女皆酬以束錦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惟親迎于日入三商之時所

謂昏也婦人三月然後廟見助祭周世樟曰昏禮納徵爲重當此三禮雖行而婚尙未定至納徵始定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許嫁謂已受納徵之禮也古者女子十五以上十九以下乃許嫁至請期親迎二禮則待二十行之凡庶人納徵用緇幣士大夫用元纁諸侯則加大璋天子則加穀圭此禮之差等也士大夫之親迎所用車服謂之攝盛士乘大夫之墨車大夫乘卿之夏縵卿乘孤之夏篆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元冕自孤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攝盛也凡嫁者之車王后用重翟三夫人與上公夫人

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九嬪與孤妻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夏縵女御與士妻用墨車其絺勝各依次下一等嫁者之服王后與上公夫人同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翟三夫人與子男夫人用闕翟九嬪與孤妻用鞠衣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展衣女御與士妻用緣衣若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凡娶之道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士則內外皆可娶蓋諸侯不臣妻之父母故不娶于本國卿大夫不得外交故不娶于他國士卑無權雖外娶無嫌也凡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媒迎

后則使卿往而以公監之諸侯則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外或迎之于所館諸侯以下皆親迎于其家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戶送女之禮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成婚以後自大夫以上則有反馬之禮士無送車故無反馬嫁時留其車馬示不敢安及三月廟見使人反馬蓋留車者妻之道反馬者壻之義也凡王姬嫁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婚故周末有公主之號若諸侯嫁女于大夫亦使同姓大夫

主婚

三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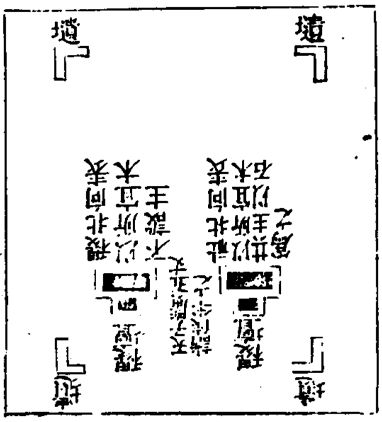
三歸注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疏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三歸今集註以臺注三歸說較平穩然塞門反坫事實相類臺與官事事出兩端註疏之說或亦不可廢也

往送之門說

釋地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

出門又內言不出于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阼階上西面戒女毋戒于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母送女勉之庶母及門內申以父母之命戒者非止母一人送者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抑儀禮訂于周初列國久各隨其俗如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衞當日仍行自若意者孟子本鄒之昏禮乎

社稷圖



社稷說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稷則惟大社國社有之餘不置稷外有勝國之社皆封人掌設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社是土神稷是穀神穀非土無以生土非穀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王之大社用徐州所貢五色土為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使之立

社祭法所謂國社也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位皆在雉門外之右其壝皆北向其制不屋其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其主以石爲之稷之位在社西有樹無主

先王之祭社稷一歲三舉仲春祈穀一也（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秋而報功二也（孝經援神契仲秋獲禾拜祭社稷）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此常祭也祭之常者日用甲牲用黝幣用黑王及尸皆服希冕其酌獻之節三其樂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若遇災而祭在王社不過用幣而已

大社之祭春祈穀夏大禜秋報功冬卜蜡之類而已至王

出告行反而舍奠祈祀藉田大故及天災祈禱行車宜社奉社主以從皆在王社又大會同宜于社奏愷獻于社亦當在王社諸侯國社侯社禮同

社稷配祀辨說

后土后稷上古之官句龍爲后土棄爲后稷一配社一配稷禮也然社之配不可變稷之配可變夏殷可以棄配周不可以棄配曷言社之配不可變稷之配可變也書序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欲變置社稷後世無及句龍者（共工氏子）故止是社之配不可變也祭法厲山氏（一作烈山氏卽）炎帝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左氏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稷之配可變也曷言夏殷可以棄配周不可以棄配也社土神稷穀神其祀也不得比於郊天則配社配稷非配天之比句龍柱棄上古人臣夏殷以配祀社稷於理宜之及周有天下則棄爲太祖以天子太祖與上古后土之官並配祀于朝右于義爲不順于理爲不安也祭法言周棄繼之左氏言自商以來祀之均未言及周祀惟鄭云句龍有平土之功配社祀之后

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亦未明言后稷卽棄也后稷非棄一人官職郊廟曰后稷棄也稷之配曰后稷非棄也棄固爲后稷凡言后稷不可目爲棄也且其不可者更有數端祀稷南鄉固以荅陰而不嫌以臣道臨之其不可者一太廟九獻郊七獻而奏樂燔瘞爲二始則亦九矣而祀稷僅三獻其不可者二以袞冕祀后稷以絺冕祀社稷禮之殺也其不可者三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稷之配達於諸侯是祖天子也其不可者四天子祀社稷皆太牢諸侯皆少牢既使諸侯祖天子又降用少牢其不可者五孟子言諸

侯變置社稷據書序注推之是易配社稷者其不可者六
后土后稷官職相等而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責后土
也后稷寧不可責乎其不可者七士師祭勝國之社稷則
爲之尸畧之也亦以棄配乎其不可者八總而論之配社
配稷商不必因乎夏周不必因乎商制禮作樂每代不同
況周有大不便者存耶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
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
也則周先人之爲后稷者不止一棄又考周語及稷后稷

監之則自文武以來至周官之世此官不廢數百年來豈
無一可配祀者必棄乎生爲田正歿而配祀之仁之至義
之盡孰謂其不可乎但不能定爲何人耳抑又証之郊特
牲矣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穀之先收者司嗇
如舍人倉人廩人此最易曉而注曰先嗇神農司嗇后稷
遂有以后稷指棄者是以周之太祖儕于昆蟲貓虎之閒
此之不慎而猥曰稷配棄蜡亦祭棄也是誣周公也不等
于無禮之甚者哉我故曰棄后稷也凡言后稷者不可斥
言棄也或曰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用二牲

又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祭社更無配主一牲可
也然則稷無配主者與

樹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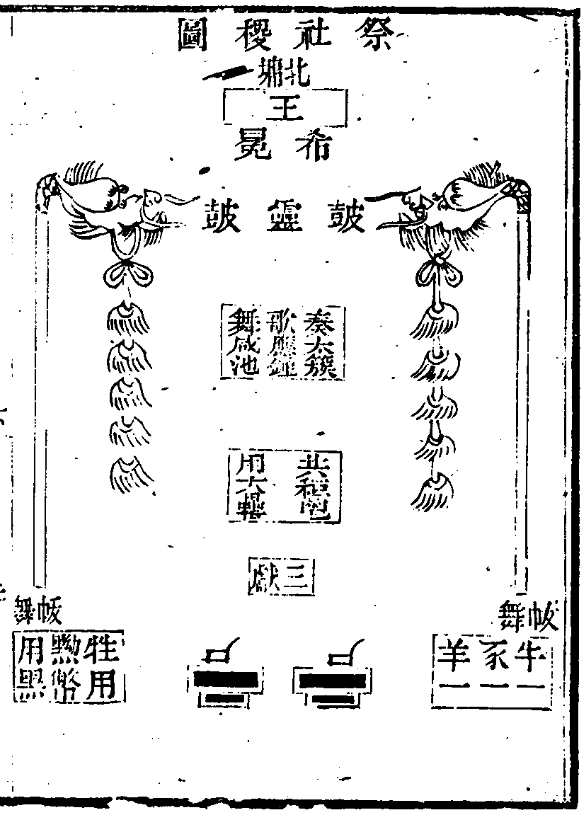
大司徒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木謂若
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故大
司徒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宰我曰周人以栗緣周居
鎬宜栗至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又復不同非姬周一
代之社皆以栗也

變置社稷說

任釣臺曰變置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俟明春復立
趙註謂更置孫疏謂變其主如古以句龍爲社及湯以棄
易柱不知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未聞遷之他處者若易
祀止一柱此又僅見之事不可爲常任說確不可易王氏
曰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
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
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
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問社章說

嘗讀問社章竊疑社義深遠舉其大者爲國爲民之意顯然宰我何以不畧舉一二而僅以所樹木對曰此哀公問社主而宰我誤以所表木對之也何以知其爲問社主也考古論語及鄭孔皆以爲問社主春秋正義亦云問主據此宰我宜對曰主以石而表以所宜木則有若松若柏若栗者也今不以石對而僅以所表言之一誤也而不僅此也社隨所宜木樹之故以松樹者曰松社之野今不言樹木隨其所宜而曰以某以某云云者若夏社盡以松殷社盡以柏周社盡以栗二誤也而又曰使民戰栗則又失立社本義而啟時君以殺伐之心如注所云云者三誤也夫魯以相忍爲國其失也弱弱而繼之以強則其勢汲汲不可終日寶玉大弓之盜必更有甚焉者前二誤誤也後一誤則不止于誤矣一對而有三誤故夫子聞而深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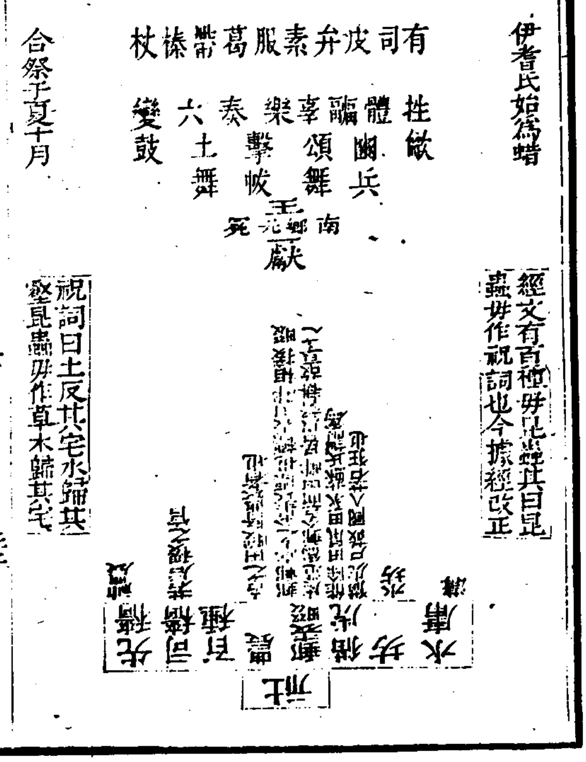


祭社稷說

天子祭社稷用大牢諸侯用少牢祀之日用甲將祭之時封人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司服其希冕八用大罍其牲黝其尚黑行三獻禮先取血祭于所祭之處以爲祭始大宗伯所謂以血祭祭社稷是也次則禮神以玉薦爛肉及腥醢籩豆因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謂一獻王薦熟時宗伯攝后酌以亞獻謂之亞獻尸食訖賓長酳尸謂之三獻維時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鼓人鼓靈鼓舞人教帗舞樂

閔禮成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肆師乃卽於
是日卜來歲之稼問稼宜否先王始終爲羣姓立社之心
如此

祭八蜡圖



祭八蜡說

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蜡祭之禮日月星辰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祇皆與而所重惟八神耳八神宜據經明文爲次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猫虎七坊八水庸鄭氏增昆蟲而去百種非也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于末亦非也祭之日王南鄉元冕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牲體鬴享一獻樂六變舞兵舞帗舞籥章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物至此老祀而息之）既索鬼神而祭祀黨正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子所謂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者也先嗇舊訓爲神農司嗇舊訓若后稷之官愚謂不然考神農五帝之一應祀歷代帝王廟中后稷周之始祖舊爲是官配天之烈思文歌之豈應列在八蜡與國之八共祀之且夫農卑者也猫虎賤者也郵表畷坊庸細者也而以神農后稷之尊且貴者並祀一堂致舉國有若狂之態事近于瀆至祀禮王南鄉不嫌以臣道臨之尤乖義理大抵先嗇司嗇于農與穀有可合爲一祀者今酌定先嗇謂穀之先收者與百穀一類司嗇知合人倉人廩人與農一類郵表畷坊庸又一類猫

虎又一類於禮意始協

蜡臘辨說

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此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此臘祭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此蜡祭也臘先祖五祀此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邢昺疏論語以黃衣爲蜡祭之服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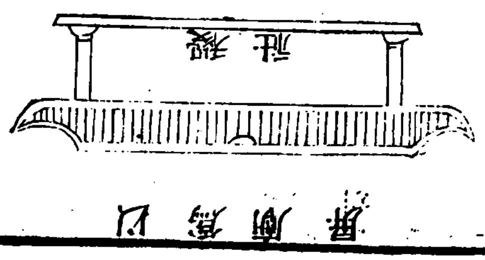
龡豳說

鄭分七月二章爲豳風六章爲豳雅卒章爲豳頌王平仲云七月一詩分爲風雅頌何不倫也今考諸雅若生民諸篇皆陳后稷樹藝之功頌則思文噫嘻豐年載芟諸篇皆美其勤勞民事樂治田業故能爲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則籥章所歌以祈年祭蜡者不指此歟其言豳者周之王業皆起于豳耳鄭氏之說烏可信乎

附滕國社稷圖

男女陰訟媒氏聽于滕國之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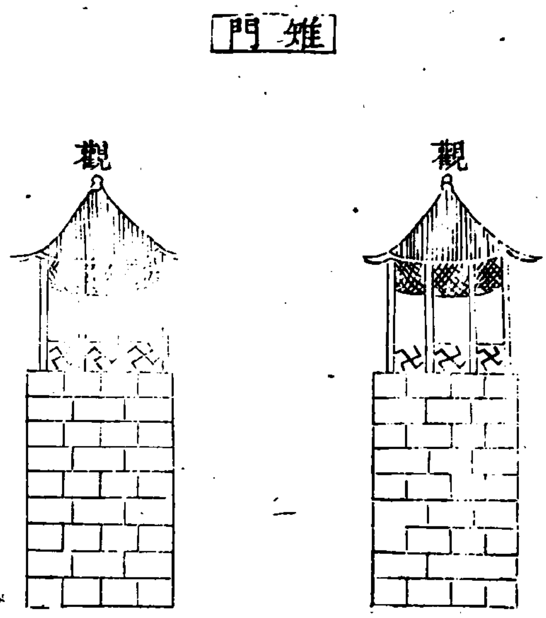
若祭滕國之社稷士師爲之尸



滕國社稷說

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武王克商則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立亳社於廟外以爲屏蔽猶商之有夏社也公羊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下柴上屋故春秋哀四年亳社災也傳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蓋大社在右亳社在左也其在王國曰勝國之社有社必有稷故周禮凡言勝國之社兼及稷載在祀典其祀期儀具均無從考意秋官有士師爲尸之文則王者不親祭矣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祀焉定六年陽虎盟國人于亳社是社爲詛衆之地也周禮地官媒氏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是社爲折獄之地也雜說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于卯之日貿和乘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焉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警戒修省之意

兩觀圖



兩觀說

雉門有兩觀爾雅觀謂之闕疏雉門之旁名闕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此亦如屏之別內外也又周官有象魏鄭司農曰卽闕疏仰觀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天子兩觀意必在雉門外之左右諸侯一觀應在雉門內居左乎居右乎考天子路門左右皆有塾向南曰左塾右塾向北曰東塾西塾至皐庫雉應諸門亦當有塾玆之所謂外者豈塾前又有此制而諸侯內闕在門內中間耶則解中通門之說似亦有據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記仲尼與于蜡賓出遊觀上可以想見其崇隆寬大矣崔豹古今注人臣至此則思其所闕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于上上圓下方以其懸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狀巍然高大令民觀之故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爲門則觀之大畧可知又天子宮門曰闕士大夫閥閱之門亦曰闕非此制魯災季桓子命藏象魏以災恐火逮及據此則象魏非闕乃闕上所縣之教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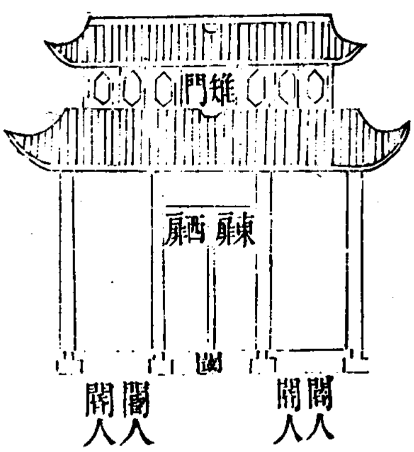
一觀應在雉門內春秋時借用兩觀必設在雉門外諸侯以庫門爲大門有城隅兩觀都圍在城隅內而城隅以外則大夫入公門時下車地也乃列女傳謂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則止過闕復有聲夫人知其爲遽伯玉則雉門以外疑兩旁有門通外而庫門內可容車入矣與公食大夫禮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有異

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闕古闕字

王氏曰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先王之制刑豈視其民若禽獸唯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常貴於曉示之使之知而

不敢犯乃爲民父母之心也故大司寇正月之吉縣刑象之法於象魏布刑于邦國都鄙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書而縣于門閭而復設布憲專董其事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俾各憲之於所治豈有所謂不教而殺焉者乎

雉門圖



天子第三門諸侯以爲二門

雉門說

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後註朝士云魯莊公之旣葬而經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尚書蔡傳仍宗鄭初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

繪雉於門取文明之象雉門居中故周禮謂之中門後天八卦離居中離雉象繪於中門象也而兼理言之也餘四門惟路門繪虎艮爲虎止也路門繪之言門自此止臣庶入而無故者亦當於此止也又取其威也古人偶一立制必有意如此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疏其屬帥師氏中大夫之下有上士二人并府史胥徒等帥四夷之隸各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守王之門外以衛王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註門外謂中門之外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註中門於外內爲中雉門也王平仲云序官文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則中門不專指雉門也

樹圖

一名屏

築土爲之

緯書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樹說

樹門宁相前後者也則考樹之在方當先考門宁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郭註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天子受朝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宁之後爲路門宁之前爲應門應門之前爲雉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據外屏之說屏在應門外諸侯無應門以雉門爲正門據內屏之說屏在雉門內爾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屏當門自蔽曰樹郭云小牆正門中然則天子樹于應門外離宁較遠諸侯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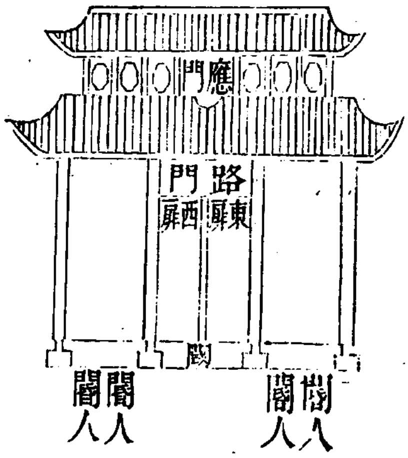
于雉門內正當宁前故論語過位之位曰門（門謂路門）屏之間也

天子諸侯皆有屏而天子之屏二外屏疏屏是也諸侯之屏一內屏是也其名目見禮記雜記郊特牲汲冢周書皇門解者謂之旅樹卽天子之外屏諸侯之內屏也見儀禮覲禮出自屏南之屏所謂廟屏也卽疏屏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又周禮掌次大旅設皇邸注皇邸版樹也或曰卽次舍亦通

應門圖

一名朝門
一名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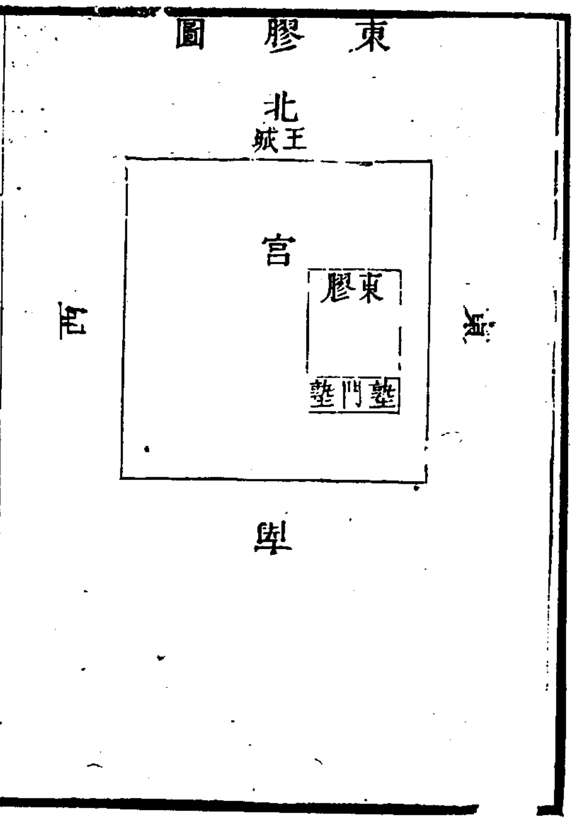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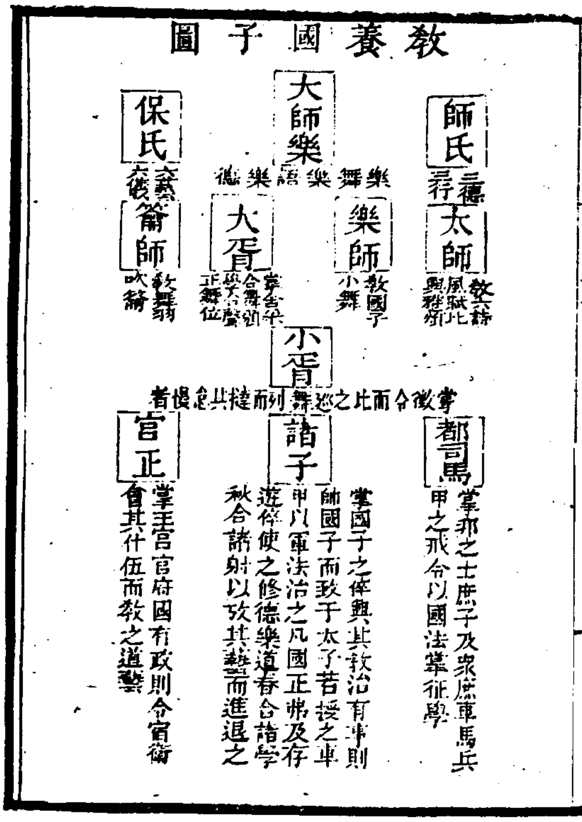
天子第四門諸侯無

應門說

考工應門二徹參个注二徹之內八尺參个則二丈四尺也

此與前臯門皆大王特作之門及武王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門諸侯不得立焉詩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將將嚴正皃一正曰內門布列象魏故曰將將也然此為太王時言之至周禮成則象魏縣于雉門之外矣





東膠說

設學自黃帝始而有虞氏教胄子至姬周尤詳顧名號不
同虞之國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夏之國學曰東序小學
曰西序殷之國學曰右學一名校小學曰左學夏序殷校禮家與孟子不同
周之國學曰東膠小學曰虞庠虞殷之學大者在西郊
小者在王室之東夏周之學小者在西郊大者在王室之
東其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代異而制不同
示維新也自秦以後六經殘缺漢儒之書雜入而說經者
言人人殊陸氏禮象據大戴禮及賈誼帝入五學之說以

為周之大學有五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
庠辟雝居中四門四橋通于四學又有二小學在郊東膠
虞庠是也然分東序東膠而二之分成均辟雝而二之分
上庠虞庠而二之皆無確據許氏通考以為周人內建四
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辟雝居中亦名膠然謂
虞庠在北則與王制虞庠在西郊之言左矣辟雝居中而
名膠則王制不應於膠言東矣王云在國外者凡鄉皆立
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惟黨之校與學記黨
有庠之言異而周禮黨正飲酒于序亦與是殊而其說可

從陳氏禮書據祭義之說以爲周設四學辟雝居中卽成均東序在左卽東膠瞽宗在右卽右學三者並建於一郊皆大學也虞庠卽上庠在國西郊小學也較陸氏許氏之說爲優然則周禮註成均五帝學名周人謂之辟雝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之學也皆禮經可考者夏學居左殷學居右周學居中配合匀稱簡一學三郊一學三名猶嫌多頭緒何如國中曰東膠西郊曰虞庠之爲簡便也東膠辟雝瞽宗名異實同至虞庠在國外推而遠之曰庠曰序曰校皆小學至于遂各有學又可知矣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皆於東序又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郝氏曰瞽宗上庠卽東序乃謂太學也在國曰國學在鄉曰鄉學雖有多名實非四學學建則教與曰書曰舞曰禮曰樂其教也由是而習書則入虞庠習舞則入東序習禮樂則入瞽宗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由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然又非入于其學而各習一業也文王世子春誦夏絃秋禮冬書而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二者不同蓋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必截然舍彼而習

此也卽如黨有校州有序鄉有庠名各不同立學之意亦異豈黨不令學書與舞州不令學書與禮樂鄉不令學舞與禮樂耶而諸子春合諸學國學也秋合諸射射者射宮也卽小學虞庠則庠亦習射又何疑于校序乎鄉學國學總至小學之教大司徒掌之其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不率教者以八刑糾之乃以六卿之正分治六卿曰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

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鄉老者致事公孤之老鄉官之爵最尊者與百姓相親而不相褻惟道所在是以司徒見之與而必先頒於其鄉吏者州長卽州之師有考其德行道藝之責屬民讀法之事而春秋以禮會民而射州序三年大比贊鄉大夫廢興黨正卽黨之師掌黨之政令教治其讀法校比及大比亦如之而書其德行道藝者族師卽族之師掌族之戒令政事其讀法校登亦如之而書其孝

弟睦婣有學者閭師即閭之師掌閭之徵令其讀法亦如之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比長即比之師掌其比之治徙其有皐奇衺者夫鄉吏之教率民而讀邦法州長以正月讀法黨正以四時讀法族師以每月讀法下而閭胥亦掌觵撻比長亦禁奇衺教法可謂詳矣推而遠之又有遂大夫三年大比帥其吏而興甿而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其屬也六鄉有公爲老而鄉大夫用卿六遂無老而大夫亦無卿㮚鄉近遂遠鄉正遂副也六鄉興賢能六遂興甿意者猶漢之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分其科條與（此言大鄉學）

學之教大司樂掌之其職則合國之子弟教其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曰樂德則中和祗庸孝友也曰樂語則興道諷誦言語也曰樂舞則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也皆所以教國子者其不以是責之大司徒者本有虞教胄命夔之意所以涵養其德行而導之於中和之域也故掌於大師也然據王制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則大司徒實總其成焉而樂師教國子小舞教樂儀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凡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事小胥掌學士之

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不敬者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皆所以佐大司樂也大司樂在記曰大樂正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其是之謂與（文王世子教世子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周之舊法也）又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皆所以教也又有師氏保氏以至德敏德孝德之三德孝

行友行順行之三行教國子者師氏也以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教國子者保氏也師氏主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主藝儀小學之教也古者王子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國子十三歲入小學十八歲入大學然則初入小學保氏教之既入大學師氏教之也師氏詔王而教國子法用和婉任其職者貴慈良保氏諫王而養國子法用勁直任其職者貴剛毅然和婉不能得而勁直繼之勁直不能容而和婉隨之二者所以相濟而相成非陳善者全不閑邪而匡救者全不將順也

此言國學由是有升有絀大司徒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此言鄉學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

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四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辨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言國學但古者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已其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其論進之權皆在司馬此其異也其必升於司馬者何司馬掌爵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故屬之司馬也亦隱然示以文武不偏廢之道也陳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

然後屏之而貴者止於二不變者先王以庶衆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候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先王隆賓興之典以成一代文明之治其微意如此

呂東萊曰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其賢

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前與既入仕後凡經七級然後得祿

辟雍泮宮非學名說

方氏曰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朱子泮宮圖說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于辟雝故曰泮水周禮大宗伯以元璜禮北方鄭注曰半璧曰璜璜黃色以半璧之泮水若璜然故古稱學宮曰璜宮後世遂誤為黌宮展

考王制作頖宮魯頌作泮宮戴埴曰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之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祁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圓水耳又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楊用修曰說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者牆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子宮名也以說

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若王制乃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於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旁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旁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說豈皆在泮水之旁乎而皆名泮宮耶

子文觀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鍾鼓簴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

淮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于泮宮烏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証則末矣

入學年數說

三禮義宗曰內則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傅者教學之官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然則未入學時已有傅矣是以內則云出就外傅謂就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築宮焉即謂異宮也至年十三則入小學小學者周則西郊之虞庠十五則入大學謂入於東膠之等入小學之時則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當入學之時

國之子弟亦從學焉至在休息還返別宮居宿出入則受師保之訓故云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教諭德成由有二傅師保之訓也師保但明德藝之術出入前後教道而已非執經者也在小學習經典皆受之於執經者入大學亦從受詩書禮樂之業至於崇高其術皆大樂正所爲鄭注父師司成則大司成也周禮則師氏之官也

大戴禮注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歲入小學

十八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內則十年就外傳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當以此說爲正

敎太子說

呂東萊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爲諸侯者則他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槩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

敎世子說

雜說周官三百六十獨無敎世子官疑其闕畧今考師氏

保氏其所以教國子者公卿大夫士之子謂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教于學也則謂之學士其實一也乃卽所以教世子耳夫世子養尊處優猝然以德行道藝教之其言必不入今第以教國子者示之使之朝夕見聞欣然有所觀感則將薰陶漸染而與爲化矣此卽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之心

師國子而致于太子說

李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于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其父祖富貴宜有報上之心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庸徒

幣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因已接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太廟諸公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詩樂說

呂東萊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即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令夔典學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子弟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

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秦漢以後誤作官司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周禮一書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國子當時鄉遂所以興賢能未嘗見有設教之官蓋學校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此學者所當深思也然舜之時雖國子外不見有掌教之官而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先王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是備見

王氏曰虞廷教胄子止典樂一官其教法惟直寬剛簡四德詩樂二事周禮若天官之宮正宮伯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夏官之司士諸子秋官之宮禁皆主於教庶子煩簡不同何也夫周制每大事則六官皆在此固設官之深意豈以胄子之教國家莫大之事而六官有不與

者哉然所司未嘗不專而教法未嘗不同也蓋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與春誦夏絃秋禮冬書此自幼至長在於學宮教以詩書禮樂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此則大司徒敬敷五教故因其在次舍閒暇家庭之中或初仕爲近侍之臣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事也若宮伯所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專指在王宮宿衛之時而教其大凡司士掌國子之士治諸子掌國子之倅之戒令教治則以大司馬主辨論官材故凡國子之已仕未仕者皆得與聞其教事司寇則以刑而寓教是三官俱主管攝而非教

之專官也然其所以教則所謂德行樂德何異於虞之四德所謂樂語樂舞六藝六容者又豈外於虞之詩樂也哉

學校賞罰相胥說

通考國語齊桓公內正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賢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子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

長弟于鄉里驕躁暴淫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于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賞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祇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爲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說

辨正問古註云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此非得位設教之說乎曰非也春秋孔演圖云聖人不空

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邱爲木鐸制天下法此卽孔註所云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者詳孔演圖之意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于喪天將以爲木鐸之語正相吻合焉貴與曰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觀此則得位之說非矣

經義圖說卷五下終

經義圖說卷六目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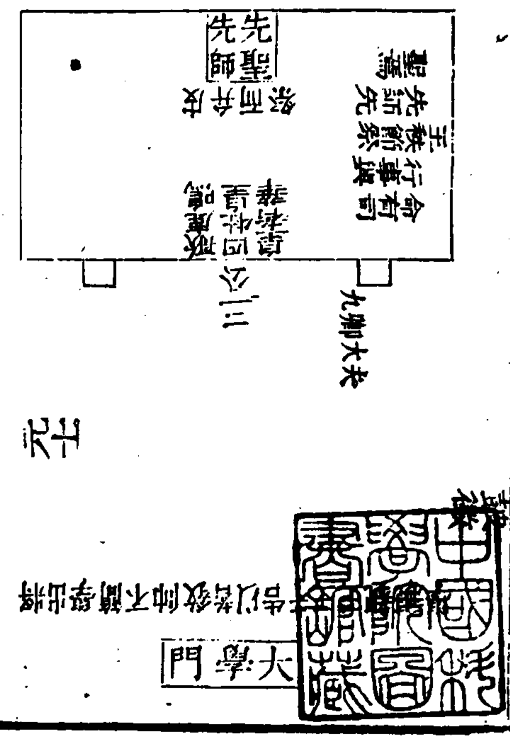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六上

視學圖說
釋菜圖說
釋奠圖說
大飲烝圖說
養老圖說
靈臺圖說

九卿朝室圖說
朝王圖說據鄭卽宗禮
朝覲圖說
附湯沐邑圖說
朝貢圖說
賓射圖說
治朝班次圖說
宁圖說
治朝圖說
大宰掌治圖說
七事圖說
廢置誅賞圖說

視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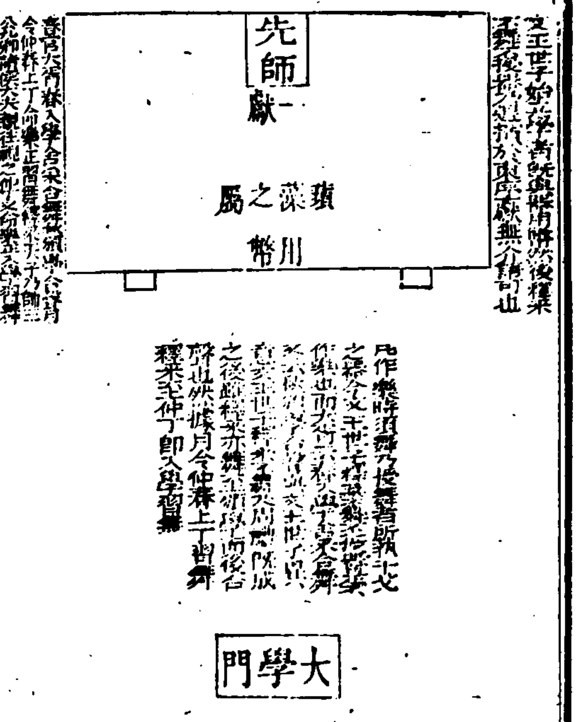


視學說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考七年小成九年大成是出學之候屆期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然則王之視學似專爲黜不肖而設雖屏之西方猶曰棘有欲其速遷于善之意屏之東方猶曰寄有欲其暫寓而終歸之意先王愧勵鼓舞人才雖極之無可造就者而勤懇冀望如此可謂至矣

視學一年再舉而又有五年一行之禮此據未卜禘不視學亦猶講武一年四舉而又有三年大習之禮也

釋菜圖



釋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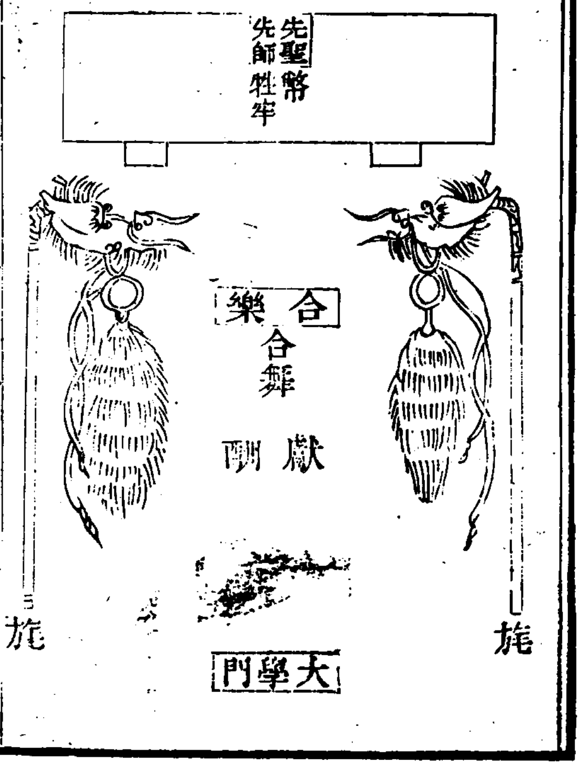
釋菜之禮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旣興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太學則行之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是也文王世子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

陳氏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與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菫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菫荁故有是說也菜之爲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釋菜亦祭先聖說

疏釋菜禮輕不及先聖然記興器(當爲釁)用幣者禮樂之器成則釁之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旣又釋菜告將用之也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上文始立學云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旣釁器用幣釋菜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于四時常奠知亦及先聖也(上庠先聖舜也東序先聖禹也右學先聖湯也)

釋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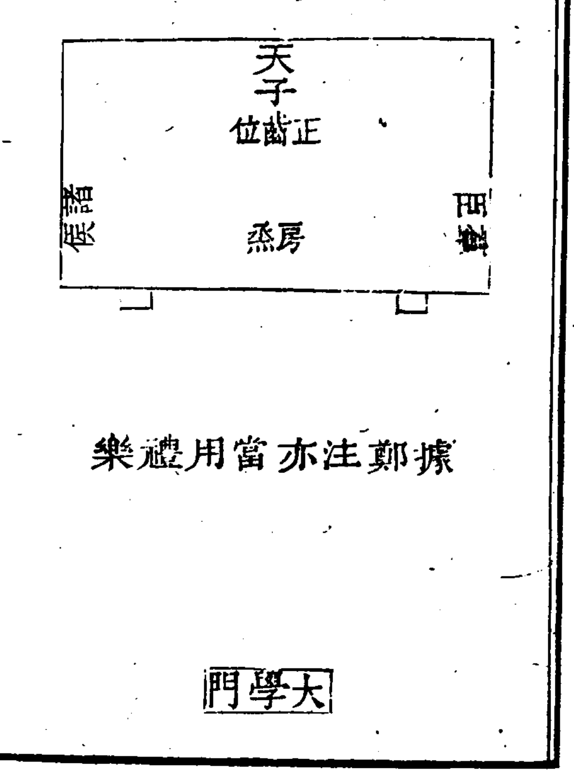


釋奠說

正義釋奠之禮有六凱旋飲至釋奠獻馘一也王制立學之日釋奠於先師先聖二也文王世子四時視學春官釋奠幷二者則爲六也文王世子

陳氏曰學者於先聖先師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爲主其禮隆釋菜以食爲主其禮薄釋奠有幣有牲牢有合樂有獻酬其月用仲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文明之象也釋菜蘋蘩而已閒用幣樂又春官大祝甸祝皆有釋奠之文則山川廟社皆用之賈疏謂其非時而祭故曰奠也

大飲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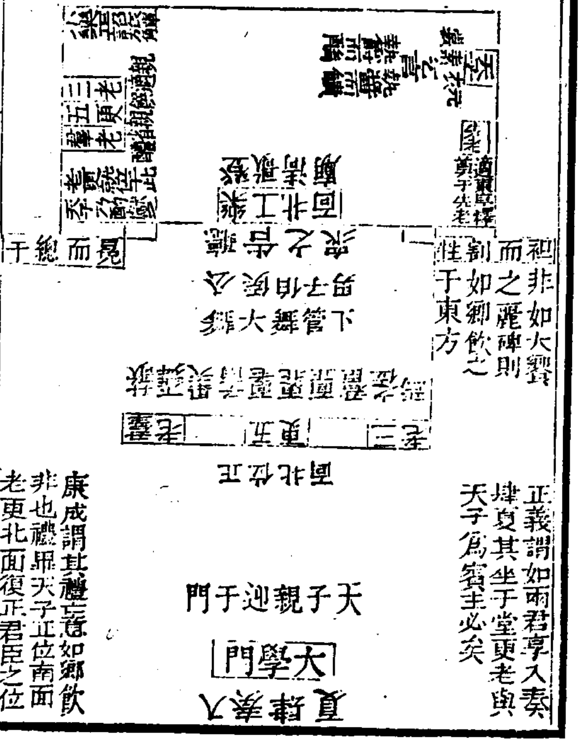


大飲烝說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亡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是大飲之詩大飲是天子事諸侯屬民飲酒亦曰大飲烝謂有牲體爲俎者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殽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者也孟夏飲酎用禮樂孟冬大飲烝互其文是孟冬亦用禮樂

孟夏亦有房烝也

養老圖



養老說

養老之禮自有虞氏迄于周未之或易陳氏曰天子之于老也其所養也三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外饔酒正稾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其歲養之也三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餚不率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元衣盔有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外饔言饗耆老此以饗禮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以燕禮也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以食禮也及其

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禮薦而孝弟之化行矣合語之後天子升自阼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北面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此言饗國老於太學者而饗庶老可類推矣而食燕又可類推矣漢明舉之彷彿古制然其養特更老二人而羣老

不與非古先王之意也而王平仲引皇氏之說謂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之致仕者又有引戶校年庶人之老合死政者之老爲四種長樂陳氏以爲聖人之世苟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有學者遞舉而升之鄉遂大夫獻之于王矣比其老也非卿大夫則其士也苟其人庸下不帥教者可無煩至尊屈體而下之此李氏所以又有國老庶老之外非賢不可養之說也愚以爲其說似是而非夫聖王教天下以孝弟而養老于學以養老也非養賢也當時賢能者賓之于朝不肖者擯之于鄉終身不齒豈無有上之不

必賢能而無告無聲歌詠王風以至于八十九十者乎是亦王者所欲致其一日之養以風化天下者也然則皇氏之說其可廢乎

帝王制禮有本有末如養老則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此等處最重大先王所以爲法於後世也三豆四豆五豆六豆適饌省醴安車輭輪送迎至家特儀文耳合觀王制文王世子內則樂記祭義諸篇可得其概但所乞言究未述何言惟文王世子云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然觀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不徙以其

文而實應詔進講授天子以經義晉武帝幸太學命王祥爲三老北面乞言祥陳帝王政化之要後魏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維時老更並陳以三孝六順之道至後周武帝詔以于謹爲三老問政體謹進以虛心納諫存忠信愼賞罰數端凡所獻言剴切詳明均有資於治理則三代以上所謂既歌而語者又可知矣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故三禮義宗云國老養于學不養于鄉民賢養于鄉而後養于學以漸而進也

又王制云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

鄭氏說養老多不可信如三老五更更卽叟宜訓此老叟能明三綱五常之道鄭氏取象于三辰五星于敎孝敬弟意不切至三五之數亦不必拘如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例耳亦非謂更老各一人也又養老之禮熊氏以爲春合樂秋合聲季春合樂外又有四據鄭氏春夏先饗後食秋冬先食後饗之文也然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卽月令養衰老授几杖時文王世子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舍采秋頒樂時則仲春仲秋也而月令季春擇吉日合樂亦必養老均無冬夏之文鄭氏所云總不足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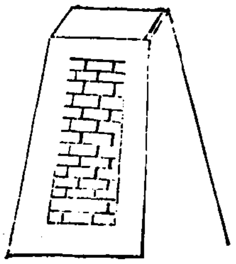
李氏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隆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虞夏殷周莫之改也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敎天下之爲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所以敎天下之爲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敎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

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其莫遺於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

西伯養老說

釋地馬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于鄉者有養于國者余謂孟子制其田里敎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于鄉若伯夷太公往歸暨鬻熊辛甲大夫之徒自養于國學則西伯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又不待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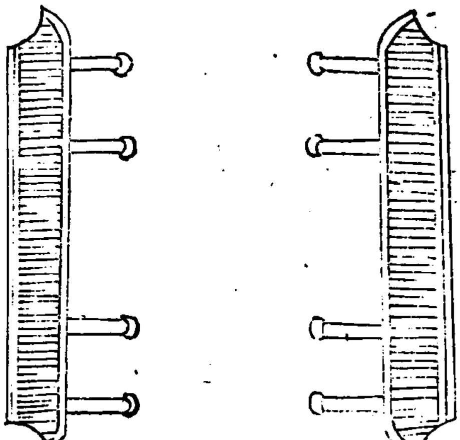
靈臺圖



靈臺說

孔穎達謂靈臺在國之西郊高二丈周四百八十步文王時爲臺如此後遂以爲天子之臺但王制有天子辟雍諸侯泮宮之說則辟雍卽太學而靈臺與辟雍並詠似臺在太學旁文王之有靈臺也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遊觀節勞佚也孟子讀靈臺之詩以經始勿亟一言足以感動民心而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可謂善言詩矣胡傳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無非事者若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其去古遠矣

九卿朝室圖



卿室說

考工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註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卿六卿三孤也疏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

有動有靜者陰陽之理也明作晦休者朝莫之常也王者萬幾之下不有以居息之則勞諸臣宣力之餘不有以宴佚之則瘁周官設三朝爲天子治事處而息之於燕寢設九嬪之室爲九嬪治事處而休之於六宮（內宰注六宮九嬪以下分居之）設九卿之室爲九卿治事處而休之於其家設八次爲官

府士庶子治事處而休之於其舍則起居節而勞佚均勞佚均而精神繼上以治天道下以治地道中以治人道堯舜禹湯所遺之天下不勞而理矣詩云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言文王之善治其臣也

朝王圖

在覲禮前

宁

王

諸侯

擯 小行人 宗伯 大夫 士 八人 五

此用擯數據迎上公禮若迎侯伯則擯四人迎子男則擯三人

諸公

介 卿 大夫 士 九人

此用介數據上公朝天子禮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

朝禮說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薛氏曰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竟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擯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爲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飱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乘其所受上輅上服公之朝位賓主之間乃去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軹而立

介九人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侯伯則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日諸侯皆乘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朝位遠近之數陳介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授舍於廟門之外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以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丈六尺法門之廣旁加一步之數王時服袞冕乘金輅建大旂在於門內至擯授命

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公更報而下傳命旣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初出皐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外之舍諸侯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四人初至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爲行相揖而入每入門止一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男王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軫而立與王旣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

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玉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而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旣訖各還其舍王旣受贄則更服袞冕至於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珪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法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此

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時王則服袞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受玉卒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以示有降以肅氣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放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享併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諸侯行朝享旣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祼賓王拜送之公無酌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

祼賓后拜送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不酢后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后不祼也子男則一祼不酢必使宗伯攝祼者君不酌臣故也宗伯攝祼王與后皆拜送之者敬恭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庶姓則革路服則袞冕毳冕皆使公卿篋服加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饗餼於館公則九牢諸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乘馬賓使者夕則后致饗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

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無獻酬之節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俎其樂無算也取其歡而已其爵則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矣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勞三問侯伯則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

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貳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說內春夏與秋冬異儀仍宗鄭氏不可從

雜說朝有二諸侯于天子謂之朝兩君相見亦謂之朝則滕侯薛侯來朝是也然而春秋之義王所則書朝正其有尊王之名謂事雖出于權而禮則專也京師書如責其無

尊王之實謂事雖出于正而禮則僭也此朝王之禮失之矣如齊鄭不能恤小國而假朝禮以濟陵人之謀州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爲依人之具是相朝之禮又失之矣

朝期圖

一年	侯服朝
二年	甸服朝
三年	男服朝
四年	采甸服朝
五年	衛服朝
六年	男甸蠻服朝
七年	
八年	甸采服朝
九年	男服朝
十年	衛甸服朝
十一年	
十二年	采男侯甸衛蠻皆從王巡守

春	侯東一年來見	甸東二年來見	男東三年來見	采東四年來見	衛東五年來見	蠻東六年來見
夏	侯南一年來見	甸南二年來見	男南三年來見	采南四年來見	衛南五年來見	蠻南六年來見
秋	侯西一年來見	甸西二年來見	男西三年來見	采西四年來見	衛西五年來見	蠻西六年來見
冬	侯北一年來見	甸北二年來見	男北三年來見	采北四年來見	衛北五年來見	蠻北六年來見

朝期說

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要服卽蠻服若蕃服則兼夷鎭而言之也周書於羣辟言六服而朝只五服何也曰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爲六畿服之內諸侯卽公卿朝夕在廷其朝不可以歲計要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道路遥遠或不必其來卽來或不必常能及期故朝止言侯甸男采衛五服也而周書又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與虞制五

載一巡守其年數之遠近不同何也曰虞周異時各不相師而要其考制度朝方嶽明黜陟之事未嘗不同也至大行人六服各以服數來朝與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不合何也曰此則開宋元聚訟之端而不可究詰者也宋元諸儒多信周禮六服各以服數來朝而謂周書言五服者或要服遠不必如期而至蔡傳則信周書而謂周禮書未成而周公亡其法制有未施行然考大行人經文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或者使臣因貢而來未必其君自朝則大行人未嘗與周書相背繆矣至於王制則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二說者與大行人又不同先儒皆謂王制所言乃夏殷之禮子太叔所言則諸侯朝霸主之禮耳而昭十三年叔向又曰仁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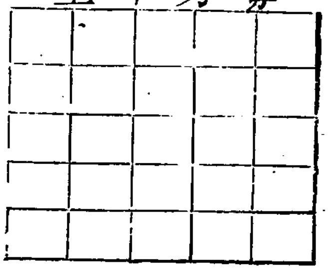
再會一盟之說不惟與尚書不合且與大行人及禮家所
載皆不合

行人司儀屬司寇說

雜說職方氏旣屬司馬而行人司儀又屬司寇何也四方
不來庭司馬討之來朝不恭司寇刑之

附湯沐邑圖

每方十里



湯沐邑說

王制方伯爲朝于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
元士考子男五十里元士受地視子男是湯沐之邑五十
里也春秋鄭伯使宛來歸祊注成王賜周公近許之田以
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封鄭有助
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守故欲以祊易
許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欲爲魯
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方伯曰湯沐諸侯曰朝宿而鄭伯
助祭天子旅泰山之邑亦曰湯沐豈朝宿之邑卽湯沐之

邑而許在魯耶

朝貢圖

侯服貢祀物（犧牲包茅之屬）
甸服貢嬪物（絲枲）
男服貢器物（銀鐵石磬丹漆）
采服貢服物（絺紵）
衛服貢材物（櫄幹栝柏篠簜）
要服貢貨物（金玉龜貝）

九州之外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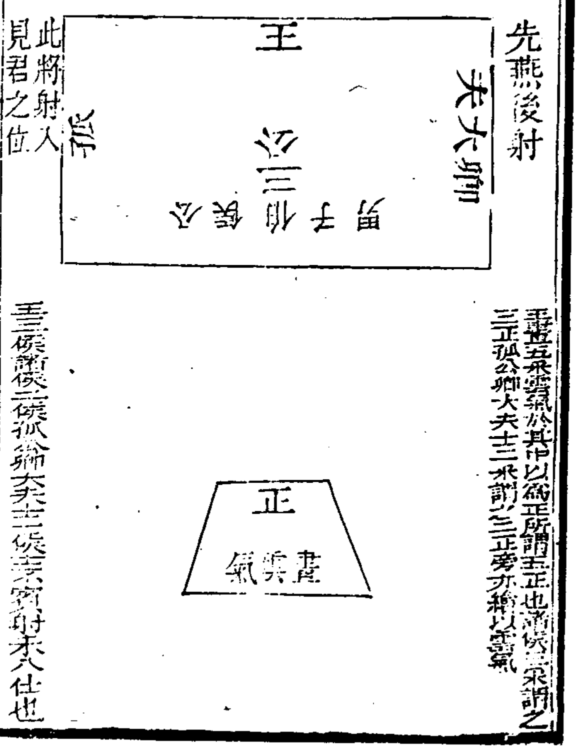
朝貢說

王者不貪貨賄維正之外無多求焉而欲展臣禮則臣下之情亦有不得已者故周公使大行人小行人掌之玉府藏之以待弔用弔用如諸侯喪札則令賻補之類是取之於列國仍賜之於列國此亦如家人骨肉禮物往來耳況立太宰以幣餘爲賜予立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厚往薄來勤懇周至周天子體恤諸侯之至意不更有深入人心者哉

貢有二等一曰方貢方貢者遠人慕義自通各以珍奇之

物來獻如懷方氏貢遠物是也一曰土貢土貢者出於五服諸侯大國各以其稅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每歲市取貨物以獻天子大宰九貢所云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是也顧於侯服歲見之時又各有所貢其貢卽太宰所謂祀貢嬪貢器貢服貢材貢貨貢者先王不貴異物而貴用物如此不及幣貢者幣貢玉物皮帛有服貢則不必有幣貢也不及斿貢者斿貢燕好珠璣瑱玨有貨貢則不必有斿貢也不及物貢者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有祀貢則不必有物貢也

賓射圖



賓射說

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故諸侯來朝於天子八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所以樂嘉賓皆無擇士之義禮記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則諸侯遣聘之卿大夫亦得與於賓射杜氏通典亦云賓射謂列國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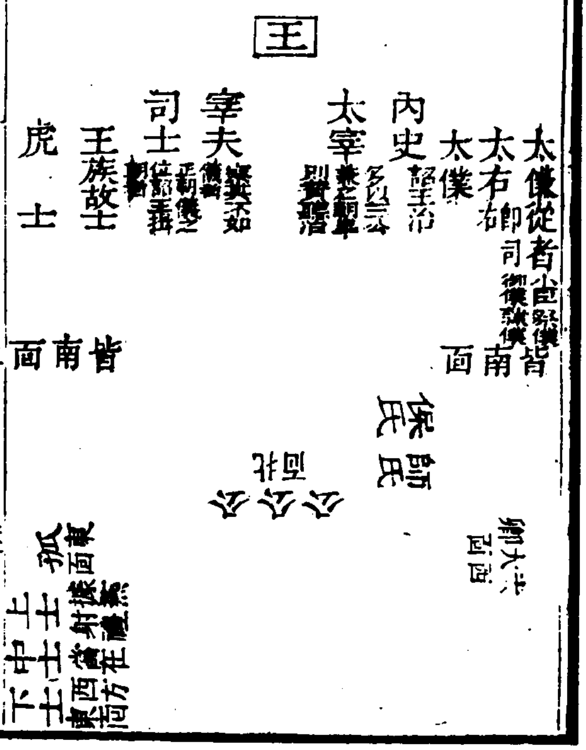
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皆
行之於朝或曰在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註位將
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
又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
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

正　射法謂射禮之法如下文所謂侯也獲也容也樂節
也皆射儀也兩人爲耦六耦共十二人三侯熊侯虎侯豹
侯也三獲謂執獲旌而告中者三人也三容謂設屏風以
蔽待獲者也歌騶虞之詩以爲節九節以九爲數五正畫
五采之雲氣以爲鵠也中朱次白次黃次蒼而黑居其外
爲二侯熊豹也二獲二容如侯數也七節者貍首以七爲
數也三正朱白蒼也一侯麋侯也一獲一容如侯數也二
正朱綠也豻犬也以豻犬之皮爲侯也一獲一容如侯數
也而鄭康成引考工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句以破

之云二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
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與前說不同但以士射干推之仍
當以熊虎豹爲是且所云五采者安見祇畫雲氣不如燕
射之侯中畫獸形而疏又云舊以皮侯釋正非也故鄭氏
駁之今閱舊註斥言獸名未嘗言皮大射用皮賓射用畫
與梓人文並不相背說見大射疏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
王射之禮者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射法各自有官
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此射人所掌王射之禮以別諸
侯以下之射也

若其官職則眂瞭奏鍾鼓鍾師凡射王奏騶虞笙師共鍾
笙鎛師鼓金奏典庸器設筍簴陳庸器大史凡射飾中舍
算司常凡射共獲旌射人治射儀服不氏贊張侯繕人詔
王射贊王弓矢梓人張采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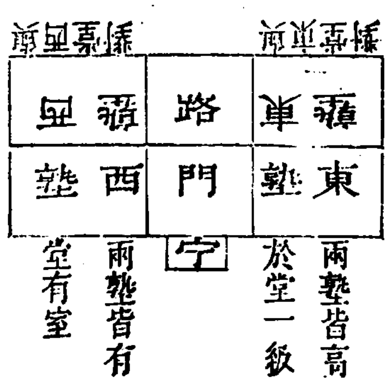
治朝班次圖



治朝班次說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大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夏官太僕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入內朝皆退註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而又恐有不如儀者命天官宰夫察之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

宁圖



宁說

朱子集註但稱宁爲虛位乃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原未言在庫門內雉門外卽升堂亦未確定爲治朝之堂乃後之講家衍朱子之意謂入自庫門過外朝之虛位嗣是又由雉門升治朝之堂與邢昺疏合然未必有當朱子之意也故繪宁在路門外繪朝在路門內爲朱子辨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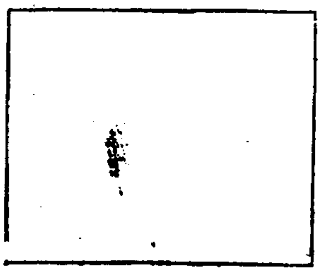
朱子全本語類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卽此亦可悟宁在路門外

江氏曰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俟我於庭俟我於堂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旣省俟於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

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邢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得之若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孔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甚誤考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若天子屏在路門外近應門是內屏矣

竊疑覲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亦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霤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故郊特牲以臺門旅樹連言之不可以廟門例路門謂路門之內有屏也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唯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總之人君宁立之位不論外屏內屏皆在路門外鄉黨過位在此邪氏既知宁在路門之外屏樹之內矣又用曲禮孔疏釋屏謂之樹則屏又在路門內何前後自牴牾乎

治朝圖



治朝說

江氏曰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宁徧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人之揖也今人之揖古謂之肅拜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也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治朝無堂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覲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

平地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當入故鄉黨有過位之事

過位三節說

析津朱相國曰論語註包氏曰過君之空位邢疏曰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考天子諸侯皆三朝王之外朝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詢衆庶之朝也王之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之日視朝之位也王與諸侯賓射亦在此王之燕朝在路門之內太僕掌之王與宗人圖嘉事及王退俟大夫皆在此諸侯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外賈疏

朝士云諸侯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江愼修鄉黨考以爲亦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之外燕朝在路門之內路門以外皆庭而無堂皆立而不坐曲禮孔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江愼修鄉黨考以爲在應門外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江據邢疏云在雉門內路門外宁位在其間近路門而遠屏總之人君宁立之位不論內屏外屏皆在路門外鄉黨過位在此君日視治朝退適路寢而虛其位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朝辨色始入注入入

應門也曾謂之雉門又曰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惟路寢有堂詩狐裘在堂疏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檀弓朝不坐燕不與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疏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立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君在堂上當南面或君有命升西階而造君前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疏謂皆圖事非與賓反見之燕義也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禮又云君在堂

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注謂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也朱子曰路寢廷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考路寢有廷左傳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是也有堂檜風所云在檀弓所云坐鄉黨所云升者皆是茹孔子對問政對大昏禮對儒行悉數之乃留更僕者在此堂矣儒行注曰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又哀公命席注曰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今解以位爲外朝之虛位以治朝廷立之處爲有堂誤也

太宰掌治圖

八柄馭羣臣

八法治官府　　九式節財用　繫

六典治邦國　制國用　九職任萬民　民　九兩

八則治都鄙　　九賦斂財賄

八統馭萬民　　九貢制邦用　心

太宰說

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甚爲博大驟觀之若散而無紀然有要焉典法則柄統治天下之道式職賦貢制國用之矩九兩所以繫邦國之民之心此總述均平之事所以運　天下者也冢宰主節制王及后世子而有宮中之政令主統百官以考其治理財以制國用而有歲終正治受會此一官法守也自和布懸法而下則率六十屬以舉天下之治建其牧而下則總擇天下之官以任天下之職此特春王正月新政也以其宅百揆故贊王聽治而有六敘以肅百僚六計以察百官八成以聽萬民六屬而事下職掌有定規六職而事下六官有定式九職而事下各職有定式此皆每日之事也國之大事七或以百職之首而提其綱或以天官所掌而治其要此則每時所備之事也小宰宰夫其職掌並與冢宰相亞大約尊者博而要卑者少而詳故雖雜而不越大積焉而不苑者以此舒氏曰冢宰掌邦治求之王身則道德其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謹其飲食之節司裘內司服謹其衣服之制宮人掌舍慎其居處之宜宮

正內宰慎其侍御之選則凡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而絕人欲之萌者有由矣自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于是謂天子大臣當不屑于細務而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擁虛名于百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豈周禮設立太宰之本意哉

鄭氏曰或問太宰事權重矣廢置誅賞不過終篇一言之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而馭吏之嚴反諄諄不置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

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宮之政令與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羣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官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爲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中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其政令掌其

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弊羣吏之治敘羣吏之治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益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見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寬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

馭官說

官制曰讀周官書一篇見成王所以勸戒其羣臣皆有寬厚溫和之氣戒之以敬以公以學以敏以剛決以成信以咸和以勸善勤惻懇到如父兄之訓子弟其告之辭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惻然惟恐傷之又觀周禮一書而知成王之所以御其羣臣者皆有嚴厲督責之意太宰屬之以八法馭之以八柄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以至小宰之職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凜凜乎其嚴惟恐或敗我事也此無他戒之不致其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之不致其嚴厲則無以激其志二者交相濟焉有不可偏廢

者成周官人之法大抵如此

兼官說

鄭氏曰或問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傚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

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歿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尊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

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冗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

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夫專官行事勢宜多而不宜省則獻人之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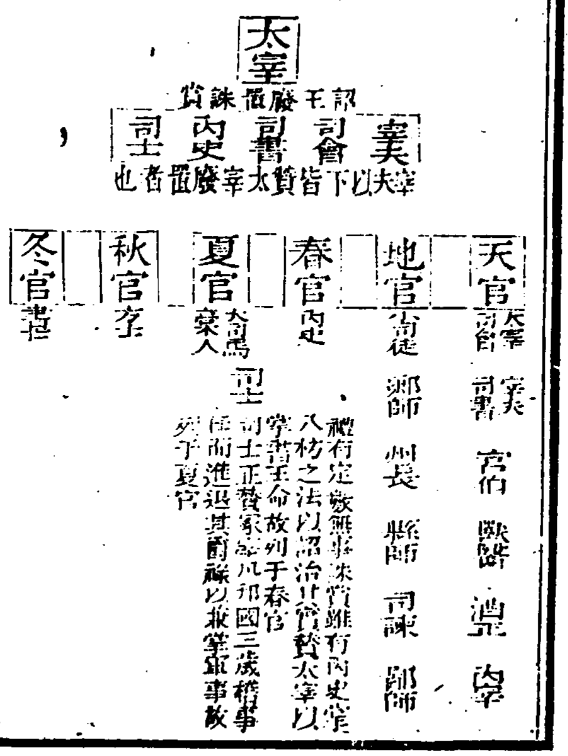
七事圖

祭祀　朝覲　會同　賓客　軍旅　田役　喪荒

七事說

小宰七事一曰祭祀二曰朝覲三曰會同四曰賓客五曰軍旅六曰田役七曰喪荒祭祀吉禮朝覲會同賓禮軍旅田役軍禮喪荒凶禮嘉禮有賑膰是祭祀之事有饗燕是賓客之事則五禮具於此七事矣

廢置誅賞圖



廢置誅賞說

冢宰建邦六典終之以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其通六官而行黜陟之典可知矣其必詔于王者重其事也但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贊冢宰而因其掌書王命分置春官司士贊冢宰進退其爵祿而因其掌軍士分置夏官則其於春官夏官之廢置亦加詳而書于司書會于司會歲會于小宰宰夫則六官從同此百職所以修舉而周官所謂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亦無

侯丁寧而誥誡之矣

雜說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官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績以自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于歲終而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也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于會計之繁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

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于一職之長而後考于一官之長考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與

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葢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于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考諸侯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但記專以習射言似乎太拘此言稽士任則以其任職而觀之為得其賢否之實也

虞周課吏疏密不同說

同異錄古人考課疏密不同唐虞之法遲之三載而考績又遲之九載而黜陟幽明如斯而已至於成周則異是周官大宰歲終則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由斯以觀在唐虞則疏在武周則密其故何歟曰唐虞事少官亦少故其法不嫌於疏成周事多官亦多故其法不得不密時勢然也要之大宰之考百官與考羣吏其法亦有不同葢百官者卿大夫也其爵尊故太宰不得擅行進退必告於王而廢置之羣吏者羣士庶上與府史胥徒也其位卑故或誅或賞太宰得自專焉然

而羣吏之治又非必待三年而後考之也太宰以下小宰既每月考之矣而宰夫之職歲終則正歲會月終則正月要旬終則正日成視小宰為尤詳大抵成周之考課其事非一而約其大綱總之不離六計者近是六計之中若善若敬若正皆優於德者也若能若法若辨皆長於才者也以此廉之則賢且能者無所隱而不肖者無所容此羣材之所以競奮而百職之所以交修也

經義圖說卷六上終

經義圖說卷六目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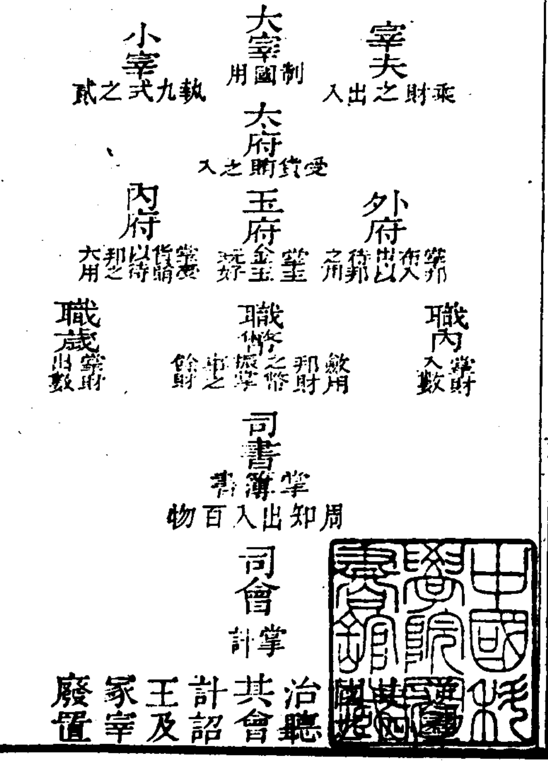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六下

理財之官圖說
理財之法圖說
出入要會圖說
九府圖說
五醫圖說
司徒掌教圖說

班祿圖說
版圖圖說
荒政圖說
民數比校圖說
役法圖說
任地圖說
征稅圖說
廩人舍人倉人圖說
宗伯掌禮圖說
掌天象圖說
分野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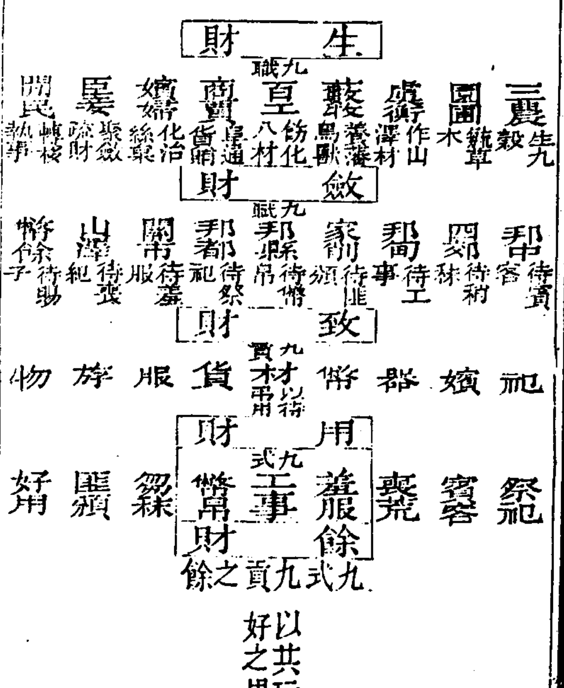
理財之官圖



理財之官說

雜說掌財凡四職天下財賦太府總領之其下玉府分掌王之內帑內府外府分掌王之公帑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行其私然太府雖總其財而財分于三府復制之以司會與太宰則太府亦不得行其私葢立法之善如此

理財之法圖



理財之法說

九職九賦九貢見天官太宰皆所以生財然九職通行于天下九賦行于國中九貢行于九州諸侯先王斟酌盡善如此

鄭氏曰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别如何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納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畧公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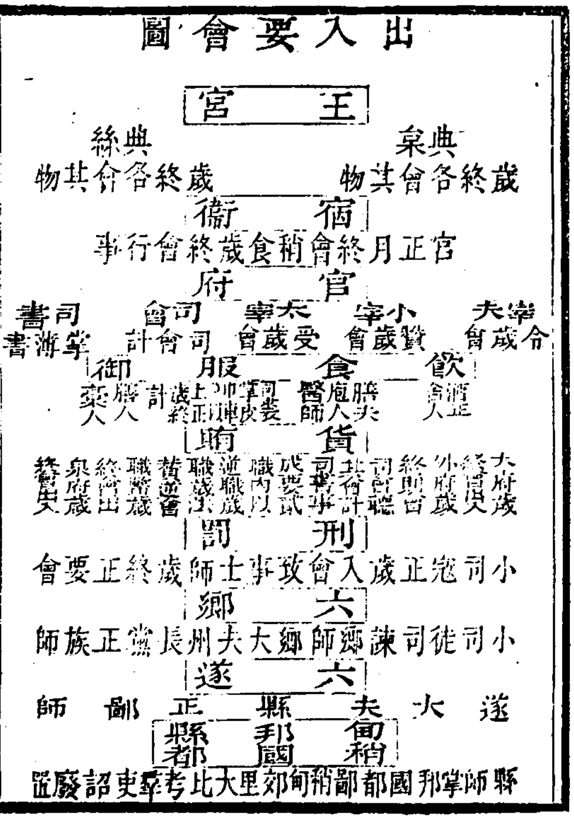
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析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將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卽

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考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歷人收毛皮筋骨角人羽人斂齒革羽翮卝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材物掌葛掌染草征絺綌其始也以九穀爲主其終也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分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究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常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達之王畿之外則有

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幷之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變賦而爲貢者也其委曲纖悉與畿內無不相應者嘗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賦稅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析以

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卽太宰之九賦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卽太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尙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邱甲則

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是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于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要會說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為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稱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

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爲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建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蓋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而下增弊疚蠹於王體非所以建大

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治有可旌者焉歲會雖贏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爲本也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於司會司書授之以法掌事者依法征斂入於大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大府乃頒於玉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必考於司會司書驗其合式法與否然後得支於大府而存其要貳於司書大府乃復於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利權所以常歸於一也

鄭氏曰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其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

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鈎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撿括而爲大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是以聖人必使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

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

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考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緐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

九府圖

- 大府 治藏之長
  - 玉府 主藏金玉器用者
  - 內府 主貨賄在內者
  - 外府 主泉貨在外者
  - 泉府 掌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
  - 天府 主賦入者
  - 職內 主賦入者
  - 職金 受其入征者
  - 職幣 掌財賦之出者

九府說

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九府即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圜謂均而通也刀帛布皆錢之名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五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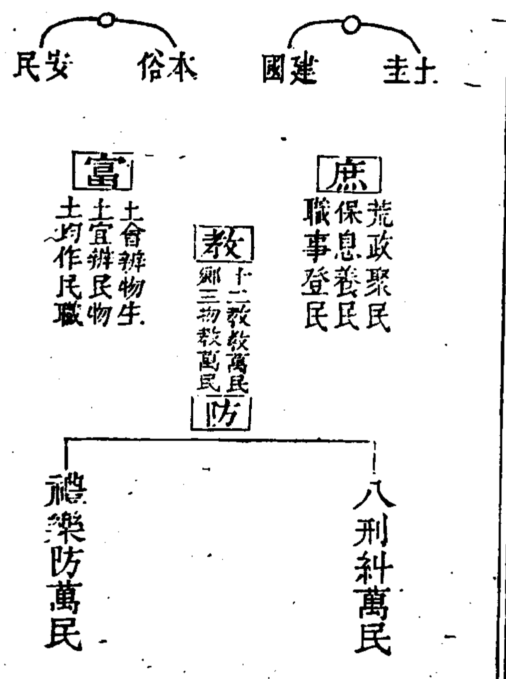
醫師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
- 食醫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 疾醫　掌養萬民之疾病
- 瘍醫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 獸醫　掌療獸病療獸瘍

五醫說

王氏曰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指斥也

葉氏曰觀民之疾瘍有醫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見先王愛物之心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不使醫宮共其事何耶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故食醫一官不獨和王之六食六飲之等也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此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也雖然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爟之出火納火皆爲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冰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已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則又有醫師董各醫而分治之先王一體斯民之政如此

司徒掌教圖



司徒說

大司徒主教萬民土圭建國之後即以本俗安民十二教概施于邦國也鄉三物擇俊秀者而加之意也平時既導以禮樂有故又糾以八刑敎典可謂詳明矣然不極于富庶則教無從施故先之以土會辨物生土宜辨名物土均作民職致其富也又先之以荒政聚萬民保息養萬民職事登萬民致其庶也而後加之以教至于教有可施則布之于政治以成其富庶者亦畧可覩矣葢有周以司徒兼教養之事故其佐王安擾邦國者如此非若唐虞之世以教養分職也

周禮多言勤萬民之事而地官尤于鞠人謀人兢兢致意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以六樂防萬民所以敎之也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養之也不獨此也司諫糾萬民司救救萬民調人和萬民媒氏判萬民所以佐司徒之敎鄉師賙民囏厄遺人恤民囏厄泉府貸民本旅師散民利所以佐司徒之養以此推之五官莫不皆然葢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周人爲國家固根本其立法固宜如此

諫諍說

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屬分職聯事可謂纖悉矣而獨諫諍一職鈌然不詳僅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俱地官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官者也其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者亦皆守衛之人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葢以循誘其善潛格其非於冥嘿之中正不必昌言顯諫發聲徵色之爲也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平時之詔王爲治者不一人也冢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

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廩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又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瞽誦詩諫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

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楊觶飲酒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乎有諫官之名鄭昌訟寬饒則曰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鮑宣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而後得以言事非諫諍而言事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之不設諫官而終喜周人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專設諫官而終咎漢人諫諍之路狹

班祿圖

地官

司祿闕

天官

八則四曰祿　常祿也

八柄二曰祿　常祿外別有所賜者

班祿說

天官八則曰祿常祿也八柄曰祿則常祿之外別有所賜者常祿有定別賜者無定其數宜均詳于司祿考司祿繼倉人是謂頒祿米也今其文缺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久矣

王氏曰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考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減田為毋而官吏為子苟給之以田守為常業亦已足矣必入於司祿而後給之者葢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於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養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田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於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為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

得聞者乎

鄭氏曰府史胥徒葢九賦中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以天官考之凡二千六百九人奄人閽人內豎等六十四人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醯女鹽女奚等共一千一十六人總食祿者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關司門等不可考者尚三千餘人以天官為準通以三千六百人為額不限以兼攝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可賦田則給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祿其祿以百畝為差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國君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為食故二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考之春秋三公之

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葢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為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班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葢爵尊於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上眡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

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至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則庶人在官之祿凡五等也今通以百畝爲限則食祿一萬九千八百夫王畿千里之內提封百萬井十一以供稅則所入無限而以一萬九千夫田之祿以給庶人在官者何患不能足哉而況於兼權者乎又況關市有稅山林川澤有稅四方諸侯歲貢無限以之供郊廟賓客之費蓋甚優矣或者疑其不能給殆未深考也何以言之百萬井之田爲井九百萬夫井稅一夫則入於公者九十萬夫除山林城池苑囿

三分之二則收田稅六萬四千井爲田五萬六千六百夫除其府史胥徒之食尙餘三萬七千以下夫也

春秋官祿遠浮于古說

陳氏曰先王班祿諸侯十倍於卿卿則視國之大小遞爲降殺春秋以來多踰古制齊桓公時伯氏有駢邑三百宋之盟公與左師邑六十秦后子仕晉韓宣子問祿於叔向叔向曰大國之卿田一旅上大夫田一卒衛免餘言於衛侯曰惟卿備百邑視古時卿祿四大夫之制大相遼絕矣

版圖圖

圖	版
繪土地	記姓名

小宰司會司書司民之版記戶籍也宮正之版記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也宮伯之版記士庶子也內宰之版記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之祿籍也司士之版記羣臣也大胥之版記學士也

小宰司會司書大司徒小司徒遂人之圖繪土地也內宰之圖繪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卝人之圖繪卝也冢人之圖繪公墓也墓大夫之圖繪邦墓也司險土訓之圖繪九州形勢也職方之圖繪天下也

版圖說

版以記姓名圖以繪土地不有版圖何以控御天下周人自閭里郊野縣都至于九州及天下金玉錫石之卝公墓邦墓之兆域皆有圖自宮中之宮府王宮之士庶子羣臣學士至萬民皆有版是以糾察甚便而賞罰易行天下雖遠一室治之而有餘矣

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于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于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式負版說

小宰司會司書司民掌記民數朱子據此而以式負版爲敬民數愚謂宮中之官府及王宮之士庶子衛王宮者也羣臣學士與王者共理天下者也而萬民又恃王者以爲休戚而王者政教之所必首及者也雖王朝侯國之版有煩簡多寡之不同均當肅然起敬朱注以爲敬民數舉其重者大者耳若不將宮中官府之版及王宮士庶子之版羣臣學士之版補出恐有掛漏予搆此題俱推廣言之

荒政圖

天子
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大司徒

荒政
散利 薄征 緩刑 弛力 舍禁 去幾 眚禮 殺哀 蕃樂 多昏 索鬼神 除盜賊

救荒之法
司關 凶札無征
均人 無年公旬用一日
司市 凶荒市無征而作布
廩人 食不能人二鬴詔王殺邦用
膳夫 大荒則不舉
司服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illegible]
保章 [illegible]
神仕 禬荒
掌客 凶荒殺禮

賑民之術
遺人 委積待荒
旅師 平頒興積
廩人 移民就穀
倉人 待凶而頒
司稼 賙積平興

荒政圖

侯國

大司徒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大宗伯 以荒禮哀凶札
典瑞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朝士 令邦國都家慮刑貶
士師 若邦凶荒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小行人 凶荒爲一書則令賙委之

荒政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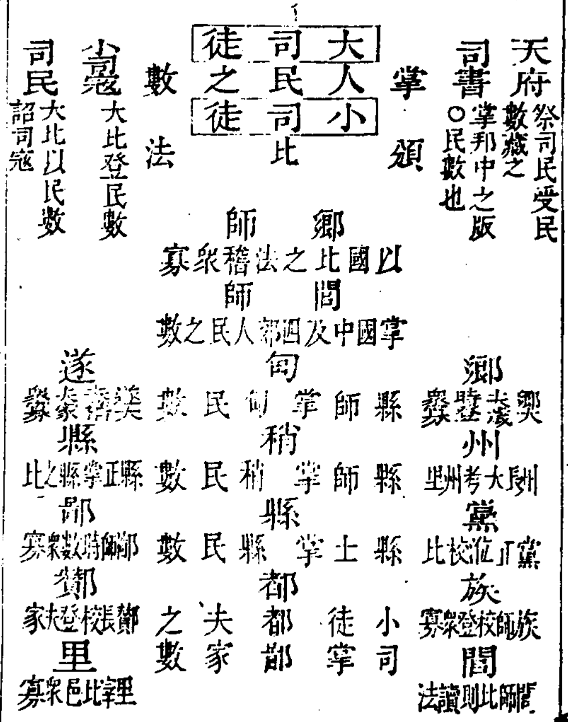
荒不成于水卽成于旱然唐堯有九年之水而不以水告荒成湯有八年之旱而不以旱告荒豈非先事而早籌備荒之策旣事而又有救荒之法乎於五穀樹藝六事責躬可想見矣及至成周荒政大備當其未荒也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水溢民無菜色又遣人掌鄉關之委積以待艱阨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平頒其興積司稼掌均萬民之食

賙其急而平其興廩人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則令民移民就穀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凶而頒之委所以開財之源而備預之也如此至年不順成則其象先見于天保章氏詔王修省凡以神仕者又禬國之凶荒以冀消弭至修省禬除所不免則天子爲之素服素車食無樂若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君禮益加貶損膳不舉樂食不舉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關市至于無征賓客至于殺禮尤思實有濟于民生立荒政十二聚萬民曰散利薄征緩刑弛役舍禁皆所以存寬恤之恩曰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婚皆所以爲節制之道旣節其所當節而又曰索鬼神則祈祀無有不舉旣寬其所當寬而又曰除盜賊則禁奸無有不嚴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又曰徹申伯土疆以時其粻言備荒之有具也又曰鞠哉庶正疚哉冢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言救荒之有法也雖然周之天子不獨備荒于畿內之國也又令小行人凶荒爲一書頒荒政于諸侯之國則有大司徒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朝士之慮刑貶士師之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諸大政始以宗伯荒禮之哀繼以典瑞珍圭之恤當時九州四海之遠莫非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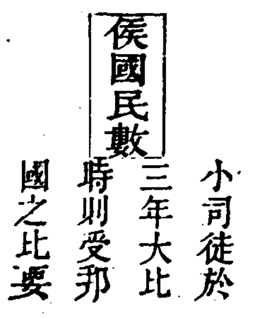
勤恤之意所流通雖粟糠豆屑之時而有家給戶足之樂周之盛王所以有荒歲無荒民也及至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平時無積貯之方概可想見卽管子輕重諸篇不過巧爲之制以予奪斂散收其權于上豈復有子民之意哉

泉府以泉貸民所以足用旅師以粟貸民所以給食上不損秋毫而民享其利此後世常平倉之所由來也

民數校比圖



民數校比圖



民數比校說

小司徒大司徒之副貳也掌九比之法九比者上中下三等各三爲九故曰九比也比者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又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及三年大比受邦國之比要凡用衆庶掌其政教焉此使民所以無怨而國家得用民之實效也

三年大比民之衆寡總計民數登之于版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自生齒以上皆書之登其數於天府之官受而藏之內史司會冢宰則藏其副本此何預秋官而小

司寇亦大比登民數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司民亦掌登萬民之數獻之豈秋成之象耶司寇佐王以好生之德不專以入死爲名且使知刑辟中多一人卽民數內少一人獄訟焉有不情記者哉雖死不怨王道之成有自來矣

呂東萊曰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于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

役法圖

大 行巡行 封封國 徵征斂 野田野 徒 田 師 役

事 徵召役 士築士 行巡行 政征斂 役 役 役 法

王宮 作 王國 國事 邦事 六鄉 六遂 甸 稍 縣都 侯國

內 外

宮 師旅師 隸五隸 胥伺捕 用田獵 饔 行 封 同

衆 田田獵 徒民徒 田田獵 行巡行 事 役 役 王

役法圖

小司徒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

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

族師

校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

鄉大夫

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至六十有五

國中謂六鄉野謂六遂二歲半為一尺

均人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

役法說

王者不能以一手一足之烈而興庶事也于是上因天時下乘地利任以老者之事食以壯者之食而大有資于民力焉顧民力幾何恃在上之人體恤之而後民不疲于屢用考之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顧其法僅四而名出多端一不辨其施舍須其法則與其禁令有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者矣先王知其然如大事作宮衆非大事則不作宮衆矣又如國事巡行召

役起軍師旅田獵封國土築喪事五隸民徒諸役此役之須于王國者也征斂巡行追寇伺捕田獵諸役此役之須于六鄉者也田野征斂田獵巡行諸役此役之須于六遂者也徒役內外饔事此役之須于甸者也田役行役此役之須于稍者也師役軍役封役此役之須于縣都者也皆區分類別立之章程而掌于王官以爲諸侯法則此外之勞吾民者又鮮矣而猶未已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此有周盛時工役煩興所以無北山獨勞之歎而有汝墳孔邇之思也

小司徒之文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注大事師田也又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劉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於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

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戰也然則師田之役非王者之所首重者乎

雜說役有其數齊其勞也役有其時惜其力也是故上地任以三人下地任以二人而正羨殊其制豐年任以三日無年任以一日而凶札輟其功致餘竭作惟在禦寇而追胥和會力均自無舉贏而時詘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上以法乎天矣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下以成乎地矣警以奮勉則有鼛鼓之傳示以觀聽則有大旂之建任以老者之事而食以壯者之食役民如此古今豈復有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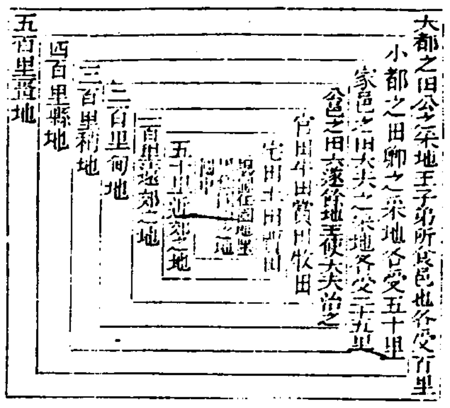
哉大東賦之不均也北山役之不均也大東之詩有粲粲衣服者焉有葛屨履霜者焉北山之詩有燕燕居息者焉有慘慘劬勞者焉不平如是天下安得而恍服哉然而勞役之甚者猶自較其輕重邶風之所云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也困苦之甚者猶自較其淺深正月之所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也使民至此不亦甚可憐與故說者謂若華之民不聊生天運窮矣匪兕之牽彼曠野人道窮矣

使民以時說

釋地吳亦韓來問時爲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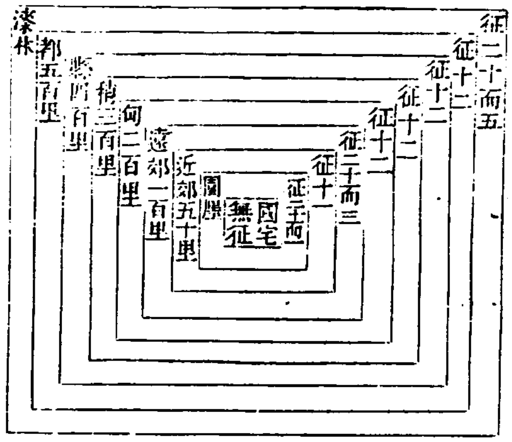
之田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輿梁成註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㕘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于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而後起冬至而止無有于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季也參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盖徵其用民力于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

任地圖



廛民居之區域里居也場登禾稼圃種果蓏宅田者以備民宅及致仕者所受之田士田者士大夫所受之田賈田者商賈所受之田官田者庶人在官所受之田賞田者有功受之賞田牛田牧田者收養之家所受之田自甸之地以至于畺有公邑有家邑有卿之采地有公之采地有王子弟所食邑亦以任之

征稅圖



城中之宅無征園圃所賞實者頻之廛里所受民以爲居皆薄其征五十里近郊其民役頻故輕於十取一百里遠郊其民役不若近郊之頻故二十取三至于甸稍縣都在遠郊外其民役又不若遠郊之頻故十取二推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懼民趨末作修于器用而抑之也

任地說

孟子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毋乃非周人之徹法歟鄭氏惑焉益誤認載師爲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爲任地之法也嘗考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于民又以其一分爲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

者輸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法異乎任民之法則成周十一之徹法可考矣此易氏說但於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均未詳據易氏說推之郊甸稍縣都除去民所分授之田皆係官田漆林園廛除去國宅皆係官地官田授于公卿大夫士公卿大夫士主之官地授于庶人在官者庶人在官者主之官田之賦十一官地亦當十一孟子國中十一使自賦正指此也至以其一分分爲十分而于中二十而一二十而五以輸于天子應與采邑無異然則取于下者無過十一取于公卿大夫士庶者

其等差同亦所以裕國也

采邑說

采邑者分其地于卿大夫元士者也中士而下則無采邑又采邑之外賜地有三種有賞田有加田有圭田（圭田即士田）四者之中惟加田之稅悉入本主餘皆有征王制圭田無征是殷法

集註有采地說

釋地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何以集註獨註于百乘之家下雖本鄭註未允余易之曰百乘之家采邑之至大者也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廩人舍人倉人圖

藏米之官	會計米數之官	藏粟之官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舍人（掌平官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	倉人（掌粟入之藏）

廩人舍人倉人說

廩人掌米亦兼掌穀故經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又藉田千畝所獲收于御廩名曰神倉廩人亦兼掌之以爲祭天地宗廟之接盛其他祭供于舂人不必出于藉田也又以歲之上下數也計邦用以詔穀用出其穀以與舍人而舍人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至廩人有空缺舍人計之還入猶職內職歲之于大府有監臨之義至倉人所入之粟不出藉田意即取于公田者與以待邦國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猶廩人食

不能人二詘則令邦移民就穀也

長府說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九月遂伐季氏入其門杜註謂長府官府名論語鄭註謂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朱子因之意府必與季氏居相近故公居之將出不意而攻季氏也閻氏若璩謂魯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以結士心亦一解但魯始終未改作長府殆因閔子之言而中止與

宗伯掌禮圖

吉　以九儀正邦國之位
凶　以玉作六瑞等邦國
賓　以禽作六贄等諸臣
軍
嘉　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

禮莫重于分
禮　樂　合天地之化
禮莫重于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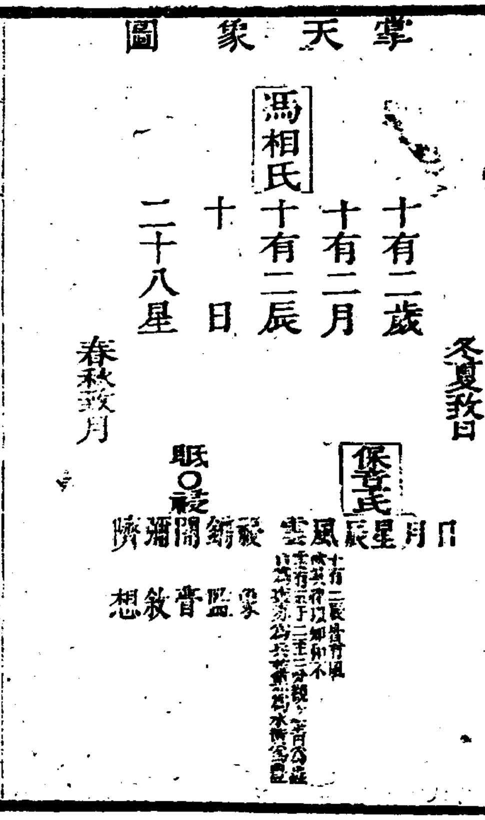
宗伯說

宗伯掌建邦禮邦禮者吉凶軍賓嘉是也吉禮所以仁鬼神也凶禮所以仁死喪也賓禮所以仁邦國也軍禮所以仁師田封役大均也嘉禮所以仁邦國萬民而親之也至于重名分則九儀以正邦國之位也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也禽作六贄以等諸臣也重祭祀則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也由是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而樂亦洋洋乎來矣說者謂春者天地之所和同也宗伯曰春官不已同天覆幬同地持載乎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王氏曰正月之吉五官皆布其象獨禮官無所布則禮無
乎不用矣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
則淫事無禮則亂此禮之所以不言司
陳氏曰先王之制以禮爲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
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節皆以觀禮無非法象之所
寓節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敎
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逞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
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
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于異政之國法亡于

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
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
之禮在大夫由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
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
諱曾子不知奠方睿不知尙羔衞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
者葢亦鮮矣

掌天象圖



周官掌天象說

天子者天之子也天子政教之得失其象上見于天故天
子敬天命馮相氏會天位而辨四時之敘焉何以會歲之
所在可以伐人太歲所在不可以犯此會合夫歲之位也
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會合夫月之位也外事剛日
內事柔日協日刑殺之類此會合夫日之位也何以辨此
又人主欲知政敎得失若政敎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依
度則四時之敘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
實也欲于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于長短不極時

致之也然不極之日月星辰之變動猶不足辨其吉凶不極之五雲之物猶不足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不極之九州之分星十有二歲之相十有二風之察猶不足觀其妖祥故又專其責于保章以詔救政訪序事此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葢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一不修省則符應上徵于天顧諸祲皆無與于君身而日爲君象雖馮相掌其大綱而尚未足盡其細故經天者以日爲主而眂祲以日爲要緣立十煇之法一曰祲言陰陽氣相侵也二曰象如赤烏也三曰

鑴日旁氣四面反鄉也四曰監冠珥也五曰闇日月食也六曰瞢日月瞢瞢無光也七曰彌白虹氣貫日也八曰敘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九曰隮日旁氣刺日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十煇多主災唯敘象想猶有吉凶之雜夫日者太陽之精所灼莫不消除今有陰邪干犯陽剛之德將衰遂成此異以洪範五行推之則人君無剛健之德而譴見于天聖人設官掌之方有萌兆卽詔王修省此亦保章詔救政之意而成周盛王所以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集皆恃乎此天道至教聖

人至德可以觀矣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天象說

天官家言舉其大要所論者不過三辰而已以日月言之前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所謂中道者黃道也出入於天之赤道者也所謂九行者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合黃道爲九也王朴司天考則以黃道一周分爲七十二道葢一候爲一道也日月之行遲速不同一歲凡十二會合朔之時月與日同度同道則日爲之食相望之時對度對道則月爲之食日月之行有常而時或有變日有

暈譎抱背冠珥虹蜺月有朓朒側匿此日月之變也陰氣繞日謂之暈日將食先見黑氣謂之譎氣如半環向日謂之抱反向謂之背氣在日上謂之冠在兩旁謂之珥蜺音業雄爲虹雌爲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側匿卽朒也以星言之則有中官星有四宮星又有五星有妖星有瑞星有客星所謂中宮星者合三垣大角而言也三垣之名中垣曰紫微上垣曰太微下垣曰天市紫微垣中有五星謂之北極在牽牛之次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謂之太乙之座最尊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第四星主後宮第五星爲天之樞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曆書云北極不動處去極

星一度餘極本非星而云極星者指其近極之星而命之耳又有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自一至四謂之魁自五至七謂之杓合而言之謂之斗斗謂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分陽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以北斗爲諸星之綱也又有文昌之宮卽斗魁所戴之六星所謂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是也又有三台之星卽斗魁之下兩兩相比之六星所謂泰階中階下階是也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亦有帝座及后妃諸星

鄭曉云三垣皆有帝座紫微爲天子寢宮太微爲布政之宮天市則巡狩之宮也太角之星在角亢之間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也所謂四宮星者東宮蒼龍七宿其屬三十星合七十七度二十五分北宮元武七宿其屬二十五星合九十四度西宮白虎七宿其屬五十星合八十五度南宮朱雀七宿其屬六十星合一百九度周天度數四宮該之中宮雖別自名宮其實卽在各宮度內紫微垣屬北宮太微垣屬南宮天市垣及大角屬東宮此五宮星者皆經星也所謂五星者木曰歲星屬東方十二歲一周天火曰

熒惑屬南方二歲一周天金曰大白屬西方水曰辰星屬北方並一歲一周天土曰塡星屬中央二十九歲一周天此五者皆緯星也五星同色天下安寧五星逆行必主災咎所謂妖星卽五星所變如彗孛昭明司危蚩尤旗之屬熒惑之精也六賊天狗長庚之屬太白之精也五殘獄漢燭星之屬塡星之精也天棓天槍天衡之屬歲星之精也枉矢天欃彗之屬辰星之精也此皆變而爲妖也而又有贏縮圜角犯守陵歷鬭擊飛流諸異贏者超前縮者退後角者不圓自上觸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過曰歷突掩曰陵所謂瑞星者考之隋志蓋有四焉一

曰景星亦名德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二曰周伯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國有喜則含譽射之四曰格澤色黃白見則五穀大熟所謂客星則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星見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主災咎晉史周伯亦列于客星又有王蓬絮凡五客星凡此者三辰之大概也三辰之外則有雲漢雲漢者天一所生凝毓而成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太史公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爲水漢中星多則多水星少則旱故占水旱者必觀雲漢也西法天漢之說古人皆謬

解近來鏡以遠鏡知是無算小星攢聚一帶故成此形耳一行則以爲雲漢升沉之四維與山河脈絡之兩界相爲配合觀此可以知分野之說故論分野者亦觀雲漢也乃若所謂雲物則亦有瑞與妖之辨曰慶雲曰歸邪曰昌光此三者皆瑞也曰虹蜺曰觧雲此二者皆妖也保章氏之五雲以分至觀之眡祲氏十煇專於日旁驗之則是氣而非雲也隋氏曰海旁之氣象樓臺廣野之氣成宮闕塞北之氣如牛羊海南之氣如舟船旗旛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氣靑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又曰韓雲如

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凡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望氣之法視其初出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高五六尺平望在桑榆間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此則雲物之大凡也集山堂考索及函史等書

歷元說

歷元者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凡若此類蓋一歷自有一元也乃更有上古之元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是也共說見於兩漢志據西漢志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此一說也據東漢志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此又一說也所謂年月日時皆會甲子者此也東漢志之說大衍歷用之以甲子歲首之子月子日子時爲歷元新安陳氏曰年月日時皆會甲子謂以癸亥歲十一月起算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西漢志比東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西漢志云一元之中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初入元百有六年謂之百六之會四百八十年謂之陽九之會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除

五十七年爲災歲其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與東漢志同

三正說

雜說三正之說自古有之夏書怠棄三正豳之首章云二之日栗烈何以卒歲是建寅也五章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爲改歲是建子也可見三正之通用于民俗者其來已遠周有天下遂本豳風改歲之義定爲一代之正朔即如公劉徹田爲糧其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然而改其歲者不能改其時易其正者不能易其令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也而以夏時形諸歌詠焉曰窮于次月窮于紀

周人也而以夏令著爲典章焉

星辰說

辰字與星字連不與星字對葢辰爲天之十二次日月星皆運行其間星有象辰無象星有環域辰特虛位故虞書十二章之服日居一月居一星辰居一洪範五紀之日亦日居一月居一星辰居一也

日月星辰繫焉說

辨正梅勿菴歷學疑問中論七政高下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古今歷家皆言月在太陽之下故月體能

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高月下日遠月近之証也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恒星是恒星最在上而于地最遠也月又能掩食五星是月最在下而于地最近也五星又能互相掩是五星在恒星之下月之上而其所居又各有高下于地各有遠近也是故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圜最遠于地者爲恒星恒星之下次爲土星又次爲木星次爲太陽爲金爲水最近于地者爲月愚依西氏數算月距地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里餘日距地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金水附日環轉論距日不論距地火星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木星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土星距地二萬五百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里餘經星距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七政各麗一天相去高下遠近之數也揭子宣璇璣遺述不取天有九重之說謂天一而已惟是渾淪磅礴廣厚無際日月星辰麗于中如山之宿石或在其巔或在其半或在其麓又如人身之口目臍胷雖有高下實共一體此論亦通葢九重之說原不可拘泥勿菴亦謂各麗一天而總一渾灝之體于中庸所謂

繫焉者初無牴牾云

分野圖

十二次配十二野歲星每歲移一次若日月所會則每月移一次總之星次所屬分野應之

分野說

二十八宿分野見於周禮左傳詳於甘石之書但其間有不可曉者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秦西而鶉首在未趙北而大梁在酉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也先儒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即屬焉葢本國語伶州鳩之說而鄭樵非之以爲此乃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也惟一行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泰華北抵常山又東循塞外至於朝鮮是謂北紀南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南逾江漢又東循嶺表至於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淮漢相爲表裏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升沉而分野可知也所謂雲漢升沉者午月一陰生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及未月得坤維之氣陰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交于東井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得兩界山河之首申月雲漢達坤維之右而漸升交於觜參觜參直天關表在河之陰故實沈爲

晉酉月渫涉河陰交於昴畢此河外國也故大梁爲趙戌月進及降婁當南河之北故爲徐州魯國亥月陰氣躋乾維雲漢交於娵訾當升降之中居水行正位故分野在中州河濟之間於國爲衛子月一陽生雲漢漸降交於元枵當北河之南故爲青徐負海之國丑月及艮維交星紀趨於下流百川歸焉故爲揚州爲吳越寅月踰艮維交析木歸於末派九河極焉故爲幽州爲燕卯月交大火雲漢沉潛於正東辰巳及午歷巽維而交鶉火則南界之地絡應之似勝諸家之說而蘇氏以爲不足據西法亦主此論葢

以十二宮配十二州方位參差廣狹不等似難強合但之史策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孛星掃東井而苻堅亾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不可謂無徵也然其中有不容執者據西法周天十二宮各三十度列宿七十年有奇退一度二千一百餘年宮移一宮則二千年前之主宿恐難以律二千年後矣

經義圖說卷六下終

經義圖說卷七目錄上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七上

五儀五等之命圖說
九儀之命圖說
六瑞圖說
五等儀制圖說
六器圖說
六贄圖說
九旗圖說
龜筴圖說
祝巫圖說
司馬掌政圖說
馬政圖說一
鑽燧圖說
出火內火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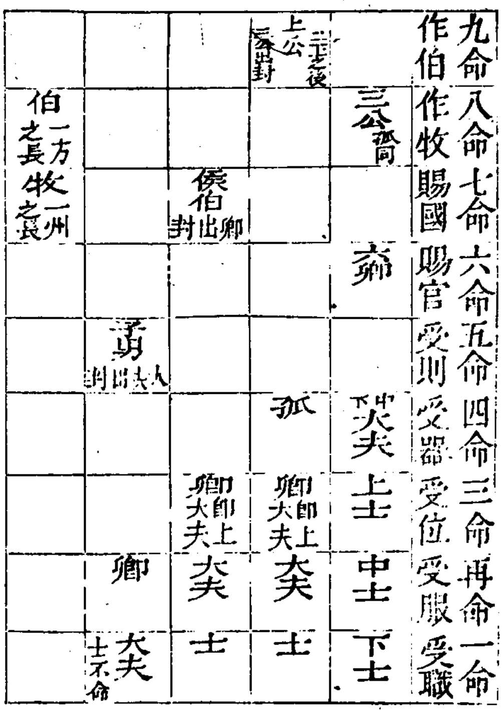
五儀五等之命圖

九命	上公 皆以九為節			
八命	適子 皆以八為節			
七命		侯伯 皆以七為節		
六命		適子 皆以六為節		
五命			子男 皆以五為節	
四命	孤 皆以四為節		適子 皆以四為節	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三命	卿 皆以[illegible]為節	卿 皆以三為節		
再命	[illegible]為節	大夫 皆以再為節	卿 皆以再為節	
一命	[illegible]為節	士 皆以一為節	大夫 皆以一為節 士不命	

五儀五等之命說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註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爲節此外諸侯五儀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王朝之臣之命數也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諸侯世子之禮儀大宗伯六摯孤摯皮帛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此侯國諸臣之命數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故上公九命其公卿則四命與天子之大夫同來聘天子則執皮帛以繼子男後與天子孤之摯同其卿與大夫士以次降一等侯伯不得置孤故其卿大夫命數與公國等子男五命故卿止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皆半其君之命數而弱也

九儀之命圖



九儀之命說

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此大宗伯九儀之命也薛氏圖云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加一命爲上公卿六命加一命爲侯伯大夫四命加一命爲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爲附庸中士再命加一命爲上士下上一命加一命爲中士諸侯之君命數則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二伯侯伯七命加一命爲九州牧子男五命加一命爲王之卿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卿

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侯伯之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子男之卿再命加一命受位大夫一命加一命受服士不命加一命受職一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王之下士皆一命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爲之夫未命之士如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皆官長所自辟除受命於王則爲正吏矣再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

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爲之受服元冕之服以司服云卿大夫同元冕而知也受於君則不自爲也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此或加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爲之夫再命已不卑雖得聘於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惟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卿爲之器謂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禮也則未四命以前雖得造祭器猶未具必假之

使足至四命始受器於公得具而用之五命賜則者或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出爲縣內之諸侯故賜之八則之治也六命賜官者或加子男入爲王卿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卿或加子男爲侯伯以卿而爲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男爲侯伯則加受其國也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爲州牧專征伐於諸侯也九命作伯者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王制曰制三公

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則諸侯之加命至九而至矣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有加命之數定命之數典命掌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一命之士積加命而至九則爲都鄙之君五命之子男積加命而至九則爲方伯諸臣進以爲君諸侯進以爲方伯九儀之命爲之勸乎

禮有九命又有九錫含文嘉云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此謂之九錫凡加九錫必在九命之後

官制說

張栩軒曰時至春秋典章已紊其名與分盡失其初試先即公言之夫公也者公也先王公天下自公始周書立大師大傅大保曰三公此王朝之公也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非以公崇階異數爲名與器不輕以假人哉若封國者異姓則僅我客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是也同姓一則虞爲太王之昭以祖行

邀寵錫一則虢爲王季之穆以父輩徼榮施外即曲阜賜以重祭命爵同在滕薛之班營邱得自專征受封不越蔡衛之列則列爵者首莫如公及其衰也假道忘乎齒寒不臘笑輔車之諺成軍卜於鶉火丙辰興龍尾之謠以及會盂而身被執多欲奚堪爭盟于中原敗泓而股旋傷既陳已自失利于勍敵雖申之會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益亦凌夷衰替矣甚至郳公莒公小國亦敢擅其號申公葉公末吏不嫌盜其名洵可嘆也若夫侯言司乎斥堠也先王班爵以諸侯固總其稱而於侯實別其等周之盛也伯

禽居少皞之墟而官司彝器厚其賜康叔擁七族之衆而大路少帛隆其施唐叔建太原之都而五正九宗重其命此其侯之優于同姓者也胡公而備三恪元女因以隆釐降之文東海而表大風尙父于以著鷹揚之績黃帝而緜舊澤薛姓所以續奚仲之封此侯之稱于異姓者也迨至上請隧于王朝而溫原攢芽不償其願欲圖帝于渤海而三接七命已改其常並有以杞爲明德之裔而會洮貶伯僅得與曹穀列其班問東樓遺緒何存也滕爲叔繡之傳而盟書降于丘雖與鄭滑同其名問卜正餘風何在也侯

之下則有伯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此所謂八州八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此所謂二伯也若位次于侯者則不然隱公七年來聘一見于凡伯文公五年會葬再見于召伯此稱于周京者也至于叔鐸受封曹國公奭享祀燕邦此封于列國者也夫以伯之不能安其位也穀來朝而稱名貶之芮出魏而爲母逐之冬書杞伯之來既歎禹謨其已墜夏書薛伯之卒又嗟帝德其久湮更有魚麗爲陳射王挽繻葛之弓周軏既東圖伯據雍岐之土誰復兢兢于長人之義也哉子男又其

降焉者也然其位同而其事有同者又有異者如執瑞之穀璧蒲璧入覲之門東門西其異焉者也聘于大邦不外三介賜于天子皆以鬷將其同焉者也顧嘗以春秋子男考之大約子多大而强男多小而弱熊繹篳路藍縷以來而召陵之役不屈于齊衡雍之師能敗乎晉楚遂以雄峙乎方城泰伯斷髮文身而後而于鄫責百牢之禮黃池有爭長之詞吳因以威凌于上國則子非當日之子也州撫莒容之地則處茲蕞爾僅相依于隨絞鄖蓼而難自免于强蕃徧爲太皞之遺則撫此彈丸僅得比于須句顓臾而

不能綿其禋祀則男非當日之男也若周初班爵豈有異哉今觀子男有係同姓者鄅子雖慨無歸論盟則同于宗姓驪戎雖傷納女其派實出于天潢子男有係異姓者邾祖少昊于魯得詳列其官許承大岳在鄭不能爭其土至說者謂記有雖大曰子之文而禹貢曰二百里男邦因以封子較遠而封男較近則又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夫五等之班爵如此而六等之定位可言其次君者則首惟卿王制天子九卿蓋不可考據周官周禮則當爲六卿六卿者何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春官其

屬六十掌邦禮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書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司寇詰姦慝刑暴亂司空居四民時地利是也侯國三卿周禮所謂設其參也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是以武王爲諸侯時其收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康誥曰圻父（司馬）薄違農父（司徒）定保宏父（司空）定辟是也春秋王之公卿書爵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此天子三公也隱元年冬祭伯來又七

經義圖說卷七上　九

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又九年毛伯求金此伯入爲王卿士者也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成八年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此天子卿也至僖二十九年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夫王子虎卿也以卿而稱人者謂其違禮下盟貶之也迨其後王叔爭政聽命伯國之臣而天子不能令其合要武子朝周不知當宴之禮在王室竟私問夫殽烝卿之失序亦可知矣故單子過陳國乃言執事傳宗祝之號詰姦置司寇之官是諸侯之卿有增設者矣申繻　君又謂

晉之司徒廢于僖侯宋之司空廢于武公是諸侯之卿有更名者矣至三家專政于魯六卿分國于晉又其僭權滅義之大者此春秋卿不書爵以其皆由私命而獨宋書司馬司城以其統承先王得自命官也大夫所以輔乎卿也天子二十七大夫諸侯下大夫五人周禮傳其伍是也其曰下大夫者卿即上大夫也臯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此其所當靖共爾位者也詩曰毳衣如菼毳衣如璊終以畏子不敢此美王朝大夫也羔裘如濡羔裘豹飾頌爲邦之司直此美侯國大夫也春秋王之大夫書字隱

經義圖說卷七上　十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求車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桓自立不請命而王錫之故王不稱天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周聘于此止矣此大夫皆稱字循其常者也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大夫也而名之以示貶也三年武氏子求賻不言王使非王命也桓四年天王使宰伯糾來聘既書官又書名譏其攝父職也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謂其使童子聘故本于父字以譏之也此大夫不皆稱字失其序者也他

若勞管仲而用上卿之享不思何以禮夫國高獻齊捷而責大典之奸又復私其賄于鞏朔大夫之名分安正哉且嘗考之隱四年翬帥師會諸侯伐鄭此大夫專征伐之始故春秋惡而去其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專會盟之始故春秋貶而書其名莊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是天子大夫亦專征伐也冬單伯會諸侯于鄄是天子大夫亦專會盟也因之魯慶父帥師而征餘邱敢于因幼主持其柄叔孫豹伐秦而會列國悉皆諸大夫掌其權會淮未畢而頊滅于季孫朝晉未歸而杞入于仲

遂而征伐自大夫出矣垂隴之會士穀以晉國之臣而與宋公鄭伯列其次于鄟之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亦與宋公齊侯同其班此大夫會盟諸侯也會郤缺以謀楚之事承匡實書乎彭生盟趙孟以息戎之師衡雍嘗稱夫襄仲此大夫會盟大夫也更有邢邱所以命朝聘之數而甲辰之會反使大夫聽其命溴梁原以宴諸侯之衆而戊寅之盟專以大夫標其名而禮樂亦自大夫出矣春秋之中昌上無等未有大夫至于此極者也大夫之下又有士王制天子八十一諸侯二十七之說謂上士也大宰施典于邦

國曰陳其殷則知其類甚衆而爲上中下三等以辨之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是也然考周禮命官上士中士下士有其掌其事者有各司其職者如天官宮之戒令糾禁掌於宮正王之食飲膳羞掌于膳夫地官征布之事掌于泉府而緫布質布斂其材平地之政掌于土均而地守地事地貢定其制春官祭祀祝號司于喪祝四方書名達于外史秋官國中獄訟聽于卿士王言諭說傳于象胥此皆上士下士中士所共掌之而其人之數不同者其位愈卑則其數愈多也

又如天官玉府主貨賄玩好之藏司書詳出入百物之數而職歲職幣因以定財用之經地官載師任土辨甸稍縣都之法縣師徵賦稽田萊車輦之差而掌節司關吏以傳賓旅之節春官天府守廟祀之物而玉鎮寶器大祭而陳既事而藏以循其職夏官司勳掌賞地之政而曰勞曰力銘于大常祭于大烝以等其功秋官司儀詔擯相之禮而三成一門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以辨其儀此統乎上士中士而下士不得與焉者也又如天官宮伯受八次之職宮人掌六寢之修內饔外饔守其官獸人獻人驗其候庖人

酒正掌其令地官均人均力政而察乎豐年中年無年委
人斂新芻而備乎稍聚甸聚餘聚土訓誦訓以陳地事迹
人丱人以惜物產山虞澤虞以因天時春官嚴緩樂祴樂
之教則有磬師笙師別五路九旗之物則有典路司常辨
四時五物之文則有保章馮相夏官掌執戈馭車之事則
有旅賁馭夫致山林川澤之珍則有山師川師正彫民刑
禁之法則有司圜布憲此統乎中士下士而上士不必攝
焉者也至于上士之專任者則有之矣地官族師掌族之
政事而月吉讀法以屬民鄙師掌鄙之政令而誅賞美惡

以數衆春官小師掌六樂音節之和卜師掌四兆陰陽之
辨而正年序事大史領告朔于邦國獨以從下大夫而其
其官夏官小臣掌王小命道僕掌馭象路而戎車兵革戎
右傳王言于陳中獨以輔中大夫而司其事此則上士所
持掌者也中士之專任者又有之矣天官食醫以六食六
飲六膳和天子之饔飧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兆姓之
疾病內府掌入貨賄外府掌其邦布地官閭胥掌歲時讀
法鄰長掌校登夫家司救察萬民之失而誅其衺司諫糾
萬民之德而勸其俗春官典命司服別乎貴賤尊卑籥師

籥章掌夫舞羽舞籥而鞮人鞻人亦以明吉凶之理夏官
懷方合方達乎道路財利匡人撢人掌夫聽命誦志而司
兵馬質亦以待軍事之需秋官方士訝士治其地之獄訟
司民司刑判乎民之死生而掌訝掌交更以結賓客之好
此則中士所以効其職也下士之專任者又有之矣天官
亨人腊人司飲食之政而掌舍掌次棘門旌門設其儀典
枲典絲良功苦功受其物地官比長里宰掌和親之事而
牧人充人祭祀牲牷待其用角人場人山澤場圃取其材
春官鬱人鬯人以及尊彝几筵皆供夫祭品而韎師旄人

亦以教樂著其號夏官羊人羅氏以及服不射鳥皆主乎
禽獸而庾人牧師又以掌馬立其名秋官司刺司厲以及
禁殺禁暴皆詳于刑戮而條狼修閭更以執法見其嚴外
若穴氏翨氏蟄獸猛鳥除其害柞氏薙氏攻木殺草順其
時此則下士所以命其官也至于春秋天子上士中士書
名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
于齊逆王后宜卿而使官師故不言王使也下士書人莊
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官雖微而授以大事故既書人又
書字也僖八年王人齊侯宋公及列國盟于洮此又王之

士見于春秋者也六等之班爵又其大畧也

官聯說

雜說制官之法職不分則紊亂無統事不聯則審察不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敗事如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舉足運雖各有所司而血氣脈理相通而無扞格故能安樂而無危關節之間一毫阻滯則病隨作矣唐虞之時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紀序條目不相侵紊彼羲和掌四時之政於四方國有大政得與內朝更相參議至於司空總齊百揆理固宜然而臯陶刑官得以陳謨與啟沃之

事伯益虞官得以贊禹與師旅之事后夔樂官得以教胄子與教導之事典謨簡古其事不詳意亦可見若夫周官六典其詳可得而聞矣蓋其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各司其司各職其職內外大小莫不專一此乃其官職當然耳而其官府之有聯以合邦治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事六官皆得參議焉大宰兼統六典卽唐虞司空之任也然司徒掌教起徒役則肆之司馬掌兵論官材則肆之大宗伯掌禮教道學校之事亦肆之非特此也在內則為六卿在外則為六鄉之大夫國家有警則為六軍之將益見當時制官關節脉理未嘗不相通如此

官制不同因乎世運說

集說設官一事代有不同繁簡因革之間大抵視世運為升降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和焉萬國寧焉然足以治唐虞之天下或不足以治後世之天下於是乎夏商則倍之夏之官制史傳闕如弗可深考或以王制三公九卿一說當之殆未必然商之官制見於曲禮有六太有五官有六府有六工官雖未必盡此而此亦其大畧矣周之成王仰法前代訓迪厥官周官

一篇曉暢言之顧第舉其綱未及其目周禮之三百六十屬則及其目矣然潰亂冗雜學者不能無疑要之夏商倍於唐虞則周之倍於夏商概可知也乃若猶是官也有古重而後世輕者少昊名官首及歷正唐堯分職先命羲和至於後世星歷之屬降為雜流矣有古設而後世廢者太皡以還皆有五行之官若句芒若祝融若蓐收若元冥若后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至於後世不過借司天一家畧寓其意其實官之廢則已久矣有猶是官而分合異者有虞之時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而兵刑並掌於臯陶至於後

世禮樂合爲一官而兵刑分爲二矣有猶是官而統屬異
者殷之大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皆屬於太宰其五官則
有司士無宗伯至周則改司士爲宗伯而祝宗卜史悉屬
之矣凡此設官之不同總以世運爲升降耳

侯國官制以尚書爲正說

集說侯國官制但有司徒司馬司空而無太宰宗伯司寇
收誓酒誥立政諸篇皆同及考左傳諸國皆有司寇而魯
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國語單子過陳篇稱宗祝執祀司寇
詰姦似侯國雖無太宰而仍有宗伯司寇何也蓋宗伯司

寇侯國本無此二官左傳所言者乃東周諸侯之所添設
也古者天子一事設一官諸侯不能備官一人常兼二三
事故崔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及東
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爲僭仲以大夫之家而官事不攝況
諸侯乎然而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即以左傳觀之子產入
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洩謂季孫曰吾子
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
伯司寇其爲添設明矣故侯國官制當以尚書爲據他說
不足據也 侯國無太宰惟宋爲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夫楚之有太宰則僭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

伯其刑官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
大司寇亦僭也 王制三等之國皆有五大夫所謂五大
夫者崔氏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及小司徒也司空之下置
小司寇及小司空也司馬之下置小司馬也王於宗人並
不在五大夫之列成王封魯分以祝宗
卜史則宗人之秩蓋在卜祝之間也

春秋列國官制與古異說

集說春秋時列國官制紛紛不一如晉之軍帥忽而三忽
而四忽而五忽而六魯之命卿其初有費伯夷伯單伯及
三家專政而三伯無聞焉又如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
公廢司空是官名可更也大宰之職周制居六卿之首而
楚之大宰在司馬下宋之大宰在六卿下是官階可改也

凡若此類大抵任意立法非古制矣然春秋於列國卿大
夫皆不書爵獨宋則書爵者張氏謂列國之官皆由私命
故削其爵惟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稱
云 晉之軍制屢變故軍帥增減不同費伯夷伯單伯皆天子所命也楚之上柱國曰令尹其次大司馬餘在司馬下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而太宰在其下

太宰說

釋地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
長居宋應是娶于开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
之阨安得有太宰向子貢而問故鄭氏以爲是吳大宰嚭

蓋哀七年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吳使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太宰太宰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太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同名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驚者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屬陳集註宜增或陳二字

五等儀制圖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地	千里	公九十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采地	元士采地中下士稍食	百畝
鄉遂	六鄉六遂	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			
都地	十里	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	里居	里居	城廛二畝半邑宅二畝半
宮城	千步	公九百步侯伯七百步子男五百步			
堂	九尺	七尺	五尺	三尺	
階	九級	七級	五級	三級	
閣	左右達五	房中五	於閣	於坫	
塞	外屏	內屏	簾	帷	—
田	千里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三公視公	天子卿視侯視伯	天子元士視子男	百畝
鼎	十二	公九侯伯七	五	三	
豆	二十六	公十六侯十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四	
牢	十二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三		
牲	犧牛	肥牛	索牛	羊豕	
饗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三		
食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三		

食	一食告飽 勸則又食	再	三	四	無數
祭	天地四方 山川五祀	方祀山川五祀	五祀	先	
祀	七	五	三	二	一
妃	后	夫人	孺人	婦人	妻
卿	九	大國次國三 小國二			
軍	六	大國三次國二 小國一			
介		公九侯伯七 子男五	三		
擯		公九侯伯七 子男五			
廟	七	五	三	適士二 官士一	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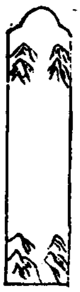
射耦	六	四	三	二	
耕籍	千畝 一撥	百畝 公三推侯五推	圭田五十畝 九推	圭田五十畝 十一推	
射樂	騶虞	貍首	采蘋	采蘩	
圭質	鎮圭尺有二寸	公圭九寸侯信圭 七寸子男穀璧五寸	孤執皮帛卿執羔 大夫執鴈	執雉	鶩 工商執雞
路馬	王路六馬	公金路侯伯象路 四馬	皆夏篆二馬卿夏 縵大夫墨車二驂	棧車	役車
貳車	十二乘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樊纓	十二就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三		
旗	十二斿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如命數		
服	龍袞 十二章	鷩 如命數	毳 如命數	元衣 一章	

藻藉	尺有二寸	公九寸侯伯七寸 子男五寸	孤虎飾公之孤豹 飾卿大夫布飾		
冕		公袞侯伯鷩子 男毳			
旒	十二	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韠	朱	朱	素	爵	
帶	素帶朱裏終辟	素帶終辟	素帶辟垂	士練居士錦帶 子縞	
笏	珠玉	象	魚須文竹	竹本象	
元冠		朱組纓	丹組纓	綦組纓	
佩		白玉元組綬	諸侯山元玉朱組綬 世子瑜玉綦組綬	水蒼玉緇組綬瓀玟縕組綬	
塟	七月	五月	三月	踰月	

翣	八	六	四	二	
殤祭	五	三	二	子	子
朝位 賓主之間		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			
積		公五侯伯四子男三			
門		公三侯伯再子男一			
勞		公三侯伯再子男一			
祼		公再祼而酢 侯伯一祼而酢 子男一祼不酢			
席	五重	三重	再重	一重	

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合乎分土惟三之說此爲定論但由降殺以兩逆推之子男五十里伯七十里公侯應九十里不應方百里也又考都地宮城牢饔食介擯圭質貳車樊纓旗藻藉旒朝位之制皆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據此推之則公九十里侯僅七十里侯應下同于伯不應上同于公也今孟子公侯分地與記禮家微異

鎮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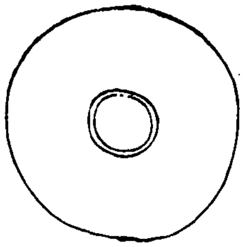
穀璧

蒲璧

六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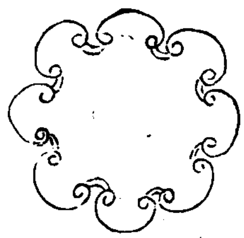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謂六瑞劉氏曰舜受堯禪執天子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於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

蒼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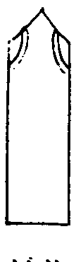
圜徑九寸好三寸以禮天

黃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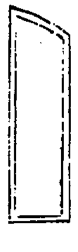
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一寸以禮地

青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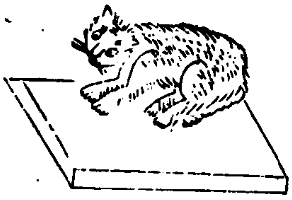
其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各寸半以禮東方

赤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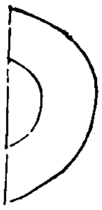
半圭以禮南方

白琥



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
高三寸以禮西方

元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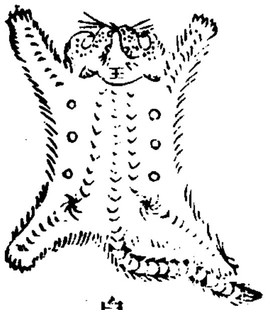


半璧以禮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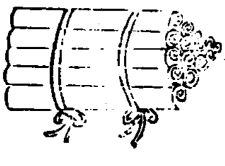
六器說

鄭註大宗伯六器云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璧圜象天琮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此解六器明著惟北極崑崙諸名近讖緯不可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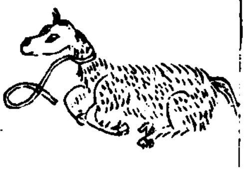
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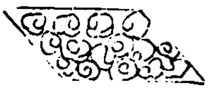
帛



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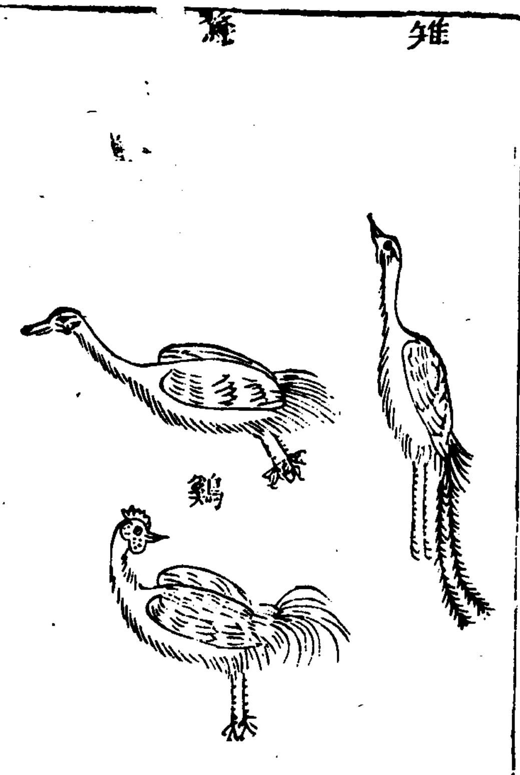
繢



鴈

繢

曲禮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



贄說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
庶人執鶩工商執鷄陳祥道曰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
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
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者雁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
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
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
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
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登
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雁有飾維而亦左首
雁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
聯四足交出背上于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雁
以執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
女衣必纁袡領必黼腊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
知鄭氏謂雁順陰陽往來故昏用焉誤也
天子與諸侯之臣爵同則執同但其飾有異耳執用禽者
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贄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
士者膳其贄也孤執亦以禽則偏于下矣皮帛可制以衣

裘所以異于二生一死而爲等也
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
椇榛脯脩棗栗注匹作鶩鴨也纓馬繁纓拾矢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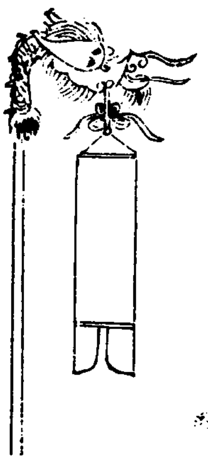
士相見禮說

士之贄冬用雉夏用腒右頭奉之主人辭贄賓曰某不以
贄不敢見主人揖入門賓送贄主人還之賓還贄于將命
者主人再拜受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此士相見之禮也下
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禮若士見於

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不出迎一拜其辱也若士嘗為
臣于大夫者禮辭其贄不得命賓入奠贄出大夫使擯者
還其贄于門外惟士大夫見于君則奠贄[illegible]答而受贄待
不敵之禮也不親答而終辭其贄待卑者之禮也使人還
之待舊臣之禮也受贄而不答待羣臣之禮也若有他國
之人見于君君亦使擯者還贄

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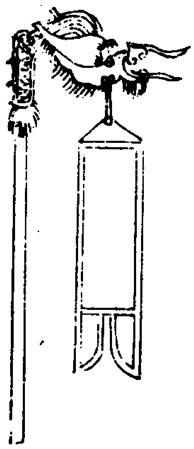
孤卿



通帛爲旜

物

大夫士



雜帛爲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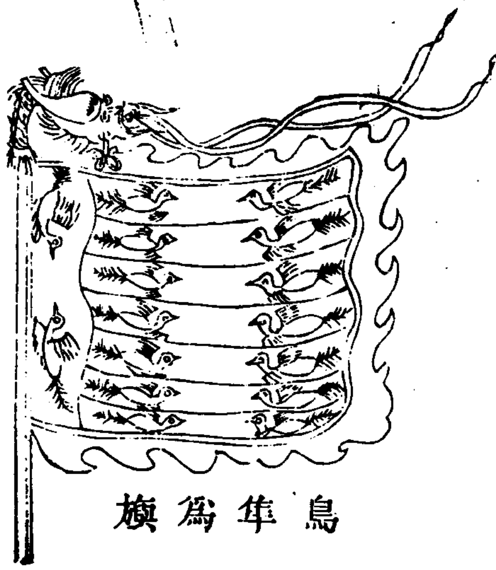
旗

師都

熊虎爲旗

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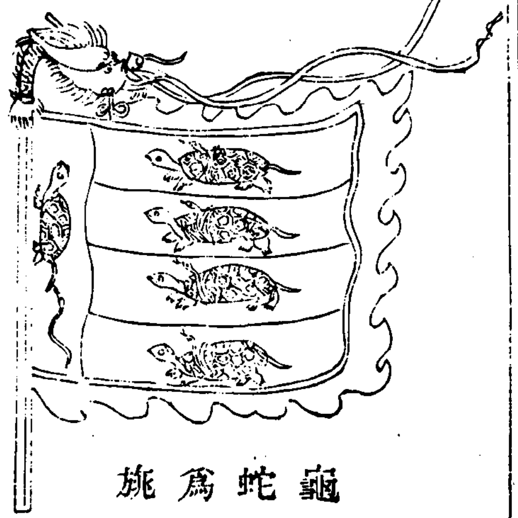
州里



鳥隼爲旟

旐

縣鄙



龜蛇爲旐

旞

道車

全羽爲旞

旌

斿車

析羽爲旌

九旗說

司常註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健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龜筮圖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眡祲

大卜統卜師卜人序官大卜下大夫自卜師而下爲中下士則皆大卜屬可知

龜筮說

大卜以下大夫爲之而其官屬甚衆如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菙氏掌共燋契占人掌占龜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占夢掌占六夢眡祲掌十煇之法蓋先王重其事故也先王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而名官獨以大卜者以龜爲主也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明齋王氏曰凡卜在禰廟門闑外闑西南北面其敘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次正之於闑外席上此之貞龜也次眡高而命之事然後眡高而作其兆復有尊官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有涖陳貞命作五節之敘立君宗社安危所繫封國社稷萬民所永賴大卜眡高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所謂玉帛以詔號而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太宰涖之者王也大祭祀鬼神格與不格所繫喪事先人永藏之地人子莫大之事眡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涖之者太宰太宰職帥執事而卜日

是也大遷因不吉而求其永安大師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貞龜則命之者卜師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空大司馬也凡旅陳龜則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涖卜則大卜但臨視之陳貞命作皆卜師已下自爲之也此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序如此然以小司寇三詢之例推之則大遷大師當與立君一類此在喪祭下或有誤文且若周公之卜廖成王之卜天變皆身親爲之豈必於有司執其事乎是又不可一一拘也

祝
巫
圖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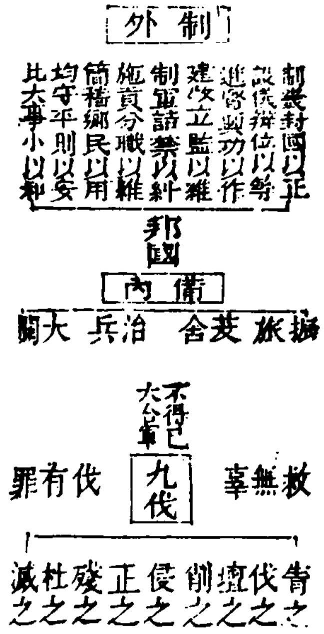
大祝統小祝序官大祝下大夫自小祝而下爲上中下士則皆大祝屬可知矣

祝巫說

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而六太之中有太祝易巽爻詞有史巫之占蓋以其能交神明弭災害除疾病關于人身者匪細故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廢周設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大祝掌六祝小祝掌小祭祀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之祝號司巫掌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掌望祀望衍招弭以除疾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用此道也

王氏曰帝王盛時交鬼神有道自顓頊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毋相親瀆所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周治日文明政蕃義罔不釐舉雖文史翟歷卜筮之職領于春官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皆精爽不貳之民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詞有事而禳也同以六祈之禮不寧唯是下逮鄉遂亦各制爲之水旱之不時則于黨鄙乎禜之而涖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于酇族乎酺之而涖以師長至于恍惚交神塞明則圖象類也表處位也別次主也辨名物也蓋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帝王所以爲斯民立命之心也

司馬掌政圖



司馬說

政官之長官以馬名兵之所貴莫急于馬也平時以九伐制外以四時教閱之法備內一旦有違王命者則又有九等征伐之法用以正之祇鐵蒐獮夏止以司寇治之者固有專責矣外如任大司馬者有小司馬又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其軍旅之制攻戰之法必詳惜文俱缺今不可考耳

成周之世兵民合一平居則隷大司徒征行則屬大司馬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民皆敵愾仗節之士官皆折衝禦侮之人有事驅之行伍事已歸之田里父死子繼無召募之煩自耕自食無供給之費將無擁兵之患兵無屯戍之勞豈非制軍之善道哉

王氏曰古者什伍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府偏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

雜說司馬雖爲掌兵之官至于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親掌兵者太公望子伋也宰臣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不偏屬于一人可見矣此周公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馬政圖

家
四閑
田駑二種

天子
十二閑
種戎齊道田駑六種
每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二千一百六十匹駑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

邦國
六閑
齊道田駑四種

養馬之官

乘 四匹 圉師
皁 十二匹 一趣馬
繫 三十六匹 一馭夫
廄 二百十六匹 一僕夫
挍 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二挍 分左右 以上皆挍人

等馬之名

廋人

龍 八尺以上
騋 七尺以上
馬 六尺以上

質馬之官

馬質

戎 田 駑

馬政圖

馬祭

春 挍人 祭馬祖
夏 挍人 祭先牧
秋 挍人 祭馬社
冬 挍人 祭馬步

蕃畜之政

挍人 掌王馬之政 辨六馬之屬
趣馬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簡其六節辨四時之居治
巫馬 掌養疾馬
牧師 掌牧地孟春焚 牧中春通淫
廋人 掌十二閑之政教以 阜馬佚特教駣攻駒
圉師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 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圉人 掌養馬芻 牧之事

馬政說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命之曰大司馬井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政為要矣其制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出馬一匹積至千里可得馬四萬匹此牧於民者也若校人掌王之六馬則有種戎齊道田駑之異廋人掌王之十有二閑則有佚特教駣攻駒之法有趣馬以掌王之馬政有巫馬以掌王之馬疾教養之法則掌於馬質圉師芻牧之方則掌於牧師圉人此牧之於官者也是故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焉襄公以王命兼有岐雍而車鄰駟鐵小戎之詩作而魯之僖公衛之文公並留心牧政故國人有駉駉牡馬騋牝三千之頌戰國時魏武侯問吳起以畜卒乘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溫廄夏則凉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力常有餘以備敵襲故馬軍制慎之迨秦孝公以後禁原蠶謂蠶與馬同祖

乘灰於道者有刑以馬駒[illegible]灰則死則其政益嚴而駸駸

乎有馳騁六國控馭天下之勢矣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乎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焉蓋此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殘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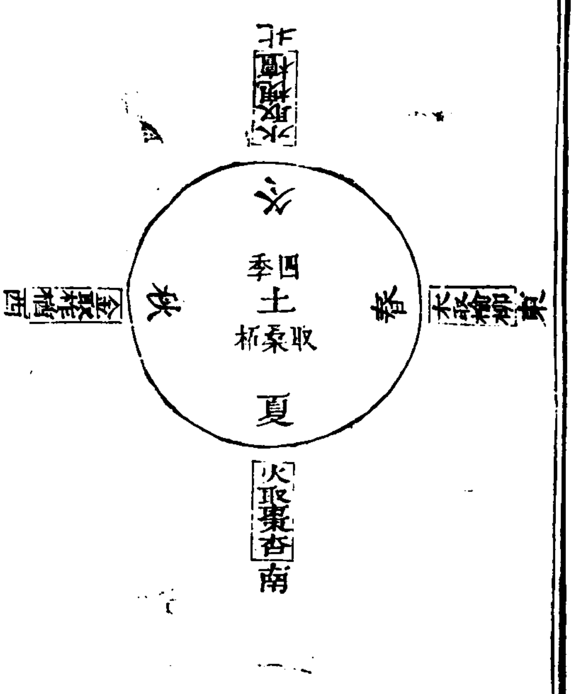
雜說周之馬政養之井牧賦之邱乘夏官邦政之所掌者一而馬官校圉之所屬者八如馬質一官中士二人量之以三物平之以二價任之而後受受之而後書旬償其直任過其用是其所質無非良馬也至於房爲天駟祭之以敬其祖辰爲龍蠶禁之以時其浴潔泉豐草涼廡除蓐交頭相劘及衛而聘則又有以宣其性攻駒教駣臧僕講馭刻之駁之羈之縻之則又有以就其才至於相醫而藥發疾而步善於運治禁其終死則又有以懌其巫凡爲馬政

詳細委曲至於如是則四牡業業宜其一日而三捷也四騏翼翼宜其車攻而復古也

牧說

雜說古人養馬處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者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坰野皆是牧地少康爲有仍牧正大抵皆寓兵于農之意但令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魯頌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爾自井牧之制廢而馬皆在官

鑽燧圖



鑽燧說

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丹鉛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元以象水也揭子宣璇璣遺述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桑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竇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卽莊子所謂木與木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

出火內火圖

司爟

季春　出火

季秋　內火

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出火內火說

司爟氏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所謂出內者出火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內火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爲也春秋傳所謂出內火是也蓋火之次於星爲心其出也以夏之三月而位見於辰其入也以夏之九月而位伏於戌則其於出內火也觀其星之伏見以爲節蓋五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廢自辰至巳於方爲火所王自戌至亥於方爲火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於其伏而內之所以息其氣先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以救民疾哉而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於如此者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孰能與於此

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爲宮中宜愼火也

火所以陶冶民隨國而爲之左氏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

經義圖說卷七上終

經義圖說卷七目錄下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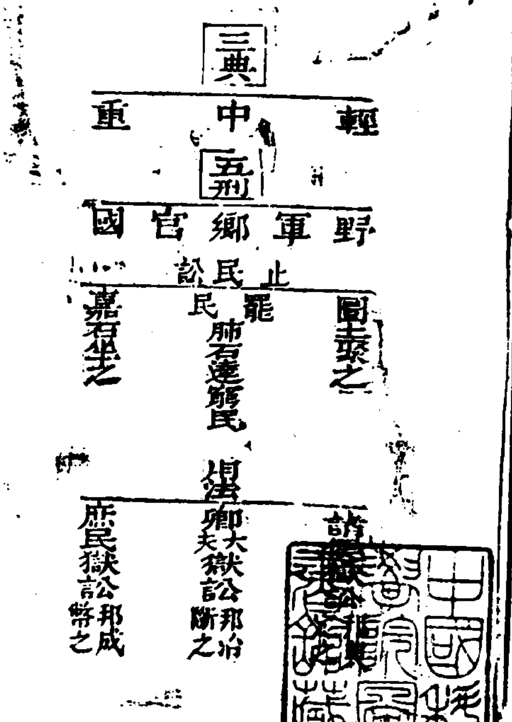
卷七下

司寇掌刑圖說
刑法圖說
修民禁圖說
修物禁圖說
掌賓客圖說
六幣圖說

六節圖說
司空掌事圖說
車輪圖說
車輿圖說
輈衡圖說
伏兔圖說
笏圖說
路鼓圖說
墳燭庭燎圖說

路門圖說
庭圖說
堂涂圖說
乘石圖說
碑圖說
諸侯燕禮圖說
燕射圖說

司寇掌刑圖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司寇說

物至秋而收天地始肅故司寇屬秋官也秋官酌用刑之中莫重于三典其曰輕典亦克之義也其曰中典正直之義也其曰重典剛克之義也野刑施于六遂軍刑施于軍旅鄉刑施于六鄉官刑施于官府國刑施于王國而又以圜土教罷民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民情焉有不上通者皋陶作士舜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戒之蓋欲慎其事也穆王耄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豈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乎

劉氏曰諸侯治以三典萬民治以五刑一天下於禮樂致萬民於中和大司寇之職也

五刑弼五典說

劉氏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

官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工為上以不致力為究也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刑焉振旅也茇舍也大閱也伐國也戍邊也凡設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以用命為上也以不死守為糾也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成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是也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為上也以不致孝為糾也則地官之職待之而

後立焉乃建治典以佐王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經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也六屬也百官府吏也都鄙羣吏也凡役民以立其治造國家者以賢能爲上也以不稱職爲糾也則天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凡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國家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悖慝爲上也以不致恭爲糾也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五者國之大典聖人皇建其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而成焉然非刑典之正亦莫得而成之也天地四時

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持萬民於中和之道也故先之事典富其民也國富則使之者至矣次之以政典所以除其害也富矣安矣不教之則逸欲生焉故次以教典所以正其俗也教行而俗正不可以不治之也故次之以治典所以性其情也治典性其情以刑焉非所以久而安之也故次之以禮典所以久其中而安之於禮樂是故孝弟修於厥家而忠義聚於其國而聖人之治成焉五刑弼於五典而建中於民先後之序也使夫萬民其

德日新其仁可知也

地官興利秋官除害說

王氏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所載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而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以時徵羽翮於山澤之農而翨氏則攻猛鳥矣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而蟈氏則掌

去鼃黽壺涿氏掌攻水蟲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矣稻人以溝蕩水以澮瀉水而薙氏則掌溝澮瀆池之害於稼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掌攻草木矣草人云土化之法而薙氏則掌殺草矣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令守涂地之人聚柝有相翔者誅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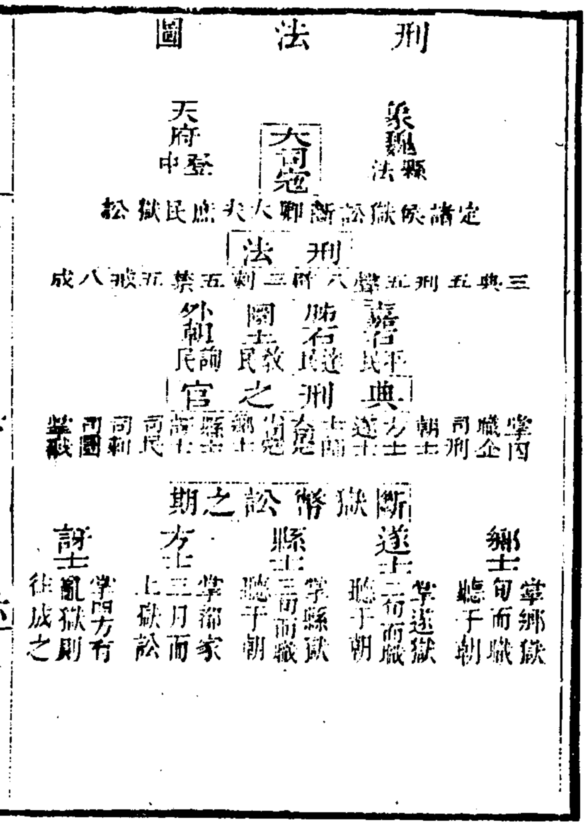
士師兼教養之責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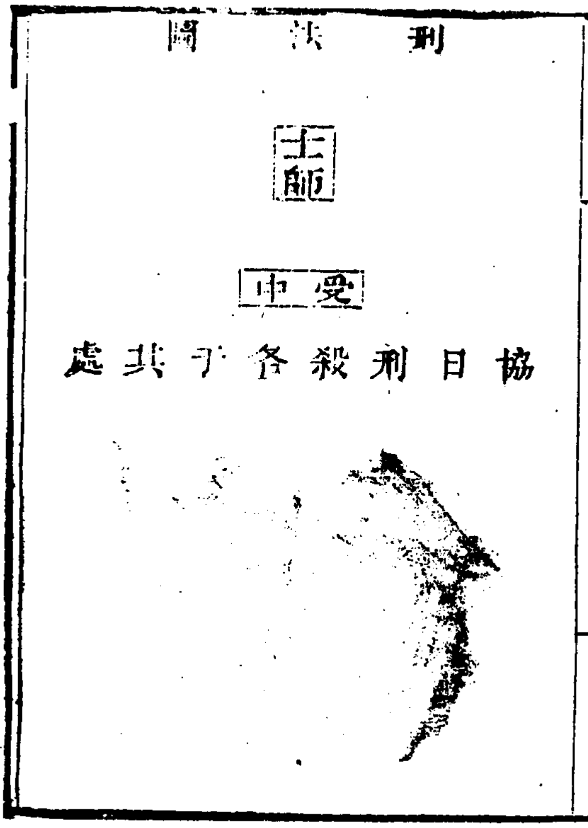
王氏曰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

秋官亦治荒辯之法蓋爲治必從其本未有不敎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救其饑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夫保任荒辯之法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於爲盜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辠之至不同於張羅網阱獲以取禽獸者哉

司民屬司寇說

舒氏曰吳氏以司民屬司空芬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有決不然者況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者見聖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豈不戚焉動其不忍之心哉後世唯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凶人暴吏羅織株連就戮者率數十百人噫傷天心斲國命亦獨何歟由是言之則司民爲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而非漢儒之見所及也





修民禁圖

刑禁（布憲）
殺戮之禁（禁殺戮）
亂暴之禁（禁暴氏）
道禁（野廬氏）
詘禁（蜡氏）
溝瀆澮池之禁（雍氏）

水禁（萍氏）
夜禁（司寤氏）
火禁（司烜氏）
執鞭趨辟之禁（條狼氏）
徑踰之禁（修閭氏）
兵革趨行馳騁國中者之禁（修閭氏）

修民禁說

周禮諸官有所謂修民禁者有所謂修物禁者自布憲至修閭氏所以修民禁也自萛氏至庭氏所以修物禁也民禁修夫而後可以盡民性物禁修夫而後可以盡物性先王贊化育之功起于此

刑施於既發不若禁行於未然是以司寇刑邦國必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然又非徒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而已也建三典糾萬國可矣而又聽之以五聲麗之以八辟斷之以三刺可矣而又申之以五戒先之以五禁五禁者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士師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于門閭宮亦不小宰所掌官府本大宰所掌軍旅則又司馬所掌惟國與野其地遠其人多雖司徒諸官掌其地而猶恐民心未變時蹈非禮非義而不自覺不多設官以申禁之非善策也于是立布憲刑禁禁殺戮殺戮之禁禁暴氏亂暴之禁野廬氏道禁蜡氏詘禁雍氏溝瀆澮池之禁萍氏水禁司寤氏夜禁司烜氏火禁條狼氏執鞭趨辟之禁修閭氏徑踰之禁兵革趨行之禁馳騁國中者之禁夫而後萬惡消于未然而民可驅而之善大司寇之國刑野刑可不用也絕惡於未萌起敎於微渺此又先王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之一法

修物禁圖

攻猛獸冥氏　去夭鳥硩蔟氏
除毒蠱庶氏　除蠹物翦氏
攻蟄獸穴氏　除貍物赤犮氏
攻猛鳥翨氏　去鼃黽蟈氏
攻草木柞氏　除水蟲壺涿氏
攻　草薙氏　射妖鳥庭氏

修物禁說

聖王之世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無非體天地好生之德以全血氣之倫以遂生育之性今自冥氏至庭氏攻猛獸除毒蠱攻蟄獸攻猛鳥攻草木攻草去夭鳥除蠹物除貍物去鼃黽除水蟲射妖鳥豈不傷于仁愛秋官雖以肅殺爲義如此似涉殘忍何氏曰上古之世草木蓁蓁麃豕狉狉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獸蹄鳥迹交於中國不可以不去也蛟蜃魑魅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虎豹犀象爲民之害不可以不驅也神降于莘墟蛇鬬于鄭門鳥鳴于宋社鬼哭于齊闕在春秋戰國之時猶有之況上古洪荒之世乎故因事設官以禁禱而驅除之凡以爲民也周公之法猶堯逐猰㺄而殺之也禹驅蛇龍而放之也益烈山澤而焚之也孰謂非聖人之法乎

陳氏曰古之王者鐘鼓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戒備自儒生論之以爲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蠱之竊發

貍蟲之潛聽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其妖鳥之聲鼃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于治身養心爲有缺則是數官之設非得已而不已也家突乘輿熊當御座雖當時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以去夭鳥攻禁以去蠹物蜃灰以攻貍蟲牡蘜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去妖鳥非明于庶物精義入神不能知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懸其巢

上則去之邱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己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掌賓客圖

- 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 小行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 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 行夫　掌邦國傳遽之小事
- 環人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 象胥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 掌客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 掌訝　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

賓客說

古者天子無客禮謂臣下不敢以客禮待天子若天子待臣有時講賓主之儀鹿鳴之嘉賓伐木之友朋既醉假樂之朋友非所謂賓客乎大宰之八統末曰禮賓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宗伯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餘爲賓客而設及兼治賓客者不下數十官而見於秋官者居多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三王之世惟此兢兢木瓜之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抑之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報施之義也

朱子語類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解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于廟門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着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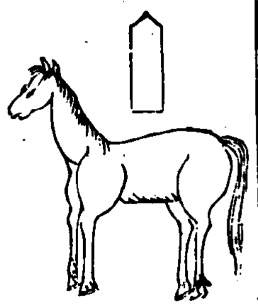
賓祭兼重說

鄭氏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于祭祀必有一言以及于賓客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常人待賓客之

心必重于待民待鬼神之心又必重于待賓客是以臨祭祀猶能莊敬自强而待賓客則衰待民則益衰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至於此則臨祭祀享鬼神亦終于不誠而已矣是以先王于賓客之禮一以神道行之相朝于寢廟相見于阼階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散鹽形鹽致多品而幽明無異儀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胙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無非以神道為用焉吾固知先王將以祭祀之心為待賓客之心又將以祭祀賓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商紂不道甚矣而泰誓牧誓所以數其罪者尤在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武王克商深鑒覆轍於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食貨既足則首及于報本之祭也抑嘗以周之三頌求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王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若載見有客皆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諸篇若載芟之祈社稷酌之酌祖道皆所以頌成王之愛民也成王惟以對越上天之心而為待賓客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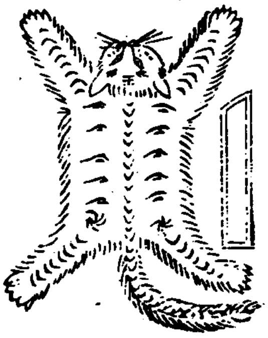
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頌之而其見于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于武王而備于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畧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

圭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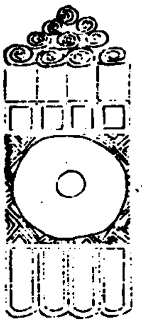
二王後享天子

璋以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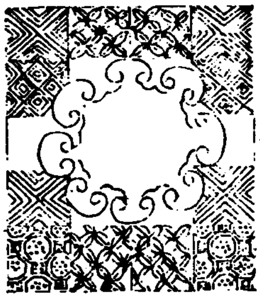
二王後享天子

璧以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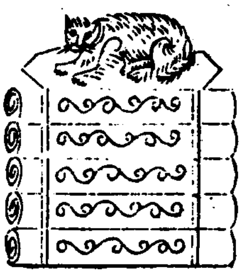
侯伯享天子

琮以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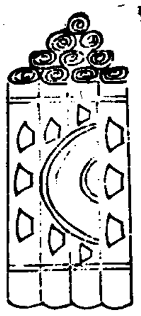
侯伯享天子

琥以繡



子男享天子

璜以黼



子男享天子

六幣說

陳氏曰六幣通謂朝聘享侑之幣也合之言配也鋭首曰圭半圭曰璋璧圓而中虛琮方而八角虎形曰琥半璧曰璜皮曰虎豹之皮帛者繒之通名本白色後加采色亦名帛錦者繡之別名本五色後雜數色亦名錦刺五色謂之繡黑白間謂之黼六物即六幣疏此亦小行人適四方協合之也圭以馬璋以皮本非幣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覲禮侯氏用璧據諸文明五等諸侯享王若后

及其相享皆用璧琮也玉人言九寸者據上公而言不言享后省文也玉人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諸侯用璧六八寸皆降于享王一寸也黄氏曰註疏家引聘禮諸侯相享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諸侯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享王用圭璋其與諸侯相享乃退用璧琮子男享王用璧琮其與諸侯相享則退用琥璜皆難信也易氏曰謂二王之後享王用圭璋諸侯相享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諸侯固得而通之非止二王後矣又謂子男於諸侯享用

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禮器琥璜爵又非子男所專用以爲享者也經無明文可臆揣乎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聘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獻之誠然後禮樂行燕享舉諸侯之和好出也遇謂六瑞六幣所用通王侯而侯朝享於王爲大王問享於侯次之今言和諸侯之和故不言天子者不敢以和加於天子且不敢匹至尊也註稱六幣所用黄氏易氏之駮愼矣今懸以三禮考之王侯享禮以璧帛琮錦爲正覲禮享王皆束帛加璧聘禮享侯束帛加璧享夫人元

纁加琮是也其圭以馬璋以皮之屬覲聘二禮皆無成文可考止有或言馬或言皮之文今考覲禮兩言馬不及皮又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一云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葢覲享亦用馬則言馬也又考聘禮八言皮而兩及馬其始受幣云加束帛元纁於皮上馬則莫幣其前註謂聘享主用皮或時用馬也其享時又云庭實皮則攝之入設也又云賓升致命張皮又云士受皮者坐攝皮又云公授宰幣皮此即所謂主用皮也記又謂皮馬相間可也註訓間爲代君子不以所無爲禮二者可以相代也此

即所謂或時用馬也由是觀之凡享庭實旅百以馬若皮先之而所謂圭以馬璋以皮之正文未之見也惟記禮器篇有圭璋特琥璜爵之文圭璋在六幣配以馬若皮而註稱馬若皮不升堂故圭璋謂之特達此乃圭以馬璋以皮之證而記亦未指爲享幣也然則周官與禮器圭璋之文果何耶今體究其義葢六幣乃朝聘享侑之總稱分言之則正行朝聘之圭璋爲瑞信繼行享之璧琮爲享幣統言之皆爲幣故儀禮於執圭行聘曰某君受幣於某宮則聘之圭璋亦謂之幣初非以圭璋爲享幣也皮馬本與朝聘之

圭璋合而爲幣緣皮馬不升堂而圭璋特達故皮馬遂爲享幣先而註不明此義誤以聘圭璋爲享幣又見儀禮諸侯享王與其相享無圭璋行享之禮也則遂臆揣爲二王後享王之禮耳其解琥璜之誤亦然王之饗侯與侯之相享皆以幣將酬爵而以琥璜將幣故謂琥璜爵其非子男享諸侯所用又明矣註亦誤以爲享幣而儀禮又無其文故又臆揣爲子男之享諸侯也三禮多逸而其可考者如此

聘圭封圭說

江氏曰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其意若曰臣所執之圭亦是君所有耳然疑於公桓侯信等圭矣集註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邢氏疏亦知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然不能辯包注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宗伯之圭璧以亂之永樂時修大全又不知詳考亦仍其誤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辯矣集未及追改耳

玉帛鐘鼓說

玉帛禮之文也鐘鼓樂之器也禮先而樂後然燕歌鹿鳴而樂賓禮之中有樂也工歌有聲而合祖樂之中有禮也清廟合樂之際而饗用束帛是鐘鼓之時不廢玉帛之美也鄰邦出聘而還而公入升堂是玉帛之後復有鐘鼓之

節也至于束帛加璧所謂玉帛也大祫之禮用之覲禮用之聘禮用之會同之禮用之兩君相見之禮亦用之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者南郊也取血與玉幣而瘞之者北郊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牲幣各放其色此幣之祀玉而分者也王晉大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藉各異其采此藉之因玉而別者也望祀以玉望衍以帛先玉而後帛也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璋不用束帛侯伯子男享天子用束帛不用圭璋貴玉

而毀帛也朝日夕月用圭而以璧爲邸不間用幣之文享君享夫人用璧琮而圭璋特達不加束帛之上用玉不用帛也釋菜用幣釋奠用幣不襲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用帛不用玉也孤執皮帛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亦專用帛也國之玉鎭大寶器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亦專用玉也昏禮一也而天子聘以玉士聘以束帛覲禮一也而卿之覿也以玉介之覿也以錦此又玉帛之異用也若夫鐘動萬物之成未始不可統鼓鼓爲羣音之長未始不可揜鐘金鐲鐘也用以節鼓音晉

鼓鼓也用以和金奏此鐘鼓之相須爲用也歌伐木之詩鼓兼以鏞奏虞廷之樂鏞間以笙樂始伊耆葦籥並偕土鼓典墜大射笙磬又繼笙鐘此鐘鼓之旁及他樂也大昕鼓徵而辟雝兼有鐘鼓之奏禜祀用鼓而大雩並奏鐘鼓之音此鐘鼓之或兼或不兼也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此專用鼓也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此專用鐘也教以義者擊鐘教以道者擊鼓小雅伐鼓而美張仲周語鑄鐘而誚景王此亦鐘鼓之分見者也及乎房中有鐘鼓之樂淮上有鐘鼓之音樂記別立號立勳之文地官殊六鼓四金之節此則鐘鼓並奏而爲作樂之大綱者也蓋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鳧氏爲鐘之法也鼖鼓長八尺鼓四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韗人爲鼓之法也而要其大而短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其聲舒而遠聞則鳧氏韗人之法從同古人審律之細如此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虎節

使山國用之

人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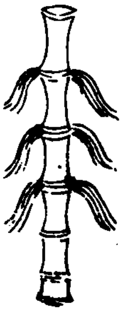
使土國用之

龍節

使澤國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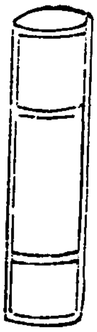
旌節

道路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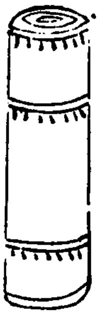
符節

門關用之



管節

公卿大夫采地之吏用于都鄙



節說

陳氏曰節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

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者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與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圭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

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圭耳則□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與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符節說

辯正符節以玉為之或謂據周禮小行人符節以竹為之而掌節另有玉節註不當合為一物此說非也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而漢亦有銅虎符竹使符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文獻通考後世有璽章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為之此足以証明集註矣

司空掌事圖

聖作巧述　知創工守

天有時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

地有氣

鄭刀　宋斤　魯削　吳粵劍

材有美

燕角　荊幹　妢胡笴　吳粵金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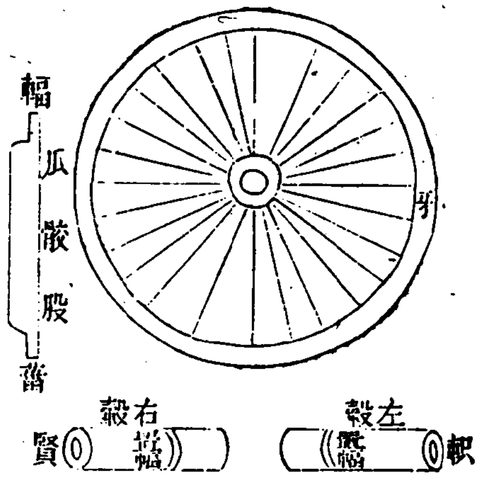
工有巧

攻木之工七　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工五　刮摩之工五　摶埴之工二

司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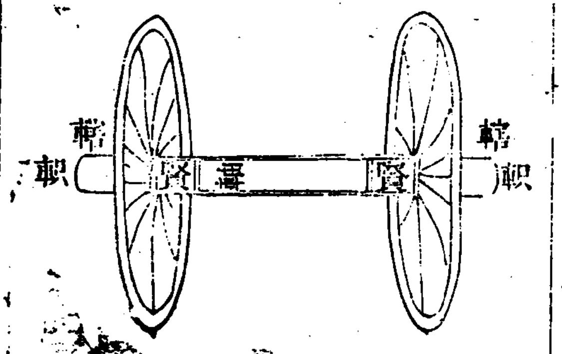
雜說冬四時之終也冬官五官之考也官不任考事不觀成三百六十職止虛文耳故以冬官之法考工工無惰窳以考工之法考六職職無鰥曠茲冬官之工即五官之用也桌人之量即天官內外府之用也築氏之削即司書之用也梓人之飲器即酒人漿人之用也鍾氏染羽即染人之用也匠人建國即地官封人司市司關之用也其溝洫澮川即載師遂人之用也輪人之輪輿人之輿即春官巾車典路之用也玉人之圭瓚即典瑞典祀之用也韗人之鼓鳧人之鐘磬人之磬即大司樂之用也弓人之弓矢人之矢函人之甲冶氏之戈戟即夏官射人虎賁司兵之用也桃氏之劍即秋官司刺之用也玉人之圭璧㡛氏之帛即大小行人司儀之用也五官列其名考工備其器世人不知乃以司空即共工故稱水部曰工部夫舜命禹作司空命垂作共工本二官唐虞三代之司空即冢宰故洪範大雅皆以司空先司徒周禮冢宰歲終計百官即考工也後人泥土匠解之宜其視記爲蛇足而謂漢河間獻王之補之耳

車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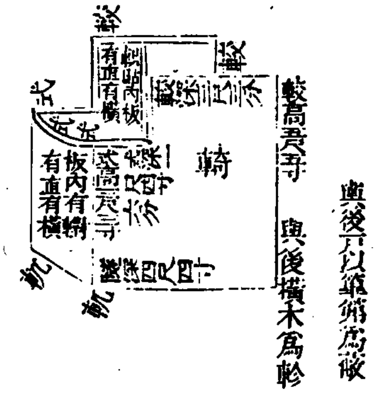
行地者爲輪輪之輞爲牙輪之中中虛而貫軸外以持輻者爲轂一輪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日牙漆之踐地一寸不漆兵車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有奇內之金穿爲賢外之金穿爲軹壺中謂之藪輻近轂稍大者爲股近牙稍細者爲骹入轂處爲菑入牙處爲爪爪用邊菑彼邊向外則輪向外單謂之綆

車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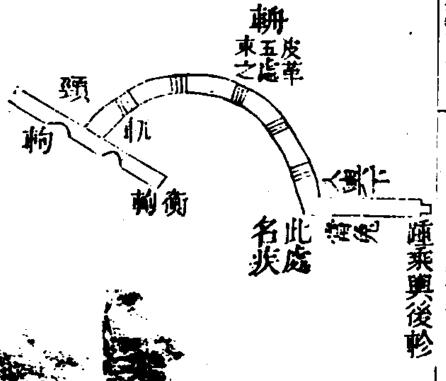
以輈貫入兩輪兩端以轄鍵之加輿于軸上輿底有兩伏兔以又衡輈則輿不動又以輈加軸上其尾入輿後軫木有鐵固之因駕馬而輪行

車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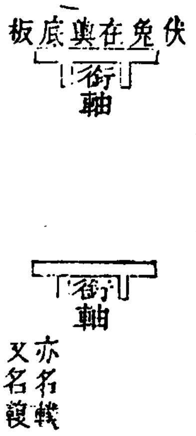
輿之制木如此考工經文及鄭註甚明校有二在兩輢上高于式在前橫者固爲式連于左右深一尺四寸六分之地亦通謂之式也曲禮孔疏不分明後之衡圖者俱作平鬲之衡全非古之輿制令正之輿板之相連背用牡北相衡內有軹轛之木持之革車又以革帨之輿下榰後有軫三面更無別材鄭註言有任正木非也

輈衡圖



輈入輿下者平直既出輿漸曲而上至頸垂而下以持衡輿下四尺四寸輿前一丈可容馬而御者之策及之輈之曲直最難和故別有輈人作之本江氏

伏兔圖



車制釋說

戴氏曰車式較內謂之輿其深謂之隧枕輿下謂之軫軫謂之收揜輿旁謂之輢式前謂之軓軓謂之陰綏輢上者謂之較輿前卑于較者謂之式車闌謂之軨輢內之軨謂之軹式下人所對者謂之轛輪輮謂之牙牙謂之輞輪轑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輻端之枘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沒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以偏枘入牙而出之謂之綆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轃轃謂之藪以金裹轂中謂之釭大釭謂之賢轂末小釭謂之軒轂端錔謂之轄轄謂之軑以革幬轂謂之軝軸末謂之軎軸當轂釭閒之以金謂之鐗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轄伏兔謂之轐輿下任正者謂之輈輈出軓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輈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轐之閒謂之當兔輗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所以持衡者謂之軏車蓋之杠謂之桯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隆屈謂之弓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所以引車謂之轅輗謂之鬲持鬲者謂之輗輪輮謂之渠有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輇

補遺居輪之中心者謂之轂轂中橫貫者謂之軸凡馬頸者謂之軛車上蔽雨者謂之蓋車轅所輾之迹曰軌又曰轍礙輪之木曰軔去軔則輪動故凡事初行曰發軔

典林釋鬲長六尺鬲卽論語所謂輗大車兩轅端之橫木也橫木厭牛領則牛領卽厭于橫木之下集註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似別有軛縛于輗下恐未是　輗軏皆不見他書考工記車人鬲長六尺此鬲卽所謂輗在大車兩轅之端然則小車前之衡在梁輈之端者亦謂之軏集註謂轅端鉤衡之處爲軏恐未是

春官巾車說

鸞車虞路也鉤車夏路也大路殷路也殷大路鞶纓一就鞶馬腹帶也纓馬鞅也亦在馬腹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大路用之郊祀先路用之宗廟次路用之師田周五路一曰玉路錫馬面飾也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馬胸前飾也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以封同姓三曰象路朱以朱飾馬勒也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以封異姓四曰革路龍勒龍音厖以白黑色飾馬勒也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前同翦以淺黑色飾韋為樊也鵠纓以鵠色飾韋為纓也建大麾以

田以封蕃國　諸公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士列國之孤卿大夫之車各依其命數

王后五路重翟兩重翟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重翟從王祀宗廟厭翟從王見賓客安車以見王翟車以躬桑輦車則宮中所乘者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外有良車散車精製曰良粗製曰散不在等數惟八所用又有遣車大喪車也朝士有貳車兵車有佐車貳車則式朝祀主敬也佐車不式兵事主威也武車綏旌綏散也所以見美德車結旌謂玉金象木四路不偝赫奕也貳車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下大夫三凡路有僕有車右貳車佐車之僕右則馭夫車僕等人

馬僕右屬夏官說

王氏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王之五路其馬六其僕五其右三校人之職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駑馬駉馬此六馬也大馭玉路之僕戎僕革路之僕齊僕金路之僕道僕象路之僕田僕木路之僕此僕

五也戎右革路木路之右齊右玉路金路之右道右象路之右此右三也然曰馬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于春官葢春官所以為禮夏官所以為兵車旗之物屬于禮而馬與僕右屬于兵所以重其事也

地官五馭說

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韓詩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

得入穀梁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葛纏旃是也舞交衢衢道也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此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敎之以六藝之一也

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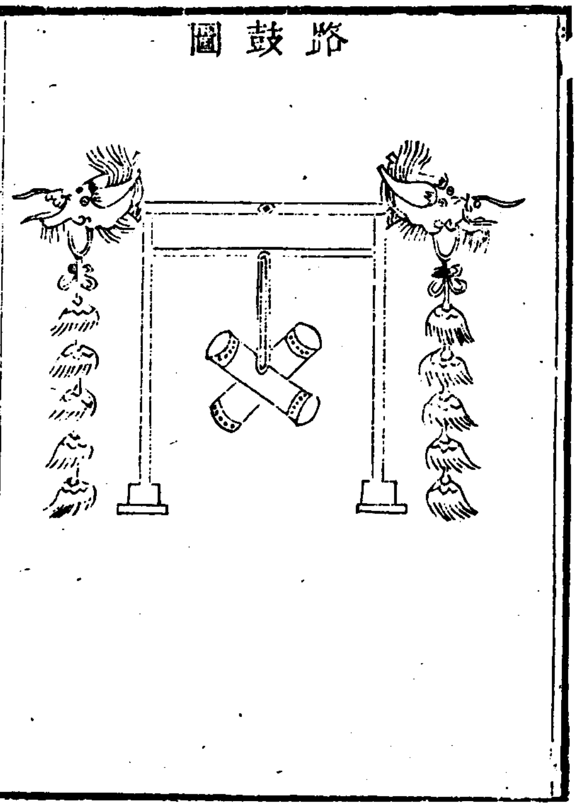
笏長二尺六寸中博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之笏終葵首首廣四寸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葵首言之諸侯則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

笏說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美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鮫魚之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于天子朝聘與射大射鄉射無說脫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君當事則說臣說則簡小功不說笏禮可以勝情當事免問則說之事可以勝理既搢必盥在廟搢笏必盥者爲其將執事也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及其執事於朝不再盥已盥故也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士之笏同諸侯何也士遠于君而伸且竹本而飾象非若諸侯之全以象也其曰無

說笏何也笏之爲用葢諸侯之朝于天子則執命圭而搢荼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是始之終之未嘗說笏也因飾焉者何也如所謂中必者以組約其中防失墜也而亦以爲差等之文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何也諸侯卑于天子故殺其上大夫士卑于諸侯故又殺其下而陳註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稍漸殺是天子諸侯笏同與玉藻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者其說不合不知大圭所以云方正者有終葵首其形必方正下與圭爲準至諸侯笏未聞終葵首無終葵首則其上詘然豈得謂方正故曰讓于天子也若大夫則前詘後詘無所不讓矣

薛氏曰大圭天子之笏也天子執鎮圭猶羣臣之有摯笏大圭猶羣臣之有笏



路鼓說

夏官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鄭司農云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元謂窮達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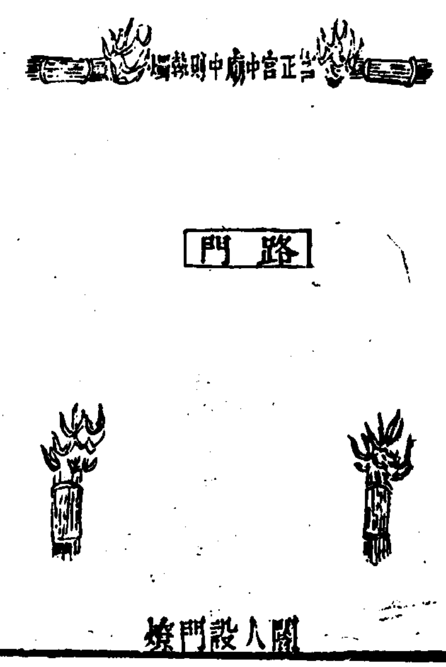
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王氏曰建鼓之政賈疏以爲即肺石窮民朝士達之乃得擊鼓予謂非也肺石止謂獄訟含冤者設耳故掌之朝士屬之秋官路鼓所達則凡草澤中抱漆室杞人之慮者咸得上聞或事關機密不可洩之外朝故特設於路寢門外而掌之大僕屬之司馬誠重之也不然既謂達窮遽令而復立之肺石使朝士又得聞其說焉殊非先王萬里堂階之意矣

六鼓說 附

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註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長樂陳氏曰鼓人救日月以雷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毆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

庭燎墳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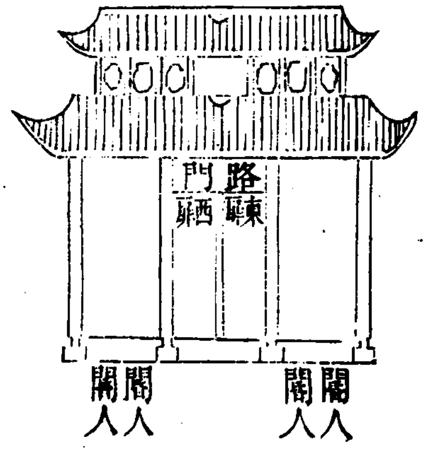


庭燎墳燭說

墳一作蕡大也燭即燎大賓客大喪紀皆令司烜樹大燭于門外樹庭燎于大寢之庭燕禮甸人執大燭于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于地使人執彼注庭大燭爲位廣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其所照爲明故詩云庭燎之光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庭燎一名地燭墳燭一名門燎其制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石勒作大庭燎兩層下層可置二十人曾以油傾燒死皇極殿前置六庭燎於陛階之間如小亭上覆以琉璃瓦傍如窗

檽表以紙內建大燭營衛之士自午門外別用蘆薄麻稭
作三叢架以一炬然之此古庭燎墳燭之遺也
又每門皆有閽人而閽人有掌門庭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之文則凡門皆有庭燎明矣
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嚴閽人蹕宮門廟門明所
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內閽
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亦尊卑之辨燭手燭也執對人手爇
又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路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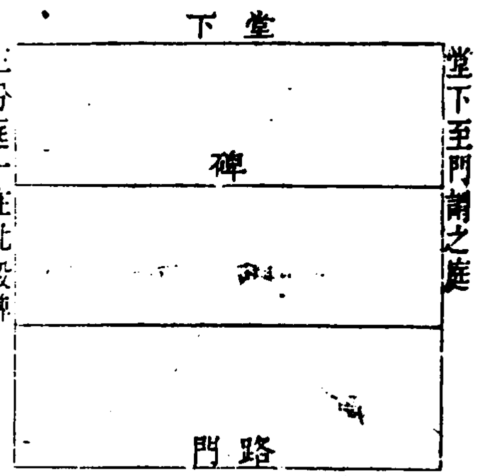


天子第五門諸侯以爲三門

路門說

考工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註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則
三丈三尺也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謂丈
六尺五寸耳
路大也車曰路車鼓曰路鼓門曰路門尊王之義也又王
者之車由此門出入故曰路又曰虎門門繪虎也取其威
也又曰畢門門至此已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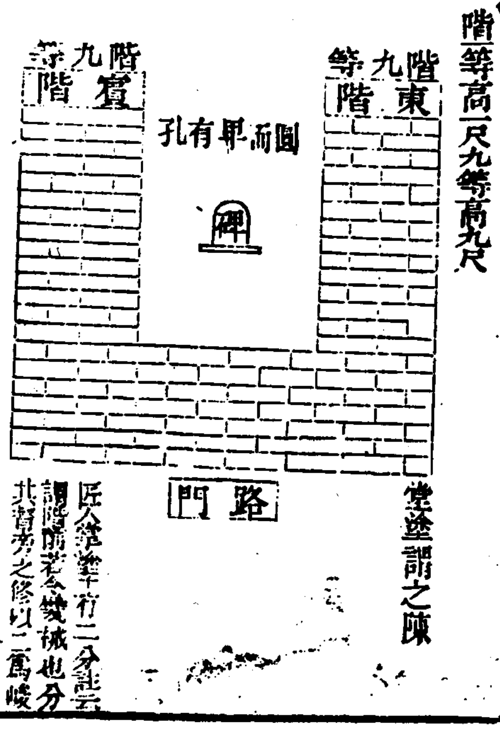
庭圖



庭說

朱子曰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考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

堂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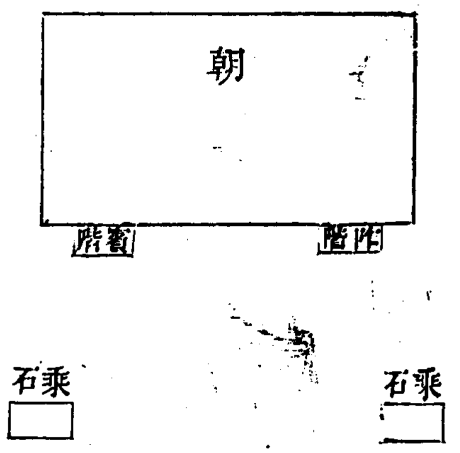


堂塗說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揖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廉內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

碑揖陳卽堂塗也

乘石圖



乘石說

燕朝有乘石在階前王者出履此登車夏官隸僕王行則洗此石鄭注上車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其石應在西階又春官樂師注人主出入乘車登車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則阼階又必有下車石鄭注乘字義於此偶未之及耳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

樂師大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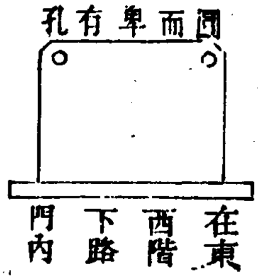
黃氏曰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衔其情惡勞其形不

能非禮勿動而使乘安佚以出之則無所不至矣而況於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民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旬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於門外

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焉

熊氏曰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揚中采茨趨中肆夏大戴保傅篇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太馭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周禮玉藻之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蓋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朱文公經傳通解依大戴改正

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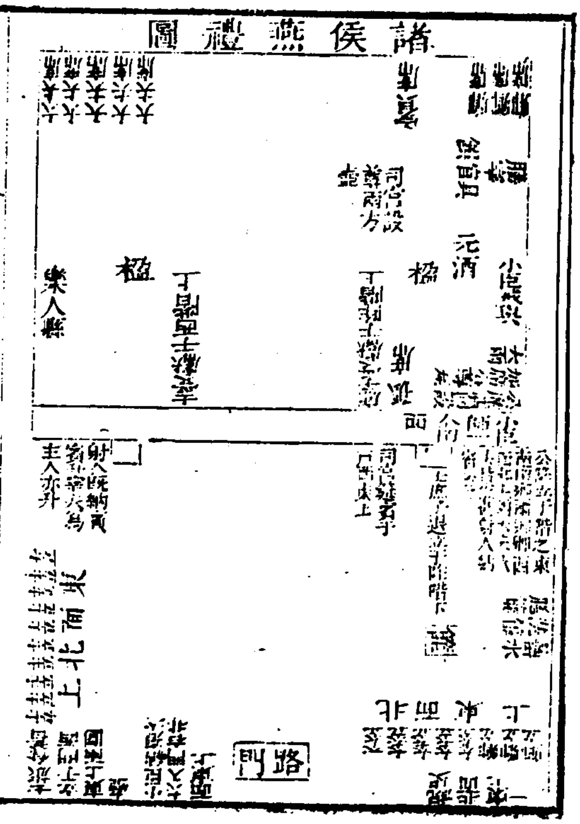


碑者卑也雖在庭中無妨于射事又以擊牲則其旁有孔可知

碑說

朱子曰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諸經云三揖者鄭皆云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士昏及聘禮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鄉飮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則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疏曰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陰陽進退可知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庭之兩旁無屋於是行禮有兩

沾服失容而疲者



諸侯燕禮說

燕禮宜有本國大夫相燕禮大夫燕聘大夫禮王大夫燕聘大夫禮王大夫燕諸侯禮諸侯燕王聘大夫禮諸侯相燕禮王燕大夫禮王燕諸侯禮王燕國賓禮王燕牧伯禮共十禮僅存者諸侯燕大夫諸侯燕聘大夫二禮舊混為一篇今宜分為二篇也至天子之燕異於諸侯者不過膳夫為獻主而已

疏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卿大夫一也魯頌振鷺是也卿大夫勞於王事而燕之二也記以樂納賓入庭而奏肆

夏是也燕聘還之卿大夫三也小雅四牡是也四方聘客至而與之燕四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及聘禮燕與特賜是也

古者于出聘而還國之臣有燕禮所與燕者非卿即大夫也與之酬酢而爲主人者宰夫也擇一人以爲賓而特加之敬者其人必大夫也考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司宫設卿大夫之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之尊瓦大兩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而無豕稷者食以食爲主燕以飲爲主也公席于阼階上西鄉降立阼階

之東南公曰命某大夫爲賓賓許諾記所謂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升自西階宰夫爲主人亦升自西階主人獻賓次獻公各酢畢記所謂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于是主人盥洗媵觚于賓酌散坐奠爵遂飲所謂酬也次獻孤卿司宫兼卷重席設于賓左卿

升拜受觚卿辭重席司宫徹之乃薦脯醢祭脯醢祭酒不啐酒坐卒爵不酢辟君也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次獻大夫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乃作樂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終主人酌而獻之吹笙者入于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終主人亦酌而獻之堂上與堂下歌笙相間而作工歌魚麗則笙吹由庚工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丘工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是爲間歌三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

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是爲合樂三終節所謂關雎之亂也工告樂備樂正下堂乃立射人爲司正以董威儀公及卿大夫皆脫屨就席於是主人獻士賓媵爵于公公爲士舉旅主人徧獻庶子以下左右正與內小臣記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遂行無算爵作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宫執燭于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賓降奏陔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凡諸侯燕出聘而還國之臣此其大畧也無事而燕其臣與此同若與四方之賓燕亦與此同所不同者一則使小臣戒期一則使卿大夫戒期一則賓至庭而君揖之一則君迎賓于大門內一則使宰夫獻賓一則君先親獻賓而後行苟敬之禮所謂苟敬者君已親獻又將獻之賓不敢當乃使宰夫獻也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蓋待異國之臣稍别于己之臣也若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

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復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合鄉樂若用舞則歌勺肆夏本兩君相見之樂待功臣亦用之但賓至庭而奏與入大門而奏者不同新宮小雅逸篇其篇有三或以爲即斯干也鄉樂即周南召南六篇笙奏之後即合樂無間歌一節不間者蓋以樂已盛于上故于此殺之勺即於鑠王師之篇也

鄭氏云國語言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是升歌用頌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升歌用大雅也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是升歌用小雅也升歌頌則合大雅升歌大雅則合小雅升歌小雅則合鄉樂此樂之差等也又詩譜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若納賓之樂則同用肆夏

王燕禮說

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與路寢宰夫爲主異姓爲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殽烝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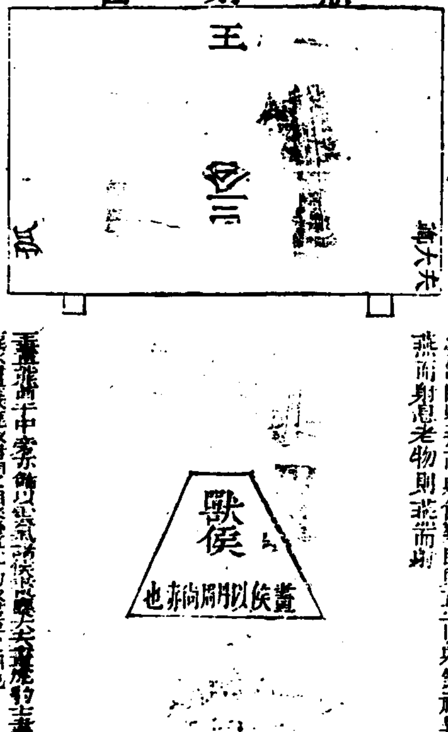
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别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蓋庶羞以盡受爵樂無算以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之禮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

呂氏大臨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爲燕者非自爲主也故曰王燕飲則爲獻主於大僕見王所以燕者必于內朝也故曰王燕則大僕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

必有樂也故曰掌四裔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詳

先燕後射

燕一射圖



此將射入見君之位

勞使臣則燕而射飲羣臣則燕而射祭祀畢則燕而射息老物則燕而射

王畫熊于中案飾以雲氣諸侯畫麋大夫畫虎豹士畫鹿豕畫麋鹿取君臣之相教畫虎豹取君臣之相配

燕射說

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也疏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或曰在國無擇士之意其侯用獸侯天子畫熊于侯中白質諸侯畫麋赤質大夫畫虎豹士畫鹿豕皆用布其側皆以雲氣飾之所謂畫者丹質也餘見大射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既燕則射大雅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此既燕而射之詩也若其官職則樂

師帥射夫以弓矢舞鍾師凡射王奏騶虞笙師共鍾笙鎛師鼓金奏典庸器設筍簴陳庸器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算司常凡射共獲旌大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掌事如大僕司弓矢共弓矢如數并夾繕人詔王射贊王弓矢梓人張獸侯

五射說附

五射者一曰白矢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四曰襄尺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五曰井儀四矢貫侯如井此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以六藝之一也

經義圖說卷七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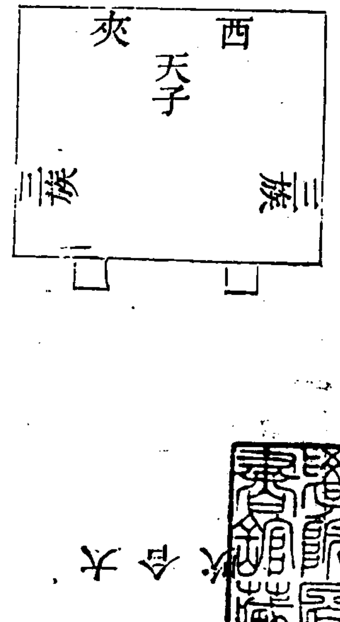
經義圖說卷八目錄上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八上
大飲族人圖說
飲酎圖說
王日一舉圖說
不舉圖說
冕服圖說
麻冕圖說
章甫圖說
明衣圖說
元端圖說
深衣前圖說
深衣後圖說
深衣裳圖說
帷裳圖說
裼衣圖說
韍圖說

韠圖說
佩圖說

大飲族人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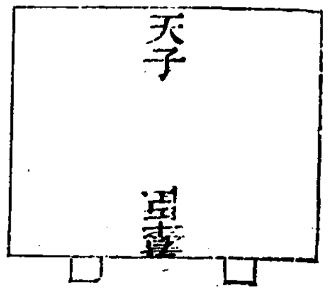
大飲族人說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月令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註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用禮樂於族人最盛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親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據命國爲酒句則大飲族人之禮下達于庶人矣

飲酎圖

孟夏之月



用禮樂

飲酎說

孟夏之月命樂師習合禮樂為將飲酎也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左傳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　據鄭注飲酎亦當用房烝

王日一舉圖

膳夫授祭品嘗食

天子諸侯朝皆祭肺

牢鼎九

牛一　羊一　豕一

魚一　腊一　腸胃一

膚一　鮮魚一　鮮腊一

共十二鼎

物皆有俎

陪鼎三

膷一　臐一　膮一

天子諸侯燕皆祭牢肉

此朝食禮若日中夕食謂之燕食則一牢分為三時以食其餘也每食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不舉圖

齊日不舉（不或作一）

大喪不舉

大荒不舉

大札不舉

天地有烖不舉

邦有大故不舉

王日一舉說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又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又王燕飲酒則為獻主又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牲馬牛羊雞犬豕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出于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

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為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醢也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註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醯人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疏牢鼎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陪鼎臐一膷一膮一共三陪鼎之實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此王日一舉之大概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遂以食者即朝食之一舉也餕尚奏樂則朝食必奏樂可知皮弁而食謹以禮奏樂而食和以樂也后與王同庖又玉藻夫人與君同庖疑所謂朝食王與后共之不知同庖者不特殺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則王朝食在路寢不在六宮可知既不在六宮則王與后安能共食乎

亞飯三飯四飯說

天子諸侯每日常食皆令奏樂勸食不用鼓鐘若朔及月半則天子諸侯皆大食加牲體奏鼓鐘三侑大司樂掌之論語謂亞飯三飯四飯則每食異工蓋常食祇一工之侑而已白虎通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據鄭註燕食曰日中夕食合日一舉者王僅三飯則四飯無考姜氏曰王侯膳食諸說畧可考見然多不免互異者如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玉藻則謂日少牢朔月太牢周禮王飲用六清而

玉藻則謂五飲上水漿酒醴酏此皆玉藻與周禮異者也又如周禮玉藻皆朝食一燕食二而白虎通則又謂天子四飯諸侯三此其與周禮玉藻異者也至玉藻王言奏食進飲史書瞽幾之屬而侯無文侯言祭肺稷食菜羹不舉同庖之屬而王亦無文此又遞相異者也然則將何從耶曰是當以義通之也王日一舉統日少牢朔日大牢而言鼎十有二則卽朔月之盛者言之此固經傳以大該小以全約偏之通例六飲當從周禮白虎通四飯蓋以晉語爲言豈日中而餕該晝與脯言之與其玉藻遞異當是互文

卽周禮王祭食嚌論侯侑樂觀之他可推矣

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說

王氏曰凡掌財賦之官皆有日成月要歲會益百官則有進退陟降庶務則有行止豐約其財之用否盈縮萬有不齊故必以彼之入數較此之出數互相會計王及后世子一而已計日而其數可知百司皆了然故不必彼此互相勾考也豈得謂任其所用爲優尊也哉其事甚明而添一註釋遂使蔡京執此爲說務以侈靡惑人主使海內虛耗釋經者言可不慎乎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世子可以會說

王氏曰膳夫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矣

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欲之心者如此

稍食說

王宮之稍食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內宰均之

侍食於君說

黃氏曰古者人臣有飲食於君之節儀禮燕禮小臣戒與者蓋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又疏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大僕之事考飲食與君不同有勞使臣而燕者有樂臣

之有功而燕者有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而使小臣留之者燕使臣與有功禮煩退朝留飲禮畧儀禮燕禮所云舉其全也論語侍食於君則專指退朝留燕言之留燕有以客禮待之有不以客禮待之之辨其以客禮待之則燕禮所謂命某爲賓射人命賓傳所謂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疏此謂與已臣子燕法若與異國之賓燕皆用上介爲賓也不用公卿爲賓者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偪君也其不以客禮待之則不立賓是也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蓋立賓

則賓祭不立賓則君自祭今云君祭則知不立賓而不以客禮待之也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先生齒尊於己者異爵爵尊於己者言後祭似己亦祭然此泛言侍食非謂侍食於君也論語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分析亦明曲禮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偏祭之曰延客祭則是降等之客待命而祭也然祭所先進及循序偏祭雖不降等之客亦然玉藻有人臣燕見侍食於

君之禮其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即以客禮待之而臣不敢居也客先祭今命祭而後祭不以客禮祭也客遂食今先飯辯嘗執嘗食之禮也客告飽今啜飲而俟君飯不敢先君而飽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此即不以客禮待之而臣自盡其常也有常羞謂有膳宰嘗羞非客禮也俟君食而後食不嘗其食亦不敢遠也飯飲而亦必俟者不敢遠飯飲也必待命羞命品嘗者俟君命也又曰凡嘗遠食必

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飱君既食又飯飱飯飱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言客與不客之通禮也覆手者謂食竟而覆手以循口旁恐有汙著也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主人未辨客不虛口陳注三飯三飯也禮食先食正饌三飯而告飽須勸乃更食自胾以後皆爲加豆故三飯前未食食胾之後乃可偏食殽也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此雖指降等之客言意人臣侍食亦然其延客食胾乃辯殽即命羞羞近者命品嘗然後唯所欲之意也其未辯不虛口雖在飯

殄後亦卽未覆手不敢飧既食又飯飧之意也此則侍食
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命祭而先飯自比於宰夫也不敢當
客禮也侍食而君不以客禮待之則君祭而已不祭無嫌
於客禮可不先飯也玉藻所謂侯君食然後食也不敢遽
飯飲而俟也命羞羞近者命品嘗然後唯所欲也君未覆
手不敢飧既食又飯飧也皆不先飯之義也論語何云君
祭而又先飯也曰此夫子之加禮也君雖不客之而已侍
食於君猶嫌於似客也卽有膳宰嘗羞亦必先飯而品嘗
也此層最須分曉南軒張氏曰君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

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以食爲先固已然云君祭而
恐君客已似君以客禮待臣而君亦必先祭然後命臣祭
故恐其客已而先飯也夫客臣而君亦先祭禮無明文玉
藻若有嘗羞者指君祭不客臣而言則以客禮待臣意必
君不祭而無膳宰之嘗羞矣是君祭當指不客臣而言朱
註謂不敢當客禮恐其迹似客也若恐君客已而先飯以
求其端不疑太遽而違君之命乎且禮既有客與不客二
端聖人亦不應偏廢其一而必避君之客也總之客不客
在君客之而先飯不敢當其禮也不客之而亦先飯嫌其

似客亦不敢當其禮也故曰此夫子之加禮也聖人於君
臣之分如此其至也

不得其醬不食說

辨正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疏謂烹煮之時
以其汁調和也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疏謂相配而食也一
係烹時所加之醬一係食時所用之醬此不得指食時所
用者言古註云魚膾非芥醬不食朱子云其醬如魚膾芥
醬之類又文集云如魚膾不得芥醬麋醒不得醢醬則不
食獨舉二者是以配食言也儀禮公食大夫鼎俎既入宰

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註云以其爲餚本也可見配食
之醬禮所最重烹調時不得乃失飪內事此只指常食言

食不厭精說

穀一扭得米六斗爲糲五斗爲燬四斗爲糳糳與鑿同三
斗爲精六書精蘊曰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
也糲去而白矣未也鑿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
生意所函也始而糲米去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至
米去翳也乃得瑩然玉粹此謂治南方早遲晚三季稻米
或兼雜麥及雜糧言之山東並不食南方稻米孔子所不

厭者當是麰麥或是雜糧若援入南方稻米便誤

梁稷辨說 附

秦氏紫峰（名武域）辨香錄曰稻（大米糯米）粱（粟穀小米）菽（諸豆）麥（大麥小麥）黍（散穗明粒亦可釀酒）稷（穄同酒米與粟穀同）苗此六穀也（此宋王伯厚三字經諸也古今辨六穀者惟此為是）陸子稼書志靈壽有黍稷辨以人多昧于黍稷也不知黍稷易辨難辨者粱與稷耳陸辨引朱子詩傳云稷似黍而小（稷似粱不似黍黍粒大而有光）引爾雅云粢稷邢疏云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稷又名粢也）是也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

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惑焉（本草是郭註非）又真定府志有粟（梁也）有黍有稷（本是三種）余嘗合而觀之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此論是）稷即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此論非小米粱也）所謂黃米者黍也（此說是）黍有粘有不粘不粘者飯黍也粘者釀酒之黍也天啟時新城王象晉作羣芳譜近時江右張自烈作正字通皆指飯黍為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蓋粟即粱也朱子鴇羽詩註亦云粱粟類也齊民要術云古者以粟為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粱耳今土人呼粟為穀謂為粱穀米又謂之小米有黃粱白粱青粱數種李時珍本草粟即粱也種凡數十有青赤黃白黑諸色稷即秫也白虎通曰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爾雅釋草衆秫疏衆一名秫謂粘粟也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爾雅翼稷一名穄關西呼穄為穈其穗與粱同許氏說文謂秫為稷之粘者羅願云稷穄粢皆一物也赤者名穈白者為芑黑者名秬陳藏器曰稷穄一物也塞北最多其黑色者俗呼為狗屎秫又有分岐者為龍爪秫要術稷秫並稱是誤一為二也周禮鄭元注

三農生九穀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是又以秫為粱也總緣未嘗目覩其物前賢一錯後賢踵之紛紛議論不得確解余北人家世農種種皆經手耕種碾打知之甚明特辨之以破千古之疑

高粱辨說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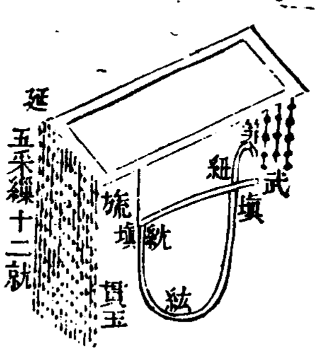
秦氏曰陸子稼書靈壽縣志於粱稷黍高粱四種繪圖立說以示人其圖甚是但解粱稷互非其解粱曰稷之美者詩曰維穈維芑是也是誤粱為稷也解稷曰即粟也俗謂之小米是誤稷為粱也解黍曰有粘有不粘粘者可釀酒

俗謂之黃米不粘者飯黍也今土人謂之稷非也解高粱曰有蜀黍蜀秫蘆粟木稷諸名其實非黍非秫非稷亦非粱也皆以其形似而名蕵穀之别種明會典載祭先師用黍稷稻粱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粱即今之粟米也可疑者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蘆高丈餘似指高粱爲黍然高粱雖有蜀黍之名乃别是一種非粱亦非黍也意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高粱又名蘆穄又名荻粱

以禮食說

釋地孫奭疏所謂禮食者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致妙今講義云以饋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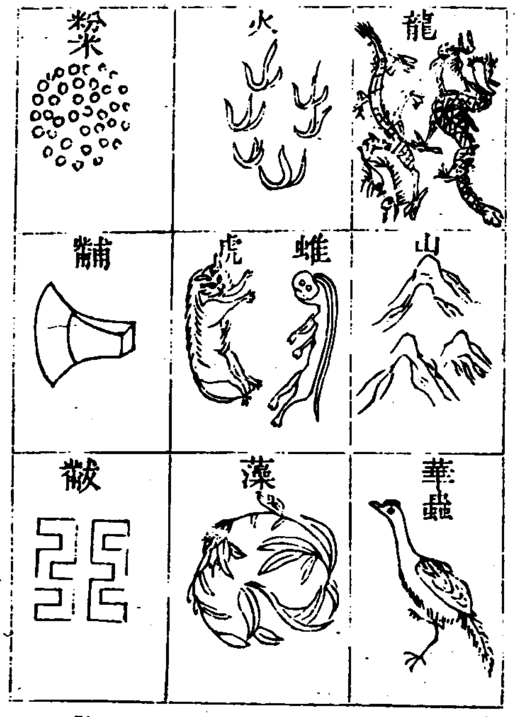


十二旒用十二玉每玉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尺二寸矣餘放此 古尺尺二寸當今七寸五分

以木爲幹用布衣之上元下朱長尺六寸廣八寸後高前下玉笄朱紘鄭謂前後皆有旒此謂只前面旒東方朔冕而前旒之說也

纓當從藻字笄即橫延即冕延紘先屬一頭于左旁笄上垂其餘其二頭繞頤下向上于右橫笄上繞之亦垂之以爲飾

冕服九章圖



大裘

黑狐裘也王祭昊天上帝祀五帝亦服之裘上元衣裘下纁裳朱韍素帶朱裏緣終辟佩白玉而元組綬赤舄黑絇繶純以象玉爲笏戴冕繅十有二旒或云有冕無旒

袞冕

袞卷也以其龍首卷然也制廣八寸長尺六寸王以享先王衣五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繪于衣裳四章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皆刺繡于裳冕前後旒共二十四每旒各十二玉以五采絲爲之繩貫韍帶綬舄同前

鷩冕

鷩卽華蟲也王享先公饗射則服鷩冕衣三章一華蟲二火三宗彝裳四章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凡七章冕前後十八旒每旒十二玉亦以五采繅繩貫之韍帶綬舄同前

毳冕

毳衣虎蜼謂宗彝也王祀四望山川則服毳冕衣三章一宗彝二藻三粉米裳二章一黼二黻凡五章冕前後十四旒每旒十二玉亦以五采繅繩貫之韍帶綬舄同前

希冕

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衣一章粉米裳二章黼黻凡三章陳氏曰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冕前後共十旒每旒貫十二玉韍帶綬舄同前

元冕

王祭祀小祀則元冕謂不畫黻裳其衣元色無章唯裳刺黻而已其冕前後共六旒每旒貫十二玉韍帶綬舄同前諸侯朝日于東門之外禮月于南門之外王亦用元冕又諸侯元冕祭

韋弁

此王與諸侯卿大夫臨戎所通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執玉又弁縫中飾五采玉玉以命數

皮弁

以白鹿皮爲之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其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服以眂朝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璂飾各以其等爲之

冠弁

以緇帛爲之古冠制小用緇布元緇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其冠爲弁冕猶冕之言弁冕也其服緇布衣積素以爲裳王服以田獵燕食養老亦如之

元端

王燕服也爲諸侯朝服

上公衮冕

上公如二王後上公之服自衮冕而下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衮有降龍無升龍繅九就貫九璿玉皆三采其服衮繡裳朱韍素帶朱緣終辟佩山元玉朱組綬赤舄黑絇繶純

侯伯鷩冕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服之以助王祭先公及饗射繅斿七就貫七璿玉皆三采韍帶綬舄皆與上公同凡諸侯笏以象

子男毳冕

子男之服毳冕而下服之以助王祭四望山川繅斿五就貫五璿玉皆三采韍帶綬舄皆與侯伯同

三公毳冕

三公八命其摯璧與子男同制故服毳冕然雖從毳冕五章其旒與小章皆依命數此所謂屈而伸也繅斿八就貫八璿玉皆三采

孤希冕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服之以助祭社稷繅斿四就貫四璿玉皆朱綠元衣繡裳朱韍素帶元華裨垂佩水蒼玉緇組綬赤舄黑絇繶純

卿大夫元冕

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服之以助王祭群小祀三命之卿繅三就繅玉朱白蒼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繅玉朱綠用玉八若王朝之大夫上公之卿得用三就之繅玉公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者得用再就之繅玉其服皆元冕一章韍帶綬舄與孤同勿大夫以無佩文行

士皮弁

士之服首皮弁而皮弁其弁之會縫飾玉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與君視朝之服同白布衣素裳白韠素帶朱綠終辟佩瓀玟而青組綬純其笏竹本象可也

爵弁

爵弁再命之士服之○戴氏曰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靺韐縕韍也冕服赤韍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禪冕歟戴氏曰袘亦禪之邊名也論語加朝服袘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數故以相別異其種以記天子之與諸侯爵弁紂衣言雜弁鄉其喪必為之緣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　鄭君說色取于韎無明文蓋附合春秋傳言之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韎韋之不注不讀如韐合成十六年傳作跗郤韎韋矣爵弁服禮文謂之元服

冕服說

周禮司服掌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甸則冠弁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註大裘而冕謂身服黑裘首戴無旒之冕衮凡九章其衣五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其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所用之冕則十二旒鷩衣自華蟲以下其衣三章其裳四章其冕九旒毳衣自宗彝以下其衣三章其裳二章其冕七旒希讀作絺絺衣自粉米以下其衣一章其裳二章其冕五旒元衣無文但裳刺黻其冕三旒韋弁以韎韋為弁衣裳同色皮弁以鹿皮為之其衣裳皆白王視三朝用之若受朝於廟則用衮冕何謂田獵冠弁委貌也其服緇衣素裳上公九命亦服九章之衮但其龍則止有降龍而無升龍其冕則九旒侯伯七命其服七

章其冕七旒子男五命其服五章其冕五旒王之大夫與公之孤皆四命其服三章其冕四旒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其服一章其冕三旒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再命之卿大夫其服一章其冕二旒再命之士服爵弁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一命之士服皮弁一命之大夫服一旒之冕鄭注周禮謂周登三辰于旗冕服惟九章是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緣周禮十

二章之制無正文康成特意爲之說耳乃註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又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冕弁冠差等說

馬氏曰夫冕始于黃帝有虞氏以爲祭服夏殷之祭則用弁未嘗以弁殺于冕也至周而絺紱始嚴故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然服弁而雖小祭必以冕則冕與弁之尊卑分矣然弁制有二曰皮弁以白鹿皮爲之曰爵弁則其制下圓上方似冕而無旒者也古者冠

禮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大夫則服冕矣又古者雖重冠禮而於服章之際視之彌重卽天子之元子始冠亦同乎士至爵弁而止而不敢僭用夫冕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其嚴如此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亦事有大小而不可紊故天子諸侯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初卽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服之冕而親迎是也耆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于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鈗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

冠制至周始備然總而言之謂之冠分而言之則有冕有弁有冠周禮五冕皆用麻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皆朝祭所用也冕之下則爲弁皮弁以鹿皮爲之韋弁以韎韋爲之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其色赤者曰雀（卽爵字）（卽爵）弁大槩皆士服也然兵事用韋弁視朝用皮弁則又上下同服之但體制各別耳弁之下則爲冠冠之制有紕有笄有武有纓有緌染麻爲之謂之緇布冠如周之委貌殷之章甫夏之

毋追皆是也若染帛則謂之元冠冕自天子達于大夫弁自天子達于士冠自天子達于庶人

朝服說

天子諸侯有視朝之服有燕居之服周禮司服視朝服皮弁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元端而居注皮弁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十五升布衣也若諸侯朝服元冠緇衣素裳夕深衣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夕亦深衣凡朝君臣上下同服如天子皮弁則公卿大夫亦皮弁是也至

于朝覲會同天子袞冕諸侯皆裨冕裨冕者上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

祭服說

自天子至卿大夫其祭也莫不有禮服王制周人冕而祭是也然其用之也各不同王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至諸侯助祭則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若非助祭除二王後祭皆元冕玉藻諸侯元冕而祭是也在國之三公助祭

則毳冕孤希冕卿大夫元冕若祭于家宜服弁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冕元冕弁爵弁冠元冠則大夫士之私祭均用降等之服可知矣

黻冕說

江氏曰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己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此袞冕黻珽當作韍乃與下火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轉寫之誤耳若論語禹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註乃解黻爲蔽膝邢說誤今集註亦承其誤

屨說附

王及后之屨掌於屨人曰赤舄曰黑舄曰赤繶曰黃繶曰青句曰素屨曰葛屨註複下曰舄禪下曰屨或曰下底也舄屨有絇有繶有純飾也經不云純畧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康成謂凡舄屨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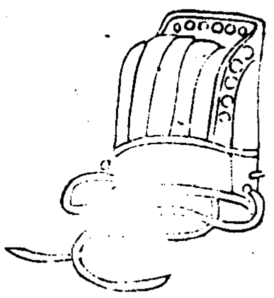
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元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爲絇絇繶純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必有繶純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

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王氏曰冕弁者天之數也舄屨者地之載也腰以上屬天故衣冠同色腰以下屬地故裳屨同色　又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註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屨有定制說附

備考觀周禮屨人所載古人之屨葢有定制又考古者燕服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屨大夫素圓屨士卒百工屨色無過絲青白奴婢屨色無過純青庶人粗屝草屨後世富人常踏絲屨黃歇門下三千珠屨僕隸下人表以文綦緣以儒諸此賈生所爲長太息者也非粗屨也左氏僖四年傳供其資粮屝屨疏云麻作曰屝絲作曰屨　屨又稱屨古注屨不帶謂之屨

麻冕圖



此圖仍宗緇布冠制據白虎通則當繪爲宗廟之冠

麻冕說

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自十二旒而下是也弁亞于冕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于弁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可服焉周制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此言冕者首服之總名也麻冕績麻爲布以爲冕葢古人不輕于蠶繅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縷數爲差等八十縷爲一升禮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冕冠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之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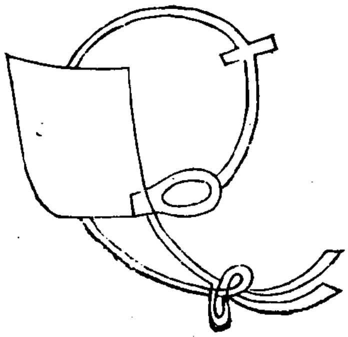
幅程子謂周尺止今尺五寸五分弱合今尺二寸强若用
三十升則尺之一寸計縷二百總共二千四百縷所以謂
細密難成謂之純者絲之始𦄂素絲未染故曰純也升當爲登
登成
也
麻質粗絲質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未有絲儉于麻之理
今云儉何也曰卽以四千二百縷爲布之尺有二寸而知
之也尺之二寸雖用絲亦不得至二千四百縷況麻之質
粗齊乎金仁山疑焉今就注疏言之須縷如此則爲縷必
須細于絲細則密密則縷易斷而難織故曰難成至絲則

質本細又堅韌是以易于粗織不比用麻之費事葛有絺
綌麻亦有精粗至麻冕之麻則精之中又有精焉者雖欲
遵古而勢有所不能若然則所謂儉者不是言價賤乃是
言工損縱于古稍違而人力較易亦變通宜民之道孰謂
今之戾于古哉

士冠記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所謂緇布冠也玉藻始冠緇
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
也大古謂唐虞以上非時王之法服也諸侯緇布冠有緌
尊者飾也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

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
四綴以固冠也疏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則敝之不用庶人
則常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庶人常服布冠今按論語麻
冕以緇麻布爲冕絻註訓緇布冠者冕亦通名爲冠也與
此緇布冠異此江氏說也據此推之緇布冠固用麻而麻
冕乃言有周司服五冕之制所謂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者
未可徑以緇布冠目之也白虎通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
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

章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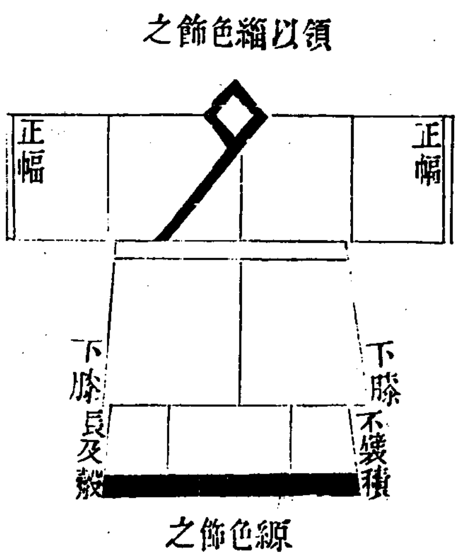
章甫說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甫或爲父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追猶堆也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同異未聞儒行冠章甫之冠家語袞衣章甫爰得我所論語端章甫緣委貌章甫毋追皆所常服以行道也故聖門以周人而服殷冠

委貌說附

委貌元冠也馬氏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兼氏以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文子以杖擊其子而折委笄則委貌有笄矣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而皮弁爵弁有笄則委貌殊于緇布冠類于弁可知矣周官司服其祭服有元端素端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元也又曰齊元而養又曰元冕齊戒荀子元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蓋大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而元端所以絻而乘路者也諸侯以下則元端元冠而已所謂丹組纓者也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　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明衣圖



明衣說

明衣于經無考但儀禮士喪禮有陳襲事于房中明衣裳用布之文其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緆裳之下也以縓色緇純似可爲明衣之証但士喪禮明衣是爲死者而設豈可用爲齊服輔慶源曰衣布如今浴衫古所謂明衣也然則明衣蓋沐浴後用以爲親身之服者乎

寢衣長一身有半說附

論語寢衣長一身有半註云齊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說者謂其制太奇可寢而不可行大司徒以本俗同衣服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夫子表率天下豈肯以服奇者示人況以致齊耶蓋凡服上不蒙首下不覆足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所謂長一身者士喪禮所謂長下膝也所謂有半者深衣所謂負繩及踝也寢衣之制亦深衣而已不然夫子凡服無異豈獨異于寢耶且何以著而寢也又鄭註寢衣今臥衣毛傳齊則角枕錦衾衾即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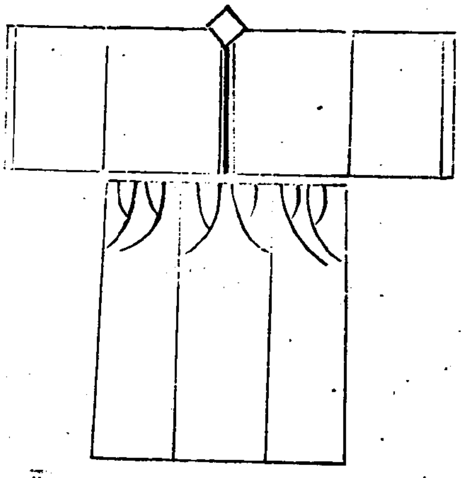
紺緅說附

典林士冠禮疏凡染黑三入爲纁若以纁入赤則爲朱以纁入黑則爲紺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則爲緅又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考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于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緅又入黑爲元元又入黑爲緇齊服元冠元端論語集註以紺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也練服縓緣集註緅飾練服誤以緅爲縓也蓋考之未詳耳

江氏鄉黨文正編有此文註云古註誤以紺當元於緅當

緜因謂紺爲齊服緅爲練服集註仍之其實與下節司意皆謂其色不正耳衣飾有深衣曲禮二篇確證當引爲根據而夫子少孤惟當純素不當用他色亦可由此生出文情

元端圖



元端說

元端卽緇布衣也天子服緇布衣朱裳諸侯同大夫服緇布衣素裳大夫以上衣制用侈袂士服緇布衣用正幅不侈袂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

元端齊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儐相或旣冠則服之以見卿大夫鄉先生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元端也又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謂之元端則元端又士之朝服也

三代時衣服之制其可考見者雖不一然除冕服而外惟元端深衣其用最廣深衣說見深衣至于端衣天子以爲燕服諸侯與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凡書傳所稱委貌即元端委貌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是也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此端之施于冕者也公西華曰端章甫此端之施于冠者也周禮齊服有元端素端元端則元冠素端則素冠凡吉禮致齊皆元端凶禮皆素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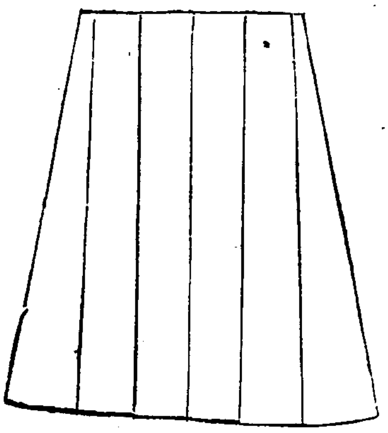
端章甫說

端爲諸侯君臣上下通用之服則爲士之朝服又端齊服也士用以祭于己而已配以冠雜記冠而祭于己是也又雜記士弁而祭于公又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是祭服也今當助祭服爵弁宜用純衣所謂絲衣也不應用端然大祫之時六代之樂並作餘不奏古樂是以古樂雖聞而魏文侯有端冕而聽古樂之說是亦似可用于宗廟第又恐是冕之別名章甫殷道也見儒行家語但以之助祭佐會同則又未聞家語章甫與衮衣並稱衮衣朝祭服似朝祭亦可用章甫顧上公服衮夫子不應服衮此恐是家語之誤而論語云宗廟會同端章甫者何也廟用端謙詞也用章甫以祭以會同者亦謙詞也惟朝服似宜用端然曰相是上卿事乃每門祇一者冕用元冕衣宜用元衣今不用元衣而用端若曰此儒生之志願耳豈敢必爲上相哉則尤謙之至矣

深衣前圖

深衣後圖

深衣裳圖



深衣說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續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典林先儒舊說深衣裳十二幅皆交裂裁之寬頭向下狹頭向上今尋繹舊注十二幅中前後八幅是正裁兩邊四幅定斜裁斜裁名衽與朝祭喪服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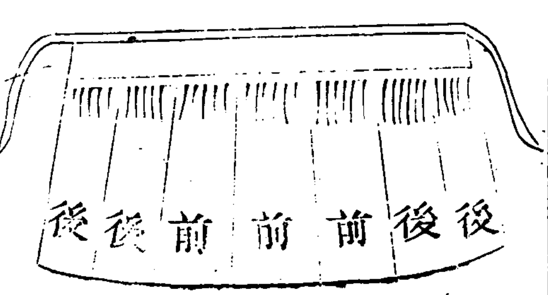
掩裳際之衽同名但彼是屬于衣而垂之此是屬于裳而縫之以合前後也如舊說裳幅皆斂斜不正豈聖賢之法服哉論語非帷裳必殺之釋者亦誤鉤邊疑是右旁之後衽更續一條布以掩其交際處古注亦不明白要縫半下與玉藻縫齊倍要一也袼袂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尻跟也衣背縫與裳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

戴氏曰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爲以深名以其爲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圓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宗之

爲三才而甲之爲三極也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于儐相可以用之于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

雜說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大夫士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女趨喪深衣此吉凶男女同也

帷裳圖



帷裳說

帷裳七幅皆用正幅前三後四喪服每幅三襞積朝祭服襞積無數論語非帷裳謂深衣

江愼修自訂鄉黨文正編有非帷裳必殺之題文自記云是經明深衣裳與帷裳之制不同鄉黨中制度緊要之題非可容易下筆傳文惟錢鶴灘一義然古人讀書不細考古不精亦不可不辨帷裳與深衣裳有大判別者朝祭之服衣裳不連深衣及長中等衣裳相連所以制度各別文不能提清一失也帷裳用七幅前三後四見儀禮喪服記

鄭注深衣裳用六幅裁爲十二幅應目見深衣篇文亦不能疏明二失也深衣篇云完且王費善衣之次也謂深衣以十五升布爲之可衣而易有耳文乃誤解謂殺縫前後聯屬爲貴其完殺幅斜裁分裂爲昭其儉看作必殺是省費之意因謂帷裳用正幅雖費而不及奢雖華而不及靡此絕非當殺不當殺之原由三失也深衣用殺者在裳兩旁之衽以布二幅交解爲四幅其餘幅仍用正幅不交解玉藻所謂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服所交裂是也文但混言殺幅通篇不見一衽字則不知所殺者在何處四失也文

有削幅二字似典雅本出儀禮喪服記彼文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蓋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縫時每邊減去一寸以爲縫即今人縫衣幅邊摺去少許者是也削字雖亦解爲殺與必殺之殺大不同彼是幅邊殺去一寸此是裳衽之幅對角交解乃不考其義以削幅當此經之殺五失也深衣裳與帷裳本有別使當時無異制則記者可不必記矣言夫子必殺即知當時有不殺者裳必上狹下闊不殺如何能就要蓋當時深衣裳亦有用襞積者是以旁衽不斜裁余見今人製藍衫亦有好異爲此制考文于前半

云及習之衰家各殊俗下裳之賤孰不忽易之乎帷裳之外孰能檢察之乎亦知有變制意矣趙後不能發明則前半意無收煞所謂殊俗者果若何而殊耶六失也或云先輩壽世之文非可輕議則是爲先輩所愚或又云時文何必過求深則視時文第爲弋獲之敲門甎非爲聖賢明經義自待亦不厚矣

裼裘圖

緇衣羔裘

諸侯與其臣視朝之服又天子祀天之服

素衣麑裘

諸侯與其卿大夫士視朔之服又主君受聘問之服或曰人臣行聘亦服此服又天子之孤諸侯之卿在天子之朝所共服

黃衣狐裘

臘祭之服

裼裘說

黃氏曰小戴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觀此則裼與襲不同襲以質爲敬而裼以文爲敬也儀禮聘禮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襌衫有襦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專以冬之裼衣言之冬有裼裘之衣猶夏春秋之有中衣也襦袴外裘一重裼衣一重上服一重併裘爲三重然玉藻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疏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是併裘又有四重裼襲之辨只在第二重露與不露其所言露法不一儀禮聘禮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又云凡襢裼者左孔氏疏小戴禮凡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亦同此兩說一謂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也一謂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也存疑解鄉黨

又云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合觀衆說則正服不可去所辨爲第二重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均謂之裼而存疑之說未知何本要當以鄭孔爲勝其云緇衣羔裘者舊說朝君之服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緇黑色也羔裘黑羊皮緇衣裼羔裘而用以朝者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北爲陰亦取幽陰也詩檜風疏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

曰朝服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註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是朝服之衣色元卽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云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此條參證甚明詩鄭風羔裘如濡美大夫也又羔裘豹飾蓋君純羔大夫以豹飾唐風所云羔裘

豹袪玉藻所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皆是也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埤雅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然則緇衣羔裘非但人臣朝君之服諸侯視朝亦服之非但取其色亦取其性之近禮也又鄭風緇衣註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着羔裘上之緇衣也至於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也玉藻羔裘豹飾註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兼爲祭服也又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大裘非古也言諸侯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作裘用以誓軍旅省耕斂不得僭服大裘夫誓省服黼裘則裘制有定視朝之應服羔裘益可例見也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襲之言大夫士燕居之服青元取其韜晦則知私朝服緇衣而燕居且易狐青裘也或疑名而羔羊之皮織之曰素絲色容有不取純者不知素絲言裘制非言裼裘也此皆可與緇衣羔裘互考者也其云素衣麑裘者舊說聘問之服也小戴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言大夫士聽朔之服說文麑子曰麛又曰麑麑色白儀禮聘

禮註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疏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麛裘麛褎臣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而同以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衣同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論語註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絞蒼黃之色也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衣麑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此則素以麑裘是諸侯與卿大夫士視朔之服及諸侯服以受聘而

臣之行聘則麛裘絞衣而非素衣也然陳氏禮書云絞衣
即素衣或者絞亦近素之色未必蒼黃也若蒼黃則衣與
裘不純矣禮何取之意麛裘之裼或絞或素不定皇氏云
素衣爲正則有時用絞耳禮書又云爾雅鹿牡麚牝麀其
子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則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再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
不衣狐白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解者謂國君燕居
狐白錦衣待御右虎左狼然考狐白錦衣天子視朝服之

外加皮弁服諸侯於天子之朝亦服狐白錦衣凡在朝君
臣固服其天子之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
皆狐白裘但不用錦衣爲裼用素衣也其天子之士及諸
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麛裘素裼然則素衣麛
裘諸侯與其臣視朔聘享之外又爲天子之士諸侯之士
在天子之朝所共服也若天子視朔外雖服皮弁服然中
用錦衣狐白不用素衣麛裘矣天子視朝與視朔同服諸
侯視朝服緇衣羔裘視朔則與其臣同服素衣麛裘此其
別於天子也至錦衣狐裘諸侯在天子之朝服之歸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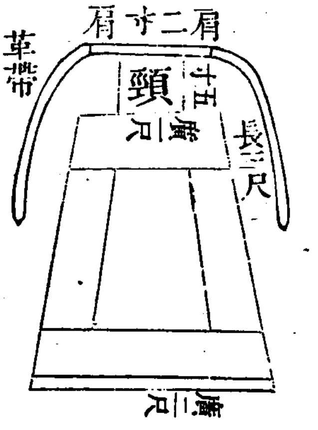
服以告廟秦風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後則不復
服以爲燕居服者非是此皆可與素衣麛裘互考者也其
云黃衣狐裘者舊說蜡祭之服也小戴郊特牲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
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

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註八蜡先嗇一神農也司嗇
二后稷也農三郵表畷四謂郵亭之舍標表田畔相連綴
處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送終蜡以報功送歲之終
似喪禮而殺也云皮弁素服則非黃衣可知也又云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此蜡祭後臘
祭先祖五祀色尙黃取息農之意也黃屬土土者萬物之
母故尙之也臘與蜡同月係兩事其事相次故連言之或
遂誤以臘爲蜡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之夫祈來

年於日月星辰及割牲以祭公社國門所謂蜡祭也後又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大飲如賜酺之類以休息之示不復勞所謂臘祭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卽大夫士臘祭之服論語黃衣狐裘是也十二月爲臘周行於孟冬者周以子月爲歲首故行於孟冬月令所云周制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名異而實同蓋以蜡統臘而言非大蜡卽臘之謂也臘祭用狐者狐色黃白虎通獨以狐裘取其輕煖又因狐死首邱明君子不忘本也此皆可與黃衣狐裘互考者也要而言之緇以裼羔素以裼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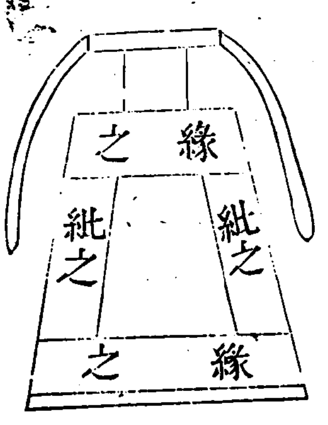
黃以裼狐取其稱而已矣小戴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春秋傳服其身則衣之純又云龐奇無常稱則純不稱則龐服者身之章故裼裘必取其稱也

韍圖



祭祀謂之韍韍蔽膝也或作芾夏后氏繪山殷人繪火周人繪龍

韠圖



朝服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繪龍諸侯繪火大夫繪山

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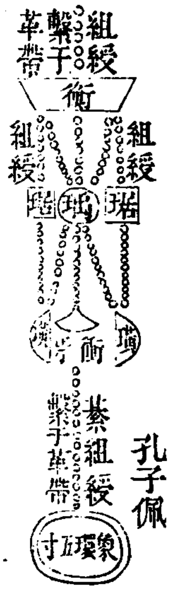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註此元端服之韠也知此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乎且祭服大夫以上謂之韍士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朝服皆韠天子韠繪龍諸侯韠繪火大夫韠繪山

佩圖

左 紛 巾也以拭器　帨 巾也以拭手　刀　礪　小觿 象骨為之以解結　金燧 取火

佩制約如此舊圖有小珠恐組綬不能貫故去之

孔子佩



右 玦 著于右手以鉤絲　捍 拾也　管 以藏筆者　遰 刀室　大觿 亦以解結　木燧 取火

佩說

佩玉所以象德也佩物所以適用也象德之佩曰德佩適用之佩曰事佩衡琚衝牙德佩也紛帨玦捍事佩也然有因位而異者公侯佩山元大夫佩水蒼有隨人而異者公劉佩鞞琫容刀孔子佩象環五寸總而言之有其能然後可以用其佩白虎通曰能修德者則佩環能進道者則佩琨能決疑者則佩玦能解紛者則佩觿是以見其佩知其能也詩曰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雖則佩韘能不我甲詩人所以刺也　佩無時不佩惟齊則結佩喪則去佩

經義圖說卷八上終

經義圖說卷八目錄下

桐城吳寶謨輯　江都陳逢衡校

卷八下

燕朝班次圖說

燕朝五架圖說

燕朝圖說

六寢圖說

王宮門圖說

九嬪之室圖說

六宮圖說

王后六服圖說

分民以居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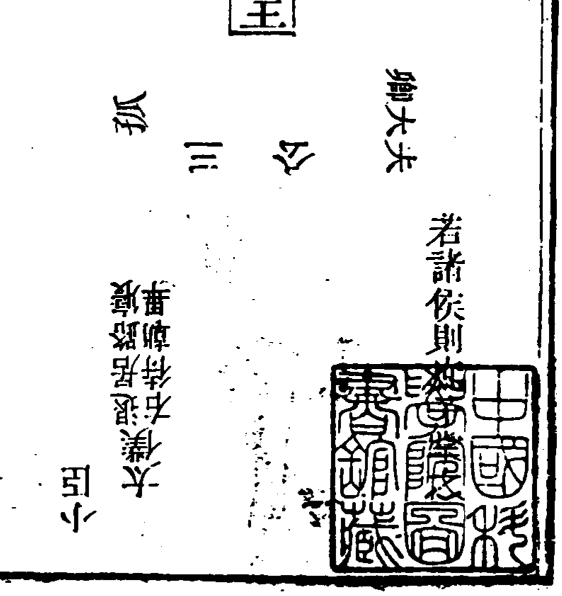
市圖說

廛圖說

附王城圖說

燕朝班次圖

此朝乃圖宗人嘉事太僕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不視朝則辭于三公孤卿



燕朝班次說

燕朝班次經無明文然夏官太僕職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是三公孤卿得出入燕朝矣又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注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位同則燕朝班次與治朝無異但大宰宰夫王族故士虎士等官經無文耳外惟小臣掌事如太僕之法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若諸侯燕朝則庶子掌之下卿位注下卿位者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燕

下卿位說

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今記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樂師註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是也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

復其位說

論語復其位之位講說不一邢疏復至來時所過之位於其字欠分曉精言位是下堂而又過位外朝之所謂設位庭中者此位在君之虛位下考周禮外朝之制嘗雖不敢

用然有三卿士大夫等官必無不立朝位之理似與朝士禮合但朝士之位是諸臣班次君在外朝時事今升堂而復降階至外朝是時君在寢不在外朝何必尚立此位且外朝有朝士之位又有小司寇之位復位之位依朝士之班次乎依小司寇之班次乎抑又可疑者升堂之堂是燕朝中隔治朝其儀則司士正之必謂復位是復外朝之班次豈治朝之班次獨不可復乎鄭注考工九室謂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其地在路寢之外應門之內夫子未朝時先在室內升堂朝君畢復入其室亦可云復但于位字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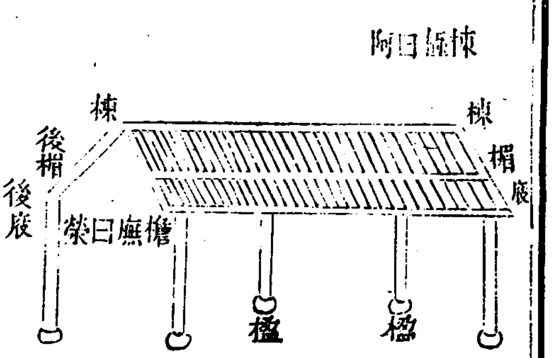
的耳蓋外朝有二皆有班次內朝亦有班次太僕在燕朝
前正王位則燕朝諸臣之位即太僕所正可知論語出降
一等乃出燕朝復位則仍面君初未嘗出路門也然則曲
禮所謂下卿位之位是其處乎禮凡入君出入乘車登車
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注鄭氏
本之尚書大傳而周禮又有洗乘石之文是卿位於乘石
畧近北於燕朝則近南也以曲禮下卿位之位爲位字根
據確不可移之論較斥朝室更優朱西田見及此而未明
言其故故特辨定之

拜下說

拜下禮也然或君辭或禮殺皆拜堂上又有雖辭終不拜
于堂上者未可一槩論也考儀禮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
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
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又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降西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
拜太史辭之降也燕禮公取觶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
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
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北鄉至再拜
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
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
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待他國之臣禮主君雖辭賓猶終
拜于下盡臣之禮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主君之意猶以
爲未成故命之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皆所謂
君辭也燕禮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
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無算爵
所賜者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曰不堂下拜者禮
末又輕于酬時皆所謂禮殺也若燕禮公有命徹冪則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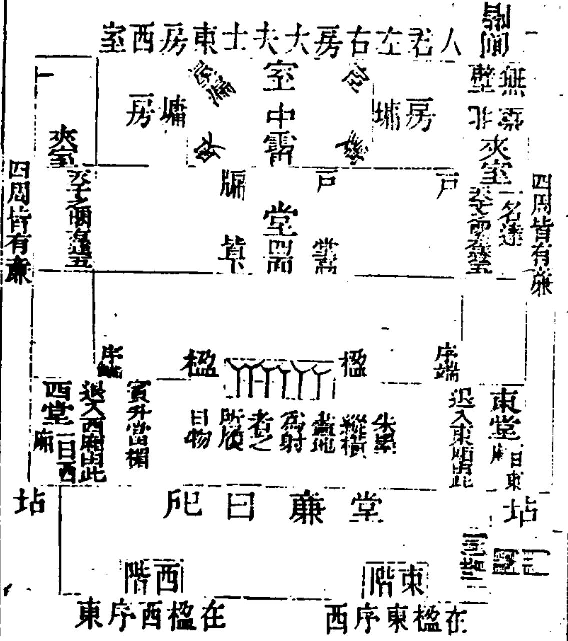
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
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
正臣禮也疏臣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
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則所謂雖
辭終不拜于堂上者也春秋之世此禮久廢矣左氏王賜
齊侯胙使宰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
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
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則齊侯方有事于
文武不得不以辨名定分者號召天下而桓公所以霸也

燕朝五架圖



前簷後簷為兩架前楣後楣為兩架棟為一架共五架棟前簷之下為坫前楣之下為楹為物棟後之下為堂中後楣之下為戶為牖後簷之下為北墉

燕朝圖



燕朝說

江氏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為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為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罷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

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為宗族視也孔子為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為尊　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

四坐說

牖間南鄉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鄉爲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鄉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鄉爲親屬私燕之坐此燕朝中之四坐也何以知牖間南鄉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也西序東鄉孫炎鄭康成孔穎達王安石皆以爲旦夕聽事之坐其東序西鄉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坐於阼階上西鄉則養國老及饗與燕同夾室之坐在西序後是隱映處鄭孔斥爲親屬

宴私之坐以席几質飾也何以知質飾爲宴私也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家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也此四坐之據也

路寢屋制說

路者路門也寢者寢室也中爲燕朝故燕朝以路寢稱之朱子曰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制則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東西序也西夾南鄉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每階一尺故階之等數如尺數階上側邊古注曰廉一曰兩階戺

似只有前一面今由堂必築土崇高推之堂前後左右皆有戺明矣由是過庪下至前楣其下爲兩楹楹之中爲物朱墨縱橫畫地爲射者所履處也由是入堂深至後楣下有牖前爲設扆處所謂戶牖之間也後爲室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中爲中霤郊特牲所謂家主中霤也室之兩旁曰左右房若夫東序之東爲夾室天子之閣左達五是也前爲東廂爲東堂或曰東廂之前堂亦謂之廂後爲北堂有北階所謂側階也西序之西放是特北階北堂經無明文耳至於堂

隅東曰東坫西曰西坫

路寢太廟必不如明堂說

明堂之制已縷列圖說矣而鄭氏乃謂太廟如明堂路寢如明堂顧考朝廟只能用當中一間餘無所用且一歲居四正者四月居四隅者八月居太室正寢轉在四季之末十八日亦失輕重之宜意者鄭氏謂太廟路寢如明堂太廟之明堂非五室九室十二室之謂也且夫天子南面而治天下義取諸離當陽之道也今謂按月而各居其方是僅于居明堂太廟之月向明而理耳而若秋若冬若春或

西面或北面或東面當陽之謂何而顧宜如是耶晁門張氏調停其說謂北辰常居其所而不遷王者亦當常居太室春則開太室之東戶啟太室之東牖孟春于青陽左个聽政仲春于青陽太廟聽政季春于青陽右个聽政夏秋冬悉如之凡聽政之所更開其當前之戶牖而閉其他季末十八日則寢與皆在太室焉如斯則體制與天道悉合信為王者之大寢聖人之法制也但猶謂聽政各于其方此以國外之明堂例國中之路寢而不知國中之路寢未必如國外之明堂也又如太廟依此制為之則何月致祭亦當各別其室而開其戶牖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自應如此而亘古以來未聞有此說者豈非太廟不必如明堂之確據耶大抵路寢太廟制與明堂而明堂之制究無定論鄭氏之說有可信有不可信已難概觀乃于所言而求必可信言而未極其詳者從而調停之擴充之印証之以明其無可疑則予疑之而又疑矣王氏曰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于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朝諸侯上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堂室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于古人何病焉明此義者可與言明堂可與言太廟可與言路寢矣

路寢名目說 一名正內見天官寺人

王與后皆有路寢鄭氏以燕朝為路寢因有玉藻退適路寢聽政之文也儀禮耕藉反執爵太寢月令同則一名太寢又儀禮膳宰具饌於寢東本記燕朝服於寢是亦可單以寢名也而註疏家必曰路寢又玉藻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者何蓋天子六寢路寢為正寢其後五小寢合之為六也如此說來小寢後不復又有寢矣然考喪大紀君夫人

卒於路寢註諸侯有三寢一路寢二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寢二小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寢而疏又云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妾上均云君與夫人皆有路寢此諸侯禮天子亦當如是是天子五小寢之內又有路寢路寢之爲通名審矣襄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杜註遷於路寢也公羊云路寢者何正寢也如此則大寢正寢皆路寢之別名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云小寢也註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三十三年公薨於小寢左氏云薨於小

寢即安也註小寢夫人寢也則皆指六宮至公羊註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解云此皆時王之制矣若定公薨於高寢之屬是也由是觀之路寢正寢高寢大寢小寢夫人寢之紛紛者已無定稱學者所當以意通之而不必泥其文也而因君在尊正寢爲路寢因夫人在尊正宮爲路寢名目雖多瞭如指掌尚何疑義之有又考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

大夫士有東房說

江氏曰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於庠亦如其制設尊於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即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爲東西僎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實賓席宜在中南鄉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僎者鄉之卿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倘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臆說禮本不足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宮室之

制紊矣斯干詩言西南其戶此文與南東其畝相類南東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故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云君子攸芋君子攸寧皆燕寢也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尤可見其爲燕寢燕寢則有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豈天子作寢必與大夫士相對而云西南其戶乎朱子云當考正謂有可疑也今考之

如此則無可疑於斯干詩而大夫士之宮室有定論前所引右房左房東房者皆無疑矣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

階說

堂必築土崇高宗廟與居處皆有之有堂即有階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九尺則階九等以下如之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篇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下即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之治朝與庫門外詢事之朝皆平地

爲庭無堂無階故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周官司士掌治朝朝士掌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以他事証之人主出入登車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與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豈能升降乎說見典林或云九等七等之級既不能升天子諸侯臺門亦必有階天子諸侯之階何以得出入則車之出入不足以証治朝外朝之無階也明矣子曰唯唯否否門之有臺如今府縣衙門兩旁築土爲臺上與門楣平非謂門在臺上也

江氏曰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鄭王階以側皆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矣然側階之名亦施於東西階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是東階即側階言邊旁之階也以在旁者爲側階則北堂階惟名北階矣

序說

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蔡氏曰東西廂謂之序二說未知孰是今鄭氏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則序爲廂牆審矣

寢後有下室說

江氏曰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

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王闥說

地官保氏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闈者宮中之巷門也

宅基說

古者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舍九畝此言宮

寢大勢如此

宮室取象說

言易象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考工言明堂高九尺東西八丈一尺南北六丈三尺五室凡室一丈八尺必度諸筵廟門二丈一尺廟中闈門六尺路門扉各一丈六尺五寸應門二丈四尺必度以牛鼎之扃脚鼎之扃與車之徹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王子之都城制同宮隅門阿皆三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諸侯城制同宮隅門阿皆五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必度以雉經涂七十二丈緯同環涂五丈六尺諸侯經涂同野涂四尺諸侯都經涂同必度以軌至室容几而度以几堂容筵而度以筵此取諸物也而宮中以尋則一伸臂而得之矣野以步則一舉足而得之矣此取諸身也

宮室不致美說

古人無致嬍宮室者也天子之宮唐堯虞舜德采椽不斵周之時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無畫山藻之禮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管仲齊大夫山節藻梲故君子以爲濫古史考昆吾作瓦則覆屋以瓦可知爾

雅瓴甋謂之甓甓今之塼也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註謂階前若今辟䃃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之峻中央爲督欲去水故中峻而邊迤也考令辟卽瓴甓䃃謂塼道則階之用塼可知尙書大傳庶人石承檐柱下而已不出外以爲飾此今之石顙也人人如此天子亦必如此則柱之有顙可知周禮宮人爲其井匽升菴云井漏井滲坑也則階旁有滲水坑可知匽鄭云猪霤下地今陽溝則階旁有陽溝可知匠人葺屋參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修以其一爲峻則屋用瓦可知寶其崇三尺則宮中有水道可知牆

厚三尺崇倍之謂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也則四圍有
牆可知斯干之詩築室百堵則牆用土築可知地官掌蜃
共白盛之蜃夏后世室用之則牆用白盛可知尚書大傳
天子賁庸則牆之正直可知而考工記載室中度以几一
几五尺堂上度以筵筵丈六尺宮中度以尋尋長八尺則
宮室與宮不務寬大矣至象魚尾星冠屋以禳災漢以後
事周時未之有也置鴟尾晉以後事周時未之有也大抵
古人尚質踵事始有增華之病周雖尚文而宮室之制質
素猶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者亦謂善

其制耳使之約椓攻堅耳故卜年有八百之永否則有仰
屋而歎如傳舍者矣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
地其土不肥土木勝則人不安理所必致也五子之歌以
峻宇彫牆爲戒汲冢古文以傾宮瑤臺瓊室玉門爲監所
慮遠矣

挈壺氏掌漏說

薛氏曰以火爨鼎則使之不凝以火守壺則使之不差施
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
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
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
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

宮正比宮府說

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爲至要宮正於王宮官府士庶
子無不統內宰掌版圖之法矣此則總爲之版使王宮八
面無衆寡之不均師氏使其屬帥夷隸守王門矣此則擊
柝以比使晝夜不怠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閽人禁暴氏
稽出入去奇衺矣此復糾而教之禁之使王所皆吉士膳
夫醫師各等其功敘舍人司祿既掌其祿食矣此復均而

會之無使其曠職而暴祿四時有司爟掌火政矣凡有邦
事宮門廟門閽人既掌其蹕燎矣此復以時申火政而掌
蹕燎大喪司士太僕既掌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
而辨之此宮正所以爲宮官之長禁密之地無一處而不
究心內外之衆無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
歲無一時之敢忽與小宰宰夫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
義所以列百職之無也

刑官掌宮壺說

王氏曰周禮設官王之宮寢六官必置其司秋官若無與

於王官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梟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官壼內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爲端本清源之道

設太僕說

呂東萊曰夫陪僕贄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也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用伯冏爲太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知本哉其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固無待穆王之親擇矣此尤爲治之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道其侈者果不出僕御之間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

王氏曰太僕之正王位與擯相其法儀何密也夫人欲之淰未嘗不自起居燕閒萌也萌而無以折之則漸訓固然而鉅者靡不決而出矣先王之防之也豫而微微故不勞豫故不覺而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而坐享其成是故三代已上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已下法家拂士徵色發聲而不足

內小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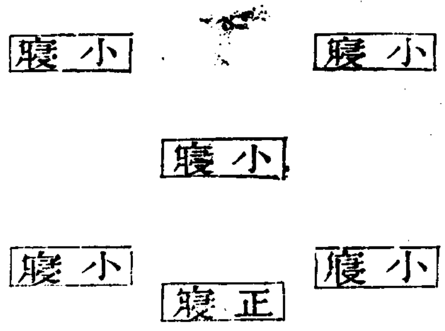
雜說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夫常伯三事皆大臣名位尊矣視綴衣攜僕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誠以大臣進見有節敷奏有常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不敢褻近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苟有介直之人列於其間潛移陰化爲力甚易不然則誘之失德亦猶以火銷膏而弗覺者故善論治者必本人主之身而善正其君者必多引善類與之共處推此則天官一官可以見周公

格心尊業

陳氏曰凡饔飧田役薪蒸醫藥之事及酒漿醯醢次舍甚卑宂煩辱也必用命士領於冢宰若夫宿衛非宮正之羣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戈矛立階戺皆冕衣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書曰在昔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敎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大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牟伋蓋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爲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其後詩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維

宰仲允膳夫蹶維趣馬豔妻煽方處以是數人者皆相從於女謁者也由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則太子見德而成王爲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作自後世子賢否皆係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可以不謹乎

六寢圖



王六寢后六宮陳祥道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向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

六寢說

禮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卽路寢之後五寢路寢聽政小寢釋服六寢之所由名也寢誰掌曰掌於宮人曷爲不設寢人掌之而掌于宮人豈六寢卽六宮耶曰不然朝以內皆可以宮稱猶之宮隅包宮寢而曰宮隅宿衛之士次舍于外而曰宮中之宮府也宮人掌王六寢之修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至防王之專妬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又有女御

焉先儒謂王後五寢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仍拘明堂之制按月各居其方以立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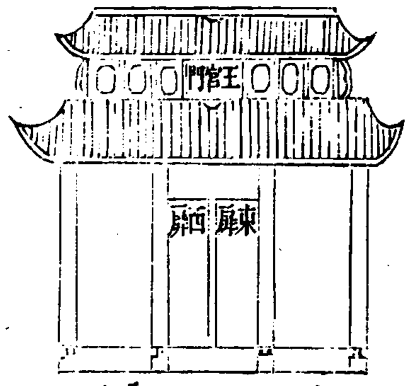
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

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屬士人宜其有承弼啟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禍也

六寢之修說

鄭氏曰宮人掌王六寢之修皆勞事末務屬天官何也重王寢也王六寢即糞除執燭沐浴鑪炭皆吉士共之所以弼王也夫士也而褻事勞事焉畀之無已褻乎曰褻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儀不可遐何勞褻之間焉敬勿褻可也宮士敬而王敬褻而王褻掌六寢之修也而吉士欲王無褻之道也

王宮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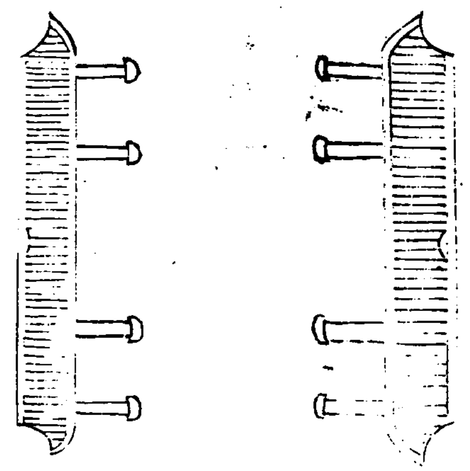
寺人五人

內豎十人

王宮門說

六寢與六宮相連屬者也苟無以限之則內外之分不明曷由刑寡妻而致雝雝在宮之化周禮于六宮之前特設王宮門其制長十五丈高五丈寺人五人內豎十人守之天子無事不至後宮后妃無事不至路寢法制抑何嚴密也後世人君有即安而褻于夫人寢者其越禮甚矣又考工王宮門阿之制五雉以為都城之制

九嬪之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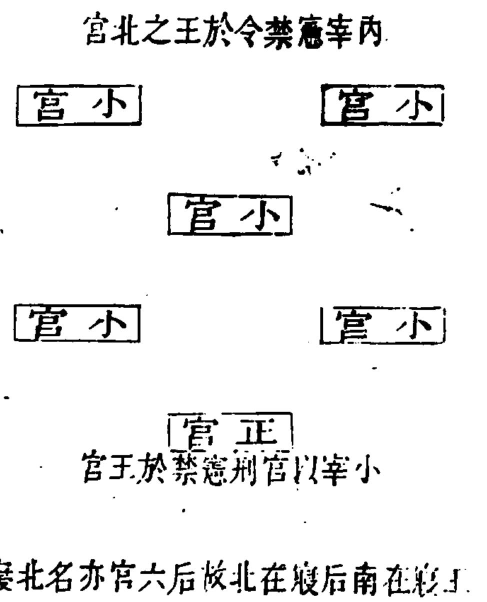


疏內九室以治事與六宮不同

九嬪說

九卿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九室九嬪教九御處賈氏曰室之內外據路寢之表裏言之則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故鄭據漢法朝堂諸曹治事處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云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者九嬪職文內宰王有六宮九嬪以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處則九嬪九室亦治事處故與六宮不同是以鄭引九嬪職掌婦學之法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九嬪位亞夫人是四德優而不失其禮者周禮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九御齒弱故立婦學而以四德教之雜記古者庠序學校之外更有婦學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既毀教於宗室觀葛覃詩序可見九嬪之教蓋可忽哉若夫天官更立內宰以陰禮教九嬪則嬪之教淵源有自矣

六宮圖



六宮說

六經圖繪六寢一居前一居後中間向東者二向西者二春居東向之近南者秋居東向之近北者夏居西向之近南者冬居西向之近北者已未詳所本至六宮又繪如六寢而注東二間曰進御西二間曰更衣今考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褻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夫謂之入御謂之奏於陛下謂之告去則進御不在六宮之東二間可知矣謂之至於房中釋朝服褻燕服則更衣不在六宮之西二間可知矣

北寢即北宮一名正內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是也然據鄭注正內曰路寢而先鄭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是寺人所掌者六寢中之前一寢也

三者陽數也六者陰數也王者前陽後陰故朝用三而宮寢用六也

疏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二十八

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

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

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魏氏曰王元氣幾何乃每夕御婦人曰陽以博施為德陰性專妬先王寬舉大數立法非

實數也且御不御在王耳凡祭祀則齋戒疾病則齋戒遇災異則齋戒發大命臨羣臣則齋戒皆不近婦人其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風雨震雷之變一日之虛王亦當暫遠帷箔也

王氏曰鄭註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宮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官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傅保姆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獻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祝史等事夏掌政令及拜爵救日月等事秋掌典刑及刑女等事冬掌絲枲宮室器用等事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矣求人而治之於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於后贊理內政猶三公之於王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於卿世婦取於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於大夫女御亦取於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於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

幼者待年於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於先王嬪婦久於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於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春官復立世婦一官每宮以卿大夫士之妻詔相其禮事擇國中婦人習禮儀辨品數善酒漿熟女工者爲祝史酒漿舂抌饎膏及縫人之女工世婦之府史等人皆有德器主指揮敘次諸官女其少才知而樸實者爲奚主以力服役宮中大約如庶人在

官者則臣民婦女之賢能者得以効用於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爲式於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法於天下也或疑卿大夫士庶人之妻至於王之北宮於王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皆至王之六寢九嬪云各帥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是也故詩稱肅肅宵征夙夜在宮王之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也然則外命婦等至后之六宮又何嫌耶

張氏曰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致詔之葛覃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則

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教道之者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明王與后妃相與警戒而不可忽乎此也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畏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與見於簡編太王妃則姜女也文王母則大任也文王妃則大姒也武王后則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幽王者惑

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恭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關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

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蠶以爲祭服又上春詔后帥六宮生種稑之種而獻於王夫普天之下織者非一女也將以爲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爲粢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之耕以事先蠶先

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爲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爲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乎聖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

王氏曰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於後宮后夫人者佐天子以理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率天下耳天文有扶筐星后妃親蠶之器也織女星者宮嬪親織之象也咸列象於紫微垣故周禮特爲典婦功一職以司後

宮工作之事此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禍也敬姜有云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以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敬姜可謂知言矣抑周之先自昔相傳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故以絲枲之事不特典婦功掌之而已九嬪敎之內宰職之又佐后而賞罰之宜其女有餘布而財不可勝用也

后不預王大命說

王氏曰夏官大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出入則前驅而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前驅是太僕之職與小臣同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而小臣掌王之小命是小臣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此大僕小臣之職所以分也至於內小臣之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也乃今曰掌王后之命而其通令凡小事則內豎掌之此以見后之次於王者也況后言命不言大

命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出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於他人乎

內祭祀說

王氏曰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酷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爲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除去見在之災禳推却見在之變異則彼淫祀不禁而自已矣

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及后哭諸侯嬪御弔臨說

王氏曰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后哭諸侯嬪御弔臨於卿大夫士之喪此古人之至大禮非中古以上莫之能行也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與寡君共有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爲家建侯樹屏雖世爵而必命有德者故其來朝以禮神之禮禮之是以后皆從王古者君臣同體大臣之死王爲之服故后夫人亦有弔臨之禮且古者世道淳篤人心純一溥天之下專以行禮爲務而無媱放褻僞之風爲之尸者則足以象神而人亦以神事之爲之賓者果才德出類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主於哀戚而

人弔之者亦眞有哀戚之心是故可以行獻酬弔臨之禮而無嫌也况所謂尸者皆王同姓懿親而卜吉者苟匪人則不足以爲尸矣所謂賓者亦微子箕子魯公太公之流苟泛常諸侯則宗伯攝之矣所謂弔臨者亦必王之諸父兄弟及姑姊妹或嬪御父母之家耳不然則內外宗命秩視嬪御者掌之豈以少年宮嬪數數入諸臣之家以行禮哉後世祭無尸君臣無復獻酬之禮后夫人不復出宮此禮皆不必復講然周禮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訾也

王后六服圖

- 褘衣　元色刻繒爲之而綵畫之從祀先王服
- 揄翟　青色畫雉從祀先公服
- 闕翟　赤色刻雉而不畫從祀羣小祀服
- 鞠衣　色象桑葉始生告桑之服也其色黃
- 展衣　見王及賓客之服其色白
- 褖衣　御于王之服亦以宴居其色黑

王后六服說

王后六服內司服之所掌也註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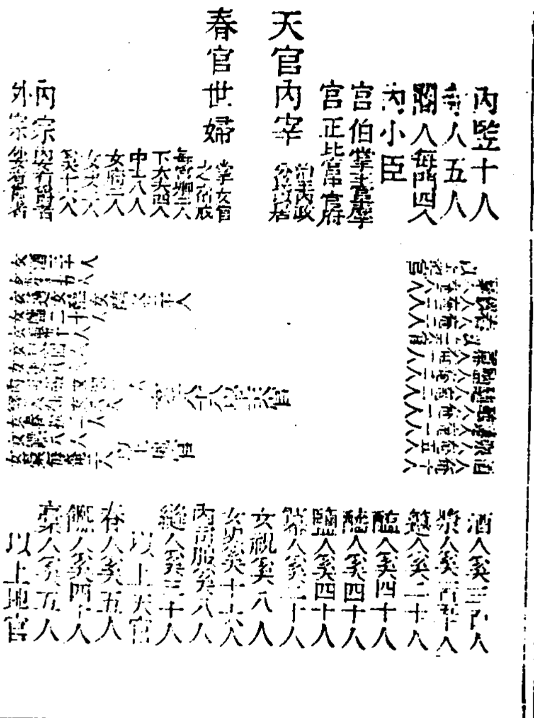
闕狄赤揄狄青禕衣元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白縳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疏王之吉服有九韋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惟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陳氏曰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　又外內命婦之服曰鞠衣曰展衣曰緣衣皆素沙註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

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禕衣

首服說附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註副者婦人之首服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衡維持冠者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像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薛氏曰笄長一尺二寸亦謂之簪　又追師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註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緣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分民以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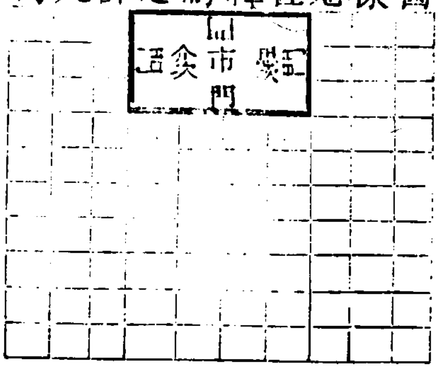
分民以居說

分民以居之法掌於內宰內宰男也而一切王后六宮之事掌之何也曰周禮非迂闊者也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詔王后之禮事相王后之拜事而掌達內事於外官外宮內豎之屬則內宰不必入入而分居之人人而憲禁之矣內之通於外者女官女奚得而用之外之通於內者內小臣奄豎得而用之不然內外淆亂安知內宰版圖之法均食分明之際自上士以及胥徒上下一百一十一人之多不以男瀆女乎然不統率於大臣雖世婦之道藝德行過於儒輩亦恐相褻而致嘻嘻之咎因令宮中之事小宰皆得與聞天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功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則重內宮肅內令之意具見而曰居民又必曰分者意主於有別則女與女居奄與奄居奚與奚居皆以序定之外惟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疑於混雜然其職只為王除不蠲去惡臭共王沐浴而已又寢去宮遠宮人至寢不至宮且以士為之則其子內外之分既明而講明于德行道藝之術又素矣何嫌乎出入內寢哉周禮設宮嚴密如此

市

圖

據朱子云國都如井田様則市亦分地九之一與匠人九經九緯十二門之制未合今酌定市圖其說詳國中九經九緯後與說同



後市之廛乃市廛而不征之廛

治市之官自司市而下共九職

市說

市在后宮後所謂后立市是也大市交易衆多日昃日過中也而市百族百姓為主朝市朝時日出時也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日入時也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無刃之殳守門市之羣吏平肆正其肆之分界展成省其貨之成否奠賈定其價之高大上旌揭析羽之旌于思次市中候樓以令市市思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市亭之屬而聽小治小訟凡得貨賄六畜者各于其地之敘三日而舉之三日而無識認者舉而沒于官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鑄作泉布以蘇民困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司市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此言市所宜禁也而巡守又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無非舉此意以為法于諸侯乃實納矣而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何也貨利所在君子不入焉恐奇靡淫侈之物蕩其心而變其度也至于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蓋大衆所聚必有所需且以使小人朝夕得所求焉通商之道亦應如是至矣哉王立朝后立市之義乎古者后不預政非無政后不主禮非無禮也立市者后之政乎陰禮者后之禮乎朝之政主乎義王與公卿大夫平章天下者市者商賈販夫交易之處主乎利后令內宰立之者也夫市以通貨賄

濟民用不可闕也先王不立於前而置於後政不出於王而出於后此見聖人先義而後利賤貨而貴德之意也且立其法曰君過市則刑人赦謂己侵利則無以令乎人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有罰者以身爲君子當論道義而不當見財利也其賤之也至矣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財貨成家市肆成國先後之間治亂之分心術之判也觀之曾孟之所傳授拳拳於先義後利之戒其亦得於聖王之法乎

市后所立者其收藏會計之事宜責成於后乃觀地官司

市以下官煩事重其所賦之貨賄以時入於太府以待王之膳服而大府又不敢專其事僅爲之貳以佐太宰九賦九式之事夫人入市罰一幕則后立市其名而其事實無與於宮中也不獨此也宮中之事宜后預聞而內宰會內官之財用不以詔后則后亦無收藏會計之責矣然則后在宮中何爲乎理陰教而已治北郊之蠶生東郊之種開天下衣食之原致天下無復饑寒之苦大端盡於此矣區區錐刀之末天子遠之而爲之后者亦不使攖其心關睢葛覃化理之原不猶有遺焉者乎

三廛說

廛有三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廛也在前朝中宮後市之左右載師掌之廛而不征之廛市廛也在王宮後司市掌之又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註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則廛在關門者也

征廛說

雜說治市之官十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共六職皆賈民爲之則司之者僅四職矣然此四職中如司市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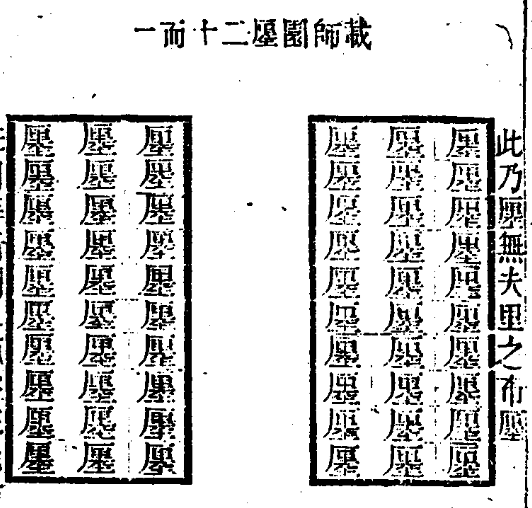
泉府不過防其奸而治其有無相通之故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廛人則貿易者既日滋其利又不困於征此先王之世天下之商所由悅也

章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則園廛二十而一更有市之征布與關市之征孟子云澤梁無禁而周官則又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或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也夫先王之制既征其廛不征其稅若征廛又征稅則政荒矣

若撻之于市朝說

賴氏曰若撻之于市朝卽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過諸市朝不反兵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註敘肆行列也

廛圖



廛說

廛在前朝中宮後市之左右所謂廛無夫里之布者也其中有官宅有民宅有場有圃有園王制田里不粥者以田里乃公家所授 所謂二畝半在邑者 未可私粥也載師國宅無征者國宅係官宅無征所以優任官也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場以登禾黍圃以植瓜蓏樊圃謂之園園圃則以場圃任之園少利廛無穀故二分而稅其一薄其征也然視國宅則有異矣孟子所云無夫里之布意者其謂國宅乎

二畝半在邑說

鄭氏謂五畝之宅在都城中班固趙岐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不知國廛基地有限如何容得許多農民意農民止住公田之二畝半而國廛爲公卿大夫士及工商所居之地而已其隙地則種瓜瓠果蓏故園廛二十而一國語管子曰先王處農就田野處而不暱韋昭註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不然農人春及婦依士媚畫在田中所謂牆下之桑不幾虛植也與然則謂五畝之宅皆何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萊以是得名耳豈有春出冬入之嫌乎且如舊說農人在郊則路一百里在甸則路二

百里終歲必令播遷耗財費力古人斷不迂闊至此

樹牆下以桑說附

牆下樹桑古人所重但田中二畝半之地彼此接壤牆外隙地無多且田旁種樹有礙生成以濃蔭多而雨露少耳況根株遠達尤分地氣而不利于禾苗今于田旁少樹萊旁多樹則穫稻與采桑並利而不相妨周公變通宜民之道固宜如此

無夫里之布說

王氏曰周禮國宅無征里本無布百畝助而不稅家本無稅況游惰者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日施何能強其所無哉且先王制其田里教之樹蓄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不種桑麻田而不藝五穀民而游手好閒者乃定爲常職而以時徵之乎愚謂此皆爲工商雜流而言也蓋均授以宅里彼則專於別業家富丁衆搆屋皆滿而不毛其差役與衆同故有里布以宅里得名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以夫田彼則唯事別業不暇於耕而他人耕之居夫三之屋而不助耕公田故出屋粟亦如一夫助耕公田之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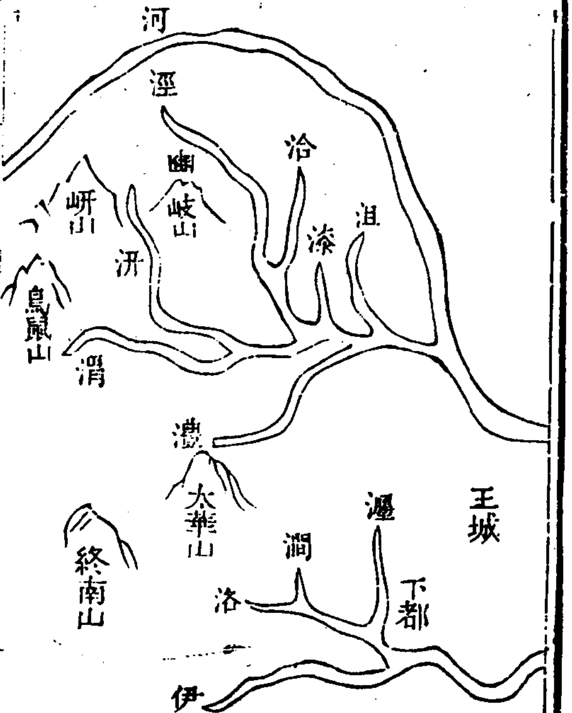
以屋室得名非出三夫之粟也閒民無專職出夫家之征謂辨其夫家之衆寡而起力役之征蓋民之受地有上中下三等而施力役閒民雖不受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也大抵先王於不農之民必少授之田俾知稼穡艱難又罰其禮使不得同于本業之人以愧其心然習之成俗爲之獲利終或不能強之以移其服習故即其居與身而定爲征賦以等於務本力穡之人耳或曰有田則有粟米有家則有力役有身則有布縷孟子所謂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後世用之以爲租

庸謂此古今之通道乃謂里本無布何也蓋周禮任民無不耕者其婦人無不織者有粟則貢粟無粟則貢他物以當邦賦唯閒民無常職則使出夫布其一家專務於織者則以布縷爲賦耳戰國時因此遂有布縷之征又與粟米力役一併取之故孟子權時而言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後世仍習既久遂安然不廢其實先王非九職之民皆有征布也或者又曰夫三爲屋旅師掌聚屋粟今曰屋本無粟何也蓋此明言田不耕者出屋粟則耕田者不出屋粟明矣戰國時宅廛有征而有所謂里布併夫布而征之故孟

子言廛無夫里之布此周家舊法也苟里而有布屋而有粟是凡宅皆有征卽稅間架矣夫而有布是凡民皆有征卽口率出錢矣尚得爲盛世之事哉

薛氏曰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無職者出夫布注布錢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也是里布也無常職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是夫布也而集註取孟子本文上一字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家與里布對說豈未及深考耶

附王城圖



王城說

王城卽東周亦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等制見蔡注地本郟鄏卽今河南府城城右曰成周又曰下都卽今洛陽故城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召公作誥曰召誥周公留洛監殷卜史氏記之曰洛誥公歿成王命君陳代之曰君陳君陳後使畢公化商民曰畢命所謂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也此必皆在王城至遷商民於洛作多士多方必在成周

王風說

鄭氏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降爲風非也襄公二十九年吳使札來聘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當周季時吳公子以王爲美則非降可知大抵詩之作也發之性情隱微之間洛邑之人亦有性情安能禁其不發而爲詩但離西周遠其所作者僅同於風鄭漁仲曰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旣沒之後在康王時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時此雖不可遽信然其不作於二南時則斷然者是二南有周作雅頌時之風矣東都去江漢不遠江漢文人學士往來洛水間蕭然有素數百年來安有無

一能詩之士必待平王東遷始有風之理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成王周公以洛邑居土中四方道里均遂爲時會諸侯之所又豈獨遺洛邑之民不陳詩以觀其風據此而論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邱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康王以後平王以前民間非無詩而附於小雅何以明之小雅七十四篇不盡朝廷及朝臣作如鴻鴈黃鳥我行其野谷風采綠隰桑緜蠻苕之華諸篇皆民間詩雅之錄此以其作於西都內有關王政故統附其後夫鴻鴈黃鳥諸篇之爲西都民風信矣又

何以知其中有東都風也曰以彼都人士之詩知之也彼都西都則此都東都也東都尚附於小雅則西都更可知矣平王初猶有四雅詩王風宜入雅而不入者後人計雅作於文王之初至平王時亡不可以其風附矣所以特立篇名曰王王地名斥王城非斥王者也其詩以黍離冠之考其生其不在平王初年以故宮禾黍荒涼非一日也夫鄭在西京畿內猶周在西京也鄭未徙之時無風至徙封而作者以無雅可附故也否則緇衣並於賓筵矣周未徙之時無風至徙封而作者以無雅可附故也否則黍離並

於草黃矣腔調之說今不可考體製詞氣鴻鴈諸篇與風畧同黍離迹近於降苟不明此義幾何其不爲詩所愚也然則後之論者可言黍離冠於王風不可言黍離降爲王風彰明較著矣或曰王列于風可矣稱國可乎予曰唯唯否否季札見周樂工所歌畢舉周南召南王及諸國名更無溢語又周禮大師教六詩首曰風亦無國字而後知國風之名後人所加王在周時未嘗稱國也至晁說之詩序論曰齊魯韓三家以王風爲魯詩則其說大雅弗道也

詩亡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趙註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初不指詩爲雅也自泥黍離降爲國風說乃信爲雅詩說者又以春秋作於平王四十九年爲疑遂穿鑿平王末年岐豐之地盡入於秦君子始知平之不復西而序詩列之王風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詩所駁之謂王室猶正風東遷有變雅此三百一大義奈何專以無雅爲詩亡詳在本集可謂深於詩矣今考風詩由平王六傳至頃王之世猶存似風猶未亡然未必由大史所采即采之亦無關於命德討罪敦典庸禮之事大如僖公作頌好大

喜功鄰於僭竊以誣其宗祖何可訓也而且附於周頌則所謂詩亡義亡也雅之義固亡風頌之義亦未嘗不亡也韓文疑是題文曰嗟乎詩曷嘗亡哉溯出詩是義亡最惬于心惜猶沿舊說因按之時事稽之風雅頌以辨論一詩字並擴詩所兼風雅之說統指四詩以補集傳所未備云

經義圖說卷八下終